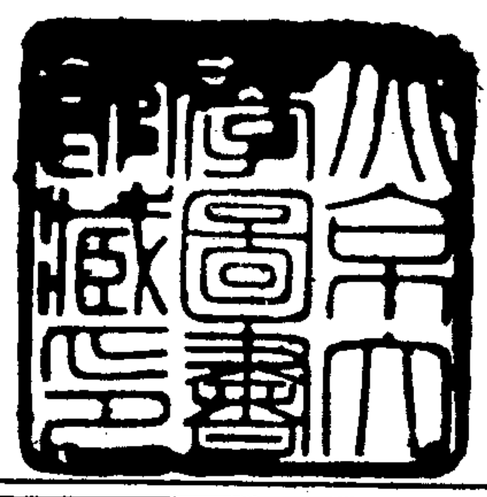
漢字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2794

九九・經部・禮類

禮記章句十卷 〔清〕任啓運撰……一
禮記疑義七十二卷(存卷十三至卷三十七 卷十三至卷二十) 〔清〕吳廷華撰……四一五

乾隆歲次癸巳新刻

禮記類纂

任啓運章句

理藩院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任啓運

清芬堂藏板

禮記章句序

吾師荊溪任釣臺先生理學文章負海內鉅儒偉望生平著述備賈董之醇茂制義古文鏤版行世久已家弦而戶頌之而尤潛心著述窮究穴經術提鉛握槧寒暑不少倦神明意會寢饋前人之所未發蓋有唐宋諸儒之長年逾六秩成雍正癸丑科進士授職詞館

寵渥風知其名即入為

皇子師賜宮鶴籥禮接優隆

今天子御極後累加遷擢仕至宗人府丞

上特下明詔選舉經學猶稱述其名以為

程式　先生罹晚遇而遭際

侍達殊知信手經明行修實至而名副者欤保
於乾隆丙辰鄉試幸出　先生門下其
時年尚髫齡学殖淺薄頑　先生之
賞識而奬許之者特至亟丈追隨契誼
弥篤惜也浸淫日涉值　先生當臻耄
先旌表仁錄未蠲祝灸之私甘而退潮
像型雲亭馬帳夢寐依之迄今二十
餘年如一日也
先生之孫慶苞及門

下士近樟其四書約旨禮記章句二
種去年冬走以見示謹受而讀之窃
見約旨一書言簡而義該伏乞裁酌孔
曾思孟之意旨沉潛體味而得之
弘不愧為紫陽功臣此蔡存涉說、約
蓍書所可比類而論者其章句一書
泰的乎唐孔穎達宋朱子元吳澄及
本朝人為城藩大列為統宗明倫故身

立政立禮論禮論樂通論之目漢志采列
朝名家說禮之言間或蔓衍此已見表於
是由是体之身心施之家國洵有條而不
紊矣夫仰鑽彌之高者彈能其巔
頂汾河海之廣者鮮能究其原多保於
先生之學問淹通涵蓄不泥量之狥是
耳今此二書者祖述宛乃其一斑而　先生
之學术根柢孚於信今而俟後者已於是

序在嘉孚並能能追薪傳未絕循誦
遺言猶恍在耳親承欵而服昭於發矇者
曰述其生平而敬服一言於頓末小敢
妄託於耕門李漢皇甫湜之論云倘謂之表章
第二第藉是以為淵源之有自云爾尚
乾隆甲寅歲次乙未正月下澣吉林門人德保
謹跋於粤東官署

禮記章句自叙

世傳六經舊矣然禮記固非孔子定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四經具在而禮獨湮沒惜哉漢河間獻王收孔子弟子書百三十一篇劉向校之亡其一後又得孔子三朝記明堂陰陽記王氏史氏記樂記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并爲八十五戴聖又損益合爲四十六戴聖所删今名大戴禮其合者如曾子立孝禮本孝德禮三本一也武王踐阼盥洗帶銘席四端銘几銘杖銘鑑銘五銘一也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八義一也投壺奔喪問喪服間傳四篇一也三年問坊記表記緇衣四篇一也儒行一篇一也大學中庸二篇一也此其合者也如禮察傳禮三本禮三本禮運禮器禮器郊特牲郊特牲喪服四制喪服四制祭法祭法祭義祭義祭統祭統經解經解哀公問哀公問仲尼燕居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孔子閒居坊記坊記中庸中庸表記表記緇衣緇衣奔喪奔喪問喪問喪服喪服四制喪服四制間傳間傳三年問三年問儒行儒行大學大學冠義冠義昏義昏義鄉飲酒義鄉飲酒義射義射義燕義燕義聘義聘義投壺投壺此其分者如朝事篇分爲朝義聘義曲禮檀弓上下篇可謂博收而慎取之矣馬融取諸劉向增入者三樂記善矣月令稍遜明堂位益奔四制不知出自何人

約大戴本命篇篇以己說而朝義復亡今所傳四十九篇者是也鄭康成註之唐孔穎達疏之遂列諸經與孔子所定易象詩書春秋等矣或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此以論冠昏飲燕射聘諸義則然他篇不可槩論或曰治天下大法在周禮是宜經然作聖門庭閫奧若大學中庸探禮樂本原若禮運樂記其言與易傳詩書相表裏曲禮少儀內則尤治身治家要法非是周禮何以行哉記四十九篇言喪祭蓋半而喪居三之一古人子此兢兢焉此意即禮之本也而或乃廢之謬矣月令王制閒雜秦漢要亦掇之廣聖世沐浴教澤于禮之意籍與有聞因朱子學庸章句悉取戴記條其次補其闕正其違通其異而尤慎于喪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爲秦漢唐宋元明輕變者著其說俟定禮者酌取焉康熙戊戌義烏鈕琇任氏啓運叙

禮記章句目次　荊溪任啓運定
卷之一
大學第一
中庸第二
右二篇統宗旨了朱子章句而節見附焉餘皆斷自鄭見而取諸賢足之
卷之二
內則第三　夫婦內外　父子
少儀第四
玉藻第五　君臣　賓主朋友　飲食之制　衣服之制　深衣篇差入此
右三篇明倫
卷之三
曲禮上第六　通論　威儀　起居　拜稽
禮記目次　兄弟長幼
曲禮下第七　朝聘會盟　建官　branch名　諱名　卜筮　重宗廟　尊朝廷　守職死官　去國　復讐　凶荒　災變
王制第八　爵祿　經守述職　賜諸侯　征伐　田獵　國用　經野　教選　刑罰　關市　史官　質成
奉持適走　言語辭令　飲食　問遺　車乘　雜禮
右一篇敬身

優老

卷之四

月令第九　授時布政

世子記第十　教世子　立學　視學　養老　正公族

大傳第十一　舊分上下篇今合　喪禮大綱

學記第十二　教學

右六篇立政

卷之五

冠義第十三　嘉禮一

昏義第十四　嘉禮二

鄉飲酒義第十五　賓禮一

燕義第十六　賓禮二

投壺第十七　賓禮三

射義第十八　賓禮四

朝義第十九　賓禮五　此篇孔木逸今補

聘義第二十　賓禮六

卷之六

喪大記第二十一　凶禮一　舊分上下篇今合　喪禮大綱

雜記第二十二　凶禮二　喪禮細目

喪服小記第二十三　凶禮三　服問篇并入　喪服降殺

奔喪第二十四　凶禮四　喪禮之變

卷之七

喪義第二十五　凶禮五　檀弓之半問喪三年問問傳喪服四制等篇皆併入

檀弓上第二十六　聖門論喪及行喪禮得失

檀弓下第二十七　君卿大夫行喪禮得失

卷之八

禮記目次
祭法第二十八 古禮二
天神
地祇
社稷五祀
宗廟郊禘祖宗
功德
祭物
祭服
犧牲
器用
祭義第二十九 古禮三
郊義
社義
蜡義
宗廟祭義
明堂位第三十 古禮三
祭禮之階
曾子問第三十一
五廟之變
右十九篇五禮
禮器第三十二 郊特牲篇半入此半分入冠昏祭義
義
禮運第三十三
右二篇論禮
卷之九
右十九篇五禮
禮器第三十二 郊特牲篇半入此半分入冠昏祭義
義
禮運第三十三
右二篇論禮
卷之十
右二篇論樂
樂記第三十四
樂本第一
樂論第二
樂施第三
樂情第四
樂施第五
樂言第六
樂象第七
樂化第八
樂禮第九
樂施第十
樂施第十一
樂施第十二
樂施第十三
樂施第十四
樂施第十五
樂施第十六
樂施第十七
樂施第十八
樂施第十九
樂施第二十
樂施第二十一
樂施第二十二
樂施第二十三
樂施第二十四
樂施第二十五
樂施第二十六
樂施第二十七
樂施第二十八
樂施第二十九
樂施第三十
樂施第三十一
樂施第三十二
樂施第三十三
樂施第三十四
樂施第三十五
樂施第三十六
樂施第三十七
樂施第三十八
樂施第三十九
樂施第四十
樂施第四十一
樂施第四十二
樂施第四十三
樂施第四十四
樂施第四十五
樂施第四十六
樂施第四十七
樂施第四十八
樂施第四十九
樂施第五十
樂施第五十一
樂施第五十二
樂施第五十三
樂施第五十四
樂施第五十五
樂施第五十六
樂施第五十七
樂施第五十八
樂施第五十九
樂施第六十
樂施第六十一
樂施第六十二
樂施第六十三
樂施第六十四
樂施第六十五
樂施第六十六
樂施第六十七
樂施第六十八
樂施第六十九
樂施第七十
樂施第七十一
樂施第七十二
樂施第七十三
樂施第七十四
樂施第七十五
樂施第七十六
樂施第七十七
樂施第七十八
樂施第七十九
樂施第八十
樂施第八十一
樂施第八十二
樂施第八十三
樂施第八十四
樂施第八十五
樂施第八十六
樂施第八十七
樂施第八十八
樂施第八十九
樂施第九十
樂施第九十一
樂施第九十二
樂施第九十三
樂施第九十四
樂施第九十五
樂施第九十六
樂施第九十七
樂施第九十八
樂施第九十九
樂施第一百
樂施第一百一
樂施第一百二
樂施第一百三
樂施第一百四
樂施第一百五
樂施第一百六
樂施第一百七
樂施第一百八
樂施第一百九
樂施第一百十
樂施第一百十一
樂施第一百十二
樂施第一百十三
樂施第一百十四
樂施第一百十五
樂施第一百十六
樂施第一百十七
樂施第一百十八
樂施第一百十九
樂施第一百二十
樂施第一百二十一
樂施第一百二十二
樂施第一百二十三
樂施第一百二十四
樂施第一百二十五
樂施第一百二十六
樂施第一百二十七
樂施第一百二十八
樂施第一百二十九
樂施第一百三十
樂施第一百三十一
樂施第一百三十二
樂施第一百三十三
樂施第一百三十四
樂施第一百三十五
樂施第一百三十六
樂施第一百三十七
樂施第一百三十八
樂施第一百三十九
樂施第一百四十
樂施第一百四十一
樂施第一百四十二
樂施第一百四十三
樂施第一百四十四
樂施第一百四十五
樂施第一百四十六
樂施第一百四十七
樂施第一百四十八
樂施第一百四十九
樂施第一百五十
樂施第一百五十一
樂施第一百五十二
樂施第一百五十三
樂施第一百五十四
樂施第一百五十五
樂施第一百五十六
樂施第一百五十七
樂施第一百五十八
樂施第一百五十九
樂施第一百六十
樂施第一百六十一
樂施第一百六十二
樂施第一百六十三
樂施第一百六十四
樂施第一百六十五
樂施第一百六十六
樂施第一百六十七
樂施第一百六十八
樂施第一百六十九
樂施第一百七十
樂施第一百七十一
樂施第一百七十二
樂施第一百七十三
樂施第一百七十四
樂施第一百七十五
樂施第一百七十六
樂施第一百七十七
樂施第一百七十八
樂施第一百七十九
樂施第一百八十
樂施第一百八十一
樂施第一百八十二
樂施第一百八十三
樂施第一百八十四
樂施第一百八十五
樂施第一百八十六
樂施第一百八十七
樂施第一百八十八
樂施第一百八十九
樂施第一百九十
樂施第一百九十一
樂施第一百九十二
樂施第一百九十三
樂施第一百九十四
樂施第一百九十五
樂施第一百九十六
樂施第一百九十七
樂施第一百九十八
樂施第一百九十九
樂施第二百
樂施第二百一
樂施第二百二
樂施第二百三
樂施第二百四
樂施第二百五
樂施第二百六
樂施第二百七
樂施第二百八
樂施第二百九
樂施第二百十
樂施第二百十一
樂施第二百十二
樂施第二百十三
樂施第二百十四
樂施第二百十五
樂施第二百十六
樂施第二百十七
樂施第二百十八
樂施第二百十九
樂施第二百二十
樂施第二百二十一
樂施第二百二十二
樂施第二百二十三
樂施第二百二十四
樂施第二百二十五
樂施第二百二十六
樂施第二百二十七
樂施第二百二十八
樂施第二百二十九
樂施第二百三十
樂施第二百三十一
樂施第二百三十二
樂施第二百三十三
樂施第二百三十四
樂施第二百三十五
樂施第二百三十六
樂施第二百三十七
樂施第二百三十八
樂施第二百三十九
樂施第二百四十
樂施第二百四十一
樂施第二百四十二
樂施第二百四十三
樂施第二百四十四
樂施第二百四十五
樂施第二百四十六
樂施第二百四十七
樂施第二百四十八
樂施第二百四十九
樂施第二百五十
樂施第二百五十一
樂施第二百五十二
樂施第二百五十三
樂施第二百五十四
樂施第二百五十五
樂施第二百五十六
樂施第二百五十七
樂施第二百五十八
樂施第二百五十九
樂施第二百六十
樂施第二百六十一
樂施第二百六十二
樂施第二百六十三
樂施第二百六十四
樂施第二百六十五
樂施第二百六十六
樂施第二百六十七
樂施第二百六十八
樂施第二百六十九
樂施第二百七十
樂施第二百七十一
樂施第二百七十二
樂施第二百七十三
樂施第二百七十四
樂施第二百七十五
樂施第二百七十六
樂施第二百七十七
樂施第二百七十八
樂施第二百七十九
樂施第二百八十
樂施第二百八十一
樂施第二百八十二
樂施第二百八十三
樂施第二百八十四
樂施第二百八十五
樂施第二百八十六
樂施第二百八十七
樂施第二百八十八
樂施第二百八十九
樂施第二百九十
樂施第二百九十一
樂施第二百九十二
樂施第二百九十三
樂施第二百九十四
樂施第二百九十五
樂施第二百九十六
樂施第二百九十七
樂施第二百九十八
樂施第二百九十九
樂施第三百
樂施第三百一
樂施第三百二
樂施第三百三
樂施第三百四
樂施第三百五
樂施第三百六
樂施第三百七
樂施第三百八
樂施第三百九
樂施第三百十
樂施第三百十一
樂施第三百十二
樂施第三百十三
樂施第三百十四
樂施第三百十五
樂施第三百十六
樂施第三百十七
樂施第三百十八
樂施第三百十九
樂施第三百二十
樂施第三百二十一
樂施第三百二十二
樂施第三百二十三
樂施第三百二十四
樂施第三百二十五
樂施第三百二十六
樂施第三百二十七
樂施第三百二十八
樂施第三百二十九
樂施第三百三十
樂施第三百三十一
樂施第三百三十二
樂施第三百三十三
樂施第三百三十四
樂施第三百三十五
樂施第三百三十六
樂施第三百三十七
樂施第三百三十八
樂施第三百三十九
樂施第三百四十
樂施第三百四十一
樂施第三百四十二
樂施第三百四十三
樂施第三百四十四
樂施第三百四十五
樂施第三百四十六
樂施第三百四十七
樂施第三百四十八
樂施第三百四十九
樂施第三百五十
樂施第三百五十一
樂施第三百五十二
樂施第三百五十三
樂施第三百五十四
樂施第三百五十五
樂施第三百五十六
樂施第三百五十七
樂施第三百五十八
樂施第三百五十九
樂施第三百六十
樂施第三百六十一
樂施第三百六十二
樂施第三百六十三
樂施第三百六十四
樂施第三百六十五
樂施第三百六十六
樂施第三百六十七
樂施第三百六十八
樂施第三百六十九
樂施第三百七十
樂施第三百七十一
樂施第三百七十二
樂施第三百七十三
樂施第三百七十四
樂施第三百七十五
樂施第三百七十六
樂施第三百七十七
樂施第三百七十八
樂施第三百七十九
樂施第三百八十
樂施第三百八十一
樂施第三百八十二
樂施第三百八十三
樂施第三百八十四
樂施第三百八十五
樂施第三百八十六
樂施第三百八十七
樂施第三百八十八
樂施第三百八十九
樂施第三百九十
樂施第三百九十一
樂施第三百九十二
樂施第三百九十三
樂施第三百九十四
樂施第三百九十五
樂施第三百九十六
樂施第三百九十七
樂施第三百九十八
樂施第三百九十九
樂施第四百
樂施第四百一
樂施第四百二
樂施第四百三
樂施第四百四
樂施第四百五
樂施第四百六
樂施第四百七
樂施第四百八
樂施第四百九
樂施第四百十
樂施第四百十一
樂施第四百十二
樂施第四百十三
樂施第四百十四
樂施第四百十五
樂施第四百十六
樂施第四百十七
樂施第四百十八
樂施第四百十九
樂施第四百二十
樂施第四百二十一
樂施第四百二十二
樂施第四百二十三
樂施第四百二十四
樂施第四百二十五
樂施第四百二十六
樂施第四百二十七
樂施第四百二十八
樂施第四百二十九
樂施第四百三十
樂施第四百三十一
樂施第四百三十二
樂施第四百三十三
樂施第四百三十四
樂施第四百三十五
樂施第四百三十六
樂施第四百三十七
樂施第四百三十八
樂施第四百三十九
樂施第四百四十
樂施第四百四十一
樂施第四百四十二
樂施第四百四十三
樂施第四百四十四
樂施第四百四十五
樂施第四百四十六
樂施第四百四十七
樂施第四百四十八
樂施第四百四十九
樂施第四百五十
樂施第四百五十一
樂施第四百五十二
樂施第四百五十三
樂施第四百五十四
樂施第四百五十五
樂施第四百五十六
樂施第四百五十七
樂施第四百五十八
樂施第四百五十九
樂施第四百六十
樂施第四百六十一
樂施第四百六十二
樂施第四百六十三
樂施第四百六十四
樂施第四百六十五
樂施第四百六十六
樂施第四百六十七
樂施第四百六十八
樂施第四百六十九
樂施第四百七十
樂施第四百七十一
樂施第四百七十二
樂施第四百七十三
樂施第四百七十四
樂施第四百七十五
樂施第四百七十六
樂施第四百七十七
樂施第四百七十八
樂施第四百七十九
樂施第四百八十
樂施第四百八十一
樂施第四百八十二
樂施第四百八十三
樂施第四百八十四
樂施第四百八十五
樂施第四百八十六
樂施第四百八十七
樂施第四百八十八
樂施第四百八十九
樂施第四百九十
樂施第四百九十一
樂施第四百九十二
樂施第四百九十三
樂施第四百九十四
樂施第四百九十五
樂施第四百九十六
樂施第四百九十七
樂施第四百九十八
樂施第四百九十九
樂施第五百
樂施第五百一
樂施第五百二
樂施第五百三
樂施第五百四
樂施第五百五
樂施第五百六
樂施第五百七
樂施第五百八
樂施第五百九
樂施第五百十
樂施第五百十一
樂施第五百十二
樂施第五百十三
樂施第五百十四
樂施第五百十五
樂施第五百十六
樂施第五百十七
樂施第五百十八
樂施第五百十九
樂施第五百二十
樂施第五百二十一
樂施第五百二十二
樂施第五百二十三
樂施第五百二十四
樂施第五百二十五
樂施第五百二十六
樂施第五百二十七
樂施第五百二十八
樂施第五百二十九
樂施第五百三十
樂施第五百三十一
樂施第五百三十二
樂施第五百三十三
樂施第五百三十四
樂施第五百三十五
樂施第五百三十六
樂施第五百三十七
樂施第五百三十八
樂施第五百三十九
樂施第五百四十
樂施第五百四十一
樂施第五百四十二
樂施第五百四十三
樂施第五百四十四
樂施第五百四十五
樂施第五百四十六
樂施第五百四十七
樂施第五百四十八
樂施第五百四十九
樂施第五百五十
樂施第五百五十一
樂施第五百五十二
樂施第五百五十三
樂施第五百五十四
樂施第五百五十五
樂施第五百五十六
樂施第五百五十七
樂施第五百五十八
樂施第五百五十九
樂施第五百六十
樂施第五百六十一
樂施第五百六十二
樂施第五百六十三
樂施第五百六十四
樂施第五百六十五
樂施第五百六十六
樂施第五百六十七
樂施第五百六十八
樂施第五百六十九
樂施第五百七十
樂施第五百七十一
樂施第五百七十二
樂施第五百七十三
樂施第五百七十四
樂施第五百七十五
樂施第五百七十六
樂施第五百七十七
樂施第五百七十八
樂施第五百七十九
樂施第五百八十
樂施第五百八十一
樂施第五百八十二
樂施第五百八十三
樂施第五百八十四
樂施第五百八十五
樂施第五百八十六
樂施第五百八十七
樂施第五百八十八
樂施第五百八十九
樂施第五百九十
樂施第五百九十一
樂施第五百九十二
樂施第五百九十三
樂施第五百九十四
樂施第五百九十五
樂施第五百九十六
樂施第五百九十七
樂施第五百九十八
樂施第五百九十九
樂施第六百
樂施第六百一
樂施第六百二
樂施第六百三
樂施第六百四
樂施第六百五
樂施第六百六
樂施第六百七
樂施第六百八
樂施第六百九
樂施第六百十
樂施第六百十一
樂施第六百十二
樂施第六百十三
樂施第六百十四
樂施第六百十五
樂施第六百十六
樂施第六百十七
樂施第六百十八
樂施第六百十九
樂施第六百二十
樂施第六百二十一
樂施第六百二十二
樂施第六百二十三
樂施第六百二十四
樂施第六百二十五
樂施第六百二十六
樂施第六百二十七
樂施第六百二十八
樂施第六百二十九
樂施第六百三十
樂施第六百三十一
樂施第六百三十二
樂施第六百三十三
樂施第六百三十四
樂施第六百三十五
樂施第六百三十六
樂施第六百三十七
樂施第六百三十八
樂施第六百三十九
樂施第六百四十
樂施第六百四十一
樂施第六百四十二
樂施第六百四十三
樂施第六百四十四
樂施第六百四十五
樂施第六百四十六
樂施第六百四十七
樂施第六百四十八
樂施第六百四十九
樂施第六百五十
樂施第六百五十一
樂施第六百五十二
樂施第六百五十三
樂施第六百五十四
樂施第六百五十五
樂施第六百五十六
樂施第六百五十七
樂施第六百五十八
樂施第六百五十九
樂施第六百六十
樂施第六百六十一
樂施第六百六十二
樂施第六百六十三
樂施第六百六十四
樂施第六百六十五
樂施第六百六十六
樂施第六百六十七
樂施第六百六十八
樂施第六百六十九
樂施第六百七十
樂施第六百七十一
樂施第六百七十二
樂施第六百七十三
樂施第六百七十四
樂施第六百七十五
樂施第六百七十六
樂施第六百七十七
樂施第六百七十八
樂施第六百七十九
樂施第六百八十
樂施第六百八十一
樂施第六百八十二
樂施第六百八十三
樂施第六百八十四
樂施第六百八十五
樂施第六百八十六
樂施第六百八十七
樂施第六百八十八
樂施第六百八十九
樂施第六百九十
樂施第六百九十一
樂施第六百九十二
樂施第六百九十三
樂施第六百九十四
樂施第六百九十五
樂施第六百九十六
樂施第六百九十七
樂施第六百九十八
樂施第六百九十九
樂施第七百
樂施第七百一
樂施第七百二
樂施第七百三
樂施第七百四
樂施第七百五
樂施第七百六
樂施第七百七
樂施第七百八
樂施第七百九
樂施第七百十
樂施第七百十一
樂施第七百十二
樂施第七百十三
樂施第七百十四
樂施第七百十五
樂施第七百十六
樂施第七百十七
樂施第七百十八
樂施第七百十九
樂施第七百二十
樂施第七百二十一
樂施第七百二十二
樂施第七百二十三
樂施第七百二十四
樂施第七百二十五
樂施第七百二十六
樂施第七百二十七
樂施第七百二十八
樂施第七百二十九
樂施第七百三十
樂施第七百三十一
樂施第七百三十二
樂施第七百三十三
樂施第七百三十四
樂施第七百三十五
樂施第七百三十六
樂施第七百三十七
樂施第七百三十八
樂施第七百三十九
樂施第七百四十
樂施第七百四十一
樂施第七百四十二
樂施第七百四十三
樂施第七百四十四
樂施第七百四十五
樂施第七百四十六
樂施第七百四十七
樂施第七百四十八
樂施第七百四十九
樂施第七百五十
樂施第七百五十一
樂施第七百五十二
樂施第七百五十三
樂施第七百五十四
樂施第七百五十五
樂施第七百五十六
樂施第七百五十七
樂施第七百五十八
樂施第七百五十九
樂施第七百六十
樂施第七百六十一
樂施第七百六十二
樂施第七百六十三
樂施第七百六十四
樂施第七百六十五
樂施第七百六十六
樂施第七百六十七
樂施第七百六十八
樂施第七百六十九
樂施第七百七十
樂施第七百七十一
樂施第七百七十二
樂施第七百七十三
樂施第七百七十四
樂施第七百七十五
樂施第七百七十六
樂施第七百七十七
樂施第七百七十八
樂施第七百七十九
樂施第七百八十
樂施第七百八十一
樂施第七百八十二
樂施第七百八十三
樂施第七百八十四
樂施第七百八十五
樂施第七百八十六
樂施第七百八十七
樂施第七百八十八
樂施第七百八十九
樂施第七百九十
樂施第七百九十一
樂施第七百九十二
樂施第七百九十三
樂施第七百九十四
樂施第七百九十五
樂施第七百九十六
樂施第七百九十七
樂施第七百九十八
樂施第七百九十九
樂施第八百
樂施第八百一
樂施第八百二
樂施第八百三
樂施第八百四
樂施第八百五
樂施第八百六
樂施第八百七
樂施第八百八
樂施第八百九
樂施第八百十
樂施第八百十一
樂施第八百十二
樂施第八百十三
樂施第八百十四
樂施第八百十五
樂施第八百十六
樂施第八百十七
樂施第八百十八
樂施第八百十九
樂施第八百二十
樂施第八百二十一
樂施第八百二十二
樂施第八百二十三
樂施第八百二十四
樂施第八百二十五
樂施第八百二十六
樂施第八百二十七
樂施第八百二十八
樂施第八百二十九
樂施第八百三十
樂施第八百三十一
樂施第八百三十二
樂施第八百三十三
樂施第八百三十四
樂施第八百三十五
樂施第八百三十六
樂施第八百三十七
樂施第八百三十八
樂施第八百三十九
樂施第八百四十
樂施第八百四十一
樂施第八百四十二
樂施第八百四十三
樂施第八百四十四
樂施第八百四十五
樂施第八百四十六
樂施第八百四十七
樂施第八百四十八
樂施第八百四十九
樂施第八百五十
樂施第八百五十一
樂施第八百五十二
樂施第八百五十三
樂施第八百五十四
樂施第八百五十五
樂施第八百五十六
樂施第八百五十七
樂施第八百五十八
樂施第八百五十九
樂施第八百六十
樂施第八百六十一
樂施第八百六十二
樂施第八百六十三
樂施第八百六十四
樂施第八百六十五
樂施第八百六十六
樂施第八百六十七
樂施第八百六十八
樂施第八百六十九
樂施第八百七十
樂施第八百七十一
樂施第八百七十二
樂施第八百七十三
樂施第八百七十四
樂施第八百七十五
樂施第八百七十六
樂施第八百七十七
樂施第八百七十八
樂施第八百七十九
樂施第八百八十
樂施第八百八十一
樂施第八百八十二
樂施第八百八十三
樂施第八百八十四
樂施第八百八十五
樂施第八百八十六
樂施第八百八十七
樂施第八百八十八
樂施第八百八十九
樂施第八百九十
樂施第八百九十一
樂施第八百九十二
樂施第八百九十三
樂施第八百九十四
樂施第八百九十五
樂施第八百九十六
樂施第八百九十七
樂施第八百九十八
樂施第八百九十九
樂施第九百
樂施第九百一
樂施第九百二
樂施第九百三
樂施第九百四
樂施第九百五
樂施第九百六
樂施第九百七
樂施第九百八
樂施第九百九
樂施第九百十
樂施第九百十一
樂施第九百十二
樂施第九百十三
樂施第九百十四
樂施第九百十五
樂施第九百十六
樂施第九百十七
樂施第九百十八
樂施第九百十九
樂施第九百二十
樂施第九百二十一
樂施第九百二十二
樂施第九百二十三
樂施第九百二十四
樂施第九百二十五
樂施第九百二十六
樂施第九百二十七
樂施第九百二十八
樂施第九百二十九
樂施第九百三十
樂施第九百三十一
樂施第九百三十二
樂施第九百三十三
樂施第九百三十四
樂施第九百三十五
樂施第九百三十六
樂施第九百三十七
樂施第九百三十八
樂施第九百三十九
樂施第九百四十
樂施第九百四十一
樂施第九百四十二
樂施第九百四十三
樂施第九百四十四
樂施第九百四十五
樂施第九百四十六
樂施第九百四十七
樂施第九百四十八
樂施第九百四十九
樂施第九百五十
樂施第九百五十一
樂施第九百五十二
樂施第九百五十三
樂施第九百五十四
樂施第九百五十五
樂施第九百五十六
樂施第九百五十七
樂施第九百五十八
樂施第九百五十九
樂施第九百六十
樂施第九百六十一
樂施第九百六十二
樂施第九百六十三
樂施第九百六十四
樂施第九百六十五
樂施第九百六十六
樂施第九百六十七
樂施第九百六十八
樂施第九百六十九
樂施第九百七十
樂施第九百七十一
樂施第九百七十二
樂施第九百七十三
樂施第九百七十四
樂施第九百七十五
樂施第九百七十六
樂施第九百七十七
樂施第九百七十八
樂施第九百七十九
樂施第九百八十
樂施第九百八十一
樂施第九百八十二
樂施第九百八十三
樂施第九百八十四
樂施第九百八十五
樂施第九百八十六
樂施第九百八十七
樂施第九百八十八
樂施第九百八十九
樂施第九百九十
樂施第九百九十一
樂施第九百九十二
樂施第九百九十三
樂施第九百九十四
樂施第九百九十五
樂施第九百九十六
樂施第九百九十七
樂施第九百九十八
樂施第九百九十九
樂施第一千
樂施第一千一
樂施第一千二
樂施第一千三
樂施第一千四
樂施第一千五
樂施第一千六
樂施第一千七
樂施第一千八
樂施第一千九
樂施第一千十
樂施第一千十一
樂施第一千十二
樂施第一千十三
樂施第一千十四
樂施第一千十五
樂施第一千十六
樂施第一千十七
樂施第一千十八
樂施第一千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十
樂施第一千二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十
樂施第一千三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十
樂施第一千四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十九
樂施第一千五十
樂施第一千五十一
樂施第一千五十二
樂施第一千五十三
樂施第一千五十四
樂施第一千五十五
樂施第一千五十六
樂施第一千五十七
樂施第一千五十八
樂施第一千五十九
樂施第一千六十
樂施第一千六十一
樂施第一千六十二
樂施第一千六十三
樂施第一千六十四
樂施第一千六十五
樂施第一千六十六
樂施第一千六十七
樂施第一千六十八
樂施第一千六十九
樂施第一千七十
樂施第一千七十一
樂施第一千七十二
樂施第一千七十三
樂施第一千七十四
樂施第一千七十五
樂施第一千七十六
樂施第一千七十七
樂施第一千七十八
樂施第一千七十九
樂施第一千八十
樂施第一千八十一
樂施第一千八十二
樂施第一千八十三
樂施第一千八十四
樂施第一千八十五
樂施第一千八十六
樂施第一千八十七
樂施第一千八十八
樂施第一千八十九
樂施第一千九十
樂施第一千九十一
樂施第一千九十二
樂施第一千九十三
樂施第一千九十四
樂施第一千九十五
樂施第一千九十六
樂施第一千九十七
樂施第一千九十八
樂施第一千九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
樂施第一千一百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二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三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四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五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六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七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八十九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一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二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三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四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五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六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七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八
樂施第一千一百九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
樂施第一千二百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二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三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四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五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六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七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八十九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一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二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三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四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五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六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七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八
樂施第一千二百九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
樂施第一千三百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二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三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四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五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六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七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八十九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一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二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三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四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五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六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七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八
樂施第一千三百九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
樂施第一千四百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二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三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四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五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六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七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八十九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一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二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三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四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五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六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七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八
樂施第一千四百九十九
樂施第一千五百
樂施第一千五百一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
樂施第一千五百六
樂施第一千五百七
樂施第一千五百八
樂施第一千五百九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一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二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三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四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五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六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七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八
樂施第一千五百十九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一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二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三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四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五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六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七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八
樂施第一千五百二十九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一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二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三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四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五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六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七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八
樂施第一千五百三十九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一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二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三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四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五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六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七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八
樂施第一千五百四十九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一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二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三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四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五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六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七
樂施第一千五百五十八
樂施第一千五

禮記劉向戴德戴聖馬融互有損益篇次必多違異今所傳者皆疏孔穎達本也鄭康成註儀禮序次一從劉向貴賤不相踰吉凶不相雜獨禮記殊紛錯今孔疏稱劉向內則爲子法文王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月令明堂位屬明堂陰陽投壺屬吉事冠昏鄉飲燕射聘義屬吉禮喪大記小記雜記奔喪問喪三年問間傳服問屬喪祭法祭統祭義祭特牲屬祭樂記屬樂四制篇別錄所無餘十五篇屬通論劉次如是鄭何故違之

之閩南北分治時梁有皇甫侃齊有熊安生各傳禮業今熊氏所傳大學與孔本絕異孔疏以皇本爲據而于樂記言鄭目是樂施三樂言四樂禮五今以樂禮爲第三或記家別起意趣是今固非鄭次疑皇變鄭目而孔因之也唐魏徵病其棼亂定爲類禮二十篇其書世所罕覩宋程子刪定未了其書亦復不傳朱子採入儀禮經傳多所考定而喪祭二禮續請黃氏其於禮記不爲完書元吳澄三禮敘錄別校盡奪喪補儀禮之經冠昏鄉飲射燕聘義爲儀禮之傳記之存者僅三十有六篇爲通禮者九曲禮少儀內則通記大小儀文而

增入服義喪大記喪服法祭義五篇小記服問大傳合三年問間喪合爲喪服記及檀弓之半分入此二篇禮運郊特牲祭統多入祭義曾子問散入各義又改禮記之名曰曲禮使與儀禮匹而以內則少儀曲禮諸篇隸之凡君禮入盛德第一臣禮入入官第二子禮入立孝第三女婦事父母姑入內則第四少事長入少儀第五撰述退爲雜記第六學記第七樂記第八凡八篇通論大旨而此書吳臣屢增所定羅倫謂名篇取義非後人所及疑公定篇目未成書時沒校意子孫後人因竄入成之也其所紐者蓋多矣國初內城深陽人字嚴尹隱士謂儀禮所闕者多即補之亦不爲完書而禮記反成殘缺不如兩書互備因取禮記條分規合定爲三十八篇考其功勤過于吳氏而名禮記道識其前後目次詳各篇題下然與愚意又有異同者復酌之朱子參之吳氏更其後先補其闕略定爲四十二篇

大學本小戴之第四十二中庸本小戴之第三十自宋仁宗以此兩篇賜新第王堯臣王拱辰等天聖五年以中庸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堯臣等兩篇特重迭加講究至朱子作爲章句聖

學之門庭閫奧燦然大明遂與論孟並稱四子與潛訂既與論孟並列卽不當復厠之禮記之中愚謂二篇禮記之心脊也離心脅干骨膚則不特內則少儀王制月令及冠昏喪祭皆爲徒法卽大學所格何物中庸所擧何善修身齊家之則爲天下國家之經不皆空言而無實與故合則兩得離則兩失今仍合之冠二篇于首

禮記類例　三

孔本曲禮第一朱子嘗稱內則爲古經曲禮爲禮經之記冠昏諸義爲禮經之傳夫禮必有經而後有記有記而後有傳且古凶賓嘉禮之曰貌言視聽禮之曰儀親義序別信禮之實朱子小學亦先明倫故以內則爲諸禮之首

內則原篇先父子今先夫婦者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本篇亦曰禮始于謹夫婦也

少儀一篇鄭孔以爲細小威儀朱子以爲少者事長之節其附入者雜耳因羞其雜亂取他篇之言弟者補之今斷從朱子次內則言孝之後

玉藻一篇多言君臣朋友相接之儀朱子分臣禮及士相見禮今但就本篇差次之先君臣次賓主朋友五倫之禮亦略備矣　侠食原屬內則今按中饋固婦人之職而子之於父有視膳臣之于君幼之於長有侍食主之于賓有進食故移而置之于後且與言衣服者相次也　玉藻言衣服及深衣而深衣未詳故并以深衣篇入之至所云邪辟之心無自入則又敬身之要也

禮記類例　四

曲禮二篇言委曲威儀五禮無所不有今既別其言五倫者入上三篇因取上三篇言雜儀者屬之此篇又于其中別治身者爲上主事國事爲下先治己後治人程子所謂有大德然後有王道有雎麟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

王制成于漢月令作于秦皆采虞夏商周之制而稍更變之且雜以時制雖曰本純要亦近古所言皆王朝禮故次曲禮下篇

王制月令雖出秦漢體裁猶近于經世子記以下則純乎傳矣世子記言教世子正公族而大傳亦言敬宗睦族世子記言立學養老而學記亦言嚴師敬學故遞次之　以上十篇內而治己外而治人細而起居食息之常大而體國經野陳常變極之則王道規模庶幾略具

禮記惟軍禮無事篇或古人尙德之意然車乘之禮田獵之法征伐之用故見曲禮王制月令諸篇可參考也冠昏嘉禮燕饗投壺射朝聘皆賓禮喪凶禮祭吉禮飾文未備大體具焉

冠昏家禮饗燕鄉射有大射家國通禮燕國禮朝聘有于王有于侯門與天下通禮禮自家而國而天下故又以爲序焉

投壺古之逸經射之細也且亦飮燕所用故附之飮燕之後射義之前

玉藻聘義大戴本爲一篇名曰朝事小戴分之爲二今本有聘無朝不知何時逸之也朱子採入儀禮文視大戴爲略吳氏改爲覲義文稍詳而與先王父錄本又小有異同今參合之以補其闕

士相見義公食大夫士禮皆在雖不及天子而大體具焉故以爲喪禮之正經雜記多喪禮之節目錄因非小戴所有故不列目次中

喪服記于喪最詳喪大記一篇君大夫士禮皆在雖不及天子而大體具焉故以爲喪禮之正經雜記多喪禮之節目故次喪服小記則喪服之義也旁

喪服四制四篇皆明喪禮隆殺異同之義故倣吳氏合之爲喪義篇以從冠昏諸篇之例

檀弓所載多後人行喪禮之得失故列之喪禮之末

祭法一篇大約本國語展禽論祀爰居而小變之其闕略殊甚今取他篇言祭者悉合之以天地社稷五祀人鬼略

附

喪義一篇原目無其名今按檀弓所掇有與祭義文絶類者必皆古禮之義疏今合爲一章若問喪三年問間傳喪服四制四篇皆明喪禮隆殺異同之義故倣吳氏合之爲喪義篇以從冠昏諸篇之例

檀弓所載多後人行喪禮之得失故列之喪禮之末

祭法一篇大約本國語展禽論祀爰居而小變之其闕略殊甚今取他篇言祭者悉合之以天地社稷五祀人鬼略

郊社之義略見郊特牲祭義一篇惟言廟祭耳今取合之亦以郊社蜡廟條其次祭義言廟祭甚精微祭統言廟祭甚廣大亦并取合之古之君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廟祭之義明而郊社之義亦可想也

明堂位篇祭器略具而詳之郊禘亦祭之變也故列之祭禮之末

曾子問于冠昏朝聘喪祭之變無所不周劉向僅屬諸喪

禮器禮運禮之總論也郊特牲本禮器之下篇先總論後分論據斷處首數字立名若士虞之既夕耳今既取其言冠昏祭者入各篇餘仍合之禮器

禮樂異事而同源后蒼雖與樂屬於伯夷周官樂正統于宗伯樂記本別一書而劉氏馬氏合之禮記亦當禮至大備大順則樂興焉故次之禮器禮運之下周子所謂理然後和禮先而樂後也

天命道之原一貫道之極先大學中庸而後內則少儀諸禮乃綱舉而目張及樂記之同節同和仍殊塗而同歸矣

孔穎子陸賈新語賈誼保傅傳白虎通義祭邕獨斷等書

此所謂一實萬分萬一各正而終於是萬為一也其餘人篇亦出七十子之徒以不專言禮故附之後而表記坊記緇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經解儒行一類略倣吳氏而儒行最駁特殿之

禮記名為小戴迭經諸儒竄易實非小戴之舊故亡失亦多如朝義則逸其篇內則妾事夫人則逸其節檀弓喪將安仗則逸其句今凡見他書引述有明徵者悉為補定若非本篇所逸如王后生子及名子不以貴尊禮則但附之小註不敢攙入正文

曲禮少儀雜記小記等篇皆記者隨時掇取不盡為差次則條貫不通養老禮見內則又見王制樂化篇見樂記又見祭義質係重出刪一為當其餘各自成章不便割裂或節同意異不宜刪合者俱仍其舊間有附入一二章參合一二語者亦以其類似云

大戴禮孔氏家語汲冢書荀子呂氏春秋淮南鴻烈解劉向說苑新序唐月令等書非此因彼則彼襲此字句異同悉資互訂餘若伏生書大傳韓嬰詩外傳董子春秋繁露孔叢子陸賈新語賈誼保傅傳白虎通義蔡邕獨斷等書

大率與二戴後先竝出凡有關涉悉資証佐焉

古註鄭王二家爭勝孔為鄭左袒王是以不傳然即孔疏駁論中王實有理勝者不可誣也他如皇熊諸家見于註疏方陳應劉見於集說葉時禮經會元姚舜牧疑問湯道衡新義郝敬通解俞師會集註俞汝言讀禮通略陸隴其讀禮志疑鳴謙大學禮質毛奇齡經問等書思反覆參互或始異而後合或背信而今疑或百是而一非或兩存而交備總求於之天理而當質之人情而安考之古而有據推之後而可行非敢求異前人庶幾可俟來哲云爾其餘

他書註說若杜預韋昭郭璞邢昺高誘顏師古張守節張
文集司馬貞韓愈歐陽修近　本朝汪琬顧炎武等字書
自說文韻補至字典等雜書如山經水註醫疏麻法叢書
凡可採証皆援取焉

禮記類例

禮記章句類例終

禮記卷一之一

大學　孔本第四十二朱子別爲章句又入學禮第一
一今定爲禮記第一
○大學者大人之學人生八歲或十歲則入小學先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天子之元子衆子卿大夫元士之子各入于國之大學而小學亦有退而即入成均者民之俊秀入于鄉之庠遂之序黨之校以漸升而入於郊學爲天子六鄉所升及諸侯邦學所貢皆入天子四郊之學大司徒掌之又三年拔其尤則入于成均而與天子之元子衆子畜此其人皆有國家之責治平之任則所爲誠正修身以立其本者愈不可不講故以大學名篇大學有石經本見鄭氏古記有小戴本見今禮記有二程子考定本見今禮記有朱子考定本亦異有朱子考定本今所列爲四書者是也宋儒若陸氏明儒若王氏本朝若李文貞皆謂不如小戴本最備禮記自劉德一百三十一篇後經二戴刪并皇清經解北雷次各疎體之於

古此地而疆界屢更就朱子親自覺井井運註禮記本因朱子章句故于朱註繫從原本間有臆測附之圈外云○朱子曰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子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又曰秦漢以來儒者既失其傳故其舊次錯殊甚而訓說亦多不能得其微意今推本程氏緒正之仍別爲章句讀者宜盡心焉則聖賢之學可漸而進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運疑如字○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

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運謂親親之也盡父母斯民之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之各有以遂其生復其性也程子據作新民改親爲新但傳言親賢樂利言慈者所以使衆言民之父母似親義較多蓋親該養與教新則但以教言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理亦安慮謂知止未能至至善之域而望以爲歸也蓋學必可爲以唐虞之治爲必可爲以堯舜之聖爲必可爲莫先于立志以堯舜之聖爲必可爲以唐虞之治爲必可爲復志之所向行必赴之隨其身之所居事之所接無不于志之所向者而求至焉則能定者意日趨於誠靜者心日趨于正安者身日趨于修而凡家事國事所以處之者必日進于精詳定靜安慮有常而日上者其進進又自不同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運謂物即格物之物人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天下無性外之物而就物而論則有本焉末焉始焉終焉于此而不審其先後之序必有終焉始焉于此而不審其先後之序必有終焉始焉于此而不審其先後之序必有終焉始

厚者薄幹且枯也而欲枝葉之茂豈可得哉○按古本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孚氏光地曰知天下國家以身爲本則知身心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末不治則知治天下國家不可以智力權數相取此謂知本結所先後意此謂知之至也結知之至含知本而言知至非古人之知矣李說與朱子異然必知本而後爲知至所謂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發明但如此則不分經傳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凡千五百四十六字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浸始終至爲精密諦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或謂孔子之言曾子之意無據按隋志言漢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書百三十二篇

舊稱孔子作經曾子述之其門人記之子思正曾子之門人也大學在禮先聖之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子思作中庸以緯之則子思正曾子之門人也曾子面上溯孔子無疑也大讀泰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不明矣○此謂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德亦命于天即我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亦命于天人之統也我之明德命于天人之天知天命之可畏則明親之功自有不能已者而滿乎其量終身由之不能自必其至矣此傳釋經之特筆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峻大也皆自明也言自明己德之意○此連按人孰不有身身孰不有心心孰不具此明德而能自明者率獲可不悅哉可不旹哉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本誤在沒世不忘也之下

性溢天亦不可言蓋人得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位則異其學則同素其位而行能盡其性若日新又新也故不能已者而滿乎其量終身由之不能自必其至矣此傳釋經之特筆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典峻大也皆自明也言自明己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也銘所以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其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此連按人皆有明德而不能自明皆習染累之也承上文切指明明德之要蓋不待新之而原無汚者康誥曰作新民康誥周書康叔之命也作振也新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作之之法欲勉備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此乃言明德親民之止于至善命天之明命也明德親民之止于至善天命之性與天無間萬物備焉故舉不至盡物之性不可言盡性也不至于盡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名鳥之篇邦紀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至微之當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緜○緡鳥聲止隅岑謝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明欲得止必先知止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緝熙繼續也緝光明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莊所止也引此詩以明之
而言人之止無非善而善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于此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明定靜安之至而萬能慮而得
此物格者定靜安之至萬照者不待思慮而明無不照敬止者不待勉強而無不當物各得其止也蓋初學之
定志而言也
至于成德而無定而無定靜而無靜所謂安止也
知止其神明不思而得焉從容中道從心不踰
矣故曰定靜安慮而后能得
洪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詩云瞻彼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
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瞻於大反兼詩作綠特叶阿關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
諼○詩衛風洪澳之篇洪水名澳隈也
猗倚美盛貌與也猗以興美盛之德也瑟矜莊貌僴寬大之貌赫有威儀可象也引詩而
又釋之以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前王往矣而其親其賢其樂其利猶存使天下後世皆有
以正其德利其用厚其生而老幼無不各得其所此
因上不忘而言見親民之至善不外乎明德必如此而後
爲明明德于天下也○朱子曰此兩節疑注決意殊深
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程子曰此舊文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
章誤在經文下朋音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
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
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
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
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
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
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子末者亦學者當務之序也所性之理仁義禮智是
仁其本也行仁之事親仁民愛物而親親其本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即智愛即仁此眞下起元之初也由是脩而定長
有省仁至而義自生存此一大其則即于孝末盡所謂惟
仁生而義自生于此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學者當因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也夫人之生有五倫焉有
五事焉分殊理一相爲經緯故能孝者于兄弟必友
君必忠友必信氣必和容必統鑑必恭貌必下手舞
足蹈而不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親親者必仁民斯
及物足于此即通乎彼自
木段獸皆以時親親者必愛物格乎此乃可謂衆物之
本至末一以貫之無非仁也格乎此乃可謂吾心之全體大明
表裏精粗無不到知至此乃可謂知之至也不然屑屑
無不明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不然屑屑于
魚蒲木治于訓詁牆章逐其末忘其本此所謂

物原非逐末
而忘本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毋音無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俱放此謙依鄭讀慊之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
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
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
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
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
之以自快足于已不可徒苟且以徇物外而爲人也然其實
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
此以審其幾焉○運謂自欺云者不惟知惡可惡善可愛
而陰報陽美與夫顯情苟且之爲欺也有爲而爲已欺于
始約而爲泰亦欺于終篤信前人不証諸已信心而往物
理有違即無欺亦欺也然此欺者落而自考原無不知故
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愼獨其要全在于此意外無

獨必外無意正必先誠意提其要也誠
意必謹獨決其幾也又釋經之特筆　小人閒居爲不善
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讀爲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
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
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
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
也○運謂君子之學所以自欺爲要人即可欺己之獨知不
可欺也況乎人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以明此
亦終不可欺也引此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
之甚也○運按大學首言曾子之意而于此獨標曾子曰明
曾子生平得力處在此愼獨一字案爲人處亦在此愼獨子
思受之於中庸首戒懼恐懼亦特標其要于愼獨焉子指

用觀在已形而所指所視者正此意方動也猶中自照信源寫矣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形于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運誠正修之功備而後德成心廣者由意誠心體胖者由心以達身而心之至小出也實以察之不留一毫之愧作之境出至仁義禮智根于心然後胖而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夫是之謂心廣體胖而要必自誠其意意始故君子必誠其意意誠而明明德之本立矣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在于謹獨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旨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

而功不可闕如此云○運按皇侃所傳誠意章下次淇澳二節次康誥至止於信十一節次聽訟章節明德傳所引為作新民之證故此章修與明德之至善至于親民之至善至于如此克明德四節承明明德于天下親民之至善而言明明德于天下其樂利承民不能忘言明明德之至善而言親民之至善至于如此克明德四節承明明德于天下親民之至善而言明明德之極功一節覆言親民必本于明明德而仍以此謂知本結之其皆係之誠意章者見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即中庸以達德行達道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皆先立乎誠之義也熊安所傳則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節下而聽訟節次其下以申此謂知本之義而康誥以下及淇澳二節皆在篇終以三綱結然則古本與朱子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若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身如字樂音洛後放此○忿懥怒也孟子所謂忿懥是也蓋之間而人所不能無皆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李文蔚之言貞觀之治天下平誠于物故曰誠于中形于外也心失其正則身之容貌顏色辭氣亦因而不得其正遂論四者有動乎中必形乎外志意之動氣有觸于外亦賊其中氣意之不得正並推之而心之切身之有此皆心之為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運按此一節又總結之有經有傳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蓋心有動而不在也有靜而非忘者無所在而亦不在也惟敬以直之則無物而常存主非禮勿視四者所為散以直之也視聽言動者身之主心之發也察乎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誠意正心逐段做如何能一以貫之之道焉一步行一步所見又進一步知日進則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似知誠意而不能審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誠意正心之功不可闕誠皆朱子言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如此云○運按皇侃所傳誠意章自見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即中庸以達德行達道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皆先立乎誠之義也熊安所傳則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節下而聽訟節次其下以申此謂知本之義而康誥以下及淇澳二節皆在篇終以三綱結然則古本與朱子本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無惡而有善矣知誠意而不知正心修身之道焉一步行一步所見又進一步知日進則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似知誠意而不能審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誠意正心之功不可闕誠皆朱子言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如此云○運按皇侃所傳誠意章自見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即中庸以達德行達道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皆先立乎誠之義也熊安所傳則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節下而聽訟節次其下以申此謂知本之義而康誥以下及淇澳二節皆在篇終以三綱結然則古本與朱子本

而于平天下惟言先慎乎德然則何以知何以行亦惟于此誠之者自脩之日熟之而已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此語似放語似無此○人謂衆人之蔽於也辟猶偏也力者在人本自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偏于一偏而身不修矣○運謂愛之惡之名心而行之者身被之者家極言身心與家之相關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語也碩長也諺雖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運讀物有本末修身爲本故所好所惡之及于人者末也如惡惡臭也好好色也如好好色必自慊而毋自欺者本也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以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以堯舜之用忠其本也能忠則誠存有治國之資固不能不非正以修其身而家可教矣君子有治國之資固不能不非諸人求諸人而不誠正以修身則不忠而亦無以爲恕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上文通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周南桃夭篇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下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倍悖通絜胡紘

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之間如此則國亡為天下之人傚矣○運疑此辟只是偏未到

運亦未到身紘國亡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几溯反下同○詩作宜峻詩作駿易音異○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運謂能明其德以及民德以失民命之所以去也此一言得失見天命視乎民心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人土而財用矣因以明物有本末之義明德而自無訟一本末之象也愼德而自有財用亦一本末之象也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本無二本末不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民而施之以切奪之敎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有人而有土有土而有財有財而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因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書个作介今作尙寔作是斷下亂反娼音昌○秦誓周書也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娼忌也違拂也違戾也○通謂此三節皆因引康誥而類及之善則得之則宜惟善以爲寶矣仁親孝弟也保子孫黎民慈

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屏去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娼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因上秦誓而類及之善不能保民者必民所惡之能保民者必民所好娼嫉之仁人必以民心爲己心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開宥作怜聲之轉程子謂當作怠字之訛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鼅節南山之意○通謂情可攙而性不可拂情有私而性則皆善者好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此三言得失見天命人心總繫于君心之誠否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必以實心體實理而後謂之誠故于吾心有毫末之不盡非誠也于物理有毫末之有違非誠也誠之用好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發己自慊而忠也誠之本也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循物無違自己以及天下信也誠之通也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不可不知也誠欲能愼德則貫乎察知天下之平豈在明明德外哉故大學之實功在誠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之道也章內三言得失而要歸忠信忠信者德之所由能愼此三綱八目之統會也又樑經之特筆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周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朱子曰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此以至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不外本內末故財散然財散而民則聚也反是則財聚而民散矣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矣悖出民之聚者財究來不終不悖出民之聚者財究來而終散也仁者德之聚也不愼德烏能仁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乘夫聲凡車乘放此其居之則平聲欽去聲○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五十乃命爲大夫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善之則所以利之小人民之所惡也而彼善之則所以害之好人之所好者必不知好矣天菑至而不能救人命人心無不失也君子明乎義利之分則非只義求利而言利之害又必至此可不重以爲戒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首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此朱子明大學與中庸相表裏明命以探其原經言明德而傳揭慎獨以提其要經詳三綱而傳詳八目傳之忠信以統其全三者傳之特筆皆之忠信受之故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明命之要也子思之傳心之妙獨之旨也曰莫見莫顯曰內省慎獨之旨也曰所以行之者一曰至誠爲能盡性盡人物之旨尤加詳焉孟子受之曰性善陳天命也曰利與善之間曰幾希明證幾也至於思誠一章則其得于子思者尤爲明著然則後世有志聖賢之學者其尚用力于斯哉

禮記校之一終

中庸　孔本第三十朱子入學禮第十二今定爲禮記第二〇朱子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孟子沒而其傳不得其正矣此篇乃孟氏之門人所記蓋以明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熹聞之尹氏曰此篇之作蓋以明性道之傳也其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而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本於天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運謂言道者溯而上之所共由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以下古今之所共行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

中庸　卷一之二　一

大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而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本於天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運謂言道者溯而上之所共由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以下古今之所共行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

中庸　卷一之二　二

原之名也朱子言天即理性即理與易言渾然中即具此秩然之理耳或乃謂先有此理乃有是天謬之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而具于心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少加謏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滔暗長于毫釐之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運按此關隘之地扼要之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見音現凡昔見之見放此○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于此者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滔暗長于毫釐之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運按此關隘之地扼要之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如字中節中上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以下古今之所共行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

中庸　卷一之二　三

存其誠人欲遏則天理存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以下古今之所共行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

紀以至于誠之中無少偏倚而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約之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問之條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蓋性之理必如是而後盡稍不至即歉焉而位育之效又不待既至而有也隨吾分之大小學力之淺深焉天君泰百體從一身之位育也父母順家室宜一家之位育也君君臣臣民得其安物得其所一國之位育也三辰明八風庶河岳儲柔外內順治天下之位育也德日進業日廣各如其人之自為故以堯舜之聖而朱均之子共驩之臣不得于位育借庶焉其不致中和者自在朱均共驩也春秋戰國以下接踵而孔孟一治比列禹周其致中和者自

在孔孟也學者自致之自驗之其必有悠然有得焉者自足者矣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于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人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盡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皆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按此章之旨以明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反中庸者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揚氏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從朱皆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其發不中節則為忘為助為不及而非中矣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按此章之旨以仲尼之言而假年學易戒懼恐懼如是乎無已也若曰我能隨時處中信乎指來頭頭是道則已為無忌憚之小人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聖人不易而恩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按此為第一支之首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亦人所同得初無難求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故推中庸之德為至然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乎聲知仁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者同後凡知行之知皆放此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按行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昧死夢生而不自覺若此多矣吁可懼哉

右第四章　運按通上二章見中庸惟君子能之餘不特小人反是凡知愚賢不肖皆不能以起下章之意

知仁勇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且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古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遺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運按承上章見必如舜之大知然後能行也舜生知者也生知則自安行矣由仁義行者由明物察倫出故行者知也

行皆由此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同避期音基驅也獲機檻也陷阱坑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驅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持之貌服膺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之不忘也顏子資質美於衆人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運按承上章見必如回之能守之而後爲真知也顏子利行者也利行而學知乃不虛知也

矢不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雖不知耳故曰學知利行者仁也雖知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均平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雖面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運按賢知者其資問近而愚不肖者亦力可勉若義之精則非知之無過不及不能而賢與不肖均無與矣

倚于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于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雖面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運按賢知者其資問近而愚不肖者亦力可勉若義之精則非知之無過不及不能而賢與不肖均無與矣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梁者也故君子和而不流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寬柔以教謂含容寬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梁者也○運按南北皆偏而子路剛強類北方之事也故辭氣抑揚若此若以告冉求必不然故君子和而不流

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矯矯虎臣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

右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于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運按南北之強俗也和而不流乃能處俗而不變于俗然立身者化俗之本必先自立于大中而無少偏倚者乃能之至于達而兼善則能變俗即窮而獨善亦終不變于俗則不倚之至矣

石第十章　運按承上章言中庸雖不可能而勇于擇乎中庸而強于守則仁可幾不能而求至于能之事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謂索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運按賢知之過不患其不能強特患強其所不當強耳故

其惟聖者乎　此始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中庸而強于守也此其知難足以及之而行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爲故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運按愚不肖之不及知源不竟行更不力不患強所不當強特患于所當強終不能強也故其難倍見于終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運按依則與之爲一不徒遵而無悶有述非所忻也正夫子之事而猶曰唯聖者能之則君子而時中者必夫子哉

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

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運按自仲尼曰至此爲第一支以德言解能知者不知不能知不能知者無勇必該知仁勇之全乃爲德之盛而道于是乎明行也故言德而以

孔子結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運按天命之性天下之大本隱也率性之道天下古今所共由費也就性以言道固隱而費矣君子之道費而隱者此也乃費而隱矣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不得其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運按就人言則愚不肖小而聖人大就人與天地言則聖人亦夫婦夫婦小而天地大矣聖人所不知能者自人視之惟聖人爲能盡道其不知能者必技術之微時地之異耳自聖人自視則人倫日用之常其不能盡者正多蓋道無盡終身由之無盡也人所憾于天地者大約在氣數之偏若震載生成之理固無有憾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喟然發歎而極言天地為大為小無所不包而不可離者供君子之體認一息之停也

第十二章　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與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于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蓮按此章之大指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睨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使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羞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蓮按改而止非苟而止也背乎道不可不改也改而未至乎道亦不可止也道如是而止則治如是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

違去也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人者可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喟然發歎而極言天地為大為小無所不包而不可離者供君子之體認一息之停也○蓮按君子自修之事即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蓮按君子自修之事即所謂以責己之心責人則盡道是也所以行恕也君子自修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亦可恕是相率而為自棄也已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天地位而萬物育非學之成也如由近端而極其至則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學

貴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領言矣慥慥篤實貌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蓮按聖人所謂忠恕即思己之未忠而無以為恕自反誠切如此真聖人望道如未見之心也

子曰道不遠人所不能若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蓮按通下三章皆承造端乎夫婦對賢知之過言也賢知之過素隱行怪但求知之高遠視子臣弟友之事以為卑近而不足為不知孔子大聖猶自責自修如此徒務高遠者可知所反矣

盡不自盡而責人則願乎外矣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去聲凡患難之難於此言素其位而行也○翔曰道一而行之者不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道之一也隨事順理因時處宜行之正不一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大聲凡難易之易放此○易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運按君子無不自得而行也俟命無不知命然不能居易以俟之俟待也徼幸苟不正行險以徼之徼千道未大悖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或作鞹鵠工毒反○嚴陵方氏曰正楼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

結上文之意○運按反求諸身已乃正已正乃能自得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放此○運按此四章而上章而析言之更審言之同此子臣弟友而位不同則道文不同故不更言之同

臣弟友因上章而析言之更審言之同

之矣臣與弟友皆素富貴素貧賤素夷狄素患難析之而愈微心敛之而愈密所謂君子時中也賢知之人負其氣軼辟忽尤悖其才且圖行險而徼幸中正有探之無窮行之不盡者而何用願外爲哉

賢知之過宜

知所返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譬同○運按自邇卑邇也君子終身卑邇而已若夫愚不肖則畏其高遠至之仍行登也卽行之登之亦半塗而廢矣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戢詩作湛帑孥○詩小雅之篇鼓瑟琴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運按自邇至之仍行登也卽行之登之亦半塗而廢矣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事の運謂生長誠之通收藏誠之復不誠則無物故不可斁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凡齊戒之齊放此○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祀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運謂鬼神只陰陽之氣且無妄即誠也　太陽也地陰也日天之陽月天之陰山川之陽水地之陰天地之陽風雨露雷無私日月山川風雷無私其氣之屈伸氣之往來皆誠故無不神有功于人人必祀之其心所不能自已即鬼神使之也若人則形生是鬼神發是魂手足皆知苛癢即鬼之魂而食味別聲被色其精多用物宏者亦不易泯益誠者鬼之神心如四物而寓一即神之魄而極之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消散則覆○運按同一誠之通而栽者培傾者覆天何心哉日兩何心哉如其物之自爲耳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運謂民在下者人在上者德足以宜民人則可嘉可樂而顯矣而要其所以宜民人者豈有徇物干譽之私乎人心之所同然而已故曰孝弟之至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故大德者必受命子也○結必得之意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

二章亦此意○運按通下三章皆承上章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自天地乃封愚不肖之不及言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而極其至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極其量之大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運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一無憂哉無憂哉者就父子論之也文王則稱父之述干後無憂者豫順之至也子思引之以承父母其順之意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言武王之事纘緒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稱作之不惟王季失并以起下追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凡加尊者放此○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若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季上祀先公以及千王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及千王后稷也追王之所起也先公祖禰之意以及千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器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類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運按禮大傳武王牧野克殷即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蓋改葬非也周公攝位以王禮改葬孔氏謂武王只加以王號此未安也武王末受命制作之事一出于公故即爲之公耳不謂武王崩周公攝王又一追王也觀泰誓止稱文考金縢即一稱三王是追王在武王時明矣夏商既王何嘗不祀先公但不追王故特追于所謂禮以義起也周禮天子禮而周王迹實舉自太王王季而上祖常追王國語稱我先王后稷是周于后稷亦追王此不追王后稷因商制也追王王季乃周所獨也非受命于天不立廟非受命于天不立廟故夏初四廟無太祖

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按建乎上下以廟祭言上通乎祖宗下通乎子孫臣庶合郊社言上通乎天地下通乎天下之人心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按修祖廟先潔敬也陳宗器重世守也設裳衣象生存也薦時食以追養繼孝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宗廟之中以爵爲左爲昭右爲穆子孫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在而不失其倫焉所以序齒也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于大廟則子姓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

此周初即立七廟以前有始祖而禘有文武也夏商無士即祖家爲卿大夫不爲祖父追立廟則猶祭以士庶耳故上祀之下達自明孫爲祖期不絕不降夏商以上即旁期不降也父在爲母期十有五月而禫統稱三年以本服言蓋服降而哀不降也

右第十八章　運按子思引之以承下章通爲一由舜之孝及武周之達孝必如此乃爲盡倫盡制之極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稱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運按惟武王之事纘緒也大盡制實有以通乎人心之所同然故天下之人通稱之耳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脩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纘志述事之大端

祭畢而燕則以毛炰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運謂序昭穆在東階之東西面北上以始分之世爲次而
于一列之中則序齒焉不序齒也序爵在西階之西東面北
上以命數爲次爵同則亦序齒若公有司私臣則在門東
西北面以近門爲上序事則有室事堂事若賛幣至通食
也燕飲皆主酬賓此以子弟之卑解爲酬始故曰下爲上
言以此舉解代上之酬也交酬惟兄弟之子猶舉解乃賓弟
子兄弟之子皆舉解祭于廟燕于寢燕亦立異姓爲賓而
遂主于養老故于昭穆中又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
所親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
先王也所尊所
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應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
亡焉此結上文幽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運謂孝子之
事死者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心志嗜欲不忘乎心一踐位
行禮一奏樂無往不與先王相遇承心之所志皆先王
之志身之所行皆先王之事此之謂善繼善述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禮記中庸　卷一之二　十七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自出于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示與視同示諸掌言易見
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運按南郊稱昊天上帝
也○運按南郊稱昊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
后土配食游氏曰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
謂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故郊社禘嘗一也
李氏曰兄弟同出于父母父母本兄弟末也宗族同出于
祖宗祖宗本族姓末也民物同出于天地天地本民物本
也故孝子父母者必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愛及兄弟兄弟者必以
祖宗之心爲心而愛及族姓族姓者必以天地之心爲心而愛及民物古之制禮者報其親建其
之謂仁孝察此之謂聖明此上帝體此

右第十九章　運按結及其至也祭乎天地之意與
武王周公之孝承父母順而已而其極

遂至于明天察地又何卑邇之非高遠數而愚不
作者可諮曰願父母弟昆所能知能行吾能如是
已足則不得
牛全而簪也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板也簡也息猶滅也有
是君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敏速也蒲蘆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蘆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
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于得人
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爲
爲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舉不廢矣仁者人也親親爲

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義
聲○仁者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
意溫溫體味之可見義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
斯二者而已○運謂天地以生物爲心故所生之物因各
得天地生生之理以爲心故于已欲其生于人亦欲其生
卽至於草木亦無不樂其生憐其死者此生理卽心之
德卽天命之性也欲其生卽愛之理卽事親事天之道也聖人
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最近是親親由此而仁民而愛物以
次降焉其施之各酌其宜卽義各有定則卽禮見得明卽
智行得到卽勇是義爲總一仁也分言之又仁由知
生禮以義起親親爲仁尊賢爲義以五倫言則父子兄弟
屬仁君臣朋友夫婦之愛屬仁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屬義以九經言則
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屬仁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屬義
總言之則仁其外以仁天下總一生理之實注周流仁外
無義義外無仁故學必至合天下以爲仁然後吾心體全
而與天地生物之心相似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人謂親之本然人皆有之名曰達道也天理之節文之文之而合天然之等閒之義當之若夫禮即天理之節文天理中原有自然之等閒之義當之若夫禮即天理之節文天理中原有自然之等閒之義當之若夫禮即天理之節文天理中原有自

其施遠而易疎故曰齊皆舉重而言百工受役於司空其何以來之在司空此亦舉其綱耳通人外而蕃圃內而行廛則在懷諸侯一條內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不疑於理不眩謂不眩謂不達於事理而不惑於人情也財用足謂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服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焉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按羣臣該大夫士而止言士之報禮者古者五十命爲大夫其未命則皆士又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稱士也財與材同王制所謂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人材也考工記攻木之工化

輪輿弓廬匠梓皆與官室陶旊射侯飲器之用攻金之工六築冶鳧桃段供刀劒削鉼器斗斛之用攻皮之工五畫繢鍾筐慌供甲冑鼓鞞皮弁冕韠之用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慌供繪事染練之用刮摩之工五玉楅雕矢磬供圭璧琮治矢磬之用搏埴之工二陶旊供磚瓦甒甋簋簠之用實祭器居服器皆資之士農工賈未集不賴其器用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齊同去上聲

除之也其自上者則去聲後放此遠好惡敬並去聲既旣稟讀廩去聲後凡訓相合者放此○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所以優之者如此也既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聘以時謂諸侯見於天子聘問以修好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厚按修身之事前已詳之至此則德已成故但表裏動靜收攝整齊以存養之也去讒遠色賤貨清明其志氣以相受也周公爲大宰卿爲教官并與之以柔地使肥磽各有宜而授之以田里周知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制其職貢之法外諸侯則視其地遠近大小而爲之貢數使之各以其物來貢其不貢者則有辟廢之罰王制所謂天子之田方千里以處其四方之貢以足其財用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百里者三十有一封方七十里者百有二十一封方五十里者二百有四十一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皆方伯連帥所屬大小相維遠近相制王制所謂天子之縣內諸侯之國皆選其俊士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秀而不升者曰選士司馬辨論官材以告而定其爵祿論定然後官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祿之等皆以德爲差王制所謂論定然後官之位官定然後祿之爵也

大聘使卿大約十二年君兩朝卿四聘大夫六聘此定時也若王有大事諸侯特至曰會王不知字諸侯皆至曰同此又以不時爲時也聖人仁其身以仁天下自近至遠各如其分曲盡其情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文矣此九經之實也○通按誠其身者立乎九經之先所行乎九經之內故行此九經者一部周官其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素定也跲蹶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通按事前定則源窮則源竭而匱於流也行違道行九經莫不有言焉有事焉下文獲上信友順親皆違道之事治民則九經之事而明善以誠身則其道必誠之乃先立乎其本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

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李氏曰五常之尊知在仁先故學問之道知先而行綱五常之具信爲之總故學問之實誠存而德修運按薦上信友順親之道皆貴先立乎誠非謂欲治民先求薦上欲獲上先求信友欲信友先求順親也如此則有爲而爲其所以待君親與友者皆先不誠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音容○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中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蓮按誠者天之道天命亦誠故人之性無不誠也不勉而中仁之至不思而得知之至從容中道不賴勉而裕如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與天合也擇善固執則盡人亦可以合於天矣此誠之之目也學問之事所以擇善而爲行之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之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

知學而知也篤行之者廢其一非學也○蓮按學不博則無以盡古今事理之變問不審則無以發吾心之所昧而告亦不詳思不愼則無以踐篤行之實辨不明則無以得事理當然之本公其是非無一毫之差此三者皆積於平日辨則於當幾之介其是非無一毫之差而篤行之此於大學皆格致之事而誠之之功實兼乎此然後可以行此於大學皆格致之事而誠之之功實兼乎此然後可以行此於大學皆格致之事而誠之之功實兼乎此然後可以行

畧異者曾子篤實故大學言誠正修於行爲備子思明睿故中庸言學問思辨於知較密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之學不爲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蓮按困勉之功於學不言博記誦皆難不能博也問不言愼構思皆難不能愼也審知識辨昧無可審也思不言愼構思苦心之患也至於辨則斷不可不明行斷不可不篤困勉若觀學利者倍難於此則雖愚柔措矣其志已十已百奮其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其興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

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乘變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强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

但聖與尚焉而以聖人自視則孔子且自謂事父未能事兄未能矣然聖者能也學聖者亦能也學問思辨則知思所不能知者可能篤行則賢不肖不能行者可能果能此道則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而人人可能也豈曰唯聖者能之而已哉故言道而以孔子再結之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于誠矣○運按聖人之道也誠無不明也明在誠中賢人之明未造誠也誠在明後然果至于誠則亦誠而明矣始有異終無異也上二句原其始之分下二句要其終之合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子之言以天屬德推明此章之義○譯按此為第二支之首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考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至於動變化則盡人盡物皆不異生安之聖人矣

右第二十二章　言人道也○運按此言誠之者之仁智也至於能化則亦天道矣唯天化育唯聖贊之事也陳氏曰續贊力便是人道幾不費力便是天道故下章即以天道言之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盡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恐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運按氣偏而性之理因以偏如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是也善端發見之偏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發焉而誠爾形也始由仁義發見之一端推之以盡其極又由仁義之一德推之以盡四德之全則始而曲終而誠終亦自誠而明至於動變化則盡人盡物皆不異生安之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運按此言誠之者之仁智也至於能化則亦天道矣唯聖贊之事也陳氏曰續贊力便是人道幾不費力便是天道故下章即以天道言之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運按誠則必形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誠之能動物處即神其幾動即幾也故周子曰誠之成之也化者氣化自無而有亦自有而無有則屈不及故必賴聖人贊之而得其中能無過

無爲幾善惡天人一理人稔如此天已應之其必見必動者神之體物而不可遺天穆如此聖已知之其必先知者聖心之神與天一也神不可爲而誠可爲誠如其誠自神如其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運按此言誠者之知用所謂誠則明也然至誠之體前知之知至誠之道言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運謂誠者天命之性流行物與無妄人自有當然之路但禽獸不能自爲悉稷不能自藝必待人道之卽人同具此道而知愚賢不肖各有所偏亦不能自盡其道必待聖人修

禮記中庸　卷一之二　三

以道之也吾生而萬物之性皆吾自盡其性之事耳故成已成物之道皆吾所當自誠者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道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運按此節申上道自道之意言人物皆生而自成似無待於我之道者何蓋天命之誠物之所以成其終而此實理全載於實心草木禽獸之始亦物之所以成其終而此實理全載於外者言之足皆爲虛器子臣弟友皆爲虛位舉凡天下之物皆與吾之心多欲卽吾之心一有不實則耳目手足皆不用焉老無以安少無以懷草木鳥獸無以成若舉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無一物焉是物之受於天者雖有以成其始而不以誠之之功自道也故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仁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誠雖所以成已然必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己而并及成物者何蓋以性分之內萬物備焉誠原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以事言則成已似內成物似外而以道言則率性之謂道吾生有仁之理因有則又安能分成已成物爲二道哉故由成已以措之而無爲所謂自成也順其性之自然則行之而無不宜也○運按此言誠之者之知

天道之中庸

善自明而誠也究其極則由成已之仁以爲物之知亦自誠而明也故本節曰誠者而下章亦卽以

禮記中庸　卷一之二　四

而物亦成盡人物之性而已成自盡其性也仁也誠之明不能爲之當也論其功則由明善而後能實其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運按此承上章明誠者所以能成物之故天命不已聖人亦不已皆無息也顏子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未必無息也雖不曰不遠復而卽此有不善時已息矣故惟至誠乃無息

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運按惟悠故遠促迫者必不能長久也惟博故厚基快者必不能厚積也惟高故明居卑者必不能遠照也惟悠故博而高不求小效所施彌博而其德自尊也惟久故厚而明不貪近功業氣象言之

博厚所以載物

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按此乃就聖人功用之及物者言之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之則至誠體也所徵皆用也自所徵言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通按地之山川草木形色故曰章天之雨露風雷變然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故其不見不動而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也無爲而成以無聲無臭言也

故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通按此章言誠者之德不息而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通按天一於健地一於順無有雜也有雜則貳而不可謂之誠天惟一於誠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華嶽並平聲○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蓋與全體而言也振收也洩去聲此四條皆以發明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通謂天地亦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通按此章言誠者之德不息而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通按天一於健地一於順無有雜也有雜則貳而不可謂之誠天惟一於誠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華嶽並平聲○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蓋與全體而言也振收也洩去聲此四條皆以發明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通謂天地亦有形有質者多附於地而此發育萬物者其峻且極於天地之品物流行者大而乾之統天更大也由吉凶單

詩曰衣錦尚絅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通按此章言誠者之德不息而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通按天一於健地一於順無有雜也有雜則貳而不可謂之誠天惟一於誠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華嶽並平聲○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蓋與全體而言也振收也洩去聲此四條皆以發明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通謂天地亦有

後行總結上兩節○運安世無聖人萬物未嘗不發育天原未絶於人心也下篇安步無以傚鳥默無以辨於林魚亂於水而人無以自別於舍歟是道之不自行者必待人行也乃行矣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其世雖各異其道之行者亦迺殊是道行之而不盡不偏不倚不過知所而故乃不自費崇禮而原不太愆此存心之至也但世無聖人則物皆自生自死老無以教而言也疑聚也成也○運按有一理之不備不可謂聚一理之不造其極不可謂成至德知之盡仁之熟而爲勇以爲仁致知所以爲人也下文存心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道指上文兩節而以如是之大道殼然肩之非大勇而何故君子尊德性

新敦厚以崇禮之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猶温尋之温謂故學之熟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

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謂理義涵泳乎其所已知而敦篤乎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講其所未講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運按上一句其綱下四句其目德性天之道也生安之聖其問學由德性出學利以下則非道問學人之道也安之聖其問學由德性出學利以為尊德性也致廣大四句皆道問學之事而問學中就其極處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廣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運按此章言誠之者之事也以如是之至道而欲以一身凝且哲焉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知作者作師作大責重不倍者知道道路分畛藏

以致知知之事也以如是之至道而欲以一身凝且哲焉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知作者作師作大責重不倍者知道道路分畛藏然足以興興而爲勇以存心仁之事也道問學明乎明而烱其理哲而察其幾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愚賤自安不可以生今反古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王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起下今用之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

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按此以有位無德形聖人有德無位起下吾從周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子之祖述憲章運按上言誠者誠之者之合將以孔子又實有制作之德制作之才可以建天地考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運按天者百神之宗鬼神者二氣之良能知人事之當然其理盡性者自人義正者又本天以治人則其制作自有當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矣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按動以成儀言則後準則見也動身

之禮行身之文度言身之文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射詩作斁音亦○詩周頌振鷺之篇斁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運按彼無惡則遠有望此無射則近不厭永終譽則世道也法世則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慥慥之中尊德性道問學以知天而知人也不然不能參有況于永終乎君子自賤而貴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君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運按為下不倍明舉孔子以實之此不言而言其道也然已曰考三王而不謬矣有位者得志加乎民非孔子其孰當之李文貞云有位者修身見乎世動行言是也容禮度文是也無位者修身見乎世動行言是也容貌辭氣動無非禮處物治事行無非文大子一言一動為萬世師則亦不待有言無非文大子一言一動為萬世師則亦不待有言而自賤而貴也○運按君子修德凝道立誠制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運按君子修德凝道立誠制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

如孔子乃爲不騷之極則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章者近守其次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李氏曰祖述憲章所以考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所以建天地而不悖史氏曰兆舜文武之天下殺家者當上律下襲之事運按上律下襲不分內事則事之理終則素及則萬便是自然之運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錯辟也此言聖人之德天地大則四時日月皆小無不容載無不覆燾以知來知以藏往覽其之宏矜神之眩瀛陽之舒炎陰之順發奮於始弭仟於外剛主乎內殺持其終齊心不雜莊容不倚中其理縝密不淆奮無行無過不及正其立不偏文條理畢具皆先後而後深也

禮記中庸　卷一之二　三十二　壹

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仝體之分大德者體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甚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運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萬物並行而不相悖小德之流天地之道也此言天地大則四時日月皆小無不容載無不覆燾之意也○運按天地大則四時日月皆小無不容載無不覆燾以知來知以藏往覽其之宏矜神之眩瀛陽之舒炎陰之順發奮於始弭仟於外剛主乎內殺持其終齊心不雜莊容不倚中其理縝密不淆奮無行無過不及正其立不偏文條理畢具皆先後而後深也

志學及七十從心不踰等不間斷且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啻如此一節先言小德所性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容詳細也察明辨也○運按此一節先言小德所性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容詳細也察明辨也○運按此一節乃言小德行而不悖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分之則仁義禮智各爲四端合之則仁義禮智渾然而已分之則生知安行爲三又分之則四焉則德也而小矣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以知來知以藏往覽其之宏矜神之眩瀛陽之舒炎陰之順發奮於始弭仟於外剛主乎內殺持其終齊心不雜莊容不倚中其理縝密不淆奮無行無過不及正其立不偏文條理畢具皆先後而後深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別音必凡分別放此○聰明睿知生而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容詳細也察明辨也○運按此一節先言小德所性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容詳細也察明辨也○運按此一節乃言小德行而不悖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容詳細也察明辨也○運按此一節先言小德所性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容詳細也察明辨也○運按此一節乃言小德行而不悖者則生知安行爲三又分之則仁義禮智各爲四又分之各得四焉則德也而小矣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以知來知以藏往覽其之宏矜神之眩瀛陽之舒炎陰之順發奮於始弭仟於外剛主乎內殺持其終齊心不雜莊容不倚中其理縝密不淆奮無行無過不及正其立不偏文條理畢具皆先後而後深也

禮記中庸　卷一之二　三十三　壹

行無過不及正其立不偏文條理畢具其理縝密不淆奮無毫髮之疎參無疑似之惑大抵每四德皆備其理縝密不淆奮無行無過不及正其立不偏文條理畢具皆先後而後深也此皆心之用故朱子曰以在表者言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運按此一節乃言川流溥博謂聰明及寬裕諸德無所不備博又其所備者根源甚大也其本無止息當聰當明當寬當裕者臨時出之無往不聰無往不明無往不寬裕者時時出之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運按此一節乃言川流溥博謂聰明及寬裕諸德無所不備博又其所備者根源甚大也其本無止息當聰當明當寬當裕者臨時出之無往不聰無往不明無往不寬裕者時時出之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之有本藏於不竭也見容貌威儀發號施令行接人應務皆其所時出也

溥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運按此三支以誠言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也仁也勇也所以行之者一誠也不誠則不成其爲知仁勇矣孔子生知安行而自言十五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

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
天施去聲凡無心而及者皆放此○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
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按言聲名則見
目所不及也而舟車所至人力所通風氣所及亦莫不尊親
也聲名則遠而著也舟車則遠而漸也風氣則遠而被也
霜露則遠而墜也隊音墜○舟車之至人力之通也風氣
霜露之至天地之化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之
流行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焉音於凡不然之辭放此○經綸者
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
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
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
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大本
亦皆得以立焉

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育則庶乎其
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
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運按此
一節先言敦化大經綸道也大本性也化育天命也至誠之
經綸由大本出經綸其化大本其敦之者也至誠之立本
由知化出立本其化知化其敦之者也而天地之化育又
何自出哉天地之至誠又其敦之者也天地以至誠敦其
化而化育之命從此出聖人以至誠敦其化而率性之道
從此出聖人之經綸與天地之化育同功立本與天地同
體故自無不知也聖人之經綸立本安行聖人之知化生
知安行由生知出一以貫之自源而流無所倚也若誠之
之聖人則必由篤恭盡性以至於命而有所倚矣故大學
曰致知格物胞胞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胞胞至貌以經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
天則非特如之而已○運按此一節乃言大德君臣父子
道有五而總一仁仁其大德也知仁勇德有三而總出於
命命其大德也性命各正而總統於乾元天其大德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因猶實也鄭氏
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運按至誠至聖非二人也就其德言曰至誠就
其有此德言曰不聞故朱子云此只以表裏言蓋聖則兼
見誠則雖名故觀其表則夫人見其如天如淵而民莫不
敬信即凡有血氣亦莫不尊親也觀其裏則其淵其天者
非實聰明睿知達天德不足以知之矣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
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
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運按此二章乃以終費隱之義
達道九經費也所以行之者一誠也由達道九經
費之至於莫不與覩費之至也由達道達德而約
之至於其孰能知隱之至也達道之大原出於天
氣不誠也達德之大原出於天無不誠也然在天
無不誠之理而在人有不誠之心心有不誠則德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理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
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頃人鄘之卉
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已故
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新之實淡飾溫絅

之發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則衆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運按君子有爲已之心非徒心也有是心即有是事實有爲已之功故成此錦以不務外故閒然以實有之故日章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積而至於篤恭閟然之至而天下平日章之至閟然之至其天其淵人莫能知日章之至如天如淵莫不尊親也此一章之大指下乃詳言之又按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爲人小人之始行險小人之卑至無忌憚則小人之極爲已君子之成也立志殊而終身迥殊矣知遠之功至時中則君子之成德入德矣遠之近見於彼者由近和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遠之近見於此也風之自蕃乎而又知此三者則卽所謂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已之心獨之顯之事○運按此乃指其功所由始遠之近天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也風之自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也微之顯由末發之中而萌於意所謂莫見莫顯也故下遂以謹獨之事繼之爲已之心貫乎成德之始終而知幾則入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昭詩作炤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此謂化民成德之事也○運按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詩小雅正月之篇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運按欲誠其意者不知幾而能謹幾者知微之顯其知幾也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去聲凡相視相助俱放此○詩大雅抑之篇相視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首章末言天命而下及人功故先以戒愼統其全後以愼獨提其要後以敬信統其全學至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斯莫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承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則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語之間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首章末言天命而下及人功故先以戒愼統其全後以愼獨提其要此章從下學而上達天命故先以無言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明上文所言以爲降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聲與色而已則猶有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名存是未見以形容不顯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李氏曰無聲無臭非窮冥默之謂蓋天命之體純粹以精其心則普爲物而無心其用則利天下而不言洩然無聲臭之可窺此天德之所以爲至誠而違乎天德者於是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篇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明上文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讀者其可不盡心乎○愚按此章與第一章相應該一部中庸在內條件。

禮記卷一之二　終

乾隆歲次癸巳

門人德　保校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錄

謂由序人德成德之叙者得之蓋謂天命之性自天而之於人德成之叙者也上天之載無人以復乎天者也若章句功化之說見非是不足爲學之成所以立其極大學所謂知止也末章復言下學爲已之始見非是不足立學之基所以端其本大學也首章由天以及人先戒懼而後愼獨由全體以指其要末章盡人以合天先內省而後敬信由其要以進於全也由實怒至不實怒而民勸民域則和之至由敬信至篤恭則中之至首章戒懼之非體所謂藏諸用也李氏曰此與首尾而總括全篇蓋首章論體道之要而末開曰隱微推本於未發之初求端於方寸所謂不見是曰自証而自修非人所能各天命之性其本體原若是也是以學者天命之性人所同得者也惟天降衷之失之惟天子修身以爲天下則故而此言聚聖人以合天先內省而後敬信至篤恭則中之至首章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后君也天子曰元后諸侯曰后王十德曰光萬億亦曰兆民冢宰掌邦之大典教典亦其所該而降德光民尤佐王均天下稱兆民諸侯稱萬民周禮司徒掌邦教而此言冢宰者以其宜使德先於上而後命大臣降其德於衆兆民使之惟天降衷之失之惟天子修身以爲天下則故而此言聚聖人以合天先內省而後敬信至篤恭則中之至首章

右第一章　言聖王崇德教以治天下蓋也○降德兆民王者第一義亦大臣第一事也

禮始於謹夫婦。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愚按人倫日用莫不有禮而始於謹夫婦蓋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天地不辨則無以爲合故有君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君臣有朋友而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外言不入內言不出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嗚呼讀此陳如字今從陳○高愈曰以下皆謹之之意愚按此一節則禮之謹於居室者也室深則言語不聞門固則出入有制閽寺門者寺寺宮者也門固則出入有制閽寺門者寺寺宮者也大夫以下無寺人而內外之閽則士庶家同也男子治內政故不輕入女治內

藏故不輕出外謀不入婦人故不入牀第之言不聽閫故不出燭謂以燭照己作聲擁蔽也燭指謀者使慙懼人也女必障蔽自收斂防窺伺也有燭則光明而事白無燭則暗昧而有嫌矣

子由右女子由左此禮之謹於通路各右西北左東南古人以右爲尊鄭語地道尚右非也詩惟天其右之宜位亦若西北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此禮之謹於言語者高言男事則僭越各戒之

不親授句讀當如此

其相授

則女受以簞其無簞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非祭非喪不相授器此禮之謹於授受者手相接日親授坐跪也千簟千地則授而不親以遠嫌也惟祭服喪遠斯嫌燬

耳外內不共井不共湯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雜坐曲禮則女不通衣裳不同巾櫛句讀當如此

不同櫛櫛面櫛作櫛篦鄭作櫛

○此禮之謹於服物器用者外內泛言之男女切言之湯浴室也橫竹曰簚縣木曰柳皆以懸衣服者井汲者衆易于相雜湯浴私褻之地寢席私褻之器乞假則嫌相與雜坐則嫌相狎通衣裳同也巾櫛櫛則嫌賤亂敬者皆防微杜漸之道輔氏廣曰井湯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不敢縣於夫之楎櫛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其湯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

縣平聲○植木爲楎竹爲之皆以懸衣裳長曰簚方曰笥以藏衣服褥布爲之以藉簟席者與民訓曰器即篋竊也高愈曰夫婦同室義無取于遠嫌然猶必謹者敬以事夫不敢以親故褻之也

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少去聲長音掌後凡言少長俱放此○四上婦事夫而言分之所在其敬同也

右第二節言男女夫婦之別○朱子移首句爲上節之楎端上而別爲二章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滌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櫜屨

間去聲凡間隔之間放此鄭本無滿字又云角字衍文拂髦一作繆髮衿纓一作紟纓○藏謂裝也

夫婦之禮六十不御爲助衰也七十非人不媛故復同藏若妾則五十閉房不復出御矣五日之御鄭謂諸侯制燕謂通上下言之漱潔其口滌潔其體櫛理髮也縰黑紒爲之廣終幅長六尺以韜髮作髻者也骨爲之長六寸者以固髻長尺二寸者以固被所謂衡笄也總亦黑紒爲之總束其髮而垂其餘以爲飾其垂亦尺二寸先以縰韜髮作髻加笄固之又以總總束其髮乃加被面又加衡笄以固被也繆髮掠其髮之餘若詩言卷髮如蠆也衿結也纓繫頤下交于胸連絡爲之飾也餘繆而結其衿御則夫親設之繫以結于足者此其情必然燕居而結其纓既御復結之也纓朱子云屨上之繫以結于足者所以通其情必御者所以避不同巾櫛句讀當如此

五日乃一御者所以嚴其分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鄭氏曰避而齊儐以待御其敬亦至矣

女君之御日孔氏曰即自御之日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不敢若女君全一夕也高愈曰一夕而往朱子曰妾雖夕而往必當夕而還少陵長以妾爲妻之禍絕矣○按御女之法鄭謂天子御女八十一人自朔日始九九而御共當九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凡二十七人當三夕九世婦二十七人當九夕凡八十一人當二十七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諸侯娣姪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二勝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二妻二日而徧士一妻一日而徧大夫一妻二日而徧凡五日而徧愈謂鄭氏說殽惟此爲妥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內治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豈皆爲御寢設哉周禮有六卿無三公有九嬪無三夫人僞曰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夫人不必備惟其人可知矣于嬪言九于世婦御女不言數則世婦御女不備數又可知矣天官世婦不言數春官世婦乃言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是世婦雖間取勝妾要以取之卿大夫士

之妻爲常也蓋三公與王坐而論道乃王之師傅三夫人與后坐而論道亦后之師傅必公侯之妻年高望重者始得爲之不然寧闕世婦必伯子男卿大夫士之妻素稱禮明行修者始得命之以贊助后之內政與宗廟賓客之禮故曰世婦命於賢劉其他則皆從夫子也彼有男子可從乎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法地有九卿貳六官也天子之后無所不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而此所娶之國必有幼而待年者則天子自后而外其亦不必有九如天子九卿貳六官也諸侯之后皆齊侯之宮其人也必以久若有賓祭之事則天子與后皆齊齊則入子不入后之臣子祗固無嫌也

右第三章朱子曰御妻妾之禮○楊倅曰氷泮迎女愚按據此五日之御女十日一御閉蟄之時禁嗜慾也一御焉此古人之養身發德而自無色荒之患也荀子作霜降迎女似悞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婢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見音現凡以弓見尊放此衣去聲凡服之者放此○月辰及十月之期也凡宮之制前有路寢次有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側室在燕寢之兩旁亦南向有東階西階作訓感動將娩也婢女卑賤之稱弧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宰卿大夫之妾使負子賜之束帛卜士負之古者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宰卿大夫之妾使負子賜之束帛卜士負之古者齊朝服寢門外詩

負之者放此○按鄭讀捉醴捉子也王肅杜訓捉持也鄭訓捉養其母使補虛強氣皆是以太牢重其禮也異於士負之乃還授子之母使自養之也不使乳養之也不使大夫妻妻尊也不使君妾鄭氏曰小君謂適夫人且天子與后異寢非后宮御者不敢至于入十一御而入年二十進而止其或君有賓祭之事則天子與后皆齊齊則入子不入后之臣子祗固無嫌也

右第三節朱子曰氷泮迎女愚按據此五日之御女十日一御閉蟄之時禁嗜慾也一御焉此古人之養身發德而自無色荒之患也荀子作霜降迎女似悞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婢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見音現凡以弓見尊放此衣去聲凡服之者放此○月辰及十月之期也凡宮之制前有路寢次有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側室在燕寢之兩旁亦南向有東階西階作訓感動將娩也婢女卑賤之稱弧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宰卿大夫之妾使負子賜之束帛卜士負之古者齊朝服寢門外詩

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就養宴室太師持銅鞮侯而御戶左太宰持斗御戶右王后所求膳音善非時不得爲也王肅杜訓接待夫人太牢重其禮也異於士負之乃還授子之母使自養之也不使乳養之也不使大夫妻妻尊也不使君妾鄭氏曰小君謂適夫人且天子與后異寢非后宮御者不敢至于入十一御而入年二十進而止其或君有賓祭之事則天子與后皆齊齊則入子不入后之臣子祗固無嫌也

右第三節朱子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就養宴室太師持銅鞮侯而御戶左太宰持斗御戶右王后所求膳音善非時不得爲也王肅杜訓接待夫人太牢重其禮也異於士負之乃還授子之母使自養之也不使乳養之也不使大夫妻妻尊也不使君妾鄭氏曰小君謂適夫人且天子與后異寢非后宮御者不敢至于入十一御而入年二十進而止其或君有賓祭之事則天子與后皆齊齊則入子不入后之臣子祗固無嫌也

東以梧南以柳中以桑西以棘北以棗士既負之乃還授保保受而負之蓋使士負者特重其禮也宰於是設醴以勞厚也卜吉與爲猶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覺矜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于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異室特爲一室以居子也○諸母父衆妾此三母尊于食母故君妾亦爲之可辭非衆妾而亦可爲師保者朱子謂古作阿傅御之屬亦通克廣人格傻容慈愛有惠柔順溫和厚良易直恭端莊敬謹格慎周詳具是數者皆德純矣使爲子師自有以優游漸漬養成德器而弗納于邪也鄭氏曰師教之善道慈審其飲食慈保安其寢處孔氏曰此通君卿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耳他人無事不往小兒猶氣微弱恐驚動成疾作也○按大子諸侯四方皆無服大夫父在爲三母小功食母緦父

疫皆
侯大夫之子有食邑士之妻自養其子食子者三年而
出見於公宮則劒
出見於公宮則劒 國君之子有食邑大夫之子亦有之士
食子者三年而出 食子者三年而出 則劒去婦不取使人 故自養之也 國君所使
之以酬其勞也此 之以酬其勞也此 以酬其勞也此 以食子 非嘗之 凡接子 擇日 冢子 則大
牢 牢 牢 庶人特豚 主特豕 大夫少牢 國君世子大牢 其非冢子
則皆降一等 則皆降一等 則皆降一等之要取其吉者 朱子曰或記異聞也 上冢子
天子之元子士 天子之元子士 天子之元子士 冢子 諸侯
少牢 大夫特豕 士特豚 庶人豚也 豕牡 豚牝 凡牲以
貞 三月之末 授日 嚮晏爲齊 男 冠 女 笄 否則男左女右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 冒入則爲衣服 自命士以下皆 激
阼西鄉妻抱子 山自房 當楣立東面 姆先相曰 母某 敢用
時日 徵見孺子 夫對曰 記有成 遂左還 授師子 師辯告諸婦 諸母名 妻遂
適寢 夫告宰名 宰辯告諸男 諸父名 嘗曰 某年某月某日
某生而藏之 宰名 宰辯告閭史閭史書爲二 其一藏諸閭府 其一
獻諸州史 州史獻諸州伯 州伯命藏諸州府 夫入食 如養
禮 射 音朵 鄉向之鄉 放此 相去聲 凡儐相助相
禮 放此 徵別作 倚 通凡倚別作 倚 後通 凡周還旋通 凡儐還放此 辯
徧通 今本無諸父字 養去聲 凡養之放此 ○ 特髮 留髮不翦
者 夾 內 而旁兩角相對爲角 留髮 頂上縱橫交達曰 鬠 貫
人 卿大夫也 爲衣服 特造新者 命士以下但辯潔之而已
朔食 天子 太牢 諸侯少牢 大夫特豕 士特豚 冢子 庶子

皆同也 入門 鄭訓側室之門 愚疑當是燕寢之門 不于適
寢 避君也 若諸侯則見適子于路寢 房東房也 妻先待于
房 夫至乃出 禮 賤者先置也 時日 猶言吉日 欽有 帥言一
語一動 皆當敬以率之 使有所法也 執右手 將授之事也
咳 許慨 曰兒笑 怿 父作咳 怿而名之 示慈愛也 記有成 言
當記此欽帥之訓 使子有成也 授師 授子之師 諸婦 諸母
之妻 諸母 諸父之妻 先 猶後 導 猶名成 成于尊也 妻 遂適寢
復于內 寢也 冢家臣之長 諸侯絕宗則宗族不必告 此 謂
以下 禮也 藏之 書名于策而藏之 書府 二十五家爲閭二
千五百家爲州 州長 中大夫 閭史 胥中士 州史 其屬 府 州伯 州長也 閭胥
州史其屬 閭府州府 其書府也 養 饋始 至饋食 奠始
之禮久不親事夫故 重其禮 妻亦同牢食焉 ○ 賈誼曰古
之聖帝將立世子 帝 自朝服 自阼階 上西鄉 妃 抱世子 自
房出東向大史奉書而上 進 當兩階間北而立 曰 世子某
某者三 帝 讫 禮稱 命世子 同 授太 紺 太宗 此稱 于于者
三其命也 妃曰不敢者再 于三命曰 進受命 拜而退 太史
以告太祝 太祝以告太祖 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 太宰
太宰以告州伯 州伯命藏之州府 府 諸侯 貴至百 姓 男女
敢與世子同名 愚按子方妊而有胎教 生三日 卽擇子 閹
三月而父訓 母曰欽有帥 母對曰記有成 蓋教如此 其成
德也 宜哉 世子生 則君沐浴朝服 夫人亦如之 皆立於阼階西
鄉 世婦抱子 升自西階 君名之 乃降 遂以名告於山川社
稷四境 遂以名下本篇逸文見 白虎通 ○ 朝服 陳謂乎
端素 袀夫人展衣 鄭謂見記 卽進御 當服緣衣 愚
謂見于 朋展衣 進御 更緣衣 不相妨也 國君見適子于路
寢 正也 服傳言世子則名之于祖廟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
避天子也 大夫妻亦 適子 庶子 見於外寢 撫其首 咳而名
出自房 與無嫌也 適 嫡通 後適庶之適 放此 帥 率通 ○ 適子
之禮 帥初無辭 庶子 朱子謂適子之同母弟 外寢 鄭謂君
燕寢 蓋對路寢則爲內 對側室亦爲外也 其 親視適子已
殺 親 衆庶子猶隆 此隆殺之差也 ○ 此以 見于父
之禮

妾將生子 及月辰 夫使人日一問之 子生三月之

末。漱滌。夙興。請安。問所欲。敬而進之。少者奉盤。請沃盥。長者奉巾。請拭面。櫛。縱。笄。總。拂髦。冠。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

漱。口也。滌。洗也。夙。早也。興。起也。安。寧也。所欲。飲食之屬。進。奉上也。盤。承水器。沃。灌也。盥。洗手也。巾。拭手面之帨也。櫛。理髮也。縱。束髮也。笄。簪也。總。束髮之帛也。拂。去塵也。髦。髮垂前者。冠。所以蔽髦。纓。繫冠之帶也。端。玄端。韠。蔽膝。紳。大帶。搢。插也。笏。所以記事。偪。行縢。屨。履。綦。屨繫也。

凡。事。父母。雞鳴而起。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小觿。金燧。右佩。紛帨。刀。礪。小刀。削。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凡。事。父母。舅姑。雞鳴而起。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小觿。金燧。右佩。紛帨。刀。礪。小刀。削。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觿。錐。燧。取火。紛。拭物。帨。巾。礪。磨石。

左。佩。紛。帨。刀。礪。小刀。削。大觿。木燧。右。佩。玦。捍。管。遰。大。指。鉤。弦。

玦。如環而缺。捍。以韋為之。著左臂。以遂弓弦。管。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遰。解也。

左。佩。紛。帨。刀。礪。小刀。削。大觿。木燧。右。佩。玦。捍。管。遰。大。指。鉤。弦。

記異聞也。彭氏謂天子諸侯必三日齊子。大夫士亦謂三日之限。或至旬日也。鄭謂均也。適與妾同時生子。則均未食而見。恐未然。孔氏曰。妾見適子。急於正也。後見諸子。緩於庶也。舉適子。庶子。而衆庶子更可知。○此又申適庶之異。庶人無側室者。及貴賤異。庶人無側室者。及貴賤異。庶人無側室者。及貴賤

循而不變而又學習幼儀以盡其事觀事長之詳也請問受之于師肄習之于己閒暇讀信實求之簡册以明其理則有以爲格致之基務爲信實以履其實則有以爲誠正之本鄉閭談應對之言王宮風謌簡切與之理以皆其聲音歌舞之節祭乃可以勺象之成全者教之也然安以日勺川爲文舞之小象川干戈武舞之小象川羽爲文舞之小象或曰勺歌於鍾鼓爲武象歌於磬爲文熊說得之詳見樂記年十五以上爲成童程氏曰射有九白八參連劍注高氏曰古人兼資文武設弁教之程子曰射中鵠與中節之間異歟或曰二人小學白虎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三入小學此言十年傳聞異歟或貫之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雖之氣孫順之孫故此內

禮記內則　卷二之一　十

納通○加冠于首曰冠禮有五吉凶軍賓嘉自天子至士庶凡分所當行及可有事者皆當學之也衣裳成人之服孔云血氣強盛無虛無傷也大夏禹樂九德之歌朱子曰周禮韓膺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益足以養人勸儉之德而又示以化民成俗之美故成人舞之詳見樂記鄭註文武兼備之樂按夏無武舞恐非也陳謝六樂皆得舞之況大夫士乎惇厚也熊安曰八年教尤謬諸侯不備六樂已卻行孝弟之道至此益加篤厚也博通謂十年學幼儀已習其事者皆當學之也衣裳成人之服孔云血氣強盛無虛無傷也大夏禹樂九德之歌朱子曰周禮韓膺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益足以養人勸儉之德而又示以化民成俗之美故成人舞之詳見樂記鄭註文武兼備之樂按夏無武舞恐非也陳謝六樂皆得舞之況大夫士乎惇厚也熊安曰八年教學多閒見以擇善也內者自敬欲以約禮也求明其理子己而未敢爲人師務欲其實于身而無事於表暴皆爲己之事也至此則由小學而進于大學矣有室謂娶妻內政婦寧之事也陳選曰博學無方惟善是師孫友視志惟善是取此大學成已之事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高仝曰教學至此事方循比也物猶事也謂仰事以察其理所可否曰謀計始終日慮既審其宜乃出之發之而見于行也服任其事從願其令視道之合否以爲去留不肯枉己以徇君也未五十亦得指大夫之位治大夫之政然必五十乃命之重得也政大事小職官政刃緣其大綱大臣之體也七十則稍與聞大政惟小事不致仕而此言致事者若留之則與其足之義故七十即致事此皆大學成物之事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

禮記內則　卷二之一　十一

以禮相助而已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笄衡笄也女之有被猶男之有冠被必以笄而固笄而後嫁尤在于笄故以笄言之十五許嫁笄故謂父母舅姑之喪○大戴禮上古男子五十而娶女子三十而嫁大節也中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中節也越王句踐始令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蘋則藏首雜記○許嫁而笄則戒女姻爲外寶使之若笄而以醴醴之未許嫁而笄則不戒女猶而但以家之諸婦行笄禮賀以酒醴爲異耳後而燕飾則仍去笄而分髮爲髻猶以少者處之也○愚按凡有男子皆有右第五章朱子曰敎子之責不可不知今人之所以敗其家者往往由婦道尤不可不敎而女子陰柔暗昧婦之不賢而婦之所以不賢則由姆敎之無素也看

男女異長。曲禮○名爲他人不
相揉雜。陰陽之義也。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
嫁笄而字。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曲禮○冠笄
則成人矣。故
字之以敬其名也。纓。兒
前。大故。若水火盜賊。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
不交不親。故曰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
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曲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本
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曲禮○陸無名字古本齊
者。故此○行往來之意。交。始相接。親。則交之密也。未聘之
時。固遠嫌矣。日月。娶婦之期。媒氏書之。以告君也。鬼神。謂
先祖。女氏遣女必于廟。男氏亦先告乃娶。左氏謂圉姬
嬖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是也。若舉婦以見。則必在三月。僖
同官。友同志。厚。篤重也。當婚娶而嫌重。又如此。方氏慤曰
聘。謂以此問彼。奔。言自彼趨此。妻。齊也。與夫匹也。妾。接
也。

得接見于君子。不成侄娣也。蓋六禮不備。即謂之奔。奔私
通也。左傳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又言美先盡則生疾。顧
炎武曰。非但防嫉。亦以戒獨也。皆因上厚別而言。○按周
禮仲春會合男女。奔者不禁。蓋男女或有父兄皆亡。又貧
乏不能具禮。先王憫其無依。故立此權制。然亦必閭史上
其名。而媒氏溢其事。所謂以官府治之。原非苟合也。高愈
曰。雖曰不禁。而聘則妻奔。則所以勵其守貞者亦至矣。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
弟弟與同腊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女子子。謂
子之爲女子者。爾雅女子子之夫爲壻。是也。兄弟。承上姊妹而言。父
子。承上女子子而言。舉二者而姑可知。既嫁而遣嫁又如
此。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不通問。無往來問遺之事也。
夫屬乎子道。妻皆婦道。至于叔嫂。斷不可以夫道妻道相
推。故違嫌尤甚。諸母。父妾之有子者。裳。裙也。一曰。裳上加
私褻之緣也。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俱曲禮○
陳皓曰。見

謂才德著見。姚舜牧曰。謂有介
必登堂拜母。不輕交寡婦之子。亦以遠嫌也。此二節。又因
厚別而
類記之。

右第六節。朱子曰。男女冠笄嫁娶之
則。○其詳見冠義昏義。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
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
大觿木燧。偪屨著綦。綦。繩通。繩屨也。繩絇舄。屨頭飾。
也。櫛。理髮也。縱。直發也。笄。簪也。總。束髮也。拂。去塵也。髦。子生三月。所剪胎髮。作鬌。垂
生。首之恩也。父死則脫左。母死則脫右。皆死乃盡脫之。拂
拂去其塵也。纓。冠之系。綏。纓之
而垂其餘以爲飾。端。玄端。服。韠。蔽膝也。紳。大帶。垂
長中上則齊。下乃雜裳也。搢。插也。笏。所以記事備忘。故謂之笏。孔氏曰。搢
帶插也。插笏于紳以記事備忘。故謂之笏。孔氏曰。搢
施紛帨。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昧爽。作。盤帨。纓。陸作嚶。○婦人
每。衣紳。著衣而加紳也。士妻乎端。端。玄端。綪衣。綪。赤色。綪衣。小
囊。裹。猶裹也。一曰。刺也。紮上加刺。謂之紮。紮。所以言施者。以
盛。箴。箴。線縷而設也。餘。倫見前。基屨。結屨以帶結之。所

通後凡來持放此謂右作止○程謂更臥處弟子職所謂
敢在則請也高愈曰坐謂坐陽敢問所向後險敢問避所向
仵順尊者之意而不敢逆也牀所以坐御者侍者也既因
而趨則執牀以與之坐御者之坐而不敢慢也餘尚見前
不敢慢也餘尚見前之皆敬尊者之物而不敢褻也陳選曰游坐奉席亦長者
事敬席以下父母皆御者事○父母皆御之衣食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
之勿敢近敬在厄也非飲食非餕莫之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
飲食敦音對下一作猝餕尤重敬祖敬之義見前○餕移也謂有常所不敢輕移杖
首在木爲之形如土釜之象以即者而用尊者之器食之器也
敢也○此二節言養寢門之事而兼明服食之事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
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

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褻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
袒裼不涉不漱衣食不見裏唯上聲凡唯諾放此褻渭入聲噫音隘嚏音帝咳音
慨去聲跛音彼睇音弟唾吐臥反洟音夷○應唯安夫聲洟鄭本作涕袒但上去
二音裼音錫褻音薛○應唯應之速敬對以敬也進退
周旋皆慎齊無往非敬也揖者升而入其容恭俯遊者降
而出其容翼仰然後適中且來如親去不背也噦逆聲
噫食餲聲噫嗌噎噦四者聲之不恭氣乏則欠體疲則伸
偏任爲跛依物爲倚邪視爲睇五者貌之不恭唾出于口
決出于鼻則穢褻但不恭也故升降出入皆宜戒之襲增
衣也敬事則和如天子養老袒而割牲諸侯入覲袒而諸
事以示盡力之意若無事而袒則反褻而見體爲不敬矣
褻裘褻也裘衣之裏必殺五者皆近于不恭故皆慎之
○此子婦之則父母嚏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
浴衣裳綻裂紉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

其間而垢燂潘請瀡足垢燂潘請瀡頮音壬燂音前潘音蕃瀡類須通音懶○輕洗曰漱重洗
曰濯手洗曰漱足洗曰濯對文則殊散文亦通也縱縫之
解裂質之判紉以纖貝織補綴也燂溫也潘淅米汁也洗面曰瀡嗽洟不淨衣冠垢敝隨潔治之不
俟教令爲親之手如其自爲也○此子婦服勤之事少事長賤事貴其帥時時是也通上文
而言

右第八章　子婦先右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
欲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
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
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逆不順怠不勤子
婦孝敬親必愛之

然一有悽愛之心則逆怠必生于所忽故又戒之朱子曰
不可以變飾傷尊者平日恐愛之心也嘗而待服而待俟
尊者或察其意而改命之也親既任以事或倦其勞而使
人代之欲與則恐其不能欲弗與又嫌于固執故姑與之
而身教之教之不能然後身復爲之不違後命又欲事之
必當以無失初命之意皆所謂弗逆弗怠也○此子婦事
親之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音數
朔几訓屢及頻者放此○終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
使成其事不以姑息爲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
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庸用也表猶加也諭之不知悔悛之不知懲悔則不可怒矣然後絕之而不加
明其犯禮之過似非○此待子婦之道因上孝者敬者而類及之　子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
舅姑舅姑使冢婦冢婦不在使衆婦衆婦不在使介婦介婦

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舅殺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妊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及疑作。敢剔如字。○惕。謂私慮。不敢也。不友。不愛也。無禮。不敬也。言舅姑之命。而不愛敬諸婦。固當盡其勞。而勿怠。又不可恃舅姑之命。而不愛敬諸婦也。鄭謂衆婦無禮。則家婦當不友之。似未順。敵。相抗。耦。相並也。舅姑以事命介婦。介婦亦不敢恃舅姑之命。使人也。家事必稟于適。故介婦拊衡。少長各盡其道也。

鄭氏曰然則尸卜無父者歟　父母之而自傷也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必命乃坐不敢遽卽于安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入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句絕○子老則親更老矣不稱恐親知之而自傷也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必命乃坐不敢遽卽于安也　父命呼唯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癢音羊○唯諾皆應之速而唯尤速于諾走趨皆行之疾而走尤疾于趨易方則徙其志而更知所在過時則失期約而復召已而更知所在過時則失期約而復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失期約而復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失期約而復召已而莫

不孝形露情也設將形形親聽衰送終大事且有不能盡者朱子曰下不足傳後故比于不慈上不足承先故比于不孝或曰哀子之過似孝反比于不慈孝故道以中爲貴亦通○按居喪而不飲酒食肉哀戚之至情也扶而飲食身也者親之遺也敢不敬歟愛其生將以事死也彼非老非疾而飲酒食肉于汝安乎徐師曾曰上一節教民無以死傷生下一節教民無以死事生上一節教民無以死傷生下一節教民無以死事生

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依曲禮欲以禮事死人之大事一有不當終天之恨也人當具慶固有所不忍言然至居喪而後蕭喪踰時慎加檢點更得有及乎必也平時服習而臨時一真淳知禮之友以詔相之亦庶乎其無憾也

右第十四章居親之喪○其詳見大記雜記諸篇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爾口澤之氣存焉爾○圈棬通○不能猶不忍也物心瞿哀從中來矣○高愈曰父之書有不容不讀者當時服而加對語親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思謂要必珍貴而護惜之也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果貽羞也從善難力從欲易流念及于親則可以自決矣

右第十五章親沒而不忘

父母有婢子若僕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高曰賤妾鄉云所通賤人之子若猶及也父母愛之而已則敬之重親之愛故禮有加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

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扶敬祖禮不順父母由己由自也不敢以己所愛加于親孝子事親無以自己有己也至于歿身而猶不衰可謂能終矣○高愈曰愛惡在親與子未知孰賢至歿身而猶不就當而在人子惟以親爲主隨順親之愛惡至歿身而不忘兒老之久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冠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服也

凡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貴者於宗子夫婦之前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子之弟宗子爲士庶子爲士可祭大夫之貴富入宗子之家而惟以弟爲卿大夫不敢以卿大夫之貴富入宗子之家而惟以士可祭大夫則大夫所得祭者之謂也小宗適子爲士不可祭卿則卿所祭子爲士不可祭大夫則大夫所

為侯國之上卿始得賜車馬如親見為士族而子為卿則
但受命而不受車馬蓋受命可以榮親車馬但以安身不
敢以貴富加其親也如是則卿與庶人雖其孝矣而世
惟孝可稱哉其牧曰于兄弟親戚必加
恩焉周官之儒友必推心焉泛接
之交道亦不忍暴賢而薄其仁其不從
之無往非孝之推故
子不受者不敢以成尊比跡于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者
為自卑以遠于君宋子曰若天子之賜爵秩所當
得豈容不受疑亦受之而不乘若叔孫之賜輅耳
右第十七章推
之所生宗祖而不敬宗睦族者其所以為孝親而不尊祖尊
所以為孝之至兄弟親戚無不慈愛友無不弟執友無不仁交遊無
不信則所推愈廣而其用亦愈宏
矣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
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
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心人情願悅之所同志
願適之不違則曲體之所不用其誠飲食忠養猶盡已之心以發親之志無
所則并終
子之身矣

右第十八章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

右第二十章此承上孝有三而即以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
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身敢
不敬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
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
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
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
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

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與上合爲一章無曾子曰字乾薑作烹熟鮮香薦作進然作焉安可能也下有久爲難久可能也七字熊安本亦同履作體信者句上有忠者忠者也下有行者行此者也二句今本載及於身作及其親の人受氣於父成形於母故身爲父母之遺體是原身即原親也牛羊之氣曰羶黍則原父母之氣曰薌嘗謂嘗其旨否孰烹而進此其下能養之事也孰羞謂孰烹而羞如此謂其子之賢本教言孝爲德之本教之事也本教曰孝則不徒在養所由生其行謂人所共行之事也本教曰孝則不徒以能養爲難可知也能敬可知而養亦衆人之行則不足以有譽矣敬安心安於敬無所拂也卒終身此敬無其身則能敬親矣安安於敬無所拂也卒終身此敬無變易也慎即敬也孝之施於人爲仁師文爲禮合宜爲義篤
舞尽蹈而衆自生反此則不免諸說對面列以作又言
實爲信始終不懈爲強一孝而衆善備焉順此則不知手
敬不敬之所繫自生反此則不免諸說對面列以作又言
舞尽蹈而衆自生反此則不免諸說對面列以作又言
敬之所繫自生反此則不免諸說對面列以作又言
何當死而死即戕其元亦全歸也故病莫大於心死而身

厚大之厚莫大於
齒性而齒形次之
右第二十一章此承上孝有三而即以
行其身亦可謂不辱矣然使人
之若可極其分有限道無窮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溝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
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
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人誠亦與上章合爲一溝橫
而被之施其出不窮推其淮無已也但作循の置直而立之溝橫
聖人之孝至於塞天地橫四海無已準則也詩曰孝思惟則
施於後世放諸四海然不過人心之所同然歟

行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親。可謂孝矣。

作惟人大藏作人爲大矣。頃當作跬。一節本作壹此從大戴及朱子不反於身大戴作不及於己。○樂正氏子春名亦曾子弟子。高愈曰萬物稟氣於天。故於天曰生。乾之始也。受形於地。故於地曰養。坤之成也。而得其秀而最靈者則莫如人焉。全而生者。形生而理具。四體五常無不備也。全而歸者。不虧其體以全形。不辱其身以全德也。足一舉曰跬。兩發曰步。道路之正者。徑路之小而捷者。徒涉曰涉。不以遺體行矣。則形可全。不辱身以羞親。則性可全也。○高拳龍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天之孝子也。先君子常有追述詩句。通釈三復。愀然凜凜焉。

右第二十三章　此又因上弟辱而言。蓋能養者衆人之事。學者之所未易。幾也。能弗辱其身。則不愧於衆人。而上亦可希聖域也。故復以是終焉。○芮城曰。內則百禮之根荄也。其教偏於男女之始生。自孩提稍長。能食能言。以至就傅。姆教。無日而非禮也。若是庶可稱孝乎。曾子曰。孝子之身終。非終父母之身也。夫人能終身不忘孝。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立可矣。若夫內行不足。而外取色莊。斤斤於飾讓。習儀以亟。而曰我隆禮由禮。直誦之不知禮可也。

禮記　內則　卷二之一　三

禮記卷二之一　終

禮記章句　卷二

少儀

孔氏第二十七芮氏第十七。朱子定爲第四。○朱子曰此言少者事長之節。註疏以爲細小威儀。非也。今篇其雜亂而別收他篇弟子禮補之。愚按孔子曰人則孝。出則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今因朱子所採。略差次之。以次內則言孝之後。

人生十年曰幼。朱子曰學。句下同。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曲禮。○八十下孔云或有曰耋字。老或作耄。百年曰期。頤。庶幾朱子音基。方如字。○幼少力之名。弱血氣未足也。壯則方剛矣。彊則堅定矣。孔云氣力強。則智慮亦強也。艾。髮蒼白色。如艾。或曰。蒼也。始衰當養也。耆。

禮記　少儀　卷二之二　一

虞時則七十曰艾者。至也。賀瑒曰至老之境。或曰稽久也。老惛忘之意。悼可憐惜也。期。周也。朱子曰。百年已周也。方剛。學不可不強。故幼而學。始成人。故冠。任生育。故有室。能事人。故仕。仕事也。爲士。而治官府之小事。能治人。故服官政。官。管。政。正也。爲大夫。統大政也。傳。授。家事。於子孫。不煩指使。指其事以使人。或曰。指旨通。以意旨使人也。耄。智已衰。惛智未及。情有可原。故不加刑。頤。養也。但安養之而已。○程子曰。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解。久自安習。漸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矣。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檀弓。○古人尚質。相呼皆以名。至商乃有字。如夏帝號皆舉名。商王號太甲沃丁皆字也。湯崩而稱武王。已爲謚之始。而嗣王諸臣。尚無謚之。至周則漸文矣。故惟幼乃名。冠則朋友相稱曰伯某甫仲某甫。至五十。卑幼弁不敢字之。而尊稱伯仲。至死。則有尊者議。凡以敬其名也。○孔氏曰。稱字之法。貴家多仲。尊尊也。

文家多叔親親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曲禮。二十而冠爲成人加二十則父行也人父之道故年長二十則父行隨侖行而差退也席以四人爲節故五人則最長一人異席因宜而有所尊也。四人共席則最長者居席端若宜空地則各異席則各長

右第一章　朱子曰此幼之差等

童子不衣裘裳裘裳曲禮。恐傷陰氣不便使令亦通孫惠蔚曰八歲以上服裘則亦裘小子走而不趨立必正方不傾聽曲禮。則小子走長幼之節以疾爲敬也立向一方則正傾耳以聽則邪正之間心術所繫故必謹之尊長於

已論年不收問其年見先生從人而入趨句玉藻見不將命見恐煩長者問不請所之逾等祖父師長之行立不敢問其年嫌若序齒也從人而入不敢特見君子則亦將命見則恐煩長者爲禮也不將命不敢以宜所之不敢以言語宣也若不見則退恐煩長者酬答也不請所之不敢以言語宣也喪侯事不翫弔木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面弔主藁。弔必俟主人之哭乃入不以往聽使令之事但免而深衣不加麻絰情未能哀也立主人之北待有事也。童子非當室不免而此免者主人既成服而童子無總故但免也若主未成服則亦不免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翌也寢則坐而將命非長者命之故坐而將命執非有亦當畫地指陳則不敢坐跪也古人之坐膝著于地亦若跪然但安其身爲坐起其身爲跪坐逸而跪勞也長者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侍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約不擾馬射禮二人爲耦中庭置楅楅上實矢設一以射卑幼則不約不擾馬庭實楅楅上實矢一以射卑幼則不敢迭取而弁取之投壺亦每人四矢皆委于地迭取以投卑幼則不敢委地而弁執之射與投壺既勝司射命酌勝者之弟子酌酒于豐上不勝者立取觶跪而伙之卑幼不敢使子弟酌酒于豐上不勝者立取觶跪而伙之卑幼不敢使子弟酌勝則不敢使子弟酌酒于豐上不勝者立取觶跪而伙之卑幼不敢使子弟酌已而自洗酌酒長者行酬不敢亦不待酌已而自洗酌酒長者行酬不敢亦不待酌其禮亦然終以卑幼自居也侑兒能詩侑侍等之禮也即或他往而主人客之已而自洗酌酒長者行酬不敢亦不待酌其禮亦然終以卑幼自居也侑兒能詩侑侍等之禮也即或他往而主人客之而不用兒能不敢明長者之失也馬以記勝詳投壺篇每勝必立一馬三射三投而我二勝則并彼一馬取而有之謂之偃馬卑幼不擾不敢明己之勝也

右第二章　朱子曰幼者之品節

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擖執箕膺擣作擖後人省文或作拚或爲拚埽弟子賤作擖○汎廣也孔云此主人與賓酒埽之事遠客大賓內外皆埽近路小賓止埽席前恩謂此當通凡酒埽者而言擖埽地之帚埽地則秘故埽席上不得川之膺胸也擣箕舌也始進及埽而退皆以箕舌向其胸不以賤秘當尊長之前也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狊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曲禮。拘音鉤鄉嚮向通後凡朝向之鄉放此扱音叉○此乃專言弟子之禮初往往聽使令之事但免而深衣不加麻絰情未能哀也立主人之北待有事也。若值旅人總服之喪而埽時置帚箕上兩手抴箕弟子賤所謂執箕膺擣厥中有帚是也當埽則以一手提帚一手執箕膺擣于帚前郤步而行所謂抴前而退彙于戶內也扱斂于戶內也扱斂取也埽畢則以箕舌向己扱取其秘所謂坐扱抴之以揲適己實帚于箕也。

右第三章　洒埽之禮○姚舜牧曰古人于幼學必教之洒埽應對進退非僅是瑣細者以重勞其身爲跪坐逸而跪勞也長者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之也凡人之心自幼至長以漸而肆于幼不知檢飭其長也矜豁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知其然故于幼學獨加謹而豫養焉教之敬謹使日習而安而驕氣汙心之不作也看爲長者難一段如何小心如

何謹愼非誠意正心之根柢而何故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即聖學之始事也朂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教子弟者必自洒掃應對進退始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橋鄭曰井上桔槔孔曰衡橫也捧席之儀左昂右低其形如桔槔之橫益舒席之設則上首下尾卷席之來則昂左低右皆貴陽而賤陰陳謂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誤也何鄉何趾見內則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倘右西鄉北鄉之席倘左孔氏曰坐在陽方則貴左坐在陰方則貴右然亦常時布席則然非禮席也○此設席事將即席容毋作兩手握衣共坐毋撥足毋踖先生皆箕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席○齊疏通皆後凡衣過於席前謂之越席孔謂弟子初來請問時也童子未與人相接初來就師其容毋如愧赧故戒之劉奠謂勿使威儀有失而可愧非也撥衣令起手去齋尺恐足躡之而蹶于坐也撥分散貌跌倚也撥分散而手既撥衣則坐而下如倚跌貌撥衣以坐則衣易于跌然皆爲失容故又戒之也越謂頓越播亂之光生書策琴瑟當已坐前亦當遷之但不可頓越播亂也或作踰越其上非○此初即席事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俯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盡儘通儳音暫勦抄同王叶洪○虛坐講說之坐盡後示謙退也食坐飲食之坐盡前恐汙席也安不動搖也執不變易也童子坐久則有倦儀之意故訓之儳雜之意或君子自言或與人問答其語未畢不及于我不可從中參錯之也至長者及己則當正容而聽默會其理而詳議之或己有所陳不可竊取人言以爲己之有不可附會他說而若雷之同要必法古聖之言遵先王之典不可自專輒也○此既即席而應對之事毋踐屨毋踖席毋搴裳絜

跪左納右跪右納左○鄭以屏于側爲暫時猶退鄉長者而屨爲禮罪退去而長者送之朱子謂長者不當送愚意鄭所謂送或身略起而目送之與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說脫同○扉開闥扉也戶謂室戶此長者席在室故屨不入戶也長者一人脫屨戶內則皆脫屨戶外亦讓道也許南謂上句見平敵之禮下句見尊長之禮有尊長在必有所尊若先有一人脫屨戶內雖平敵也許南謂上句見平敵之禮下句見尊長之禮有尊長在則無私敬也亦通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上客起食至起燭至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曲禮○無餘席尊者專坐一席也侍坐者必于旁席之上端以近尊者則扶持便聽斷審也鄭曰以待後至者亦通同等不起無私敬也尊者所敬亦敬之也食至起以禮之行燭至起以時之變跋燭盡也古者東薪爲燭前炬將盡承以後炬其燼盛之以燭交坐乃取厥燭代執燭乃出棄之弟子職所謂代人執燭遂出是去是也不叱狗不敢以至賤驅尊者之聽也侍

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易他事亦起亦同變爲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問去聲此問隔問謂旁人有告此人事畢放此復音伏○復白也欲得問而白必密言也君子不與二人之私故若有告者則屏而待之乃不中斷今以卑幼仰上一項以祭而不中斷通加君子若不與二人言而猶待者恐君子之復召己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倦撰杖履則欲起視日非○欠伸見內則撰轉也欠伸則已怠故皆請出使君子得就安也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可也

退君子欠伸遊亦轉也深手弄之使生光澤也凡人之情企慕則永屢怠則去故不可請退然君子有倦容則亦可請退矣以申上文

右第五章侍坐以齒德言君先生以年言以爵言先生

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侯放飯侯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嚥毋爲口容容自徹辭嚥則止

嚥一作噬○燕侍食謂君子以客禮待之而用燕禮而此所燕者則以卑幼自居而用侍食之禮也先飯若嘗食後己若勸食若侍食之人所破朱子曰放飯之放飯大飯流歠長歠皆不敬也小口而飯因以防殘嚥急疾而嚥恐承顧問嚥之欲細故宜數嚥然易注齊口爲容故又戒之賓主之禮主人親置則客親徹今少皆爲容雖不親置亦自徹之以盡卑幼之禮主人辭則止又以成賓主之禮也

侍食於先生先生既食然後徹其饌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曲禮○親饋已也不親不拜恐反煩長者之答也降等之客執食興辭此不辭者以少賤自於長者亦猶恭也凡食果實生成無待于宦故

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以後介爲恭火孰則恐失飪故以先嘗爲敬也食謂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藥所操○致極也食果必極于核則似于弄口而不盡故戒之孔謂宜慎其核不可委致于地似與丁寧不同瓜花處爲下瓤爲中劊瓜之禮上本之則稽中斷庶人飽之乃不中斷今以卑幼仰上一項以祭而不中斷通加庶人亦誤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尊所設尊之所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明惠之必出于君長者前則惠之必出于長往尊所而受向長者而飲此亦當在長者前則惠之必出于主人之禮也盡爵曰釂長者盡爵而少者始飲尊卑之序也

侍食於君子不辭而後受殽

君子謂主人親置則客親徹今主人辭則止又以成賓主之禮也

侍食於長者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此則父事者也其平敵降等之

侍食於長者長者賜之食再拜而受

賜之食謂長者以己之食賜之也

侍食於長者長者賜之先食而後飯

長者賜之食謂長者以己之食賜之也先飯若嘗食後己若勸食若侍食之人所破朱子曰放飯之放飯大飯流歠長歠皆不敬也小口而飯因以防殘嚥急疾而嚥恐承顧問嚥之欲細故宜數嚥然易注齊口爲容故又戒之賓主之禮主人親置則客親徹今少皆爲容雖不親置亦自徹之以盡卑幼之禮主人辭則止又以成賓主之禮也

侍食於長者賜之食再拜而受

賜之食謂長者以己之食賜之也

侍食於長者長者賜之先食而後飯

長者賜之食謂長者以己之食賜之也先飯若嘗食後己若勸食若侍食之人所破朱子曰放飯之放飯大飯流歠長歠皆不敬也小口而飯因以防殘嚥急疾而嚥恐承顧問嚥之欲細故宜數嚥然易注齊口爲容故又戒之賓主之禮主人親置則客親徹今少皆爲容雖不親置亦自徹之以盡卑幼之禮主人辭則止又以成賓主之禮也

侍食於長者賜之食再拜而受

賜之食謂長者以己之食賜之也

侍食於長者長者賜之先食而後飯

長者賜之食謂長者以己之食賜之也先飯若嘗食後己若勸食若侍食之人所破朱子曰放飯之放飯大飯流歠長歠皆不敬也小口而飯因以防殘嚥急疾而嚥恐承顧問嚥之欲細故宜數嚥然易注齊口爲容故又戒之賓主之禮主人親置則客親徹今少皆爲容雖不親置亦自徹之以盡卑幼之禮主人辭則止又以成賓主之禮也

侍食於長者賜之食再拜而受

賜之食謂長者以己之食賜之也

侍食於長者長者賜之先食而後飯

長者賜之食謂長者以己之食賜之也先飯若嘗食後己若勸食若侍食之人所破朱子曰放飯之放飯大飯流歠長歠皆不敬也小口而飯因以防殘嚥急疾而嚥恐承顧問嚥之欲細故宜數嚥然易注齊口爲容故又戒之賓主之禮主人親置則客親徹今少皆爲容雖不親置亦自徹之以盡卑幼之禮主人辭則止又以成賓主之禮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曲禮○召謂使人召之唯曰父以恩命使召師以義故也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侍通侍立侍坐而言顧望旁言視色之意言未及而言謂之謀言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非禮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曲禮○已欲有所得失必操几杖以往恐勞長者而致其安之意也或長者未告而先問我意旨之所在或既告而復問我從違之所定亦必辭讓而後對不然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似自決而非就正之意矣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辟偏也咡口也口至耳之間所謂頰也凡揀洗盥之水及進飲食之物皆不可使口氣直偏長者即長者此時有問亦偏向長者耳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而詔之則掩口而對曲禮○提攜攜幼者之手恐如不能提也挈以兩手不敢如不敢之一手相攜致其恭也負劍邪俯之狀古人負劍于背將用則邪俯其首乃授之長者俯就幼者口旁而語之則掩口而對亦恐其氣之觸也鄭謂與之提攜教以扶持長者之法負置幼者于背劍挾幼者于旁似未確從長者而上工工陵則必鄉長者所視上上聲凡自下而上放此○土高曰工大阜曰陵從長者所視不敢遊目避不恪也且恐長者因其所見或指而問避不審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定于一向不敢二也遵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趨而進見則面也正立拱手致敬以待教令也趨而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俱曲禮○見或往謂或俱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或往謂或俱進敬父之友如父焉者之謂也

右第七章　應對進退之禮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孝所以事親也教以悌所以事長也教以臣所以事君也

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祭義○愛莫切於事親故立愛必自親始敬莫切於俾長故立敬必自長始孝弟之道人同具則亦失之惟聖人以身立教身盡其道而民自化之至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治天下而天下又安此孝弟之所以爲大而后王降德兆民必以此爲先也

右第八章　引孔子言以結孝弟之道○家語哀公問政章錯之者下公問行之所自始而孔子答以下三節

禮記卷二之二終

玉藻孔本第十三西本第二十二今定爲第五○鄭云名玉藻者以記天子冕服之事愚謂此特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其所記固不止此也劉向別錄與曲禮少儀並屬制度得之朱子別大夫士見於禮篇第二十一首章及賈公彥就本篇差次之前十三章君臣之禮次五章朋友賓主之禮合之內則言夫婦父子少儀言兄弟長幼而五倫之禮亦畧備矣餘皆一章本內則文今按中饋固婦人之職而事親侍長以及君友之禮亦莫不有禮食之品目故取次五倫之後且與贊大行章飲食衣服器用亦以類相從也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乎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閭門左扉立於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乎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藻繅同一作璪延一作綖卷衮通端鄭讀晃今如字幾平聲○藻雜采繅旒晃之垂者也玉皆五采朱白蒼次蒼黃次黃次采采繅質之周而復始衮晃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玉鷩晃九旒毳晃七旒絺晃五旒玄晃三旒旒皆十二玉其長及肩此皆天子制也諸侯玉皆三采朱次白次蒼卿大夫二采先朱後綠其旒貴玉各如其命數遂深也延冠上覆也以板爲之衣之以布乎表繒裏前後繅之以旒天子旒多而長故望之深遂其下則漸疎且短矣龍卷謂龍於衣其首卷然故謂之卷也祭先王也乎端朝日蒙上玉藻而言言祭則衮晃而乎端孔晁謂大采朝日用衮晃少采夕月用衮晃是也端正也先鄭云衣有褖謂之端後鄭改讀晃爲皃愚按天子祀天主以日就皃燥十二旒是祀日常以衮矣諸侯朝天子大夫朝諸侯皆乎端是天朝日亦當乎端小祀之服於朝日冕取焉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聽朔以月朔東門內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門月非正故亦於其月之堂而閏其閏月則於左扉者十二月之次白石則白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則十五升白布其裳亦素積此天子常日視朝之服諸臣之朝同之若諸侯來朝則亦衮晃受之也餕食朝食之餘不再殺也參謂參雜之也乎冠也左史史太史右史史內史也史記言動使君懼後世之議而不敢縱也御讀爲禦禦官之日御於君者謂之上下可以禦民氣之哀樂卜筮之事和故察之而以告也龍卷而祭以尊祀也乎端朝日以敬天也月聽朔而日視朝以勤政也朝服以食敬於養身也乎端而居不懈於內廷也月朔太牢常日少牢朔食有宜也日食不再殺用物之節也食必奏樂養中和也五飲上水者淡泊也史記言動常戒懼也御將幾察治忽也外而朝庶內而宮寢無時無處而不以禮焉也

右第一章天子之禮

諸侯乎端以祭裨晃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帥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端謂讀晃今如字○乎端亦晃而乎端也祭先君也裨晃裨衣而冠晃上六服大裘爲上其餘諸侯亦得服焉裨副也鄭曰天子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曰裨晃之次者諸侯朝天子則降而服其次如公當衮則服鷩侯伯當鷩則服毳猶當乘輅而冕車以朝也愚按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

天之服司服掌王吉凶之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吉凶之服以象天陸佃云以衮服大裘之上是也鄭謂大裘上衮者近天子而屈且懼有過宜貶黜也天子賜之路車乘墨車以歸然後如其命服以朝天子而伸且示漸受命也朝服冠緇衣素裳亦君臣同服內朝治朝也在路門外對詢萬民之朝故曰內朝若對燕朝則又爲外矣路寢在路門內燕群臣及宰人亦出於此故又曰燕朝小寢燕寢也以對路寢故謂之小若夫人之正寢小寢又在其內也廟祭爲重聽朔大之又重聽朔大之服祭朝祀朝之服賜朔也臣入先君所故以天子臨之等也視朔而見群臣以通上下之情朝服者先謂卑尊之服乃服深衣三祖系魚腊五俎則加羊與腸胃也牢禮也宰夫掌之餘爲侑食黍稷之餘也朝服乃決可否之訓必大夫退而後釋服恐猶有獻酬也經朝服乃服深衣三祖系魚腊五俎則加羊與腸胃也牢禮也宰夫掌之餘爲侑食黍稷之餘也朝服乃決可否之訓必大夫退而後釋服恐猶有獻酬也經

降而自省夫人不特殺故與君同庖鄭謂后與王亦同庖姚謂此惟言夫人則后與矣按夫婦同牢以同尊卑則鄭得之天子內外一於敬而諸侯亦然此國之所以治而天下亦於是平也

右第二章諸侯之君正則臣莫不正故言君臣之義必以是先焉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觀去聲沐浴以致其精誠之意也史掌文書小吏凡已所思而欲進告於君及君當問而擬所以對皆書之笏以入今日君有所命又書之笏以出備忽忘也觀容中禮聲節中樂豫習之乃出揖恕儀也其家臣先待於私朝大夫出揖之乃入公朝揖其容節威儀之美光則又盛於婦矣○此人朝之禮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禮

○諸侯謀議一於禮焉故之至也○此在朝之則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輟猶罷也異事國有倾故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可變其圖顧者心之所係容自隨之也不然而何以哉故謂之不敬禮也○此退朝之則

右第三章大夫士朝於君之禮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閾右不踐閾曲禮○閾梱限也門中自閫閫西爲左寅入由之閫東爲右此以東爲右者庶植云門以向堂爲正也朱子謂東爲左此以東爲右者鄭云臣亦由右統於君曰無容則閫其左君出入皆以右也鄭云臣亦由右統於君也鏡齋謂君出入皆由右出以東爲右入以西爲左臣出入皆由右出以西爲右入以東爲左入以西爲左臣出出入不敢高視之中稍偏西近閫以避尊也不踐閾以攻格也常時之出入如此

介入門介拂閾大夫中梱與閾之間士介拂梱此以從君朝於郯閫而爲介時言之兩君相朝主君在東賓君在西出入皆當梱閾之間其上介賓後稍東而衣拂閾大夫士履行於後大夫介當梱閾之中士介近西而衣拂西梱矣大夫中門不以爲嫌者從君非當尊也皇

右第四章出入君門之禮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孔曰節以玉爲之所以將命而明信者急則持二節趨外其家及官府也急趨君命召出而屨及之車隨之則納履爲車而行而其初固不俟之也

必自御之。曲禮。御音迓。御迎也。雖賤必迎尊君命也。

右第五節。應君召之禮。

君命大夫與士隸。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曲禮。官有職掌。朝有紀綱。府藏貨財。庫貯物用。隨君命所在。而與士肄習之。不敢越也。君言至。則及稒聽鄉任左。與俯。故神垂而齊。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上。君言至。則俯而聽。故神委地。足如履之。觀其顏色。顯若露之。注視其手。則身俯者。其手亦拱而垂。且人之耳本與日平。今頭俯。則以視之。下遠覺其聽之上。此立時視聽之容也。若侍坐於君。則其視也下之及朝服之帶上之及領頭之稒。其聽也以左耳近君。若專任左耳者。然此坐時視聽之容也。凡立則尊右。坐則尊左。立則磬折垂佩。王佩倚。則臣佩垂。王佩垂。則臣佩委。曲禮。磬折。如磬之折。亦君也。對文。則通身直則佩倚。俯則佩垂。更俯則佩委地矣。臣客席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曲禮。君命也。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勞去聲。凡慰勞放此。還旋同。凡周還放此。○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私覿禮。故君送之至大門。問君問大夫。勞資則先還辟。若不敢當而後再拜稽首。以謝君之勞。若初至其國而君即迎拜。倘以賓拜。則嫌於抗君。以己拜。又嫌於棄命。故但旋避而不敢答拜也。○反命於君。君勞之。亦旋避再拜稽首。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稽首而后對。士有獻於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俱曲禮。○私行。謂以己事出。若季友如陳。私見原仲。人臣義無私交。故必請。必告。大夫不言告文。畧也。士不言獻。士卑。或無所獻也。問其行。謂所經歷及無恙。拜而后對。恐於謁見問之寵也。安取彼。謂從

得此物。他日君乃問者。士獻於外。不親致。恐君之答己也。○大夫以聘問出。有獻不拜。恐君之答己也。君不答。士拜而遠行。歸亦答。勞之異於常也。

右第七節。受命出疆之禮。及私行出疆之禮。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手如執。頤若懸。目顧若懸之注視其手。則身俯。故紳垂而齊委地。足如履之。觀其顏及稒。聽鄉任左。與俯。故神垂而齊。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上。君言至。則俯而聽。故神委地。足如履之。觀其顏色。顯若露之注視其手。則身俯者。其手亦拱而垂。且人之耳本與日平。今頭俯。則以視之。下遠覺其聽之上。此立時視聽之容也。若侍坐於君。則其視也下之及朝服之帶上之及領頭之稒。其聽也以左耳近君。若專任左耳者。然此坐時視聽之容也。凡立則尊右。坐則尊左。立則磬折垂佩。王佩倚。則臣佩垂。王佩垂。則臣佩委。曲禮。磬折。如磬之折。亦君也。對文。則通身直則佩倚。俯則佩垂。更俯則佩委地矣。臣客席

俯而又當視君之俯仰。以爲節。此又以侍立言之。或曰主謂聘時主國之君。侍坐。則必退席。退。則必引而去君之燕。退席。退而君不許。則必引避居君之下。不敢過近。以示恭也。此又以侍坐言之。

右第八節。侍於君之禮。

賜果於君。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曲禮。○敬君之賜。雖核不敢棄。且避不恭也。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洒。其器食之。謂飯之器。不可洒。洒之他器。乃食。不敢以口澤褻君也。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辭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辭劑。謂和○君客之而非賜食。則客先祭。君後祭。賜之食而不

客則君祭侃不祭若賜食而客之則君既祭客亦得祭然必君命之祭乃祭也君客臣則膳宰爲主人而不嘗蓋臣於此先飯而徧嘗若代膳宰爲君嘗食者以侍食之禮也若君不客之則嘗食者自有膳宰則無嫌於爲賓也飲將飯飡而先啜飲防咽溫也先飲賤者先君飲也○孔子告食於君本非客之君命之蓋蓋近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品亦徧也君食乃食也而臣倘未飽食若君命食若而猶未飽食必君命之徧乃唯所欲謹之至也嘗遠必先近循序而進不食味也此通君客之與君未閒手不敢殽君既食又飯殽飯者三飯也嚥音稍比反下皆放此殽富作飡字候也凡夕食皆飯水漿飯旨飡

右第十章。於家受君賜之禮而
士受大夫賜附見焉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
於有司。敢稿從者皆謙詞也
膳於君。有道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蕑。皆造於膳宰。蕑
牲。辛烈之物。茢帚也。桃茢皆以除不祥。方慤曰。桃以性
堅以氣。茢以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惟桃不可去。愚謂
君備物而大夫士遞降。亦以明分也。言造於膳宰。所謂弗敢以聞也。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
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大夫使宰。恐君名進之而答拜也。若
君門大夫宰代拜。士又親拜。或曰。再拜。兩拜也。大夫有獻。如特牲不親拜。爲君之
答已也。申大夫使宰之意

右第十一章。有獻於君之禮而獻
大夫士亦附見焉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曲禮○註詳內則。

右第十二章。侍君疾之禮。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曲禮○祭畢。則歸賓客之俎。而
君辭而使人歸之。則臣歸而待賜。
鄭云。士必自徹。大夫或使人歸之。

右第十三章。助祭於君之禮。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
舉足。車輪曳踵。主謂君也。如不克。敬謹之至也。聘於天子。
用命士。聘於諸侯。日聚圭。享禮。皆用圭璧。
羔皮。惟左手。兩手。端拱而左在外。吉禮故尊陽。執天子
也。車輪曳踵。行不離地。如車輪之附地而行也。執天子
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俱曲禮

妥○平衡手與心齊。上。高也。高於平衡。
綏下也。下於平衡。若提則更下及要矣。

右第十四章。執君器之容。而執大
夫士器亦附見焉。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
委摯而退。野外則有倨。皮帛工商雖有倨。皮帛工商雖有倨。皮帛工商雖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資鄭讀擯今如字○一詳曲禮下曰力臣股肱宣力之義曰守臣守土之義曰屏臣蕃內捍外之義皆朝會天子而自稱於諸侯與諸侯自稱於鄰國時也世子朝會有攝君之禮故稱適公子則與臣等故曰臣而又曰辱者使卑者使尊者也遠驅也士賤卻車馬之役故對君言傳遽之役私私事也大夫稱於異邦之君曰外臣士雖臣大夫而稱於他大夫不敢曰外臣別於君也私事鄭謂以君命而非聘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田之類愚謂當聘後而行私而時私人私家之士公士公家之士私臣擯則稱使臣某外臣某皆繫以名公士擯則不名而但稱寡大夫寡君之老也楚國逆女稱寡大夫寡君之老也楚事而公士擯故兼之隨行之士當曰介而此曰擯散文通也孔謂已在館而主人致禮則賓反爲主亦通公士爲賓言公士雖爲大夫之介亦得與大夫同受賓禮若私士則不敢也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少儀○幣凡玉帛及禽摯皆是右尊也輕財故自右重禮故自右

右第十六章相見稱名擯相見稱名之異

大夫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曲禮○以白入黑曰辱拜其來以聘問來而當私覿私而或以求仕來而未委質爲臣或往他國而爲過賓於其境而見境吏境吏問其所欲爲而以告之也若同國則惟於始相見一迎拜之餘則否矣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所敬在齒德故貴賤在他國則然朱子云來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見有同國他國之辨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但曲禮○弔喪不答主人之拜行賓主之禮也來也兄國君有時君拜而臣不答不答拜者矣君於士不答拜以敵抗賓主之禮也非是無不答拜者但曲禮之分應然不以施之他國之士以非其臣故也大夫無不答避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寫賓則答君之拜士於尊者先拜進而答之拜則走大夫於臣無不答拜故門內不敵於門外拜迎恐大夫之拜送告不答禮有終故也士往見大夫先拜於門外而大夫亦拜於門內而後進而面之面見不拜恐大夫之答己也若士拜於門內而大夫出答之士皆避面走終不敢抗賓主之禮也

右第十七章相見迎送之禮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曲禮○拾丑劫切讀涉上聲凡自下而上放此○凡通貴賤而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尊者迎賓在大門內敵者迎賓出大門外讓於客自謙以敬賓也寢門最內門也爲猶布也先已正席至此又請入布之示慎重之意禮初辭辭再辭三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客辭其入爲席遂肅客而入肅猶揖也孔謂請入爲席蓋君於主人舖席竟然後復出迎客辭不先入然後主人亦然主人舖席竟然後復出迎客辭不先入然後主人亦然主人舖席竟然後復出迎客辭不先入然後主人亦然

愈謂凡齒位之卑者皆是洗東階不敢爲賓而就賓客之尊已使必就客之位賓客尊已使必就主人之位而卒正賓主之禮也凡賓西階從主人之命而卒正賓主之禮也凡賓一等後足必與前足相聚不敢並階而太疾連步兩足相繼而升亦不敢徐步而太遲也一先一後一左一右容極其謙恭如此○按聘禮公迎賓不就東階孔曰以己奉君命不敢拘不人也若以私見彼國之君則歸飯猶謙若降等不敢正賓主之禮也又按聘禮公升二等賓乃升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升階之法俟級必聚足上一等故曰歷階二等散曰聚階三等皆散曰歷階之疾

右第十八章　相見升階之禮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丈主人四辭客徹重席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乃坐○曲禮○面音厥亦音含丈王肅作杖

○非飲食則講說也東西廂相對中空一丈之地下庶講古人講說舒以杖指畫故使可容杖所謂遠近間三席也跪而正席者主之敬客來雖求教猶客之異於弟子也撫以手按止之跪而撫席者客之敬主席之敷諸侯三重大夫再重主人設重席以優客客雖尊猶自徹之蓋以就教來則以德義尊非以尊卑別也主人因辭其徹客乃就席坐而主人亦坐焉○孔氏曰古者飲食燕享賓位在牖前列席而坐不相對故相對者惟講說之客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盡席尺謂今從孔○庾蔚曰失節而踐之謂爲孔讀去聲陳讀平聲今從孔○庾蔚曰失節而踐之謂躐愚按講說惟師尊而專席弟子東西向今此賓主講說則俱師之也席而惟有東西向之席故賓主皆當由席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以升則陵躐而失其節矣所以不由前爲此故也徒坐非講非食也不盡席尺足後以示謙也若講書與食則當盡席尺之設亦在席前也○孔氏曰鄉飲禮賓席戶西以西爲下主席阼階以北爲下賓升降皆自西方主及介皆升自北方降自南方唯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則降自北方以受獻正禮必於賓階賓尊客之尊已使必就客之位賓客尊主人之讓而卒正賓主之禮也凡賓一等後足必與前足相聚不敢並階而太疾連步兩足相繼而升亦不敢徐步而太遲也一先一後一左一右容極其謙恭如此○按聘禮公迎賓不就東階孔曰以己奉君命不敢拘不人也若以私見彼國之君則歸飯猶謙若降等不敢正賓主之禮也又按聘禮公升二等賓乃升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升階之法俟級必聚足上一等故曰歷階二等散曰聚階三等皆散曰歷階之疾

右第十八章　相見升階之禮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丈主人四辭客徹重席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乃坐○曲禮○面音厥亦音含丈王肅作杖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曲禮○下食音嗣醯鄭徐本皆作醢朐音劬殽純切肉曰胾殽在虱胾音恣肉柔故右飲燥故左羹濕故右膾陰陽之義且亦便於食也食羹言人左右明在內近也膾炙其餘殽故在殽胾之外而左膾右炙醯醬爲食之主故在殽胾之內而左醯右醬也蔥渫爲滑乃加豆也故在醯醬之左而處領之末卑客則或酒或漿尊客則兼設之處美者則在右而亦左酒右漿也朐脩全肉不切置之皿上其中屈下形朐朐然末則脩脯之切而細者孔云在酒之左惡在食之左而亦左朐右末也孔云朐之末在右以右手執之便也未知是否○齊音咨下同執之以右居之於左和醯醬以右手執之而居其便故也凡羞

有滑者不以齊。滑音泫。太羹不和之以鹽菜。貴其質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羹苦者進喙祭耳。羹清魚者進尾。冬右膉夏右鰭祭膚。凡羹有俎者。則於俎內祭。俎少儀。○提猶絕也。心中手絕之故於牛羊之肺刮之而但嚙中央少許。使易絕也。羹苦而進喙以前向為尊也。膉肉易離也。膚肥脆主鰓。魚鰓在上。故然。美右之使便於食也。膉腸在下。冬時陽氣在下。故膉肥。夏時陽氣在上。故然。美右之使便於食也。魚陰類。故貧祭腊以陰為重也。膚腊之間之地。若俎則長而橫於人之前。故即祭之。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傑果。俎內也。已太也。傑猶壓也。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以進賓。賓受坐祭。以對君故敬謹如此。若於敖面祭。足卑之過矣。○公食大夫禮。魚腊俎。北鮒。少儀。凡洗必先盥。洗洗爵。盥盥手。儀禮設洗於門階東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

凡洗爵必先盥手以示潔也。按鄭飲舉解洗。凡旅者不洗。不洗者不祭。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禮食三飡而告飽。須勸乃更食。食而勸侑者。主之勤不盡與不飽者賓之謙也。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飡。主人辭以疏。客祭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歠醓。主人辭以薄。曲禮。十七字補。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尊。主人之饌。故祭。美主人之食。故飡。主人辭之。致其謙也。祭。美白調和之歠醓。徐嗜味之則客有貪於味之失。主人亦自置客亦自徹。施報之稱也。此以上相敵之客。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先進。殺之序。徧祭之。曲禮。公食大夫。則賓擁篲。梁與滑之形。必主人辭之。乃不降而坐也。今以降等。故執食與。辭為欲降而客乃降。今以降等。故執食與。辭為欲降而客不降。而坐也。延。道之也。賓主敵。則客

少儀。○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獻主。蓋又降於降等之客也。燭未至。曰燋。獻主。執之以敬客。示不倦也。然則敵。凡飲酒。賓主必相遜致辭。又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故皆畧之。客有後至而未有燭。必先舉在坐之人以告之。道瞽者亦然也。○按燕禮。宵則庭燎。執燭於西階上。司宮執燭於門內。階上。司宮執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下。皆不言獻。主則此大夫士禮。亦以避君禮故也。

右第二十章　相見飲食之禮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通章俱內則。○閣以板為之。坫以土為之。皆所以庋食之物。崔靈恩曰。達夾室也。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為夾室。天子尊處廟遠。故左右夾室各為五房。房中為五閣。大小甲而無嫌。故亦夾室為三閣。士甲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坫。以庋飲食而已。陸氏吳氏謂閣三。坫

一俱在房中。五閒。牛羊豕魚腊各一也。三閒。魚豕腊也。周諸侯必定以五牲。分五閒。且此止取飲食之易給者。非庖廚所也。庖君子遠庖廚。若如是之迫。日見其死。日閒其聲。何遠之有哉。　大夫無秩膳

大夫七十而有閒。孔氏曰。秩。常也。五十始衰。未爲甚老。故膳七十有膳。乃有閒。思謂膳之精者。無常。或其心之所嗜。或其養之所宜。有常。庶其求無不獲也。天子諸侯加加加加。閒以優卓也。大夫七十。爵位已極。以優卓也。庶君子遠庖廚。若如是之迫。亦必七十。乃始見其死。日閒其聲。何遠之有哉。

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哉。庶人耆老不徒食。膾詳下文。不徒食。必有餘。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羹與食。常日所食也。故無貴賤之差也。

凡醢。必倫乎酒。唯醯野人皆酒。一飾木篇。○辛酒水也。葛如蜡祭之酒。不倫乎酒。禮不下庶人。故也。○此以上。言踐之品節。

禮記　玉藻　卷二之三　七

侯禮。天子加膝。膝。臑。臐。臐。豕與冰為八。膝。臑。臐。臐。豕與冰為八。膝。臑。臐。臐。牛。豕。醢。牛。胾。羊。胾。豕。臐。臐。豕。臐。臐。豕。臐。臐

類疑爲人君燕食愍謂此但記調和配食之宜卽大夫士未必不可如此也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胥軒或爲胖鄭讀寬○軒腥讀寬○軒腥食之時以薑桂起之而不細切也牛惟可爲脩餘則可爲脯而又可爲軒也胖薄切也胥雉兔之名皆以菜和之也麋鶴鴇范芝栭菠棋榛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槜梨薑桂蜩蜪范蜂也廋蔚曰無花葉而生曰芝栭愚謂芝地耳栭木耳皆菌屬賀瑒謂芝木棋栭似梨實大如指先青後赤能消食酸梨大者如拳有青黃三種一名窗父能解湯消痰薑新芽曰子薑宿根曰母薑能通神明去穢惡桂小者葉如柿名筒桂大者葉如枇杷名牝桂能殺魚毒通凝冰○鄭以牛脩至此三十二物爲人君燕食所用之加豆愚謂畢卒○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飯之以膏也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言摸象淳熬而爲之也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鏤湯以小鼎鄭謂於其中使其湯乾聾之羅手以摩之去其皵爲稻粉糔溲之以醢醢將鄭讀粹刲音奎刳音枯聾音展極滲通溲音叟付傳通使其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將鄭讀粹刲音奎刳音枯聾音展極滲通溲音叟付傳通使其塗鄭作塗讀鄭讀墐敝音蔽皵音劣糔音早○將羊也刲殺也刳去其臟也聾黏土也敝皮膜也既塗以泥乃燒之燒之既熟然後擊去其泥而又潔手以摩之去其皵溲煮也以稻米爲粉滲溲之以爲張孔謂豚則全用和之而俱煎以膏必滅此豚與羊則解析其肉乃以粥和之而俱煎以膏其必滅此豚與羊也脯解析之薄如

爲臛以陸稻爲飯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又悉味薄更沃之以膏曰淳毋言摸象淳熬而爲之也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鏤湯以小鼎鄭謂於其中使其湯乾聾之羅手以摩之去其皵爲稻粉糔溲之以醢醢將鄭讀粹刲音奎刳音枯聾音展極滲通溲音叟付傳通使其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將鄭讀粹刲音奎刳音枯聾音展極滲通溲音叟付傳通使其塗鄭作塗讀鄭讀墐敝音蔽皵音劣糔音早○將羊也刲殺也刳去其臟也聾黏土也敝皮膜也既塗以泥乃燒之燒之既熟然後擊去其泥而又潔手以摩之去其皵溲煮也以稻米爲粉滲溲之以爲張孔謂豚則全用和之而俱煎以膏必滅此豚與羊則解析其肉乃以粥和之而俱煎以膏其必滅此豚與羊也脯解析之薄如

以熬之至於乾也當食之時有欲潤者則潤以水而煎之以醢有欲乾者則卽擣而食之可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餅煎之三如一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二肉一三分之中稻米倍於肉也鄭云此周禮之糝食　肝膋取狗肝一幦之以其膋滫爇之舉燃其膋不蓼膋網脂也幦覆也舉皆也爇燒也蓼辛菜也或曰麋鹿魚爲滒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句參差義切義屬爲胖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句參差義切義若鵝鴨爲解聶而不切句參差義切義若鵝鴨爲解

下少饒文並同但少饒無下魚字諸作之而無兩皆聶句
字林腥作胜聶一作胵軒一作胖宛一作鬱○聶潭切
藠也先薦切之復細切之乃爲膾辟雞宛胵鄭云皆菹類
其制未詳以肉及蔥薑皆細之酯中使漸清而柔軟必以
適溏段膵氣也○此以上列品物之珍美周禮珍用八物
鄭註亦然一云炮豚四膊珍五濯六熬七肝
膋八昌本作胥註同炮豚炮牂也以燔炙之以燔愚謂炮可分爲二則
此九簋之養老鵬孟此但列食品之美○凡食雞視春
時羹宵視夏時醬宵視秋時飲酏視冬時寒煖之節視脩
比也鄭氏曰飯宜溫羹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
宜熟醬宜濃飲宜寒辛金鹹水順四時之味以養氣也
鹹調以咸甘以飴酸木苦火辛金鹹水順四時之味以養氣也
戊巳未之寄于於四時也詳見中庸○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黍
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黍

魚宜菽周禮上有凡會膳食之宜句稌音杜○黃氏曰牛
羊豕犬雁魚天產地產也以爲膳所以養精稌黍稷粱
麥菽地產也以爲食所以養形人之精不足於養則氣衰
形不足於養則氣殆故膳食之宜不可相反亦不可相反
孔曰上言折稌犬羹兔羹燕食以滋味爲美此尊者正食
愚按三節皆周禮食醫所掌下有君子之食恒放焉句則
固不特君禮爲然矣春宜羔豚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
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類宜周禮作行薤作香腒音渠鱐
○腒鄭云雉腊陳云自腹通謂之腒鱐魚乾犢牛子麑鹿子鮮生魚羽飛雁鄭謂羔
豚物生而肥犢麑物成而充腒鱐曠熱而乾魚雁水涸而
定八者時氣之盛也薤牛膏臊犬膏腥鄭云雞膏得之杜
云豕膏許云犬膏非類羊膏四者爲時所克氣之廢也得
時之氣過盛故薦以休廢之膏節其氣焉○此一節周禮
所掌膳春用韭秋用蔥豚春用韭秋用蔥膏用薤膏用薤

而腥相交。蓋病胥之狀。腥其氣腥也。鄭云息肉如星。許慎云星見而食豕。則肉內生此。般臂前腥色班。漏氣如螻蛄之臭也。聞其聲。見其形。則段知其氣味之不善。而不用。古人察物之精如此。○此一節。問禮內饔所掌。○以上。修治之法。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蘧之。庶人。乾之。

削之爲四。又橫解之爲八。華。直解之爲二。又橫解之爲四。副。析瓜曰華之。則華之其宜也。爲天子副之。加饌也。大夫則但華之而已。士則但去其蒂而不削。庶人無巾覆矣。然猶有爲之制者。以絺。葛也。五采。并不去蒂而直載之矣。累。增益也。蘧。麤也。凝公庭食時。麤如此。爲君子。捋。蔥。則綌其本末。○綌。音郤。

猶去也。蔥。細根多鬚。君子不食。國俗。少食。謙。

抄多。委。故皆去之。

盈握。弗食。內則○周。食。牛羊。食其。

體飽。玉藻

其穢。且類人也。謙。能。倘伏。孔家。

禽尾。未盈握。皆不食。願長。養也。君。振。

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

身踐也。本篇○踐。翦通○無故。謂非祭。殺也。用之。

有節。所以猶。亦。可以惜財。謹欲。而尤足養仁焉。

右第二十一章。飲食之則○周。禮天官冢。幸。佐王均。

賓。客人。獻人。敵人。飲人。酳人。

人。鹽人。食。醬。多。飲。食之。事。蓋。飲。食之。通。養。身。即。以。養。

德。所。關。非。淺。鮮。也。婿之。事。夫。國。主。中。饋。而。子。臣之。於。

君。父。皆。有。嘗。食。親。膳。

親。然。則。即。飲。食。以。觀。而。古。人。詞。

褻。之。微。愛。敬。之。至。皆。可。見。矣。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

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雜記○贊。大行。贊說大行人之職。蓋古體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八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
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與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說亦作稅脫同
免音問後凡喪免放此○指畫以笏懼失容受命以笏備遺忘是笏特以濡人事之用而因飾之以爲等殺之節如士所云也凡吉事不脫笏凶事則脫之始朝聘主而搢笏既授玉則執笏當射則搢笏皆不脫也
卿見天子而諸侯更可知矣唯天子太廟當事則脫之若臣則雖入太廟不脫其脫者大夫僭也因事宜脫笏而朝服當喪事除冠而免之時則亦必脫笏於帶將以執事故必盥既已執笏亦然也○以上笏制
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一本君下有齊字幦詩作幭同犆作特同乾皮漆式上也犆緣也夫朝車與士齊車同齊量而朝玄之也○幦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
侯云君不言齊車凡車皆然也愚謂天子之幹有五等安見幹別而幦必同歟周禮言王之喪車有大禬飾大禬飾者在內若黑經白緯以編愚按凡戴之道經者在外
素飾鹿禬華飾翡禬雀飾翟禬羽飾皆五等喪車如此安見朝祭之大不各有五等歟且詩言淺幭虎皮也此必爲朝車之上特禮經散佚無從悉考耳○始冠緇布冠繓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繓諸侯之冠也
可也乎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繓纓士之齊冠也乎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乎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齊之乎也以陰幽思也二句郊特牲　縞冠乎武子姓之冠也縞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乎冠縞武不齒
之服也縞一作繒綏通作緌○士冠禮初加用緇布冠以存古也惟天子爲制作之士故不用古之緇布冠而即周之委貌也子曰麻冕禮也是周之委貌也委貌朱緇布爲之特形制微異耳孔賈皆云乎冠用爲之蓋

所見者乃後世之純非古矣天子乎冠以朱組纓諸侯以下無綏則無飾而純古耳此緇布冠皆青組纓下又因冠而類記之丹朱也紕蒼艾色蓋邪幅之象故於思幽陰者爲宜衣乎則冠亦乎而特異之於組以辨分也武冠下卷也性猶也孫爲祖照基既基則服除矣但父有服子不可純吉以見於父故以緇爲冠而武則乎吉凶相半之服也紕緣也冠與武皆緇而又以素緣之小祥後之服也游悠失業之士居冠無綏而游悠好飾居冠加綏則使之縞冠素紕而綏之垂五寸無事若有事非喪若有喪以深恥之也○鄭曰四命以上祭異冠孔曰諸侯祭用乎冠孤祭用爵弁其齊皆乎冠皇曰縞重素輯祥祭之時素冠縞紕紕得冠名故曰縞冠祥祭之後縞冠素紕紕得冠名故曰素冠孔曰素重於縞既祥之後微申孝子之哀故加以素愚按縞素皆白而素尤白於縞蒸縞生而素熟縞合而素離也又鄭註黑經白緯以編愚按凡戴之道經者在外
素輯也又鄭註黑經白緯以編愚按凡戴之道經者在外經者在內若黑經而白緯則所見者黑而已何以曰縞白色可疑是白經而黑緯　居冠曰武自天
縞布之冠皆不緌委武乎縞而后緌記　糸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紫綏之綏鄭讀緇今如字○居冠燕居之冠冠與武始相聯若禮服之冠則臨祭時乃合其武禮事尚文燕居則尚質也屬武之冠無綏若有事則亦加之以致飾也喪冠五服之冠大帛素緇爲之凡有髮者之冠衛文公大帛之冠是也大白以布爲之委亦武也素曰委齊曰武兼言之通異語也喪冠大帛不綏屬無飾也上古大白不緌屬無飾也
緇布冠不綏制未備也有委武若乎冠緇冠則有綏矣紫問色不正非禮所宜鄭疑僭宋王制宋尚白何綏獨尚紫乎疑未確桓公名軌言始誌變禮也○以上冠制
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　大夫常朝服緇衣素裳而豹袖其朝朔則素衣麑裘而青豻袖天子皮弁日視朝則大夫與服緇今康子于朝服以緇僭天子之大夫也家語曾子以康子衣

縞爲問孔子言君臣覿朝上下同服羔裘自有定制唯諸侯以皮弁服告朔皮弁而視朝然後服縞耳豈常朝所可服乎鄭謂此亦謂朱王禮則宋尚白制或然也

羔裘豹袪（朝羔端自天子至士皆服之深衣自天子至庶人皆服之蓋羔革相雜曰命服而本無等級至於深衣裁制動合法度天子服之以養老諸侯服之以祭膝卿大夫士服之以夕覿朝庶人服之以賓祭朝可服燕私亦可服也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緣廣寸半長中繼袂尺一作逢一作二寸）

豐要（腰同）袪袖口也袖之長及於要（腰）聯合其下止卷一尺二寸不合謂之袪摺之尺二寸則圜之二尺四寸矣縫與裳相續處（當掖之下故謂之縫掖齊裳下邊緝者要裳二尺二寸除四寸爲合縫實得一尺八寸衣之制用布六幅爲袖四幅爲身合四幅圜之共七尺二寸是縫續要處三倍於袪也裳之制亦用布六幅頗倒裁之分爲二片以窄頭六寸爲要澗頭尺二寸爲齊要（腰）共七尺二寸適與衣相續齊（腰）共一丈四尺二寸是一倍也衽（裳）在也（裳）前三幅後四幅其旁兩幅分開先著衣後著裳深衣衣與裳續而裳兩旁自掖以下皆縫合之則中開而私裹見故別以布一幅亦交解裁之窄頭四寸爲諸（裳）領闊頭一尺四寸屬諸（裳）齊一爲內襟向左一爲外襟向右自外觀之則衽當右之旁矣袂（袖）也（袪）在要（腰）則管之出入其回轉皆易也袷（領）也左右相交而合故謂之袷用布闊二寸爲之又加緣其上其廣寸半長長衣也用以領而服於外中衣也在朝服祭服之中繼接袖口也長衣用素中衣或布或素掩袖之上故謂之袪若今女人之袪矣尺廣一尺也若深衣則無袪但緣而已凡用尺當今官尺六寸四分弱或曰深衣白存至袖口其五尺四寸長衣中衣袖口一幅止一尺其四尺五寸孔云深衣之衽上狹下廣裳服之衽上廣下狹又云衽言之曲裙則宜兩邊皆有衽能云深衣之衽上狹下齊倍要也裳衽當旁也要裳連幅七尺二寸下齊二丈一尺六寸兩邊各有衽制唯衽則上下相連斜裁處別耶以直布而鉤緝之即所謂衽當旁也要裳連幅下齊倍要也裳衽當旁也衽斜裁上狹下廣裳服之衽上下相連斜裁處別耶以直

縫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設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揖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弊（蔽）深衣之次也（深衣全文○格音各歷歷過礫音彼政今易作敬宜從古○毋見不過於短切被土不過乎長蓋人短長不同其短長不同其廣各有裁制唯衽則上下相連斜裁處別即以直旁（蔽）大約當如此也續衽謂續之以衽或曰續連也衣下齊之半即所謂齊倍要也格秋當版處運肘即肘也兵謂兵仙可以及肘此秋長短之度也十有二幅

衣六幅裳六幅朱子謂通一身言之若分言之則衣六幅
反詰之郎十二幅裳六幅斜裁之得十二幅也其社一幅
即應門矣曲領如矩內衽向左外衽向右則領相交而方
也負繩書紳中直如繩也踝足跟也抱方兩手高心於領
之方若抱之也方袪曰慮月仰觀於天形方俯察於地同
肘及肘折取諸身視物取諸物指相文也治軍旅
武也詩太若
手端之類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冏一作炯○衣
必有名名各有表不知其名則必
昧其義矣且　無所知之人也　衣正色裳間色
西白北黑正方之正色也青赤
黑爲緣白朋青爲褾赤朋黃爲純紫五行之間色也正色貴
故色衣間色賤故爲裏又衣色奇裳之陽
也裳色偶坤之陰也若深衣則衣裳同色續爲繭緇爲袍
袍爲紖前爲襜通稱皆繡○繡息救反繡新繡日
紖舊繡日紖有裏曰綿無裏曰袷表裏相著曰複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敢乘墨子曰
士賤故不得衣之也織五采備成文也

禮記玉藻　卷二之三

士未仕或失位皆不敢乘亦以
大士去國三月之內素衣素裳
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曰孔子言也道上下皆順其理
未道民未安物未阜也不充其
服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是也○以上衣服之制○唯君有黼裘以狐白爲裘黑
非古也省鄭讀猶陳如字今從鄭○黼裘以狐白爲裘黑
羔爲弁文取斷制之義故於弁義無取大裘純黑羊裘天子
陳以省爲耕省紋似於弁義無取大裘純黑羊裘天子
郊祭用之今諸侯用之誓省非古也○孔氏曰冬始裘而
狐貉已黼裘爲
狐殺須成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豹
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麑
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以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
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裘外之飾也錦有龍
文者豹之飾如此而亦有不裼者爲大羊之裘性人所服
則加葛其外加襲衣又其外則禮衣如皮弁服弁絺衣素
裳冠委貌裳帷裳衣前三幅後四幅如帷圍要無辟積
前三幅後四幅如帷圍要無辟積
對胸背裼之制有二無事之裼衣即中衣也裼衣則直領而
裼則外袒其襟長與中衣齊半露君弁天子與諸侯而言
織五采爲文曰錦織素綠爲文曰紬紬即綃也紋蒼黃色
衣以緣分亦以章德君衣狐白示純潔也錦裼之示文也
左右虎狼亦服狐也士遠於君不衣狐白則大夫近君
更可知矣有朝大也飾領緣也禮君神大夫雜皮領袖異
或言裘或言飾互文可知皆裘也無裘祭於君
朝及行聘之服但朝朔則素衣聘或綠衣也無裘祭於君
與朝君及視私朝之服狐裘蜡而息民之服用之各有所
宜再言錦衣狐裘明此諸侯之服非大夫士所敢服以辨
分也○孔氏曰此在朝君臣同服則天子之卿大夫及諸
侯之大夫在天子之廷者亦得衣狐白但素衣以裼之不
用純若天子之士必諸侯之士在天子之廷惟素衣麑
裘又曰諸侯朝天子皮弁服歸則錦衣狐裘以告廟既
告乃服之○愚謂朝則素衣麑裘熊曰聘禮君用素臣
用緇經或戒素不定皇云黃爲正記亂言緇耳　犬羊
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
飾也弔則襲不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
龜襲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二句
曲禮無事則裼弗
敢充也禮不盡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襲以中
衣畫掩之也有藉無藉有二一謂藉玉之藻以畫韋衣木加絢組
束之絢組垂於兩端謂之有藉不垂而屈之手中爲無藉
也一謂聘於君用圭享於君用圭聘於大人用璋享於大人用璋不用幣謂之無藉享
者質有藉者文路車祭天所乘不式敬一於天無所分改
也言裘之裼如此而亦有不裼者爲大羊之裘性人所服
其不裼者以其賤也此事之無文之所尚不同其取義亦異大約裘之裼以見其美爲敬也故
君在以明誠之無所隱於君所爲以見美爲敬也若弔則
不貴素飾而襲尸裘之襲以充其美爲敬故爲尸則爲

所憑執龜則與神相接執玉則爲國之重器皆不敢有忽易之心所爲以充美爲敬也且即一朝哄而當其有藉則主於達情而見其美當其無藉則主於行敬而充其美義之不同如此若夫無事而褻雖非主於見美而非敬事則亦弗敢充矣至於卻天則其禮至盛敢弗充乎故大裘不裼以爲敬之在與乘路車之不式以明敬之專同也○命禮衣士緣衣唯世婦命於冀藏其他則皆從男子禮同褕翟一作褕○周禮內司服褕狄揄狄褘通當作褕狄褕翟同揄狄刻爲雉形加采畫之縫於衣上屈刻也屈狄色赤以象鳳凰色黑以象冬冬藏以赤繼黑也君后也后得有命者命麗天下之內治也然亦服先王服之褕狄色青以象春揄先公服之二者皆以素繒刻爲雉形加采畫之縫於衣上屈刻也屈狄色赤以象鳳凰色黑以象冬冬藏以赤繼黑也君后也后得有命者命麗天下之內治也然亦服褕翟之六服翟示色乎以象天祭章后之六服翟示色乎以象天祭中五寸爲頸兩角各二寸爲肩皆穿其中以受帶帶亦廣二寸也會謂繒也紕純皆緣也孤卿大夫山士士山蓋殷所云者諸侯之大夫士陳所云者天子之大夫士諸侯之大夫此當天子之士也火山士山蓋殷所云者諸侯之大夫士陳所云者天子之大夫士諸侯之大夫此當天子之士也繡龍火山諸侯火山卿大夫山士不畫陳祥道曰大夫火山士山蓋殷所云者諸侯之大夫士陳所云者天子之大夫士諸侯之大夫此當天子之士也繡龍火山諸侯火山卿大夫山士不畫陳祥道曰大夫五命以下者且亦必先告之王矣若三夫人德應望重比於師保則必天子特命之世婦以贊內治則天子因歆前而命之蓋世婦雖不得比於三夫人亦與九命於后者別也若其他采命於王亦未命於后則大約視夫之命以爲服耳三夫人及公侯伯之妻自褕狄而下世婦及君命與子男妻自屈狄而下諸侯之卿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妻即視夫之命以爲服孔謂夫尊於朝妻貴於室以卑遠故優假之也○以上后及臣妻命服○褘君朱大夫素士助葬圭翣教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褘以韋爲之著服單乃用故謂之褘上繫於古也冕服之韠皆赤度亦如之服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韠各如其裳之色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雜色黃而有黑所謂天地之雜蓋染下士以見例也褘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天子直無限無殺示直道於天下也諸侯各去七寸取其皮以漸前後後王易之以布角而猶存前蔽示不忘古也冕服之韠皆乘此謂乎端服乎端服之韠皆赤度亦如之以布角而猶存前蔽示不忘古也冕服之韠皆乘此謂乎端服乎端服之韠皆赤度亦如之以韋爲之著服單乃用故謂之褘上繫於古也冕服之韠皆赤度亦如之服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韠各如其裳之色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雜色黃而有黑所謂天地之雜蓋染下士以見例也褘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天子直無限無殺示直道於天下也諸侯各去七寸

士言之鄭謂上下橫純以生帛五寸爲之表裏各三寸也會縫也孔謂上綠曰會旁綠曰紕下綠曰純似未確○以上韠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諸侯二字用鄭說補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辟通作紕率緯通○天子正服之帶用熟絹以朱爲裏終竟此帶皆以采綵紕之諸侯合素而不朱裏避天子也大夫紕紐及末而不終辟避諸侯也士用練紕之而不辟惟至末辟之又謙大夫也居士有道德而隱飾帶示文也弟子學未成縞帶示質也○孔氏曰大夫紕外乎內黃君朱綠大夫乎蔥士緇辟二寸再繞四寸凡帶有率無殺功大帶正服之帶雜帶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雜服之帶則天子諸侯有朱者有綠者大夫有乎者有華君華華飾也士則有緇而且辟之下之異也帶之廣皆四寸惟士之雜帶則有二寸者焉於

要再繞之則亦四寸矣凡帶鄭謂有司之帶紕之則有飾功率之則無飾功士雖衆全率之無飾功矣○劉曰雜帶非然下辟處猶有飾功有司則君以朱綠紕其帶身之兩旁疑未是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鄭讀肆今如字○紐帶之耳也帶自腰後而前故不可結用組紮耳以并合而約結之三寸組之長也盛也容於帶組之中也鄭正服之帶自心而結於背維服之日餘也紳長三尺自士以上皆然惟有司獨短五寸以其執勤使於走也故今凡有勤勞之事則所束之組及所垂之帶皆收而持之於手若事更惡而走則擁而抱之於胸忌趨君父之命恐傾跌而失容猶有司短五寸之意也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寸結或作紒○言人之長約有八尺自心而下四尺五寸朝服之帶自心上下一尺五寸當大帶分爲三分而紳居其二故長三尺也結即紐約也紳

韠組皆三尺其長齊一○以上帶組之制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繶服縞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童子之節也不裘不帛見內則

則絢屨頭飾以爲行戒亦成人之服也無繶服愛專於親哀不及遠也鄭曰雖不服猶免而深衣錦緣以錦爲縞布表之緣尊崇義曰此一文一質之義縞布衣質也錦緣錦紳紐文也束髮紒也廬植曰童子紒如刀環○前言弟子縞帶就傅不敢文此言童子錦紳侍親則盡飾也蓋因前縞帶因所弟子之衣展束髮而備列之○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佩玉之制上橫者曰衡下垂三組皆穿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圓玉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其形如牙動則齕左右之璜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亦於瑀下復邪繫於兩璜也德謂仁義禮樂智信詳見聘義

天子佩白玉而乘龍山乘玉而朱組綬大夫佩山乘玉而朱組綬士佩瑜玫而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世子佩瑜玫而水蒼玉而純組綬公侯佩山乘玉而綦組綬大夫佩瑜玫而純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引作青○白玉取其純潔乘乘山之色也山乘色如山之乘取其靜而鎮水蒼色如水之蒼取其動而行瑜玉無瑕者象德之純瑕玫石似玉者象德未純義各有取也組綬以貫珠玉而相承受組赤黃色朱類緇閣幕文緇暗亦各有取也象性剛環制圓五爲天地之中色聖人之意未易窺測或取自強不息允執厥中之義歟然亦燕居之佩非禮服之正也一命縔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韍韍皆同韍或作紱○言人之長約有八尺並通曲鄭讀黝○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或曰冕服謂之韍燕服謂之韠以素裳服之韍以赤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上黃赤蓋同赤而有淺深之異也衡所以通佩首橫玉也命數詳後王制縔暗赤類幽閣蔥明

亦各有取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容則綺結佩而爵弁維紛悅玦捍之時不敢佩玉而設左右也事佩結左若於事有未能而垂右者示聽事於上蓋立則尊右右近君故也故居異宮而不在君側則玉佩亦設之蓋比德於玉固君子之常若從君於朝則亦設玉佩而特結之不使有聲示德雖成而猶未著備君之道宜爾也孔以左佩爲玉佩似非結屈也當齋之時於佩皆綺屈而結之鄭曰思神盛不在事也愚按此通君卿大夫士而言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徵音止徵凡音樂故此齊鄭讀茨○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徵爲事宜九角爲民宜制故皆在右象

有爲也宮爲君宜商而逸羽爲物宜靜而緊故皆在左角無沉也不用商者商殺之音非以養德猶宗廟之不用商聲也采齊肆夏皆樂節名有聲無辭鄭謂采齊之詩呂謂自路寢門外至應門宜趨自路寢門內至宜行采齊節和肆夏節敬於此二時歌此二詩以爲節愚謂步之徐趨因乎事之宜當乎理之節非可畫一地以限之日其所謂中者亦謂急而不至於促緩而不至於怠而已其隨事而見者合乎此樂節合耳未必有人隨之歌詩也朱子曰周之中其雜碎首尾出入諸篇不可考已包經禮三百篇而記之曰爲一篇蓋曲禮之記也特因首章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說之相似者以補綴之故其文錯雜不甚倫貫今頗釐而析之茜城曰此篇所記要在常日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隨時隨處所學習而遵守之者儀體固不及載亦非儀禮之所能載也成周盛時禮教洋溢春秋以後日就消亡好禮君子隨所聞見得即錄之名曰曲禮庶乎識小之義云爾或以爲偏曲一端或以爲委曲設禮皆可通若以爲曲禮三千與經禮三百爲對則恐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敬言之徐定者辭之從容儼然若有所思敬發之辭氣從容堅確安定而不搖亂修己以敬如此則安人安百姓豈不即此而辭哉朱子曰此君子修身之要乃禮之本也○或問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問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簡于傲禮之意欲如欲敬欲縱則敗度當制之以理志滿則溢樂極則生悲當節之以禮所不能無而或過即不能無大故歷舉以戒之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財無意之獲分所應得者雖大節所關很則小忿也苟得則傷廉苟免則害義求勝則不思難求多則人不平四者亦所當戒也○余心純曰財亦有當得難亦有當免但不可苟耳愚按平時亦談廉勇之

守至財與難當前則思肥家與保身矣此臨之際難決也平日亦知慾忿窒慾之功但很與分一至即思快心而盈頤矣則求之心雖化也則以併之剛以陰之其庶幾乎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質理未明而妄揣以情好而褒抑臨事之際不能不有所向則必偏惟賢者于所親狎而能敬于所嚴憚而能愛則其情正而無偏倚之弊可知矣人之心一有所係則雖合理而能散于處之可安而能遷則其情不能不偏惟賢者于財之已積而能散于處之可安而能遷則雖合理而能散于處之可安而能遷孔氏曰上安謂心下安謂處所人之情一有所係則必偏惟賢者于所親狎而能敬于所嚴憚而能愛則其情正而無偏倚之弊可知矣人之心一有所係則必偏惟賢者于所親狎而能敬于所嚴憚而能愛則其情不能不偏惟賢者于財之已積而能散于處之可安而能遷則雖合理而能散于處之可安而能遷則其情正而無偏倚之弊可知矣此中庸之事成德之行學者所當法也安安謂處所人之情

自然以爲準而錯綜對偶極化裁之妙于其間此所以定之決之別之明之而非事物物無不受範也○呂大臨曰伯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大功踊絕于地而父母齊衰三月所以定親疏也叔嫂不通問不相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泲庶人沐澤以櫛已子與兄弟之子與矣而父母之喪無貴賤一大夫弁服除同天子至庶人異矣而父母之喪無貴賤一大功舉同則不降所以別同異也麻冕禮也而純可從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而嫂溺可援所以明是非也恩按四者所該甚廣由已說而推類以盡其條貫究其所以然之故則于禮意亦庶乎得之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也其由之謂道自得之謂德仁義則其所由之理也理本吾所自具而非禮則無所持循故心或存或亡必一于嚴敬則心不放而後能有以自立教于上示訓于下皆所以正俗然啓其固有之良尤必與以當然之則必事事物物皆示以品節之詳而後教成己成物之大端也宦學以窮經二者皆必有師而非學事之以職事爲官也官以治事學以窮理則師之備不親而無以受蘊陶之益也爭見于事訟形于言二者皆當有以分辨其曲直而非斷之以禮則無以盡其當然之理而各止于義則曲直之間有涉于疑似者殊難決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主于恩而非禮則無以盡其所而不遷班朝莅之位治軍旅之局涖官以治事行法以儆奸則貴行之以威嚴然非禮達而分定則威嚴亦無以行也祠主敦祭以養祀以安四者皆奉牲幣以供給鬼神然禮有不備則亦無以內盡其誠外盡其報非禮以達之則牲幣雖具于吾心之體不恭敬則散于事物之間而貿貿不退讓則伶俜而昏是故

帶下于齊此以視朝言故帶亦謂朝服之帶紱安也下也衡平也謂與心齊平也諸侯大夫士相見其心尺焉步趨然端重不俯而上于人之面諸侯之安重與天子同而其視則稍下矣而下于人之體曰國君者見其在閒諸侯之安重與天子同而其視則稍下矣齊士則頎下而見卑五步大夫則下而與心齊容亦然也大夫則下而見卑五步大夫卑上所及以該上也蓋分有尊卑之異故身有俯仰之殊而視亦有上下之別如此鄭孔以爲人視天子人視諸侯紱視視士之上餙視大夫以上惟用直爲面之下紱之上餙之別如此鄭孔以爲人視天子人視諸侯紱視視士之上餙視大夫以上惟用直爲面之下帶而得旁視五采非見凡視上於面則末然凡視通常時之視而言故帶亦謂常時所服深衣之帶也故心之邪人與物後之時其神在目彼見其視即知其心也此通天子士之應言若大事如此立如齊朱子曰此大戴曾子事父母篇文若夫別起下類小戴採此二篇頤容直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氣容肅手容恭足容重立容德玉藻○德徐讀置陸如字○直無欹倚端不邪流止無煩易靜不賤暴龍似不息莊無戲惰也恭者正而舒重者厚而力德者中立不倚假乎有德之容也燕居告溫溫溫溫溫敬而和也君子之容固無乎不敬而燕居則溫溫然所謂居不容也告語于人亦溫溫然所謂告溫溫之時則溫溫敬而和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遬音速東○舒遲謂從容不迫溫然所謂敬君子之容也盛明之意凡禮之行其因時稱物節文萬有不同要其所主則終不易也思險臨事而懼隱慝好謀而成陳澔曰隱慝己情處處彼情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也○縱縱音子容反折折之折如字○縱縱而直而密折折而曲而當止陳澔曰安閒之意喪事急遽故易致其悾則周遮不殺吉致其恭則曲當雖止不忘矣故急遽之過則騷騷然爲朴率之野人遲重之過則鼎鼎然爲怠忽之小人必猶猶然當急而舒乃爲君子

色於人臨喪主于哀有是心則必有是色然有不檢則惟恐其或失之故君子無時無處而不自省察也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蘊蘊

○纍音雷顛填通瞿音句梅昧通○纍纍猶累累也顛顛憂思不舒之貌忽若有見故神色而然故祭而梅梅齕若絲出引而欲絶臨喪如此可謂能哀矣戎容暬暬貌肅肅祇容潸潸流涕貌○暬音薛○潸音潺戎大也大事大戒上所及以該下士與下大夫則下而與心齊士則頎下而見卑五步大夫卑上所及以該下士與下大夫則下而與心齊容亦然也大夫則下而與心齊容亦然也大夫則下而與心齊容亦然也

之中道也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玉藻○揚休鄭讀陽則如山之凝動而行中故休美之光自揚于外若玉之溫潤而粟非有意爲之盛德光輝之在也

右第四章成儀之則

君子之居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櫛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煮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制席連用湯履制席連用浴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玉藻○首去聲櫛音展饋音貴下倣此

君沐稷潘以粱此通大夫士言之栖黃楊木髮澤則滑故用象沐而飲酒曰醮煮蔥豆之實也工升堂以琴瑟而歌既克之以和平之味又咸之以和平之音以新沐氣虛致其養也既浴履剕席之上以湯洗其足然後履蒲草之上衣布衣以晞其身乃著屨而進飲亦以致養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栖弓○內正疾之中外門之外甚言內外失節之不可也○家語孔子適季氏季康子晝居于內孔子問其疾既見而退子貢問而孔子答之以此

右第五章起居之節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內則○尚加也尚左右手握左手大指而左手四指掩右手之外尚右反之男尚左陽也女尚右陰也凡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其義亦然○周禮九拜一稽首鄭云如今時跪拜至地稽留乃起頭至手與心平是也二頓首如今叩頭亦至地但頭暫至地即舉不稽留也三空首如今拜手頭不至地鄭云拜手至地首不至地鄭云亦頓首三空首吳澄云如今之揖手至地首不至地鄭云君答臣之拜也四振動先鄭云兩手相擊後鄭云戰栗振動自烈云如今打恭連拱上下其手疑張衛之五吉拜先頓首後稽顙齊衰以下喪拜吉拜凶拜先稽顙後頓首三年喪拜也稽顙亦如叩首但倘遲耳七稽首再拜稽首奇拜也稽首拜頭至地多時也頓首拜頭暫至地即舉也空首拜手與心平拜頭亦至地也凡拜尚左陽也女尚右陰也凡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其義亦然○周禮九拜一稽首鄭云如今時跪拜至地稽留乃起頭至手與心平是也二頓首如今叩頭亦至地但頭暫至地即舉也空首拜手與心平拜頭亦至地也宗廟之祭無女尸惟虞祭以女孫爲尸君賜當稽首拜當頓首而婦人止肅拜者首俯鬃重頭不可俯故但空首也宗廟之祭無女尸惟虞祭以女孫爲尸君賜當稽首拜當頓首而婦人止肅拜者首俯鬃重頭不可俯故但空首也主夫及長子之喪則當稽顙手拜矣○婦人齊首自北周天元始介胄亦非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屈伸恩按亦用肅拜也褻拜○褻音薛介甲也褻朱子曰有所枝拒不利左傳郤至三肅使者介者不拜爲其拜而

凡喪者當心提者當帶奉捧通○帶亦謂深衣之帶也當帶卑也

右第六章拜稽之異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玉藻○惕音傷又音陽齊上聲翔一作洋○陽惕直而疾也行于道路回曲則失容紆緩則近惰故貴于陽惕若廟中則主敬故專以一朝廷則尚文故

右第七章奉持之容詳見上篇

敖以服拱而舒也　執玉不趨執龜筴不趨城上不趨（儀）堂上不趨帷薄之外不趨帷薄地窄不爲室中不翔入臨不翔臨尸不翔（容亦不必翔也）不可翔人吹脣也（容亦不必脣也）衣不恐翔也（容亦不必翔也）

武王踐阼（踐阼者踐主人之阼階也）武王蒞（蒞臨也）○足迹相及曰繼武（迹間容足曰中武）武王中武（中武無異者兩武之端異足之安舒猶不改其常也鄭曰移履圧也）成迹曰布武（布武猶布散也）武王上地狹（故以徐爲貴）武王下地寬（故以疾爲貴）君與尸行接武（尸行陵大夫士尊尸于室室狹趨速而趨又有徐疾之不同徐趨雖速中地猶有餘武中武之廣蔵）大夫繼武（大夫士賤故以疾爲敬也孔謂大夫士皆而手足俱移行緩趨速而趨又有徐疾之不同徐趨雖速中地猶有餘武中武之廣蔵）大夫繼武（大夫士賤故以疾爲敬也孔謂大夫士皆

孔曰那低搖動亦通）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雷如矢（并行列列起履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俱玉藻○豚大本切）一作豚謝音容圈或作踡并或作卷○圈豚周旋盤辟之貌或曰如豚在笠之轉足不離地而衣裳委地若木之流此行之最徐者也）端行端直而行頭前進而頤如畫其步如矢之直此行之最疾者也（矢急也張揖云并急也）并足而前刻刻然屋漏起（共屋其行最速所謂疾趨也）若執龜玉之時則前卑後隆猶皮不全起（如蹜蹜不能離地者然所謂徐趨也）

右第八章之經　趨步之容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玉適者曰某固願聞名（少儀）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聲曰聞名（少儀）

記者自言所聞如此也（始見君子謂卑幼請見尊長之時）猶梯也主以其所爲主之主言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少儀）

數始于一終于十（千字從一從十故凡數未定者皆曰若干臣于天子不敢斥其年又不敢舉其長故但以衣之長短見年之長幼也國莫重于宗祀君所聚行動關宗祀故以重者言之蓋問天子國君之年當于其臣故對之謹也周制公行公路皆以卿大夫適子爲之故大夫子長曰能御鄭云御主也謂能主事似非典謂擯相之事負薪力役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典謁也

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少儀）

○此言問國君之子則問之其父故對之亦謙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大夫之子正倡能說正于人也幼之子又有最幼稚長之不同故異詞如此其餘凡異者亦記異問也抑此或下大夫下士之子

不則其所對者倍尊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采薪之憂使士射以比稱他射者男子之事不可言不能故辭以疾問國君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以粟數對車數之數去聲○粟地廣狹則知賦人之多寡又舉山澤所出以見財貨之益處所出若魚鹽金錫之類宰食力所食賦稅皆民力也祭器衣服皆由祿所出士初試爲大夫乃得車馬庶人田宅有定數多寡則存乎人也此亦其臣僕及子弟應對之辭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歛者曰賵從者臣致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歛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

有司少儀○適他以朝會出也馬資給車馬之費以衣送死者曰襚賻人識價貴賤而主君之衣服者不敢必用以襚而或棄之故曰廢衣若敵則直曰襚衣也親自大功以上則直陳之房中不必將命而進矣納甸言田邑所入固君所有而今進之也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比去聲○比輔也言欲隨執事而輔助之徒以宰喪事士無家臣則子弟爲執事以掌之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少儀○爲人祭如祭社稷諸神以爲民祈福鄭云代父兄爲攝主日致福不敢私有其福也君私家之祭則但言致膳而已蓋朋友之饋祭肉必升君子尊不敢煩之故不言胙鄭云祭禮亦通祔練之祭不曰膳告君子使如己有祔祭之事故曰告君子祔練祭禮之變喪亦饋孔子祔肉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右第八章　辭命之宜

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何去墳墓也國君以社稷爲重大夫得立三廟下士無廟故以墳墓也○呂大臨曰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而不安其位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變也○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竟境同○諱祖父之名馬伸孔氏曰大夫士之去如三諫不從或有罪待放入門而問諱曰問禁忌慮得罪于君問俗慮得罪于主人也　朝言不及犬馬若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哀樂吉凶分公私辨內外別故言不可不慎也

右第九章　辭命之宜言語之節

讓食不嘬炙食不啗炙共飯不潔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放飯

并流歠毋咤食毋刺齒流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
嗛毒毋絮羹毋歠醢毋嚃炙〇嗛音切流歠作洒嗛音塔〇不嚃嫌鄙主人之食也不
獲刺音七亦流歠非讓道也澤手卻曰濡〇澤恐人惡其穢也捥飯嫌其欲食之急放飯流歠
人共飯皆以手不澤恐人惡其穢也捥飯嫌其欲食之急放飯流歠見少儀咤食急食而作聲
也濡肉穀蔬之類乾肉當以手擘之齒嚙則易失容也一舉盡嚙曰嗟以口就羹曰嗟皆貪食之形
絮羹歠醢見玉藻反魚肉亦高謂已取而復反之病其揉捥也投骨與狗嫌于鄙
鄙謂已歷于口而復反之嫌其汗穢也投骨與狗嫌于鄙
主人之物且慮相嗤致鄙褻也嚃炙有全體來
也固獲必欲得之亦貪意也嚃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
不用挾飯黍毋以箸飲玉藻〇飯黍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以箸宜用匕也詩有捄棘匕是也〇按孔氏吉
胃重器勿揮餘滓恐失禮也揮振去也

尊壺者面其鼻少儀唯君面尊大夫側尊用梱士側尊用棬
玉藻〇尊者設尊之人也朱子曰鄭飲禮乎酒在西鄉射
禮左乎酒左即西也鄭飲鄉射酌者北面故以西爲左盲
設尊之人豫度酌者之左而設上尊貫以乎酒若君與臣
之右爲上尊矣尊與壺皆有鼻宜向尊者故
鄉飲鄉射必以鼻面賓若君與臣燕則鼻當向公而不向
賓矣蓋設尊之法燕禮在東楹之西鄉飲鄉射在房戶之
間在東楹之西則當君面以則恐之必出于君在房戶之
間則當賓左側主右側以見此尊
主共之也梱禁以承尊者詳後禮器客爵居左其飲居右
介爵酢爵僕爵皆居右〇酢一作作僕一作趨又作
人酢賓之爵酢爵皆主人之爵凡酢主人之爵凡酢不飲者奠于薦之右先奠而後飲者奠于薦之
右飲者奠于薦之右先奠而後飲者則先左而後徙于右
客之酬爵奠而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若一人舉觶爲旅
酬始及舉觶爲無算爵始受之奠于薦右與夫介爵酢

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作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臂一作脾臑奴報反又音儒○膳告見上章展省具也授使者反命皆同唯君子尊也天子之卿大夫稱用太牢諸侯之卿大夫上士特豕祭以右故膳告用左周貴肩故用肩君下爲膳九箇自肩至臂爲九段也羊豕不言臂臑家上文也膳告不備餽故太牢禮惟以牛少牢禮惟以羊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腸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腥肉則執以將命

便也犬不言陳或無餘脩則執將命也○此陳者于門外其餘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繼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委其餘亦陳之門外犬死犬先庖厨者守犬以警吠田犬以逐禽名若韓盧宋鵲貪犬則無名右之牽從便也左之變于獃也○貪犬亦左之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祖橐奉胄器則執弢盾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襚與劒張尾厲勿背脩百首弓菌席枕几凭杖奉蓋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鐏逍唯季反鐏音遵避尊向故客在右而主人在左客右手執盾左手托附之下一作綽音陳○凡弓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弛之則角在外向筋向身以相授受而帨之帨者爲然即一尊一卑亦然尊卑者見此帨帨之容不特敵者也若主人拜受則客方執弓不可答拜但逡巡以避其拜主既拜乃覩受之由客之左不敢當客之尊已而受左手以接客左手之下而承附乃覆手以握右韣如客之容則其受也皆鄉明而與客故

韣同弓末也帨佩巾也還辟猶言逡巡鄉明也授受必南向故客在右而主人在左客右手執盾左手托附之下相授受而帨之帨者爲然即一尊一卑亦然尊卑者見此帨帨之容不特敵者也若主人拜受則客方執弓不可答拜但逡巡以避其拜主既拜乃覩受之由客之左不敢當客之尊已而受左手以接客左手之下而承附乃覆手以握右韣如客之容則其受也皆鄉明而與客故勑禮資問主國之鄉鄉北面受幣資而面授幣其北面敵聘君之命是非敵不敢受也劒兩面有刃廣三寸半身長二尺五寸莖五寸首裝如戟而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中刃長四寸不如劒而二旁鋒兩邊俱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四寸接脛長四寸半莖廣寸半几戈矛之柄末銳者曰鋌半者曰銛不以刃向人亦嫌于相犯且欲受者之順也前授則曰左刃授則曰前亦互文也獻車馬者執轡綏獻曰車執轡授綏車則執轡授末獻民庶者操右袂廉粟

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故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
書致進几使者操杖拂之齊或作齋○策鞭也獻車執綏獻馬
者自御也尺證也執右契以責物之辭也操杖拂之
契若今合同以右者爲最尊故也執策車馬不上於堂故也執末以備
左也書役書於版以役之拂去其塵也○呂大臨曰古者田
宅皆屬於公非如今人所得擅操其右秩見紫服亦以防受也
右爲尊故獻右也齊食之主故以先之若齊則抑獻魚腊
勿佛也水漬降不獻魚鼈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
凡以弓劍也貴簡閱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之執御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
左首以主人在方向之也繢畫布也天子之卿大夫畫布
爲雲氣以覆蓋服之鳥鴈諸侯之卿大夫但緝以布而不畫士相
見禮飾之以布是也食爲不蹴故捥其首若畜鳥則當順
其性也孔曰降下也水洄則魚鼈易得非所貴故不獻陳曰降
故不獻陳曰降下也水洄則魚鼈易得非所貴故不獻得
莊椿曰流水至則魚鼈游之爲魚鼈食之役人故不
獻愚謂或以夏時水容未成故也孔非二說亦通以掬致
愼也以袂致敬也問亦遺也圉曰禦方曰禦以盛食物者
使者方受命即如至彼宰主相接之容豫習之也授受亦
有跪而奠之者但手授手受則皆直以相便也若其性迫
直遂者則或以自致其敬而跪者有之然如此則反勞彼
之答而非禮矣孔謂性之直謂長者生而短小我不可以
長隘之故有跪恐非是
大馬不上於堂以其賤也故但
兩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牉者既致命坐委之掬

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少儀○即副也副死者之意賵助
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以供喪事之用賵則欲以駕魂車
白兵車所建之旗兵車雖可爲送葬之從車以本爲戒儀
之用故亦不入廟門也大
親受異于吉事也
右第十一節朱子曰問
遣之禮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
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音鉤○綏挩以
正有副以正綏授人僕人之禮也若大夫爲君僕士爲大
夫僕則君大夫受其綏非降等則不受此升車者之體也
然雖降等當受其綏猶必撫此其手而後受亦謙讓之道
也若非降等不當受而彼必欲授綏則從僕之手下自拘
而上若不用其授者
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紳
然亦變通之道也

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少儀○拖徒我反或作拖○凡二
人乘主人居左僕居右三人乘則僕
居中主居左驂乘右兵車主將居中僕在左非主將亦僕
居中將居左驂乘皆右此謂二人之乘也凡帶劍居左面
此居右恐妨主人也良綏正綏散綏副綏也主者未就車
時僕者先取正綏負之背上自左腋至右腋下引之高至
于面使直而不亂乃自車下擲諸授軾之上乃自引副綏
以升執轡而步以調試之至主者就車乃取正綏授之也
授立
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
註疏說恢今從朱子僕於君子君子升下
行然後還立少儀○還旋同或如字○君子或升或下僕
皆當授之以綏始乘之時君子未至則先升
而式以待君子之升卒乘之時君子下行然後旋車而立
以待君子之去或曰君子將下僕亦先下立於馬前以防
馬之逸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
手而俯乘車者皆自左而升故御婦人則以相背爲遠嫌
御尊者則以相向爲致敬而俯者于君尤致其敬

也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騁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軨音零上聲攘或作讓辟或作避騁鄭讀如字○軨車轄也效告也閭溝渠也周禮太僕齊僕下大夫大馭戎僕中大夫道僕上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馬將駕車僕執策立於馬前以監駕且防馬之逸既駕乃展視車轄而以駕畢入告於君復出振木山右取副綏以升跪而乘之執策分轡跪之五步以詗試之也跪乘君未出就車不敢如常也分轡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軾前毇上其餘六轡兩手分執之各三轡也五步而立待君出也君出就車乃左手并轡執策右手取正綏授君以升因麾左右侍從之臣使之退卻以讓車之行騁從行副車也國中不馳騁謂爲騁假未大門庫門也右車右也

周禮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司右皆上士皆有勇力以備不虞步下而行也車驅以行而騁從皆至於大門君乃撫止僕之手而命車右就車至於門閭則車右又下蓋君子不誣十室君式則臣下前此未升君方式也門閭必步君又式也過溝渠亦必下者恐有傾覆共扶持之御者不下以車行在御也

執君之乘車則左執轡右受餕祭左右軌範乃飲少儀○軌一作軓籩宋本作范亦作軌○尸之僕爲尸御者酌之如君僕尸尊也軓轡頭軌軌前也將欲祭載先酌飲御御者於車上祭左右軌及軌前乃自飲也○此以上朱子曰僕御之禮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妥指立視五轡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奇邪不正之車謂周也車輪之周一丈九尺八寸五寸則九丈九尺也立則視平故及王軫之遠式則視下故止及馬尾之近不廣效不妥指不內顧

皆恐失容且惑人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王制國中以策彗卻勿驅塵不出軌郵勿孔疏翠汲摩也今讀如字郵亭也卻退也塵大駕戎僕中大夫道僕上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馬將駕車僕執策立於馬前以監駕且防馬之逸既駕乃展視車轄而以駕畢入告於君復出振木山右取副綏以升跪而乘之執策分轡跪之五步以詗試之也跪乘君未出就車不敢如常也分轡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軾前毇上其餘六轡兩手分執之各三轡也五步而立待君出也君出就車乃左手并轡執策右手取正綏授君以升因麾左右侍從之臣使之退卻以讓車之行騁從行副車也國中不馳騁謂爲騁假未大門庫門也右車右也

不與大夫士敵也君下而尸亦式廟門之外尸未全乎尊猶不敢與君敵也必以几以安之者尊之也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故字衍文○君子之通稱卿位鄭註周官引曲禮曰卿之朝位君出則過卿位而升車入則下而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不馳恐有踩躪之傷必式式恐有賢人居此凡以愛民而重士也○此以上朱子曰在車之容祥車曠左不載柩之車也君子乘不敢曠左左以象神也若乘君之副車而從君則出則身居左以別于祥車但以臣左而御右則儼然處君之位故必式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此人臣陪乘之禮

步路馬必中道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調習之也必朝服如對君也臣將從君而出亦得乘車以豫習其儀載鞭策而不敢用不敢鞭君之馬自御以行雖有車右而不敢使授綏且居左而必皆以別于君也○孔氏曰此人臣習儀之節試車者諸侯

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武車不式少兵車不式貳車朝祀之副車佐車田獵之副車也尚敬故式尚武故不式○陳澔曰周禮戎車兵車則專指戎車兼田車兵車而言命數與此小異或周禮有未盡行或此與代制也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式○賈公彥通○服車所用之劒不數其牢不論其價皆以崇敬也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客敬主人故不入門婦人嫁宜乘安車故不立乘○此以上雜記車乘之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綏當作緌皆用之文車綏飛揚之意示尊武車結之於牢示內美也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鷹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鄭讀曰識識謂旗幟也鄭司農云貔貅如熊羆也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前驅所舉各以其象青龍青雀水鳥也鳶鳴則風而塵起鴻飛有行列若車騎然按青言旌是三者皆畫之旌也士師鄭曰兵衆也陳曰刑官非是書如虎如貔是虎有兵衆之象貔貅一名白狐獸之最猛者於虎言皮是二者皆載其皮也方慤載之車上從君朝會征伐而行也方慤載筆以書未然之事載言以閱已然之事孔氏曰言載筆則行前朱鳥而後列武左青龍而右白虎簡牘皆載可知

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繕鄭讀勃呂大臨曰如字○朱鳥南方七宿繪以鳥集其色赤其游七所謂旐也青龍東方七宿繪以蛟龍其色青其游九所謂旂也白虎西方七宿繪以蟠虺其色黑其游四所謂旃也招搖北斗杓端一星所以建者此亦繪而建之中軍以爲表率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攻爲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攻爲進止也局部分也左右各有統領以司之則左右退一矣攻戰之道只前氣爲先故書作其怒又非有制之師故爲之局戰使有所節節而不暴也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前左卒倚右少儀○出先刃將用兵向國也左陽生道將帥等列以左爲尊陰死道士卒行伍以右爲尊必死之志也○此以上君卿出而朝會征伐之事皆用車乘而類記之

右第十二章車乘之禮○朱子分爲四篇首七節僕武車下大師田今始就本篇差次之而仍合爲一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少儀依守之以爲常游玩之以博其趣也工官也士以躬行爲貴而可不通官以泰職爲常而變通之宜亦不可不講朱子曰

禮樂射御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習以博其趣也工官也士以躬行爲貴而可不通官以泰職爲常而變通之宜亦不可不講朱子曰工記溝洫之所放矣鄭曰工記百工也述謂規矩尺寸說謂鴻殺之宜考工記溝洫之所放矣震動淸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或曰言士之於技也亦通不窺密不勞神不道舊故不戲色不疑在朋學猶工之於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勞猶近也窺人隱密之事則妄也鄭曰猶妄也近輕神之人則褻于舊故道其盛則似于諛戲色笑嗛不謹瞻視不定數者皆非長厚之道也疑疑于援道其失又鄰在朋使可疑之事在已度民械以機械之心度人皆非誠信之道見人富貴而願慕之則近于求見人重器而嘗毀之則近于忮亦非安重之器故君子戒之也孔云不度民械賓至主家不度其器械欲使已有之不嘗重器不見其珍寶而思玩之似未是朱子曰不毋嘗重器不計度其貴賤避不審也毋身加焉毋拔來毋報往毋測未至毋嘗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俟少儀○拔王

本作校報鄭請作赴○按來報往忽然而往貴輕忽無恒之狀也漬神妄想以亂其精神鄭謂祭數而不敬似與上下不類循枉憚改而使惡日長測未至事未至而妄意度之豈衣服成器物可用而輕嘗毀之身質言誕而不理未審而竟貿擾之七者亦皆非誠信謹重之事也鄭曰嘗思成善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活視毋怠荒遊毋假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敔髮毋鬌冠毋免勞毋袒暑無褰裳髽或作肆褰陸作騫○側聽側耳以聽也噭應高激其聲不和平也活視視而流動也怠惰傲慢也跛偏任一足箕兩展其股伏覆其身也鬌垂髮之餘如髽也免脫去之也袒脫也褰褰以取涼皆不敬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鄭有喪席不相因有殯不巷歌哭日不歌望柩不歌適墓不歌執紼不笑臨祭不情臨樂不歎齊者不樂不弔臨祭鄭本作臨喪今從徐邈本○側席偏設之變于正席也專席呂謂不與人同坐陳謂不設重席皆通五家爲鄰三十五家爲里之巷緋引柩索執之以助力也不相不歌不笑者主于哀不情者主于誠其地異故情亦異也　適墓不登壟送葬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助葬必執紼登壟則不敬出徑則皆非禮也必執紼以助力水非爲客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入門問孰存二字從鄭補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授立不跛授坐不立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有離立者勿出中間呼去聲舍叶敭下叶五閩去聲遂叶衛又回叶惠閩叶登立叶位跛一作尃○按人之館不堅求已不指不呼恐失容且感人也適舍就主人之所欲不敢必人之我從也必問必揚欲人共知之恐嫌于隱匿窺竊也視下者心謹禀而不敢遽也古人脫履遊目也古人脫履視戶外惟長者一人脫屨戶內今戶外有二主已四人而言不聞于外必有密言故不入也扃門關木也回邪也睇視而邪嫉于規人之私且亦心術所形也開閤如前者不敢拂主人之意閤而勿遂者嫉于拒後進之人也不跛不立恐不便于受我者也離麗也猶並也參以之爲三也言人與人相麗我不可往參其間而我與人離立亦不可使人得出其間一偏于人之私一嫌示人以隙也　揖人必違其位授人必於其倫公事不私議立坐不橫肱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二句少儀○位身所坐立之地揖必變爲敬也違以避也倫貴賤賢否之類倣此以倫禮以當爲恭也若魏文侯以貴賤不倫爲失體或人以管仲儉自西則賢否失倫爲不智

矣公事朝廷之事公事得失當公議之私議則背公且爲朝廷之體也竝坐宜飭己以便人橫肱則非自敬之義且有妨於人也執虛器如滿盈入虛室如有人敬心有常存也高愈曰二語古人之心法

右第十三章　雜舉敬身之則凡言語威儀心術之要皆見焉古人童而習之長而不違其則聖人之動容周旋中禮亦不越此矣

禮記卷三之二　任啟運章句

曲禮下　大戴本爲一篇小戴分之芮本仍合今復分孔本第二今定爲第七。上篇係目多仿朱子之此篇朱子多分入王制今但就本篇于而小變之而與下篇王制相屬則猶朱子意也其附人者亦名從其類云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西嚮爲斧文天子見諸侯倚之而立在後如負扆故名曰依亦曰負扆也宁在路門外應門內兩壁之間天子行立以待諸侯之至故名曰宁也周禮春朝圖天下之事而奏陳天下之謀冬遇協諸侯之應皆因事而舉陳謂春朝位於外朝而序進受贊於朝受享於廟春生文物秋覲位廟門外而序入贊享一於廟受之秋覲

義也萬斯大謂天子出自寢先至於宁諸侯分東西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始入廟受覲愚按如萬說則朝覲原非二禮而別言之者秋嚴故以覲爲主春和故以朝爲主宗當視朝而加交遇當視覲而加質其節文必有殊焉今惟覲禮存而於考矣六服常朝禮亦亾五官致貢曰享五官旅謂五等諸侯貢祀物旅物器物服物材物貨物也鄭謂即司徒以下貢功享獻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不言天官五官皆所統也二說皆可通而熊近之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見於郊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郊陳通。未及期言不及相約所謂不期而會也孔云未至所期之日與所期之地亦通遇者偶值之義相見則期而會也會者好會之義小聘曰問大問曰聘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問使士聘則使大夫普遍皆懼不相信乃要之於神誓徒以言盟則必歃血也孔氏曰凡盟之法先整地爲方於於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

職府以藏物而治之名有其職司土若遂師掌土地名物之均掌地圖司木若山師掌山林名物山虞掌山林辨令林衡掌巡林麓司水若川師掌川澤名物澤虞掌國澤政令川衡掌巡川澤司草若旬人入薪澤人掬材草枲人掌麻草染人凡染草掌受而藏之司弓矢司貨若卉人掌金玉錫石丹青刮摩之事以共其用司兵若茨人掌蒐圃田人爲麋故人爲麚鹿鎛氏爲鼎鬴段氏爲量段氏爲鎛鼎金工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栗氏爲鐘筑人爲磬木工若輪人爲輪輈人爲輈車人爲車爲耒匠人爲官室廬人爲廬器梓人爲飲器爲侯梓工若鮑人柔革函人爲甲鞮人爲鞮鞻及弓人用骨角矢人用羽箭工若筆人爲筆墨人爲墨刮摩之事以共其用凡染若畫纁玄纁纁染人典染之類天生六材以供民用府藏之工制之其職若做而實則皆聖人所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也○先六大建五官以天下之賢治天下之政而不私設

六府考六工以天下之材供天下之用而不有此雖其畧乎而聖人公天下之心亦可見矣

右第二章建官之制○按此章鄭氏以爲殷制而孔氏申之謂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周六卿見於周禮皆因之獨陳氏嘗其殷制爲臆說而太宰并顯其隸屬之官與下五官爲合下五官爲六鄉謂六太皆天官之屬愚按下卿冢宰而以爲天官之屬五衆爲五官之屬大史大祝大卜屬宗伯而以爲屬天官司士屬司馬而以爲卽宗伯休不可解葉夢得謂大宗五官皆奉天道故屬天官冢宰司馬四官皆奉地道故屬地官司徒吾聞冢宰無所不統故可以統五卿未聞以下而冢宰反不得統也唯湯三才謂此天官職非周禮之天官六大五官分舉庶幾近之而大士司士究不知爲何職愚謂古今建官共工司空本爲一職而唐虞以治水事因草異制如共工司空於百揆義和列職爲最尊而

解也踐履也作主階也父在子不由阼階嗣位喪畢乃由之宗廟之事爲內卻社之事爲外稱者孝王追養繼孝之意稱嗣王繼體守成之意畛鄭曰致也方怒曰祭於田畤故謂之畛猶祀天於郊而曰郊也非常有故言有所治皆天職故曰天王其稱字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此皆祝辭也自上墜下曰崩此策書之辭也凡復皆稱名臣不敢名君故但呼天子復登升遠也立之主以依神也其禮詳後喪記曰子小子不忍君也三年喪畢然後稱王生死皆名若春秋書王狩后復矣呂大臨曰夏殷之主皆以帝名周作諡始不名帝后稷氏曰酋布小子侯僧也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是或作氏陸德明本無同姓二字○五官五等諸侯也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謂分主四方擯曰天子之吏見能奉行德化也天子稱之曰伯父伯舅尊親之

也曰天子之老天子之所貪不可自卑也曰公列國策書之文以爲稱也曰君臨其臣民之辭臣民稱之曰君自稱則曰寡君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周制親之次於伯也○按周書四岳孔晁注謂異姓四子分治四岳諸侯之君愚按傳言許泰欽之祖又言嘉爲南岳伯夷之子爲西岳是時實之世四岳四人其以方伯人相天子則或一人二人未可知耳孔穎達子思言三公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二相處乎內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外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諸侯是二伯也與毛公並稱公是二伯同三公兼之也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故書言咨十有二牧禹仍合爲九州故傳言貢金九牧虞夏傳言舜有八伯王制末言八州八伯蓋合王畿則九合王畿則八耳劉敞言王者立牧方必三人各就其方牧之歟或增十有二牧爲說歟大約古之州

牧原取於其州之賢侯四岳原取之八伯二伯原取之四岳有加命無備官其或出或入或闕或兼固未害一定也其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九州之長雖位之外四裔之地天子亦遜賢者以爲故損辭亦稱子也穀善也不穀亦自謙之辭王老天子之老臣言王以威逺也○王漢伯曰天子之力臣此曰天子之吏諸侯曰某上之守臣此曰某子某彼自通於將命者之辭此揖者告天子之辭此曰某屏之臣也鄭曰二王之後不爲牧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敝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嗣子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通五等而言上某國名下某人名若伯則稱天子之吏某侯某牧則攝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

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一娶十二女。或九女。二日后爲適。命則視爲嬪皆妾也。諸侯一娶九女。二日夫人。爲適妻其餘皆妾。或進攝內主。亦命爲世婦。若伯子男。則一日世婦爲適妻。餘皆妾也。既言有后夫人世婦。又言有妻有妾者。見其名分之嚴。有必辨也。鄭以妻爲八十一御女。夫妻之言齊也。豈有御次之異。而敢與天子稱齊匹乎。且如其三倍之說。則妾又當二百四十有三人。其進御何日乎。抑更妄矣。餘詳內則。后立六宮而不言后有大人九嬪世婦者。陰統於陽也。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公侯之妻。命爲夫人。伯子男之妻。命爲世婦。則祭配賓客。擯相王后之禮事。故得與天子大賓之禮。亦得與諸侯相見。稱寡小君者。與君爲體故。從君之謙也。小童。謙若未成人也。婢卑也。婢子。則以憂而降服之辭。納女於天子曰

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姓生也。言以非適不親迎。至於三月。則父母使人往致女。其辭如此。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宰相長妾。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世臣。父在時老臣。姪妻之兄弟之女。娣妻之妹。皆來媵者。長妾妾有子者。不名。以字爲臣子者。皆以名呼。自稱其名。尊無二上。故君父之前。凡若晉鄭之呼晉退。不敢致私敬於所尊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惟其所居。故不言出。諸侯死而訃告。乃以名。訃正其終也。故生不名。所以然者。蓋以君子不親身爲不善之事。雖不幸而出亡在外。若惠王之奔鄭。不書出。紀侯之大去。不書名。非其罪也。衆王出居於鄭。則有不能事母之惡。而書出矣。蔡獻舞曹伯陽。則以火地名。衛侯燬則以滅同姓名。衛侯燬。蓋義莫大於效

死。仁莫大於親親。失義與仁。是親惡也。○此史臣記事之體。○孔謂策書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出書名以異之也。亦通。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薨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冤曰兵。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崩薨見前。卒終也。修己治人。皆終其事也。不祿不能享君之祿。死。澌也。氣散澌滅無餘也。壽考亦曰卒。考亦終。其壽命。短折亦曰不祿者。未盡其生祿也。尸。陳也。見升而鬼降。但形陳於此也。柩。究也。人之事究於此。又久也。欲堅厚爲可久也。鳥將死則體輕而飛愈高。至死乃拪。故曰降。獸死則其形腐敗。故曰漬也。言死之異名。祭王父曰皇祖考。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主人也。祔也。大曰大父曰王父。祖母曰大母曰王母。若曾祖父母則重言之。曰王大父王大母也。皇。明也。美也。言其德之明且美也

辟。法也。君也。君父之德。可爲法則。故子謂父臣謂君皆曰辟。婦以夫爲綱。尊之比於君父也。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妣。媲也。言媲美於父。嬪。賓也。敬也。言爲夫所敬也。○按古者頌篇云。考妣延年。易曰。考无咎。書曰。嬪於虞。詩曰。嬪於京。皆生者之辭。是古皆爲生死之通稱。而後世異之。以別死生也。徐苑學曰。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今相沿既久。不必復稱皇矣。愚按宋韓魏公祭文。皆稱顯考。易皇以顯。蓋自魏公始也。又按父在母亡。祭猶父主之。不書奉祀父殁乃改題焉。

右第三章　稱名之禮

禮卒哭乃諱。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卒哭。天子諸侯葬後卒哭乃諱。前猶未諱。訃告書銘。皆以名也。二名連則諱之。偏則不諱。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也。嫌名。音之同者。謂若禹與雨丘與蓝之類也。大功小功不諱。本爲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

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雜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大功小功不諱。恩已殺也。王父母兄弟伯叔祖父母也。至姑姊妹皆就父言之父之伯叔祖父母。於己爲緦麻。父之伯父叔父。於己爲小功。宜皆可以不諱。然父而諱之。則子亦從父而諱之。則子之曾祖父母。己之伯叔祖父母。正服小功。父之兄弟。己之伯叔父。正服期。未知是否。若父之父母。於己爲王父母。其正服期。宜若在所必諱。然亦惟逮事父母則諱之。若幼孤則未嘗見親之諱其父。則亦可不諱。無所從教也。○孔子曰不諱王父母。亦謂成人之無廟者。若適士二廟。則雖不逮事父母。亦諱王父母。又曰諸侯天子皆當諱之。君所無私諱。本篇於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本篇止大夫之所有公諱七字今移王父母。亦諱王父母。又曰諸侯天子皆當諱之。君所無私諱。本篇於大夫之大夫以下私諱不復諱之。尊無二上也。士於大夫所同。當君之公諱猶必諱之。無所往而不諱。

君也。益士以下之私諱。更不復諱矣。○陳祥道曰衆所當諱。皆曰公諱。如於君所。大夫殺稱謚與字。亦公諱也。按外諸侯之大夫。不諱天子所諱。諱達也。大夫之士在大夫所。亦諱諸侯所諱。同在一國。近也。若天子之廟。諱則諸侯之大夫士。皆諱。婦諱不出門。本篇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雜記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雜記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也。婦人無外事。故其所諱。婦諱。婦人之所諱。雖對君不諱。婦諱。固不出門也。夫人雖尊乎。不出門。然在母之宮。妻之側。則亦諱之。以其敬爲教亦并之推也。但宮中諱。則宮之外不諱矣。其側諱則并宮中亦不諱。然與母妻所諱同。則亦諱之。合兩以爲重也。與對也。夫人之所諱。雖對君不諱。婦諱。固不出門也。夫人雖尊乎。亦曰婦人云爾。凡祭不諱。玉藻郊不諱。本篇逸文。見白虎通。廟中不諱。君前不諱。句本篇逸文。詩書不諱。教學不諱。句王臨文不諱。凡祭。如郊社明堂皆是。祭天。則不諱祖廟。祭始祖。則不諱祖以下。祭曾祖。則不諱祖以下。皆尊無二上也。君前不諱。若曰君之先臣某前則臣名。故祖父之名。對君皆有不諱也。詩書諱。則變先聖之言。教學諱。則亂事理之實。臨文諱。則亦無以信。今而傳後。故皆有所不諱。按廟中不諱下而諱上。若祭祖則必諱。更名已孤嫡貴不爲父作謚。陳皓曰名。始生三月時父所命也。父殺而改之。是棄父之命。孝子所不忍也。惡罰孔謂嫡起爲諸侯。愚謂當通天子及大夫而言。身爲大子。則能作謚。爲諸侯大夫。亦得請於君而作謚。然不爲父作謚者。以大臨日父尊不當謚。以已爵加其父。故不敢也。○或舉武王諡文王爲難。鄭氏曰周道之隆。基於二后。功德由之。王道興焉。過而舉君之諱。則稱字。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雜記○場猶以示失言。不敬自卑之意也。若諸臣之名。則稱其字。高誘曰此皆祖之當。若於內亂之至。則以謀也。起而立

其事危。其情急。諱名之禮。此時不與焉。○鄭氏分內亂二句別爲一章。謂同僚將爲亂。力不能討。不與而已。王於鄭國爲寇。則當死之。恩謂人臣無將將而誅焉。見無禮於君。誅之若爲鴆之逐鳥雀。豈有明知其作亂而但以畏避爲得禮乎。不可爲訓。士於君所言。大夫之諱。皆諱。婦諱不出門。本篇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雜記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雜記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也。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王藻○臣於君所言。凡大夫士皆名。若大夫既殺。則稱其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士皆名。若大夫既殺。則稱其字。若士則死亦稱字。

日吉事先近日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曰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爲去聲假爾如字或讀格○旬十日也喪事奪哀故先遠日示不忍遽也吉事主敬故先近日示不敢緩也外事謂朝聘征伐莒符之類內事謂喪祭冠昏之類外事屬陽用甲丙戊庚壬五剛日從陽義也內事屬陰用乙丁己辛癸五柔日從陰義也曰命蓍龜之辭爲曰言以日之故而卜筮也假鄭曰陰也或訓昭格之義泰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可信不過三不相襲聽於一也○按卜筮之禮天子之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命龜三卜之事命卜史曰事命卜史以告曰遠命人有故卜人作龜復命之辭也此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卜人之詞也命筮二主人一筮史再也士命龜二命筮一其卜之法有主伯北面受命卜於廟門冢宰宗伯掘卜門東西面龜入澤

龜閫外席上西首肆師詔相大史卜卜師各執事門西東面行立若君視卜則北面太史眡墨太卜眡高命龜卜師作龜筮之法大略與卜同但筮者北面耳國之大事龜恩云天子用三代蓍龜三卜三筮愚按書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是三卜三筮也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後卜愚按筮短龜長故大事先筮後卜亦小者先卽事之意晉獻公卜納驪姬文公卜納襄王皆先卜後筮禮之末失也孔云三筮皆凶則不卜若一吉猶卜中事惟卜不筮小事惟筮不卜愚按所謂大事如大征遷國定君嗣繫死生存亡乃卜筮並用若祭祀雖爲大事然禮之常故天子諸侯用卜筮卜筮不並用也祭祀有定日不用卜者逆氣用四立大采朝日用春分少采夕月用秋分凡他卜日皆不可用此素定之日故曰不犯日月也有定日而亦用卜者南郊及祈穀祭天用三辛日次第卜之北郊及春祈穀報社稷用二甲日次第卜之祭宗廟則或用丁或用己先卜上旬次中旬下旬故曰吉事先近日也公羊穀梁皆云郊卜三卜不吉則三卜不郊天尊不敢褻也宗廟卜四時之首月三卜不吉則以仲月

上旬祭祖親祭不敢廢也若小祭祊則隨所擇日之幷龜定日矣又剛日柔日亦據常禮大槩而言若特有事及因事而舉則亦不拘如名詰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是也又有別取義者如卒廣用剛日欲神成立之義也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雜記逸文見白虎通龜爲卜蓍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必踐之○舊一作矣與一作踩踐鄭讀善王如字今從王者老人更事多有以知天下之往龜蓍取稍多有以知天下之來聖人虛中不敢自是故用之卜筮如受命也龜爲北方陰也故爲陽謂之老也均而龜其象蓍爲筮揲而觀其數龜必用灼而蓍陽固足以筮陰且陽自能動也天下之物有生而後有數有象而後有占陰幽而閉者龜陰自幽而之著故用象著陽自著而之顯則聽所擇日之幷龜定日矣又剛日柔日亦據常禮大槩而言若特有事及因事而舉則亦不拘如名詰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是也又有別取義者如卒廣用剛日欲神成立之義也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雜記逸文見白虎通龜爲卜蓍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必踐之○舊一作矣與一作踩踐鄭讀善王如字今從王者老人更事多有以知天下之往龜蓍取稍多有以知天下之來聖人虛中不敢自是故用之卜筮如受命也龜爲北方陰也故爲陽謂之老也均而龜其象蓍爲筮揲而觀其數龜必用灼而蓍陽固足以筮陰且陽自能動也天下之物有生而後有數有象而後有占陰幽而閉者龜陰自幽而之著故用象著陽自著而之顯故用數象先而數後象遠而數近故筮短而龜長也信時日卜既得吉不敢復改也未卜未筮但曰鬼神既卜既筮則鬼神之告我者爲法令矣鬼神體幽而用顯法令用著而體藏聖人依人卜筮所以使民於鬼神則敬之而不敢褻也曰猶謀龜筮測法令則畏之而不敢違也猶與二歐名許慎曰猶獲屬謀象屬猶疑於事後豫疑於事前故借爲進退不果之嫌疑物之是非難辨者猶與人之行止未決者善之當行惡之當止本有一定而人之私智不足以知之惟蓍龜神物爲能紹天之明聖人教人卜筮所以使民於嫌疑則決之而無惑志於猶與則定之而無二心也踐王肅曰猶履也又引古語結之言惟疑故有筮既筮不可復以爲非以証決嫌疑定猶豫之意卜日得吉則以踐而行之以証信時日之意而敬鬼神畏法令亦在其中矣○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王藻○卜人作龜者史太史述命以命龜者周禮龜有六天靈屬地絳廣東果屬南獨屬西靈屬北若屬玉卜之時隨其事其方擇而用之所謂定龜也墨坼所食者邦敬曰龜中有食文分左右以象陰陽

齊衰耳。今俗以凶服爲忌。至有居父母之喪而無往不乎服者。何歟。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側筴倒屣於君前有誅。齒路馬有誅。以足蹙路馬芻有誅。

人臣事君。當謹之於素。若掌書者。王君前始拂拭面整齊之。掌屨筴者。王君前常倒側而未定之。是爲不敬其官。人臣事君。當謹之於路。馬而評量其年。爲賂其所食。是亦爲不敬之。漸故皆有誅責也。○馬踣亟日先王制禮。嗣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耳。

右第七章。尊朝廷。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譎。諫而無騰。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堪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少儀○謂諸侯相去聲更平聲。○諫勿欺而犯之。訕則謗毀也。亡。道不合而去。疾。則悻怒也。將順其美。故有頌謂。則媚悅之。私。匡救其惡。故有諫。驕則氣矜之過。敖者相似。而心之公私迥殊。故誠於愛敬者。自有此而無彼也。怠。事當行而懈弛。必張舉而輔相之。廢者。事極壞而當改。必掃除而盡變之。爲臣若此。可謂社稷之臣矣。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壘。屯軍之壁。卿大夫謀國。而不免四國之侵陵。士親民。而不能課農而闢土。其不職。深可恥矣。故各衆其重者言之。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檀弓○身任其責。義無所逃也。○按家語。臧武仲敗於狐鮐。而無罰子路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國君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故國亡與亡。義之文維見經傳。意必其人勢盛。糧之不暇告有司耳。蓋父者子之天。父讐不報。則無以戴天。故不與俱生也。顧元常曰。如人殺王命而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伏社稷。未易動搖。且王命在焉。亦當隱忍。若不顧理之曲直。勢之可否。輕相搆害。此刑僇之民。大亂之道也。

右第八章。辨臣子死官之義

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讐親無所而人以私殺之也。弗共戴。誓不反兵。兄弟之讐。仕不同國。大戴禮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弗與共樂。鄉。存秋朝傅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市朝。此記者過也。馬融臨日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報讐之道。唯其稱而已。公羊論九世之讐。則失之太過。而無以伸孝弟之情。皆非禮也。呂大臨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讐。調人之職也。殺而不義。則宜告於有司而殺之。二者皆無事於復讐。然復讐之節。不能執。故過即殺之。不暇告有司耳。蓋父者子之天。父讐不報。則無以戴天。故不與俱生也。顧元常曰。如人殺王命而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伏社稷。未易動搖。且王命在焉。亦當隱忍。若不顧理之曲直。勢之可否。輕相搆害。此刑僇之民。大亂之道也。

右第九章。復讐之義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吕大臨曰。臣之所以有祭器以事先者。君之祿也。去位而挈器以行。是竊君之祿而扉其先。故不以踰竟。孔氏曰。必寓於同僚者。冀其復還。猶得用之也。吳澄曰。大不踰竟。義也。寓之仁也。義則有所不取。仁則有所不棄。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槨。毀墮。

墮。素綪。乘髦馬。不齊髦。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鄉。三月而復服。壇。當作墠。鄉去聲。音低。纛一作慝。或作幕。否。不通。○墠。除地也。鄉。因鄉本國之思。徹。去中衣之采緣。而純素也。綪。草履無約飾者。素綪。以白狗皮爲舄。式上也。髦馬。不涉馴馬之毛。髦。鬣也。齊。治手足爪也。說。解也。治髦。告所以爲飾也。喪禮既祔。乃沐浴。搔。說。不說。人以無罪入人之道。善則稱君。遯則稱己。忠臣去國而以凶喪之禮自居者。鄉。謂臣無君。猶無天。陳謂去墳墓舍宗廟。拘倪戚心。皆有不忍故也。

至三月天道亦小變矣故復其吉服之常○此人臣待放之禮孔曰古者人臣待放三年君與之服則還與之玦則去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君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祭祀之禮君薨大子降之稱嗣君若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殷先求諸陰陽之義周先求諸陰陽之物若喪之服若從乎俗若孔子是稱是謂順俗故國之法而慎行之不忘本也及去國三世而舊君之親盡其族之賢以承宗記其爵祿有立於朝其由入有節於國若僑如奔而立爲庶幾其人已承大宗而在國之兄弟宗族皆宗之故雖身在他國而冠皆死喪必訃告本國之宗義未絕也若爵祿無列出入無告則義已絕宜可改矣然猶必待起家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盧植云三世三歲也萬物以歲爲世鄭云三世自祖至孫疑鄭得之。

禮記　曲禮下　卷三之二　六

右第十章　夫國之禮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故謂災患喪病周禮大夫判懸玉以比德樂以和情故無故不去也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玉藻○以下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之禮也

君衣布揩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玉藻○衣去聲○周八月夏六月也諸侯卬特牲月朔少牢謂之舉本士笏也諸侯衆笏士竹

車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鞬載櫜甲衣鞬弓囊素服而哭以赴告敗之車櫜甲衣鞬弓囊皆以韋○櫜古刀反鞬居言反○衣於既反○重直龍反○敗補邁反○以赴告敗之事也不載櫜鞬載櫜鞬祖其弓甲示必報也喪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

禮記　曲禮下　卷三之二　七

復也雕鏤刻也幾畿通先約以綵復飾以漆以有界限故謂之畿以有界節又謂之沂鄂祖謄以組連甲及爲衿帶也馬當爲駕亦以穀○駕古訝反○衿其金反○帶丁賴反○但不當耳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雜記○駑奴六馬之下者下牲牲降一等小家語以此爲對齊景公語而文更詳有力役不興祈以幣玉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牲也凶荒則上牲降而用下牲若大荒荒則祭亦有所不備矣

右第十一章　凶荒之禮

車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鞬載櫜甲衣鞬弓囊素服而哭以赴告敗之車櫜甲衣鞬弓囊皆以韋○櫜古刀反鞬居言反○衣於既反○重直龍反○敗補邁反○以赴告敗之事也不載櫜鞬載櫜鞬祖其弓甲示必報也喪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

君舉而哭於后土。后土。社也。應鏞曰。哭於大廟。傷祖宗基業之顧。哭於后土。傷土地封疆之削不舉以自貶損。言舉者非也。○孔穎達曰。天子哭於庫門外三日。大夫哭於社如之。朱子曰。此有焚其宅。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輕重之等。

三日哭。但照己之先人之室。即日宗廟。胡安國曰。居室也。先人常寢於斯。食於斯。其居處笑語皆可想見。不幸而火。故三日哭以哀之也。新宮。宣公之廟。神主新入。故哀之。

諸侯之新宮。不詔之。宣宮。穀梁子曰。卑近不敢稱述。恭也。○春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穀皆謂宣主已入。其哭爲祖禰。胡謂宣主未入。其哭爲失禮。愚按春秋以周正記事。祭享用夏時。宣公之薨。至此二十八月。二年十二月冬。烝。主入廟矣。春秋以紀災書。非以失禮譏也。宜被亦三日哭。

右第十二章。君舉之哀。

禮記曲禮下　卷三之二　九

禮記卷三之二

王制

孔氏第五芮本第二十二今定爲第八○盧植曰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湯三才曰三代立國紀綱法度。較若畫一。雖有辟王而興。久藏此。故也。周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而非田之制壞。諸侯去其籍而爵祿之制廢。而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猶有存者。故漢文帝詔。博上維持不壞。孝國長令博上維持不壞。孝國長令博上維持不壞。孝國長令

天子爲第一等春天以班之也自祭尊君坿臣而天子迺然殊矣此以公爲第一等春天子以班之也此公私并降之大界也○按諸儒之說祿錄也所以收錄人才尚盡也盡其才而用之一曰尊位爲賢公平也平正無私侯候也爲王侯順逆伯白也明白於德一曰長也才足長人子孝也孝無已一曰忠忠宣德男任也任立功業卿章善明理大夫扶進人士郭也能任事也選賢通能謂之大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其說近是然亦可顧名思義焉制　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制命服之制也以制言之三公八命加一命則九也周制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章在末者繪在裳者繡上公九命白袞晃而下衣五章裳四章袞伯七命白黼晃而下衣三章裳四章子男五命白韍晃而下衣三章裳二章孤卿六命白絺晃而下衣一章裳二章六卿六命大夫四命皆乡晃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皆皮弁而下在外章如其命而仲在內則降而屈也鄭據射人謂三公與子男同孤當服韍晃孔謂三公八命當服鷩晃疑孔得之三公既加一命則爲上公與二王之後同服降龍之衮於禮極矣若命未加而加衮則爲特恩之賜所謂衮衣也命不過九陽極於九也次國以下命以次降而服制準此矣大國三卿分爲三等上一等中下共一等不言次卿再命中下卿及大夫皆一命也小國大以見中其上卿再命下大夫以大國言其曰下對卿言之卑大國而次國小國皆一命可知也周禮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無孤其卿大夫士命數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與此小異其服鄭謂有孤之國孤絺晃卿大夫乡晃無孤之國卿絺晃大夫乡晃士皆爵弁○湯三才曰以地言則侯從公爲大國以命言則侯從伯爲次國愚按外諸侯命數奇君陽也內諸侯命數偶臣陰也三命亦奇得當士者卑無嫌也　天子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上言制爵之等此乃言制爵之數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九卿三孤及六官也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也少師少傅少子曰上士也鄭謂元善也孔謂天子之上中下士皆稱元非天子理陽教故建官皆三三而倍之設官以備其職具實則兼職恒多也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冢宰司馬王度記小國亦三卿一卿兼二職司空兼司寇二卿則并無司馬王度記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言二卿鄭謂畿內之諸侯兼見之也諸侯之卿以命於天子者爲貴命於君者爲賤大夫則皆自命之下大夫五人崔靈恩曰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宰小司空司馬之下置一小司馬何休曰司馬事省故也愚按小司馬亦稱宗伯夏父弗忌爲宗伯是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徐邈曰中士三倍上士之數下士三倍中士之數也鄭不知舊文脫簡謂士二十七人分上九中九下九特行而並會大國降一等小國又降一等非是又鄭脫中下士數故以爲制官百亦未然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下大夫陳澔曰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頒祿並倉卒之序也愚按命數則大國次國之卿當其下大夫時聘卑之序則各分三等也大國一等位序則各分三等小國一等位序則各分二等小國一等位序則各分三等也大夫爲下而於其中又分二等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爲下也同使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大夫之上同使大夫小國之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大夫之上同則尊卑視其國爵異則尊卑視其爵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制祿之法也凡縱廣如一謂之方方千里百萬里也建國必因地勢不能悉方而曰方者統長補短約計之也伯子男不言方省文耳民功曰庸不自述職附大國以通也毛萇曰庸城也其城五者制祿之通於天下者也○鄭氏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氏者方十里公無附庸侯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又云殷內者曰子四夷大者亦曰伯其祿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殷內爵爲子而作公則百里五十里周初增子男之爵爲五等而分陸則七十里大五十里周因殷之爵以九州之地尚狹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加方六千里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諸侯亦以功大小爲之其次侯方四百里伯二百里男百里因殷之諸侯亦以功參之貢無可疑焉者參益爲百里惟畿內因殷之舊愚按唐虞三代九州如一若周公并中國九州爲一州半餘裨諸侯無采地者也胡岳曰由卿而上其祿寖厚不爲之殺

侯每國已兼唐虞五六國之地而以周尺較夏尺則在夏爲百里在周爲四百里也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是孟子所云百里七十里皆夏尺周禮所云五百四百乃周尺也王應麟言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舉質封則方百里七十里統附庸則方五百里四百里此說近之然周亦有地廣而爵卑地狹而爵亦自有故加以益地削地皆未可盡也至鄭氏公無附庸恐其太儉惟殷爵三等附庸四等而附庸尊者當時亦有縮而爲子男之說或可信耳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此以祿之制於畿內者言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也姜氏曰當以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合內外於一體也姜氏曰當以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合內外於一體也

爲正陳氏曰在內者畢其祿在外者祭其命而祿不異內則名仲而實有所守也視附庸雖不命而祿必視名侯而祿有差耳其命而祿必視外則名屈而祿有國也或曰元士三十里二十里下士十里中十里三等不言中下士有祿無地之所入不足以供故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其祿寖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故三等之國同也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夏后殷周之所養不能自給故三等之國同也○朱子曰君十卿祿君所私用若貢賦賓客朝聘祭享別有公儲詹道傅曰大國爲田九百萬畝除山林城郭宮室及民田廬舍公田所入當得五十三萬三千三百有奇賦祿五萬一千九百畝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有奇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之費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次國公田二十六萬三千三百有奇賦祿四萬一千五百畝小國公田一十二萬三千三百有奇賦祿二萬九千五百畝愚按鄭氏上中下士各九人推之今從徐說每國當加士祿二萬八千八百畝馬端臨曰其說亦據鄭氏上中下士各九人推之今從徐說每國當加士祿二萬八千八百畝馬端臨曰其餘所存上領之王官待用於天子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

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加小國之卿此申釋上節之意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而祿如小國之卿降於天子所命也以上四節制祿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百里指近郊以內千里通王畿以內孔云百里之內去王城百里曰甸相距則五百里千里也愚按王城五百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愚按王城北方九里內方百里爲國中二百里近郊三百里遠郊必兼遠郊乃四面相距五百里孔說似非官官府文書之具財用之需御天子衣食之奉乘輿之谷以近輿人則易給而不勞以遠自奉則難取而有節此經制畿內之善也甸出田賦以共官爲御者采采取方物以爲貢流流放罪人於其地采最近而流最遠此經制歲外之法也○周禮國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與此略同禹貢五百里甸粟納總入銍五百里侯粟納銍入秸五百里綏二百里要荒各五百里侯服之最近日采荒服之最遠或不及聞故又設三監以周知其外侯綏

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之元子命於天子乃
子之大夫爲內諸侯諸侯世國而大夫不世爵者大夫之
子其德可任則使之必功成而後賜以爵也夫外諸侯之
世子初嗣君位其未服禮數但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至除喪入見天子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是世國者猶不世
爵況大夫乎然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猶得世祿若諸侯
之大夫則固祿皆不世矣蓋天子地廣其采邑可不收諸
侯地狹勢有所不能給也○按內諸侯有爵任政者春秋
所書周公劉子之類也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有任使令者武氏
之子仍叔之子之類也未賜爵而年五十則稱字單伯祭
仲之類也胡氏以書之子爲童稱誤矣諸侯之大夫不世
祿其子孫猶以租稅養之凡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此以下詳言建
國與其田畝之數也九州兼畿內外言之○鄭謂此殷制周則爵州方千
里者六恐按九州之域自古爲然若周一州得殷六州之地則合中國止一州
半餘州在何地耶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

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言幾外建國
之數不以封非諸侯所得有但民取之納其賦稅而已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
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言幾內建國之數胙
猶胙也鄭讀作班祕外世胙故曰封畿內祿故曰胙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
侯之附庸不與此總上文見天下建國之數也元士附庸
不能五十里故不與○按此必因周初有
千八百之名故舉九州推之見其可有此數耳朱子曰恐
只諸儒做倒算法且三代實不然蓋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
可方之理鄭氏以爲殷制又
以應說推之故其說多鑿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

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
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
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
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
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申言畿外之制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
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
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
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

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其餘方百里者
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申言幾內之制大約以方百里
外封國多而餘地少以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內封國少
而餘地多以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愚按畿內九十三國
即公卿大夫食采也其餘則爲賓客諸國用所出耳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
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此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
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三爲屋是三頃長一百步濶一步畝
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長一百步濶三百步屋三爲井則
九百步長濶俱一里也九萬億畝當作九千億畝皇氏謂
億數不定一萬十萬萬萬通謂之億愚謂億數不定皇氏說

誠然但此不應一飾中上億爲十萬下億爲一萬也當從孔氏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廣十則九千畝縱十廣十則九萬畝縱百廣百九十萬畝此大國之數也縱百廣千九千萬畝縱千廣千九千萬萬畝此一州之數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遥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由一州推之而總計九州田畝之數也不足曰近有餘曰遥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諸之北嶽又曰北嶽南河冀豫之間蓋河自豫南行至豫而東北東至兗而北東以入於海冀則三面距之也流沙在今陝西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萬億皆當作千億言計其蓋數則八十千億計其零數又一千億畝也○鷹鏞曰四海獨言東者東在封疆之內餘又曰外也南以衡山爲限百越末盡開也西北則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愚按分道計之而非截然整方九州如一也其不盡者以與四夷又按據此疆界則虞夏殷周大略相似鄭氏謂此殷制周公斥地六倍於殷妄矣若以周尺與殷尺較則在夏爲方千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上以開方法計言田畝之實也舉方百里而九州可知矣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明古今授田

故曰流沙萬億皆當作千億言計其蓋數則八十千億計其零數又一千億畝也○鷹鏞曰四海獨言東者東在封疆之內餘又曰外也南以衡山爲限百越末盡開也西北則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愚按分道計之而非截然整方九州如一也其不盡者以與四夷又按據此疆界則虞夏殷周大略相似鄭氏謂此殷制周公斥地六倍於殷妄矣若以周尺與殷尺較則在夏爲方千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上以開方法計言田畝之實也舉方百里而九州可知矣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明古今授田

一旦加增許多疆理都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人家受之而自貢什一商一井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至周乃一人一區爲謂夏始畫井何不一人一區而故頗配合耶金氏又謂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豈夏商君臣真並耕而治而工商亦耕且爲耶其說尤不可曉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殷以三十爲萊田周萊田在別非恩謂遂人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田二百畝必荒遠之地田未盡闢又地廣人稀故爲此法必無夏殷所授民田皆半熟半荒之理不可以之附合也惟蔡邕夏尺十寸殷尺九寸周尺八寸之說庶幾可通然不若此文之明白而有徵也殷以八尺爲步周以六尺六寸爲步推而上之則夏當以十尺爲步而百畝即七十七十即五十畝然棄其大不必盡其細姑即其意不必泥其文乃經綸活法則所云五十七十百畝亦大概云爾豈若筭博士之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以周尺計今尺周百畝約當今

二十四缺

右第一章。封建井田之制。○封建之班祿原出於井田。而不封建亦不能井田。不井田則民不能富而無以施教化。然大學之教不立。亦無可封建而能行井田之人也。故曰學校封建井田相爲表裏。朱子儀禮分人分土制國設官三篇

天子五年一巡守。周十二年夏殷六年。此五年本舜典也。朱子曰天子諸侯雖有尊卑。然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故四方諸侯分四年入覲則天子一巡守以答之。陳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故建諸侯而諸侯又不能保其常治。故有巡守不然。歲月易流人心易隔。作新之治豈能久而不衰哉。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大音泰。好惡並大聲祥同僻。○歲巡守之歲也。侯甸男邦采衛皆天子畿內之地。爲衆山之長。故稱曰宗。柴。燔柴也。金木曰東方山川之取其氣之通。故出必有期。止必有方。胡安國曰巡守有常。乃一行之。又必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雖本憂民之心。而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止必有方。胡安國曰巡守有常。時方嶽有常所。則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物不費。自泰而後。巡遊無度。至於長吏以不勝役誅。民庶以煩勞自殿。而巡守之義亡矣。著秋書公朝於王所。以守非其所貶王。正本之義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聘以志業。朝以述職。鄭謂此皆伯所定非古禮。詳朝義聘義二篇。天子將出

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南嶽衡山。歸。孔氏曰。徧巡四嶽畢而歸也。鄭謂每嶽禮畢則歸。仲月復出。則計程不得以周四嶽。非是歸必告廟。人子反必告之義也。先告禰。憂反祧主也。特特牛也。每廟各一牛。○叔悌問王。通曰。舜一歲而巡四嶽。民不勞而國不費。何也。曰。古者帝王巡守。以省方觀民。初非遊適。即舜之時。五歲僅能一行。至周十二歲乃一行之。又必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雖本憂民之心。而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止必有方。胡安國曰。巡守有常時。方嶽有常所。則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物不費。自泰而後。巡遊無度。至於長吏以不勝役誅。民庶以煩勞自殿。而巡守之義亡矣。著秋書公朝於王所。以守非其所貶王。正本之義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聘以志業。朝以述職。鄭謂此皆伯所定。非古禮。詳朝義聘義二篇。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之出
以巡守前侯之出以朝覲會同與夫承王命以伐有罪也
類宜造告祭告之名類於郊祭故曰類以求便宜故曰宜
造而告之故曰造天子巡守亦有討罪之事故必載社主
以行告必歷太廟而曰告乎禰者告白禰始至太祖即載
禰主以行所謂不敢智尊者之命也出告用幣
反告用特詳管子問篇諸侯不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
以行天子　自爲天命助上帝宗社爲重故於出告不敢輕如此○班固曰天子出類上
帝反不告者天道無外內也愚
按據此則至四郊不必告矣　天子祗事與諸侯相見曰
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
天子之德盛至朝又考之正之正之凡以天子之德爲德而不
敢有其也尊天子如此則亦見尊於天子矣○孔謂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葬不廢朝愚謂孔義非也同軌畢至
以奔喪來非以朝來康王之誥諸侯見新君見也非朝也

若旁期以下則不廢朝

右第二節王者巡守諸侯述職之禮○朱子謂王事篇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諸
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
圭瓚則資於天子　柷狀如漆桶而合樂之始其所統
主擊則資於天子　鞉音桃爲下管之始其所統少孔云柷
飾一曲之始其事寬鞉反促則短促以柄長八命作牧
宜也周禮唐尤大司馬職方氏九命作伯而賜弓矢則得專征於州內
漆之圓筒也以木爲之中虛兩端合樂時擊之以節樂之終其事收故將命各有
面賜弓矢以下皆專征於外之事也賜鈇鉞然後都鄙刑逆得專殺之
征於　方土公九命加賜鈇鉞按鈇鉞衛侯歸之於京師
崔氏謂管叔雖賜弓矢不專殺也圭瓚以圭爲柄以
不專殺也圭瓚以圭爲柄以
盛鬱鬯者也鬱釀黍爲酒和鬱金煮之使芬芳條暢將祭

又築鬱金加之則謂之鬱鬯亦惟土公九命乃得賜之既
賜乃自釀之也若未賜則酌以璋瓚和以薰而已貧窘於
天子必歲內諸侯卒○按諸侯能和民人則賜弓矢能征不
順則賜弓矢能殺有罪則賜鈇鉞能修孝道則賜鬱鬯能
安民則賜車馬能富民則賜衣服民衆多則賜朱戶能進
善則賜納陛能退惡則賜虎賁謂之九錫孔謂此賜樂非
九錫之樂故伯子男得受之愚謂
有其善則有其賜豈必拘於九哉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立學亦必受命作師
惟天子得入焉衆子及士
君之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之子皆入家塾也郊四郊之學對家塾庠言則謂之大
學若天子之國對成均言則亦謂之小學
小學在內大學在外由內升外以達於王
在外大學在內由外升內以達於朝也愚按朱申曰諸侯
子小學在郊實亦大學特對成均爲小耳天子也小學
歲所入自當在王宮左無緣遠之至二
三百里也鄭云此屬殷制未見必然　天子曰辟雍諸侯
曰頖宮此因上建學而言天子諸侯之異制朱子曰圜
也水旋丘如璧故曰璧雍蓋即旋丘之水以立學
遂囚名焉張子曰文王如有此制及周有天下遂以爲天
子之學諸侯不得立鄭氏詩註半水禮註辟廱半也
北無之半於辟雍故謂之泮水禮註辟廱明也雍和也所以和
明天下頖班也所以班布政教愚按鄭詩註以形言禮註
以義言而
禮註近密

右第三節王者統馭諸侯之制所謂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也○朱子屬建侯篇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
命於祖受成於學禡馬伯反或音伯○禡至所征之地而
祭始造軍法者孔云蓋出尤或曰黃帝
也受命於祖謂誓以行其無祧主則主
命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出征之禮如此出征執有罪反
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周禮大司馬九伐馮弱犯寡則青之
暴內陵外則墮之

野荒民散則刑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社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有罪無赦無所縱也執必有職無所柱也釋奠大征則以牲幣告先聖先師小役則但以幣禮先師也釋奠以文德止武功也周禮宗伯師遷獻徵於祖司馬憲禁令於社此不言告加社文略也出征而反之禮如此

右第四章　王者征伐之制○學文德之所聚也征武功之所成也出必受成於學反必釋奠於先師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不爲也而軍旅之事皆仁人之心也後世惟孫吳之書是習適足啟詐長亂而已矣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乾音干○歲三田公羊子曰夏不田貢諏曰陰陽盛長之時也鄭云此疑夏制周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因農隙以講武事焉蒐索也擇取不孕者因索其群聚而教之以戰法也苗除也除去田中害禾之物也獮殺也殺取有罪者以祭宗廟也狩圍也圍守禽獸之四面以射之三驅而取其一焉不忍盡物也公羊說三田者一爲乾豆謂充君之庖也二爲賓客謂充賓客之俎豆也三爲充君庖謂充天子之庖也鄭云此三事故曰三田非也乾豆腊之以乾豆奉宗廟也毛公曰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膘爲中殺以供賓客射左膘達於右膘爲下殺以充君庖其餘不獻愚謂即一田而尊神敬賓儉於自奉之意皆可見矣無事不田則無以奉賓祭故爲不敬田而多殺則傷殘太多亦非仁人之心也仰實曰無事不田日不敬則有事不田可也大事廢否則取其而已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鄭讀作綏車到作緌○此以下乃所謂而獲取之諸侯熊氏謂歲內之諸侯愚謂外諸侯來會朝覲於天子其禮亦然也綏所屬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既發則偃之也鄭云周制春夏用大麾秋冬用旗以動豫○二章朱子爲師田獵

右第五章　王者及諸侯田獵之制○按田獵之制非作禽荒也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講武事也春以祭社夏以享礿秋以祀祊冬以享烝明祀事也蒐以宣陽氣苗以扞陰滯廣訓焚也既田而齊嘉頭獮以順休令狩以狩服以告宗廟以制殺也制猛制逆告戒群臣而又論功推允須禽惟均爲無享禮備矣後世不講於禮而以風毛田而昭德塞違之義備矣天雨血灑地爲樂其見破天物不亦甚哉李靚曰兵者不祥之器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因田而教焉馬鳥獸亦函血氣若無故而祭是暴天物也故因祭而行焉以彰事神之理即以作不虞之備故易曰

而藏一曰昆同也謂其類同也孟冬至仲春虫皆蟄伏故得以火田天禽獸之稚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凡以廣仁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盡入以爲出杪音
杪末也五穀皆入則豐耗可知地之小大有定故曰用年
之豐耗屢遷故曰視以三十年之通者太陰三歲處金則
旱三歲處木則凶三歲處火則旱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凶十二歲一飢人生三十年爲一世不能
約蓄故以三十年約之必餘九年之蓄其餘乃可用也
祭川數之仂喪川三年之仂喪祭川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祭豐年不奠凶年不奠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仂音勒越音活舊如字○此以國用之大者言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仂音勒越音活舊如字○此以國用之大者言之仂謂他事豐年則備禮凶年則
殺之惟祭不可奠儉故通三十年數其贏縮之中而用其
中數之仕一也喪三年而除故亦用三年之仂暴猶敗之

意言以儉棄禮也浩泥溫之意言以奢沒禮也禮吉凶異道故喪三年不親祭大宗伯攝之惟祭天地社稷不以卑
廢尊也既葬天子親之未葬亦大宗伯攝之周禮所謂王不與祭則攝位是也喪禮質故祭天地之神惟用蒯苹之屬以爲索不用絲也鄭謂踰越喪車之綍而往夫未葬則宿不可離既葬則又無綍可踰矣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蓄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
日舉以樂菜食菜色姚舜牧曰民裴黃如菜之色陳氏曰民饑殺性盛饌日舉周禮王日一舉鼎
十有二物昔有殽制用有節則民足而君無不足所謂樂
以天下也若歲有大凶則國有殺膳撤懸之事矣蓋者不
可以儲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
踰廟故謂祭饗珍如淳烝淳母之類庶羞常所食燕衣常
所服寢人所居無故不殺以節用而仁亦行乎其間

不弊墓地不請弊音斃○古亦商也將言司空度地居民
之法而思治地莫善於商因先列之明當以是爲法也周制九夫爲井於百畝之中通其厚薄而取
其十畝爲徹徹通制八家同井而助耕中之公田爲助孟子
謂惟助爲有公田是周無公田也時入若春猎魚鼈蜃設
罦罬草木零落斧斤入山林之類夫一夫百畝之稅鄭曰
夫治也或曰夫餘夫或曰力役之征皆非是圭潔也三日
以治城郭宮室溝渠無年一日中年二日豐年三日不可
復過也若重與則不能計日矣藉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
復收私田之稅以惠農也取市宅之壓而不復稅往來之貨以
惠商也山林川澤禁其不時而不私其利以惠民也圭田
以奉祭祀不征其夫厚賢且教孝也若周則有門關之征
及土田之稅矣不過三日休民力也田里公家所授故不
得鬻墓地族葬所在故不得請而養生送死之資備矣○
陳氏曰上六者事義而輔之以仁下二者事仁而處之以
義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

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上度如字下待洛反○周禮冬官鄭注謂以居民爲職也度鄭謂丈尺。愚謂規畫經界之法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山川沮澤勢有高卑故氣有寒煖燥濕。而天時物候亦因有早晚之不同。必驗四時物候之異宜而量遠近以居之。或宜爲井邑。或宜爲城郭。然後民之事可興而民之力可任也。老者事少。壯者食多。食從厚。事從輕。此王者使民之道。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上齊去聲○又申上文。材猶材質。各有所能。宜謂所宜也。地高易寒。坦易煖。峻易燥。卑易濕。廣谷大川。其爲天地之氣既殊。故民生其間亦因之而異。俗言其稟氣。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若西北多山。其人剛

勁而遲重。東南多水。其人秀弱而輕麾。言其日用。則有五味器械衣服之異。若士作甘。水作鹹。阜資舟。水資楫。皆因地之所宜。聖人亦惟修七教齊八政。以化民之情性。而協於中正。俗宜之異。必不能強之使同。故必因之而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蠻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皆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推珍問切。被衣並去聲○又因異俗而推言之。性。衣食之性。以圓於俗故不可移。如下所云也。夷海也。以居海外。故謂之夷。二曰

咸安其居。樂事勤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度待洛反。樂音洛○俗宜之異如此。故司空之居民也。必量山川之勢。以制邑建國。邑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有遠近多少。居有疎密。必使地與邑

相得。邑與民居相得。然後地得民而無曠土。民得地而無游民。食節而事時。其安者至是而民安。其居矣。民安則上興事而民樂其事。在力而民勤其功。尊君親上之志。於是乎生。而學亦於是乎興矣。蓋義理生於富足。未有民不安而可致者也。

右第七章。王者養民之制。司空之職也。○按夏書伯禹作司空。平水土。而周禮亦曰冬官掌事典。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是司空所掌者。實國邑正疆域。作溝洫。課農桑。以安民阜財者也。自周鐘冬官一篇亡。河間獻王補以考工記。而後世遂以司空爲百工技術之官。不復知其爲取鑒於斯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繼惡周禮地官鄉一人掌邦教以佐王安
而大司徒則掌其政令者也此下四節言鄉學教民之法
以賢仁義之德人所自具食色之性人所易流非禮無
治而非政亦無補禮教之不及而防之也人所共由之謂
道已所自得之謂德修明教濟政皆所以一之也卷老
恤孤弥師曾曰極極吾心之慈孝以身先之上賢簡不省
則又恐其不得而勤懇之使歸於一也四者皆修禮濟政
明教之事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
并下見文　六禮冠昏喪祭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此申釋上文鄉謂鄉射鄉飲事爲者農工商賈異別若以
土會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辨十二土之名物以土均辨
五物九等之類制如布帛廣狹之類冠以貽成人昏
以正男女衣以旗終祭以追遠鄉以崇德相見以正交
接六者皆所以節民性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君
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賓客有禮七者皆所以興民
德欽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有恒異別有辨度有長短量
有大小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八者皆所以防淫也○前章
言修其教即此禮教終其政即此八政然五命鄉簡不帥
訪異言不可強而齊也故八政中有異別焉命鄉簡不帥
教者以告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
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
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
之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鄉學簡不肖之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鄉大夫也古者六鄉各分治一
鄉則司徒得以命也言鄉則州長黨正比閭
亦在鄉則司徒重故司徒重在軍則家宰重在軍則司馬
該之也學有室者曰庠無者曰序貢公彥曰鄉射於庠州
飲於庠鄉以此庠爲鄉學則言庠而州序黨庠亦該之也
朝猶會也射鄉有常時此以簡士行之故曰習射以中德

語以樂舞教學門大卷成誦焉武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此下三節言國學教士之節言國學教士之法而樂正掌其教令不言所屬蓋因虞周之制而略之也下仝之爲教順神人之道中和順陽施也秋學禮以識位也春學樂以興德也皆順陰教也學專於一則易精古人所爲時教必有正業者如此自王大子以至民俊雖有王治輔治之異然皆有教之人學以尊師之地貴非所棁也棁養人性情莫善於樂故雖詩書禮並教而樂名官明所重也後世禮樂散亡而樂之仁尤甚即職列司成亦不知律呂爲何物而欲使學者和順於道德豈不難哉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北國學簡不肖之事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此出學九年之期也周禮小胥下士八人掌學士之政令而比之大胥中士四人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樂正屬焉即周禮之樂師下大夫四人掌國學之政教國子樂舞樂儀皆大樂正之屬也九年之中皆有反復教論之事此仰棄其終而言非一簡一告樂正而已也公卿入學以身教之民俊係司徒所升無不學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國學之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鄉學之正論造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周禮夏官槀人掌官府一人掌邦政佐王平邦國之職也司馬王兵而論官爲之者夏官火火主明惟明乃當其材又火王禮尊賢者才德之大者故周禮於夏官言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也進士之法司馬則掌之乃能各當官之稱任以職爵之謂秋其階古者必試以職實能任職然後命之未命以前止受前爵之祿也如大夫五十乃命未五十猶是士試大夫止受士祿所謂進賢如不得已也○劉羲曰古者鄉學教成人國學教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爲朝廷之官而許試之權在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編戶世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者亦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周子同二也

後使之任事然後祿之位定然後祿之以及執技者也司
徒論選既審秀士則使爲鄉遂之吏執技亦使爲一技之
職果能稱其官則亦爵之祿之自下士至下大夫而止
適人於朝與王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
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師大夫爵節於朝刑於市師此於
制祿者宇閭胥師則若宇閭胥師則若士至下大夫則
決也所之謂流放之地不得反也故無賦役之政田之
不同猶之卿寶曰有心殺之是謂故殺有心生之是謂
生殺殺傷於仁故生傷於義好生者聖人之德而此弗故
生惡之者至矣雖然弗故生亦弗故殺亦天地之心也○
周禮秋官卿一人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以五刑
糾萬民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圜刑也以八辟麗邦
法附刑罰議親故議貴議勤議賓也正
者得其平明者察其情未備而拘之曰獄兩造相質曰訟
三刺一訊羣臣　訊羣吏三訊萬民也簡聽也訊之而得
其實則爲輕重之序慎測深
法盡別官刑殺罪各五百也即或也天倫天理隆殺之大
等姚舜牧曰鄭通也謂五刑以次遞降言制刑者不可拘
執已見必以天理自然之序斷之使
刑罰之差等適合於其事之輕重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原
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深
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
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刑於
父子此聽於之大體也故有其迹相似而或爲大倫而犯
其事翻重官輕其情於惡爲淺或背大
倫而犯其事雖輕
其情其情雖惡爲深凡其存不可不論而非意以論之或
未當其情也其情不可不測而非愚以測之或跡畧與刻
薄也且其間又有深情厚貌巧於緣飾者必悉吾聰明乃
盡觀其隱又有情弱愚窒不能自達者必致吾忠愛乃盡
得其衷也備有事局可疑必廣詢之於衆至衆人皆以爲
可疑則寧赦之必其無疑者乃可以成獄而猶必察其小
辨之也此辨事而通之愚按司徒掌教似主文司馬掌兵
似主武而相通若此故文非章句之迂儒武非斯弛
之勇士入則周公公出則方叔名虎由此其選也
自文武之遂分而文臣多迂
武臣多悍天下無全才矣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
赦從重　周禮秋官卿一人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以五刑
糾萬民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圜刑也以八辟麗邦
法附刑罰議親故議貴議勤議賓也正
者得其平明者察其情未備而拘之曰獄兩造相質曰訟
三刺一訊羣臣　訊羣吏三訊萬民也簡聽也訊之而得
其實則爲輕重之序慎測深
法盡別官刑殺罪各五百也即或也天倫天理隆殺之大
等姚舜牧曰鄭通也謂五刑以次遞降言制刑者不可拘
執已見必以天理自然之序斷之使
刑罰之差等適合於其事之輕重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原
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深
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
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刑於
父子此聽於之大體也故有其迹相似而或爲大倫而犯
其事翻重官輕其情於惡爲淺或背大
倫而犯其事雖輕
其情其情雖惡爲深凡其存不可不論而非意以論之或
未當其情也其情不可不測而非愚以測之或跡畧與刻
薄也且其間又有深情厚貌巧於緣飾者必悉吾聰明乃
盡觀其隱又有情弱愚窒不能自達者必致吾忠愛乃盡
得其衷也備有事局可疑必廣詢之於衆至衆人皆以爲
可疑則寧赦之必其無疑者乃可以成獄而猶必察其小

大之倒以成之蓋當赦當刑
或大或小無不即天倫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
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所供以定罪也史掌文書者正如
卿士掌鄉遂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訝士掌四方
之獄訟也棘木外朝朝位左九棘右九棘必以棘者取其
赤心在內而能制禦於外也　周禮三宥一日不識再曰過
失三曰遺忘楊時曰三宥者天子之德制刑者有司之公
天子以好生爲德有
司以執法爲公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倒也倒者成
形也如人形體之成故君子盡心焉　倒形通名言刑罰之設
赦必如土文所云也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謂無赦無
之赦或以情之可矜或以事之可疑或在三赦三宥八議
之列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也後世大赦
則殺人不死傷人不刑盜賊奸宄不詰而赦遂爲縱惡長
奸之門矣張栻曰孟子言生道殺民雖死不怨蓋先王明
法以示民使民知所趨避向生之道也至民不幸犯法
而加辟以遏止其民是亦生道而已又況乎哀矜惻怛
然存乎其間生意未嘗間斷也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
即有得情而喜與衆於疾惡之
意一毫以前則火所謂生道矣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
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詐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

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亂家語作通行僞作行
作記醜說苑作忘愚。巧析言辭破壞法律變亂名實改
易制度挾異端邪說以惑人五者皆足以亂政淫聲若桑

閒濮上異服若瑣升鶡冠奇技
足以蕩民志僞與非已可惡而又堅不可攻辨不可屈考
復曲引以濟其奸四者皆足以惑民
心托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阻人所當行
誘人以妄作皆足以害民事殺
罪不至死然蠹民之害於是爲大故不以聽而直誅之聖

右第九章　王者刑罰之制
疑本出出尤而三代因之不害爲仁者教
化明而刑罰當也自漢文易肉刑以笞降死一等則
笞似爲過輕而笞重者及致死更爲過重進退兩無
據焉故文帝刑三千流刑三徒刑杖刑笞刑各五歷
代因之可謂有輕重之差矣而民或無所措手足者
養之無道教之無素而法吏又以私上下其手也有
家宰之足民食司空之安民居司徒之節民性興民
德而又有司冠之正刑明辟
其殷幾乎○朱子屬刑罰一篇

飾雕麗字弼音肖中去聲孰熟通○此治市之法也周禮司市下大夫二人士逾倍之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金璋二物陳謂以金飾璋非車器之度詳見考工數升繢之多寡布幅廣二尺四寸圭璋車服不弼防閑也廛器械推不弼防閑也度數亦弼防雙決也奸色不弼防貪也不時不熟不弼防傷人也不中度數亦弼防害正也錦文珠玉不弼防玩也戎器不弼防亂也不中民志定矣○閎市之地其人雜而繁辨況貨利所聚刑獄之端也故以大司徒之官牧曰聖王制刑以遏亂又設禁以防奸慝於未然則不陷於刑矣故因論刑并及之家語此章在孔子告仲弓語而先後互異

右第十章王者關市之政亦司徒之屬也○按周禮太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以供王膳服是固未嘗無所取也然取者市宅之稅與貨之不出於關及財物之犯禁非物物而稅之法之不建而惟簡是閎其不至爲暴者幾何哉○朱子亦屬刑錯篇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音泰惡去聲齊側皆反下同

○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建邦之六典入法則與其禮書以治邦國官府都鄙而正之必自君始君以禮正則天下無不正矣執簡記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也諱非禮之事君所欲諱者惡失道之名君所惡聞者天子有失則太史直一言一動太史皆記之以示後世故天子齊戒受諫恐其不於正而奉先王之典法以諫不以其所諱惡而爲掩覆之文天子即洗心滌慮以受之務去其可諱可惡之實而不敢使太史著美掩惡以亂簡記而欺後世君臣之間可謂能以禮正矣鄭以諱爲先王之名惡爲子卯疾日貪是足盡太史之職哉○王明齋曰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與此奉諱惡同蓋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若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先王之死日名諱則孝子慈孫莫如惡事若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先王之自不忍忘不待詔矣

右第十一章王者左右史之制宗伯之屬也○上章皆天子治人之事而此則所以自治蓋

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也內本天子句屬下章○本篇無宗伯之職然逸宗伯亦其職也喪祭數條言之不詳并入後喪祭二禮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夫二人下大夫上中士逾倍之質成之法句絕則令正月成牢夫受之月終則會之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小宰贊之太宰受之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以行黜陟而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

宰廢置蓋計官之總也家宰掌邦之六典於職無所不統故家宰受司會之職以質天子而樂正六官遂各考其屬不言質天子樂正主六官不言受百官司徒主三官不言受蓋互文也姜氏曰漢世誤以侯國三卿爲天子之制故初立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其作制者亦仍其誤愚按姜說甚明然則多爲繁說者皆不必矣陳皓曰君臣上下莫不務戒以致其敬以天工天職之老蚌飲以勞農皆樂今歲之終也伤國典論時令以成歲事亞八爲出以制國用復慮來歲之始其受勤無已可見矣○朔日不反宗伯有禮門失即其時見之不待考成也

右第十二章質成之禮統於家宰然特其細而已周禮小

司徒歲終則考其屬之治成小司寇歲終命其屬人會乃致牛小司馬司空文雖闕即是以推則長無不考其屬可知宮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則屬又無不考其下可知下各考其屬故寡而難欺冢宰提其綱故簡而有要也

○二章朱子屬王事篇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不以貴加人也詳世子篇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守同狩竟同境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者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

○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猶與鄉里齒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猶與族齒惟三命而為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乃不與族齒而鄉飲之時有七十者亦弗敢先猶尚齒也七十致仕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三節俱祭義○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猶與鄉里齒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猶與族齒後揖鄉大夫其致仕而歸者亦弗敢先猶尚齒也七十致仕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三節俱祭義○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猶與鄉里齒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猶與族齒後揖鄉大夫其致仕而歸者亦弗敢先猶尚齒也七十致仕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三節俱祭義○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猶與鄉里齒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猶與族齒後揖鄉大夫其致仕而歸者亦弗敢先猶尚齒也七十致仕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三節俱祭義

○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猶與鄉里齒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猶與族齒惟三命而為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乃不與族齒而鄉飲之時有七十者亦弗敢先猶尚齒也七十致仕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三節俱祭義

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右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不以貴加人也詳世子篇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守同狩竟同境

○二章朱子屬王事篇

提其綱故簡而有要也

○二章朱子屬王事篇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不以貴加人也詳世子篇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守同狩竟同境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十非因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不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衰之遍甚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庶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每加一等也

○右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巡則猥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舜爵之事弗及也力政謂田役服戎則兵役也從身任之與人任而我與之及也則旁加之也八十已傳終有子主之故齊弗及力弗勝哀故喪弗及然亦指旁期以下若正期猶當及之蓋老念甚而事愈衰如此○孔氏曰田役爲重戎事稍輕有役尤輕四郊役多故皆役田役二十受之兵役三十受之六十而免野外役少故十五受田役三十受兵役五十免力役六十免兵役五十而衰六十不任而役五十六而免五十而衰六十不許慎曰漢制二十三而役

親學七十致政惟衰麻爲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哀麻爲喪○鄭謂命爲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之禮也皆大夫士之禮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

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此因不從政而類言之方云莫勞於徙皆王政所宜恤也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癃殘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於經通融癃疾皆王政所宜恤也此又因上文老疾而言老窮不能言罪不能聽政身短小者工官相器能也若躁捷循聲聽詞火別者守門俾倫狀處各以其能食於官也

道路勞子山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國中之道

而孝弟爲尤重也王謂天子覇謂牧伯至孝者仁至弟者義仁之道寬洪惻怛周流溥博有保天下之氣象故近乎王義之道端慤嚴凝截然不紊有統率一方之規模故近乎伯有有之也孝弟之道自古先王相因不變由已之親及於人使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於天下國家若衣之有領裳其領而下順序矣此極言貴老敬長爲道而王者之制必以是爲重也○按石梁王氏斥孝王弟伯非孔子之言愚謂孟子所云王伯辨其心有誠僞之殊記所云王伯指其迹有廣狹之異表記至道以王義道以伯亦然不可以桓文假之迷疑古之伯皆然也

右第十三章　申前養有老鄭孤獨而見養老爲尤重也○前言王制詳矣獨於貴老詳言之反覆言之豈無意乎程子曰有虞之法度未也大之聖人以孝行周官之法度孝弟本也法度未也大以孝弟修於身刑於家推於國達於天下薰陶漸漬雖市夫日暨莫不有孝子悌弟之風此王者之所爲必世後仁也後世寖大莫如漢之高祖治理莫如唐之大宗然迎門之導謁羹之封未武之變於孝友問慤僞

多矣漢之明帝尊事三老兄事五更視學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應機復見三代之儀而文王者實未至焉朱子之誠而未盡其道明之述文討論同宿南三代之太祖金匱有盟灼灼分痛有孝志而諸藩之制自胎其咸至治陵武功之死越文之無徑其慘刻更有不忍言者如是而孝綱舉目張依行修美是枝其根而欲枝之茂必不能也朱子歎爲架漏千年誠不信哉

禮記卷三之三　終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箎孝校鐫

月令　孔本第六芮本第二十七朱子儀禮第四十八今定爲第九○此古帝王因時布政之大略防於唐之命羲和嗣後夏有小正商有王居明堂虞周有時訓有月令至秦而呂不韋爲此篇陳澔曰不韋相秦十餘年秦已有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四代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蓋將以爲一代之禮也其月用夏正其令兼三代及秦制厥後不韋廢死李斯盡滅先王之法而此書亦無用矣湯三才曰明王奉若天道莫先于敬授人時故舜齊七政周協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不韋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其書雖成于諸子而實把列代之遺文雖紀于巨奸而實具帝王之善制芮城曰與先王輔相燮調之旨雖未必盡當質諸洪範庶徵之休咎亦未可厚非乃或喜其精并謬其失憾其短并掩其長如王肅蔡邕謂非周公不能作柳宗元又取爲近于瞽史皆過也又云杜佑通典言月令明堂馬融所增但鄭親師馬氏而目錄惟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云云不言馬氏不知杜說何據也愚按此篇本王者奉天出治語以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爲綱而雜取時政條附之蓋秦處西陲多未見成周大經大法故時政之最大如冬至南郊夏至北郊大采朔日少采夕月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春禴夏礿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禴夏礿秋禘冬祫皆弗之及特不韋將以爲秦禮而後亦不行也今攷前此小正時訓猶存後此有淮南時則訓與此篇互相祖述取四書及呂氏春秋本文考其脗合以事殊以時別正相爲經緯也至與周禮異同則秦漢代降後儒各據所聞以傳述都有損益百王之大聖亦在所取裁也何過嘗哉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日在虛昏昴中曉心中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孟長也春偪也動也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宮六

星遠之其廣十七度參西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其廣十度尾東方火宿九星如鈎其廣十九度天行疾日行遲必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乃與天會每日指星記之以其所遲爲一度故謂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月行更遲必二十九日有奇乃與日會每歲十二會故四日月之會分三十度有奇爲一辰也爾雅正月爲陬斗柄建寅則日月會于營室娵訾之次寅與亥合也中正南也昏時參星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人君南面而聽天下故舉此以驗也北氏以昏見有早晚此特大畧耳○今立春日在女六雨水日在危初此歲差也詳後冬至其日則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其日上位東方數八下與有其世仁其事貌○爾雅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强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陽甲乙以木之屬也太皞木帝元氣廣大顓

之皞孔云東方生養其氣方盛故曰太皞古稱乘震執規而司春者其配伏羲木德之君句芒木神言木初生句出而有芒角其配則少皞之子名重木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有功德于民故後王祀之各以其德與時爲配也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音蓋一生角數六十四其音屬木樂具五音春則以角爲主也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飾五音之上下鄭曰以銅爲之蓋古以竹而後以銅乃生五量也中猶應也簇奏也太簇寅律凡律空圍九分太簇則長八寸由林鍾益一而上生曰太簇者國語訓金奏贊陽出滯高誘謂陰衰陽發萬物冻地而出義皆可通也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塗其端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八者木成數也木作曲直曲直作酸酸者木之味也班固曰物初出地故其氣酸鍾懼謂東夷氣雅亦一驗也罪曰戶偶曰門葦曰戶竹木曰門春祀戶順陽自內出且象奇也脾屬土爲木所克故食先之食所勝也凡祭五祀皆設戶于室奧門內曰戶外曰門逸中霤禮祀戶先設席于廟堂之奧主人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北面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南祝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脅再既祭徹之更盛鼎俎設饌于奧之出戶迎尸尸入仰筵坐遂饌食器如祭宗廟之儀明日又釋奠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負冰吕淮作候鴈北宋作鴻鴈來悮時作候鴈北宋作鴻鴈歸今本作來悮時訓合下草木萌動分六候云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而水之日獺祭魚云云又分雨水下爲第二章唐月令同後倣此○此記寅月之候也古不熟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諫愼曰个古作介菩介夾也開左右夾室倉蒼同○淮有服八風水始桐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乘鼓琴瑟其兵矛○天子因時布政其居隨月而與青陽左个東之北偏當實位也鸞鈴也有虞之車飾以青色馬八尺以上爲龍服玉以飾冠爲佩者青倉皆木之色也麥金穀而居東春食之從其方也羊兌畜兌陽長而陰衰食之順陽義也器之刻鏤者疏通而暢達亦象陽氣之發越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是月以節與中氣言非謂朔至晦也泰法簡易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故先三日以告太史宗伯之屬掌正歲事以序事謀告也迎春東郊去國八里用木數也迎木

德之氣以木帝伏羲配配句芒之神以木官重配也凡記天神必以人神配者賈公彥曰以自外至無主不止也鄭謂迎春祭靈威仰固妄王謂祭太皞句芒不及天神恐亦非也是時天以發生爲德故君法之而命相布德也令以布德則令和矣慶以施賢惠以周急遂行言其速併不當言其審也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貸吕作忒後同

○則應太史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也八法以逆官府之治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計也典法掌于大史則又各有遲留伏逆之不同大約木十二歲十二次三歲金水一歲一周天也辰十二次天一周月二十九日有奇不及日一周至于五星遲速史則是于此取質焉守之奉之重紀綱也或謂典法日月推步之書非是天進而贏日退而縮月尤縮故日一歲不及天一周月二十九日有奇不及日一周至之後同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四

配偶其審察伺亦通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于官府都鄙蓋人事之舉必視天時司而弗忒正時令也而凡此典法天行皆有大經小紀之舊法必不可失此則天子命之之辭○唐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風師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善也元日謂辛日之善者卜而用之故曰以祭天而以帝太皞五帝中之靈威仰亦通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于官府都鄙蓋人事之舉必視天時司而弗忒正時令也而凡此爲第二章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辰郊後吉亥也不用卜故言擇保介保王而衣甲卽車右也三人共乘曰參天子中御左保介右置耒耜于參介與御之間當天子前而稍右示將用也藉藉也藉民力以耕故謂之藉藉以奉郊廟之典籍故又名籍言帝躬重

也吕氏春秋大夫亦九推此不言從卿也庶人助以終畝乃反而用婺婦之餘具于路寢以燕勞之姜兆錫曰士不與耕勞卑故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言可耕之候○唐無此飾厲小正初歲祭耒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術周禮作遂○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五

田謂田畯舍東郊順時氣也封疆之界修之以正其大術夫間小溝徑術間小道審端之以治其小且備旱潦也中高曰丘高平曰陵陂曰阪坎曰險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土之異勢也稼宜異性也田畯躬親相視土地而辨其所宜殖者以教道民田事飭而準直定農有成法而不惑矣○淮無二節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釋菜舞羽籥大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春習舞釋菜時教之正業也蓋春秋釋奠釋菜者皆省錄之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春祀爲民祈也牡貴牝賤故大祀不用牝小祀或用之此不忍傷生育故并禁之也禁止伐木盛德在木故也且春木液上行多蟲而易朽若國事則不禁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蟲之孵者胎未生夭初生飛鳥鳥學飛者麛獸子數急則亦行之骼枯骨胔有肉掩之埋之皆以爲仁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春生育之時兵危亡之器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自我起則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理其殃也宜哉○淮無此

節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天道、即上天氣
即上農田土地之類、人紀、即上布德行舞之類、地理、
起下文、如下雨水不時、則變天道之應、草木黃落、則絕地
理之應、則時有恐、則亂人紀之應、
也、孟春一歲之首、故於此總發之、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
時、草木華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
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
入、雨水、以淮作風雨害霜大雹、○令謂政
人令、上言政令所當行當戒、此乃言失政之咎徵也、不時
早災也、有恐、火沈也、回風曰焱、焱起傷折也、稷爲五穀長、又
最先熟、故曰首種、入猶登也、張成曰、氣寒故春當先種者、
不得入土、亦通、四孟四仲四季、各以其氣相通、赴我則復、
生我則養、我生則洩我赴則養、四季則相應也、雨水不時、
火發於巳、陽氣洩也、草木黃落、金生於巳、氣促也、國時
有恐、火氣盛也、其民大疫、以金赴木、殺氣盛也、飄風暴雨

陰通而陽怒也、藜莠蓬蒿生氣雜而惡氣應也、水潦雪霜
亥水之氣與巳合而盛也、孔氏曰、巳好風、畢好雨、巳在寅
畢在申、寅申衝、逆、故爲風暴雨、
○淮下有正月官司空其樹楊

右第一章、孟春之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淮作招搖指卯唐作
昏東井中、虛中、筆中、二月之節、日在營室、
○仲中也、奎、西方木宿、十六星、形如破鞋、虛十六度、爾雅
二月爲如、降婁之次、卯與戌合也、弧矢九星、在井西、建六
星、在斗東井斗度、虛故與別之、○今驚蟄日在危十五、春
分、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卯衝、長
百八十七分之千七十五、自戌則益一而下生、曰夾鍾
者、國語出四隙之細、高誘曰、夾、助鍾、聚也、萬物去陰助陽、
聚地而生、班固曰、夾、甲、鍾
種也、萬物孚甲種類分也、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
鳩、記卯月之候也、桃生三歲即花果、蓋得陽氣之先者、倉
庚黃鸝也、又名商庚、黐黃、楚雀、齊曰搏黍、秦曰黃栗留、鳩
爽鳩即鷹也、鄭玄布穀非化鳩者、高誘謂其喙正直、不復
搏擊、感生氣之盛也、孔謂化者、復歸本形之謂、鷹鷲是也、
雉爲屏翳、爲蛤、皆不復本形矣、○愚按鷲化鼠、鳩化鷹、不
言變而之惡也、惡之也、鼠化鷲、鷹化鳩、則言變而之善也、
喜之也、君子於一物化於善惡、猶喜之而況於人乎、○時訓
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
不可以應不化爲鳩、寇戎數起、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
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太廟東堂之正室、當卯位也、明堂惟中室爲大廟、四
位非廟而言廟者、以分祀四方之帝、且入太廟所必經也、
是月也、安萌菜、養幼少、存諸孤、諸孤、淮作孤獨、○皆順生
也、幼而無父曰孤、無

育之、將不能自存、幼少不可得養、孤子以寶之、時說以幼少爲
養孤子、以寶之、時說以幼少爲
元日、甲日也、卜甲日之善者使民亦得祀其里社、以祈穀
也、春祈歌良耜、秋報歌載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名
詰用戊、唐
月令亦戊、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囹圄、周禮
曰、均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土、曰圄圄者、合而語之、使知悔
過遷善、周禮所謂教緊罷民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皆以
拘禁罪人、曰桎梏者、致而告之也、肆陳其罪以徇衆、若後
世枷示揶笞之類、掠、任意栲治之也、肆謂肆陳尸、孔謂四
月盛陽、古無暴尸、或大逆欲止獄訟、諭使
息爭也、四者皆以順陽氣之宜、大生養也、　是月也、祭鳥至
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
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主居明堂禮
得天材句、○祭鳥燕也、又名
故以其至爲祈嗣之候、高禖先媒也、蓋祀女媧、孔云當是

伏羲商乃以高辛代之祀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亦以爲配故又謂之郊禘御從天子而行禮事也三夫人不必備故止言九嬪其下有世婦御女亦應從而不及者言后之從天子則從后如者不言立言之體也其有天子所常幸而有娠者則祭畢而酌酒禮之以顯神惠且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以兆男子之祥也○唐下有是月也祀日於東郊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咸動啟戶始出古下有者藥發何○此再記卯月之候也二分陰陽之中二至陰陽之極故尤詳之廣其節候分至也分均也方慤曰陽始於子終於午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酉而中分故卯二分皆夜適均也古制晝夜百刻今制九十六刻冬陰閉固雷伏不出二月四陽上升於天卦爲大壯故古發聲始電蟄咸動啟戶始出下大壯故有聲而電則其始烈出○時訓孟鳥不至婦人不孕雷不始電君無威震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

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先雷三日春分前三日也容止猶言動靜房室之事褻嬪天威則害及子殃及身蓋陰陽分則中中當葆其和至則極極當防其絕而雷電交作尤不慎也鄭謂以戒婦人有娠者曰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淮則下有令官市三字姜云當作衡鈞石○丈甫曰量衡平也鈞三十斤石四鈞也斛曰斗甬曰桶概平斗斛之斗甬衡之角也皆所以正之因天時之中以修人事之中也五權五量各舉其二而偏可知○顧炎武曰左傳異議云北魏及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北周及隋斗稱於古二又唐六典內外官司皆因隋制太史太常太醫用古制故時有大斗小斗大斗小兩之名歐公集古錄得漢銅甬銘曰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是斗則三而不足又王莽布長二寸五分今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今六分半是後之大於古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之又沈括云秦漢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是

宋之權量大於唐元史云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斛又大於宋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舍邑居也門雙曰闔單曰扇木曰闔竹葦曰扇居人曰寢接神曰廟又廟前曰廟後曰寢當春務農故在邑居者少若畋役以修寢廟之闔扇使之畢備可也作土功師旅則必不可矣是月也毋漏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曰漏曰漉皆竭澤而漁焚林而田逆生氣甚矣故禁之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出作獻此字誤○蘇軾曰十二月陽盛於下故納冰地中二月四陽作則啟冰而廟薦之四月純陽冰於是大發而食祭無不受冰以節陽氣之盛也之一事也獻羔以享司寒之神先薦寢廟先神後人也主未入廟庶祭皆於寢胡安國曰亦聖人輔相變調釋采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習舞

樂正入學習樂采陳作菜非今從呂○上丁上旬丁日仲丁次旬丁日下丁下旬丁日義愚謂兌蔵丁亦取虛受而相悅也陳謂先庚三日後甲三日後丁寧於更變之前更始之後似鑿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采采幣釋采釋奠而用采幣也習舞既成故釋奠以告鄭謂習舞象萬物出地地鼓舞或謂習樂象雷出地奮有聲愚謂總順陽氣之發也仲丁不親往以上已親之也○唐上丁釋奠於國學祭周公仲丁釋奠於學祭文武一出兵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文武何居是月也祈不用犧牲也唐分周公上戊釋奠於太公廟按古用圭璧更皮幣說水旱疾疫諸事必用圭璧但以皮幣更犧牲左傳所謂祈以幣更高誘曰以時尚生育仲春行秋也孔云大祀自依常法若上以太牢祀於高禖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蝗

為害。鄭謂西宿值昴畢好雨。故大水。昴為旄頭。畢主邊
應也。麥木金穀陽始而生。多水而寒陰氣勝也。鬼戎來征。金氣
民相掠。亦陰勝也。大旱而炎午火之氣。蟄而食心者。午為
心火。午氣早洩。故蟲害心。○
淮下有二月官介其樹杏

右第二章　仲春之令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淮作招搖指辰唐
晝昏柳中。曉南斗中。○季少也。胃西方土宿。三星。鼎足。廣十五度。爾雅三月為
窮大梁之次。辰與酉合也。七星。星星也。南方陽宿。七星如
鈞。其廣七度。秦牛河鼓也。牛北方金宿。六星二角三度一
足。其廣七度。河鼓三星。在其上。若牽之者。
故曰牽牛。○今清明日在壁八度。雨牽九。其日甲乙。其帝
太昊。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

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自
南呂益一而上生。曰姑洗者。圖語
謂修潔百物。考神納賓。高誘謂姑。故洗新班。
因謂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潔也。桐始華。田鼠
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為鴽下古有牡丹華句。時訓并下
鳴鳩二句分六候。○此記辰月之
候也。桐無子者。名榮。有子者名櫬。木之陰者。陰為陽散故
白乳盡乃華。田鼠。嚙鼠。夜行貪殘。鴽。一名鵪鶉。一名牟母。
夜則羣飛。晝則草伏。無常居而有常匹。陰為陽化。故走化
而飛。惡化而善。猶有陰焉。故未離其類也。日與雨交。倏然
成質。雄者竟天。能載雨。謂之虹。雌者半截。能致雨。謂之
又制虹。蝃雨。蝃虹。無雨。盡陰陽交氣之雜也。柳絮入水。則
化為萍。陰弱從陽浮也。○時訓桐不華。則歲有大寒。田鼠
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萍不生。陰氣憤滿。鳴
鳩不拂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桑。政教不平。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青陽左个。東堂之南

偏當辰位也。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鞠菊通。○鞠衣黃桑始生之色。先
帝。鄭曰太皞。思疑黃帝之妃。西陵氏始蠶。後世祀為先蠶。
當天子先告黃帝。后妃乃祀西陵。王偹曰。薦之於明堂。為
蠶所以祈福。○陳祥道曰。將農而裘於上帝。所以祈有秋。命舟牧
將農而袷衣於先帝。所以祈有春。○淮無此節。命舟牧
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
於寢廟。乃為麥祈實。舟牧主舟之名。視其表。反視其裏。
師始漁。此天子始乘舟。示親漁也。周禮敭人掌獻王鮪以
鮪最先至。薦之示尊也。夏小正祭鮪在二月。祈麥在三月。
本屬二事。此合言之。豈以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
魚以祈麥歟。○方慤曰。先王享親牲必親耘。殺必親射。鮪
必親漁。凡以致其敬而已。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
畢達。不可以內。陽主生。陰主殺。就物之發育言。則曰生氣
不可以內。就天地之發育言。則曰陽氣。句屈生。萌直

生。內納通言。當順天以布德。
不可悖時而為閉藏之事也。天
原。陽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
禮賢者。淮無者字。及周天下句。○在心為德。及人為惠。此
一句統舉其綱。蓁謂曰。發倉曰廩。皇侃曰。發藏曰倉。朱藏曰廩。皇侃
曰。長無曰貧。窮。憊無曰乏。絕。振。救也。周徧也。名士。以聞望
言。賢者。以德業言。聘之以名。禮之以實也。發倉廩以賑
此德惠之及民。出庫幣以聘
諸侯貢士之制。而要川其國之賢居多。是時秦將有天下。
故欲為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
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淮下
有從
國始至境止句。○隄以蓄水。防以障水。溝以通水。瀆以受
水。古者溝士有路。道亦田畛之水出以入溝者。內而國也。
外而原野。皆疏通之。無有
障塞。以備水旱。便民事也。田
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

此山九門唐無采字宋本繫作弋呂唐九作國○鄭謂其四通也野獵者自外入門九門謂城十二門候國九門天子之門不出獵具順生道也仲夏九門皆閉門凡九獵名安行出天子路門恩非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以此物候蠶事故命之也野虞掌山林之官桑柘蠶所食也鳴鳩戴勝皆蠶候鳴鳩一名鵴鵴鵴鵴班鳩也戴勝一名戴鵀小鳥也蠶老則鳴戴勝則雨戴勝鵴鵴

旁一星爲耳。其廣十七度。翩雅四月爲余。實沈之次。巳與中合也。翼南方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十宿。四星如箕。廣十一度。婺須皆女。戹者之極。○今立夏日在胃一小滿昴三。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淮有其祀竈祭先肺。淮有其位南方。鹿有其性禮其事祝○爾雅歲在丙曰柔兆。丁曰强圉。月在丙曰修。丁曰明。丙炳丁彊也。是時日行至井。月從其性炎上。故曰炎帝。火德之君。融。融明也。其配則顓頊之子名曰。黎火官之長。能光融天下。祝融之君。顓頊高陽氏。盛德而王。漢書。祝融。火神。顓頊。高陽。其配神后。所爲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淮有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之東偏。當巳位也。赤馬黑鬣曰騵。朱者。赤之深。赤者。朱之漫。皆火色也。菽。北方之穀而宜赤土。夏食之。從其宜也。雞與陽上而一陰下生。夏之象也。庸作食。粗非。高以粗。順陽長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諸侯大夫。諸本互有詳畧。此無諸侯畧文也。迎夏南郊去國七里。因火數也。祀火德之帝。以神農配。祝融之神以黎配也。鄭謂火帝赤熛怒。宜以車服。封以茅土。晉順陽義也。○鄭謂於祿發爵賜爵。封諸侯。似違古法。愚謂封賞之大也。可賞即可封。乃命樂師習合禮樂。鄭謂爲將伐酌愚謂秋酌禮習之。順陽盛。陰始交也。皆合樂而併禮習。賛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夫君子。斯須不去禮。樂豈至此始習哉。命大尉。大尉。太尉。呂作大。封庶作相。○陳謂大尉。秦官。田祿。必當其位。授太尉。尚書中侯。舜爲太尉。亦古有之。歟。授傑。以才。賢良。以德。言長大。以形容言。賛助其行。遂。達其志。兼以此酌之。當者。稱其才德。爵祿無負於士。士亦無恨。

也。陽氣將極。陰始自中。拒難之。亦通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成數也。火曰炎上。炎上作苦。苦者。火之味也。火盛則物樸而焦。焦者。火之氣也。蔈。火之記之。肺屬金。爲火所克。先之。食所勝也。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祀之先設席於門外西室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陳。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酸三。餘如祀戶。殷以先炊。配祀以粢。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王瓜生古作萇。秀作葽。華小正作秀。幽詩作秀。葽時訓下有小名。至。句。此記已刀之候也。螻螻蛄有翅。能飛。又能穴土。蟈高誘曰。蝦蟇。太陰之精。其鳴以陰。雄小。雌大。祁寒則相負而鳴。入於河。抱子以聲。陰始動於下。故在下之陰類應之而鳴也。蚯蚓也。又名土龍。蚓。屈。壁堅。蠶歌女。無心而與。皐螽交。將陰則歌。將陽則止。王瓜。一種生。雨則出。蓋陰以交陽而生。故長水而喜陽也。王瓜。一種生。野地野澤及垣墻間。葉如栝樓。圃無。又缺有刺。如手爪初。出黃花。花子如彈丸。生青。熟赤。生北間。來。苗葉相似。藥。榮相連。大如棗。皮黃色。一種生。吳地。徑寸。

於西藏也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長淮作堰○凡長者繼之使益長高者增之使益高順長養也壞墮川逆時氣矣毋起功發衆恐妨農也毋伐大樹亦順長養也是月也天子始絺欲其涼也○唐有命野虞田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勒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休宋作伏○田原所陌之間曰鄙鄙之內曰都縣鄙都邑之內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此象遂以詰鄉也勤於田者勞之勤之休於室者勉其力作司徒在內野虞在外野虞身其事司徒總其綱而王者之重農已無不致矣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貢獵曰苗此以驅獸之害苗而已故公羊子曰夏不田若大田獵則傷莽育之氣故禁之秋者孳畜之義秋者孳畜之義麥秋至農乃登麥天子乃以雛嘗麥先薦寢廟

斯熟是時爲夏而於麥則秋矣許慎曰麥者金穀故感火之旺而成其位東方故以雞水畜配食迭相生也○唐有虞以含桃句是月也聚畜百藥以供醫事求民生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淮無此節呂無下二句○刑上所施罪下所犯斷辨其當出當決決治罪即遣之出則直縱之徐師曾曰天氣始炎繫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即斷之決之出之不久繫也鄭謂草艾則墨刑無輕於墨者此恐非其時愚謂薄刑是輕刑之生輕繫即出以純陽方盛也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如獻繭告成功也內外命婦皆奉繭示王遂獻於后后副褘受之公卿命婦亦得蠶於公桑稅之多寡視其川桑之多寡大約什而取一也后妃乃以所獻所稅布之三宮使縿后妃給祭服餘各給其夫助祭之服也貴賤長幼如一也孔謂稅皆什一似未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重醞之酒曰酎春造夏成其命嘏奉嘏

鼙舞祀名馬鼓怒則衆將相莊舞非公和容前盛雄與雌交常食雌而留其腹謂之螺蛸伸夏子自螺蛸出其輕死如鴨德而黑喙單棲復飛不能捕擊其音缺缺故鳴則夏至而鳴冬至而止若其音於卦爲兌五月丰爲巽故無聲陳澔曰凡物皆感陰陽之氣而成得時則興背時則廢○時訓螳頗不生是謂陰忌鳴不如鳴令奸臺循反古有聲彼人在側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氣高以粗正義曰明堂太廟南堂也養壯佼挺重四益其食皆順盛長也春養幼少則夏當養壯佼矣不言何以養振出之使得舒日云當養壯佼矣不言何以養雖必死而猶愉其生天地好生之仁也是月也命樂師修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簨虡修鐘磬柷敔

鞉鼓同鞀亦作鼗○天地相通品物咸章故作鼗以象其盛亦以備大雩之用也鞉以兆鼓音鞞以禪鼓簡其制皆小鼓如雷鼓八面靈鼓六面其制則大三者皆並音修之理其敝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或五絃或七絃或十絃多者二十五絃最大者曰灑二者皆絲音管如篪而小長尺圍寸六孔并兩吹之大曰簫中曰篴小曰篪簫參差也編小竹管爲之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名曰管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名曰篪者赤之切艾之恐傷時氣布陰功所成暴之不其聲也干盾戚斧戉鉤戟三者武舞所用羽或雉或鶡文舞所用執之習其容也竽十六簧或三十六簧宮管在中笙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又一孔上出橫吹之其大者曰巢凡等差衆多之舌皆銅之簧此簧間是一器異世謂笙之大者曰簧許慎謂隨作笙女媧作簧是也四者匏竹之音調之和其曲也鐘金音有編鐘有大鎛又小曰鑮大曰鎛磬石音有編磬有特磬堂下用石堂上用玉柷狀如漆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連底旁開孔內手於中

擊之敔狀如伏虎背有七十二鉏鋙所以鼓之者木音鐘以閒衆音之始磬以揆之二者皆木音鐘以閒衆音之始磬以揆以合一節之始敔以止一節之終皆衆音之統紀所以整其度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新穀實庶羞以雩呼也鄭曰呼嗟其所欲與之也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四月盛陽客有旱者故周以此爲雩後王帝盛樂樂器皆備若凡雩則皇舞巫戚而已百辟謂雩宗在巳月是月也農乃登麥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雛呂作雞○祀先薦寢廟雛呂作雞○洫作雉○秦木也而居火方最早者曰蝉鳴秦雞高曰新雞木喜亦曰相生也含桃櫻桃也食必含咮故曰含桃實圓色赤其

性動熱山谿暗之人不食則不敢食人或竊食則爲立誅誅之故又名鶯桃也毋燒灰毋暴布毋閉門毋閉市毋索市徐如字○索草名若蓝染綠大藍染碧槐藍染青夏小正五月啟灌藍染之時遮艾以染則易盡故禁之九月伐薪爲炭此時禁之以木正長亦火太盛也布以爲無用不務珍滅而任其暴殄非豫備之道故禁之舊訓藍者赤之切艾之恐傷時氣布陰功所成暴之恐干盛陽似迂毋閉順宣通也毋索順寬大也游牝別群則繫騲駒班馬政季春遊牝至此妊孕已遂故別之牛馬妊之馬至此畢生故繫駒之腹若教之使訓習也馬政若周禮校人掌其馬質掌其誓馘馬簡其節巫馬掌其疾牧師掌其地廋人掌其閑圉人掌其養皆是獨言騲者牛生或不待此月且馬爲戎備重之也○庶下有是月也祀

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滯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圭極也。夏至日長之極前陰一生。則陰日進陽日消。陰陽之極。圭此陽之極。圭此陰始生。然陽之所以爭。而死生亦於是分也。君子以中和爲位育。其調燮之本也。君子所以養心而爲調燮之本也。君子所以養心。弭戒。所以無時或間。而於微陰之始。尤謹焉。蓋陽主生。陰主死。陽主理。陰主欲。理欲之界。即生死之分。處必掩身。敬於居處也。衆動毋躁。敬於執事也。毋進御於聲色。聲色。衆人物之可者。欲者。皆節之而不敬。縱。要以定吾之心氣而已。蓋理具於心。而欲乘乎氣。耳目鼻之欲。皆人所不能無。猶天地之不能有陽無陰也。然縱而不節。則氣之動。皆足以害心。必有以節之。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之動於氣者。皆退而聽命焉。則吾身之陰陽不至於爭。而生理常存。命自我立矣。至於百官亦使之愼於所事而不輕動。蓋陽主動。陰主靜。動而或妄。則陽失其職。而陰隨乘之。靜事毋刑。則陰之生長亦

天道之自然。不惟不爲陽之害。而且爲陽之助。晏陰之所成者。豈不由君子之定之哉。言毋刑者。陽爲德。陰爲刑也。淮南作毋徑。言毋任意而妄爲。似勝。○陸農師曰。君子之養微陰也。與養微陽同。陰之不正者。防之。大易之履霜是也。陰之正者。亦養之。此之晏陰是也。鄭引緯書二至日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毆此止聲色爲非其道。愚謂此聲色。乃指可以淫心蕩志者耳。豈謂審一定和之樂。亦不一御乎。五服五章之色。亦不一視哉。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此再記午月之候也。鹿陽歌。牡曰麋。牝曰麀。有力曰麋。好羣居而相比。角初生而赤曰茸。不數日即成角。骨之易長。莫過於此。夏至角脫。盛陽之感微陰也。蜩最大曰蟬。紫小曰蜩。青小曰蟬。大黑曰蚻。有文曰蜻。五色具曰良蚓。曰蜿。楚名蠐螬。齊名蝎。東名蠙蠙。關東名蠙蚓。宋名蜋蜣。陳鄭名蜣蜋。先伏土中。脫穢而出。不食而鳴。以翼見日則鳴。遇陰而止。螗蜩四月鳴。蜩莞五月鳴。三十日死。其見日鳴。微陰之附。盛陽也。半夏實圓色白。其性燥烈。能除痰去濕。感陽盛故生。木堇名舜。又名椵。名王蒸。名日及。朝榮暮落。代謝名王蒸名日及朝榮暮落。代謝

可治風亦微陰喜附陽也。○時訓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痎疾。唐有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是月也。毋用火南方。物嫌太盛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爾雅。闕訓之臺無室曰榭。山高明而可眺望者。蓋以順陽氣之舒暢也。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老陰尚陽。凍陰奪陽。不通冬也。晚熟生氣溢也。螣一名蜮。雨下日中。附苗成質。經歷秋禾上。食葉。既久。遇西風則化爲蟲。蓋卯中辰房星主蟲。氣亂故爲螣。害落早成。肅殺行也。酉有大陵積尸。故疫。○淮下有官相其樹榆

右第五章。仲夏之令。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淮作招搖指未。唐作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晚東壁中。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晚奎中。○柳南方土宿。八星。曲頭。狀如垂柳。凡十四度。爾雅六月爲且。鶉火之次。未與申合也。火。大火心星。東方陰宿。三星。廣六度。奎。見仲春。○今小暑日在井十二大暑井二十七。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淮作百鍾。周禮作函鍾。未律。長六寸。自黃種三分去一。而下生。曰林鍾者。白虎通林。種類衆多。高誘曰。林。盛也。陽盛陰起。長養萬物。漢書林。君也。萬物成就也。陰氣受任。助君以種萬物。國語溫風始和。展百物。伸莫不任。脩純恪也。乃習學。府草爲螢。此記未月之候也。至極也。蟋蟀。蟀也。又名蜻蛚。吟。蛩促織。楚王孫杼。葬竹根所化。光黑如漆。先居土中。得寒乃鳴。善躍而闕。蓋陰類也。此時未能遠飛。但居其穴之壁。七月陰盛。乃出在野。習學

飛翠也小正作鷹始摯未撲鳥而習其勢感秋氣之將至也肇丹鳥也又名丹鳥蚊明之極陽化爲明蟲也○時訓合下土潤二句分六候溫風不至凶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賊草不爲蓐澤梁國不應樂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

不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堂之西偏當未位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云漁師今作捕人○蛟言伐以有兵衛也鼉言取易且賤之○按周禮秋獻龜鄭云四者甲類當秋乃成此恐因周正

命澤人納材薪澤人澤虞之屬掌桑朝而慢唐屬孝秋言命澤人納材薪如韋可供曲薄故言材孔云不專一月故不以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鄭云四令作田○四監舊謂山虞澤虞川衡林衡按周禮惟伺師以薪蒸役事委人供薪芻則鄭言令作田是也大言之故曰四監言四國皆所監也高誘曰春分九州爲三十六郡州有四監郡各設監佐常也皇大也以形言曰天以主宰言曰帝貢一而已鄭以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太微五帝非民精之主也合民力以奉神祇非神者義同如此則熟者加於腥而腐者亦美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力於神者義同如此○淮下有行惠令甲死罔疾存視長老行孤寡必以法故毋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實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級或作給非○周禮典婦功織人染人統功匠染之乃織之白與黑謂白土淳肝於四時之末各十八日蓋土無不

以一色專繒染五方不言白不川染也正色以供祭服間色以供旗幟而皆賤之等級明矣此因文明之時以盡文飾之極陽化爲明蟲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命漁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行過也毋伐桐長養也凡木春夏斬者多蔌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以其逆天時也命漁師伐蛟取鼉升龜乃解罛羅畢翳以教導之事也水澤盛昌神農將持功堰大事則有天殃水潦未至之大事衆固是揣長養之氣而大事將堰使民待令又足以妨農功大夏拳土令司農之神方持農功而可以興兵役諸市宰之事既達天時又奪民事其殃也宜矣○鄭氏之師則有大不得已焉耳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畤可以美土疆○溽音辱薙音剃○溽濕氣上蒸

之意周藏秋官薙氏夏至芟夷蘊崇之冬日至斬陽木冬日至伐薪炭皆其類也行田疇修封疆審端徑術田畯至喜雨以告農急收斂以備冬藏趣民收積務畜菜蓄蔬以備冬事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赦○術音遂畯音俊

命婦官染采鞠衣以朝見帝鄭云四令作田○周禮典婦功掌婦人之事以時入其功事鄭司農云鞠衣黃如鞠塵色也

乃選徒行秋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厲四鄙入保○未先天之災辰後天之災故殺落風教若風之災而民多遷徙亦散之象也戊申全備淮作蚤淮作厲蚤厲疾也霜主潤澤木中東井土水兩水相併故多潦而穀不熟皆水之災而女功多敗蓋陰繁於陽陰爲水藏水氣亂無時不時至斗主兵故鷹不早蟄入保以寒故也○淮有官少內其樹桂

仲夏之令

中央土陳澔曰土寄旺於四時之末各十八日蓋土無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惟未居火金之間又一歲之

中故特揭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愚謂十干自河圖出其
體圓故上居中十二支自洛書出其體方故土居隅蓋自
天論則天包乎地而土居中就地論則土居上而土爲最大也其曰戊己其帝黃
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
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庶有其性信其事思○陳雅
在戊曰牖己曰幽戊戊也陽之盛也己起也陰之始也葉
世傑曰南北二極以定戊戊己居其中猶子午之位以定卯酉之位也愚按北極地
之臣也後配以龍爲配仍舊土宜或曰以黎兼之倮蟲人也凡有知覺運動統謂之蟲以無鱗介羽毛故謂之倮倮傳
曰毛羽之蟲陽氣所生鱗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故倮而爲萬物之靈也倮蟲通指大荒諸國故
曰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鄭謂虎豹葉謂蠶蝗皆非
也宮中也辭之始也凡律皆有五音分之爲六十律加變
宮變徵則八十四調黃鍾之宮爲六十律八十四調之首
其聲最尊故取以爲配鄭謂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應
安謂此少宮半黃鍾之律長四寸五分六月中用以候氣
恐未然蓋白三寸九分之宮極九寸之宮皆黃鍾之宮也
毛奇齡曰宮前有羽徵二聲宮後有商角二聲自中聲漸
高則爲商極高則爲羽羽徵商與宮遞接而羽又與宮聯接羽
畫而宮又生焉故十二月其音羽律中黃鍾乃三十九分
之黃鍾高宮也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乃九寸
之黃鍾低宮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者土之生數不言
成數者水火木金非土不生又各以其生數加五而成故
河圖中五十而洛書有五無十以妙於用也土爰稼穡稼
稽作甘甘者土之味也物有五臭惟香入脾香者土之氣
也右者穴處開其土以受則雨則霤於此後世因謂室中
土也祭先心者心居中故以配焉且

土總寧靜不倚克戰更不可使心之尊受制於卑也記中
霤之禮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設主於廟下制心及肺肝爲
祖祭肉心肺肝各一像如祀五戶之祖○庶是月也祀黃帝於南郊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庶有其性信其事思○陳雅
吉作高以揄淮下有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則
室之中以五廟言則謂之太室兼之太廟以九室言則謂之太室兼
之也祀帝於此非所恒居其吉居者亦以配中耳或曰季
夏後十八日皆居此或曰四季後十八日居此恐未然大
輅制如殷輅而飾以黃祀天以龍爲飾以黃路貴土色也
馬無全赤者赤黃曰騮同一騮而別言之備五色也稷爲
五穀長故於此食之牛坤畜地居鄉火兌金之間蓋
用土以通生也閎言其周圍言其廣土大而容多也
右第七章　夏季之令備五行且象閎也○淮
無此章於季夏即載其日戊己節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昧旦中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
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
七月爲相鶉尾之次中與巳合也餘
見前○今孟秋日在柳八度昏建星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其臊膻故取以爲配鄭謂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應
安謂此少宮半黃鍾之宮極九寸之宮皆黃鍾之宮也
恐未然蓋白三寸九分之律長四寸五分六月中用以候氣
毛奇齡曰宮前有羽徵二聲宮後有商角二聲自中聲漸
高則爲商極高則爲羽羽徵商與宮遞接而羽又與宮聯接羽
孔謂西方收斂元氣復小故曰少皞古所稱乘兌執矩而
司秋者其配金天氏金德之君蓐收金神音語言人面白
色虎爪其配則少皞之子該金官之臣也毛奇齡三百六十
爲中衝蓋祭一室之土也祭先心者心居中故以配焉且

萬物既成成可法則國語謂咏歌九則平民無貳班固謂
衰傷也萬物始傷之成數金曰從革作辛辛者金之味也腥者金之氣
鍾律曰今西戎氣腥亦其驗也門在外而偶象陰氣之終
曰外而入曰偶亦陰數也川屬木爲金所克先之亦金所
勝也祀門之禮生殺於南門之與北面設主於門外左都
南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記申月之候也王始王也陽欲其
風以始至言陰謀其微故溫風以極至言陰謀其盛故涼
蟬異種漸時鳴也蓋陰類也祭殺而不食懸之樹枝數則食之謂之戮
者若有罪然不與其無故而殺也○時謂并後分六候涼
風不辛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
爭鷹不祭鳥命理殺伐極愆而又云鷹者蓋以天地始肅
氣爲天子民總言左个乘戎路駕白騏載白旂衣白衣服
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也祀金德之帝而以少皞配
蓐收之神而以武人順殺之紀也天子乃命將帥選
練乃不以輕脫敗事且兵凶戰危必
之易所稱丈人吉也暴虐下慢輕上
皆不義也惡在不義用好作義好惡
易所謂以聚正也○劉怒曰天地方以義正萬民而可令
不義之人橫行天下乎則用兵以征
義民生人之義理即助天地之義氣也是月也命有司修
決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好慝姦邪務捕執命理斷傷察
創鞫審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
可以贏桎梏下淮有榮好慝非審決獄平訟十字唐止
斷薄刑決小罪二字○有司執法之官好未著豫
慝而止之邪已形必慎以罪之累有罪乃將捕執而敗之
囹圄加以桎梏也理司獄之官處曰士夏曰大理傷損虞
創損肉折損骨肉俱斷則骨肉俱裁也無任平無偏命有司
假梏嚴而云慎命理假梏慎而又云嚴者蓋以天地始肅
不嚴不足以承天地之義而陰不可贏不慎則傷天地之
仁也○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

曰王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淮有西郊御女白色衣白衣
提白鐘其兵戈○總章左个
西堂之南偏當中位也戊路兵車春貳路尚和秋戎路尚
隆也白馬黑鬣曰路廉胡薇木葉而居西方秋食之從其
方也犬長尚金白長於金外剛內柔象秋之象也器
之屬具內深藏象秋之斂是月也以立秋
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
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
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陳酒曰以遂收斂之
義也○鄭曰古於嘗出田邑此失之姜兆錫曰賞以春夏未嘗無輕小之刑孟
是也然則秋冏無大封重賞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
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
無實行夏令則國多大災寒熱不節民多疫疾猋風暴雨
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墻垣補城郭坏呂
作坿○鄭曰八月宿直鶉首好雨故備水
潦坏壞之也數者皆順天道收斂之意是月也毋以封諸
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陳酒曰以遂收斂之
義也○鄭曰古於嘗
出田邑此失之姜兆錫曰賞以春夏未嘗無輕小之刑孟
是也然則秋冏無大封重賞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
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
無實行夏令則國多大災寒熱不節民多疫疾猋風暴雨

疾疫○三陰之時行六陰之令故陰氣大勝介蟲敗穀如稻螟不遂種北方多武之應兵戎乃來玄中北落師門主非常兵寇也星貫中箕風散雲雨也無實生氣太過葉蝡榮也火災火氣盛也寒熱不節之病○淮下有官庫其

樹棟

右第八章孟秋之令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淮作招摇指酉唐作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昧旦中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昧旦中○鄭東方木宿二星南北正直廣十二度閒雅八月爲壯奇星之次酉與辰合也觜觿方火宿三星如衆漢二度至明半度今法十度蓋衆星在參上舊先觜後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先參後觜則以參屬觜觜在參上舊先觜後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先參後觜則以參屬觜其實一也王奕曰星度止據日躔斗井非星廣也日躔不與他宿相當則其度不得不狹不廣觜鬼非其狹也日躔斗一二口故其度不得不狹凡星多少率以是推之然愚觀觜實狹與參同體耳○今

白露日在張十二秋分翼九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周禮作南宮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自太簇三分去一而下生也南呂者草木陽氣至此而南任也陰任陽事贊成萬物圖語云贊陽猶任事陰欲拒之言風語陽猶任事陰欲拒之言風至鴻鴈來乎烏歸君烏養羞之候也秦人謂疾風爲肅風來自北而來也燕趙之間謂之候風對至言之君烏鷙也前以君陳作翠○此記酉月之候北而來也燕趙之間謂之候風對至言之君烏鷙也前以明朗明之異故曰鷙此以明朗明之異故曰鷙此以朝用章服加韓奕采至此搏殺自養但器進而不盡食小正作丹烏羞白鳥傳曰丹烏丹足白烏鮫蚹凡有與者遍謂之烏羞進也不盡食也蔡曼陽有君象蚹蜜陰有臣象陸佃曰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先仁後義不遑取於下是君道也高誘訓羞烏養其毛羽以祭寒項安世謂人始取烏以爲養羞陳鴻謂衆烏滋食以備冬月之糗皆悞○時訓鴻鴈不來遠人背畔乎烏不歸室家灌散君烏不養羞下巨騎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麷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太廟西堂之正室當酉位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亦順時令也養幼養衰老矣几杖以尊國老糜粥飲食以周老養孤子扶食者老皆實有其事故詳之乃命司服具飭衣裘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恒○鄭作常○司服若周禮有司掌王之衣物及后之六服者是也天時漸涼有司掌衣物之官有司服夏官有司師天官有內服追師皆是也詳其綱下詳其目也書曰文在衣刺曰繡在裳命服之等固有恒即凡衣服之制有小大其度有長短雖不拘一定而如衽之可以運肘短如曲尺長無過手者必有量焉皆當循其舊法而不可易皆所當具飭也詳見王藻蓋人之變常棄禮每於衣服見嬗有

恒有常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事也故因秋令之肅具飭之○鄭謂祭服有文繡孔據尚書日月山龍釋之因謂朝服無文繡恐按詩東人喜見周公曰我覩之子衮衣繡裳周公居東無廟社之祭東人何從見公服祭服乎孟子言舜被袗衣鼓琴二女果是燕服有文繡矣玉藻言諸侯祴冕以朝像禮言侯覲乘墨車詩韓奕言王錫韓侯乘其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鞙鞙言何以子之路車乘馬乎衮及黼若公卿出封皆加一等故公衮見九章侯覲見七章入覲則仍用公八命卿六命之章服故曰稱見以朝此朝用章服之明証也既朝天子仍服以出封加命之章服加韓奕采衮所云者謂即服此受賜之服以臨臣民故泰人誇其君也哉此又章服以臨臣民之明証也特常日覲衣繡裳其君也哉此又章服以臨臣民之明証也特常日覲朝不之服故惟言繡衣蓋裘爲朝服耳若采芑之詩言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臨戎亦章服矣若拘泥鄭說則鄭又言王祭天服大裘不服衮享先公驚見不服衮祉禋則龍衮之文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伐必當毋或枉橈

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橈撓也刑罰之慎前月已命之此又
屬季秋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
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
饗淮無視全具句○周禮太宰贊王牲事太祝辨牲號季
秋月令宰祝循行犧牲而視其全具如下所云也易以養牛羊參以養犬豕得養則肥失養則瘠物如大記太宰中祀少牢色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小大以體言如天地川澤宗廟肥腯長短以角言如天地蕃鬯宗廟所掩肥一也物比類二色比類三小大中度四長短中度五者無不當斯全具矣上帝其饗之乎言其者若不敢自必之辭也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天地之氣陽率陰陰從陽陰不能自達其達陽達之也仲秋四陰陰盛則陽微然陽微則陰亦不能自伸故儺之助陽正所以達秋氣也王居明堂禮九門磔攘以發陳氣蓋陽已調時故謂之陳舊說此月過時之陽陽爲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行然則天子又可以逐君令乎孔謂月值昴畢有大陵積尸氣故儺除之亦通○唐下有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帥公卿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命人社八月中氣云云是月夕月於西郊命有司尊壽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不言天子蒙上文也犬土畜庶居西亦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促同畜淮作蓄菜蔬○資備窖方在地回圜倉方在室皆以爲藏穀者王居明堂禮命民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毋罷其災城郭都邑及非○唐爲入處計資窖囷倉爲租此計促民收斂惟恐後時使務於畜藏采取多共芻豢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者穀之無此飾　乃勑有司毋作淫巧以妨農事伐木取竹箭及木實毋有斬伐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坯戶

戹以下不得行然則天子又可以逐君令乎孔謂月值昴畢有大陵積尸氣故儺除之亦通○唐下有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帥公卿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命人社八月中氣云云是月夕月於西郊命有司尊壽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不言天子蒙上文也犬土畜庶居西亦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促同畜淮作蓄菜蔬○資備窖方在地回圜倉方在室皆以爲藏穀者王居明堂禮命民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毋罷其災城郭都邑及非○唐爲入處計資窖囷倉爲租此計促民收斂惟恐後時使務於畜藏采取多共芻豢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者穀之無此飾　乃勑有司毋作淫巧以妨農事伐木取竹箭及木實毋有斬伐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坯戶

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古坏戶下有掘穴而蟄藏者也再記酉日之候也雷收聲陽氣已始也冬屬水在此金旺水相而反始涸也始涸未涸而涸陰道當乏故也陳云水木氣之所爲春夏氣盛故益秋冬氣反故涸丸通鄭謂九月天眼見而水涸不當屬此但物藏諸侯津梁盡不坏戶民白恰水不始涸甲蟲爲害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筲衰與仲春同○唐下有命有司祭馬社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貨謂貨所入市貨所聚易謂其政平易近人也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所以納貨賄然上之有之以爲利賄謂有之以爲利易關市之心非求利已也凡以便民事而已至於四方之商賈來集遠鄉之貨賄皆至國民事便而財不匱矣然民足者君孰與不足哉上無之用而自事乃遂不言利而自無不利也○唐屬孟春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慮因其類大事如封國征伐氣機推遷曰數大數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於其間又有時焉山輕而澗重既過則復輕如孟仲季之序是也蓋人事之得失皆與天命相流一有不慎動過與不及其類似同而因之者寔與不可不慎也鄭曰大事王后築城郭事社稷教田獵故於此戒之○淮唐無此節　仲秋行冬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蚤雹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雨不降故不成有應也又春雨生秋雨成雨不降故不成有大火主之國早陽之元也蚤不藏氣尚格盛也風災北風殺物陰早至也雷早收藏也草木蚤死陰氣急也○淮下有官刷其槭朽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淮作指戊唐作九中曉東井中九月中氣日方謂宿四星微曲廣大度通卯仝也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正直廣九度○今案日在軫十六度昏降角十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戊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十二百二十四自乘得三分寸一而上生日無射者其卦坤言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蓋一陽為哲人五陰為民所謂君子得興也班固言引終也萬物隨陽以終復隨陰以始思按陰不能始物喪志非謂不言翟草木無射地而生高誘言商物函陽而藏無射出著見者亦非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大水小水也前月鴻鴈來而猶未至此月則如賓之至而相見皆記前月至者為主此月至者為客也鞠說文作蘜菊同名節花一名治蘜感金氣故有黃花花不一色獨言黃者金以黃為貴且中色也豺似狗而長尾前高後廣色黃霜降之日殺獸以祀其先曰祭自食曰戮禽亦殺也凡可禽獲皆曰禽故魚亦曰川禽○按應非中國之鳥也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來之而宿之七月南鄉不言非君子所見之也不見不書慎也蛤無札壯而生珠一於陰也一於陰者須陽化也雖老復化陽也蛤蜃老不化其陰微故一於陰也蛟為龍陰老者之物也其言祭貴仁也苟有合於仁者之物也其言祭不言戮蓋生仁也應與豺合於仁君子斯樂之可猶言殺戮乃言殺也而於應言戮不忍遽盡其辭也君子於一物之殘猶不忍遽盡其辭乃言戮禽者不忍遽盡貝蟲而況於人乎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時訓作下草木搖落分六候鴻鴈不至小民不服爲不祭獸爪牙不修蟄蟲不蟄附民多流亡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西堂之北偏當戊位也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宜出孟秋命百官始收斂神民毋悲此文申嚴之意天地之氣有閉藏斯有生長之政有收斂斯有施令凡以求合於天地之道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勞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農事備收則田畯告人矣於是賦稅入則舉其要將以制祠用也稽田所入歸之神倉將以供祭祀也祇謂潔其事敬謂一其心飭則蚤其肅也國用祀典皆國所重故將祇飭之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百工趣作之事方慤曰季春成理創始之時孟冬成功終之事以將收功故休之鄭曰寒則朱冰不堅故不役作器愚按有不休者如弓人冬斬幹春液濡然亦合之而成器也乃命有司曰

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室謂邑居之宅其者將然之詞夏月農居中田之廬冬月入處而此先命之也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有聲無詩如南陔吹之所謂笙吹也豳雅六篇本無辭而以笙吹也其不歌以秋貴寧靜也唐屬仲秋與仲春對得之或謂以將大饗帝非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大饗宗祀月既命宰祝循行犧牲此將祭又嘗試之如特牲饋食禮家宗人舉獸尾是也試之而又告備焉祝嘏辭曰孝享適饗祓除釁浴謂之嘏嘏之言假也假予以福祿也秋祭羣神陳謂秋祭宗廟愚謂外事無常名秋祭無於戊丁者二說皆非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淮無以給字○縣畿內邑制猶誌也合而制之互文以見耳天子殖朔則諸侯受之稅於民貢於天子皆以遠近所宜爲度如冀州

上上克州下下其輕重視上地百里納總五百里納米其輕重又視遠近克以漆絲青以臨締其貢職視土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其貢職又視遠近所稅所貢皆以給郊廟之用而無敢私其敬天尊祖之意亦可見矣○周以子正歲朔當於亥月而此於戌月者秦自德公已改正而不革其遠者九十日乃至周禮季冬頒朔舉其近此季秋頒朔舉其遠此相備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七騶咸作以獵因田獵以徵作武事也周禮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此於季秋教治兵也斗主柳關戎僕周禮中大夫二人掌馬之官七騶親軍虎賁居中及左右六軍也皇謂種馬駕玉輅齊馬駕金輅道馬駕象輅戎馬駕戎路田馬駕田路駕馬駕官中役車并總六騶者爲七焉謂田以習戎金玉象役非所當駕恐非析羽爲旌龜蛇曰旐周禮天子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旃師都載旗鄉遂載物郊野載旞百官載旟此約舉言之也以馬駕車載旌旞畢自軍將至公司馬以尊卑爲等級南面設於軍門之屏外司此徒衆者乃帶冏搢朴立於陣前北面誓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此班馬政之事也誓戒畢天子載旞五戎之事也獵竟命典嗣戒服親射羣臣以次殺焉此習五戎之事也獵竟命典嗣之官取所殺之獸以祭四方所謂致禽以祀祇也○何喬新曰周枝人職馬十二閑總二千六百此在官者大司馬法兵車萬乘戎馬四萬此在民者呂祖謙曰多者在民平日無勿秣之費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虞制度最善○唐屬季冬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備寒之用也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備寒之用也蟄蟲垂頭以受陽氣孔云前月但藏而塒戶至此盡塞之以避陰殺也或謂人視蟲之潛伏而亦塗其戶與前塒戶異訓恐非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不當恩所偏加不宜情所偏嗜刑已審慎至此而當者即決之祿秩供養原無濫制至此而不宜不當者即收之皆順秋令之則蕭也○董應旸曰澳陳寵奏孟冬趣刑獄毋留罪明天刑畢於此蓋子月陽生不可用刑殺也○湯三才曰恩恩過制不可一日有弛待時而後收哉

嘗稻先薦寢廟太土畜稻土穀土生萬類季秋行夏令則不待物生故但從其類也季秋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疕噎行冬令則風寒不時草木蚤死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大水東井主之客藏殃敗水所浸也疕氣窒於鼻噎氣逆於喉也金受火傷之疾鬼金主之多盜賊陰勝也斗主柳關奎主軍野兩爭故不專分裂氣寒則聚氣暖則舒解惰陽退舒也角主兵故師興陽氣舒故不居○淮下有官倦其

右第十章季秋之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淮作招搖指亥唐作虛中曉張中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冬終也四時之終也一曰冬中也陽氣在中也爾雅十月爲陽陰坤卦嫌於無陽故以陽名之析木之次亥與寅合也○今立冬日在氐二小雪房初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淮有其事聽朽一作朽蔡邕劉安作其祀井○鄭雅歲在壬曰玄默癸曰昭陽月在壬曰終涒日極壬任也癸揆也是時日行牽牛中月從黑道陰始任事而物以終終始之際尤所宜慎必揆其事之終以爲後事之始也鄭曰壬妊癸萌也萬物懷妊於下揆然萌芽也顓頊

水帝顓頊正也冬氣藏專而正固故曰顓頊古稱乘坎執權而司冬者其配則高陽氏水德之君爭冥水神其配則少皞之子曰修曰熙水官之臣也介甲也甲蟲三百六十鼈爲之長劉歆曰羽宇也萬物宇藏或曰紒也紒也陰上陽下紒迴將舒也三分南吉去一生羽數四十八其音爲壬也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自姑洗大一而下生壬曰應鍾者言昭曰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國語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孟康曰應無射陽氣藏塞爲萬物作種玭圓曰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並通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者水成數也水曰潤下潤下作鹹鹹者水之味也鄭曰氣若無若有曰窈窈窕窕幽也川澤納汗故氣窈窕行往來之道祀之取陰往陽來一作井水有功於人故報之或曰行即井井在井田中井外縱橫之道曰行易所謂往來井井者亦通賢水藏水畢不敢食所厭且尊心陳謂冬主靜尤不尚克制也鄭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軹墳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以紛菩蒻柏爲主記之先設席廟門之奧北面設主軹上制賢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皆脾再飯如祀門之禮記井禮無考意散

主井墮汲人爲尸主北面尸東面餘如祀行○按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牛卿大夫羊又云戶羊竈雞門犬井豕中雷豚或曰天子諸侯中雷用牛大夫士豚井皆以魚臑謂凡祭五祀皆特牲愚謂五祀不重於社稷諸侯社稷少牢無五祀以牛之理當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適士二祀門以犬行以豕庶士庶人立一祀竈以雞井以魚可也鄭謂天子諸侯五祀有主有尸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亦無主愚謂主當皆有之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大水小正作於淮○按白虎通月之候也大水淮也蜃蛤也虹戾氣陰陽交生卽時雷通聲似蛇而大紅黑豗以下鱗盡逆雉與蛇交生卽時雷通聲則卵入地五尺久而成蜮因大雷雨則發地而出入於江海五百年成鼓又五百年成龍雉化爲蜃亦其類然感純陰也虹者天地之淫氣此時陰陽極辨故無虹虹無質而云藏者對始見之○時訓并天氣二句分六候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妒雉不入水國多淫婦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疾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泆天子居玄堂左个

乘牝路駕鐵驪載弇旅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氐其器閎以柾玄路鄭云今月令作駹路駹當作龐龐黑色衣黑采龐石其兵銳○玄堂左个北堂西偏當亥位也驪黑馬黑淺牡深皆水色也黍水穀冬食之從其宜也氐水穴居陽在陰中冬之象也

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北郊去國六里因水數也祀水德之帝以顓頊配玄牝也鄭謂水帝名汁光紀妄死事爲國事而死者之子孫孤寡遍一國之窮民因陰氣之盛故恤之民也鄭訓孤寡死事者之妻子恐未該

史記顯策占兆審卦吉凶告凶是察何

抱蔽鄭云覽下今有厨字衍吕作命太卜蔽龜筮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時何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抢藏○覽龜筮謂也龜有靈兆筮有卦繇占之審之以辨吉凶而定從違若太史有所阿縱以吉爲凶以凶爲吉則欺天而害人其罪大矣故曰假於卜筮以疑衆殺而深戒之也○淮南作命太祝藏記龜筮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則誤分而緣飾之也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故先命之如此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司徒隳誤作有司○以下隳閉藏之政也益藏倉

廩府庫之在官者積聚倉窌之在民者孟秋已始收斂此又申之也○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鍵音件要塞之要去聲○城郭欲高厚故須閉鎖關梁有欲壞故言修管鎖守者謹固以守之邊竟都鄙皆當備以防之在我爲要拒外爲塞完防之術也關梁大道譏之察異言異服之人蹊徑小路塞之村如先鄭之道上四句謹於內下五句慎於外也○疑個日城郭而門閭不戒修慢閉而管籥不慎固封疆而溝瀆不備完要塞而關梁不謹蹊徑不塞猶無垣牆也故僭逼進而加詳○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堊漆不中呂作堊漆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堊呂作堊漆之淮棺槨下有衣衾字末二句作貴賤尊卑皆有等級○飭詳正之也紀喪事之日蓋袭之大斂貴賤如一而月則異焉如棺槨天子本方一尺至庶人方四寸天子槨五重至庶人無槨衣裳天子百二十稱至士三十稱高誘曰度也正墐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堊呂作堊漆之淮棺槨下有衣衾字末二句作貴賤尊卑皆有等級○飭詳正之也紀喪事之日蓋袭之大斂貴賤如一而月則異焉如棺槨天子本方一尺至庶人方四寸天子槨五重至庶人無槨衣裳天子百二十稱至士三十稱高誘曰度也正墐之大小謂若堂若坊高卑天子一丈士四尺凡此貴者從厚而非以美沒惡賤者從薄亦非儉其親其處之等級然也喪者人之終冬者時之終於此欲其善終於此欲其善人之於此仿之亦願時議也馬氏曰喪者人所自盡就不欲致美於人之欲而莫爲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苦於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生觀貴賤之等級而制禮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得各隆其分而有以自盡也朱申曰凍餒之人觀然窮人之欲而莫爲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苦於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生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功致淮作堅級○效猶考也諸器皆陳獨祭器重也度法程式也淫巧以蕩上心其害甚大故季春命之此又戒之然不淫巧而苟簡疏窳亦當窮其情竟之情即非淫巧而功有不盡亦當窮其情竟之情以加罪也是月也大飲烝大飲烝作堅級○效猶考也諸器皆陳獨祭器重也度法程式也淫巧以蕩上心其害甚大故季春命之此又戒之然不淫巧而苟簡疏窳亦當窮其情竟之情即非淫巧而功有不盡亦當窮其情竟之情以加罪也是月也大飲烝大飲烝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臘勞呂作饗○天宗蔡云陽氏曰農事方畢即祈來年念民生初宗曰陰宗月星宗北辰也姚言公尸仍舊名也陳謂以上公配社亦通臘設禽以祭與割祠互文也勞農蓋正陽民飲酒正歡之際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各以其正之十二月愚按蜡臘皆祭名非月名也秦雖改亥正而猶以祭猶在此月故因名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鄭謂仲冬將大閱故孫習之姜謂仲冬大閱正禮反不見何也此即大閱錯簡在此愚按周禮仲春教振旅遂蒐以祭社仲夏教茇舍遂苗以享矛夏教茇舍遂苗以享矛仲秋教治兵遂狝以祀社仲冬教大閱遂狩以享烝今按月令仲春言社不言蒐孟夏言躐獸祀皆非其月而亦不言猶獨安見冬之必大閱蛇蓋祭以此者行罪無赦周禮澤虞掌澤之財物以時入於玉府賦有常制跡之則厲民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故民流亡已後天異仍故暴風火氣動故不寒而蟲亦出秋宜霜冬宜雪二氣并故不時申申參伐主兵以陰尚淺故小子地侵削水聲做之象○淮下有

宮司馬其樹帆

右第十一章。孟冬之令。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淮作招搖指子唐作晉禁室中晱軫中十一月之節日在箕中之斗北方木宿六星距斗魁二十五度爾雅十一月爲辰星紀之次子與丑合也度軫星南方水宿四星張星十七度○按唐堯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日入而昏中虞書所謂日短星昴是也秦漢襲元年差二十七度冬至日在牛三度而言斗者斗度廣牛度少仲冬交初猶在斗十四度始約言之也漢元和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在斗十四度唐麟德在斗九度唐月令所言是也宋崇天在斗四度明大統在箕五度今時憲東移上章講武節屬此爲大閱之月制九十日修者皆不可不豫故仿之也鄭謂誓戒軍士以戰陣當有必死之志非也聖人足兵以衛民生也豈以民哉。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三

而差一周此歲差也餘月率以是推之　其日壬癸。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子律長九寸。衆律之本也。自黃鍾三分之一遞爲損益。至仲呂而止。又由仲呂三分益一。得八寸萬九千四百九十六爲黃鍾之變。本宮用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爲黃鍾之變。本宮用正律。他律爲宮。則用變律。曰黃鍾者。漢志黃中色。鍾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尚宮。五音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主色。色尚黃。五色莫盛焉。陽施種於黃泉。孳生萬物。爲六氣先。故國語云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高誘曰。鍾聚。班固曰。鍾動。陽氣聚黃泉之下。萬物萌動。並通。○按司馬遷謂下生倍其實三。其法。即三分損一。上生四。其實三。其法。即三分益一。陽律黃鍾太簇姑洗下生陰。蕤賓夷則無射上生陰。陰律林鍾南呂應鍾上生陽。大呂夾鍾下生陽仲呂亦當下生而上生者。律終於十二。以黃鍾始之。以黃鍾終之也。故上生者七。下生者五。又黃鍾有高宮有低宮。高宮九寸。低宮則三寸七分也。舉高宮而低宮之損益可知。取黃鍾而他律之本末可知。相爲宮者皆有高低。可知。冰益壯。地始坼。鵙旦不鳴。虎始交。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四

一作揭又作朅鵙鴂渴○此記子月之候也。寒甚故冰益壯。地氣上騰。故地坼。鵙之鳥。又名鶪。旦獨春定中。仲冬陰氣極盛。陽復萌。故不復鳴。虎陽獸。終身不再交。子月一陽復萌。故始一交。○時訓鵙鳥鳴勞苦不息。虎不是謂陰愚合下芸始生。佾分大候。天子居乎堂太廟。乘乎路。駕鐵驪。載乎旂。衣黑衣。服乎玉。食黍與。羶其器閎以奄。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五

乎堂太廟北堂之正室。當子位也。飭死事。移上章講武節屬此爲大閱之事。因謂此因仲春養幼少仲夏養壯役仲秋養衰老而言。人既衰老。則不徒養之。而所謂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者。皆不可不豫故仿之也。鄭謂誓戒軍士以戰陣當有必死之志。非也。聖人足兵以衛民生也。豈以民哉。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六

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沮呂唐皆作且宜從之○土事。土功也。蓋物所藏。室屋人所處。大衆以供土事者。而猶其月地氣閉藏。萬物皆蟄。若興土功。逆天地之忤。蟄蟲皆死。災禍必生。是月當閉而我暢之。反收爲發。姚舜牧曰。命之曰暢月。見失時之甚也。與後命之反曰逆同義。舊說暢猶充也。言當充實於中。愚謂暢無實義。充暢是條達於外。其說非也。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奄尹唐作內宰掌治內政奄惟下士四人。此稱奄尹。則內宰閭蔡作閽○周禮內宰重以奄爲正宮非古也。內外重閉順陰藏也。婦功蔵省順陰靜也。然人逸則淫。故又以毋得淫戒之。貴戚王之期親近習。無不禁可知。○黃氏曰。周制內宰正宮伯。皆士大夫爲之。而又統於冢宰。凡婦御進

爭皆在所統漢初中常侍太僕秦制治粟內史屬官以陳
專用宦官而宦壹之事大臣無復知矣被此奄尹得制貴
戚近習已開執柄之漸趙高之禍萌矣後世可不鑒哉
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酋監之毋有差貸湛音尖亦名沈下瘥去聲○酒熟曰酋
下有酒人屬焉必齊堅好不秏必時制造及期湛漬於水
熾熟於火必潔無污穢也火齊猶言火候水秫麴蘗既合
則陰陽相搏而蒸釀之氣興宜謹必當其候早則賊而遲
則酸也六物即上六事命官謹於造酒如此則用之祭祀
足以薦歆燕飲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水足以養和矣天子之所以爲報而亦祈來年之無
泉水德方聚故祀之
旱也○唐上有是月也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是月也
覆有不收蔵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王居
明堂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四

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馬牛羣孟秋命始收斂仲
秋趨收斂季秋命無有宣出孟冬命無有不斂至此而猶
放佚於外罪在不收斂者也詩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則不盡取而遺利與人
多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
相侵奪者罪之不赦草木之實可食者曰蔬蔬食可取禽
獸可獵野虞教其能取者使盡利也
若已不能而侵奪他人所取則罪之是月也日短至陰陽
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
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冬至日短之極陰盛之中
然陰處極盛未肯退聽故必爭爭則萬物之生機雖動而
猶蕩而未定也君子於此亦惟齊戒以養微陽之本而已
寧者靜而安之不妄動也去絕其外至禁遏其內萌安其
形則以安其性也至於所行之事亦欲其靜焉蓋陽進而
陰退者自然之理不能安靜而遠與陰爭則陽力有未充
而陰愚反乘之而作君子惟安靜以待陽之充長而陽進
者陰自退各得其道而定矣○陳浩曰此與夏至同而夏
於聲色言止此而已言去於時欲言節此而已言禁者仲夏之
陰猶微此時之陰正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交爭陰盛則微陽全恃乎善養也芸始生荄挺出蚯
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此再記子月之候也芸香草沈括云
今之芸香乃楓脂也荄草根可爲刷高誘古人寫書用以辟蠹若
曰挺出言其挺然而出鄭訓荔挺馬蘭葉蚓自盤而結則
化爲山百合人結蚓而埋之亦化爲山百合
擯物也麋陰獸似鹿而澤居牡曰麋孔曰麋子曰麋有力
者曰狄多欲而善迷冬至角脫盛陰之感微陽也天一生
水故水泉動從陽生也○時訓者
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革
不藏水泉不始動陰不承陽
竹小曰箭草木零落故斧斤入山
日以津液下降可入而蟄不生
也是月也可以罷官之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五

無事去器之無用者陳澔曰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時宜而
造皆取一時之便至此休息之時故
皆可罷也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塗者填
修舊曰繕創立曰築孟秋已繕囹圄此必不可繕者乃創
築之然列之土功之末蓋城郭宮室衛人之生固圄可以
致死君子所不忍先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
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
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火氣勝水故旱陰氣勝陽蒸故
雷而雪雉下曰雊冬宜雪秋宜雨二氣亂故汁酉中星
主之子中瓜瓠星主瓜菰瓜菰四金所傷故不成瓠爲胡頭
又金氣勝故大兵木氣勝故風生蟲爲敗甚於災也木泉
咸卯中大火主之卯亦風木風來也○淮下有官都尉其
樹

右第十二章、仲冬之令。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淮作招搖指丑、唐作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作奎中、晚元中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鄭雅十二月爲涂、爻楊之次、丑與子合也、婁西方金宿三星直而不勾、虞東方土宿、四星似弁、而側、廣十一度、氐東方土宿、四星似弁、廣十六度。○今小寒日在斗廿二大寒斗七、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爻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自蕤賓一而上生、曰大呂者、陰皆呂陽而此爲呂之長、從音律之大、故因語曰、元間大呂、助生物也、班固謂陽欲出陰旅抑拒難之。○愚按呂之爲義、一曰助也、一曰拒也、兩義相反而實相因、蓋天下之理、有陽不能無陰、有男不能無女、有君子不能無小人、陽得其道則順而助陽者陰、陰失其道則逆而拒陽者亦陰、蓋陰之性柔而善下陽見其

下已則縱之而不爲備、愛其順己、更賜之而假以權、彼縱其權而乘所不備、則陽方樂其侶己、而不知忽變而拒己矣。古今賢奸勝負之機、家國興亡之故、莫不如此、吁可畏也哉。鷹北鄉、鵠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鵲一作雀、征烏厲疾也。鷹從彭鑿將歸大漠、北言鄉其居也、南不言鄉、非其居也、始巢新而聲之感陽而有聲、雉木者乳而生雛、麗於陽而成形也、征鄭曰擊征、一名題石、厲猛疾、蓋陰氣於是上極也。○時訓并下水澤腹堅分六候、鷹不北鄉、民不懷土、鵲不始巢、國不寧、固雉不始雊、國多大水、雞不乳、淫女亂男、鳶烏不厲疾、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天子居乡堂右个、乘乡路、駕鐵驪、載乡旂、衣黑衣、服乡玉、食黍與豚。其器閎以奄。乡堂右个、北堂之東偏當亥位也。○唐下有命將講武教田獵、祠百神於郊、之大欲必有之、但本文未見其爲大禮、仲冬之令。

大難、下及庶人、不催如季春、止於國、仲秋止於天子、旁磔四方、皆磔、不催如前止南西北門、丑爲牛、牛土畜、土能勝水、故以土造牛而出之、所以然者、以二陽浸長、於卦爲臨、但寒氣猶盛、陰未退、聽故作陽氣以送此寒氣也、鄭謂日在斗八星、在虛北、墳墓四星、在虛北、墳墓四星、在虛北、墳墓四

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見季夏大而可析曰新照季夏合秋勿收秋新柴敬鬼神重祀事也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焉而農民卅有所使竭盡也曰次日月所會曰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每日不及天一度至此一周將終故曰窮於次月每月與日一會十二會已終故曰窮於紀而昏中旦中之星亦回於天矣但無閏之歲雖未合天度之正終而三百五十四日亦將幾終也歲且更始焉而農民卅有所使以竭其力乎必使專計耕事乃可也此終始農事以深致重民之意○按日因日之出沒月因月之晦朔節氣因天之一周故必自立春至立春得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周一歲之正數而月之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強十二會止三百五十四日三時而後周一歲之正數日會止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每日不及天一度至此一周將終故曰窮於次月每月與日一會十二會已終故曰窮於紀而昏中旦中之星亦回於天矣但無閏之歲雖未合天度之正終而三百五十四日亦將幾終也歲且更始焉而農民卅有所使以竭其力乎必使專計耕事乃可也此終始農事以深致重民之意○按日因日之出沒月因月之晦朔節氣因天之一周故必自立春至立春得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周一歲之正數而月之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強十二會止三百五十四日三時而後周一歲之正數日會止二十九日半強十二會止三百五十四

世子記　孔本第八　內本第二十　今定爲第十○古有世子禮此蓋其經後之記也記禮者蓋得其一章因思古盡世子之道莫如文王而武王帥之習之因以文王世子名篇又因周公所以成王教世子因教世子于國學郊學與天子之視學養老而以教公族終之蓋教學之法器備於此朱子儀禮分爲五學五宗四篇今但就本篇差次之而并取他篇之言養老者類附之於此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乎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內豎小臣不安節不能如其起居食息之常也憂而不滿容不克其服飾威儀之節也食上謂進饌食下謂徹饌在察也或曰身在而謹視之亦通所進所食也命宰讓之使常供也疾則不止于不安節矣齊乎若齊時所服乎冠端也善知味美也

右第一章　述古記語乃世子之達禮也○舊在禫末朱子移冠首章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衣夫靡莫從日人歸中會意俗作暮非復音伏凡訓反者放此○徧直日者必同之徧恐他豎猶未審也日必三朝不忍半日之弗視也不能正履心在于親而不自知其步也原再也所食之餘不可復進必取新者愛而且敬也何兆清日視常禮皆有加矣

禹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曰卒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陸德明曰古本九齡今或作九齡○師行不說加文王止孝之極天下道無可加即非道也不說冠帶昏夜無問于親亦止齊乎而養與不能俱已也聖人志氣清明憂之所先至武王言夢問帝賜九齡之先至亦一亦再疾寤如在于己來不而文王以九齡中之也但與孔疏三焉九齡不合疑山于傳聞而妄附之凡竹書言武王年八十四云九十三非也通鑑作五十四亦非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

之道也方怒曰成王主也故于昨曰踐周公特相之而且故踐履及此也抗舉而加之也成王年十歲而武王崩無為世子之處然不知為子為臣為幼為長而得為君為父為臣幼之道周公所以事人之道哉故使伯禽與王遊處伯禽于子臣幼之道周公所以治人之道哉故使伯禽與王遊處有過亦當如此常若武王上下于庭陳阼于家而不敢肆是成王為世子之法伯禽舉之也　文王之為世子也結上文蓋古之為世子皆盡道之極也

右第二章言文武之為世子周公教成王知為世子之道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王者諒闇三年皆冢宰攝政周周公之攝至其七年以成王未能君也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者也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是迁曲其身以為此事矣所以然者武王既崩無為世子之處而成王不知子臣之道則又無以君人故不得不迁曲而為之也鄭以君人為廟大過樂恐未然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家語無是故養世子五字○人之于子親則父而尊則君而已故不親敬躁喊迫也君之于世子親則父而尊則君而有天下未有令不能為子臣而可不嚴乎且世子將代君而有天下之道也故于昨曰踐阼而治臨君之道也

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三君之並讀效○人即曲讓而子也君我謂為我之君親者尊之解也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則無往而不居子臣之道不敢謂我將君人而不曲讓則我將君人而不敢謂我將君親親也學之教之也教之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所以教天下事君親親也學之教之也教之以父子君臣長幼而國治則所以教世子者悉矣衆者子君臣父子而有之者覺外此故謂古語司主也父師同姓之有德而尊者伏生云大夫為父師鄭云即師氏司徒之屬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樂父師主太子德行之成一有書作一人朱子謂彼以天子言此以太子言元大貞善貞正也孔謂世子有元善之德王謂一人有元貞之子則萬邦以正並通引之以証道得而國治之意○何光滿曰世子於君亦稱臣然異於義合者故曰君在謂之臣周公踐阼

結上文亦荷通也王氏曰荷文

右第三章周公抗世子法以教成王而極言教世子之重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養

禮記世子記　卷四之二　五

由情故曰修內然禮主修外然禮主修外而脩敬在內以養其中樂主修內而和順亦有以充其德則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因非二物惟其加是故其成也動容周旋皆中于禮手舞足蹈皆合于樂以文飾情而不知全體渾然中和合德其養成而溫文也豈役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禮樂固所以成德然使無教發之者德豈易成義故必立傅以養之也養者涵有薰陶俟其自化之意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處言無往而非教也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師教以事保教之德所以成也陸佃曰疑疑其前丞有不喻者識此世子之德所以成也陸佃曰疑疑其前丞承其後白虎通疑作疑疑以安其德丞以順諸道也鄭書太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為四輔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曰師保疑丞為四輔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曰師保氏與太師太保名同禮師氏保氏與太師太保名同而職異也雖其人言必得其人而仍之而記者釋以語使能也

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德即上文德行也言所以必使能者畫必其身

之義興故官地興然此亦謂成均備四學之制耳若四郊之學則必每學皆非教之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祭訓釋奠先聖先老也求教于尊長曰乞言實主相訓誡曰合語祭與養老至乞言合語之時其間威儀品節皆小樂正于東序教之不至臨事而違錯也○按祭至旅酬之合語其本合語時皆得通來訓孤亦曰乞言不止養老有之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樂而詩書禮則小樂正語官分司其教其要則大樂正統之大樂正所授者數其義則大司成明之所謂父師司成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庶所謂席間又遠近適中取其便于問也請益質疑皆不容不問問畢退復後席其背近墻以豎思其理且避後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七

問者也若當司成論列時已有未曉亦必俟其語畢然後進問不可于中間參錯其語也弟子聽受之禮如此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先師先代習明其事者周禮所云死爲樂祖祭于瘈宗是也若漢以下凡得列于學宮者各一其師矣釋奠之物以致敬無飲食獻酬之禮數干戈小樂正以其非祭故不立尸亦無侑食焉釋奠以教人者必本其教之所自來自致其敬于所受而學者自不敢生慢易也

鄭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及也若本國舊有其人如周虞有夔龍周公魯有孔子則否矣陳謂合樂凡釋奠必合樂若有國喪之事則否吉凶異道故也二說未詳孰是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大合樂天子親學將也若凡始立學者常釋奠合樂則不養老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後爲學則不特先師而且上及先聖不備釋奠而且用幣皆以成均備四學之制耳若四郊之學則必每學皆非教之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祭訓釋奠先聖先老也求教于尊長曰乞言實主相訓誡曰合語祭與養老至乞言合語之時其間威儀品節皆小樂正于東序教之不至臨事而違錯也○按祭至旅酬之合語其本合語時皆得通來訓孤亦曰乞言不止養老有之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樂而詩書禮則小樂正語官分司其教其要則大樂正統之大樂正所授者數其義則大司成明之所謂父師司成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庶所謂席間又遠近適中取其便于問也請益質疑皆不容不問問畢退復後席其背近墻以豎思其理且避後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八

上及先聖不備釋奠而且用幣皆以始立學亦謂成均備四學之制耳若四郊之學則必每學皆非教之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祭訓釋奠先聖先老也求教于尊長曰乞言實主相訓誡曰合語祭與養老至乞言合語之時其間威儀品節皆小樂正于東序教之不至臨事而違錯也○按祭至旅酬之合語其本合語時皆得通來訓孤亦曰乞言不止養老有之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樂而詩書禮則小樂正語官分司其教其要則大樂正統之大樂正所授者數其義則大司成明之所謂父師司成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庶所謂席間又遠近適中取其便于問也請益質疑皆不容不問問畢退復後席其背近墻以豎思其理且避後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九

衆祖作焉鄭曰在庾庠未知確否○熊安曰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又曰釋奠有六四時四也此始立學五也王制師還六也釋采有三春入學合舞一也記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此一耳陳澔曰釋奠大以飲爲主歐陽修曰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無尸釋幣并無樂釋奠之物以致敬恩按祭則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無尸有牲有幣有樂并無幣也春之釋采習舞秋之釋采習樂采即幣也爲其無以下諸侯與此初習異朱子釋菜選用脯果豆用笋棗史氏皆據樂書加籩盥用觚爵則視古之釋菜矣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而奠幣文亦簡也古上章末亦有教世子字唐孔氏則合爲一王氏曰衛文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歟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右第五章因教世子而并詳國學之教蓋世子與民之時次二節教之詳後五節致敬之首三節教之先師之禮其尊師重道亦所以爲教也

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鄉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辭於上尊也鄉鄉學南東
廖東東序西庠北鄭宗其學于此者則鄉遂所升之選士及諸侯所
貢之賢能也語論也論士之法德爲上事次之言又次
之德與事言備者爲賢德不足而能事與言亦才也取之
欲之隅其賢士之大小使爲鄉遂州黨之官其有不願小
成而司大成者則由是升之國學而與王世子齒矣成均
董子六藝太學在焉即辟雍之中學也升于國學之後
士在焉上尊倫在堂上與于兩階間者祭惟獻尸飲惟厭
實用之官興胥升于司徒之選士皆用之也若德事育時
無可貢而射御點十有一事長則警戒之以待他日又語
舉三條而有一真能者亦于同類中進其等又于等中序
其次俊士命官缺補用之以取于鄉謂之鄉人使遊于成均
之俊士以及取材于上尊之選士見此曲藝非賢才比也
陳謂天子親視學而飲酒成均則此鄉人亦得取堂上之
尊即辟雍大成均之上與胥庶老合語之法

況鄉大哉

右第六章因國學而并及鄉學選民俊之法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昕音欣王桓讀晞。此先言視學之事大昕日未出而初明也鼓徵擊鼓以召學士使之早至大胥之職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秩節釋奠用幣之常禮謂之祭者天子之釋奠用尸也天子至於南學東膠以爲周學時所重也命有司釋奠于西學以祭先師先聖不親祭者以視學親禮非爲報功也。然于日出周人尚赤也。若天子冕服而視學則于明堂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此以下乃言養老之事有司釋奠既畢以明倫爲大今養老以明孝弟故告之先聖先師以始其事所謂慮之以大也鄭以爲始立學時之養老如此孔謂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

咏以延進之則有以極其情文之篤歟之與末節異訓非。
也鄭以退修之爲何謂退酌酒醋獻之修飾之使情文俱備也丹燕飲皆獻酬
養入門即懸興今于老更醴饌皆親省之以致孝而又
珍具遂殽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珍猶淳熬淳毋之屬天子
之所省視養老之酒醴及養老之珍羞既已備具乃親至醴像
老更而殺咏作樂以延進之進醴進饌畢乃出迎
養老禮今無考據鄉飲禮當爲發咏天子親迎老更于門
皆入位西階下天子先揖三老升進醴進饌三老退立西
階下五更升亦進醴饌如初五更退立三老南羣老升實
廟伸退立五更南天子降復揖三老升三老揖五更五更
揖羣老升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反復升席天子乃命樂工
作正樂備老更乃相與語說善道以成而歌清廟之詩業正
廟之詩一倡三歎使人如見文王固德音之致合語之禮也夫清
言詩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合之使人孝弟忠敬之意油
然自生勃然而不容已禮豈有大于此哉是所謂行之以
禮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
以明倫爲大今養老之先聖先師以始其事所謂慮之以大也鄭以爲始立學時之養老如此孔謂既
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
以明倫爲大今養老之先聖先師以始其事所謂慮之以大也鄭以爲始立學時之養老如此孔謂既

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庭中以干戚奏大武之樂自天子以及羣吏莫不各有所事如天子執醬而饋載冔而酳尸而總干三公設几六卿正履就筵在前祝噎在後外饗酒正稽人樂正笙師舞人之屬莫不各以其職來養其徹亦然同焉有之位虎賁氏之等秩然有序而不可亂則上下之義亦行乎其中所謂紀之以義也孔謂論文王君詩在上羣武武王周詩在下以正君臣亦通若加尚說合語後仍天子而而比則臆說無據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閒終也無算樂終則釐會而至者及發內公卿大夫鄉遂之吏皆與其禮故命之釐使各養其老則周流普徧舉天下而同之所謂終之以仁也其兼言幼者或當春養孤子時與王石渠曰幼字衍文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

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安得不愉焉兌命曰念終始典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於學記者舉而不廢之義總結上文自始至終無所不慎此衆之所以咸愉也兌命商書篇名又言君子之常於學惟此終始克愼之心以見天子之視學而養老不惟以尚齒敎即此愼其終始之心亦所以示學者而使之有常也

右第七章　因上二章言祀學養老之禮而按養老全經已亡此其義也皇甫侃曰昔老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國事而養其祖父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庶人之老四也熊安曰養老每年有七四時之內則三或曰春養老更夏養孤子秋頒學合聲六也季春大合樂七也孔氏曰或言春合舞秋合聲即養老之事愚謂冬夏無不養老之禮其春秋不再養則宜如孔氏所說此天子親養于成均記先聖于西學養老于東序若非親養則在四郊之學老更于東序致仕于東膠庠老于虞庠死事之于瞽宗也又鄭謂此初立學故禮隆恩謂此天子親養故禮隆而庶老死事更發也孔謂非始立學不祀先老疑爲當然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內則。此養老兼國老庶老變熟而更事多詩書之治亂古今之異宜皆其所悉故兼乞其言然亦徵其禮者所重終在德也惇厚也用惇厚之史官記老者之言行恐洞餘反失其眞也。上章以合語爲禮之大此又言于乞言徵其禮者言從德而發則其義

大而還敎之德則言固小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王制。此養老兼國老庶老也孔氏曰燕禮脫屨升堂設席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于醉貴賤安也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序畢獻而享太牢酒設而不飲以食爲主重簋器也皇甫侃曰周人春夏以飲爲主先饗大燕次食一日之間三事行畢孔曰文振備也。董文驥曰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日而相因天子親割牲是用饗之體薦以爲折俎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正供酒無酌數先設醬加飯也酒正供酒無酌數先設醬加飯也酒正供酒無酌數先設醬加飯也酒

而後于旅也語所謂惇史之言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鄉樂舞勺此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矣天子諸侯俏食有樂他食祭無樂此割牲儐食先有樂舞以俏食而旅酬無算則以俏食重于笙大射祭享用之燕不當用而此用之優老也享元侯賓入門而奏肆夏二王後相見不歌文王而歌清廟此俱用之優老也舞動其容而曲隨之此舞大武則堂上亦歌勺賚桓之詩矣樂有俏樂燕有俏樂燕食有俏樂兼賚食燕則宜兼有之矣賚老禮設兒諸篇集而言其畧如此按燕禮有二同姓則夜飲異姓則讓而止賚禮有四上公九獻其牲體薦立而成禮亦有俏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其牲折俎其俏侏命數亦有飲食戎狄來坐諸門外體委與之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禮饔宿衛及者老孤子無算之數以醉爲度食禮有二一禮食一燕食養老更及喪仕用正燕正享正食養庶老及死事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曰膠或作糅。養必於郊學以其爲講明禮義孝弟之教而諸侯咸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前爲前學曰東膠周制也養幼仁之所也虞商貴右故國老在西夏周貴左故國老在東皆養仁也與養義也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皆以鄉學言故與此異。按建學之制諸說互異鄭氏謂虞殷太學在西郊小學在王宮之東夏周太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朱申謂諸侯小學在內太學在外天子太學在內小學在郊陳祥道東西如鄉說似皆以大小對舉爲二學矣然鄉又謂鄉學如虞庠又謂周之太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亦曰東膠曰太學所以養老其右瞽宗亦曰右學曰西學所以祀先師先聖似周之太學又有三與小學而四矣劉敞謂周庠雖居中北爲虞學東爲夏學西爲商學是周太學又有四也孔氏謂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則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立三代之學是周諸侯有一學學者此仰鄉學國學之分非公卿大夫士子八歲不入小學必至十三始學也而成均一學亦備四學之名規制畧

中成均黃帝學南上庠虞學北東序夏學東瞽宗殷學西是太學又五矣愚考易太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是四學必近在一地而不在四郊大戴禮云帝入東學倘祝而貴信入西學倘賢而貴德入北學倘貴而貴貴說引禮亦云是四方有四學何而論之小學大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而國學之在四郊者亦時名小學則以對成均之最大而言也人生八歲皆入小學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王宮之東即東宮之地天子之子入焉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不正東避天子也諸侯之子入焉大夫士庶之子入其家之塾是天子諸侯之小學各一而大夫士庶之小學無算要各就其近者居之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入四郊之小學則太遠而不情若謂及士庶之子同此一小學亦太雜而不類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之大學五百家爲黨黨有序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也士庶之入大學乃入四郊之國學諸侯之國無州序而國學或二或三要皆在郊亦名鄉校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民之俊秀自黨庠升者皆入焉學成即任大夫士之官而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前爲前學曰東膠周制也養幼仁之老於此西之後爲北學曰東序夏制也養老於此東之後爲南學曰瞽宗殷制也養德之老於此西之前爲西學曰瞽宗曰右學養庶老於虞庠以決虞養庶老於此西之後爲北學曰養死事之老於此夏周貴左故國老在東殷貴右故養死事之老於此周貴左虞殷貴右各用其所尚而左陽貴故養國老右陰賤故養庶老更右陰養故養死事之老也蓋敬士之義故養死事之老於此至周而詳六鄉六遂之所升既衆而千八百國歲貢士於天子一國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大司徒掌其教三年大成乃升于成均之太學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賢才入而用之者指此非入歲之小學在郊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者此仰鄉學國學之分非公卿大夫士子八歲不入小學必至十三始學也而成均一學亦備四學之名規制畧

如明堂中一區曰太學即太廟太室之地其東曰東序即明堂一區南曰東膠即明堂一區西曰虞庠即總章一區北曰陳列即辟雍一區而壅水四周其外故又曰辟雍天子之學以辟雍爲通稱或兼異代學而言以周學爲主故中庶羞之形而曰沖宮也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郡學所升皆在此所謂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皆指此若天子年少則太甲成王亦學于此則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蔽之不能交教于樂正故天子自旦至夜一日而周四學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亦以成王與伯禽俱學於此也天子常自學干戚均祀先師先聖干西學養老于東序特觀學于明堂而率諸侯祀于太廟食老更于東學祀先賢于西學則又即明堂爲太學爲成均故鄭皆謂清廟明堂辟雍學宮異處序庠遂守朝諸侯雍

一也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冕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爵弁衣而養老皇皆冠名鄭曰皇凰通畫羽飾之其義取文明敬取飲器舜冕以形之前俛名也凡祭俱用冕服養老則周以委貌殷以章甫冔以毋追皇謂虞夏亦以皇疑崔得之蓋祭舉冕以該衣養老舉衣以該冠也深衣縞衣皆白色燕衣亦皆黑色蓋夏尚黑衣冠皆黑殷尚白衣冠皆白周人兼用之故爵弁衣而素裳也凡養老天子以燕服諸侯以朝服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四節王制內則文並同禮畢即行戶校年之上下戒出數粟布帛以周之或用糜粥飲食以養之此以廣養老之仁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祭義○上也字俗作矣○貴謂恩隆之所先四代之所貴各因時以救弊然貴雖在此而于所貴之中未有不尚齒者如虞德同則論齒夏爵同則論齒

是四代之盛王皆貴年以孝弟之道人所最重事長即次于事親也○劉奭曰舜以德化民有天下而不與民爵不知爵之可貴故禹承之以貴爵貴爵之弊下究故湯承之以富民貴富之弊又將各私其財而思不相屬故武承之以尚親隨時救弊所貴不同而尚齒要無不同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伍頒貪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狻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

至乎州巷放乎蒐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古者祝朝君臣皆立惟七十者得養杖以立故曰杖于朝席希席使坐而對也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室也併趾行肩隨也錯斜交其後隨正當其後錯前長而踰尤幼也貴者乘車賤者徒行貝老則皆避之不敢使老者迂其步也不以任行少者代之任負也窮窮孤獨窮謂力乏窶謂助少不遺不犯不暴寡與之謂鰥寡孤獨窮謂力乏窶謂助少不遺不犯不暴寡與之事故曰徇徒五十人爲伍伍相保也五伍爲兩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徇徒兩相保也兩司馬法文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主之五伍爲兩兩長主之四井爲一甸供君田役之事故曰甸

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俱祭義○周禮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孔子所以教孝而巡守至于方嶽亦得因其方之明堂以行此禮故明堂之中室曰太廟太室也太學成均之總名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之東序禹言三老五更于太學之東序商之也西學謂虞庠若巡守則祀先賢即于明堂之總章行之也養追養繼孝之意天子耕藉田上帝社稷宗廟之祭盛于是乎出劉執爲祖禰以致其敬也籩進食也醬爲

食主故親執之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總于總持其髮而立于舞位以爲舞之始天子合諸侯于明堂行朝覲之禮所以教諸侯之臣而率諸侯行此教者也天下之教也而即養老一事言之則鄉里有齒老窮不犯弱衆不暴寡其化皆從此出此古聖王所以莫不尚齒也

右第八章重○二章朱子並屬五學篇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學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周禮庶子作諸子卒作倅弗正作弗○庶子官司馬之屬下大夫二人卒副也公卿大夫之適子爲國子之正其庶子則副也戒令任之事以成其材教治習之學以成其德別其等謂分別其貴賤庶子大命以父之爵列爲上下也正其位在朝廷則尚爵在鄉黨則尚齒也國有大喪大賓大祭則帥庶子而致之大謂王后之喪賓謂諸侯來朝祭謂祭宗廟之事也帥庶子官率領庶子也事謂喪祭賓客之事也其聯其卒伍置其統領之有司惟太子征調焉此戒令之屬乎戎事者也軍法治之者制以義司馬弗征者優以恩然此惟國之大事耳其餘凡國之政事如徇徒力役皆弗征于司徒所以然者以國子雖爲副貳不從國政尚屬游閒所當存養之使之修德學道也春則合諸學宮以考其所學之優劣而官之秋則合諸射宮以考其材而官之劣則退其材教治之事也或曰春合諸侯則教此教治之事也此下乃庶子之職掌如此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子愛之子慈通○此下乃專言庶子之爲政于公族無忌出爲公族公卒晉韓無忌出爲公族公臣恐非庶子所統太子有大宗伯

夫二人卒副也公卿大夫之適子爲國子之正其庶子則副也戒令任之事以成其材教治習之學以成其德別其等謂分別其貴賤庶子大命以父之爵列爲上下也正其位在朝廷則尚爵在鄉黨則尚齒也國有大喪大賓大祭則帥庶子而致之大謂王后之喪賓謂諸侯來朝祭謂祭宗廟之事也帥庶子官率領庶子也事謂喪祭賓客之事也其聯其卒伍置其統領之有司惟太子征調焉此戒令之屬乎戎事者也軍法治之者制以義司馬弗征者優以恩然此惟國之大事耳其餘凡國之政事如徇徒力役皆弗征于司徒所以然者以國子雖爲副貳不從國政尚屬游閒所當存養之使之修德學道也春則合諸學宮以考其所學之優劣而官之秋則合諸射宮以考其材而官之劣則退其材教治之事也或曰春合諸侯則教此教治之事也此下乃庶子之職掌如此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子愛之子慈通○此下乃專言庶子之爲政于公族無忌出爲公族公卒晉韓無忌出爲公族公臣恐非庶子所統太子有大宗伯

以考其藝而進退之燕義○周禮庶子作諸子卒作倅弗正作弗○庶子官司馬之屬下大夫二人卒副也公卿大夫之適子爲國子之正其庶子則副也戒令任之事以成其材教治習之學以成其德別其等謂分別其貴賤庶子大命以父之爵列爲上下也正其位在朝廷則尚爵在鄉黨則尚齒也國有大喪大賓大祭則帥庶子而致之大謂王后之喪賓謂諸侯來朝祭謂祭宗廟之事也帥庶子官率領庶子也事謂喪祭賓客之事也其聯其卒伍置其統領之有司惟太子征調焉此戒令之屬乎戎事者也軍法治之者制以義司馬弗征者優以恩然此惟國之大事耳其餘凡國之政事如徇徒力役皆弗征于司徒所以然者以國子雖爲副貳不從國政尚屬游閒所當存養之使之修德學道也春則合諸學宮以考其所學之優劣而官之秋則合諸射宮以考其材而官之劣則退其材教治之事也或曰春合諸侯則教此教治之事也此下乃庶子之職掌如此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子愛之子慈通○此下乃專言庶子之爲政于公族無忌出爲公族公卒晉韓無忌出爲公族公臣恐非庶子所統太子有大宗伯

有小宗伯屬于司馬，都家以下有都宗人，家宗人此舉下以適上也，以爵者，隨爵之尊卑列其位，以官者，隨官之長爲上也，特牲禮先時祝酌爵奠于鉶南，俟主人獻，以兄弟及內兄弟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執此以爵授之，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以此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一人侑尸，尸常相對，餕尸之餘，所謂餕也，登，升也，行此二禮之後，尸常論禮之次，先受爵次獻次餕而後尸以下，嗣以上，嗣而尤以餕爲重也，以爵以官之者，蓋此三處皆以辨賢，激勸之道，而上嗣使知通庶使知仙以辨賢，激勸之道，而上嗣使知通庶之分，惟尊祖故敬宗也，○此宗廟與祭之禮，令衆行，則以北爲上，而序昭穆，而此言以爵以官者，蓋東階之下，中，則以西爲上，而序爵也，詳見中庸註，其公大事，則以其

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丈主人，公大夫君

喪也，凡喪服親者在前，精者在後，若公族于君喪，則皆服斬衰，無有精麤之異，而猶必以其本服之親疏爲序，雖公族之中，亦有爲諸侯絕大夫，降者，而其位次亦以本服序之，以親親之殺，固出乎天而不可易也，以丈主人，庶長父兄亦尼適長子孫之下也，○此公族喪服之禮，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族雖衆，其初一本，不忍以賓

爵外之，故使異姓爲賓，若姑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之族四，異姓者三，是也，異姓爲賓而臣不可與君抗禮，故膳宰爲主人，所以必立賓主者，無賓主則獻酢無禮，飲食亦遽，殺也，○異姓之賓止則亦不無獻酢而飲，是以無禮飲也，君子之所不敢也，三獻禮畢則賓可出矣，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遂成之也，公族燕則與父兄燕，必以齒，若姑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之族四，異姓者三，是也，異姓爲賓而臣不可與君抗禮，故膳宰爲主人，所以必立賓主者，無賓主則獻酢而飲，是以無禮飲也，君子之所不敢也，三獻禮畢則賓可出矣，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遂成之也，公族燕于路寢之庭，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族雖衆，其初一本，不忍以賓

時燕有因祭而燕，其服皮弁，其物殺于祭，夜飲以成之，王與族燕于路寢之堂，后與內宗，薦于銅南，俟主人獻，以兄弟及內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執此以爵授之，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以此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一人侑尸，尸常相對，餕尸之餘，所謂餕也，登，升也，行此二禮之後，尸常論禮之次，先受爵次獻而後尸以下，嗣以上，嗣而尤以餕爲重也，以爵以官之者，蓋此三處皆以辨賢，激勸之道，而上嗣使知通庶使知仙以辨賢，激勸之道，而上嗣使知通庶之分，惟尊祖故敬宗也，○此宗廟與祭之禮，令衆行，則以北爲上，而序昭穆，而此言以爵以官者，蓋東階之下，中，則以西爲上，而序爵也，詳見中庸註，其公大事，則以其

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一本無貴宮字，○此祖之政，朝覲宗廟，正室，公族爲卿大夫者之適子，公族之無事不從行及他宮，他室，皆同也，公族之無事不從行及他宮，他室，皆同也

廟公族無宮刑今本無于異姓之廟五字此從朱子本補
也鐵鑕刑制別刑之官爲之隱故不書之若有司必依刑名法之公爲之變減雖微猶有所加也公三名而不已者諸罪也告謚其罪狀之書句人掌邦警修之月數及謚號也言若服又
外也如其倫如其倫之文耳其實如期三不食一不食期無廢大功無歠三月不御
自期以上諸侯絕大夫降似宗族之道抱及族父族兄而孝弟之
道常自上始而禮下上者讀此始知其記也若體有實有文不缺
親非所施于上者謂下之文也文可降而實不可降公族以罪
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
受爵以上顯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
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
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
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宦貴室諸子諸
孫守下宮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
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
無能也做乎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朋友之道也公族之與雖親不以犯
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禮記卷四之二終

禮記卷四之三

大傳　孔氏第十六　內本第二十今定爲第十一○此篇明尊祖敬宗之大義見人道莫大於此故名大傳　朱子儀禮合上公族章爲五

任啟運章句

大傳朱子儀禮合上公族章爲五宗第七今以此相次猶朱子意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與去聲○治理而治之治親之道下倣此親長別是也報功生養祿之死殊祔之而祔之也賢有德者舉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名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愛謂故舊親黨時存問而有賜之亦足以篤近而興仁姓謂先世功德遺愛在民聖人治天下念念在民之生然且後之而先此五者正以此五者爲民所賴以生也

禮記大傳　卷四之三　一

右第一章　記言聖人治天下所先有五以起下章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變革者也人道指治親而言權度量必更其制如蔡氏謂夏尺十寸商尺九十周尺八寸之類文章謂威儀文字如夏連山商歸藏周易殷祭立尸周祭坐尸之類正謂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朔謂夏平旦商雞鳴周夜半服謂所服用如車馬佩玉夏大赤殷大白周大赤之類器禮樂之器械車旅之具衣服如夏山殷人周龍章之類其變革者成一王之制示維新也若尊親長別乃人所以有此聖人所以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此承上親親尊尊長長而言祖禰宗之大義見人道莫大於此故名宗有當遷者當不遷者事之各以其禮所以尊尊子孫有世適有支庶使之各得其分所以親親兄弟有長有幼當合食之時序以昭繆如東西廂之陰陰偏毛牲爲文王之昭邘晉應韓爲武王之穆所以長上和義也上治下治旁治皆別之以禮義焉治親之道其肅矣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妻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此以稱名明男女之有別言同姓之女所以治其交際者推主稱謂之名而已故必名著而男女有別也此以稱名明男女之有別也如際會之時其夫屬乎父道其妻卽名曰姆其夫屬乎子道其妻卽名曰婦名著而男女別矣若兄弟之妻不可謂夫之兄弟屬乎夫道而兄弟亦不可謂兄弟之妻屬乎妻道故古聖人嚴其辨無際會亦無稱名惟幼稚之弟或稱有于長兄之妻則加以長老之名而曰嬸然不敢比之慈母而曰母也若弟之妻則嫌疑尤甚必無際會必無稱名而今乃有謂弟之妻曰婦者是降從于道矣庶嫂亦可進從父道而謂之母乎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其夫以下傳謂子夏之言○按爾雅女子謂弟之妻曰婦男子無文今謂之弟婦以婦係弟別于子婦是亦無于名者之名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可以通者周道然也此以昏姻明男女之有別姓姓而三家各自爲氏也單盡也六世親盡各以王

父字或官與邑爲氏是庶姓別於上四從兄弟各以其高祖之遞爲宗是戚單於下又殷以前庶民無姓者上無所繫下無所級故得爲昏姻周制則大宗百世不遷故庶姓雖別而正姓猶繫且常驩之以合食之禮是昏姻終不可通設爲問答以見其必不可也家語衛公求昏於季氏桓子問而孔子答之詞の舊斯大曰鄭氏言子孫之子姓別於高祖其義非也古公子爲卿大夫得賜族或以字或以邑或以官有生而賜者或及子孫而賜者非卿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之字蓋姓受之天子族稟之時君姓繫於上而族分於下諸侯別子兄弟異姓各自爲宗是庶姓已別矣然五服之內猶有相爲服之道故宜免不免有司爲之至六世而親屬竭是之謂庶姓別而戚單也豈謂子孫之子其姓遂別於高祖哉且夫人之生也既不爲子爲孫及其子孫不爲子孫之子孫也既不爲子孫之子孫不爲子孫有祖父乎奈何其別姓也愚謂由一本而萬殊者理勢之自然姓其一本氏則萬殊仍一本也鄭居長則因氏孟居次則因氏仲居東門則氏東門居北郭則氏北郭則北可勝計乎即此氏乃人以此別之也然次之伯仲地之南官氏而司寇司馬何國無之即以王父字而忘其名賜皆字貢名賜皆字游能不混乎聖人懼人之混而忘其源也故姓必受之天子氏必受之國君以氏繫姓則無可混以姓統氏則無可忘此聖人因分爲合之至教也自後世竟以氏爲姓而忘其姓若臧若孟同出於魯反通昏姻衛之孔出於子陳之孔出於嬀反合爲一而昏姻不通其類姓亂宗甚矣親親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小記。

右第二章承上章言五者之親爲尤要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爲小宗有四世則遷之宗繼高祖者也小記同。別子天子諸侯之庶子也五世則遷之宗以其與適子同出而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別於正適而身爲祖矣故曰別子爲祖繼別子有功德而爲諸侯大夫則其後繼之者爲大宗所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尊祖之義也。遷者固別子之後也而宗別子之所自出者亦百世不遷如魯周公衛康叔晉唐叔各以別子爲祖而晉衛諸國世以公爲大宗是祖止及別子而宗則以別

繼別爲宗也若雖別於正適而無功德爲諸侯大夫而並繼禰爲士則不得爲始祖之廟而其子孫之但爲小宗也爲始祖則永不遷故庶姓雖別而正姓猶繫且常驩之昏姻終不可通設爲問答以見其必不可也家語衛公求昏於季氏桓子問而孔子答之詞の舊斯大曰鄭氏言子孫之子姓別於高祖其義非也古公子爲卿大夫得賜族或以字或以邑或以官有生而賜者或及子孫而賜者非卿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之字蓋姓受之天子族稟之時君姓繫於上而族分於下諸侯別子兄弟異姓各自爲宗是庶姓已別矣然五服之內猶有相爲服之道故宜免不免有司爲之至六世而親屬竭是之謂庶姓別而戚單也豈謂子孫之子其姓遂別於高祖哉且夫人之生也既不爲子爲孫及其子孫不爲子孫之子孫也既不爲子孫之子孫不爲子孫有祖父乎奈何其別姓也愚謂由一本而萬殊者理勢之自然姓其一本氏則萬殊仍一本也鄭居長則因氏孟居次則因氏仲居東門則氏東門居北郭則氏北郭則北可勝計乎即此氏乃人以此別之也然次之伯仲地之南官氏而司寇司馬何國無之即以王父字而忘其名賜皆字貢名賜皆字游能不混乎聖人懼人之混而忘其源也故姓必受之天子氏必受之國君以氏繫姓則無可混以姓統氏則無可忘此聖人因分爲合之至教也自後世竟以氏爲姓而忘其姓若臧若孟同出於魯反通昏姻衛之孔出於子陳之孔出於嬀反合爲一而昏姻不通其類姓亂宗甚矣親親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小記。

右第二章承上章言五者之親爲尤要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爲小宗有四世則遷之宗繼高祖者也小記同。別子天子諸侯之庶子也五世則遷之宗以其與適子同出而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別於正適而身爲祖矣故曰別子爲祖繼別子有功德而爲諸侯大夫則其後繼之者爲大宗所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尊祖之義也。遷者固別子之後也而宗別子之所自出者亦百世不遷如魯周公衛康叔晉唐叔各以別子爲祖而晉衛諸國世以公爲大宗是祖止及別子而宗則以別

繼別爲宗也。本篇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小記。申言繼禰之小宗而何以至五世乃遷蓋必五世然後服盡服盡然後祖遷故小宗始於繼禰者也是故五世之祖遷於上斯繼禰之宗乃易遷於下耳夫尊是祖故敬是祖之宗敬是祖之宗乃延爲繼高祖之宗蓋不至爲高祖之宗則繼之親不盡是敬高祖之宗所以尊祖而實所以尊禰也。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申言繼別之大宗言別子爲祖則百世不遷者亦百世不遷如魯周公衛康叔各以別子爲祖而宗別子之所自出而晉衛諸國世以公爲大宗是祖止及別子而宗則以別

子之所自出也夫何是祖故敬是祖之宗而此宗別子之所自出反越別子之祖而上蓋卑不祖尊者限於分之嫌而宗及所自出者則其本之一天下豈有無本之祖哉是故所自出之宗正所以敬別子之祖也○按天子子弟封若諸侯自此以下凡諸侯弟子別封若凡滕邢芮胙祭俱得以別子爲祖與姓始封若齊呂荊楚熊酋邦中絕復起若杞東樓陳胡公亦得爲始祖但不名別子耳蓋諸侯大夫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者不敢以卑祖尊諸侯大夫始受命門得爲始祖者祖有功也祭爲諸姬之大宗故雖不祖文王而得別立文王廟左傳所謂周廟也然文王之故雖立廟而不祭若杞宋爲天子之賓亦得祭之而立廟亦得而祭之矣但不可與杞侯宋公合祭也祭必立文王廟者姬姓諸侯昏禮必告於天子遠故傳也季氏亦爲三家之大宗而君近焉則有所壓而不得伸且孟叔亦必告於君故祖廟之設於私家以爲非禮也然大夫之相宗亦必有君命若未嘗命則但宗別子之後不宗所自出矣父爲大夫子爲諸侯父爲士子爲大夫昔得以子之禮祀其先特有

昭穆而始祖之廟猶虛待至六世高祖當祧乃以文君命之位大夫雖不祖諸侯然或君亡國滅若祀季以鄰人於齊請立五廟則亦得祖之而祭之矣其餘亡國君皆藏主而行所託之國不臣寓公而臣寓公之子其子豈得棄祖之主而不祖之不祭之乎或亦祖之而但祭以大夫也士得祖大夫但失位則薦而不祭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有大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廢者宗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又申宗別子所自出之義人必有宗故大小二宗或闕其一則有之要未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而亦有之也公子是也益我爲適則人宗我我爲廢則我宗人若公子則公子爲適則人宗我我爲廢則我宗人若公子則公子爲適則人宗我我爲廢則我宗人若公子則公子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宗法明而旁治之人道著君於是有合族之道若祥祭必告合食必周然族人不得以五服之戚戚之為君服者莫不三年斬也君之恩可不厚乎

右第五章　明前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小記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右第五章　明前旁治合族而言

禮記大傳　卷四之三

高祖總是旁殺也又由父而旁殺之同父之昆弟小功同曾祖總由祖而旁殺之祖之同父小功同祖總由曾祖旁殺之而兄弟之子孫總皆旁殺之下殺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所言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所以殺者何蓋仁主於敬由親而上至於禰則其恩已輕由祖而下至於爰義主於敬則其恩極重推恩輕也故祖莽而高曾即殺而三月并無九月五月之差惟分尊也故祖莽衰而高曾亦重而齊衰不改為小功總麻而不可易故曰其義然也一重皆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故曰其義然也師上殺推之而知尊尊之道不越親親中也

右第六章　明前親屬雖而言親親之不有尊尊所以為分殊也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六世親屬旁已絕矣然族人之喪赴於宗子宗子必為之祖免宗子與要之喪族人必為之齊衰三月是其族雖絕而服終有不移者乃親之所以繫而不散也上章所云親畢者五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合食必周然族人不得以五服之戚戚之為君服者莫不三年斬也君之恩可不厚乎仁主義各盡其道而已矣

右第七章　明前繫之以姓而言尊尊親親不以絕族而移也

禮記大傳　卷四之三　八

之親親無他其初本一人也愚謂族人不以戚戚君亦義之尊尊也然戚戚之仁固在焉爾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禁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祖者親所自出故親親者必尊祖宗者祖之正體收族能收族則合族人為宗之所統故敬宗者必有尊尊之義故敬宗者必收族宗之所以為公而宗廟嚴矣此治親之事人道所最先者也而世推此已哉夫宗廟興社稷而重故知守其宗廟未有不知保其社稷之重者必推已之敬宗收族以愛百姓則必不敢輕於刑罰而刑罰中則庶民之無宗可依無族可

聽者亦得保其家室排其手足而底民安底民安則慶於
於田商安於市工安於肆而財用自足矣至於財用足則
君欲有爲於國之百志皆可成而報功舉賢使能存愛之
典無不舉矣其禮俗不既可法乎如是則太和洽於宇內
則以之興樂亦可此即之人道始也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
不爲人所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之人也引以明人君
能盡親親之道則自親親推之及於宗族至於百姓周於
成民而君德日顯天下之人承之至於志成俗洲則其樂亦無有厭斁也

右第八章　由治親而極其樂以終一篇之意○按五宗之法莫詳於此篇而說禮者推其分反說宗者謂高祖廟遷則服盡而不族矣說禮者謂別子爲祖其後祖之百世不遷而別子之子孫爲諸侯諸侯之別子爲卿大夫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宗別子所自出未嘗不志其合說小宗大宗者謂別子自爲祖其後祖之百世不遷而別子之子孫爲諸侯諸侯之別子爲卿大夫大夫不得祖天子而宗別子所自出未嘗不上繫於天子諸侯之別子爲卿大夫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宗別子所自出未嘗不

上繫於諸侯如魯子服氏宗孟孫榮氏宗叔孫公鉏氏宗魯公甫氏宗季孫而孟孫叔孫又宗季孫曰吾皆桓公後稱三桓也凡蔣邢茅胙祭之宗魯上繫周公而祭祀諸姬之宗魯又上繫文王曰皆文昭也邢晉應韓之宗魯又上繫武王以及文曰此武之穆亦出於文也所爲敬宗收族者如此此所以繫連綱紀而萬世不忘也而說者顧推而遠之何哉

禮記卷四之三終

禮記　孔氏本第十八丙氏本第二十五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續第二十七今定爲第十二○朱子曰此言古學校教人之法與得失興廢之由蓋兼大小學言之按大學者大學之禮記也小學者小學之禮記也非記禮也而禮固在焉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立學之禮皮弁祭菜宵雅肄三入大學之禮詳於天子魯北面釋師之禮詳於天子魯北面釋師之禮愚按篇中言大學者六其及小學止家有塾一語是意固主乎大學也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朱子輯儀禮於家鄉閭後邦國禮前補學禮十五篇以明學之於閭重矣今篇取朱子意因前禮學養老遞次之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謏音小又音遜
國去聲○慮憲謂思慮合于法度謏小也近而致之之意
中常法用小賢謙敬謙抑故足以小致遠善然非有虛公之量故不足以動衆也屈己以下成德之賢說身以體現遠之士虛公如此故足以感動衆心然非有建極之本猶未足以化民也君子必自昭明德以立新民之極而本然後可以化民而成維新之俗舍學何以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君子化民成俗必由學學者蓋以已不學則不知道無以知道而無以學則民不知道無以成新民之功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必以立教爲先欲明明德于天下也必先自明其德也兌命逸書篇名伊傅頗書見說命典常也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學焉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學之綱領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此因上知道而言至道無一境，又轉一境也。未教人者常見爲有足，必學之而後知不足，通困心血，自得其應變無窮也，故必以自反而自强焉。自反而自强，必須日就月將，學無不足而教無不通，故曰教學相長也。又引書言見知不足而自反，教學之半也。自强亦學之半，此明德新民所以俱不外大學之事也。○疫子曰：困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於不知困，孟子曰：能自强而後能反，反而得之，則優於教，是以學長教。

右第二章　上章言教亦所以學，此章言教亦必由於學。此章言教亦所以學長教。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術遂通隧，謂邑外之合言也。周制，天子

郊內爲鄉，郊外爲遂，六鄉之地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主之。六遂之地五家爲鄰，鄰有長，五鄰爲里，里有宰，四里爲酇，酇有大夫，五酇爲縣，縣有正，五縣爲遂，遂有大夫，主之。此言仕而已，歸教子閭里，朝夕坐於閭里門側之塾，以教小學，庠序學以教大學，塾庠序皆鄉學名，學則國學也，教之之地，其廣如此，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必二反蛾蟻通術述通。○此年也，中猶間也，每年皆有入學之人，中間一年，鄉遂大夫乃考校其

同德合愛敬兼備也，論學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知類通達，則開一知十，觸類貫通，強立不反，則知止有定，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立志行之虛實，讀者深味之，乃見其大略耳，人性有遲速氣質，其成有俗欲，其易必先易而後可成。

右第三章　詳言教學之事，乃其條目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

乎。市小通孫謂遜下同夏楚通視夫聲學不之學鄭讀數
乎。王如字。始入學時有司皮弁服行釋菜禮以祭先師
使知道之尊其誠也于祭菜時使學者歌小雅鹿鳴四
牡皇皇以役川庶其志也大胥先學設以召
學士學十乃經陳其肄使以遜順之心進學不躐等也又
根見則也有不率教以此二物誅之以警其惰忽使收斂
于成俗也古者三十入大學中年考校成謂天子五年乃視觀學
論即所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成謂天子五年乃視觀學
亦通所以優游其心志使之自化也視示也身立德行以
謂示之而不徒言說使知一物一施貞非至教當審察而
自升于心也幼者但有嗤笑而無問難使知教不明等不
可欲速求進也倫倫已仕故仕而優則學士未仕
則倦志而已矣此引之以明教者當盡
其官之事斯學者乃端其士之志也

右第四章　原數大學之法而明
其義見教者當先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
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
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
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依去聲樂
上音教下音洛灑所賣反佩紱練冠竝未詳。作遜志。春誦夏絃秋
藏冬書四時各有學之正業而特愚其未安也又必有退
息時所居之學焉紱誦詩三者皆教之所由興也。摩一作
紱平時常操而熟之則心手調而安于絃矣。依註雜服謂日
用常行如亂衣冠洒掃之趣則容貌辭氣細微則簡文熟而安于禮
永平時謂平時閒其吟味之趣則路徑不時誤于
矣三者皆美退息之地故君子美其居學也。當音黨。于學之時既修其正業而
樂之哉故君子之於學也當有從容自得
退息之時又游于學皆有從容自得
之趣而安安則于師之教我者親之樂之信此

道爲我所固有而非師友之外鑠即有時離師友而不變
而去之也引書言人敬以直內而又遜順于理且務時敏
之功則其所修者若水源源而來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
引以證藏修息游乃安于學之意
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
不誰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大然故隱其學而疾
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
不刑其此之由乎。呻一作詵訊一作誶數音朔佛音拂。呻誦之重也佔視
所親之書誦而不能窮其蘊多其訊問之語冏而不能發
其端是徒爲煩擾及于數進而不顧學者之安也鄭以言
及于數爲句謂不明義理而徒稱法象似非誠謂喝若之
方材謂明人之賢悖則逆其教之方佛則屏人之性隱不
明其意刑成也教不以道故終無成。張子曰道本至樂
古之教人先有以樂之如操縵博依雜服已心樂則道義
由於誠故不
能盡其材耳。

右第五章　言教必使人
得其安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
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摩一作
禁。謂此其邪心正謂不先不後節學中之次第。如兩物相
摩而彼此皆密致涓滓也。豫則止惡于未形時則逆授而
易入孫則遜之有其序摩則助之有其量四法備而教道衆矣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

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拒格抵也鄭讀各謂如地之堅凍所與非正人燕僻所爲非正事四失加此二害而教益廢矣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譬也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道導同強羌上聲○知教所由廢必用其所興去其所廢故可以爲師道示以當行而勉以必赴也強勉以未至而使之自強抑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開引其端緒而使有可循達則竟其自而反無餘味也弗牽則有自得之趣弗抑則無艱苦之憂弗達則有自得之趣弗抑則無艱苦之憂弗達則違則疏索而其理自生此君子所爲能喻人以道也

右第六章言教必知道由而後能善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多汎濫無制智者過之寡固陋罕悶不及也知其心之失然後能救之多約以禮少博以文從容和易不及乃退其兼人止策之使進要諸中正之途不使有過不及乃爲善教也○張子曰多才有餘寡才不足易使則止呂和謙曰多才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快止遲鈍如醫謎病源方好隨症用藥

右第七章言教必因人之病而藥之○士章之廢在教者此章之失在學者皆不可不知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繼聲者不盡其聲使人屬而和之繼志者不盡其道使人繼而成之其言也不盡其道而和之繼志者不盡其道而成之其言也不盡其道而成之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者馬其材惡其至難教者敎其材惡其至難教者必知之然後能因材以教而曉喻之方非一端也長通此長開胥而上若通有采大夫而上能博喻則能因材造化而可以爲師能爲師則能敎人者即能治人可以爲一官之長亦可以爲一國之君益作君作師分疎理一故爲君子既以身爲師而自上至下又各簡其屬如天子必擇司徒州長亦擇窒正閭師亦擇比長無有一不能敎者雖處其閒則敎化大行而時雍保傅之風不難致矣彼三王四代之能爲君者亦惟能爲師故耳又引記以結之後世君不以師自爲而自上至下無以復見性爲事者於是天佾下民作之君師之義亡矣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君子以身爲師而能爲師者未有不自得師者也益師者道之所在欲民敬學

必先使知道之尊欲明道之尊必自身之嚴師始君之尊師與敬尸同而民有不敬哉此民所以敬學而化民成俗也必由之也。大戴武王踐阼篇尚父授丹書曰先王之道無北面王東面立尚父西面道書之言皇佩曰此劍延之位皆常處師東面弟子西面恩師天子嚴師必如湯之於伊尹武之於太公如丹其貫若冥明帝之於桓榮亦末而已

右第九章　言師道所繫之重以申首章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之意揔師所以嚴學也者敬之本也　朱子分二章

記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易音異說與悅同朱子如字解音解物自解讀解人解之如字從一作枝鄭讀非。庸功也謂感其善教攻堅木者先於疏理之地攻之則節目之堅自迎刃而解善問者先質所易明而難明者以相証而漸通亦猶是也從即揔也鍾聲之大小各隨其所叩而發之容於內者寬宏不迫久而後盡亦猶是也問以自進於學答問以進人於學交不令遽盡亦猶是也。朱子謂相說以解難處其放下少頃資互益道如此也。朱子謂相說以解難處其放下少頃見得多自相証而曉解此以正意言但本文相說何是愈意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聰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卬雖舍之可也記問謂虛人之問而應多其實心無所得其應必窮故不足以為人師也聰語謂隨其人所問之淺深高下而語之各如其分各救其失此非道備於身而時措者不能或有憤於心悱於口而不能問者則不待其問而語之或有問其九語之徒以長玩雖舍而不語可也善待問者之妙如此

右第十章　言教學貴有心得之機以申次章教學相長之義朱子分二章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始駕馬者一作駕者。冶鑪金也箕柳箕也反倒也馬之駕在車後使日見老馬之駕也鑪剛難鑪皮鞔易制弓動難調箕斂易曲始駕易驚習慣則馴也夫弓冶之子尚求能駕況君子乎知其漸則易入故可以有志古之學者比物醜類皆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

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去聲。古人所以比之物類而可知如五聲必得鼓而諧五色必得水而染三寸之親自斬衰以及功緦也五官甚切而非學則無以當其則五服甚親而非師則無以明其理而合其情甚言重如此

右第十二章　言教學之重以申大學始教玉韋之意文恩謂弓冶為比類鼓水亦為比類也故但就本章為詁云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

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德無不全故才無不備而非一器至誠所學不言而信不待約也至道在我與時偕行不行焉也此皆足於本自通於末君子察之故必格致以窮天命之理誠正以復天命之初身之本既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不然猶一技者固官器之偏即多能亦無當於道德之要守小信者固拘固之儒即達世者亦無當於時中之妙也本之不務豈有當哉河水之源潔水之委引祭法以明君子務本之義

右第十三章言學貴務本以終一篇之意朱子合上致道而明新止至善之極無不舉矣大學言修身爲本約人條目而推言之此言有志於本統三綱領而一貫也舉一章○姜兆錫曰能志乎本則舉以統言之也敬者學者盡省於斯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弗得聞無以知此理弗得學無以盡理之精弗能行無以踐理之實三者爲學之患無其言不能道民以善無其行無善政之實不能厚行以率既得而失勉行之而不能久猶非不息之誠也地廣人稀則無以富而族民與地均而有存行猶不能富而教五者爲政之恥也患之則知新民之事有不容已矣明德之功有不可缺恥之則知新民之事有不容已矣君子爲人長容體三者一有不備則不足以事父兄君長而他日又何以爲父兄君長以治人乎冠而後可責以成人之民而禹湯文武之治終不復不知恥也有志大學者盡知所務哉

右第十四章雜記文以類附此亮采人皆可爲而終之以忽忽老而無成不知患也民君三代

禮記卷四之四　終

禮記卷五之一

冠義孔本第四十三芮本第一朱子儀禮第二吳澄儀禮傳第一今定爲第十三○世本黃帝造冠冕孔云黃帝前用羽皮後用布帛其冠之年大夫士皆二十天子諸侯皆十二程子曰年十二未可責以成人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皆宜二十而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吳澄曰大功未葬亦不可行愚按夏小正言二月冠子娶婦而儀禮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或因喪未除或有他故是年與月皆不拘也士冠禮見儀禮首篇此其傳也與家語冠頌篇多同益亦古有是說而漢儒撰之耳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之始也是故聖王重冠長上聲聖王上一有古者字○仁義智皆人之所以爲人獨言禮義者義以方外禮有節文可循也正躁順則當于理適于時也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其修故曰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其成故曰備人能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爲人臣而後可以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爲人長容體三者一有不備則不足以事父兄君長而他日又何以爲父兄君長以治人乎冠而後可責以成人禮故曰禮之始也

古者冠禮筮曰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冠之月先筮日于廟之門得吉者爲正筮遂戒賓先三日又筮賓以尤不得不重冠也禮備則可以自治可以事人而所以治人

者不外是矣故曰以爲國本○書儀先三日戒賓一日
宿賓楊慎曰今不筮創擇一賢而有禮者以爲賓亦可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酬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成人之道也適音的本篇
原文則畧適

禮記冠義　卷五之一　二

子二字喻其志句敬其名句但參郊特牲家語文畧同○
冠之日主迎賓賓入立西序端東向主人立東序端西向
相者延于東序少北冠者即筵而冠是于阼也著代著其
將代父爲主也酬無酬酢曰酬每一加畢賓拜冠者就房
易服出相者延于室戶之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北面隨
之冠者延西南面拜受賓西序東面答拜是於客位也加
有成以其成人加禮之也初加緇布冠乎端冕乃暮夕
乎君之服再加皮弁素積素韠則朝朝之服三加爵弁纁
裳緇袘則祭于君之服是爲彌尊喻其志如初加戴曰乘
彌幼志順而成德再加曰敬而威儀淑慎爾德三加曰以
成厥德凡以充廣其志意也醮畢賓主降階冠者西階下
少東南面立賓乃字之曰伯仲某甫敬之不復呼其名凡

此皆以成人之道待之也非適子則冠于房外三加止一
醮○孔曰士冠于阼廟天子諸侯冠于始祖之廟家語孔
子曰公四加乎晃王肅註天子五加衮晃大戴禮天子諸
侯皆四加卿謂天子諸侯皆三加朱子謂諸侯三加用乎
晃天子三加用衮晃愚按東漢志云乘輿初加緇衣進賢
次時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則大戴云四加是也賈公彥曰
堂上行事非一所近戶則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之
東房外之西近楹則言東楹西楹近序則言東序西序近
階則言東階西階自半以南無所屬方言堂那舟曰室前
堂上東西墉曰序崔靈恩曰正室左右爲房鄭曰堂夾室
北大夫士無西房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
爲禮也乎冠乎端莫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

成人見也見音現○見受熊曰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在閨門外兄弟位阼階下冠者拜送母又拜以適承宗廟禮之也已字見于兄弟亦以適承宗廟禮之也已字見于兄弟冠者答拜亦以適爲人後宗尊之也拜父與賓

右傳一章冠義原篇○明冠禮之義而極言其重也
此經禮三者敬身之事正君臣三者明倫

之事而皆于冠始之可謂重矣能敬其身然後施之君父兄長皆盡其禮故以正容體三者爲先然實行不修而時儀以亦末也故以孝弟四者爲重

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之冠冠如字齊齋同○始服夏始以白爲冠而齊則緇之及從其本齋以陰幽思也古人以組聯聯之垂飾上繫丁武以固冠頍之兩頍爲兩繩以繩貫之而繫于頤下以固冠周人弁冕用弁樴貫于冠以組繫左笄遺頍一向上繫右笄因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纓節始加之緇布冠而以爲飾亦用弁而不用頍殷冠而以爲飾緇布冠而以爲飾緇之者始加用毋追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毋音年追音堆○此緇布冠有古其後雖屢委貌不後冠此毋追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毋音年追音堆○此緇布冠之始加者委安也願容貌

右傳三章　郊特牲文○因上冠禮而推言之家語郯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同禮而孔子答之其文特詳儀禮後記及郊特牲皆採之而前後詳畧互異學者參考而從其長者可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祝史掌禮文成王冠周公命祝雍頌是冠亦有祝史也禮必有義皆不可不知此冠昏鄉射朝聘喪祭諸義所爲作也冠爲禮之始故于此明之○朱子曰此蓋秦火以前典籍具備時語因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義亦不可得而知況今士逸之餘數之有者不能什一則九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右傳四章　郊特牲文○因上言之見行禮必知其義也

禮記卷五之二　任啓運章句

昏義　孔本第四十四　芮本第二　朱子儀禮第四　吳澄禮傳第二　今定爲第十四○伏羲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合男三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大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節也左傳國君十五生子早娶重繼嗣也宋合十三以上並聽昏嫁恩接羣王吉吉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是宋合未可用也家語孔子云男子二十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笄有適人之道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也譏當以是爲準保傅傳婦人之事莫大於昏姻故男子重之壻親迎於門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迎去聲先乎之先去聲○將親迎先庭于寢父升自東階就席西向子升自西階席南面再拜詣父席前跪聽訓戒父命之以往迎子升席受降席再拜詣父席前跪聽訓戒父命之以往迎丽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云云也一獻無酬酢曰醮先酌女也尊卑之也女氏庭子廟戶西西上右几女房中南面父醮之丗薦脯醢女奠鴈東壻至父爭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壻東面答拜父揖壻入壻執雁從三揖至階三讓升堂奠雁左階北面再拜父西面不答拜丗引女出房丗在房外壻執雁以入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迎去聲先乎之先去聲○將親迎先庭于寢父升自東階就席西向子升自西階席南面再拜詣父席前跪聽訓戒父命之以往迎丽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云云也一獻無酬酢曰醮先酌女也尊卑之也女氏庭子廟戶西西上右几女房中南面父醮之丗薦脯醢女奠鴈東壻至父爭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壻東面答拜父揖壻入壻執雁從三揖至階三讓升堂奠雁左階北面再拜父西面不答拜丗引女出房丗在房外之西南面女立于丗左父西面戒之女西行丗南面戒之壻出女從降自西階是親受之也既出姆奉女登車壻授綏姆辭壻執轡三轉御者代之壻乘其車先歸婦至大門寢門壻皆揖入升自西階婦從媵布席于奧贊者具牛羊豕合卺而食也○醮子于寢未知能事宗廟否也醮女于廟以先人遺體與人故重之也壻以親迎爲重親迎之禮壻不下車親御授綏所以親之也○醮子于寢未知家士特豚其牢以明其同尊卑也卺以瓠爲之各執一片以合體是皆所以親之也○醮子于寢未知能事宗廟否也醮女于廟以先人遺體與人故重之也壻以親迎爲重親迎之禮壻不下車親御授綏所以親之也○醮子于寢未知家士特豚其牢以明其同尊卑也卺以瓠爲之各執一片以合體是皆所以親之也○醮子于寢未知能事宗廟否也醮女于廟以先人遺體與人故重之也壻以親迎爲重親迎之禮壻不下車親御授綏所以親之也○醮子于寢未知家士特豚其牢以明其同尊卑也卺以瓠爲之各執一片以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上承祖考下傳子孫所繫如此敢不重乎納采始相采擇而致其禮也納吉既卜吉而告之也問名問女爲何氏所生將加諸卜筮也納吉既卜吉而告之也問名問女爲何氏所生將加諸卜筮也納徵證也成也成姻好而以一使兼行納吉納徵請期一使專行四禮皆用雁惟納徵有幣無雁男氏重之故求必備禮而女氏亦于廟受不敢輕也敬心之端慎事之問敬之慎之皆所以重之而正其始也○按白虎通義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遺女于廟重先人之遺胾也朱子曰鄭氏配後祖陳氏配子亂

男女之別而后夫婦之義生夫婦之義而后父子之親生父子之親而后君臣之正立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下以繼萬世之後也君子重之是以鄭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親迎男先於女男下於女剛柔之義也陰陽之義配日月之明也

親迎者男往就女也

壻親迎婦於門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壻揖婦以入入門壻揖婦以入升自西階壻揖婦以即席即席壻揖婦以即坐即坐壻揖婦以即食即食壻揖婦以即飯即飯壻揖婦以即酳即酳壻揖婦以即酳即酳壻揖婦以即酳即酳

同曾祖者則告于曾祖有廟則於
廟告之祖無廟則立壇墠以告之

右傳一節昏義原篇○明昏禮之義而極言其事也
既昏之禮未則推言像效之禮夫婦之禮責乎別
也者男子之所以正其家也婦人之道貴乎順順也
者女子之所以
以宜其家也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
以附遠厚別也細繹萬物之始○既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
然氣一者物不生天地之合亦以陰陽二氣之別故取于
異姓所為扎遠嫌之義以事其有別之禮乃所以為合也
細繹一束束五兩兩五疏記酌必誠辭無不膊告之以直
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兩去聲齊一作醾○八凡曰疏以至于中謂之兩幣長二丈一兩四丈束則二十丈也必
識不為短惡也凡交際贈遺必謙言不腆納徵之辭獨無
之蓋告之以直即告之以信也吳澄曰無不厚之辭亦通
齊謂同牢合卺一齊而終身不改可謂能信矣○按納幣
士庶皆繒大夫以上皆系三糾二天地陰陽卿大夫加優
皮諸侯又加大璋天子又加穀圭卿莫曰富不敢過貧亦
可及五兩禮之中制也朱熹曰今俗乃有越禮以破家
者哉之
甚矣

男子親迎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
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后父
子親父子親然后義生義生然后禮作禮作然后萬物安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馬晞孟曰男先乎女者剛先于柔
之義天資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
臣主和其義一也陳祥道曰章明也行敬以明其別也高愈
曰男女有別則無瀆亂之嫌故父子親親則愛敬之情自

有條理故義生山所宜行而節文之故禮作禮作則尊卑
上下遠近親疎各有定分而各止其所推之家國天下萬
物各得其安矣朱子曰漢武帝溺于聲色遊燕後宮父子
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証
也婚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
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
義由此始也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婦人從
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帥率遵○上親之謂
敬其事而躬親之下
丈夫帥人婦人從人其道異也此又因上男先乎女而言
○或曰從父從夫是矣以母從子不嫌于以尊從卑乎曰
婦人無外事雖欲不從不得也此義不明乎晁賡戒鬼神
遂有載馳如文姜專制如呂雉武曌者矣

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乎晁
鄭興曰陰陽夫婦也賈逵曰言乎晁而齊戒者以鬼神之
道待夫婦也愚按社稷先祖之鬼神皆于是憑焉而屬不
敬如鬼
神乎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尚禮然○謂
之禮如此同牢之禮雖作古來所尚
自三王而陶匏則猶古也然明婦盥饋具姑卒食婦饋餘
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
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上俱郊特
牲○私猶
變也授之室謂付以家事愚謂主則交于鬼神
故曰幽陰其事嚴也愚子將代父婦將代姑故不賀其志
成也○程子曰昏禮豈是幽陰但重此大禮嚴肅不用樂
耳三日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即溝曰以理言則

幽陰之義不可用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昔衆
昏會用樂尚有一醉方士非之今則舉世安之矣異哉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
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
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思相離則不成寐故不息燭思嗣
親則心傷感故不舉樂舅姑既歿則三月廟見設以見
婦于奥東則姑席北墉下南面婦執笲菜入祝告
拜奠菜于皇舅某子敢告于皇姑某氏
見既改爲三日又舅姑存亦得廟見皆與古異矣婦見舅
姑存亦得廟見皆與古異矣婦見舅
然則舅存姑歿擇日祭於禰歿則不復廟見矣舅姑存
于廟之房中如舅姑醴婦禮○鄭謂此舅姑俱歿者若舅
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舅存姑歿三月不須廟
見則助祭或有繼姑如常禮行之舅歿姑老冢婦廟見後
亦得助祭庶婦則無此禮程叔子謂次日見舅姑三月廟
見既改爲三日又舅

古傳三章雜記文○記出妻之禮此當言記古者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御妻周禮作御女此字誤也后治之治平聲餘去聲○六宮天地四時之宮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九卿三少及六宮也三公三孤不必備員六卿兼之陽成于三而窮于九天子理陽教故宮數象之后治陰德而數亦然者陰從陽婦從夫也天子與后以明內治外

禮記晉義　卷五之二　九

后俱六寢卧息謂之宮外治掌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事內治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正身以建其極勤政以總其綱皆所以明章之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荡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荡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適讀通見音現爲天爲后之爲去聲資當作齊○適讀也陽燧其舊失而新之也日陽精月陰精陰陽之政一有不修而譴告遂見于日月天人之際一理所通一氣所感也日月之食皆有常度推測之士能預知之而以爲不修之適否天子有參贊之功位首之貴政教修明則日月當食不食尚或不然則陽德微陰邪作祟則日有常而已爲非常之變因其變而修之則悔悟之機捷于影響雖有其象而無其災尚以爲常數而莫之修則慢天來人其災也大矣夫婦莫大于天子與后故曰言之然陰從陽婦從夫未有男教不修而陰事能得者也故正內者正化之原修身者猶定本之本天子服斬三年周禮爲后服齊衰鄭云不杖期孔云諸侯卿大夫之適子皆服王肅云諸侯之夫人爲天子從服期江熙云臣之妻爲后從服視夫降一等

右傳四章　木篇文○繼天子與后以明內治外治均重如此見昏禮之不可忽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禮諸侯最內其妻命于天子天子亦遂不命之此記禮所由廢也

右傳五章雜記文○記昏禮之失

禮記卷五之二　終

禮記卷五之三　任啓運章句

鄉飲酒義　孔本第四十五　葛本第三　朱子儀禮第十三　吳澄儀禮鄭注第四　今定爲第十五○鄭氏曰鄉飲有四一三年賓賢能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四黨正蜡祭吕大臨曰鄉人時會飲酒亦行此禮毛奇齡曰賓興鄉大夫爲政謂射州長爲政尚齒正爲政尚賢以士尚齒以庶尚賢以少壯尚齒以老愚按賓興之禮在正月先鄉大夫飲之君將進之王又資論之養老之飲在十月蜡祭之飲在十二月賓養皆三年一舉州射一年存秋二舉黨一年一舉餘無時賓射尚賢蜡祭時曾尚齒養老尚德鄉酒禮兄弟四此亦其傳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揚唐本作腦案潔潔通致絜下一有敬字○凡飲必于學養庶老于虞庠資興于鄉校習射于序序蜡祭于庠時會于學養此言庠舉一以例也主人賓養則鄉大夫射則州長也鄉飲之禮先謀賓介風興戒賓賓定速賓賓至主人出相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此拜揖當陳揖讓之際矣　祭酒敬禮也齊肺膋禮也卒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薦一作廌○鄭曰薦有司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卒酒降席拜告旨適西階上北面坐挩爵興酌奠酌薦西興祭之不敢虛主人之禮故嘗以成之也酒爲酌之實本解則後實矣故爲禮食爲財祭嚌以行禮故在席中嚌近于實故在席末卒解全乎飲食故在階

上作起也以輕則重禮興其敬讓之心則民自不爭矣　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疑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敎曰禮禮以體長幼

是以聖人務焉僕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介賓之貳僕然有介以輔賓必有介賓若有遵者席于賓東一人衆矣乃介賓蓋遵尊也乃鄉先生為人所遵法者本尊于賓以此時不為正賓故後入耳鄭謂僕仰遵非三賓衆賓之長陰陽日月也三光北辰大火參伐也設位之次賓席隋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賓西南面僕主北西面若遵則賓亦南面也主象地所以養也日南側席相向謬矣賓象天致其尊也主象地所以養也日體陰而用陽月體陽而用陰故介僕在賓主之間者象之三辰雁天而為光于天故衆賓之次于賓者象之魄月體無光者日月相對以升而賓主相對以升而成魄也白南而西為秋西而北為冬北而東為森東而南為夏此四時也殽凝者尊不可犯故曰義溫厚者德

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盛可觀故曰仁主厚其奉義仁之道賓讓其威儀義之道有事賓以義為事主以仁為事也有數多寡隆殺之差也聖通明也既求諸天地以定位而俎豆多寡又合乎隆殺之宜則禮之見於節文者通貫顯明若表立而盡人可見山足敬以將之則內有其本外有其文而禮全矣大賓異爵之外皆以尚席則孝弟之意實見于節文而禮以體之凡觀感者皆興起于吾心自有之德豈不誠有得于身也哉術法之巧者聖人制之以道而妙于行者無不有以得已也又引古語以結之○朱子謂此篇附記遺漏不足深究今姑就其說釋之

右傳一章　鄭氏曰此賓賢能之禮愚謂飲賓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陽精月陰精以氣化言則曰陰陽以垂象言則曰日月其義亦然而或小異也

一也禮之大綱曰經條理曰紀錯綜古人制作無不合于法象自然之理則此三者固政教所由出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公參之以三光古之學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此又因上參以三光而言日君象月臣象月食近日則愈虧成魄即生明也魄者明之對成者生之對此日月之讓曰故不曰生明而曰成魄自三日成魄至于全明而成一月歷三月而成一時是讓之至也三卿近君而其禮屈三賓近賓而其禮殺皆讓之道則此參之者固禮之大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鄭讀洗為洒掃之洒堂北之洒如堂之深壁在洗之西水在洗之東五東也　尊有玄酒古人汗尊抔飲用水而已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

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秦物生而動之貌產生也養也猶居也明王位之義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偪藏也鄉去聲下同愁謂雕雫殺或作殺○賓位西北而之意察分辨之嚴賓生物之終而鄉所以爲始義猶言守者以保合而言天地之道順陰陽之其而賓之介必東鄉于南而立體天地位如是其尊賓之意爲何如故言賓位之義介資主也故設介以通之不言僎者或有時而無且尊介之輔資故指著之也言介位之義

右傳二章介僎皆申釋上章未盡之義○首二節申賓主五六七節申四面之坐也鄭本第四章

禮記鄉飲酒　卷五之三　五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弟也出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之行立矣孝者之孝當作教○六十者坐于堂上而五十者立侍堂下欲明尊長之義故爲此以示聽事之意也豆謂加豆正豆皆偶而此加豆以明王位之義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養也猶居也孔云五十者亦二豆加豆陰也孔云五十者亦二豆

鄉射鄭謂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愚謂凡士君子習射皆倣其禮也昌氏曰尊長近于事兄弟也耆老近于孝弟之行立矣而五十者立侍堂下欲明尊長之義故

右傳三章　鄉氏曰此鄉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愚謂古之禮儀禮不見而此及之豈賓賢能未嘗不正齒位而此位亦必重賢能蓋不可得而詳矣愚謂習鄉尚齒是鄉飲無不尚齒者蓋賢能同則亦以齒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天下雖大分之則各爲一鄉各以禮治其鄉則天下平矣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召也主人速賓賓辭最主人

答拜迎送速介亦如之若眾賓則不速也賓介至主人拜迎先入賓厭介介厭眾賓皆入門左眾賓不拜迎也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殺色戒反○既入門至堂下主揖賓升及眾賓立西階下東面北上拜至獻酬禮畢賓降立階西當席東面主揖介升如賓禮但無庭中之揖無洗飲之酬酢啐酒不嘗酒不告旨是其節已省也介降立賓南主三拜眾賓長者三人各答一拜餘不拜一揖即升爲長者三人洗一人酳洗坐而祭立而飲無興坐之煩卒酌不拜授主酌不酢其節爲更省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間去聲一人或爲二人樂音洛○既獻衆賓乃皆就席一

人舉觶于賓乃設工歌之席于堂廉東上而工入升歌三終工亦四人升堂二人一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者堂下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奏一篇而一終也間歌三終者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崇丘為二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南陔白華華黍亦一終也合樂三終者孔謂堂上工歌關雎堂下笙吹鵲巢合之堂上工歌葛覃堂下笙吹采蘩合之堂上工歌卷耳堂下笙吹采蘋合之堂上工歌騶虞合之賈謂堂上歌騶虞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詩朱子是賈氏愚謂孔分三終甚明但須見堂上堂下二詩合奏耳獻之獻工也升歌之工于堂上拜受主人亦拜送但及其長一人不偏拜也工告于樂正樂正告賓乃降立西階之東北面俟此向背無算樂賓出奏陸而言遂出者孔謂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主人之吏與在工歌前為旅酬始也樂闋乃行旅酬恐有懈惰失禮者故轉相省為司正監之察儀法也如此則和樂而不至於流矣

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弟孔如字朱子讀如字

今從朱○前一人舉觶于西序備賓欲出司正升告于北面酬主人主降席立于賓東餘受酬者皆自以進主亦拜受拜送賓揖復席主西階上酬介如賓禮司正舉觶請安賓乃取俎西之觶作階上正立介酢主人至此賓又酬介答其輔已之答其所養之禮止介酢主人至此賓又酬介答其輔已之勞衆賓不酢而降至此介又酬衆賓答其均有勞于此則衆賓其餘賓介皆不與召先生君子惟意所欲奏鄉樂亦惟所欲周世樂月先生君子不于本日行禮之為賓其餘賓介皆不與無算爵乃與此蓋統言之弟長而無遺言少者承順長者而又無一人之遺也孔訓弟少也言少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長皆被恩澤也

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脫同修儀禮作羞下潮音潮莫俗作暮○正酬既畢復二人舉觶于賓介司正請賓坐賓辭

祖弟子徹俎賓主皆降階脫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盡歡而止修羞也燕謂行也亦通凡治事者朝以聽政夕以修令聽政既罷乃行鄉飲有師亦不因無算爵而遂廢夕也遂猶成也賓出奏陔主送于門外再拜終事而無失禮也貴賤明降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不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去聲○恭敬足以繩禮故身正人情無不通而分無不得故國安國與天下有不安者哉又申結之見鄉飲該王道之全也○呂大臨曰貴賤隆殺禮也不流不亂義也少長無遺仁也行乎一鄉達乎天下由一鄉而知王道之可行于以下此禮足也

右傳四章引孔子之言言鄉飲之益于治以申上章政教之本及教成國安之意蒙語本並同

禮記卷五之三終

禮記卷五之四　任啓運章句

燕義　孔本第四十七　沈本第六　朱子儀禮第三十四　今定爲第七　今定爲第十六　○左傳云燕以

示慈惠　國語云先王之燕禮擇其柔嘉選其馨香

潔其酒醴　品其百籩修其篡豆奉其犧象陳其鼎

俎　詩其中羣敬其祑除千是有折俎加豆酬幣以

示容　合好　周禮有燕禮燕樂燕射詩鹿鳴以燕元侯

臣棠棣以燕兄弟伐木以燕朋友湛露以燕元侯

彤弓以燕有功四牡皇華以燕使臣邶鄘衛燕燕毛是也　禮有因祭而假者

小雅四牡皇華是也　有因暇而會者伐木所云是

暇是也　湯三才曰諸侯無事朝聘而燕一也　鄉大

夫行勞之事　聘還燕之二也　四方聘客燕之四也　皇華是也

同姓則依依以燕異姓則讌而止　恩接王燕禮已亡　今儀

禮所傳乃諸侯之燕禮此其傳也

禮記燕義　卷五之四　一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鄉卿卿西面北上

爾大夫八字從註疏補　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室

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

酒之禮也使宰夫爲賓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

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

一等而拜之禮之也　庭深同敵或作適誤○將燕之日小

卿小臣納卿大夫士公降立阼階之東南鄉西面北上揖大夫士

遷近也移也變揖言遷者臣戒與者陳饌器公席阼階卽位西

也公揖卿卿進至中庭西面北上揖大夫少進次卿

之南北面東上立位者卿云爲其始入趨蹈以安定之也

君席阼階者以王道自居君升而卿大夫不從而升君立

席上西面而卿大夫無在西階上同立者君尊莫與行賓

禮記燕義　卷五之四　二

卿在賓東小臣在賓西大夫又在小臣之西卿大夫堂上

前面東上士庶子堂下西面北上堂上則卿近君而大夫

遠堂下則士近君而庶子遠上費下賤近貴遠賤也獻酬

之法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自酌以酢主人洗觚

酬賓不酬公公因主人其酬以優賓也于是小臣請公命下

大夫二人洗象觶膳爵子公膳爵子三爵五大夫榮君

燕賓爲賓舉旅賓自酌未飲請行酬于三爵五大夫榮君

之賜故行酬也然後主人以散獻於卿卿不酢禮之

殺也小臣又請命大夫膳公公取膳爵獻於卿卿

卿亦行酬如賓禮也然後主人獻大夫于是乘作而升歌

矣三終獻工畢公取後膳爵爲大夫舉旅大夫亦行酬如

卿禮也堂入間歌合樂皆畢乃立司正徹俎而正禮畢矣

然後主人獻士賓膳爵于公公取賓膳爵爲士舉旅士亦

行酬如大夫也獻酬皆于西階上賓卿大夫行酬不及士

士行酬不及賓卿庶子然後主人自獻庶子于東階君不

舉旅庶子亦不于酬舉故也既徧遂獻左右正及卿小臣

皆于阼階無算爵無算樂其禮皆先貴而後賤祥靜而略

賤也牲體俎實也應用脯醢羞庶羞義等差若賓有俎餘無

卿賓卿得獻仰蕭大夫士衞缺而薦一類亦以明尊賤也
○英城曰篇首有古周天子之官有燕子官師夫此燕禮
乃諸侯之禮與天子之官何與夏官諸子曰大夫其所
職掌與燕禮何與經內雖有獻庶子及燕子洗爵之文然
其受獻作主乃旅以後其執事與向人閽人相涉乃諸侯
旨之卑者燕禮之行尚者衆矣不舉其職而先最賤者何
哉學者不其比說而反爲凍合辭愈費義愈離不如闕之
猶當愚按又官之諸子爲下大夫秋官之燕子爲下士尊
卑迥別必他篇斷簡而無知者見字偶同遂安附于此今移置世子記則得其類矣君舉旅於賓及
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
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
報之以酬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
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

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
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
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
夫曰賜別尊卑也公就西階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首
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再拜執觶興
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必下拜者
臣之禮必答拜者君之禮也然所謂禮者豈惟此哉竭力
盡能臣之禮也夫臣之忠君豈待酬祿而後勸而君之
以爵祿者君之禮也君之待下亦豈徒以爵祿爲鼓舞哉然君愈
以禮報君交乎之情自不能已故臣下
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也臣立功于國則國安國安則君
尊此固臣子自盡之忠而亦君有以取之非虛取也且是
不虛取者豈惟於臣哉出什一以養君者民之禮明正道

投壺　瓦木第四十　吳澄通經第六今定爲第十七○此古經也漢人得之秦壁中鄉飲禮燕禮至升坐脫屨則主人請射所謂鄉射也否則投壺故以次鄉飲及燕之後呂大臨曰投壺射之細也燕飲有射以樂賓以習容以講武或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賓客之集不足以備官則以投壺者其節要其容比禮節比樂志正體直者亦在焉此先王所不廢也孔氏曰天子至士皆自投壺禮此皆平敵之辭蓋大夫士諸侯稱亡皇侃云屬嘉禮戚曰屬賓禮也大子將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于有旨酒嘉肴其既賜矣又重以樂敖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請賓曰某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同辭避同○中盛算之名射禮君國中皮樹中如閨中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如騶一角豉跳閒算謂之中者射以中為善也主人奉矢在作階西面司射一人執中在西階北面執中為主人奉矢在作階西面司射一人執中在西階北面執中為主人奉矢在作階西面司射一人執中在西階北面執中為

黨於左、先投者畢各反其位總投者以次而進其釋算卒
算各以賓主之黨為勝負○此一節禮投之事
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句二算為純一純以取
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

奇鈞則曰左右鈞今本無餘字及二黨字從朱子定本一
基○賓主之黨各投司射五字悞奇音
一算謂之奇數賓之算就地先取一純實于左手而二純
三純以至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數主之算先數所
釋之算于手一純則委之至十乃異之其有數純則橫于
下有餘奇則又縮于下奇算零數也計賓主相敵之數而
以其餘告若多二算則曰一純多一算則曰一奇
多三算則曰一純二奇相敵則曰左右鈞也射必比耦投
壺則二人亦可為之若賓主各有黨則總計之曰某黨賢
于某黨也于于文為一為十言若
者未定之辭○此一節卒投之事命酌者曰請行觴酌者

曰諸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大戴作舉
手曰請諸
勝者之子弟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諸以酌皆請舉酒當飲
者亦然○司射請于賓主命勝者之子弟行正爵當酌者
請乃于西階上酌上酌酌訖升自西階勝者俱升自西階
勝者俱跪而設洗解升酌坐奠于豐上勝者不
之言蒙賜之伏勝者亦跪而言敬以此養各為尊敬之辭
馬氏曰受以祐而不拜也○此一節勝飲
不勝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
之事

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
馬大戴作舉
馬無人字下正爵一本作慶閒○行罰既舉司射乃告賓
主請為勝者立馬此一勝之事也由是而再投三投皆為
勝者立馬故曰馬各直其算此三勝之事也三投皆勝固
當慶矣但二馬從二勝也慶也慶禮之辭亦
司馬為之慶亦正爵既行之正爵鄭氏曰慶爵至觀

行不使子弟無豐既徹馬無算爵既行司馬命弟子納壺
卑幼勝則不擯馬○此一節慶多馬及禮畢事周則復始
吳澄本有此句今本逸○周賓主黨皆徧也○此一節復投之事

右經一章

算多少視其坐賓主二人固八算矣若黨衆則每人四矢
亦每人益四算也其實于中則每投八算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鄭曰矢也愚謂馬也
以見例扶膚同廣一指曰寸四寸曰尺八寸曰咫周尺
尺七扶二尺八寸九扶三尺六寸投壺日中于室將晚于
堂大晚于庭陰日之光其
地有廣狹故籌有長短也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
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
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脩長也高也朱子曰壺不言圜徑
以高之廣量之洛相乘求之當腹

圜二尺四寸一分腹徑八寸五寸其容二斗則三分益一虛加之數經以圜壺言鄭以方
壺書恩謂四參天方兩地計方易計圜難故就圜加一為
方積定仍去四之一即圜之實積也實以小豆鄭曰取其
流且矢以栝若棘毋去其皮別本無毋字大戴下有七分
陰也○以栝若棘取其重且
質也○呂大臨曰扶數以奇壺容數亦奇陽數也算尺二
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求諸陽二字
偶陰也壺數奇陽
也陰陽兼之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及使者童子皆扃黨童子正在庭中
及使者童子皆扃主黨庭長司正也鄉飲將旅使如為司
儀法者故謂司正為庭長樂人太師及冠士卿士庶子皆來觀禮者冠士長
人冠士卿士庶子之子弟則黨各扃其
主黨若賓主之子弟則黨也投射禮樂丞在西
階前此扃主黨或禮投歌鄉謂指國子之能為樂者歟非
然舉令弟子辭曰毋憮舟教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

常門薛合弟子薛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淨
憮一作憾一作遙淨一作符一作鮑○弟子資王黨之
憾君投壺時立于堂下恐相褻慢故司正戒之憮大也自
尊之意放則慢于人也偝立不向長者踰言遠相告語皆
不敬也常閑規矩亦謂也曾薛之合意同而辭
少異故分爲節毛奇齡曰此歌雅首詩之
節記之鼓投壺之鼓也節奏高其聲鍾鍾然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
投壺但以琴瑟高歌以鞞鼓爲節不用柷與搏拊也容體
步止與依節相應而總以二鼓爲之節故曰何以聽何以
射但投壺之節半于射而所歌亦限于雅首
一詩無踰廣以下大于諸侯大夫士之等耳○口○○口

口○口○○口半○口○○口口○○口○曾鼓此以
上曾人擊鼓之節也鄭氏以圜者擊聲方者擊鼓鞉聲下
其音棡棡然鼓聲高其聲鍾鍾然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
其節則知其事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禮記投壺　卷五之五　五

口○半○口○○口口○薛鼓此以上薛人擊鼓之節也取半以下
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射謂燕射投壺射之細
也故其節止用半以下○曾鼓○口○○口口○○口口○○口
上亦曾鼓之節也鄭氏以圜者擊聲方者擊鼓鞉聲下
少第一○半以下少第三○末多一口一○薛鼓○口○
○○○○口○○口○○口○○口○○口○○口半○口○
門○○○○○○口○○前此以上亦薛鼓之節也曾薛各有二者
師也三與再同節次并記之亦或然歟乃今傳大戴者又與小戴不同朱子儀
禮從大戴而世遠年湮究無從是正矣曾射節短薛射節
長而投壺用半以下又曾長薛短不知何故陸佃謂曾鼓
以待同姓薛鼓以待異姓又
以周制實然非魯薛自異矣

右記一章言城曰先備皆以此爲儀禮正經或以兼
有記曰以博興義此亦然耳朱子儀禮九經後記皆
分爲各節下門從簡便此篇亦然今寫取朱子意而
仍其舊隨爲經
一章記一章

禮記卷五之六

任啓運章句

射義　孔本第四十六　沟本第四朱子儀禮分鄉射義第三十六　吳澄亦分第五第六

今定爲第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　○易曰弦木爲弧刻木爲矢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荀子云倕作弓羿作矢四人皆黃帝臣山海經又云少昊之子般始爲弓豈上古但弦木而筋角之用至般倕揮夷牟始兼用之耳

禮有三大射在郊實射在朝與來朝諸侯燕則在寢許謙曰大射實與來朝諸侯燕則在朝聘行之及所貢之士行之燕射無事燕樂及燕飲賓客行之天子諸侯大夫備三射士無大射按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之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鄉序保氏六藝之教諸子國子之考藝莫不有射實達言庶人無射禮則因田獵張侯以射皮射之鵠射爲男子之事上自天子下盡庶人無不有射所以消其爭鬭之氣而化其忿戾之心也

禮記　射義　卷五之六　二

於和平道至深也儀禮有鄉射禮大射禮此篇統非分傳文非兼釋畧去本經儀節泛陳大意而已

故不敢從朱子分列而但就本篇條次之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燕禮有射禮此言燕禮之比於樂也

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禮有因飲燕而射者有因射而燕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禮有因飲燕而射者有因射而燕者

而旅燕禮則三舉旅而射大射則再舉旅而射鄉射則射而不旅燕禮則一舉旅而已

歌笙入閒歌合樂皆備鄉飲者如鄉飲則旅而射鄉射則射而不旅燕禮則一舉旅而已

新宮義各有主也飲燕射則惟合樂大射惟歌鹿鳴笙

燕飲者所以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非猶夫飲燕止主於洽情射主於辨分故因射而

達賓主之情也○翔曰明君臣之義如燕公答孫拜射而燕止答一拜亦是　故射者進退周還

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此言容之比於禮也呂大臨曰射禮先比耦繼有上下揖躬揚觶而飲矢其進也當階從階當物從物皆揖其退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福也始進當福取矢皆揖既揖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横弓如手兼挾順羽之節弛弓升飲揖如初則進退周旋之中節可見矣然此豈一時之所能爲哉蓋必其平日敬以直內而志無不正義以方外而體無不直故其形之於射也志正而持弓矢亦審體直而持弓矢亦固然後審足以見之固見以至之巧力兼至而可以言中矣是即射之一端而平日之德行可見也○翔曰君子之學內外交修而以內爲主是內志正又外體直之本也　其節天子以采蘋爲節騶虞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

糅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諸子之考官備也糅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

禮記　射義　卷五之六　三

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

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此言節之比於樂也

商篇名糅首篇逸周禮射人騶虞九節糅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每射四矢每矢一節後四節則聽之以射其前則但歌而聽之也騶掌乘之官虞掌山澤之官田獵之時兩官皆有事草木茂禽獸多者虞入番首之功有餘而不盡取騶入驅之節故詩呼二官以美之二官且備則他官無不備可知矣時會所謂小大莫虛御于君所也采蘋詩采之盛之湘之奠之俱有法度采蘩詩言夙夜在公不失其事天子得人以亮天工諸侯朝會以謹王度卿大夫各因而有志焉明其志爲其事天子得人以亮天工諸侯朝會以謹王度卿大夫各盡其所分職則綱舉於上目具於下而

功成君道止仁臣道止敬而德行立德行立則動無過舉而有不安者哉如是則德之極其盛矣是射之有節文可以觀其德之日盛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成功成則事無不當而國又豈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辛朔下同行去聲○言射可觀德士而觀其德也射以供弋獲本男子之事初非爲立德行而設然古人教人皆因人有所事而飾以禮樂使之有以正其性而養其情而盡禮樂而可數爲尤莫如射故聖人後之容比禮節比樂是盡禮樂也將祭擇士以及朝聘飲燕則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燕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詩鄭譜卽程首篇文引之以証習禮樂而無流亡之意諸侯推木始封之祖故曰曾孫侯推

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申上章志不失事之意繹思其義舍止其所平體正而中則舍之義也父鵠四者所繹之實各射已鵠則舍之實也蓋道所當止之道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是也下復以天子大射而諸侯之得與於祭明之言爲諸侯即以爲侯鵠能繹而舍之則能盡諸侯之道而可以爲諸侯不然則不盡諸侯之道而不可爲諸侯矣○按考工記梓人爲侯廣丈所謂射侯也此言射中則得爲諸侯又是爲書道之侯勸也

後儒因侯字生此曲說夫射自天子至士庶皆得行之獨於諸侯取義何哉朱子曰射中爲諸侯則如窮猱何以處之古城曰有德之人必無凶志不正外體不直容不比禮節不比樂則卽射亦可見其德行非必取射以觀之也明乎此則所謂射爲諸侯卿大夫士可不以辭害意矣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祭者有慶益以地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進爵紲地是也此復申上射選士之意古者學宮皆依水澤爲之則此澤宮卽國學之東序也習於澤宮以弧射以襏紲地益古禮文而此引之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此復申射者男子之意始生卽射明能有事於天地四方然後可享天地四方之養也

石傳二章　皆以申上章未盡之意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恥其不能故託疾辭於訒而恥猶深矣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正己而不怨人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揖讓而升者上殺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西面升也揖讓而下及階揖上射先降三等下射從之西面降也揖讓而飲者射畢設罰於西階之西勝者洗觶升

酌坐奠於豐上降司馬命三耦及衆賓勝者之弟子一人進取豐上降司馬命三耦及衆賓勝者之弟子一人進取豐上降司馬命三耦及衆賓勝者之弟子一人進取

養不亦恥乎故
衆中以辭之

右傳三章雖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首節以能言次節以心言三節以禮言末節則以威儀言蓋自能而以爲恥不中而必反求揖讓將之以禮備之以樂有爲已之心無上人之意射以觀德豈不信哉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猶有存者

右傳四節又引孔子之事以証之○呂大臨曰孔子溫良恭儉讓於鄉黨似不能言者如是之其特門人述其意爲此說耳忠信篤敬言未必非人雖有賢聖之德其不流於鄉愿者幾希人不自知而覺裘點語蔡而審初非不能而以爲恥不中而必反求揖讓將之以禮備之以樂有爲已之心無上人之意射以觀德豈不信哉

朝義　孔本失其篇次朱子儀禮第四十四吳澄儀禮第十今補定爲第十九○周禮大宗伯以賓

禮規邦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春朝以

圖天下之心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

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

施天下之政今儀禮惟存覲禮一篇餘篇皆亡此篇

則統凡朝而言非止春朝之朝也趙惠曰成夏諸侯

成朝周制侯服歲朝甸服二歲男服三歲采朝四歲

衛服五歲要服六歲而一朝晉嗣五年一朝蔡沈曰

周官一篇言五服又言六服其朝之歲則惑言六年或以服之遠近分疏數愚按國語五服與禹

貢正同要卽綏也邦甸侯大夫食邑所在

其列于六官者將朝夕在廷卽世祿無官亦使令及

之其朝不可以歲計也國語侯服則統甸男

采言之蓋風教日廣故侯服日隔其勢不得不又分

其名故又別爲甸男采而實則皆諸侯也侯衛賓服

與周禮衛服正同蠻要服則兼要夷二服戎狄荒

服則兼鎭蕃二服也其朝之歲當以周禮爲正周官

言五年將率遂以彭近不王初卽位諸侯言畢

朝覲竹書成王元年誥諸侯于皇門康王元年諸侯

大朝于豐宮蔡服凡世見終王而餘更可知矣詞後

分六服遍朝至十二年王巡守方嶽則六服畢至故

曰大朝于方嶽毛奇齡謂諸侯六年一朝周禮所

云侯服歲一見言六年中之第一年二歲三歲卽六

年之第二年第三年亦服止五年而又曰六年者又

有要荒四服不必其果至實稱六年所以定其時虛

稱五服所以殺其等蓋衛服曰賓已有不臣其人之

意要服曰夷更爲王者所不治故不列之五服六服

亦來不拒去不追之義也其實朝之年數

諸侯多于春西諸侯多于秋覲明堂位祭竹

書春徐子來朝秋西戎來賓可見而亦不盡拘也

諸侯喪服畢必行覲禮故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若周禮所云朝宗覲遇會同則因事而舉非常朝也

其宗人嘉事在路門內日覲則在路門外詢萬民在

庫門外諸侯常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受摯于朝受享于廟春夏以受摯爲重秋冬以受享爲重春朝夏宗亦

受摯于朝秋覲冬遇皆摯享一受之廟白同則于郊壇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

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義者事物宜然之次貴賤尊

卑上下皆天所叙而非禮亦無以明之也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

人掌諸侯之儀此下疑脫大行人掌諸侯之九儀句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

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

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王父錄本無此三十

一天子之所以章明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朱子儀禮無此十六字今

並存之○典命宗伯之屬中士二人掌諸侯之五儀諸臣

五等之命大行人司寇之屬中大夫二人以九儀辨諸侯

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五儀公侯

伯子男也五等孤卿四命下至三命再命一命及不命之

士也九儀合諸侯五諸臣四共九命不命之士不與也諸

侯之儀辨于朝諸臣之儀辨于廟所以明貴賤尊卑上下

之義者以此

右傳一章統言朝聘之禮之大

諸侯朝從吳澄本朱子作故卽聘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

旌旗施其樊纓從其武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樊纓九就武車九乘侯七命執伯子男五命執殷眚男五命執九旂樊纓九就武車九乘侯七命執伯子男五命執殷眚男五命執七旂樊纓七就武車七乘孤六命執皮弁以弔服旌旗各以其命數為節諸侯適子誓于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弁繼子男委積之供委積以迎之也少曰委多曰積周禮有大賓客則小司徒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令野修道委積之半牢禮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委數積數人待之亦如之也○此一節然後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

大采朝日祭朗謂春分之日服五采之服以朝林雲銘謂每日一朝此則天子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出東門外而朝之也四時之朝于朝于廟惟大會同則為壇周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此舉重而言也壇在國門之外春于東夏于南秋于西冬于北四帝曰成三成則十二壝也每成為一等損公于上侯伯于中子男于下壇外為宮方三百步壝土為陴以象城壍旁一門也朝日各一門也覲反祀方明乃以禮見諸侯上揖下其手其禮輕天厚上揖則適當平衡禮之小也庶姓異姓之小者異姓王之列親同姓王之宗族有親疏之殊故禮之各有所宜也○此天子臨朝之禮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上介豫建其旂為其君見王之位諸公中門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諸男門西皆北面東上諸侯入適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升壇設儐以會同之禮公儐皆乃更陳侯氏而升次侯次伯次子男傳命凡四也幣所享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男執信圭伯七寸繅藉七寸皆以其爵為瑞侯伯子男執穀璧以帛繅藉皆五寸以聘女享亦如之此一節侯氏入門右北面立告聘事之詞也蓋命之升者天子所以優其臣必先下庭者臣子自盡其敬惟國所有者王者不責所無必以物者臣子自致其愛王曰無事者天子燕息無爵事

祖請事者臣子自効其力也○周禮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財物要服貢貨物蕃綏揆之謂如此必責所無非周公意然愚謂祀物嬪物其品非一當亦以所有貢之非物物求備也祖而請事只是敬事之意曲禮所謂不有敬事不敢祖裼也祖而請事只先備詞請罪受刑恐非○此諸侯入朝之禮　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岡事以觀其能儀而禮之三饗三食三燕以與之習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德行之行去聲燕一作晏侯亦與助祭示以敬天尊祖之義亦所以為教也迎氣所以

穀北郊祭地諸侯皆與獨言南郊舉重也大射將祭擇士之射則事圍謀國家之事也大射以觀其德行而諸侯之賢否可知賢則慶之賞之否則教之戒之也揖讓接也周禮大行人王禮上公再祫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七舉而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饗主于牢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此亦舉重也近謂侯向男且朝在三年之內遠謂采衛其朝六年之內德觀摩而有得如上報德教孝謂事也○不為不立也立習之而後立買誼所云人之所設此天子行諸侯之禮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樂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義也父子相親為一世交有事相交殷盛禮也諸侯之聘朝聘亦所以尊王制也○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是謂聘服虔注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二十年故修歲也○胡安國曰殷中也中歲而聘

易世而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無禮義之交惟彊弱是視或來朝而不報或屢往而不納無合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子天子之述職聞如而自相朝聘可乎故凡春秋書朝于天子之禮

右傳二章諸侯朝于天子之禮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諸侯之朝也○按覲禮諸侯朝于天子禪晃于墨車載龍六車服皆降一等示貶損也則諸侯相朝必以命數可知然覲禮之日始言禪晃墨車則受舍以前賜車服以後亦如命數也又大朝以示盛車服亦不降介紹而相見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紹繼也介次介以次及上賓而告主人此傳而出也賓命上介上介告賓此傳而出也賓命上介上介告賓此傳而出也賓命上介上介告賓

湖亦如之敬于始必敬于終也致饔既一也還圭二也饗三也食四也致贈五也郊送六也臣來聘則使卿致饔既還圭皆于其館賄送于舍門外朝則其君自來故主君亦往他故不親饗食則使卿以酬幣侑幣致之

右傳四章　諸侯相朝之禮

諸侯附于德服于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于德不服于義者則使掌交說天子之意以明道之故諸侯無不附于德服于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朱子本無天子之意八字從王父錄本具一作法○行禮義然後其身附于德修法度然後其治服于義射人司馬之屬中大夫二人以射法治射儀者也職方氏亦司馬之屬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戒四方以修平職守者也選其德行則諸侯自治者其得失可知選其功能則諸侯之所以治國者其治亂亦可知得與治則當賞失與亂則當威此九命九伐之所由行也九命則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爵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也九伐者馮弱犯寡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殛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也掌交司寇之屬中士八人巡行邦國道王之德意志慮使諸侯知王之所好而行之王之所惡而避之相與守禮而畏威也

右傳四章　復統言之以結上文之義

禮記卷五之七　任啓運章句

士相見義　相見者師二也交二也求仕之君三也故國君亦就賢相見禮卑亦遣之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吳本此節在唯仕于君上○擇君而事擇賢而後交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于贄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見以禮則不屈道可親則不狎如是則雖遠而情義不疎不然苟而合者可屈之可狎之則亦可疎之矣

贄至門主人三辭見贄揖讓主人三辭揖所以致尊嚴也贄自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某見主人辭曰請吾子就家某將走見贄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又辭贄曰某不以贄不以見主人辭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贄曰某不

依于贄不敢見固以請乃許奉贄見蓋贄必執贄者所以致尊嚴于主人主人必三辭者所以致尊嚴于贄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論庶人以禮相交不愼斯辱與禍從之矣　唯仕于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于君者冠而與贄在邦曰市井之臣在草曰野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仕于君所謂傳贄爲臣者也召而往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未仕者不

故見于君或當嘗會之時或君先以禮來而往拜則必飛而莫答以別于既仕之臣之常見不用摯也本經在邦上有宅名二字鄭註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恩謂二字通下爲句宅居也言未仕之士具所居在邦在野耳若庶人曰刺草之臣則非士而農也雖名不仕以禮自重其身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若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所以結士以禮自重君彌重之則尚若以明之

右傳一章

子以爲語故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兩君相朝當也又遍降也孔氏云兩君相朝則交擯臣聘于君則旅擯交傳命者各向本國之君受命反面傳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反面傳而下旅擯傳命者不一等故介之數視君之相朝各殺其二也若使大夫則又下其卿一等使士又下其大夫一等孔云各下二介紹而下其卿一等使士又下其大夫一等則子男子使士無介恐非貴賤謂君爵之尊卑介紹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公使卿聘主君在大門內賓去大門七十步侯伯使卿去三十步使大夫五十步子男使卿去三十步使大夫又遍降也孔氏云兩君相朝則交擯臣聘于君則旅擯交傳命者各向本國之君受命反面傳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反面傳而下旅擯傳命者不上下相傳直與上介相對面語餘詳上篇君使士迎于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面廟受北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小聘曰聘大聘曰問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禮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一等故介之數視君之相朝各殺其二也若使大夫則又下其卿一等使士又下其大夫一等孔云各下二介紹而下其卿一等則子男子使士無介恐非貴賤謂君爵之尊卑介紹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公使卿聘主君在大門內賓去大門七十步侯伯使卿去三十步使大夫五十步子男使卿去三十步使大夫又遍降也孔氏云兩君相朝則交擯臣聘于君則旅擯交傳命者各向本國之君受命反面傳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反面傳而下旅擯傳命者不上下相傳直與上介相對面語餘詳上篇君使士迎于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面廟受北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

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聘禮及竟張旃君使士請
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
東面致命君當楣面拜言拜賜又言拜君命之辱者疑子
行賓故中言之也此敬者
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
后館命上客亦賓人門欲
歷階門
與君相向此兩君相
東面向堂涂非行賓禮相
敢與君相敵故至階三讓主君升二等乃升鄭謂欲使君
行一臣行二也此敵者皆
云侯階七等君行二等其上仍有五等而
鄭言君行一臣行二者亦大聚言之耳
卿為上擯大夫

禮記　聘義　卷五之八　二

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還圭璋
賄贈饔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客大戴作主宜從
之○擯主君使接賓者承擯以副上擯紹賓遍次之上擯一人承擯一人紹
擯則公三侯伯二子男一
君皆親之以致敬也私面賓見主國之卿大夫用束帛有
庭實私覿賓見主國之君賓束錦乘馬介奉幣儷皮皆以
申情也致饔餼還圭璋
皆于其館禮聘于君用圭聘于夫
人用璋圭璋重器故特還之賄用束帛乘皮以
報君之享也贈用幣如其覿幣以報賓之覿也卿聘一食
再饔大夫聘一食一饔無常數皆準賓奉束錦請覿主君請賓
常數者以示恩也禮聘
賓乃私覿主君問勞賓介出乃致饔餼賓以君命問卿大
太乃私面饔食燕賓將歸乃還圭璋及賄主君就賓館賓
拜賜行乃贈送此錯舉之
賓道也親禮致賓饔餼還圭璋賄饔食燕主道也君道
也邑大臨曰使臣之義
之義則致君臣之禮于所聘之君主君
此以禮齊相朝饗餼親致之圭璋親還之此皆使卿饗君
大人亞獻此惟歸禮凡迎送之節俎豆之數皆下其君二
等以及介以卿為賓則賓主之中亦未盡

禮記　聘義　卷五之八　三

不明君臣之義矣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
使者聘而誤主君非親鄰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
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
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二句大戴作歲交相問殷
大聘者諸侯朝于天子之明年大夫聘周禮同○比年小聘三年
大夫聘五年卿聘六年大夫聘十二年中君二朝卿四聘
大夫六聘也若諸侯之于諸侯則二年大夫問君有大事
則使卿聘無定時故曰殷也諸侯之交莫重于禮故使者
稽有所候則上君託于有故而不親饗食以愧恥之乃所
以勉厲之也大臣若君之所使臣之有恥君亦與焉則所
聘則外事內治以交陵內治以定分侵陵之禍絕矣禮之所有
豈不大乎○呂大臨曰先王制禮以善養人于無事之時多
使之相敬以主友其友必成諸數必相厲以禮
然後仁達而義行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于無事之時多
為升降之文繁其儀節以養其德意使之安于是而不憚
煩故不安于倫情而安于行禮不恥于相下而恥于相
無禮上下交爭養此兵所以不用而天下所以平也以圭
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
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享君束帛加璧享夫人束
必還之若聘以行禮而享則近于貨加琮璧可受而圭璋
民皆知此為輕財而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
稍儀容於合百牢之具陳於內來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於外乘傳日五雙介皆有饔牢壹食再饗燕
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則內君臣

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賓人聘致饔餼至致賓饔之禮(饔餼牢二設于門西陳于門內皆在賓館之內故曰陳于內鼎鼏皆在內而不言者以牢禮爲重也米三十車車二十四秉禾三十車車千四百秉設于門西統從米劒從禾皆在門外車車千四百秉設于門西階near牢二設于東階near牢二車車千四百秉設于門西階near牢二設于東階near牢二車車千四百秉設于門西階near牢二設于東階near牢二

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澤一作潤孚一作芙一作扶鄭讀浮尹鄭讀筠陸如字見音現○磬石似玉者澤光潤貌縝緻也栗堅貌劉儀越揚也詘絕止貌瑕玷瑜美也孚尹鄭謂玉之采色浮于外若竹之有筠四面通顯陸佃謂孚信尹正也信正在中而旁著于外也疑陸得之圭璋特達聘時所執圭璋不加餘幣若享時璧琮則加幣也仁者覆裕溫柔與物無忤知者文理密察所見不遷義者不懾而嚴禮者卑不可踰樂作止有節忠者不欺信者不僞天以氣運地以神行德足于已而外物無所加道公諸人而古今莫能外此十一者皆德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以証君子比德于玉之義○馬睎孟曰古人用玉如鎮玉以名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知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兩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之德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琥以治兵璧以禮天黃琮禮地用其能達于天地也聘以圭璋用其能達于德也愚按作六瑞六器大斂玉殮玉飾玉陶無往而不用玉以天下莫不貴之用其道也此皆古之為器而各象其德也

右傳三章王石梁曰因聘禮用玉故以孔子之論玉名器佩玉章

禮記卷五之八　終

禮記公食大夫義　卷五之八

公食大夫義鄭氏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賈氏曰聘禮據侯伯之大不及子男食禮據大夫之小不及上大夫卿周公設經互見爲義也按此大小戴記皆無蓋古所傳之者已亡之矣劉敞作此篇以補亡因爲朱子所取故亦錄之附諸聘義之後

食禮公養賢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豐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豐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至矣古于本國之臣皆有養有食故先通言之明養生乎敬食主乎愛養非不愛而所重在敬食非不敬而所重在愛也養謂養牛馬左傳曰以備三牲之養是也食謂食人也周禮以示惠然則

公食大夫之小不及上大夫卿周公設經互見爲義也按此大小戴記皆無蓋古所傳之者已亡之矣劉敞作此篇以補亡因爲朱子所取故亦錄之附諸聘義之後

食禮公養賢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豐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豐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至矣古于本國之臣皆有養有食故先通言之明養生乎敬食主乎愛養非不愛而所重在敬食非不敬而所重在愛也養謂養牛馬左傳曰以備三牲之養是也食謂食人也周禮以示惠然則燕亦近乎愛矣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大聘使卿則食亦使卿戒此小聘使大夫戒鄭謂敵則易相褻敬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賓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致館館一而已饔餼必三辭公致館館一而已饔餼必三辭者饔餼以四牲饔餼則敵已爵已故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也論使卿朝饔食燕必迎之大門外所以待人君之禮君臣上下各依順其義而不安名故願其意而不止非自比于君純臣之心必有所不安名故願其意而不止非自以其貴臨之也禮大夫戒皆不辭辭之至大門之次朝服以俟至莫定公如賀服迎賓于大門內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論其誠也大公

門內揖入。賓從及介。入廟門。公揖入。東曲揖北曲揖。賓三讓。公升二等。賓乃升。欲君行一臣行二是也。賓公升。賓乃升

右仰一章

禮記公食大夫義　卷五之八　附

禮記卷五之八　終

乾隆歲次癸巳

受業艮卿校

門下晚學耿桂重校錄

禮記卷六之一

喪大記　孔本第二十二　閩本第八　黃氏儀禮纘第五

吳澄第十二　今定爲第二十一　○朱子曰通

死人道之大變君子愼終尤在於此故其禮特詳黃幹曰儀禮正經三篇喪既夕廣所載皆士禮之大喪及諸侯大夫之禮皆缺禮經既亡而身落貴尤難言凶事故雖崩薨大變臣子至痛而沿襲鄙陋反民庶不若幸有此篇之存參之周禮然後大畧可見焉芮城曰此通記國君大夫士喪禮自疾病徹縣而始死而正尸沐浴含襚小斂大斂殯葬皆有節序以及當時人弔之賓拜賓之位與夫居喪之人所飲所食所廬所次以及輯杖去杖之類鄭因其會儀稱其情雖曲折尚未盡備而大體具矣愚按惟天子禮未及故凡有可考悉補見于註其節目缺者亦于章目下補之其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扈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扈實從儀禮記作填○病疾之甚也埽潔所居之內外恐賓客來問侯也君諸侯也縣樂也天子宮縣四面諸侯軒縣三面大夫判縣二面士特縣一面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鑪東簀而已士簀而已自子男之士以下不命無樂而琴瑟則皆得御焉徹之去之以致齊也禮疾者與養疾者定氣也東首以受生氣也君子之寢恒東首疾時或惟所安死必正之也牖墉也北牖屋漏之地若君視之則逕南牖下廢牀而寢地者以人始生必于地冀生氣之復逼也去褻居之衣加新製之服貴者朝服庶人深衣也體一人諸侯則僕人射人大夫儀禮作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天子則家臣士則隨所御者男子以男子女子以女恐孚足不能屈伸使人運之也男女改服亦恐賓客之來貴朝服賤深衣也纊之莊者屬之口鼻之間驗氣之有無也死必有別以正終也○按廢牀寢地死者自命則可不然恐傷其

意且遠之義也死必有別亦謂外內寢及扶左扶右之人若子婦當無不在者君夫人本於路寢大夫世婦本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適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天子皇后皆有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夫人皆有三寢路寢一小寢二大夫命婦之正寢小寢亦謂之燕寢一士與妻各一寢路寢適寢通謂妻下室卽小寢也男女各於其寢厚別以正終也未命則降禮之殺也子男之妻曰世婦其心如夫人君之貴妻亦偶世婦皇謂君世婦以夫人內寢之上爲適寢得之能謂夫人本於君之正寢世婦本於君小寢之上爲適寢得之能謂夫人內寢君小寢之上大夫士妻皆何休謂天子三寢一高寢亦非始本主人啼兄韶哭婦人哭踊本終也人之終也主人適長子或承重孫經哀痛之極心絶氣塞無回曲也婦人適死者之妻妾而亦止哭欲成君子之合德不論也

過於哀也孔曰宗婦及女子主喪者亦啼凡哭必踊以舒哀也男子電踊其踊絶地婦人啼亦惟在始死時至襲斂則哭踊皆有節

右第一章始本之事○屬統天子行禘于上下神厥君行禘于境內山川大夫士行禘于五祀唐陽及行有遺言則書之主人笄纚徒跣

元禮三品以上禘及祖考六品七品止門及行

既拔枉餘變服

詳小記五章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乎赬世婦以褖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衣同屈閾同狄雚同褖赬同檉緣同音彖號平聲

○復恐外者神氣飄散呼之使反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復者升屋必有阼若封疆之內有林麓則使虞人設之若大夫士采邑無林麓則使狄人設之以掌設鐘簴必有階也小臣近侍之臣周禮大喪夏采隸僕復于小寢大寢諸侯以下不能備官故小臣復也復之人數如其命數必朝服者事君之敬也上公見服五自衮而下侯伯四自鷩而下子男三自毳而下孤卿二自絺而下大夫士一自玄而下大夫爵弁而已上公見服則九侯伯加爵弁皮弁服則七子男加爵弁皮弁服則五大夫加爵弁皮弁服則三士惟爵弁而已孔氏曰復止用衣不用冕弁服則用之公侯伯夫人五自榖而下子男內子三自鞠衣而下大夫世婦二自緅衣而下士妻唯褖衣而已此錯舉以見例也赬赤也卒赬乎朝者事君之服也餘詳玉藻凡復皆當于衣物領于帶復者左執領右執要欲其生故也倚陽也榮屋翼也此據大夫士而言若天子諸侯則升自東階也北面亦陰之義也三號上求之天下求之地中求之四方每求必三也復畢左而捲衣自前投下天子諸侯司服以簡受諸下不偏官則小臣受此亦錯舉以見也復者自後微西北降以下其升自東欲其生也降自西北不忍反之虛也受者升自東階遂以覆尸北簷望其生也周禮王府司服供復衣

其爲賓則公館復

士以聘問出也詳見雜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斂衣尸襲也復稱其生所載祭時以授尸者卽以此衣可也婦人復不以褖衣純衣纁裳此嫁時盛服非常時禮服故不用也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自殷以上貴賤皆名周禮則曰天子復王后復某子稱名稱字稱行婦人稱字氏稱行各以所常稱者稱人不稱名者婦人無外事名不出於閾也○楊慎曰今男

之惟哭先復復而后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猶冀其生也復而不生則不生矣失然後正尸命訃謀爲襲斂諸事也

右第二章復之事

始死遷尸于牀牖用斂衾小斂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死至此始斷滅無餘也前此廢牀寢地角枕遷尸牀上南首牖覆北也曰斂衾者此時用以覆尸後即用以大斂也死衣前所加新衣此去之而覆以衾爲將沐浴也復衣至此亦去之楔柱也如輒兩頭上曲以角爲之柱之口中使口開可受含也周禮玉府共角柶角柶即牙骨也疏謂惟不含人爲命士及父兄子姓中有命夫命婦則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餘則父兄亦坐而子位上故坐者等其尊卑士位下故坐也綴拘也以几左右夾足使無辟戾易受屨也儀禮御者坐持特几○楊慎曰今無桐以代之呂坤曰一楔之後日不復合非君子口容止之道且天暑飯敗生蟲尤不忍見愚謂飯用米貝含竟即襲而楔齒無可見者呂謂今世無貝

與不斂者耳然口無不可含之時不可受屨者楔齒緩足不可馬○既正尸東當牖看用吉器

右第三章正尸之事自昨暝奠于尸東當牖看用吉器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卒外宗哭于堂上北面世子也世子尊在室內坐尸牀之東而西面卿大夫與父兄子孫在戶外遥繼主人之後而西面不敢與世子同也有司庶士卑故于堂下當戶北面夫人坐尸牀之西而東面中以帷障之內命婦子婦及君之世婦也姑姊妹嫁于他國者未必奔喪嫁于本國之臣則從外命婦禮此當謂在室及待年與嫁而反者也外宗有三從母昆弟之女不得在命婦卿大夫及命士之妻外命婦中此專指姑姊妹之女也子夫人坐尊也餘皆立尊也子內命婦姑姊妹哭于尸南外命婦外宗哭于堂上疏

也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在堂上焉○哭于室大夫之妻者以東西別男女哭于堂者以上下別男女大夫之妻

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算爵

皆立大夫有家臣以諸侯及士禮推之疑父兄子姓之親大功以上者在戶內疏者及家老在戶外主婦及諸婦之親者在室衆婦堂上衆有司堂下也命夫命婦異尊于外者亦坐尊尊也不然雖疏服以後則父兄坐卑幼立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士喪禮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侠牀侠近也無帷障之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其皆坐士卑也疏謂惟不含人爲命士及父兄子姓中有命夫命婦則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餘則父兄亦坐而子姓立姜謂皆坐○君於大夫凡自敵以下等其親疏而以堂上下別男女也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以二手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然哀慕之至也

右第四章哭尸之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既訃皆既哭乃訃家禮立舊喪立相者儀禮惟堂受弔受含襚賻玉書銘皆于時並作有弔賓至先拜之而後人哭若既入哭則賓至不出司馬書儀未成服護喪代拜賓楊慎曰于所尊者主當出于疏遠者護喪代拜可也

甸人爲壙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何人君大夫主田野之官壙土塊也于階間少西掘地爲坎自北而南廣一尺輪二尺深三尺遂以其所掘之土爲竈于中庭西墻下以待葬也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之重爲竈者其受三升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時用以煮沐後即用以盛餘飯而懸之重○新益鑿亦出之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差

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牖薪用爨之管人受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抠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管館脫通緒音聿者音聲脆音肥又音費抠音窟須嬃本字○管人主館舍者緒級末也吉事舒必說之喪事速故不脫而但紮屈之也問禮大喪廼人供賛廼鬱人供肆器肆師紮煮此不言者諸侯賜廼乃得以廼浴尸餘不用也士喪禮祝淅米于堂上南面用盤此云御者蓋統言之也差猶摩也君淅梁之汁以沐大夫用稷避君也天子之士亦沐梁皁無嫌也鄭云天子之士沐稻管人以水投御者御者淅米其中仍投管人管人乃往西墉下堅竈中煮之庶謂庶爲廟神之也牖屋簷也復者君昏則既小斂亦得用冰也檀露也浴牀無席以漏水也設冰無席達寒氣也浴牀長丈二尺廣四尺有四橫上有木第設牖于前及後兩端士漆之大夫加朱飾諸侯加黼天子加禾稼百草花鬼牀長丈二尺廣七尺旁爲四鐶前後各一鐶爲紐于兩旁以繩直繩靖紐自解欠含實其口也周禮王大喪共璠玙飯玉

爪手翦去手爪翦須拂拭其鬚皆如生時所自爲也舊說翦去其須拔須髮一也髮不敢傷而髮其鬚恐無此理潘濯沐餘之水沐時以槃盛之沐竟棄餘水及巾櫛于階間之坎而揜之不敢褻親之餘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科浴用絺綌巾抠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一本作絺今參存之○抗猶張也張而起之以便浴不使躲體也士用御者二人若大夫則四諸侯六天子八也科酌水器受五升方有柄以科酌盤中之水沃之于尸下亦以盤盛之也沐巾一浴巾二大夫以上體以絺下體以綌士則皆用綌也浴衣浴竟所着以晞身者布爲之無殺既晞乃脫之而着明衣也明衣亦布爲之袂屬幅長下膝有衰爪足翦去足之爪也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外御用男內御用女別男女也汲及管人以授內御授連故無嫌也○浴竟設明衣有中帶鄭云中帶若今之褌褲棄于坎之下亦小斂蓋此三節

右第五章沐浴之事○先陳襲衣飯含之具乃沐浴浴竟即含含竟乃襲

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兩槃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襢徂同○造納夷尸併並也漢制夷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疑周制亦近之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凌人供夷槃及冰內冰室中設牀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乃止鄭大夫三月始用冰大槃即夷槃諸侯別名避天子也大夫無嫌故亦曰夷槃但制差小耳士賤無冰故以瓦槃盛水而並設之者君朋則既小斂亦得用冰也襢露也浴牀無席以漏水也設冰無席達寒氣也浴牀長丈二尺廣四尺有四橫上有木第設牖于前及後兩端士漆之大夫加朱飾諸侯加黼天子加禾稼百草花鬼牀長丈二尺廣七尺旁爲四鐶前後各一鐶爲紐于兩旁以繩直繩靖紐自解欠含實其口也周禮王大喪共璠玙飯玉

玉府共含玉含人共飯米大祝相飯太宰贊含玉士喪禮云天子飯用黍諸侯梁大夫稷士稻米大藏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春秋緯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米含以貝何休云大夫碧士貝孔云諸侯亦玉大夫碧士貝也商祝相之宰佐之含者扱米實于右三實玉次左次中次之士則子含之也襲以次如之米盈乃止大夫以上實含之士喪禮掩用練帛頊用白縞殷目用緇裏掩之衣尸也士喪禮掩用明衣裳頊用予縿大夫以上未聞商祝先以掩結頤下設頊及瞑目用組結掩于項下蔡廣乃襲士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公九天子十二稱設斂帶搢笏設奠加握手鼠乃設冒韜之而屬于鼻以含也浴牀在室西含牀奠牀東襲牀奠含牀東曾子寢疾病大夫皆有牀席上簟下有茵至遷尸于堂則當兩楹閒矣皆有枕席上簟下有茵南首至遷尸于堂則當兩楹閒矣

總襲斂前事也君錦冒補殺綏旁七大夫幷冒補殺綏旁五士繒冒赬殺綏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本篇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戒反裁一作材○猶尸之質上曰質下曰殺以其冒殺尸形故通謂之冒而質自上下亦專冒名也君以錦爲質大夫以幷爲質而皆畫黼文于殺士則以繒爲質而赬爲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合一邊其一邊不縫旁安以帶使可綴結故謂帶爲綏先以殺箱足而上後以質箱首而下質之長與手齊殺之長則三尺也賈公彥曰其質與殺相接之處則形露故既襲又加冒以掩之也小斂以後衣多不可用以綵綴之又言所以設此冒者恭以人死人斯惡之不冒則形露故別制夷衾以覆之其絹之色與長短材度皆與冒同要其掩形之意亦一也○按此君大夫之殺不言色與士

禮記　喪大記　卷六之一　八

喪禮云上弁下繶象天地也既象天地則上下宜同之矣而此言錦冒黼殺義何取乎豈冒以幷爲地而上以五采繢爲錦文殺以幷爲地而上以黑白繢爲黼文與始死牖下半用斂衾至此不用別制夷衾又按衾必奩幅爲之舊說上半截亦三尺恐非

右第六章衾襲之事○大夫以上死之明日乃襲天子既襲三日乃小斂諸侯大夫襲之明日小斂士襲卿小斂襲時不言奠蓋猶用徐闔也既襲設重乃置銘旌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所尊弔則不敢不出也寄公諸侯失地而寄吾國者國賓他國來聘而遭喪者出迎也君命君使人來弔及致賵也大夫弔于士當斂則辭之斂畢乃出若未斂則亦出也徒跣者于時未有喪屨又不可着古履故也扱衽插深衣前衽于帶間始死時即然今猶未變服也拊擊也降自西階不忍代親爲主也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主人在于庭各向其位拜之拜于下拜于西階之下也凡喪止一拜遂稽顙大夫不逆于門外君也大夫弔士位在西階之南北面主人向其位而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東面哭寄公之夫人及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婦人不下堂故但自房出而堂上南面拜之婦人從夫之降故爲所出者同也○記尸在室有君命主人出衆主人不出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之外若大夫則西階下拜送賓即入

終故尊卑一節也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衣稱數之中紋每幅兩頭皆緆爲三以便結其中不緆也紟生者之被恐其顛倒故爲紕于角以識之斂則一定不復動故不必識之也余亦五幅無紕朝服十五升布大夫士惟有東房故陳于房中士喪禮大小斂皆南領西上此西領當指君禮言皆疑誤也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此大斂衣衾之數也二衾一卽幦尸之孔聞一別創必用二者一稱之一稱之其小斂之卑衾則將斂殯用以覆棺此時不用也卽氏以絞一幅爲三者不緆句專屬大斂聞大斂以一幅裂之爲三非若小斂以全幅言小斂衣少枝用全幅則力強易堅故直裂之爲三而未不待既恩謂天子諸侯衣多故大斂之絞加于小斂未必如邱說士止三十稱則絞幅多反苦其難束不妨隨宜酌之耳天子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此言百稱約舉成數耳大斂在阼階堂上故陳于堂下者必北領房中者必南領序東者必西領皆向尸取便也其異地則辨分也士喪禮大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鄭云此與大夫同蓋天子之士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卑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君大夫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用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臣致襚于君小斂君受之而此言無襚者君當盡用己衣庶襚一不用亦不以陳也大夫士先盡用己之祭服亦兼用親戚所襚但受之而不以陳儀禮言先祭服大斂服亦陳衣繼之不必盡用是士或陳之也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者自陳于房中不待將命小功以下將命乃陳之小斂止十九稱祭服雖多不得盡以算也袍爲表衣外必有襦衣表之不可單露又必有裳乃爲一稱也複衣複衾中有綿縕褶衣多於斂但用於大夫士必用複被熊謂君小斂時不以衣褶大夫士人斂乃被之故曰君無褶大夫士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訓非列采不入絺紵不入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收謂將斂而用之也必列采色之正者襲斂大夫以下皆用袍君雖不用袍而絞紟猶結亦不以人生者右衽死則左發于生也絞布帶也生者帶爲屈紐使之易解死則結之才不復解也君之喪大斂是斂衆賓佐之大夫之喪大斂是斂衆賓侍之衆賓是斂士之喪大斂是斂凡斂者侍猶泣也但臨視之不親掌斂士朋友來助斂者士喪禮商祝主斂士舉遷尸凡者通貴賤而言左右各三人故六人晉鄧曰當爲祝齊之恢也○天子之喪小宗伯涖事大祝掌斂諸侯以下遷尸是稍執也衆賓亦是稍執也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執一作倣○遷尸謂斂而舉尸于牀斂也凡斂先于斂牀鋪橫絞加縮絞于堂中及大斂而舉尸于棺散衣加祭服遷尸服上鋪后夫人襚衣以裒余先結縮絞大斂先祭服加散衣乃遷尸又加散衣加祭服小斂祭服在內以美親身也天斂反之文見乎外也小斂鋪扇夾牖欲正方使易東也大斂無之已正方也斂事煩故袒遷尸事簡故襲斂者必哭其斂之也若生平與死者有恩義而來不惟哭之而已爲之一不食徐師曰義隆而哀殺也○高閌曰大小斂衣多而衣紟既薄絞圍不施懼形體深秘使人勿惡也今之喪者以入棺爲小斂益棺爲大斂入棺在始殮時蓋棺乃

衣余既薄絞圍不施懼形體深秘使人勿惡也今之喪者以入棺爲小斂益棺爲大斂入棺在始殮時蓋棺乃

在成服時而大小斂之禮皆廢矣呂坤曰死者存日從容舒暢而大小斂之束縛亦孝子慈孫所不忍視梁宋送死美服侑身端然仰臥藉以棉而蓋以衾棺內空闕以生平衣服盡力填塞務極滿實而已思謂由斂而棺而葬以藏其形由復而重而主以接其神蓋死者魂魄既離魂有靈而魄無知魂日升而魄日降聖人明于鬼神之情狀以有靈事魂而使之依其所託以為智之盡仁之至也呂氏之說則視魄若有知事魄而使之深敬魂與魄各安其所此所以無知事魄而使之深敬魂與說則視魄若有知而不可言智而斂之不堅則舉棺易于震動或有慢葬遷葬則會東既離見有欵棺而觸骨反居足後者母乃以小不仁而適成大不仁者哉又見有遷墓者其棺為白蟻所蝕殆盡而骸骨完固如一蓋其斂先以縑裹首至足故不能入而骸骨即以縑為會束也吾家今遵用之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戶內西面故主婦東面馮奉持俯伏之形哀痛之至也袒肉袒也髽子事父母之飾父死脫左母死脫右鄭云士既殯乃脫髽此君禮也括髮親始死時去吉冠猶存笄纚小斂去笄纚着素冠以麻自項前交額上復絞于髻如掠髮為將奉尸髮也士喪禮先括髮後袒此亦疑君禮也髽去纚以麻自項前交額上并擺至此并去并纚而以麻約之帶麻謂以苴麻為腰帶及首絰婦人重帶故特言帶也房西房也天子諸侯剪于室括髮免皆于東房婦人髽于西房大夫士無西房髽于室內戶西此亦君禮也既正尸即惟堂至此徹之尸已設飾故也○按禮有括髮無散髮唐開元禮始有被髮之文然亦編之未嘗散也宋太宗崩眞宗欲髮號擗有司爲定為散髮之制然于禮殊失矣男女奉尸夷於堂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

門東北面士門西國賓之南東面皆先君之臣故尉君拜之非也況廣也夫人拜賓在西房外南面大夫之內子士之妻皆拜賓于阼階之堂上西面主人即位拜賓說而即阼階下西面之位也退于東序掩襲袒衣加腰帶首絰復即位踊士先踊乃襲此亦諸侯禮也婦人至此亦皆首絰婦本位西方而東免以布代括髮之麻也詳見小記父之喪大夫以上素斂加絰母則免而加絰也小斂之奠士素斂加絰母則免而加絰也小斂之奠士執事為之主人未成服以前弔者素衣麻帶緇衣素裳似未是楊而不襲加免于吉武而無絰主人變服乃出加環絰于免以朝服掩襲其裳又加腰帶若非朋友則但襲絰不加帶也拾更迭也奠者升自阼階主人踊降自西階婦人踊由重南面主人又踊甲者踊是與主人更迭而踊也其踊之節亦三者三賓出主人送之寢門外既言徹帷而此又言者鄭謂前徹帷士禮此徹帷君之事畢則下之或開大夫膺盛錯衆之實謂有奠則襲而上事之徹棗而上此之徹閉而下也亦通堂以內至房婦人送不下堂即君夫人之事堂以下至門男子之事故婦人迎送皆不出

門卽有君命迎送出門而亦不哭亦非哭所故也○問喪
溫公曰袒左肉袒今但袒上衣非古也邱濬曰凡五服皆

右第九章小斂變服受弔之禮○襲奠至小斂徹小
君將大斂子升經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袒西
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
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

斂絞紟踊襲奠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外
以下雜記文並同今刪惟末五字參用本篇原文作亦如
之○子卽君序端東房南頭堂廉堂之廉隔楹東楹也父

兄孔云未仕者以賤故在堂下亦東上也命婦君之黨
房東房也以尸在阼故由東房而觀視之習知殷禮者斂
事用夏禮哀事用商禮忠質異尙也士喪禮也周禮喪祝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宰太宰也馮必踊以泄哀
也惟舉尸動樞哭踊無節餘皆三者三世婦不馮卑不敢也此一節飾諸侯之禮大夫之喪將大斂
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
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遷尸舉斂宰告
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
之命主婦馮之馮尸不當君所主人大夫之適子出門迎
門東北面以待不哭歷于君不敢伸私哀也不拜先還入
告已也君行必有桃刻巫祝以辟不祥巫止于門外以辟

右第十章大斂變服受弔之禮而馮尸之異禮附見
馮○大斂之日宵爲燎厥明陳衣衾槨燕

棺入陳奠具及殯具惟堂室斂入棺率殯倣小斂奠大斂之奠用素俎觚觶豆二籩無牖者亦二有巾有席始奠于室不于尸斂

君喪虞人山木衡秋人山澤虞人山鼎司馬縣之乃窆代哭大夫大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縣平聲○木桑鼎之耳以滑水鼎以溫水凡喪縣重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縣鼎以水而沃之恐水凍而漏趣也司馬視臨縣窆而虞人秋人虞人各供其職諸侯不備官無掌壺氏故秋人山壺官代哭未斂以前尊卑皆哭不絕聲至此乃以會鼎後相繼亦不絕聲哀之飾也士喪禮小斂乃代哭周禮疏言天子大斂乃代哭天子大夫不縣窆下君也士無官但以官多士人少以櫛制也大夫之禮所以別親疎貴賤使不淆親疎相代而哭○按代哭之禮今絕用惟親者獨何心哉君大夫鬠用玄撰亦以制哀痛之情使有節今絕用惟親者獨何心哉君大夫鬠用玄撰實于綠中士埋之鬠音會綠音菉喪曰此古之代哭也夫哀由中發可飾偽乎君堂上二煇下二煇大夫堂上一煇士堂上一煇下一煇煇也周禮秋官司烜供墳燭庭燎大燭小墳燭大明燭小役燭既夕宵爲燎于中庭至曉而日光猶未明則燎而設燭以照陳饌與陳大小斂之具既殯惟朝夕奠有燭啟殯仍終夜燎也○按古燭皆以蒭薪石崇始以蠟代薪故非古也

右第十一章代哭及設燎之事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天子親身之棺以水草其厚六寸次椑棺以柂爲之共二尺四寸上公無水草有兕棺三寸共二尺一寸次大棺皆以梓爲之共一尺四寸大夫共一尺士無屬止六寸而已庶人棺四寸會

如字○鬠亂髮爪指甲凡平日所遺及沐浴時所斬皆盛以小囊縣于棺之四角其謂之綠者君大夫之棺四角皆裹以綠也士則既藏之後即埋于掘壙之坎皆不忍褻親之餘也　烝君四種八簋大夫三種六簋士二種四簋加魚腊者鳥獸也周禮舍人共烝豕四種稻粱黍稷每種二簋以君用鹿大夫用麋士用兔諸侯與天子同則諸侯之大夫士亦與天子之大夫同所謂經五列鼎者也庶人賤不得用鼎外庶羞食之兔俟尸也王石灰致蟻不可用君殯用輴攢三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至于西序塗不塗于棺士殯見衽君於士有賜帟加斧于其上畫雲氣龜蛇焉

輴如車輪輻轂幅有牙如今車輞春如純五者張白烈言皆一字之異一音之轉也時本作錞埻○大斂之日先置柩殯所斂畢遷尸柩中乃殯輴四輪而畢有轂無輻以其安固故用爲載柩之車天子車飾詳于輬諸侯不畫天子車飾詳于輬諸侯爲

無所大夫就地而殯無車士則于地掘壙其深及仰猶見棺蓋之上此崇卑異也殯殺木棺旁以龕載天子諸侯三注皆于西階之上大夫四周上爲屋形天子四注諸侯三注皆于西階之上大夫士則近西序之位大夫三面上不爲屋形亦不得廣大其塗飾不及于棺士作婢中但樹木其上而塗之其大小偏正亦異也幬棺也殺布幕再重皆畫雲文大夫一重不畫天子綢幕三重諸侯布幕再重皆畫雲文大夫一重不畫天子諸侯大夫之幬皆天官幕人供之士惟君賜乃得有飾不然無幬此又殺之異也惟帷以蔽殯則上下皆同以鬼神尚幽暗故也北氏曰朝夕哭則幕之餘則否

右第十二節此治棺及殯之事○既殯徹大斂奠設朝夕奠如朝有殷奠大夫以上有月半殷奠

奠奠謂素器天子十二鼎諸公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朝夕奠謂器物作明器作井椁下棺曰

諸侯使人弔弔者既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

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

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去聲○正使在西門之外少西不敢當中避君位也其介自西而東主孤在阼階下西面使相請事于賓不言損喪無所事于接賓也辭孤某使知適副也如何不淑述君致弔之辭須待也因述不出迎使相肅賓入主孤自阼階升弔賓自西階升致弔畢降階而出復就門外之位此致弔之禮○上介贊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陳斂曰升降不出陳斂謂升堂不出陳斂衣階蓋平常無弔賓時○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襲蒲席降出

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舍去聲後放此○舍者未介壁舍玉琢爲璧形分寸未聞坐跪委奠也席以承玉及衣既葬猶有致含禮者國遠聞喪後而禮不可缺也若委之殯上卽謂之賵含凡初遭喪使大夫受此既殯乃用之故子親受幸夫太宰之佐周禮掌邦弔事凡器弊則用待賓客之令孔據後文疑夫宇衍非也執玉不麻故用朝服不可純吉故仍喪屨跣取以東藏之內府遂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也此致含之禮遂者既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

須矣遂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遂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西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目堂受斂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遂者降出反位宰夫五

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遂者副介左執領遂者西向領在南也冕服重故親執之餘四服則從者執以進而漸輕故受之漸近陳之席上自南而北皆南領也每進必將命故子必拜稽顙致五服畢遂者反門外之位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藏之此致遂之禮上介贊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出反位于門外贊音俵陸

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贈者出反位于門外贈音俵陸云孤下無某字陳從之今按去某字無義史一作使今從鄭說以史爲正○贈以上介其禮更重于含遂矣乘黃四馬皆黃也大路同姓以金異姓以象也朝車前曲木以鉤衡者北輈則向堂矣車馬不上堂故陳之庭中而上介執圭升堂以致命客之史卽自堂下由路車之西以所贈之物若車馬若皮幣皆告也委謂奠圭若皮幣亦奠之圭北

此致賵之禮。亦劍自卒下馬也。引觀禮路下四亞之証下之爲馬。愚謂四亞古顯通觀禮言路車之下四馬亞之耳。考士喪禮君使人賵賓奉幣當路西鄉栝與賓北面致命此上介既執圭升堂故其史由路西以賵告賓之史已告故付子以主史之讀賵爲再告也。陳謂士喪禮車在東爲助主人而設。愚按雜記梁傳歸死者用也。凡將命鄉賓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與一作以○凡丧舍襚賵之將命者皆立殯之西南而東北向殯以告圭重故大宰受之望輕于圭而重于襚故前言宰夫舉此言宰以通之也。此承上

四節而總言之。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臾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作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臨去聲○上客正使也臨入視而哭也古者屬紼丧車以備災天子柩在車上諸侯相執紼助執紼之役也弔以慰生

以哀死。含襚賵賻致其物臨則致其情。故正使行之。其致辭尤重也。弔含賵襚亦入門左。介門右。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先告于賓故其史由路西以賵告客之史已告。使臣爲恭。將從其命也。副君降拜賓主皆升堂而哭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賓出拜而送之。主拜謝其辱也。不拜迎亦答拜。其丈夫舍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丈夫如此也。丈夫序也。

右第十三章。既殯而諸侯弔致含襚賵之事。○此篇蓋古之逸禮。小戴收之雜記。孔氏曰天子于諸侯臣襚之賵之賻之含之賵之于士襚之賵之天子于二王後如相敵然則此篇以雅而降殺饋節亦畧可想矣

丈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弔　八月殯

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作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作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反命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丈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君弔則復殯服奠月朔大夫士若君之至也祝先升以道君也祝在君之北立于房戶之東負墉南面君阼階西向臣不敢有其室也大夫殯月朔榮君之至也祝先升以道君也祝在君之北立于房戶之東負墉南面君阼階西向臣不敢有其室也大夫殯

賓主人乃踊不敢與君拾踊也大夫踊婦踊朋陳此所異之賓于寢士則不敢留君故先出門俟君之去君使人命之賓乃反而與賓也甲俟于門外君去則送之此大夫士所同也不成其與賓然也君去猶必與以君至爲榮也兄弟畢至而往下篇兄弟不至則不踊矣君有故不及大斂與殯主人亦終其後來乎主人且以君來新其禮也○孔氏曰大斂時禮未成君卽位于序端既殯禮成故君卽位于阼階按君中門而入有常時常禮而既殯而往下篇又有既載而往或有疾及朝會征伐于外與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夫人之往待君也婦人無專行故夫人弔必以世子

先世子踊而夫人踊猶視之道君也婦人無門外之事故主婦迎送不出門喪無二主故主婦拜則主人不拜也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君士之仕于大夫者亦以大夫爲君也主人不出迎送避國君也大夫不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主人卽位阼階下西面主人避位而在君之右北面衆主人南面于堂北婦人卽位于房中雖不升堂避國君也君卽位阼階下故夫命婦之命或都鄙國卿之猶君于都鄙國君弔大夫之禮而必使主人阼階下後避國君也然大夫君必拜孔氏曰大斂婦人尸西東面哀深故不避君也既殯卽位房中哀殺故避君也君視士小大斂可放此推之

右第十四章○既殯而君弔大夫士大夫君弔士之喪○既殯乃成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爲父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爲人後者適孫承重者女子子在室及嫁而反者妻爲夫妾爲君○布帶繩屨三年者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子爲母爲繼母爲慈母爲繼母如母○不杖期者父卒爲母爲本繼母嫁從之報○不杖期麻屨者爲祖父母爲世父母叔父母爲昆弟爲衆子爲昆弟之子適人無主者報爲姑姊妹適人無主者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報爲其父母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不服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皆報之父母大夫之庶子爲適兄弟期爲衆子爲昆弟之子適人無主者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報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庶孫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爲君之宗子爲宗子之母妻大夫之妾爲其君之長子○大功布衰牡麻絰無受者爲叔父姑姊妹昆弟之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孫之長殤中殤凡長殤中殤皆九月纓絰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公之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爲妻爲昆弟之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公之昆弟大夫之妻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嫁于大夫者布纓

女子子爲世叔父母姑姊妹適人爲昆弟姑姊妹適人者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夫昆弟之女子子爲昆弟之長殤中殤下殤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爲其昆弟大夫之妻爲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大夫之妾爲適昆弟之長殤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長殤公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大夫之妾爲庶子女子子爲昆弟之長殤爲從父昆弟之長殤爲姑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爲從母昆弟姊妹適人者爲舅爲從祖昆弟之長殤爲從父昆弟之下殤爲從祖昆弟姊妹之長殤爲從父昆弟姊妹之下殤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爲君之昆弟之長殤爲其妻爲庶子爲昆弟之下殤爲君之昆弟姑姊妹之下殤爲其妻爲庶子爲君之姑姊妹之長殤爲君之姑姊妹之下殤爲其妻爲庶子爲姑之子爲舅之子爲壻爲從母之子爲壻爲姨之子爲從母之子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爲從祖姑姊妹之下殤爲從父姊妹之長殤爲從父姊妹之下殤爲夫之兄弟之長殤爲夫之兄弟之下殤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爲夫之姑姊妹之下殤爲庶子爲其妻爲庶子爲君之庶子爲其妻爲庶子爲君之姑姊妹之長殤爲君之姑姊妹之下殤爲其妻爲庶子爲姑之子爲舅之子爲壻爲從母之子爲壻爲姨之子爲從母之子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爲從祖姑姊妹之下殤爲從父姊妹之長殤爲從父姊妹之下殤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爲夫之姑姊妹之下殤

以揄飾懸于池下天子諸侯綍長丈尊行則振動為容故曰振容士綍短不能振動則直名揄紋也魚銅魚也魚上飾于池如躍者然鱗茷諸侯之綍其邊畫為爻形其中畫火及蔵各三列若天子則其邊畫龍及雲氣為三列也綍與惟相屬處以紐連之兩旁各三故六也齊高三尺餘四如車蓋以五采繒衣之行列相交又連貝為五行以交絡于上也翣形如扇以木為之漆制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柄長五尺衣以白布而畫之在路則障車入棺則障柩天子八翣畫龍雲氣其兩角則皆蔵圭玉也大夫四翣無龍士二翣無龍大夫但畫以雲氣士不畫遞降也天子諸侯之帷畫以雲氣大夫用振容長則疑于君飾又疑于士之揄紋士有揄紋無魚皆所謂橫而播放而不致也大夫嫌也大夫之羔邊畫雲氣士不畫故直曰布荒大夫有魚士之紐兩旁各二餘似紐綬之三采絳黃繒也三采一具此一命之士若不命纰升無具也大夫四翣無龍士二翣無畫敞其角不蔵毛但汩五彩以為純亦通降也

君纁蔵六纁披六大夫蔵四前纁後纁披亦如之士蔵前纁後纁二披用纁鄭謂蔵猶藏也連棺束與柳材使相值思謂蔵猶起也君之棺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則六紐故士蔵六蔵也披亦絳帛為之孔云以一頭繫棺之制同虞慮也虞笮疑即魚腊與烝之屬應有縁繫繩蔵之中而出一頭于外使人牽之登高則引前下咆以絳帛穿紐之中外繫柳材其形邪以一寸為殺與孟子所云椁稱之異衆棺以絳貼椁之縁與裹棺之制同虞慮也虞笮疑即魚腊與烝之屬應有縁蟻侵尸而設故謂之虞笮士遣車不載棺無魚腊則無虞笮可知諸侯備禮大夫士各殺其一也祝廣二尺五寸廣八寸無四寸棺間有蔵器以狹之度也○郝敬曰歲久陷為狹之度也

右第十五章飾棺及葬之制

設祖奠飾棺載明器來賵設遣奠讀誄作謚天子大夫請謚于天子大夫請謚于君天子分禱于上下神祇請謚于天子則議謚于南郊諸侯則于廟門賜大夫士禱于五祀包奠賻賵賜柩行至國門賜大夫以下則君贈至壙祀

筆椁椁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天子伯椁諸侯以柏椁無嫌也天子之椁其方一尺孔云疑諸侯九寸卿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其長六尺恩按此自諸侯以下各以一寸為殺與孟子所云椁稱之異衆椁以絳貼椁之縁與裹椁之制同虞慮也虞笮疑即魚腊與烝之屬應有縁蟻侵尸而設故謂之虞笮士遣車不載棺無魚腊則無虞笮可知諸侯備禮大夫士各殺其一也祝廣二尺五寸廣八寸無四寸棺間有蔵器以狹之多寡為廣狹之度也○郝敬曰歲久陷為空谷有損無益

將葬告啟期啟殯遷祖奠遣奠讀誄作謚天子大夫請謚于天子大夫請謚于君天子分禱于上下神祇請謚于天子則議謚于南郊諸侯則于廟門賜大夫士禱于五祀包奠賻賵賜柩行至國門賜大夫以下則君贈至壙祀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雜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小記○報讣訃○士三月左傳作數之速故則三月不數也左傳疏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虞安也所以安神也虞用柔日內事也卒虞用剛日欲其神之立也士三虞四日大夫五虞八日諸侯七虞十二日天子當九虞十六日卒哭亦用剛日月促也報急也士三月而葬虞後二日卒哭或有故而月日促也報急也士三月而葬虞後二日卒哭天子諸侯急葬亦必于葬日初虞中間接祭至三月乃卒哭天子諸侯渴葬亦必至七月九月乃卒哭以安神不可緩緩哀必有漸也○按鄭謂卒哭別有祭之祭據此則卒哭與虞且異月也鄭得之方苞謂諸侯七虞外間日接祭則過數前兩月不祭則過前三虞與士同其後大夫每月一虞諸侯每月再虞以兩月不祭之亦鄭得之

右第十六章　虞與卒哭之禮○卒哭之明日作主祔大祥新廟俟時祫新主入于廟乃徹几筵祔食于祖廟非也詳見喪義篇

禮記喪大記　卷六十之一　三五

按卒哭惡謂國語日祭在殯宮時前此有朝夕奠卒哭後惟一奠謂之祭者用吉器也若月朔月半則有殷奠原注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大夫于君所則輯杖于大夫所則杖子通衆子下去杖輯杖則專世子也天子之喪三日嗣王杖工后杖祝五日六宮之長杖九嬪世婦杖七日百官皆杖

寢門殯宮之門子大夫次于門外夫人世婦次于房中皆衆之不以拄地使人執并不使人執也去之并不使人執也雖神明所在故世子輯杖若衆宮神明所在故世子輯杖若衆子并不以入矣寢門之外大夫特來則杖若隨世子子杖則大夫斬子杖則大夫也夫人世婦即位室上使人執亦以近尸俟也王命去杖尊王命也鄉君之命亦輯未成君也有事于尸虞與卒哭祔祭時也于尸與尸也大夫于君所輯杖敬嗣君也于大夫所則杖同爲君喪無私敬也○熊安曰國君女子子未嫁同子杖爲他國大人不杖爲大夫妻五月杖爲女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宰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君命棄杖通嗣子之已大夫命輯杖則未爲大夫者也若已爲大夫則敵無所下矣世婦君世婦士之妻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此士亦仕于諸侯者故其妻皆如大夫之世婦如夫人也禮亦可推大夫云定本下如大夫作如士士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也凡子皆杖而不以卽位逃避子諸侯之庶子不以杖入殯宮父也君也子亦嗣君也其餘入而不以卽位父也非君也嗣子亦吾兄也其尊近大夫士之庶子得以既塗不見柩則哀而敬亦至也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小記○祔當作練記者以孔子之喜慶祭後不以杖入室練祭後不以杖升堂哀心殺而敬心隆也　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大祥乃棄杖必斷截之而不可使人褻之也埋于隱處杖于喪服爲重

右第十七章。杖之異制○此專以君父喪言之。其爲妻子喪者詳雜記。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也。行叩頭其數以納之。鄭云溢二十兩也。爲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孔云律歷志十合爲升。升重十兩則溢爲二升。楊梧云溢一手所掬。敖繼公云兩手爲溢。一手爲撮。徐乾學曰古之一升。當今三合。食之無算。不能頓食。頻少進之。士位卑。婦人質弱故至五日既殯。朝疏食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此亦謂既殯以後。室老家臣之長。衆士。衆家臣。士無家臣。其親屬子姓。亦如大夫也。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主人通嗣子。諸子而言。不能食粥。

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惟喪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不成喪。禮也。君謂士。及父之友。皆不辭。重尊者之命也。酒以合歡。故必辭之。　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飲酒。食粥于盛。不與。食干饘者與。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飲醴酒。練。小祥。一周祥。大祥。再周也。故不與。然食粥可不與。取飯用手。則必與矣。酒二宿曰醴。先煮肉醴酒不忍遽即肥甘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

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

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二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世母叔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正期二日不食。此三不食者。旁期及義服也。大功未葬。總麻未殯。亦不得食肉飲酒。必殯葬乃得食飲。猶不與人歡樂。恩雖殺。猶親者屬也。嫡長伯父曰世父。故主舊君宗子。大宗也。四者皆義服。其喪輕故食肉飲酒。○按母喪亦當三日不食。若父在命之食可也。

右第十八章。飲食之異制○又見雜記喪義二篇。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既葬。柱楣塗。廬不于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以于隱者爲廬。凶壻同。中門外東方。先橫木于地。又倚木于墻下。屬于所橫之木上。覆以苫。而北其戶。其象子之廬。以次而南。若齊衰以下。又在其南也。不塗。但以草夾障不塗飾也。寢苫不用席。枕凶不用枕也。宮之外。加帷帳。如宮墻也。檀之。無帷帳也。柱楣。權木爲柱。而牽向所橫木加之。柱上以爲楣。途西其戶。而加塗焉。然亦不求明顯。書所謂梁闇。梁即楣。闇即不干顯之意也。天子之廬。始即加楣。諸侯既葬。乃同于天子之梁闇。大夫士既葬。乃同于諸侯之宮之質賤之差也。非適子。則不敢柱楣。終于幽隱。此又適庶之分也。○貢公彥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二門。而亦云中門者。寢門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內外之中。非外門內門之中也。愚按書延及冀室及出在應門外之文。可見天子諸侯亦在寢門外。非謂五門三門之中之雉門也。蓋是時即寢爲殯宮。故即應門外不于門內鬼神尚幽。不敢褻之也。鄭釋不于顯爲塗之于內不使人見。釋于隱爲在東南角不使人過。且恐皆未然。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

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練不慕亦此與人立猶未葬也言訪問及之政入則任使及之也弁絰帶素弁加環絰而仍要帶孔謂言王事國事者經禮服王事國事者權制恩按曾子問離記似此失之太早徐師曾曰此必後儒附會以便其私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堊治壁使白黝治地使黑期而加堊故謂之堊室再期乃更加黝也期則哀殺故可謀國家事練祭後三日一哭于大大祥後有來弔者亦但垂涕洟故曰內無哭者○按禮中月而禫鄭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釋之謂中月即在此月中愚謂中一以上言中間一世有一以上三宇此不言中一以外則鄭所據非也朱子曰喪禮只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當如王說又曰今既以二十七月即此等瑣細處不須尋討但自致其哀足矣朱董祥曰三年者期之加隆而倍二十五月則首尾三年也若二十七月則奉于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以父在爲母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以存三年之意耳不當以爲據也又曰居喪不計閏亦不計日如人奉于元年正月計閏則二年十二月已足是二年也如人奉于元年十二月計日則四年正月方足是四年矣先王制禮嚴愼縝詳計閏則不及計日則太過皆非禮也戴侗曰禫從衣不從示乃除服之名非祭名也禮三年而後葬者必練祥練祥過期不廢則禫在祥後反可廢乎禮始於哀曰哀薦於事事莫重於奉哀曰薦於祥曰薦此祥事獨禫無辭何也庾蔚小祥曰薦此常事大祥曰薦此祥事獨禫無辭何也庾蔚練祥及他禮儀散見經傳獨無一言及禫何也則禫非祭可知矣三年之喪既虞祔而卒哭既練祔而祥既祥而禫既禫而祭乎冠朝服既祭乾衣素鞸黃裳終月

按之經傳皆無可據倘謂祥則除哭而故素縞麻衣終月而除禮不言禫服何時除是禫卽除服之名也汪琬曰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據三年問中月而禫之文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唐儒有主二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惟鄭氏得其中故歷代因之愚謂上古實有三十六月之制二十七月乃畢二十八月卽吉縱非周禮于人心猶無恔乎戴氏素縞麻衣之說甚當但此素縞麻衣卽是禫祭後卽服素縞麻衣踰月卽除之而樂作也但父母之喪人子至痛無已古人除服亦謂先王制禮不敢過耳今人朝祥莫敢孔子謂踰月則吉是也喪三年後葬者必練祥祭而行不可謂禫無祭但是除服之名功以下之喪未嘗不數閏也何休云閏爲死月數非死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閏月不數閏數閏數閏數閏以年數者不數閏是三年與期之喪不數閏大功以下之喪未嘗不數閏也何休云閏爲死月數非死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閏月必盡禫而從御吉祭而復此閏月乃除之是皆不可不知者也禫而從御吉祭時祭也尸服凡吉祭乃一尸同凡祝曰以妃某氏配二十五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以存三年之意也又曰居喪不當以爲據也又曰居喪不計閏亦不計日如人奉于元年正月計閏則二年十二月已足是二年也如人奉于元年十二月計日則四年正月方足是四年矣先王制禮嚴愼縝詳計閏則不及計日則太過皆非禮也戴侗曰禫從衣不從示乃除服之名非祭名也禮三年而後葬者必練祥練祥過期不廢則禫在祥後反可廢乎禮始於哀曰哀薦於事事莫重於奉哀曰薦於祥曰薦此祥事獨禫無辭何也庾蔚小祥曰薦此常事大祥曰薦此祥事獨禫無辭何也庾蔚練祥及他禮儀散見經傳獨無一言及禫何也則禫非祭可知矣三年之喪既虞祔而卒哭既練祔而祥既祥而禫既禫而祭乎冠朝服既祭乾衣素鞸黃裳終月

已但公羊傳謂喪數閏穀梁傳謂不數閏鄭志謂喪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不數閏是三年與期之喪不數閏大功以下之喪未嘗不數閏也何休云閏爲死月數非死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閏月必盡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尸異凡吉祭乃一尸同凡祝曰以妃某氏配二十五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以存三年之意也又曰居喪不當以爲據也又曰居喪不計閏亦不計日如人奉于元年正月計閏則二年十二月已足是二年也如人奉于元年十二月計日則四年正月方足是四年矣先王制禮嚴愼縝詳計閏則不及計日則太過皆非禮也戴侗曰禫從衣不從示乃除服之名非祭名也禮三年而後葬者必練祥練祥過期不廢則禫在祥後反可廢乎禮始於哀曰哀薦於事事莫重於奉哀曰薦於祥曰薦此祥事獨禫無辭何也庾蔚小祥曰薦此常事大祥曰薦此祥事獨禫無辭何也庾蔚練祥及他禮儀散見經傳獨無一言及禫何也則禫非祭可知矣三年之喪既虞祔而卒哭既練祔而祥既祥而禫既禫而祭乎冠朝服既祭乾衣素鞸黃裳終月廟則神猶在人子可寢處其間乎是不敢從期居廬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于內降期之服異也○吳太伯曰古者三年之喪通

爲父爲母爲長子爲妻適孫爲祖父在爲母爲妻降服期
然與他期異者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二也必三年而娶三也愚按儀禮齊衰三年
者父在爲母不言妻齊衰杖期者父在爲母妻妻字別爲
一條不連上爲一句謂父在爲妻杖期父不在則爲妻齊
衰三年也左傳周穆后崩太子壽李晉叔向曰王一歲有
三年之喪二鄭氏註謂以向據喪服傳父必三年後娶而
云然非謂果三年也蓋三年者人之大倫故子爲父臣爲
君妻爲夫皆無報服惟長子承祖父之重故爲長子三年
若不繼祖禰則不得爲長子三年初非報服不得援此以
例夫呂氏之說悞也雜記父在適子爲妻皆杖明制母適
母在適子爲妻皆杖期父母在不杖恩謂父母之恩一也
而家必統于尊則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父沒乃伸斬可也
杖則適子一人不杖父沒乃伸斬可也適母尊當與母同
繼母恩稍殺矣止于齊衰三年可也慈母養母庶子爲其
母父沒伸齊衰三年父在杖期十五月而禫庶子爲父後
則父不爲妻杖子爲其母杖期十五月而禫庶子爲父後
不禫適母在不禫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話

凡適母在則杖而伸三年止不禫可也適庶皆子也而宗
必統于適則適子爲妻齊衰三年父在不杖期十五月禫
衆子爲妻杖期十五月而禫庶子爲父後者必三年而後再娶父不次
於子兄不次於弟父不爲衆子次於外亦惟衆子爲然若
出次其分尊也然不次于外居室而父兄不
爲長子斬則亦出次矣意亦外宮而內塗之歟婦人不居
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舊說謂既
歸夫家也期者祖父母適昆弟之正服九月世叔父母衆
昆弟之降服期爲祖父母及昆弟服大功適人不降在室爲世叔父母昆弟服小功
適人不再降父母恩重故歸遲餘恩稍輕故歸早也○按記
禮父母歿不歸寧衛風載馳國滅君死猶不得往赴葬記
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此奔喪而及期九月
父母在者也不及百里者也然于兄弟惟一
奔喪而又既葬即歸則于禮亦簡矣若小功以下皆不
得

奔喪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本篇大夫次于公館以終
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難記○葬未葬以
前大夫士無不入臨至于卒哭則都邑之大夫猶留
以俟練而下邑之士于卒哭即歸以治民至于既練則
政之大夫猶留俟終喪而分職之士可歸其家矣又有親
近之士亦留以俟終喪而不歸者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其所次亦不同也疏與賤者先出以治民理事貴與親者
留以衛嗣君而圖國政此內外所以成理而君亦可以三
年不言也然外大夫士之入臨亦必揔人委之而非
輕棄其守蓋自比長族師以上無不總已以聽故也大夫
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
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庶子之爲大
夫士者遭父母之喪皆次于殯宮門外至既練乃得歸其宮然至月朔而殷奠再周而忌日猶
歸哭于適子之殯宮士練入廟情輕既卒哭可以歸矣○按古小祥
情輕既卒哭可以歸矣○按古小祥
忌日也蓋祥者吉之義忌者哀之義祥漸即吉故其服漸
輕忌不念哀素服終身不改其義不同故祭亦不同也楊
慎以初忌爲小祥再忌爲大祥或從備之意然于義悖矣
又按張橫渠文集忌日變服爲白祖妣素冠布帶麻衣祖妣同父布冠素帶麻衣麻屨伯叔父素冠素
帶麻衣素帶弟姪易褐不肉庶舟及嫂一不肉朱子曰橫渠
忌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唐人忌日服踐今只易以縗絰
之服可也或問忌日當哭否朱子曰哀至自當哭楊氏曰
古無忌祭張子曰廟中不可獨享當
天出入告于冢主忌按今日生忌此
可言忌但以祔服祭不祭可也忌
日素服以祭是日不酒肉不聽樂

右第十九章　廬次之異制而盲語動作亦異見禮記○父在斯稱子君薨太子號稱孤待猶君也雜記○父在斯稱子者不忍先君

之以而代之也太子稱子而臣待之如君者已踐先君之位而繼之也子道也臣道也二者各盡而已矣此因前制君稱子而言○左傳凡在喪王曰小子公羊曰子然春秋書王子猶詩曰閔予小子是王未嘗不稱子也又按未踰年而死史書子卒不言公葬其製禮無考據三年喪畢入覲于王猶士服王命之乃除服世子朝于王下其君一等則襲敛不得用冕服而凡衣稱之數棺槨之度皆下君一等而諸臣之服位皆從臣禮歟

右第二十章餘詳檀弓下篇○

禮記大全卷六之十

禮記雜記　卷六之十

右第一章正終之事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紗內子以鞠衣褒衣素紗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褒音包揄羊朱反鞠居六反檀音善褒音保揄羊朱反鞠居六反檀音善

作沙○褒衣始命爲諸侯及親王所加賜之服也揄畫翟也青而有五色此蓋揄于衣以爲章也素紗白縠也凡禮服男必褖女必褘陽奇陰偶之義故后夫人六服皆以白縠爲裏也卿妻口內子得服褖衣其褒衣或初命所賜或特恩加賜也男陽尊在前故褒衣先數女陰尊在後故揄狄褒衣後數下大夫亦謂其妻卿爲上大夫故別言下褖大音貸揄羊朱反狄徒歷反

復西上復老北面故以西爲左尚陽也君復于小寢大寢路寢小寢燕寢

記

庫門四郊檀弓○君諸侯也小寢燕寢也大寢路寢之寢恐未然凡生平有事之地皆復焉意神之或在乎此也復畢又轉之他門禮王后共復衣裳之貴者司服共常

服緅傻復于小寢大寢祭僕復于小廟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加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繒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綏鄭讀綏爲厥武同說音脫下同○道謂旅宿之處禮館人使自有之故于館亦中屋頗危而復旅宿以待衆賓非一人可尊有故不于屋而于車也車轂狹復者止一人鄭云綏旌旗之旄去其旅而用之顧云以綏復象其行以達其志也于是有朝聘而以尸將事之禮焉愚謂周禮夏采之復以綏亦望君之升此車鄭改讀非是輤車上覆也用蒨染之故謂之輤棺旁四垂者亦赤也裳帷惟飾如裳繒布爲之其車之上以素錦爲帳如屋之形以覆尸其止有輤其外加帷輤之四旁則有裧裧也廟門殯宮之門牆殯宮西牆也方小斂則不毀牆自門而入若既大斂有棺則毀牆自闕而入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王

此不毀牆未大斂時也鄭謂毀牆徹去繒布之帷牆亦謂周禮殯于西階惟佐食及兩楹之間不忍遠之也脫輤于門外者入宮則屋覆之無事于輤亦恐輤高而門有閾也○今世死于外不得歸殯但爲路次心何忍哉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家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使去聲○大夫士而自行其復如於家而說輤載以槷車入自門至於阼階朋友既館之則于館復亦使自有之之義也若爲君使則公館復私館不復以從于私好故反也公宮公所建如宮室縣上宮公所爲公命爲之主如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之類蓋公身命之則私亦公也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槷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布輤白布不染惟亦白布爲之其幄則素錦也車舉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王

脫輤則惟尸在車上故言載以輤車至途以此車殯自阼階升猶有其室不忍遠之也凡大斂于阼階若既斂有棺則入自闕者亦升自西階舊說至家說輤車易輤車恐非士輤蓆席帷以蒲席士賤故席以爲裳帷尚質也其餘如大夫禮○邶滄曰死者若宗子尊屬則市中門以入安柩中堂非宗子尊屬各由便門入安柩于所掘若居城中門禁不許入則先設于郭外便安處楊慎曰世俗拘于禁忌雖尊親不許入生時出入起居之地死乃不容其入尚可謂有人心乎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小記○銘明旌也天子之族九旒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旂則以尺易仞天子書于太常諸侯旗皆絳帛畫以采色畫鄭旌大夫不畫大夫士物內幅以絳外緣以白不命之士以緇頒末書之凡幅廣二尺二寸除邊幅二寸實廣二尺二尺故曰士三尺也復則稱之銘則書之男婦所同此互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王

文也姓若宋子齊姜氏若齊高國朱華魚姓其本氏其支氏有偶同姓無二本故必書姓不知其姓乃書氏也然春秋亦謂姓爲氏矣○孔氏曰此竝殷禮周尚文臣不名君君恩按復不名君曰天子復天子至尊也諸侯以卿繫守曰天子也曰王后復亦天子也曰某侯夫人某侯某甫降于天子也曰王后復亦天子也曰某侯夫人某氏亦祝諸侯也士大夫妻皆繫夫爵而稱某氏至於書銘則稱某姓至於書孟子無爵男子書某姓名婦人某母某門某氏字可也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訃者檀弓○飯眞米于口也設飾襲而設冒也訃往告也生有恩義死往告之貴終也父兄命之者子悲哀迷亂有不及詳故父兄上篇○鄭謂大夫以上父兄命之士自命之愚謂孝子哀迷不暇卽士亦父兄命之可也若臣訃于君則子當親命凡訃以主喪名子喪以父喪以夫人母喪以適子今繫編列諸子或以孫附名非禮也古惟子訃于諸侯不名諸侯非同盟不名其餘皆名今世死稱字號恐開

父主子喪則子名計于尊者亦名父兄喪訃以爵字自敵以下皆字可也

右第二章復之事末二節所謂復而后行死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介蟲水陸皆有之古者以貝爲貨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五品夏用乎貝殷用壯貝周兼用貝泉至秦廢之周禮惟士用貝此疑夏禮也○家語孔子舍以二貝家臣以錢公襲卷衣一乎地一朝服一素積一繡裳一爵弁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繡裳一爵弁二乎昆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于上陳作之上率緯同○卷衣上公命服燕居服也天朝服縮衣素裳祀朝服也天素積皮弁之裳視朝服也天子袞冕祭服之常或鷩冕或毳冕之服也天爵弁服乎衣纁裳冠緌佐助祭之服重之也天乎昆服亦乎衣纁裳服之終也外加褒衣特在上象之也

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計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于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賀計于士亦曰某不祿計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賀計于同國大夫曰某死計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通子與嫡同適者與敵士曰不祿而君大夫計于敵亦稱外諸侯不名計于同盟則名親之也某死之某死者名臣某之某大夫名使某之某使者名實鄰諸侯謂周公召公康叔伯禽如秦使卿首實田之實爾具其死之日地而未計也

右第五章計告之事

天子之哭諸侯也僭弁絰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檜弔○鄭曰絰帶衰此但聞計不見尸柩故不服絰哀而但僭弁絰衣以哭若諸侯于其臣必往弔卽不見尸柩亦弔服而哭在國親也哀戚之事不可虛言使有司非也食不用樂哀之也使大夫弔僭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檜弔通文見白虎通○離鄭本作罹亦無難字○此傷死之辭而亦謂之弔統辭也

右第六章天子問諸侯及遣弔之事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褒衣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後路貳車也見服亦褒衣也見服亦樂位近則哀殺也樂位遠則哀殺也

右第七章事詳見上篇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誄累也累生平善行以稱之而因以誄諡也爲諡君所施于臣也天子没命于天故對南郊而言稱天以誄之若諸侯必誄于天子而天子誄之○大夫必君誄而君誄之柳下惠其妻誄之益之此私誄之始

右第八章誄諡之事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本篇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大記本篇此士疾大夫疾國爲體故疾必問庶

必哀而多寡異者才德有大小位有尊卑要各稱其情也問之無算必才德兼隆或兼師保者也三問一問則定體所在而已白虎通言士再問則亦有隆殺于其間矣君于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于外命婦既加盛而君至于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小斂焉于諸妻爲之賜大斂焉夫人于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于諸妻爲之賜大斂焉于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記○世婦大夫在朝者之妻外命婦君世婦外命婦大夫之妻諸妻則大夫之妾之未命者或曰世婦不可褻妻恐非是禮有常賜則加一等也○熊安曰于卿小斂焉爲之賜未襲而往孔氏曰夫人之姪娣與世婦同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來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位近則哀殺位遠則哀殺也

右第九章君弔于臣隆殺之節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本篇君弔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本篇逸文弔見白虎通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檻弓君若載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賓君視斂而臣不敢必君至徹之俟君升復鋪以斂榮君之至先鋪斂席君至徹之俟君升復其禮也若既殯而來弔主人迎之不哭至君哭乃哭不敢以私哀荊君也相偹君之命謂以本朋喪事則主人拜稽顙以謝君之臨君仁臣恭各盡其道也若告啟期于君而君以他故後至柩已朝廟起行則君位柩車之東主人位柩車之西東面拜君退立廟門之西北面哭踊成禮踊畢即出門以俟拜送不敢必君之留也君命反于喪所乃設奠以告奠君之至特舉其禮也

禮凡弔必奠或曰卽祖奠也○此臣交君弔之禮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檻弓當相大夫至雖當踊襲而后拜之反改成踊襲於士既事成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若斂時當袒而大夫適來雖當成踊必絶止之而出拜大夫既許乃反位而改成踊而襲初袒之衣亦襲大夫之至而新其禮也若斂未畢而士來弔則其禮斂畢斂成踊既襲乃拜之異于大夫之絶踊而改成踊也○此士受大夫弔小斂大斂皆辯拜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本篇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檻弓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斂將弁而開殯也主人袒括髮散帶正柩兩楹間有相弔其禮之實皆降拜之卽位踊乃襲言當小斂大斂啟殯之時有自外來弔雖不爲之輟事而出拜然當事卽亦必卽堂下之位而偏拜之不以賓之衆而畧也卽位而哭拜踊如初主人拜稽顙于賓之位賓不答拜主人之喪哭不絶聲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哭升堂哭者止于位主人之喪非朝夕哭位也

五日而殯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則七大夫三日而殯加二日哭踊則五士襲不踊惟始死小斂大斂爲三也若臣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爲位而哭其數亦如此○按士喪禮襲無哭踊而間喪篇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豈士襲虞朝哭無踊者亦不數始死襲小斂大斂哭踊凡四天子七日而殯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是九也諸侯五日而殯加二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是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則五也士三日而殯加二日三日朝哭踊則三也奔喪○凡夕哭不踊不數朝夕哭踊唯天子之喪不徙尸爲後所姓也則尤後也

公之喪諸侯逆官之長林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府史胥徒則爲官之長府史胥徒但服齊衰三月而不杖其長則皆杖也天子諸侯之喪止序以倒子人則卿大夫序入必俟士畢入乃踊益踊相視爲節不可或先或後也唯天子之喪不徙序門而必以同姓異姓庶姓相從爲哭位若周之宗盟異姓庶姓爲後所姓

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奔喪○凡夕哭不踊不數朝夕哭踊唯天子之喪不徙

檻弓卿大夫士名達于君謂之達官以別姓而哭府史胥徒則爲官之長府史胥徒但服齊衰三月而不杖其長則皆杖也天子諸侯之喪止序以倒子人則卿大夫序入必俟士畢入乃踊益踊相視爲節不可或先或後也唯天子之喪不徙序門而必以同姓異姓庶姓相從爲哭位若周之宗盟異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林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唯天子之喪

哭門以受弔賓朝哭夕哭亦然若無時之哭則止哭于廬亦以鬼神尚幽闇故設帷朝夕哭則尊之見殯帷無柩者不帷鬼神尚幽闇不輕闢也　朝夕哭不在室不必帷矣

右第十一章哭踊之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王制○凡殯葬除死之月日復踰一月之外若通首尾計之則亦三月故此統言之也位貴則用物多而難備事遲而難辦貴賤雖異其期如此　天子之殯也棺束縮二衡三紼每束一木柎以端長六尺廣尺厚寸加于棺上畢塗屋天子殯以龍輴載棺納尸棺中加蓋天子之禮也棺引○天子殯以龍輴載棺納尸棺中加蓋加牡加束牡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爲柎其長六尺蔽聚也以狥如也葬時有柎此蔽木以障棺義與柎同故亦名柎既蔽木如柎乃于其上加斧文之繒幕以覆棺復蔽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　諸侯殯以龍輴加牡加束牡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爲柎其長六尺蔽聚也以狥如也葬時有柎此蔽木以障棺義與柎同故亦名柎既蔽木如柎乃于其上加斧文之繒幕以覆棺復蔽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　諸侯殯以龍輴加牡加束牡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爲柎其長六尺蔽聚也以狥如也葬時有柎此蔽木以障棺義與柎同故亦名柎既蔽木如柎乃于其上加斧文之繒幕以覆棺復蔽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　諸侯殯以龍輴加牡加束牡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爲柎其長六尺蔽聚也以狥如也葬時有柎此蔽木以障棺義與柎同故亦名柎既蔽木如柎乃于其上加斧文之繒幕以覆棺復蔽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　天子殯以龍輴載棺納尸棺中加蓋加牡加束牡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爲柎其長六尺蔽聚也以狥如也葬時有柎此蔽木以障棺義與柎同故亦名柎既蔽木如柎乃于其上加斧文之繒幕以覆棺復蔽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

右第十二章殯葬之節

天子之殯以龍輴載棺納尸棺中加蓋加牡加束牡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爲柎其長六尺蔽聚也以狥如也葬時有柎此蔽木以障棺義與柎同故亦名柎既蔽木如柎乃于其上加斧文之繒幕以覆棺復蔽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　天子殯以龍輴載棺納尸棺中加蓋加牡加束牡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爲柎其長六尺蔽聚也以狥如也葬時有柎此蔽木以障棺義與柎同故亦名柎既蔽木如柎乃于其上加斧文之繒幕以覆棺復蔽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　天子殯以龍輴載棺納尸棺中加蓋加牡加束牡兩頭各二旁各三故束亦直二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束端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爲柎其長六尺蔽聚也以狥如也葬時有柎此蔽木以障棺義與柎同故亦名柎既蔽木如柎乃于其上加斧文之繒幕以覆棺復蔽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爲殯也

封方高一丈崇侯八尺大夫六尺士四尺天子樹以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皆以崇德而報功庶人卑賤無可崇無可報也○按春秋宣公八年葬敬嬴雨不克葬左傳曰禮殺榮曰非禮胡傳從殺榮愚謂此明言庶人不爲雨止則士大夫以上當爲雨止矣士喪禮涂車藏茵則天子諸侯備具可知備具則雨中可以止故雨而葬則嫌于急葬也應人具不備也孔氏曰廟中未發大夫庶人皆得以雨止則嫌于易墓不葬也孔氏曰廟中未發大夫庶人皆得以雨止則嫌于易墓封方高一丈崇侯八尺大夫六尺士四尺天子樹以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皆以崇德而報功庶人卑賤無可崇無可報也○按春秋宣公八年葬敬嬴雨不克葬左傳曰禮殺榮曰非禮胡傳從殺榮愚謂此明言庶人不爲雨止則士大夫以上當爲雨止矣士喪禮涂車藏茵則天子諸侯備具可知備具則雨中可以止故雨而葬則嫌于急葬也應人具不備也孔氏曰廟中未發大夫庶人皆得以雨止則嫌于易墓封方高一丈崇侯八尺大夫六尺士四尺天子樹以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皆以崇德而報功庶人卑賤無可崇無可報也○按春秋宣公八年葬敬嬴雨不克葬左傳曰禮殺榮曰非禮胡傳從殺榮愚謂此明言庶人不爲雨止則士大夫以上當爲雨止矣士喪禮涂車藏茵則天子諸侯備具可知備具則雨中可以止故雨而葬則嫌于急葬也應人具不備也孔氏曰廟中未發大夫庶人皆得以雨止則嫌于易墓封方高一丈崇侯八尺大夫六尺士四尺天子樹以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皆以崇德而報功庶人卑賤無可崇無可報也○按春秋宣公八年葬敬嬴雨不克葬左傳曰禮殺榮曰非禮胡傳從殺榮愚謂此明言庶人不爲雨止則士大夫以上當爲雨止矣士喪禮涂車藏茵則天子諸侯備具可知備具則雨中可以止故雨而葬則嫌于急葬也應人具不備也孔氏曰廟中未發大夫庶人皆得以雨止則嫌于易墓

非古也　物引○易去聲下同○按古無墓祭謂神靈不在于是而曾子問篇言宋子去國庶子爲壇望墓而祭朱子言始祖無廟者想只在墓祭是墓亦可祭但有廟者不當復祭墓耳又按祖父雖既葬而虞祭猶爲不忍遽改葬必俟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瀦池所偪亦不得不遷禮改葬必須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瀦池所偪亦不得不遷禮改葬必須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瀦池所偪亦不得不遷禮改葬必須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瀦池所偪亦不得不遷禮改葬必須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瀦池所偪亦不得不遷禮改葬必須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瀦池所偪亦不得不遷禮改葬必須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瀦池所偪亦不得不遷禮改葬必須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及爲村落瀦池所偪亦不得不遷禮改葬必須卜得吉兆然後告墓乃改葬必在沙石螻蟻中

右第十三章殯葬之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檀弓○君兼畿內諸侯公專外諸侯要亦五文也車一乘車道貴之也形如車而小載包奠牲體置之其內四隅有柱蓋十六歲以上爲長殤十二歲以上爲中殤八歲以上爲下殤別大功中從上小功總中從下無爵者無謚車而殤降之以父與之也王太子九乘長適米立七乘庶長三乘庶長一乘也降而殤降之以君公之適長三乘庶長一乘也大夫又降一等凡無遣車者但遣車覩牢具疏布幦四面包之納于棹中謂之包而已

有司徹于四隅命數遣車亦然也遣車之上疏布爲幦四面設緇亦因爲設焉○按遣車服皮云如命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鄭云喪禮貨賂不以命數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大夫士同瓦人掌共瓦器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陶簋陶甒陶瓦以供天練二以柔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尺謂之制禁今魯人短狹如此不誠而非禮矣醴者稻醴也龔無節衡寘鼎間而后折入篇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小記見音練○甒音武衡謂折而藏物也縮酌以茅爲酒縮泲以盛醴醴甒以盛酒醴酒以盛泰稷衡大木爲之置于地以庋鼎簋之屬見棺外飾也

大夫五乘而天子之元士一乘中士無有乎意天子之卿六命視侯而七大夫四命視子男而五元士同之中士與下士及諸侯之士皆無之恩按復之時且此明言視牢具安見不以命數之文數皆如命數天子之元士加子男一等也諸侯之士當一乘而既夕禮但言商祝二或以下少故記之歟大夫之多故記之歟

奠而讀書爲進也若乘車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卿車用大引之既夕禮柩初出至祖廟則人引之既夕禮明日遣奠又薦馬二匹輜車載祭器道車載燕服此謂遣奠之奠設之爲馬也在設奠前爲馬在設奠後爲馬至則卸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之而哭踊爲馬者出似既哭踊而薦馬者卽當此哭踊時出也言出而哭踊乃出言薦馬者出哭踊似因其文如此包以送牲也書贈之物書于方遣書也明書記明器之爲書于策至此士人之史柩東西面頌之遣書記明器之爲書于策至此士人之史柩東西面頌之○按遣車牲體卿謂天子諸侯大夫皆大牢三牲士少牢二牲每牲取三體前脛取脅後脛取髀陳謂天子以所取九體分二十七段

諸侯分二十一段大夫分十五段士以所取六體分九段每三段爲一包每車載一包孔謂諸侯公專外諸侯要亦五文也以九體分四十九个大夫五包每包中五个以九體分二十五个惡按檀弓上乘七个大夫五乘五个則陳謂一个卽一包者得之或分段如孔所云特不可知又按大子有馬牲則十二車孔必附會鄭氏云馬散附九車亦僭人之贈也三乘二纁廣尺長終幅既祖莫公圍非也

于載左及門公又使人贈實于棺棐實賄惟玩好無常資各贈皆倉公賵大夫皆乘纁束五匹爲束乘三束以乘天練二以柔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尺謂之制禁今魯人短狹如此不誠而非禮矣醴者稻醴也龔無節衡寘鼎間而后折入篇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小記見音練○甒音武衡謂折而藏物也縮酌以茅爲酒縮泲以盛醴醴甒以盛酒醴酒以盛泰稷衡大木爲之置于地以庋鼎簋之屬見棺外飾也

折亦木爲之直者三橫者五形如牀而無足以承抗席亦謂之承席言于棹內見外之間先置折于地實饋無算爵諸器已畢于棹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抗抗木爲一重又加之如棹之數如棹五重則折抗亦五重也器明器用器也明器用器之別在見內明器在見外凡賓友所贈皆陳之而納于壙者有定數則多陳而少納之可也若所自作則于禮有限

石第十三音遣車則贈明器之事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繩菲不蹙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本祔葬不卜宅亦記上

天夫以上用上下大夫以下用筮而士喪禮于日用上或通之也劉奭曰大宗人卽都宗人小宗人卽家宗人掌都

家之職者孔云卿大宗伯小宗伯皇云皆其君之職來赴喪事愚按儀禮族長治卜及宗人吉服鄭云族長有司掌之有司孔說非也相視其禮卽治卜也命龜告以所卜之事卜人卜師也作龜灼之宅葬地也麻衣制如深衣以布爲純緣皇云布衰三升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領袂及衽皆屈布爲之慢觀張衰爲吉故謂之吉服緇布冠吉冠也不純吉也占者審兆故服猶吉也史亦家之有司練冠緇冠也長衣制如麻衣以素爲純緣練輕故不用縞布冠而用凶冠占者亦不用皮弁服而用朝服也祔葬不上以前人卜之已吉也○凡卜有主人有命龜有作龜有占兆筮有主人有命筮有占卦大夫有主人有命筮有占卦大夫占者非其臣故無服也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人右曰哀子某孝子孝孫葬日必虞故祝稱哀子孝孫葬日必虞故祝稱哀子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子曰哀也若夫則曰乃夫卜葬其妻某氏兄則曰兄某卜葬弟仲子若叔子某自虞以前爲喪祭稱哀卒哭以後爲吉祭稱孝卜日與陰祭一也○按五代劉岳書儀父亡稱孤子稱哀濕公文公溉因之楊愼謂孤者幼而無父之名只稱哀子爲正今俗相延以別父母且從無害虞兆隆云不如父母亡俱稱不孝子則既變俗又非復古不如循俗也

右第十四章卜宅卜日之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既葬各以其服除檀弓重既虞而埋之卒哭而諱本篇既卒哭卒去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檀弓○旬十日也布猶偏也材謂椁材明器若用器弓矢未都教材棄甌祭器俎豆樂器琴瑟竽笙役器甲冑干笮燕器几杖竽瑟之類皆偏也既殯夕哭哀三升者受以成布六升七升男易麻絞女易首絰皆以葛齊衰四升總麻兌升大功九升小功受十一升冠八升大功九升小功受十一升

右第十五章葬虞卒哭之事

無有後類卜日宗人受泣卜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子曰哀也若夫則曰乃夫卜葬其妻某氏兄則曰兄某卜葬弟仲子若叔子某自虞以前爲喪祭稱哀卒哭以後爲吉祭稱孝卜日與陰祭一也○按五代劉岳書儀父亡稱孤子稱哀濕公文公溉因之楊愼謂孤者幼而無父之名只稱哀子爲正今俗相延以別父母且從無害虞兆隆云不如父母亡俱稱不孝子則既變俗又非復古不如循俗也

右第十四章卜宅卜日之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既葬各以其服除檀弓重既虞而埋之卒哭而諱本篇既卒哭卒去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檀弓○旬十日也布猶偏也材謂椁材明器若用器弓矢未都教材棄甌祭器俎豆樂器琴瑟竽笙役器甲冑干笮燕器几杖竽瑟之類皆偏也既殯夕哭哀三升者受以成布六升七升男易麻絞女易首絰皆以葛齊衰四升總麻兌升大功九升小功受十一升冠八升大功九升小功受十一升

右第十五章葬虞卒哭之事

朝廟而重先乃以錦旌先也親復如置銘于杠而重猶未作銘旌而重留中庭既遂置銘于肆而卽坑重而埋之既窆以銘旌建于壙上題主深得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義重也溫公束帛于綦跗在末葬前題主于墓上在未虞前入廟溫公束帛疑亦本之崔氏但崔謂以帛代虞主非代夫士祔無二崔靈恩云但以葬祔竟卽還殯宮至小祥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云大虞而作主左傳虞主而祔練主而栗鄭云大祥之主用栗卒哭之主用桑皆與古不合然墓上題主深得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義甚難擬代以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楊愼謂奉柩朝祖遷轉甚難擬代以魂帛恩恩奉柩實難魂帛又可不設且劉炫言主不再作未知公羊爲非則今卽作木主以依神將葬奉主及銘旌加古之虞而作主則仙以告廟既窆以銘旌置柩上而題其主迎精以歸可也若必復衣依神可也詳見喪義

右第十五章葬虞卒哭之事

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服問○夫人妻適妻也三者皆言君嫌君尊或有異禮也凡喪父在父爲主其喪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十一　十六

喪若命士以下父子同宮則父雖兄弟同居各主其妻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齊則父雖主適婦適孫之宮則父雖主適婦適孫之喪若命士以下父子同宮則適子妻子之喪亦父主之家統于尊也父沒雖兄弟同居亦各主妻子之喪不相統也祝同則長者爲主如皆子之也而親之喪適子主之亦統于尊也親不同則親者爲主如妻子之喪各主之亦不相統也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小記○異姓貧如父母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若無主後而使人攝主則亦必以親族爲男主宗婦爲女主不使宗女者婦道外成故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殯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門內大宗不過後故有無後者若無主則殯葬可也大記○非大宗不過後故有無後者若無主則女主不得已而男主拜女賓在室上女主在阼階下雖代之猶門內女賓在室上男主拜男賓在阼階下而女主代男拜阼階下女避遠也男主拜男賓于西階下而女主代男拜阼階下女無嫌于代父且變于男子之禮也饋奠之事不可缺故爲後者在外必有以攝之貴賤之等不可踰故攝主不可代有尊之拜也竟內近其歸有期故侯之竟外遠其歸無日若無主則練而後止矣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十一　十七

必爲之拜祭朋友虞祔而已小記○三年者要與子也要不可接賓而子又幼不能爲主以大功之兄弟來主其喪則必終練祥二祭而去若朋友則虞祔而已舉大功則期親更可知若小功以下練而止○按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此主卽爲拜者也若全無族姓則妻自主之拜男賓于阼階下婦之喪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主妾之喪則自祔若子主之祔則祭男之母故男主之其喪其祔自主之以祭于祖廟也若至練祥皆不主其祭殯與祭皆不于正室終不比于正適也○若妾不攝內主則不主其喪主不得祔廟而夫黨無昆弟使夫之族人主其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小記○士喪無主後必使士主之大夫不

衎干夫之黨。衎一作刪後同○川禮六鄉二十五家爲閭
王度記百戶爲里里
人外咸皆必使其族
忍其死也然至於近郊里尹主之不
必衎干夫黨婦人內
臣其君爲主則尹主之亦斯義也思按儀禮始姊妹適人
無主者服期不降則主之亦斯義也若里尹主之必其近
降本族皆無人耳不然此窮民者豈有他里之里尹來
弔爰其不敢而以里尹主之乎恐與君爲主之禮不同疎
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君臨臣喪主人
主後或主後不在則
皆可撰主以拜君身
必拜稽顙或無

右第十六章立喪主之節

禮記纂記　卷六之二　木

其喪師主北
不主其祭者陰
主之喪主之廟
子之喪則父不爲主而其子得以杖即位矣鄭注非
夫不杖若庶子之妻則舅不爲主而其夫得以杖即位矣
○按儀禮齊衰杖期條爲妻不杖期條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曰何以不杖父在也孔疏曰父母在庶子爲妻杖父母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爲妻父母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
子稽顙其餘則否小記文
記
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周禮凶拜先稽顙後拜齊衰杖期以
上行之吉拜先拜後稽顙齊衰不杖
以下行之尊親莫隆于父母故稽顙長子正體故稽顙若
齊衰不杖期以下不稽顙矣而亦有此無主而我主其喪
而大夫來弔不敢以輕行之故雖緦麻之喪亦稽顙婦人
以夫爲天故改夫與長子之喪必稽顙既不稽顙而又有時稽顙
顙也若本稽顙而有時不稽顙既不稽顙而又有時稽顙
者如妻之喪本杖而稽顙若適婦之喪父主之故歷而稽
母在則杖而不稽顙若父母在則不杖不稽顙父亡
不主喪故可以杖而猶不稽顙以避尊也然母在雖嫡不稽
顙而或以賵贈之禮來則亦稽顙以拜
之其恩重也○若父在雖嫡不稽顙

右第十七章稽顙之節

直杖竹也削杖桐也小記○此節疑苴絰故謂之苴
輕也父用竹者圓以象天又內
母削杖削桐杜預云削之使圓孔氏云削之使方以象地
見內哀同于父而外無飾且遇秋卻潤其久亦牟于竹也
其大各視其腰絰其長皆與心齊皆下本或曰竹取足相
爲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
以杖即位可也小記○父母之喪適庶子皆杖但適子以
子也父歷子祖不歷孫故凡子死孫皆可杖但父主適子
之喪則父以杖即位其子死孫不杖庶子至門外去之下適
夫不杖若庶子之妻則舅不爲主而其夫得以杖即位矣
傳曰何以不杖父在也孔疏曰父母在庶子爲妻杖父母

適子亦爲妻杖是爲妻不杖惟適子父在耳今人但言父
母在不杖不言適子庶子之父在與舅在之異亦
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小記○父
主適子之喪則父爲外主母爲內主其妻不爲主矣而必杖者婦人
從夫必斬衰苴杖始不得而歷之也父爲長子斬衰苴杖者婦人
而母爲長子止齊衰削杖者母之爲子不得重于子之爲
母也婦人受重他族故雖在室亦不爲父母杖惟無兄弟
而但使同姓爲攝主則女子子之長者得一人杖以申其
衰也○按斬衰條傳婦人不杖不稽顙父亡
杖之文鄭謂不杖者婦人倘存而爲童子若既笄則杖恐謂嫡
人爲夫子則杖外成也未嫁爲父母不杖既笄
既許嫁爲父母杖之文鄭似
朝見喻人以其杖闖殺而輾喻者于是有飼而後杖也鬬
音

貫棵謹上聲○輪人車工也關今也輮迴也以杖穿車轂中而轉其輪以爲蹙衰慢甚矣故奪其杖○喪服傳曰杖者何也曰何也曰何也曰無倚而杖者何據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然則古賤者不杖今杖矣謂有爵而杖始于武叔恐未然

右第十八節飾杖之

上大夫之庶也少牢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庶也特牲亦哭成事祔皆少牢特牲也始虞祝曰哀子某哀薦成事三虞曰成事祔祝曰孝子某孝薦相風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香合嘉薦普淖明溶涗酒哀薦成事下大夫則牲曰剛鬣不言牲牡一元大武嘉薦普淖普薦涗酒適爾皇祖某甫以跻祔爾孫某甫尚饗下大夫則牲曰柔毛也女曰皇祖妣某氏子婦曰孝婦某氏子婦曰孝婦某氏上大夫以太牢祔則天子諸侯更可知下大夫以少牢則士亦可知矣○按祔禮有十一是天子諸侯大夫祔于祖廟一是天子諸侯之衆子不得祔天子諸侯之祖以長庶爲宗而祔之一是無子而祔食于祖旁一是長殤祔食祖旁一是夫在而妻祔于祖姑一是夫先而婦配食于夫一是諸侯大夫始立廟而妾主先入一是夫祔于妻一是妻先而祔于妾祖姑一是無妻祖姑而妾祔于女君一是女死及葬未三月遷祔于祖母

子諸侯大夫可以祔于士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天子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諸侯之祖以長庶爲宗而祔之一是無子而祔食于祖旁一是長殤祔食祖旁一是夫在而妻祔于祖姑一是夫先而婦配食于夫一是諸侯大夫始立廟而主先入一是夫祔于妻一是妻先而祔于妾祖姑一是無妻祖姑而妾祔于女君一是女死及葬未三月遷祔于祖母

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于諸祖姑姑亾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小記○亾無通○孫卑不敢祔于祖祖之卑者不敢自尊子祖之兄弟祖無兄弟則祔于其兄弟之疏者其妻之所祔亦然姑無謂祖姑尚存或被出也中一以上附于高祖姑中間存祖姑一位所以然者昭必祔于昭穆必祔于穆男女皆然不可亂也○按天子之庶子始封諸侯之庶子爲大夫皆得立廟不必祔廟此言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者或始命尚未立廟歟公子祔于公子大夫祔于士士

適妾之辨也○孔氏曰妾母不世祭子孫否則妾無廟當是爲壇祔之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小記○三人一正二繼也親者勇之所爲一所程子祭儀配止正妻一人若奉祀者是再娶繼室別以首娶繼室只以首娶所生配朱子云程說恐似張說亦拘本記者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朱子云程說恐似張說亦拘唐會典適母無先後皆並祔合祭只從唐人所議爲允又按祔于親者祖繼姑則可若爲妾祖姑則不可妾祔于妾祖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女君適妻也必祔于妻祖姑女君祔于妾祖姑者祔則遂于女君之牲與夫同妾之牲可不必祔廟此言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大夫祔于士士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以大夫牲小記

凡婦人從夫之爵位夫未死妻必祔于祖姑不先入廟祔大夫之庶子別宅他國無廟可祔而妻先死必用大夫士之牲先立廟祀之故有祔于妻之禮亦禮之變也若妻卒子爲大夫之時固當用大夫牲矣而後大夫或黜免以死則祔于妻廟但用己當用之牲不復用大夫牲也若未爲大夫而卒則妻固未當用大夫之牲祔葬妻從夫夫不從妻生之爵位然死之牲亦然若大夫先死而妻祔皆以夫牲更可知矣○按天子之庶子始封爲諸侯而夫人先死亦當立廟大夫之適子孫灌于他國得以廟行不別立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于王父也依鄭讀由今如字○孫必祔于祖正也祖死而未練祥則祖雖當祔于高祖而其主猶反在殯宮未入于廟

似未可祔于祖然孫祔祖者禮之正則卻于殯宮祔之禮之變而得其正也孔云就王父所祔廟中祔祭王父恐謂主在殯宮何以舍主而虛祔之高祖廟祖既在高祖廟可舍高祖不祭乎若祭高祖不似與祖並祔乎未是○按夫死未練祥妻不祔于夫而祔于祖姑祖姑其所當祔也此祖未練祥得祔其孫者祔其孫者祔毋禮亦其所當祖也子孝祔毋禮不可襲父之祔于禮或可節歟柳或男子祔于王父測配夫婦之合貴嚴祖孫之慈易洽歟

右第十九章

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以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將行練祥之祭也古者兄弟同宮則雖臣妾非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陞散等執事祭如同宮則雖臣妾非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陞散等執事

宮貧畢仍易聞喪之服而就他室哭之如昨日卽位時也○按母喪妻喪之喪亦安哭于他室明非以此專指兄弟之禮有殯父母未葬也外喪兄弟在遠者哭于他室明非或異姓喪輕無明日哭也有殯開遠兄弟之喪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檀弓○遠謂所居之遠主位當在阼階東西面今于門內之右近南而西面而以有殯變之也同國猶可往越境則否矣○按門內之右自外視之右在東門外之右自內視之右在西有殯開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檀弓○兄弟同祖恩義存焉故同國者雖輕如緦服必往若異姓之親非我一本則不敢越殯往也○舉兄弟則諸父可知若從子則其分已爲卑遠或可以不往矣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有殯開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奉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有殯父母未葬也外喪兄弟在遠者哭于他室明非哭殯也哭之明日當朝奠則服已之喪服入奠于殯

將祭而適有兄弟之喪雖在異宮亦必俟其既殯而祭兄弟親也若在同宮不待兄弟必俟其葬而後祭吉凶不相干也散等粟階也始升堂足至二等左右兄各一發而上練祥從吉當踊級聚足而散等者以有兄弟之喪畢于成佾有死于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其散等亦然（）喪服傳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于吉尸祝至凶不可相干故止若虞祔以祭則得為之若不待三月而葬則葬後亦祭不待三月朱子門三年之喪乂有期喪則宮其貧亦必服期服往賀本事反三年之衰服

右第二十一章　居喪之禮

凡侍喪祭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侑猶相也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主人薦醋相者告賓祭脯醢東

但祭而不食其禮自諸侯達諸士一也（齊酒至齒而不入啐酒入口而不飲大祥主人酬主人又獻賓賓長酢主人酬主人亦獻賓賓兄弟則皆取奠觶酬兄弟即以賓所舉觶酬衆賓衆賓兄弟以下遞相酬無算爵耳小祥則賓不舉酬故主人受酢啐之而已大祥賓得舉觶酬主人受酢啐之而已衆兄弟皆飲之也○陳皓曰虞祔之祭無獻賓禮孔氏曰受尸之酢雖虞祔亦有獻賓長酢主人酬主人又獻賓衆賓兄弟即以賓所舉觶酬衆賓取奠觶酬兄弟

是則過于成矣皆非禮之中也○三年之喪
成祭沐浴不櫛至練乃櫛期以下庶乃櫛也三年之喪言
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坐人坐焉在堊室之中
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自
曰言論雖曰謝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斬衰既練亦居
堊室父母在則當既練可時見乎母然非是不入門爾
疑之際不可不慎也廬倚廬也嚴猶急也倚廬乃哀慘迫急之地已
不出人不入更非堊室比也○陳澔曰大功則有帷帳小
功總麻則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大功
不以執摯小功請見人可也凡士始相見必執摯庶見則
摯爲極執摯則簡賓主之禮矣故自大功以上雖人請見
則見之而執摯者亦可來者亦不見也小功則我可請見人而執摯
見之矣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功廢業或曰

大功誦可也○邊猶按也謂與人按席而坐服勤出
不然則否鄭謂邊傍事人也唯已仕者則大功之喪既葬從政
服也朱子曰業樂也周禮謂司樂爲司業誦謂誦詩詩難
樂章未有聲容之美故曰可也孔謂習業誦讀則未葬讀
喪期既葬讀祭禮疑不容一無所誦習矣此以上皆因既
葬而言凡曰或未定辭

右第二十四章居喪記動之節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者齊衰以下外喪小功以下內
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葬哭可以冠取妻下殤
之小功則不可冠去聲雖鄭云或作惟今按作惟爲是取
去聲○未及冠之期日而遭喪則除喪而

冠適當冠之期日而遭喪則可因喪而冠然惟三年之喪
可冠者齊衰以下外喪小功以下內喪皆不廢冠禮也三
年之喪內喪而冠未冠于居喪之次入哭于殯宮三踊一
節九踊三節乃出就喪次也餘詳曾子問未服之將除也
鄭謂卽下本哭非是父小功謂已服小功以下而父服小
功如已爲族父祖父母族祖父母總父母皆小功也已小功
謂父服小功以下而已服小功如已爲從父昆弟之子爲
外祖父母小功父皆總也已爲從母小功父無服也言
衰以上服之重者必不可行嘉禮大功之末乃可行之服
已輕也然止可以冠子可以嫁女而爲子取婦猶未可行
取婦親冠嫁尤重也至于小功服更輕冠子嫁女取婦
無不可而又有不同者當家統于尊已服雖總而父服小
功亦必待父服將盡而後行之若父
從父兄弟之子則其爲已皐外祖父母
之比雖本哭而冠取可也若下殤之小功則自期
而降本服其重必不可矣孔謂父已亙文恐未析三年之
喪雖功衰不可以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朕

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練則弔姑姊妹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大功既葬弔哭而退不聽事焉小功
總執事不與于禮○姑姊妹三字今本無之鄭註有與去聲
衰期之父服也上期之喪父在爲母之練服也下功衰齊
降服也下期之喪姑姊妹適人無主而爲長子之
也三年之喪情一于親故雖既練而受功衰亦不行弔于
人自諸侯及士之所同也如有五服之親富往哭者則亦
釋功衰之服而服親之服以往哭之歸卽反功衰也若
夫本三年而降爲期如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
而禫者則當其練已可出弔爲去大祥不遠也至于姑姊
妹適人無主而爲之期則其服雖降其
已可弔于鄉人但弔哭卽退不聽事耳
則并可聽事但不親執事耳至于正
服大功如從父兄弟

及適婦之舅則其服雖輕其憂在內故未葬不弔于人即既葬亦弔哭而退不變事也小功緦以上葬禮飯含可執其事而猶不與于禮也事變欲之禮飯含相執其事而猶不與于禮也輕而飯含重也○言諸侯不言天子諸侯始封不臣諸父是弟猶有有服者天子則無所不臣也豈有本者亦得變三年之喪輕則但以其服往哭之其詳見下篇或曰服其服往如甘子齊衰哭于張是也義亦可通但與功衰不屬故仍舊說

右第二十五章　居喪而行他禮之節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于制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虞而從政一于哀貳事則心有所分而不專于親數梁子以敗泉坐爲貳事緩喪也齊小祥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故三年不從政者其正也而或有期而從政者其權也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閔子騫腰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如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則期而從政亦有不得已焉耳從其利而起復者不得藉口于斯居喪而從政事之簡鄭孔以此爲庶人之事以政爲徭役之政似未確

右第二十六章　居喪而從政之事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與閒皆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與閒皆父母妻有服而已無服而可以舉樂而有不舉者恐傷其心也在父之宮中不特身不舉樂即他人舉樂子亦不與之父爲尊也至于大功若從父昆弟之類則更非母妻之比故大功者有服小功若從祖昆弟之類則聲聞焉不舉遠得舉之矣于妻則不舉者相知而來有以與死者相知而來生者之相與已成日正長其情稍殺故止于弔而慰其生死者之相與往日其情最迫故哀其死而至于傷或形或傷又各稱其情而爲之也○鄭謂三日不食坐者之事即以死日起數數五日而殯死者之事以死日起數恩按大夫以上殯皆數來日不舉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于人是日不樂餘哀未忘也弔非從主人也未葬於弔者必執引若從柩者及壙皆執紼相弔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在車曰引在棺曰紼執引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數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人數既足餘乃從柩而行及壙爲之執紼是皆致相助之力非徒從主人已也而其中又有異焉四十者執紼而五十者不能五十者從生入反哭而四十者待盈坎而反此以年異也然此特其鄉之法耳若自遠而至有初未相識聞名來會其葬其情最輕故出廟宮而即退有曾會過相揖者則至大門外哀次而即

退有曾相饋遺者則俟既窆而後退有特贈相見者則從反哭而後退其情轉深其禮轉重也若志同道合之朋友恩深義重必至虞祔而後退焉其以情異又如此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統名之皆曰弔而其中又有異焉有以與生者相知而來有以與死者相知而來生者之相與已成日正長其情稍殺故止于弔而慰其生死者之相與往日其情最迫故哀其死而至于傷或形或傷又各稱其情而爲之也○鄭謂三日不食坐者之事即以死日起數數五日而殯死者之事以死之明日起數恩按大夫以上殯皆數來日不舉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于人是日不樂餘哀未忘也不食不甘聞不樂也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婦人不以筋力爲禮人老不以筋力爲禮人無境外事也死而不弔者三畏厥溺俱溜兵死曰

三者皆義不當死而死故不弔○按鄭訓畏如子畏于匡之畏蓋言畏卽不當死而死矣方慤曰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孝子舟而不游豈有以三者死乎班固曰爲人臣子當深思遠慮明哲保身今用爲畏死雖死于兵不可爲畏死于水亦不可爲溺矣

右第二十八章承行弔之節○呂大臨曰孝子喪親悲哀惻怛雖大事有不能知況其他乎故親戚鄉黨徐次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廩粥以救其羸旬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執引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反哭祔而返虞不足則賙焉凡有事則相焉所以適有喪者曰比君臨之亦曰承事使臣曰無敢視賓客故主人見賓其不拜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今世賓止于弔哭而莫與其事主反之儀而賻飽先王之體意固如是

親沒不髮五十不散送王藻○髮子事父母之飾故父歿則脫左母歿則脫右也父母之喪要絰散垂其末既殯則絞放殯復故絞垂送死畢復故絞五十不致毀故不散送也童子哭不偶不踊不杖不非不廬侯一作杰也非管也其屨外納廉倚廬也童子未成人故不備禮○戴氏德曰世子生卽杖凡十五以上當室卽杖皇甫侃曰童子當室則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致極也老者旣衰故亦不備禮

右第二十九章老幼之異禮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曲禮○純音準○冠緌衣緣皆曰純不純素謂不以素飾緣也○孔氏曰仕者遇凶荒亦素服不以親在爲嫌又曰深衣不言當室疑凡孤子皆然愚謂彼文略耳崔靈恩曰非當室之孤內理悉當外接宗黨所服之事無不傷心故特素衣以示哀也麻者不紲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大喪吉故服麻者不可加以紳執玉吉服麻絰凶故有事執玉不可仍麻衣如含玉則圭受必朝服也麻絰凶糸纏吉故服采者不可加以麻皆吉凶異道故也○聘禮主國之君有喪計未至而使大夫攝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本國之君喪計未至亦于館計既至哀而出主國歸賓之儀亦哀受之正行聘享仍吉服暢曰以柳杅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卽用桑長五尺刊其柄與末柳音菊枇作匕亦作杅長去聲刊音堪○暢鬯同其芬香條暢故謂之鬯柳梧也用梧木爲杅梧鬱金以和酒柄取其芳梧取其潔此吉祭之器也枇則以載牲體者煮牲于鑊升之于鼎又升之于俎主人以枇舉之執事以杅取黍稷于簋實于敦

八寸畢如爻博二寸長八寸柄長二尺一寸以舉牲者皆當刊削之吉祭用桑喪祭用桑者棘之言亟也桑之言喪此凶祭之器也

右第三十章吉凶之異宜

喪服小記　爲服義第十一　凡例亦合　任啟運章句

喪服小記爲服義第十一凡例亦合木小記第十五服問第三十六與本合

合之定爲第二十三○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苞

城曰言小者以別於喪服篇經末之記也經末之記

補經所未備也喪服篇爲儀禮正

經傳亦出於子夏此及服問篇皆因之而作近世毛

奇齡崔喪服爲戴國後儒僞作則論論者復何依據

恐非然論者所取出也今取他篇言服者與二篇合

之次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主制○三年之喪謂父母也爲父斬

而祔祔三年情本隆也子以心喪終三年父必

三年然後娶自天子達父母之思無貴賤一也天子崩三

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葬

○祝太祝官長達官之長天子七日而殯乃成服此有三

日五日之異者先病則先杖服以杖爲重既杖卽得名哭

也至七日則與國中皆衰服矣若天下則以聞喪爲始地

有遠近聞有先後大約至三月無不服也吳氏紱曰天下

服者謂天下之諸侯皆服斬夫人服齊大夫服總也侯國

外卽田削滅使王官治之者王官服斬其民如折內之民

侯國之民無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緦士庶無服○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爲天子齊衰三年爲夫人齊衰三

年爲世子齊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期

君爲天子斬衰三年爲夫人如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外宗周禮凡外

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服問○君謂諸侯也皇疏姑姊妹及舅與從母

母之女未嫁從本服旣嫁從夫爲也皇疏姑姊之子婥從

從母之子婥亦同諸侯之卿大夫爲君期大夫爲君服斬其妻從服齊

衰期外宗嫁爲大夫亦從服期諸侯之夫人爲天子亦爲

衰期外宗嫁爲大夫亦從服期諸侯之夫人爲天子亦爲

也世子有衆世之道不爲天子服嫁匹君也但從所內之

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本篇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大夫不臣兄弟諸侯則臣之故雖與諸侯爲五服之兄

弟不服本服而皆服斬從臣禮也內宗周禮凡內女之有

爵者卿大夫則爲君爲

爵者內女未嫁亦從本服若嫁於本國卿

夫人皆期從夫之爵外宗君夫人亦然也若嫁於庶人

亦從夫齊衰三月○諸侯兄弟在他國而未仕亦服斬既

仕則如舊君齊衰三月陸佃曰始封之君不臣則不服陸說未確

然諸父兄弟猶爲君服斬吳紱言不臣則不

恩謂諸父兄弟不從之國自無服斬之理若從而之國則

君雖不臣之而此諸父兄弟必以臣自處亦各盡其道也

內宗嫁於諸侯體敵則從本服嫁於他國臣民賀循謹周

皆曰無服蓋以本服則分不得以戚君以臣民服又嫌於

所事之君也熊安言服斬非是嫁於本國臣齊衰期民齊

衰三月曾他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士服問○

國而服斬乎大夫人期爲太子從君服期大夫

君斬爲夫人期爲太子從君服期大夫之適子亦如

之者大夫不世無嫌於匹君故異於諸侯之世子也君之

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御乘從服唯君所服

服也。服問○君母爲適夫人則羣臣從服。期非適夫人則君服總而羣臣無服。唯宮正宮伯內小臣及僕御車右則亦從君而服總。蓋無服者義之正。大臣義臣以之。從君者義之私。近臣小臣以之也○疏卿陳曰。庶子爲母大功。父本無餘尊所壓。故伸三年。大夫庶子父在爲母大功。父本無餘尊所壓。故伸三年。士卑無壓。故三年。此皆不爲後者。若爲後則皆總。鄭又云。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若小君在。益不可則。近臣從君。總者正禮。從君以小君服之者。春秋之失。禮則灾。而毛奇齡乃謂孔子春秋於成風敬嬴書夫人。書小君。並無貶詞。天子諸侯並無壓屈。訛喪服傳爲賤國人妄撰。而朱子并援天子諸侯之爲後。皆之爲後。皆之而反以春秋之非禮爲是。舉古通風之辨。盡滅之。而反以春秋之非禮爲禮也。愚不敢從。朱申曰。此可爲侯從主服之例。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未成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君無出弔。臣之禮。若有故。遣隣國而使其卿大夫之喪。亦弔其君主之而其子但中庭北面哭而不拜也。錫衰見下章。國君弔其臣。弁絰。故弔。異國臣。但弁而不絰。主人。謂其子。免殯服也。已葬而仍殯服。重諸侯之弔。新之也。不錫衰。主未成弔服。亦不成弔服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

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君無出弔。臣之禮。若有故。遣隣國而使其卿大夫之喪。亦弔其君主之而其子非敵不敢爲主。故君弔其臣。弁絰。故弔。異國臣。但弁而不絰。主人。謂其子。免殯服也。已葬而仍殯服。重諸侯之弔。新之也。不錫衰。主未成弔服。亦不成弔服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服問○弁絰。素弁加一髀絰也。卿大夫既殯成服。則君居。與出皆皮弁絰。環絰之所謂環絰。弁錫衰。帶而臨其殯。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雜記○大夫既殯成服。則錫衰而亦弁絰。私喪妻子之喪。本哭以葛代麻。

此時而有兄弟總服之喪。亦必爲之弁絰。蓋大夫降旁親總無服矣。未成服爲之素弁。既成服。爲之錫衰。而猶不以妻子之未服臨之者。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雜記○大夫爲士服。不敢以己爵加其親也。士爲大夫。而主大夫之喪。則亦服大夫之服。不敢以卑服尊者之服也。適子雖尊加其親也。士爲大夫。而主大夫之喪。則亦服大夫之服。非喪主。無嫌於尊也。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雜記○大夫爲士服。不敢以己爵加其親也。士爲大夫。而主大夫之喪。則亦服大夫之服。不敢以卑服尊者之服也。適子雖尊加其親也。士爲大夫。而主大夫之喪。則亦服大夫之服。非喪主。無嫌於尊也。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雜記○大夫爲士服。不敢以己爵加其親也。士爲大夫。而主大夫之喪。則亦服大夫之服。不敢以卑服尊者之服也。適子雖尊加其親也。士爲大夫。而主大夫之喪。則亦服大夫之服。非喪主。無嫌於尊也。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之服。

天子達。豈有貴者。精賤者。粗之理。王肅云。布無異。惟斬時。太夫素弁士素委貌。有異。則此言服似不僅在冠也。晏平仲服父喪。疑其非大夫服。平仲告以大夫是當時實有異制。特今不可考耳。又詳見下章。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禮爲妻之父母。服尊降也。世子繼體。降之。則疑於君。故不降。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期。若主適婦之喪。故世子不杖。避君也。若非適婦。則君不主其喪。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降。而其夫得杖矣。故大夫爲庶子降。服大功。而庶子之子。亦爲其父三年不降。父母之喪。自天子達。以仲孝也。○若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父服期不降

右第一章　記君卿大夫士喪服隆殺之異。

漸衰括髮以麻。爲卑指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冠而婦人

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而婦人則髽免音問下並同○斬衰父母喪也小斂袒括髮父母喪同但父喪既斂拜賓竟卽阼階位猶括髮以免代之卽於免加首絰也吉時男子首有吉笄父喪成服男以七升布爲冠婦以枲木爲笄未成服則男以免代冠婦以髽代笄免髽皆以約髮而異者其義以爲男女之別禮之大防不可不辨也○按免之制杜佑云舊說如冠廣一寸着之自額却交於項中前交於額上却繞紒爲免呂大臨云古人尚質稿鞂少故一卷而橫縫之周尚文稽鞂多故但直縫變時人因謂直縫爲古而橫縫爲吉而不知古之吉冠亦直縫蓋冠之吉凶在縫之左右不在縫之橫直今或左向左爲陽凶冠向右爲陰齊斬之冠皆向右卽三年之練冠亦向右惟小功緦之冠乃向左而同於吉耳古謂殷以上古人尚質稿鞂少故一卷而橫縫之周尚文稽鞂多故但直縫變時人因謂直縫爲吉而橫縫爲凶

衰并絰爲諸侯總衰并絰爲大夫疑衰并絰鄭云諸侯舊臣卿大夫錫衰并絰同姓之士總衰并絰異姓之士疑衰并絰庶人則素冠加絰修大也凡袂二尺二寸此袂三尺三寸視常袂爲大矣士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雜記○朱小斂時皆加素冠於絰緌纓衰以白麻齊衰大功以上麻小功總以澡麻孔曰大功以上服重小斂麻帶散垂成服乃絞小功總以下服輕小斂卽絞之思按儀禮三日帶絞垂指大功以上小功原不散也衰以白麻齊衰大功以上麻小功總以澡麻孔曰大功以上服重小斂麻帶散垂成服乃絞小功總以下服輕小斂卽絞之思按儀禮三日帶絞垂指大功以上小功原不散也

喪車既飾而遭主人之喪則說飾既飾而遭主人之喪則說飾大祥駕車載蔽然棧飾棧漆車藩

者子之喪無所不作而獨以衰名者衰之言摧衰摧於心也而外見於衰其制背有負肩有適胸有衰以明之

喪中不爲容記○朱端身袂齊二尺二寸衰衣尺加之

喪服既葬各以其服反其喪主人既祔各以其服反其喪

凡喪小斂大斂奠于阼殯于客葬于墓祖于庭

凡喪有變無變變謂革帶以上大功以上變小功以下不變

凡喪變而從輕不變而從重

凡喪父母與君同者服君之服

凡喪非長子不杖期不杖不稽顙

凡喪三年練而祭祥而禫禫而除中月而禫禫而除

凡喪三年以祥禫之間爲節

凡喪三年祥而除之中月而禫禫而除之

凡喪三年祥而除之中月而禫禫而除之

凡喪三年祥而除之中月而禫禫而除之

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同也父母
葬先卒而不虞祔待父葬奠祔而後反哭故先父葬母亦
虞祔安神故先父葬母亦服斬衰以父服重不敢易也此
亦易輕之義○成異尸卿同祭可也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
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
服不事反喪服雜記○父喪未畢而遭母喪則當除父服
後反母服文帝故也若母喪未畢而遭父喪則尊統於父
不除母喪父諸父兄弟皆然時已在親小祥之外故不除
喪未已哀也若祔在親喪之前則親服方重不為彼除矣
此所謂除喪先重也若祔在親喪之後則父母之服皆不除不敢私
喪也父母喪總小功不除不以輕喪間長中殤降在觀小

功者亦除本服重也殊
三月不為母大祥母服已降而父服方重也未小祥而遭
父喪則廢小祥二十四月行大祥除服本事反父服母喪
未葬猶可伸也母喪未葬而當父二祥亦無受服不除服
母哀方重也孔曰二祥之祭為吉禮也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
喪未葬為凶不忍凶時行吉禮也○練祥皆行之喪既卒哭變而
練祥皆行之喪既卒哭變而為無衰之鄉以練代之父母長子
人腰絰不變易首絰以葛婦人首絰不變易腰絰以葛婦
可行以均為三年也練而反葛後喪變葛則前喪練祥之祭皆
則先喪長子後喪久不為長子三年也○孔云父在不為長子三年
服已除未期而父又喪則所以為子三年者本以繼禰之
故禰沒而繼禰者不在其哀斬也則以哀父仲三年可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
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陸佃本皆作麻同葛作麻同皆非服之男子重首
故斬衰既虞男子易葛首絰女子重腰
絰者也斬衰易葛首絰所謂易服易

齊衰之麻絰正同齊衰以下遞以五分去一為降未以降
殺之情論則斬重於齊齊重於功以變除之等論則麻重
於葛二者不可偏廢故麻葛兼服之餘詳問傳婦人不葛
鄉云此主男子言之蓋婦人則有時兼麻矣　婦人不葛帶
帶恒婦人葛絰而麻帶少儀○婦人首則易之以葛絰而麻帶
既葬乃則帶其故葛帶服其功衰絰期之絰有大功之喪
亦如之小功無變也服問○三年之喪既練則首絰既除
五寸七分去而四寸六分易於此而腰帶之葛亦自初受之
本得變三年之葛而麻帶五寸八分易於此而要帶之葛亦自初受之
故葛帶而帶齊衰之麻帶若期之喪既葬而帶易葛則與
三年之葛正同帶也故葛惟首絰期受服五寸八分之首
絰而身服三年之功衰若於兼此二者而又有大功之喪則
絰四寸六分者易期絰也若所遇者大功之喪則麻無本
而帶更小無所變矣孔謂大功既葬首絰四寸餘與練服
葛帶不合當絰期絰想謂時無期喪安得以大功絰期絰
乎若期大功並至則從重者可也小功無變言不特於三
年既練期喪既葬之服無變即大功之喪既練腰絰變重也○孔曰婦人既練
不以輕變重也小功既葬之服亦無變練腰絰以葛婦人
帶期之麻帶其故葛絰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
不易弼按練冠加飾故得以易三年之喪為重不以輕變重也鄭
雜記○麻謂首絰大功冠十升牡麻纓絰五寸四分
也惟杖屨不易者大功無杖則無
年之練腰正同則以三年之喪
謂杖屨不易則帶衰俱易孔云三年既練易葛帶與大功
初死麻帶粗細正同而麻重於葛
等大功有細於三年之練衰者以
蔚謂惟服大功七升得易八升九升之大功不得易愚謂

練冠無絰則必易衰以輕重權之則庶說可從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服問○首絰腰帶大功以上皆麻卽本者小功以下則梁麻去本矣齊衰未葬麻帶大於三年既練之葛大功未葬麻帶大於三年之葛而猶大於卄喪既練之葛故可以變葛以皆以重變輕也若小功以下其情已輕故於斂殯當免之時則於免上加絰本事去之及虞卒哭每可以絰之時必絰而往本事的夫之終不變三年之練冠不以輕變重也○按麻葛兼服則葛在麻內謂之包大功未葬麻帶得包斬衰既練之葛帶則不易而外觀之若易矣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總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三年之葛而絰則卽練冠絰於免事舉仍練冠如絰斂殯當免而絰則暫釋練冠加絰本事的夫之終不變三年之練冠不以輕功之麻帶小於既練之葛帶故不易葛皆不以輕變重也

小功如此總更可知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是非重麻為其葛以有本為稅稅往也亦歸也總之麻帶與小功葛帶同三寸二分弱麻重於總故麻不變而兼服之若大功以上麻之有本者於三年之本而往其不變以有本而歸總以有本為稅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本哭之稅下殤則否俱服問○算數也齊衰之長殤降服九月中殤降服七月大功之長殤降服七月中殤降服五月大功乃可變葛而此篇之七月五月皆得變三年之葛者其本服齊衰固有本之麻也凡非必有受服而殤終其月數乃反三年之葛者是非以麻為重為殤禮質略無受服故也若大功之下殤降在五月則情處於輕亦不變三年之葛而本文不別言文容然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後者以其服服之小功總麻之殤為後者亦如之

祔其祭宗子主之曰某甫者為之字而不名以神道事之也若小功之殤降在總者不易練冠之義也凡殊必祔於其親之服孔謂兄弟之子為伯叔父後者也○宗子謂曰陰陽童殤曰陽童殤固當祔從祖之殤而得祔已之祖者大夫故也祖無可祔則祔之高祖高祖無廟可祔則立壇祔之萬斯大曰大夫士無無高祖者詳祭法

右第三章記祔有喪變除之異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壇雜記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郊則免○壇道也從柩遠葬也反哭反服皆免非是無免而行於路者然亦惟近葬於附近之外則葬而反主人以下皆冠至郊乃免而反哭於廟以送神也古者葬用丁亥既葬日中而虞墓近則虞於家遠則虞於丈惟卒哭必于家乃行必用剛日或未至家或至家非剛日則皆

不能速虞鄭曰或有他故不得速虞則冠亦以不可久無飾也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總小功虞卒哭則免兄弟或葬在除服之後至葬亦必服其服虞與過殤禮也總小功雖輕輒然虞與卒哭必免不以恩殺廢禮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弔亦免也親者皆免未殯則免而散帶既殯則冠而葛帶若君後時來弔必新其麻故雖不當免必免而特不散帶以男子重首不重帶也異國之君亦免尊之猶已君也主人免而大功以上皆免親者屬也○小功以下不散帶婦人亦不散帶兄弟親屬非君之比故不免

右第四章記免之異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二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大功七月期中練之降服也期而小祥則祭而易功衰男除首絰女除腰帶又期大祥則祭而易功衰男除首絰葛首絰服因喪而除然祭乃追養之思除乃順變之道固非爲除喪而祭也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絰月數而免日視葬主人之除之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而筮尸將行小祥之祭而筮尸日筮尸及視祭器之濯濯皆先服小祥之服以臨之鄭云不以凶臨吉也有司告筮事具則去杖以筮賓告筮事畢則仍執杖拜送筮賓哀未忘也覆言筮日筮尸見祔祥漏吉故拜去杖絰繩屨而服縓冠緇衣言筮尸尸重也大祥素縞麻衣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而筮尸將行大祥之祭而筮尸日筮尸及視祭器之濯濯皆朝服縞冠素紕以即吉也大祥素縞麻衣也

右第五章記祥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四

於陰陽家言往往數十年不葬終喪之月或遊四方或服官政既不能不除服則當葬而制喪紵亦體之遺意也愚謂久而不葬必遺大故禍不能葬如何子平者耳豈得以陰陽之說宦遊之事爲解乎禍不得已則猶衰出入而藏於義無可除者矣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再祭二祥也不祭既葬乃行而又不可一時並行故此月小祥變葛來月大祥除服湯三日不以過時廢禮不以一踰忌哀禮之盡仁之至也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鼏掩塵裘衡長袪袪揚之可也○檀弓要絰繩屨者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將行小祥之祭而筮尸日筮尸及視祭器之濯濯皆先服小祥之服以臨之鄭云不以凶臨吉也有司告筮事具則去杖以筮賓告筮事畢則仍執杖拜送筮賓哀未忘也覆言筮日筮尸見祔祥漏吉故拜去杖絰繩屨而服縓冠緇衣言筮尸尸重也大祥素縞麻衣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而筮尸將行大祥之祭而筮尸日筮尸及視祭器之濯濯皆朝服縞冠素紕以即吉也大祥素縞麻衣也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五

謂綠紅色緅絳色皆怯緣飾領及袖也約屨頭飾瑱塞耳者鹿色白故多於喪小祥之前裘短而袂無袪至此漸廣其制又加長之又加以袪既加以袪則練加揚衣亦可也凡言可者未盡許之辭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將行小祥之祭而筮尸日筮尸及視祭器之濯濯皆朝服祥因其故服而筮尸將行大祥之祭而筮尸日筮尸及視祭器之濯濯皆朝服縞冠素紕以即吉也大祥素縞麻衣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而筮尸將行大祥之祭而筮尸日筮尸及視祭器之濯濯皆朝服縞冠素紕以即吉也大祥素縞麻衣也

絹熟曰素生曰縞大祥之祭已縞冠縞衣既祭仍縞冠麻衣以居餘哀未忘也如是一月禫服盡矣禫宜可以樂而必俟徙月者孝子之哀終有所未盡也○按孔謂將祭縞冠朝服既祭縞冠麻衣月吉祭吉冠朝服既祭縞冠麻衣月吉祭吉冠而居思按白葬至大祥再周而變服二自大祥至禫中間月而變服六似太煩而不稱孔氏謂鄉據變除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禮今其書不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雜記○視喪既祥宜服縞而後反他喪之服視為重也鄭謂他因以賻來雖過時猶縞重其禮也為期功者已除而來與祥祭亦必縞皆可通除傷之喪者其祭也必不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弁絰冠弁端猶用黃裳未必有漸也○孔云此予端純吉也純吉則用素裳亦未知何據

為父母妻長子禫不禫祥後一月禫除服即弁成人則除服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母妻長子皆身為喪主故皆禫四者禮之正也父尊壓正服故父在母降期而十五月而禫以伸其餘哀也然此惟適子耳若庶子則惟既娶別居得禫苟未娶在父之室而有適母在則并其餘哀壓之而不禫矣蓋母尊微不壓正服但壓餘哀也然此惟為母耳若已代父為宗主則并其餘哀有不能壓杖期而禫矣二者為夫禫慈母無父在亦禫從宗子禮之權也○陳澔曰妻為夫禫重宗也貴彼妻母在亦禫重宗也貴彼珍云皆禫非也又按父母妻長子皆三年故皆有禫但父與長子三年情已申故禫在祥月中二十五月而畢父在母降期情未申故禫在祥月外十一月練祭十三月祥祭十五月禫祭妻則十二月祥後即禫呂謂娶亦十五月而禫恐未是

右第五章記變除之節○按記畧變除而文不具跣扱衽飯含袒左扱諸右尸既斂白深衣素冠弁絰扱衽小斂袒扱衽奠斂帶垂其末既馮尸加絞帶

本尸於堂襲帶絰大斂亦絰凡動尸舉柩袒踊既殯成服杖帶絞垂卒哭去杖絰帶變而葛既葬而除絰帶變而麻既祔而除絰帶既祥而除杖既除喪而後反他喪之服視為重也鄭謂他因以賻來雖過時猶縞重其禮也為期功者已除而來與祥祭亦必縞皆可通除傷之喪者其祭也必不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弁絰冠弁端猶用黃裳未必有漸也○孔云此予端純吉也純吉則用素裳亦未知何據

為父母妻長子禫不禫祥後一月禫除服即弁成人則除服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母妻長子皆身為喪主故皆禫四者禮之正也父尊壓正服故父在母降期而十五月而禫以伸其餘哀也然此惟適子耳若庶子則惟既娶別居得禫苟未娶在父之室而有適母在則并其餘哀壓之而不禫矣蓋母尊微不壓正服但壓餘哀也然此惟為母耳若已代父為宗主則并其餘哀有不能壓杖期而禫矣二者為夫禫慈母無父在亦禫從宗子禮之權也○陳澔曰妻為夫禫重宗也貴彼妻母在亦禫重宗也貴彼珍云皆禫非也又按父母妻長子皆三年故皆有禫但父與長子三年情已申故禫在祥月中二十五月而畢父在母降期情未申故禫在祥月外十一月練祭十三月祥祭十五月禫祭妻則十二月祥後即禫呂謂娶亦十五月而禫恐未是

右第五章記變除之節○按記畧變除而文不具跣扱衽飯含袒左扱諸右尸既斂白深衣素冠弁絰扱衽小斂袒扱衽奠斂帶垂其末既馮尸加絞帶

本尸於堂襲帶絰大斂亦絰凡動尸舉柩袒踊既殯成服杖帶絞垂卒哭去杖絰帶變而葛既葬而除絰帶既祔而除絰帶既祥而除杖既除喪而後反他喪之服視為重也鄭謂他因以賻來雖過時猶縞重其禮也為期功者已除而來與祥祭亦必縞皆可通除傷之喪者其祭也必不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弁絰冠弁端猶用黃裳未必有漸也○孔云此予端純吉也純吉則用素裳亦未知何據

為父母妻長子禫不禫祥後一月禫除服即弁成人則除服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母妻長子皆身為喪主故皆禫四者禮之正也父尊壓正服故父在母降期而十五月而禫以伸其餘哀也然此惟適子耳若庶子則惟既娶別居得禫苟未娶在父之室而有適母在則并其餘哀壓之而不禫矣蓋母尊微不壓正服但壓餘哀也然此惟為母耳若已代父為宗主則并其餘哀有不能壓杖期而禫矣二者為夫禫慈母無父在亦禫從宗子禮之權也○陳澔曰妻為夫禫重宗也貴彼妻母在亦禫重宗也貴彼珍云皆禫非也又按父母妻長子皆三年故皆有禫但父與長子三年情已申故禫在祥月中二十五月而畢父在母降期情未申故禫在祥月外十一月練祭十三月祥祭十五月禫祭妻則十二月祥後即禫呂謂娶亦十五月而禫恐未是

右第五章記變除之節○按記畧變除而文不具跣扱衽飯含袒左扱諸右尸既斂白深衣素冠弁絰扱衽小斂袒扱衽奠斂帶垂其末既馮尸加絞帶

本尸於堂襲帶絰大斂亦絰凡動尸舉柩袒踊既殯成服杖帶絞垂卒哭去杖絰帶變而葛既葬而除絰帶既祔而除絰帶既祥而除杖既除喪而後反他喪之服視為重也鄭謂他因以賻來雖過時猶縞重其禮也為期功者已除而來與祥祭亦必縞皆可通除傷之喪者其祭也必不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弁絰冠弁端猶用黃裳未必有漸也○孔云此予端純吉也純吉則用素裳亦未知何據

為父母妻長子禫不禫祥後一月禫除服即弁成人則除服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母妻長子皆身為喪主故皆禫四者禮之正也父尊壓正服故父在母降期而十五月而禫以伸其餘哀也然此惟適子耳若庶子則惟既娶別居得禫苟未娶在父之室而有適母在則并其餘哀壓之而不禫矣蓋母尊微不壓正服但壓餘哀也然此惟為母耳若已代父為宗主則并其餘哀有不能壓杖期而禫矣二者為夫禫慈母無父在亦禫從宗子禮之權也○陳澔曰妻為夫禫重宗也貴彼妻母在亦禫重宗也貴彼珍云皆禫非也又按父母妻長子皆三年故皆有禫但父與長子三年情已申故禫在祥月中二十五月而畢父在母降期情未申故禫在祥月外十一月練祭十三月祥祭十五月禫祭妻則十二月祥後即禫呂謂娶亦十五月而禫恐未是

右第五章記變除之節○按記畧變除而文不具跣扱衽飯含袒左扱諸右尸既斂白深衣素冠弁絰扱衽小斂袒扱衽奠斂帶垂其末既馮尸加絞帶

然亦有所從有而我無所從無而我有所從重而我輕而我重者要各有義不可不降也詳見下文喪
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
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權弓○推吐回
反○以下衆服術詳言之此明尊親與名出人之義也已
之衆子期大功而喪服爲亦期者以兄弟之子安大功而喪服爲亦期者以兄弟
之睽由於各子其子故引而近之同於已子以親親也兄
弟服期則其妻宜降一等服大功而雖無文者以諸母諸
妻皆母道其夫屬乎子道妻皆婦道雖以妻道屬其嫂故
在室皆服期而嫁則大功者其夫既受於我而厚之則我
薄之正使一於所厚所謂出入也○儀禮經無叔嫂服其
記言夫之所爲兄弟服期婁降一等是古於嫂叔報服大功
矣唐太宗謂同爨且親兄於嫂叔雖敬義云制服緣恩之
厚薄天下有孩童之叔嬸於嫂生同骨肉而遠之何
乎今議報服小功制可歷代因之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
夫皆母道其夫屬乎子道妻皆婦道雖以妻道屬其嫂故

無服以義理推不去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
無服者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朱子曰守禮經固好然亦有
而遠之便是宜有服因嫂道毋道無可推而遠之若果鞠育於嫂他心自不能已如何無
安排故推而遠之以避遠也姊姊妹妹不可推故推而遠之以避遠也姊姊妹妹
服得恩謂無服禮之厚親疑定爲五月則又
不是蓋禮隆殺有等爲世叔父期世叔母亦期以名加也
有服悼之厚親疑定爲五月則又
爲兄弟之子期其婦大功以下殺也嫂叔親則同室分則
均故而催加於同爨之親是疎之非戚之矣且兄弟之子
婦尚大功而嫂小功是例寬也世叔母期而嫂小功非下
殺也兄弟期而嫂小功非旁殺也進退皆無據焉竊議叔
之鞠於嫂者尚如傳儀禮記大功差能鞠之則長幼隱殊原
無嫌也年相若而居不同則當平平服加麻率爵脫之素
服九月而無衰絰先王之禮而又得自致其情亦可
也徐氏學曰宋初常增嫂叔爲大功後復爲小功皆儒者
不深考之過

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禮父在爲出母期不爲父後爲出母期而不
杖不稽顙不爲父後者三年是父祖沒於
之乃得服或父殁而非適子不主父之祭亦可以服若身
爲適子承父之重豈可廢父祭而服出母乎喪者不祭以
期章出妻之子爲其母亦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無服與
喪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總麻三月竟無子爲父後者
爲其母總不收服其私親也有死於宮中可以臣
妾之賤厭父母之虞祔乎將練祔而祭亦以未嫁爲凶練祔漸吉其可以凶
祭者於死者無服則祭蓋無服則疎比之外神也若母則
至親也父卽出之亦素所親也子雖無服豁心喪焉祭則
天地五祀皆外神祇若宗廟烝嘗禘之祭也恩謂未葬祭皆不行其祭
所以不祭正爲吉凶不同道耳毛氏反謂廢者喪祭非吉
祭夫同爲喪祭何忌之有則改有厄安死於宮中可以臣
則天地越紼而祭五祀既窆而祭所謂不祭不過始死暫停且所停者乃虞祔卒哭之凶祭非
開見凶人近主奇齡云喪者不祭出自何經三年喪
中者三月不衆祭因是以服總也設不祭不知
爲其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父沒爲母亦三年
此唐開元中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父沒爲母亦三年之例徐乾學云周木服
期明改服斬矣又戴德禮爲高祖後者三年是父祖沒於
高曾亦承重也徐氏學曰雖鄭此言天子諸侯其士庶

亦同毛奇齡曰承重謂祖父以宗祖之重傳之於我而我承之未有君與后夫人而不三年者非謂三年重服子來服而孫代之也上庶隆重可承爲後不當桑之士庶總爲祖父母期而已愚按先儒皆謂重祭祀之重大夫於祫及高祖則祭所得及者父沒安得不爲之三年乎恐毛說未允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禮非大宗不留後

夫爲父母三年婦爲舅姑期從服降一等也夫爲人後爲本生父母期婦爲本生舅姑大功亦從降一等也父母爲適子三年適婦大功衆子婦期衆婦小功從服舅姑尊降二等也適子廢疾或無後而以他子傳重則適婦降小功比於庶婦矣鄭敬曰適婦不爲舅後謂無子而舅先死者亦通○唐貞觀中魏徵議加適婦期庶婦大功朱子曰兄弟之子婦正經無文蓋制爲之大功而已之衆子婦乃小功似失倫矣魏公升適婦爲期正得嚴適之義庶婦大功亦無害於何殺之差也陳銓曰婦於夫兄弟之子婦宜從大功而服期報之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出則爲父母三年嫁則以夫喪未練則仍三年義絕於夫已降無追服矣被出居親喪未練而夫反之則但終期仍以夫爲重也若反在期年之後則遂終三年已服無中廢也○按後唐劉岳刪定鄭僉書儀婦爲舅斬爲姑齊皆三年宋乾德三年尹拙疏請裁定魏仁浦等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父母舅姑一也況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粗裘婦襲紈綃且爲夫爲天移重故降期若出之時親舅姑也女子在室爲父母三年嫁則以夫喪未練則仍三年義絕於

緦服爲其母之緦服則不爲繼母之緦服問○繼母有母此而父再娶其母死而父再娶有母出而父再娶其母出則與父絶故不服其緦母之緦無服鄭云舉外親之緦無服則此爲繼母此非○朱董氏謂繼母所生之子亦以適母之黨不以母黨爲黨恩按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君母在則從服已母在則不從服已母不在則不服既不在無所從也前之親故不爲慈母之父母服恩所不及也詳曾子問○朱董氏謂繼母所生之子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者謂庶子爲君母後而承祖父世適之重爲庶子爲庶母祖庶母皆其正統所在於庶子則已但無服矣若但爲慈母後則非正統所在於庶子則已但如常服可也孔謂庶母祖庶母皆先有子使女子後之其服亦如母耐母也亦通○按祖庶母之夫以上無服庶子爲庶母祖庶母皆其母也禮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庶子爲庶母緦則爲君母後而承祖父世適之重爲庶子爲庶母祖庶母皆其母也禮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庶子爲庶母緦則爲君母後而承祖父世適之重爲庶子爲庶母祖庶母皆其

大曰儀禮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齊衰章母爲長子傳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則此乃宗子之妻若父爲庶子則母亦從庶子而降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君所厭者則所厭者若女君之黨服雜記○妾爲君之黨女君之黨皆與女君同從服也徒從所從厭也惟不命之攝女君則以君所厭者則已之事夫君以從女君則此猶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之黨服雜記○妾爲君之黨女君之黨皆與女君同從服也徒從所從厭也惟不命之攝女君則以君

不爲君母之黨服爲母之君母亦不服爲君母後者爲其母後者也此又從服中之自有而無者也爲君母後者君母亦不爲君母後者爲其母後者也既爲君母後則雖君母之黨無服以與尊者爲體矣不得爲君母後則雖君母之黨服不得爲君母後則雖君母之黨服不得爲君母後則雖君母之黨服

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奉庶子爲母三年士雖父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士卑無壓也毛譏朱子以天子諸侯禮衆之大夫上之庶子以天子諸侯不承後者如士庶爲祖父後不爲後之外姑無服則制衆爲庶母明無大夫士庶也毛說亦卤莽矣又按衆子爲庶母皆服期爲父後者無服朱董胥曰禮祖禰祖禰祖士庶母非也母有繼庶祖無繼庶祖士庶母俱祖禰祖母庶祖母俱祖禰祖母庶祖母俱祖禰祖母庶祖

喪之服而卽以我服主之皆因便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按此必五服之親而亦服之相尊者耳不然釋重服而
養疏親主重喪而以輕服均非禮矣遭喪者疏
當使人養之已服輕而疾者減降服以養之可也已服重
而疾允者服輕如孔說爲一成服而反前
服已服輕而疾允者服重則途服其服可也生不及祖父
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稅除奔遐鄉音脫今如字○按亟往之義若詩稅於桑田
之稅言始聞喪而日已過急遽服之也祖父母兄弟謂
重也○按此孫王以諸父之兄弟爲訓孔則分列爲三恩
謂祖父母正服齊衰期必無不追服之理玩其文意以本
服緦小功與降服緦小功爲偶也又考夫爲人後子爲勇
如像孔引賀瑒說謂子出時已昏故還服大功不然則否
猶生不及祖父母不責非時之恩也朱子引熊安說駁之
本生父母夫服期故妻從一等不論前識豈不從服以此推之則孔
夫之伯叔父在他國婦雖不識豈不從服以此推之則孔
非也王肅云生不及謂此諸親死在子生前亦通而下句不協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
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
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
留王君除喪而始聞喪則皆從服或出使他國以事久
往他國而臣從之王君聞喪不追服君已脫無所從也若君
不論過期與否所服唯君所服之日則驟僕闇寺皆從君服
史視近臣爲尊喪限未除則從君服喪限已過不從君稅
也若居守之臣則君在外雖未聞喪而
臣當成服時自以禮成服不待君反也遵諸侯之大夫不
反服達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雜記○違去也禮致仕者待
放眚仕於他國者皆爲舊君

亦喪孔本第三十四葉本第十一葉末添逸經第五今定爲第二十四○鄭氏曰此記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實曲禮之正篇此漢與後得古禮九十六篇於魯壁中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三十九篇載在秘府謂之逸禮此其一也記者見其禮因今之記爲然與鄭氏註所引殺有異同則小戴亦加增損矣方氏慤曰四方男子所以自事安能免離親故奔喪之事所以作之禮也朱子謂詳曰古人期不幸容有焉先王所以長史多避事去官功皆棄官奔喪杜佑云安帝初以長史多避事去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考之於古如韋義陽七以兄喪去禮乎弟憂去官馬融遭兄于喪自劾歸鄉里陳留令趙君兄憂不聽解劾稽兄憂曹仝弟憂度尚從父憂楊著從兄憂皆棄官陳皇甫規聞之憂皆奔喪也晉楊雄未除伯父喪鄰凡喪皆謂之憂皆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遇凶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使非辟也既哭問故審其疾也遂行百里為放汲然欲兄尸柩也不以夜行猶避害也見星行舍猶益促也未得行若事未畢或道路兵戎之阻也至境而哭哀所厲也哭避市朝忌驚衆也奔喪上衆委貌深衣大夫以上素弁〇陳澔曰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爲則今人任意變

奔喪坐既朱鄭犹服赴舉引赴御史臺劾問其歲如此今人貪位奔情古人必若與爲伍矣愚按朱說甚正然去職亦必待命若竟棄官是重私喪而輕君命亦非禮也今制非父母不奔喪則古服以行公事退而私喪之如其倫亦可也

介之一一頭有弧于以一頭扣其中以東衣紋帶以象吉時之革帶服紕以象吉時之大帶加於革帶之外者也士喪禮既爲尸主人紋帶在家故特言紋帶變於在家故大功奔喪猶紋帶乃成服鄭謂三哭之明日成服凡夕哭不數非主人也明日象大斂三哭三哭竟非主人爲之拜賓送賓下皆然○此奔父喪之禮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不忍死其親猶不由阼階也即於賓位括髮袒成踊襲絰于序東亦如之括髮袒降堂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

右第一章　奔父母喪之禮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父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哭不升階統於主人也免而加首絰之麻及腰絰乃袒變於父母也父哭亦門左中庭徒不與在家成服者序入哀也過三哭乃以襚疏序入主人奔喪則攝主避位故有襚賓入臨則諸婦退而南面以避賓亦有變此服故無變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雜記○異居謂他國隔喪未得行即變服於其

地大功以上麻帶散垂如在家也若聞喪即行而至家成服則必及主人小斂而行袒免之禮若至家而主人已大斂成服則小功以下亦遂成之大功以上必行散帶之禮至三日成服乃絞垂

右第二章　奔齊衰以下喪之禮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墾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奔喪謂既嫁而奔父母喪也東階東下階也既殯於室既殯於房中此奔喪墾於東序隱處拾更也男子堂下婦人室上與之拾踊婦人非賓客之也若以歸寧而奔則與夫之喪不拾踊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閨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若奔喪禮然雜記○婦人既嫁父母降期而

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之見非是不得奔也用諸侯禮從夫也閨門在東階下之東所由至側階者婦人不由阼階西階避男子也雖賓之猶不由也君在阼賓之也不降迎不全乎賓之也其他謂哭踊麻髽之節

右第三章　婦人奔喪之禮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不及殯葬後乃至也攝主不葬有定月故遲于不葬者也若非適子則主人拜賓送賓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在攝主亦葬先之墓尸柩所在也攝主與婦人於墓上分左右以待適于至而授之適子遂括髮於東偏即主人之位而爲喪主也若非適子則主人拜賓送賓

右第四章　奔父母喪而不及殯之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

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今本脫遂歸二字。節末○齊衰以下。非君命亦爲位。情緩也。然或地近而事易畢。亦當速歸。故三日五哭。統乎數之盡成踊。即得數也。歸即成服以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右第五章。齊衰以下喪未成服之異禮。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乎又哭。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賓。送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當事其事。不敢以私喪廢公職也。若在公館。亦設次。

右第六章。聞父母喪未得行而成服之禮。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成踊。送賓。反位。哭成踊。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而遂歸。成服。主人拜賓。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右第五章。齊衰喪不得奔喪之異禮。

踊。襲絰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乎又哭。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賓。送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當事其事。不敢以私喪廢公職也。若在公館。亦設次。

右第六章。聞父母喪未得行而成服之禮。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成踊。送賓。反位。哭成踊。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而遂歸。成服。主人拜賓。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哭止。相者告事畢。今本脫遂歸二字。節末○齊衰以下。非君命亦爲位。情緩也。然或地近而事易畢。亦當速歸。故三日五哭。統乎數之盡成踊。即得數也。歸即成服以爲位。時已經袒免而襲絰也。衆主人兄弟皆與哭於殯宮而出。以其初歸也。

右第七章。聞齊衰以下喪未得行而成服之異禮。

成服而往。上地近。故猶可歸而成服。若遠則成服而歸赴其殯。

右第八章。除喪後歸之禮。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而成踊。以倫爲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惟拜賓則左手在上。同于吉耳。○按此則大功以上。必爲一成服而除之。恐未然。小功總之兄弟。不袒服。然始聞喪之時。亦必爲之袒免。舊說大功以上必爲一成服而除之。

右第九章。除喪而後聞喪之禮。

舜父之喪括髮於室上。初降踊襲絰於東方。舜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室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

三日而五哭三袒。小記○此記異聞也。此當一括髮此言故不敬。此記○此記異聞也。此當一括髮此言敬之其實非有二也。凡哭不括髮非也。凡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

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本關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

喪者之鄉而哭。雜記○此因父母喪國竟哭而推言之輕者哀淺故哭遲。末句又記異聞也。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而兄弟之大功親遍婦

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所識於野張

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末句孔本有今本逸○此補經所未及末句又記異聞也。於廟一本也。於

父母黨。又於廟者。皇侃曰。所存於寢。所弔於廟。所以於廟。所存於寢。所弔在廟。也。所弔在廟。也。熊安曰。親母慈母主己在廟。也。熊安曰。親母之黨於寢。非親故於寢。黨於廟。親母之黨於廟。親黨於寢。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是此篇雖為逆降。而小記又以意剔抉。其與檀弓異者。鄭云異代之禮。陳云傳聞之誤。檀弓云。傳聞之正。妻之兄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兄哭踊。夫入門右。使人告。來者抑則入哭。父在。哭於

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檀弓○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於兄弟降服大功為父後。為父後者服明不降。以其正也。故哭之正寢之中。夫與妻之兄弟無服。而為父後。為主而以子主之。若夫不為主。故入門右。近南而北面。為來弔者為素親。抑則受之。不然。則使門人謝之。私喪也。妻之室。妻之正寢。父在。則正寢。若

非為後。哭之小記。以其非正也。○凡曰于。倘踊。無服而為位者。踊則父視子而踊。按無子則妻室上。倘踊。無服者。鄭云本無服下有祖免婦人上有凡為其男子有男

括髮袒於室上。降踊襲絰於東方。舜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室上。初降踊襲免於東方。舜母之喪本

三日而五哭三袒。小記○此記異聞也。此當一括髮此言故不敬。此記○此記異聞也。此當一括髮此言敬之其實非有二也。凡夕哭不括髮非也。凡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

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本關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

喪者之鄉而哭。雜記○此因父母喪國竟哭而推言之輕者哀淺故哭遲。末句又記異聞也。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而兄弟之大功親遍婦

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所識於野張

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末句孔本有今本逸○此補經所未及末句又記異聞也。於廟一本也。於

父母黨。又於廟者。皇侃曰。所存於寢。所弔於廟。所以於廟。所存於寢。所弔在廟。也。所弔在廟。也。熊安曰。親母慈母主己在廟。也。熊安曰。親母之黨於寢。非親故於寢。黨於廟。親母之黨於廟。親黨於寢。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是此篇雖為逆降。而小記又以意剔抉。其與檀弓異者。鄭云異代之禮。陳云傳聞之誤。檀弓云。傳聞之正。妻之兄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兄哭踊。夫入門右。使人告。來者抑則入哭。父在。哭於

妻之室。非為後。哭諸異室。檀弓○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於兄弟降服大功為父後。為父後者服明不降。以其正也。故哭之正寢之中。夫與妻之兄弟無服。而為父後。為主而以子主之。若夫不為主。故入門右。近南而北面。為來弔者為素親。抑則受之。不然。則使門人謝之。私喪也。妻之室。妻之正寢。父在。則正寢。若

非為後。哭之小記。以其非正也。○凡曰于。倘踊。無服而為位者。踊則父視子而踊。按無子則妻室上。倘踊。無服者。鄭云本無服下有祖免婦人上。有凡為其男子有男

括髮袒於室上。降踊襲絰於東方。舜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室上。初降踊襲免於東方。舜母之喪本

三日而五哭三袒。小記○此記異聞也。此當一括髮此言故不敬。此記○此記異聞也。此當一括髮此言敬之其實非有二也。凡夕哭不括髮非也。凡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

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本關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

喪者之鄉而哭。雜記○此因父母喪國竟哭而推言之輕者哀淺故哭遲。末句又記異聞也。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而兄弟之大功親遍婦

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所識於野張

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末句孔本有今本逸○此補經所未及末句又記異聞也。於廟一本也。於

父母黨。又於廟者。皇侃曰。所存於寢。所弔於廟。所以於廟。所存於寢。所弔在廟。也。所弔在廟。也。熊安曰。親母慈母主己在廟。也。熊安曰。親母之黨於寢。非親故於寢。黨於廟。親母之黨於廟。親黨於寢。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是此篇雖為逆降。而小記又以意剔抉。其與檀弓異者。鄭云異代之禮。陳云傳聞之誤。檀弓云。傳聞之正。妻之兄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兄哭踊。夫入門右。使人告。來者抑則入哭。父在。哭於

妻之室。非為後。哭諸異室。檀弓○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於兄弟降服大功為父後。為父後者服明不降。以其正也。故哭之正寢之中。夫與妻之兄弟無服。而為父後。為主而以子主之。若夫不為主。故入門右。近南而北面。為來弔者為素親。抑則受之。不然。則使門人謝之。私喪也。妻之室。妻之正寢。父在。則正寢。若

非為後。哭之小記。以其非正也。○凡曰于。倘踊。無服而為位者。踊則父視子而踊。按無子則妻室上。倘踊。無服者。鄭云本無服下有祖免婦人上。有凡為其男子有男

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云本無服下有祖免婦人上有凡為其男子有男

何○叔於嫂宗人功而無服者。遠嫌也。然本服重。故必為位哭之。婦人倘族父族昆弟之子。皆緦。是為男子則有服。族姊妹族姊妹。嫁無服。是為婦人則以出降而無服也。然倘為之弔服加麻。以本在五服中。猶親之也。○為昆弟之子。正言嫂叔。嫂叔尊卑。若兄公子。絕親也。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小記○門寢門也。南面以待賓也。禮為朋友弔服加麻。適兄弟之送葬者。雜記○適。往也。兄弟異居者。又遇主人于道。則遂之于墓。注送兄弟之葬。遇主人既反而反哭。則遂之墓。以致其送葬者之意。蓋以送葬來。非以弔反哭來也。既葬。故先之墓。○所知。視朋友則交猶淺。劇則情已深。宮所知之殯宮也。

奔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小記○所識者不與同居。所識此雖先之墓。者。情一於哀。處先之宮。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者。情雖哀。既而禮。則加於生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

以及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生也。所識者。既葬而後。問其喪亦弔。於墓。主人在東北面而踊。所識者。在南北面。為之成踊。然必主人踊而後。從之踊。禮從宜。出哀自。凡奔喪者。有大夫至。祖拜之。成主生于家。于墓。皆如是也。凡奔喪者。有大夫至者。拜之下有為

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一本作後至者拜之下有為之字○大夫與士。尊卑殊。故先後異也。然此亦為位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哭諸侯。哭其旅。

謂士人為士耳。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哭諸侯。哭其旅。若也。在他國為

使而出開君喪也不敢拜賓皆避為主也與諸侯為兄弟未皆臣之而在他國始封不臣以君哭之皆不拜賓亦避為主也凡為位不算此統親疏言之若在本國則統於世子不別為位

不算以北者之神不在乎此也○張子曰凡為位皆生者之哭位蓋斯同日亦有神位之設以子孫在是不可無所憑以致哀也且古之弔者及生而不及死故可無神位今之弔無不拜死者是禮與古異矣書儀言喪側無子孫則此為位設朝夕奠有則不然此論千載親可也若父卅則喪位奠亦不可少賜謂兩長子孫為主祭厭適長在他國則長子孫為神位而不設奠為神位如兄吾親哀之也不設奠則不為神位於親喪也若齊衰以上必三日

右第十節明弔喪之異節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儀孝校鐫

禮記卷七之一

喪義

孔本棺弓下第四閒喪第三十五閒傳三十七

三年問二十八今本附喪服四制四十九苞本合四篇為閒喪義第二十五○因喪義者從冠昏諸篇例也檀弓文言喪禮之故先之閒喪以下言喪服之義通次之苞城曰閒喪三篇專言三年喪閒傳則兼及期功總服而廣葛之髮受亦頗詳焉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之謂生我者父母也喪主乎哀而聖人制禮必節其哀且順其時而漸變蓋君子念父母生我之心必望其保身以有為故不敢以毀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始卒分禱五祀以求其生復而求諸幽亦此心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死不能飯口虛不忍其虛故含之然不以食與肉敬之不敢以味褻也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明神明也旗若天子大常大夫士各以其爵尺寸為制此指大功以下及師友言之斯錄之矣敬之斯褻其道焉爾人之於親也愛與敬兼之始死則愛多於敬葬則敬多於愛而愛與敬中亦有敬而銘與主以敬之然錄之使不忘中亦有愛如含與實以愛之道亦所以為敬也承上文以起下文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未作主則神無所依而設重以依神主亦有主之道殷人既作主則重亦有主之道殷人既作主則銘旌猶主之有題凟乃埋之周人既虞卽埋之鄭云埋之則縣重於廟之楹至高祖廟兩楹間何休云埋北牖下又云埋門外道左賈云埋壁正方穿中央達四方衡次仲云父主八寸母七寸廣厚三寸漢帝長八寸前圓後方圓尺后長八寸四九寸皆帝長

尺二寸后尺尚氏神版長尺四寸五分厚八分則今之主皆神版耳其藏主人席地而坐高下為宜陳祥道改為六尺一寸近於後人之坐但於法象無取也公羊傳虞主用桑桑喪也練主用栗栗立也古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以夏松殷柏周栗漢儒據之劉炫云主無再作之理則公羊似不足據而今論語又云其則但取木之美名如俗之柏梓桐梧可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喪不剡奠也與祭肉也與有薦新如朔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始死奠脩古器小斂奠以後用素器心一於哀不尚飾也朝奠於日初出夕奠於日方入陰陽之交庶幾遇之剡徹而去也祭肉之徹以疾為敬喪則後奠至始徹前奠言此豈祭肉也與孝子之心如親未食而預待之也朔奠殷奠也士特牲魚腊三鼎若天子當太牢諸侯少牢如生時朔日之

禮也薦新如嘗魚嘗麥其牲牢籩豆皆如朔奠薦有加也祭祀遍虞卒哭而言固不知神之必饗其齊敬之心自有所不能已也喪主哀祭主敬哀以素敬以飾故虞祭不用素器○吳澄曰喪奠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焉爾虞已是祭祀之禮非不哀其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親也敬心加隆焉耳

袒括髮變也�exclude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袒心曰辟有算如三踊為一節三節乃止哭天子九諸侯七之類袒括髮貌變於外�exclude情變於中心有甚哀故去飾亦甚然必有節恐以死傷心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頎音懇○拜以致敬於賓故順拜以哀親故至親喪哀重故常從周若期以下

周朝而遂葬孝子出必告故將葬必奉柩朝於廟先祖後以離室為哀故告祖父遠祖畢設祖奠明日設遣奠以死者必事之故朝而殯於廟周尚文不忍死之故殯於寢將葬乃朝廟而行也愚謂殷已慤宜從周○孔謂啓日朝祖明日朝祖一日一廟敖繼公謂朝廟即遷祖不別日愚謂大夫士廟少宜同日天子諸侯廟多別日異君臣也又按古廟皆在家故奉柩以朝今俗宗祠多別主人奉復衣銘旌則告以幣告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合葬也夫婦同棺衛於兩棺間別生貴別故內外之寢殊死則陰陽之氣合無為貴別也○祔合葬而后祭祔而后祭其至也有敬心焉殷人卜而葬周人弁而葬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

天子諸侯葬期遠故反哭之中有祭焉若葬於北方北首大夫士則葬期近心一於哀不易寇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白虎通作邑北○殯猶為白此乃之於幽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荀子作胸

器不成物謂器不成也今按當作涂○不仁者無愛親之隱不知者無觸理之明備物則不致死之不可用則不致生之是仁與知兼也涂猶光也所謂雕飾之為靈東萊為人皮夏有之偏刻木為人周始有之象人而用故惡其不仁○家語孔子答子游問羅循曰禹制明器殉葬子游問曰禹制明器殉葬反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至也反而弔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三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斧反同○既空也以哀辭曰於廟實曰先魂神沼曰於寢作謂起屍作鬼昏行也之地養飢食供養之處常於廟周旅於寢則反哭當自廟即適寢其相弔於寢先儒有疑作今反而亡故哀痛為甚殷弔於空以送死於此義然其意質慤不若周人反哭於殯宮極情文之至也○答子夏問既封主人賵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

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繼祖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既窆主人以乎纏束帛虐死者於壙祝先歸宿虞尸男女尸主人及有司佐之也周禮祭墓家人為尸有司之又使有司釋奠墓左以禮士神門外北面西上主人及有司省之門外北面西上士神以親托體於此新神乃諱以神待之也始虞曰哀薦成事卒哭乃曰哀薦祔事再虞三虞皆曰虞事卒哭乃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也周制卒哭而祔故始

虞即告以適爾皇祖某甫卒哭成事饋于爾皇祖某甫明早即於祖廟祔祭以迎其神不忍親一日無所歸也孔曰若速葬者速虞則卒虞之後凡明日必接連其祭至三月卒哭乃祔愚按若練而祔則初虞不言適皇祖卒虞亦不行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家語答子夏問程子曰禮卒哭猶存朝夕奠若祔廟無主在寢祭於何處張子曰三年喪畢因祫祭於太祖合食於祖考之廟而遷其神主藏於太祖之廟謂之祧祧遠也高祖之主藏焉不敢遷也有禘祫之祭以審穆昭之次而合食焉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太祖之廟如親存也豈無主在寢乎高閌曰期而祔之人之情也卒哭而祔又太遽大祥徹屏帷明日即祔未忍遽也卒哭而祔則反日中而祔則反哭當自廟即適寢其相弔於寢先儒有疑作今反而亡故哀痛為甚殷弔於空以送死於此義然其意質慤不若周人反哭於殯宮極情文之至也○記孔子言祔卒從吉祭也鄭氏言祔已復於寢練而后遷廟先傳亦有特祔於主之文未詳孰是周非無主在寢程子考之高氏非之然即其自為說亦已一夕無所歸矣愚又曰緻梁但言練而壞廟安知非練遷主三年祔新主耶又曰必先遷高祖主於大室

然後可改卜而納新主又遷祖主於新廟然後可改卜而納新主愚就朱子說參考之記言喪者不祭左傳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禮王有大故則宗伯攝祭王制犆祫禘祫嘗祫烝嘗烝烝烝嘗禘祫宗伯攝之故言喪者不祭祭統言祀於主宗廟禘嘗烝練而壞廟是君子終練祭以通祖皇祖告明日祔於祖既告仍反主就寢於第一祫宗伯告當遷遷於翌祖第二祫嘗高祖主於太寢既遷埽高祖廟新之以待祖主第三祫祭畢反虞主入於廟者必遷者義之公故臨之以太祖入第四祫新主入而改題毀廟皆行之以攝祭之宗伯祔者仁之道故祔於祖而行之以嗣位之孝王且因祫而遷則歸穆主皆入太祖之室因而閉之夫室則遷之有禮而無迫促之嫌而后壞廟新廟皆有次第而無急稗之失士既入廟明日徹重虞自不至一日未有所歸故服虔云三年中不得遷廟三年喪畢遷烝嘗禘而遷也若喪畢當春祫犆祭未可遷諸侯禘一犆亦未可遷故徐邈云三時皆可祫而服終無常喪畢則隨烝嘗禘而祫而杜預遂以祫禘為遷主之祭許

愼謂三年喪畢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杜佑謂禘祭後乃祫於太祖來年禘於壇廟范甯謂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矣古田里受之君宅宅非古也

始死充充如有喪既殯羣羣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行邪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此所謂順變也慘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柩曰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髮胷擗心斂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愾焉惚焉悢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凷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雞斯作笄纚上衽深衣前裾掖之帶問以發未成也腎主哀哀甚則腎水傷而肝木涸則無以潤金而肺焦也厚曰廉薄曰粥鄰里飲食之懼其以死傷生所以相卹也哭踊有節飾動尸柩則無數變於常節也爵踊如爵之踊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擗之聲也送形送柩往葬迎精反哭而虞

右第一章俱檀弓文今頗錯出以禮前後〔差次之

望其歸仰之意汲汲促成之情皇皇眷念之狀見形之往而追之故如慕不見神之反而待之故如事生所謂服勤也○心欲絶也宗廟謂殯宮朝夕之奠如事生所謂服勤也○司馬溫公曰殯斂之際雖哭擗無數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致後悔又按士葬禮道車載朝服乘車載弁服從行既下棺除帷蒐諸佩斂朝服弁服於柩車而餽所謂迎精也司馬公始有墓上題主之法非古而深得體意若加古虞而作主則既殯以復衣置靈座以依神朝夕以奠原與復衣行下棺以復衣迎精反祔之亦可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哀矣家室之計未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以下皆記爲同爺此一節明斂之義○溫公曰貧者喪具未備治棺未成即過三日無斂世以陰陽拘忌停喪暑至汗流蟲出則悖矣或問曰冠者不免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免者不免絰者不踊非不哀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惟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不冠者之成服也禮曰童子不緦不免而杖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成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此一節明免之義免無髮假學手跋短足有一疾則廢女子不能踊則唯擊胸男子不能踊則唯觸地以致哀也免以代冠故童子未冠可以

右第二章問喪原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疑若荀子作靡薪○人盡羣其等衰皆有自然之理所謂天也苟子之中規謀與貴賤殊人皆以私意假益其間等殺亂矣聖人因人情自然之節而立文以飾之以四時三時二時一時別親疎貴賤之極而親中爲親三年爲君三年以爲之極而親之

猶尤甚於君故親喪三年所以至痛極也然二周為大祥又一月禫而後畢矣豈非為至痛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喪其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潘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禽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荀子蹝作躐患作愚愚從作耀夫焉焉為二焉皆作安○患如患病之患相交曰患飾修其飾節之患也謂深痼於此也然猶如此也修飾修飾之君子務於是也使一切皆簿者忘親厚者滅性故先王酌理之中制理之節使一切皆簿於禮其交足以成文其辨足以成理而憂世之心亦可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縗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荀子安○天地之道一時而小變二時而一變四時而二氣成人情亦然故情以期斷焉由期而倍之其餘由期過隙之而三時二時一時親疏然胥賤亦然也先王法天地本人情制為貴賤親疏之等使各稱其情而和其節而壹皆繩情以立文而三年之文為至其情焉極隆也夫三年之文為至其情焉極隆也夫三年之喪歷代所同莫知其所自始惟孔子所云三年之懷可以見喪必三年之故門淫邪之人可以是發其良心而不容已在修飾之君子亦可以稱飾情而不至於太過也○朱子曰至親以期斷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子本是大功加成期其從祖伯叔父母之小功乃正服不加者耳愚按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惟此三綱皆三年斬嬰人夫死從子母不能為子綱故雖三年不斬也其餘適子為長子斬以繼父故適子受重為祖斬以繼統故其餘無服者為君之父母父之父母夫之父母皆期亦以三綱而上推之明制應子為其母服斬婦為舅姑皆斬而三綱亂矣陸清獻謂洪武忘孝錄頒是私心自用諒哉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愚弓○民生於三親生之君食之師教之故事之如一也然而事之又有異焉君親者仁之所在君者義之所在師則道之所在也親與君有過皆不可不諫然於親而犯則賊恩於君而隱則近於容悅故諫親則用幾而有隱無犯諫君則用直而有犯無隱若師則道勝於我師有所疑亦直陳已見以聽取

裁而隱與犯雨無所川之矣就養致其愛服勤盡其勞事親事師不分職掌故曰義也故或左或右不一其方事君爺有專職故左右不得相踰而要其服勤則皆致死而無異其所以事生者如此而及其死也則親之哀於是爲極而君之喪亦比之所謂三年之喪如斬者於親固動於自然於君亦不敢不及也若師則身歸無所而斬之服而所爲創鉅痛深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期若喪父而無服也資

石。第三章。上三節三年問原篇。今按其文。是荀子。蓋異則記者取論語以見折衷聖人之意耳末節疑檀弓下附之者以所論者皆三年喪且起下章義於事父之義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履履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體天地以定其本法四時以定其變則陰陽以定其順人情以定其宜凡禮皆然下乃專以喪禮言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大戴作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制有恩有理有節有權而無餘文○禮有五吉凶軍賓嘉而賓嘉亦吉軍亦凶止二道也仁主於愛故恩曰仁義別事理故理曰義禮以節民之性故節曰禮知以應事物之宜故權曰知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獨言父者父教養兼之再能養不能教也○孔曰門內之親皆以恩制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君而敬同資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恩掩義如父子相隱義斷恩如大義滅親恩也義主乎敬敬莫大於敬君焉哉孟曰貴貴尊尊孔曰尊皆統言之○大夫尊天子諸侯恩謂以位曰貴以公曰尊陳皓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恩斷義有君之喪不敢私服是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期若喪父而無服也資

無二尊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哀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大戴培作坏下有下同北陵曰故父在爲母期以節制也三日始食糜之爱同而家無二尊不約俱廢不復坏大祥即鼓琴素琴琴無漆飾者殺哀有漸亦以節制也凡此皆所謂禮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櫛者不袒跛者不踦老病不止酒肉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大戴無杖者四十字此八者作凡此○君喪有爵者皆杖而或早或遲以情有疏戚不同權制一也親喪凡子皆杖惟長子主喪以杖即位餘但輔病不以即位權制二也婦人不主喪不杖童子未成人不杖權制三也王侯不言百官各以物至故病可深大夫士必自言故病不可極庶人身自執事并不可病權制四也無髮不髽五也手攣不袒六也足偏不踦七也老疾須養八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齊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
下也此喪之中庸下並與大義異○此下又明親喪中亦
有四制以申人道具之意自始死至終喪哀以慚殺
恩制之中有節天子三年不言臣下惟言不
文恩制之中有權也言不文孝經語此引之父母之喪哀
冠纕纓苴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

年而祥比終玆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
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
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父母之喪冠屨皆異此約舉之三
志心之專仁者惻怛知者精祥彊者堅久於此皆有可觀
是禮之所以然皆當然之義則恩制之中有義矣又言不
特孝子凡弟弟貞婦之能行喪禮者皆
可察其愛理志以申明人道之具也

右第四章　喪服四制原篇○按小戴本無此篇疑劉向鄭玄本俱無之惟大戴本有此篇略同
蓋後人採大戴文而附益其首尾以成
此篇而屬諸小戴之末究不知誰氏也

斬衰何以服苴杖苴絰帶繩屨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
貌若枲齊衰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

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苴麻布之色惡斬衰布粗用
其麤故服斬而目惡黑似之杖竹桐竹之義服必擇其情容所稱
桐竹服齊之貌似之大功之布稍細疏子者其色稍白而
之貌抑退而少從容者小功緦
儀亦可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
大功之哭三曲而�returned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
音者也往而不反無回旋也依則有委曲不催
同聲矣哀容但有節次之形無哭聲也斬衰之喪
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
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四制與本篇
哀容今存之而則重出者○唯人有問但應之以聲而已
對則陳其事理言則人所不問者我亦及之議則及往來
論之事猶不及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

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敛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
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
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
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
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酒之清者少
之中月猶禫之月也詳見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由不說絰帶齊
衰之喪居堊室寢苫枕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
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

屏羊朝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說祥說同羊音下○羊肅可爲席者但外室傍之餘草○按此與朝齊之不編細其頭也前屏翦除尸降正義三等降從重正從中義從輕朱子謂此等預細處不須奪討但自致其哀足矣愚竊以爲此與大記諸篇互異先儒謂何服有則隨輕重而制情立文可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衰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

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纚無所不佩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以下各有降正義三等去至緦麻亦宜有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今但就三等去其半而十四升以服輕從略也孔謂十五去半用七升半則反重於大功正服非是有事其縷先者其縷而後纚無事其布不加灰治也斬衰冠正義皆六升齊衰冠降七升正八升義九升大功冠降正皆十升義十一升小功緦冠與衰同受服冠加一升總衰冠八升衰四升牟無受也斬衰既葬受服冠七升衰六升既練冠九升衰八升齊衰正服以下大功義服以上既葬冠升數而冠視衰加一升小功既葬冠衰各加一升總無受也受以成布者先之衰服相襯特著如未成布至六升乃略成布也服葛男子易葛要絰婦人易葛首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葛帶四股牡麻絰也葛帶二股也男子陽故重首女子陰故重

腰絰服先重故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易首絰也葛則仍也大祥朝服以祭祭畢徐草○按此與大記諸篇互異先儒謂何服有則隨輕重而制情立文可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衰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纚無所不佩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以下各有降正義三等去至緦麻亦宜有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今但就三等去其半而十四升以服輕從略也孔謂十五去半用七升半則反重於大功正服非是有事其縷先者其縷而後纚無事其布不加灰治也斬衰冠正義皆六升齊衰冠降七升正八升義九升大功冠降正皆十升義十一升小功緦冠與衰同受服冠加一升總衰冠八升衰四升牟無受也斬衰既葬受服冠七升衰六升既練冠九升衰八升齊衰正服以下大功義服以上既葬冠升數而冠視衰加一升小功既葬冠衰各加一升總無受也受以成布者先之衰服相襯特著如未成布至六升乃略成布也服葛男子易葛要絰婦人易葛首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葛帶四股牡麻絰也葛帶二股也男子陽故重首女子陰故重

包斬衰葛帶婦人輕首者齊者牟者皆包也陳曰男子重首服斬衰首絰不兼齊衰首絰婦人重要服斬衰要帶不兼齊衰要帶所謂重者特也張子曰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又有大功斬衰則首有齊衰之葛絰要有斬衰之葛帶其祖細與大功之麻正同則麻與葛兼服之思按論情則斬齊重於功論服則麻重於葛故兩服之至大功既葬當易輕者則易輕也自此以下通推之若齊衰大功之葛帶不加麻免則絰之不易齊衰之麻也○孔曰斬衰既練進大功之喪男子首服大功之麻帶麻絰以大功之葛絰易練之葛絰婦人要服大功之麻帶以大功之葛絰易練之葛絰男子帶以練之故葛而首者大功之葛帶是重葛也齊衰受服時男子首易葛絰要易葛帶遞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葛絰是麻與葛兼服也帶則此時麻絰而葛帶不兼服之也婦人齊衰不葛

右第五章。問傳原篇所之問者。明其等列相去之遠也。○按古人論服莫重於斬衰。而毛奇齡謂自古無斬衰名。戰國後儒造儀禮妄分父斬衰。母齊衰二等。春秋以前並無父薨母繼之說。論孟言爲天王斬衰二名。愚謂周禮爲天王斬衰后齊衰記分齊斬不獨儀禮也。檀弓曾申告魯穆與孟子告滕文語略同。是齊疏即齊斬也。古人未嘗服斬不離席而出受以齊衰矣。不得以夫子見斬衰者何不作不趨爲難也。若謂三禮俱屬僞撰則後人論禮後何據毛至謂父母一等而無服繼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夫爲妻綱夫死從子之義似不可廢。又何怪謀至此。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創瘠通。○三年之喪不肖者之所勉則能。病者爲君子矣。然有意修飾而毀瘠爲病。則反過而非君子之所爲。又甚而至於死。則君子直謂之無子。蓋身者親之枝。吾乃足以承先。故不敢不有其身也。喪食雖惡。必充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食肉飲酒。申上飲酒食肉之意。廢事不哀。不如廢事之不哀。亦爲不孝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中設而死。以年加慎者。惟懼毀而死。則蹈於無子之罪也。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服已除而哀心未忘也。內除。服未除而哀心已殺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己舉。問名心羞。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

右第六章。俱雜記。篇文。上三節。保身之孝。後二節。哀親之誠。孝子之心。固宜行不悖也。

禮記卷七之一終

禮記卷七之二　任啓運章句

檀弓上　孔本第三閔本第十六今定爲第二十六○檀弓上人姓名徐云曾子門人纂修論語者劉云子游門人今按篇中多推尊子游似劉說近是但篇中所記多傳聞非實而孔云仲梁子六國時人則成是書者必戰國時人非已也或已有所記面後人因之未可知也篇中記喪者十之八故今取其言喪之義者人上篇其行禮之得失凡屬孔門者次爲檀弓上篇其行禮之得失凡屬孔門者類此者亦并附焉爲君卿大夫士者爲檀弓下而雜記之以爲喪禮之故焉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棺去聲還旋通縣音玄封空通左作墳○喪具送終所用器物齊恐有則過禮無則不及禮也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二　一

斂手足形衣衾不備其數還葬踰月三月不速其期縣棺而窆亦無碑繂之制蓋過禮則人於奢僭而其罪大不及則無財則不可以爲悅未嘗不可致其情也

右第一章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叔通○此孔子之謂叔菽豆之極貧者之食也生事盡愛死事盡敬貧而不能備禮非所憂也○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盡敬厚葬爲觀美而陷非禮者亦有處於貧而托此以自解者必實盡其歡悅於心

右第二章

子路曰吾問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夫子嘗以告子游而子路聞而稱之不行而本爲尤重陳赭曰此亦論儉喪厚哀之意

右第三章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敬者必誠必信之意哀則悲痛憯怛之實也貌瘠可勉而能故不如哀然一於哀而附身附棺一有不謹未必無悔故敬爲上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弟統三族言之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二　二

右第四章雜記文附入者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何如子曰五字居處言語飲食衎爾家語下有在喪所則稱其服而已○君之母與妻皆謂小君也禮爲小君不杖期居處謂平居小君名尊而恩淺故自喪所退則飲食言語皆如其常也

右第五章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名踰疏衰服重而踊不絕地服輕而踊絕地照雖降而情親也由文謂由繹禮文而知其以名加以出降之義也陸佃曰言此豈由乎文者哉哀情也亦通

右第六章雜記文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愼鄭讀引湯如字○孔子三歲喪父鄭謂殯引湯柳棺以輴葬引佩柳之柳婁人初見柩在於道皆以爲葬及觀其引乃殯之引致人疑問以得父墓所在也湯謂其愼言其愼重如此也防今啓聖林南負防山北臨泗水○孔氏曰不知諱不得委曲適知父柩所在非全不知其地也陳澔曰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毋之世不詢父墓所在者且惟死無室廬乃殯於路聖人忍以是待其母乎愚按孔疏子張欲相李由而由不知其父由設此以自解當時孔氏已斥其造誣誘聖矣記者因由妄語遂信而錄之爲戰國時人可知

右第七章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堂平曰墓高起曰墳孔子殷人世用殷禮也識記也曰中而廣故不墳今封之四尺則用周禮故先反以修事門人則當待封畢乃歸泫然流涕孔氏曰傷修墓之違古陳澔曰傷始葬之不謹也

右第八章按葬母時孔子未適他國安得有東西南北之人語亦得之傳聞而妄記之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夫子母顏氏禮二名不偏諱一則不諱也

右第九章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既祥祥月之外五日彈琴所謂徙月樂也不成聲未忘也十日成笙歌節哀未忘也十日成笙歌節哀順變也鄭曰琴以手冬歌以氣孔曰祝喪外除故先琴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因類附記之祀既祥白屨無約衰有子以孝弟爲本其言行似聖人疑不出此曰蓋者明係傳聞之辭

右第十章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予哉踰月則其善也是時喪禮久廢而此人猶行三年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猶非禮之正故子路出

又言此去可歌之日又幾時哉但踰此月則善耳雖不責其備禮亦不許其不及禮聖人之教婉而廣如此

右第十一章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古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小功以下爲吉喪亦尚左手姊期降大功爲凶喪故尚右

右第十二章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姊妹適人降大功若無主則服期不降子路之姊非無

王而欲以寡兄弟加隆過於情反越於禮矣夫子言禮爲先王所制正恐人情之或過或不及故爲定制以範之耳若但言弗忍則此弗忍者又豈非行道之人所能者哉以見其不足貴也

右第十三章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父在爲出母杖期父沒而爲父後則不服伯魚之母雖出而夫子在則可以期既期而猶哭則太甚矣○湯三才曰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生伯魚年十六亓官氏卒則亓官氏未嘗出也此必溪壻欲明出妻之義而托之聖人耳愚按父在爲母期即不出亦不當過期猶哭也此章於出母無明文但後子上章喪出母難說耳又考孔庭後記言孔氏三出妻叔梁紇其一

右第十四章

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從從通○紹妻孔子兄女也其始蓋孟僖子之妻山高而聳曰崇而從卑而大曰扈吉髮向飾必毋然也吉笄長尺二寸總垂亦尺二寸齊衰惡不髽笄長尺二寸總皆短也總之布與冠升數同其衰則孔云斬衰六升期大功八寸小功總尺

右第十五章

升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升下過○孺子泣久而且直也聖人制禮在衆人必使可法即一人亦使可久若一於哀即一身亦有難繼者矣故聖人閒其節而歉其過於情且

爰其間於後也

右第十六章

孔子惡野哭者胡銓曰哭不以禮謂之野非其時非其地之○張子曰有服之喪不哭於家而哭於野是惡內事也亦過於

右第十七章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兄弟同所自出故廟門外亦爲父而哭也師親而尊於廟父主在廟故哭父友在之而以門內外辨尊卑也所知情近故於野馬睘孟曰聖人表微故一哭位而詳審如此方慤曰以子貢爲主明恩之所由起也愚按子貢爲哭之主故爲哭者拜之非爲伯高氏之主也故爲哭伯高者勿拜方悠曰弔生之禮在子貢哀死之禮在伯高拜與不拜凡以稱情而已

右第十九章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若前之斑唸末文之義也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卷音拳從去聲）○原氏壤名蓋文王十六子原伯之後沐椁椁木修治而沿澤也登緣也久不歌而今歌故爲放謾見禮法之不拘也貍首之斑唸末文之義也從者家語作子路已猶絶也夫聞而過隱其惡以全交也子但告以處親故之道而壤忘親之罪已自見矣○朱子曰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救謾設直者之又叩其脛若槩說不要管他斯非朋友之道愚按既沒猶母卒飲酒一號吐血哀毀骨立

蓋故爲放謾而至性卓然過人處故夫子與之遊母死又助之沐椁其情義非淺也今日之歌邦出意外夫子不絶他正有委曲陶鑄處於此可見聖人覆載生成氣象若未到聖人地位此等人且須遠之恐及我使使我一生喪所守沒涯

右第二十章

賓客至無所館死無所殯（四字從家語補）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此記者約舉夫子生平言有客至無所館者則使生死各得其安覆載生成之心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家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而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家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如慕者追而弗及如疑者若待而未來此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日中當虞如疑則反速恐不逮日中而祭此如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夫子再言小子識之而日我未之能欲其深察乎情之至而有以

備大禮之本也。

右第二十四章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大祥遠矣。而夫子于淵之深惜之至。故備不能無感傷彈琴後食。欲以和平之響舒其傷感之情也。

右第二十五章。按孔子三十九歲顏淵生。七十歲淵死。大祥則孔子七十二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子路死於衛。孔悝之難。事在魯哀公十五年。中庭東階下少西。為之主而少異乎內喪之為主也。若內喪則於東階下。當階。猶主位也。若內喪之主。則南面臨下之位。其位最尊。夏后殯於阼。以親之。殷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北首也。殷人也。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柄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杖也。）逍遙。通。○作。起。負。反也。曳杖逍遙。朱子曰。聖人既病之餘。朋遊之際。德容如是。所謂申申夭夭也。戶。扉。開則在東。閉則在西。居奧則對之。所謂君子之居恒當戶也。鄭謂急欲見人非。故依宗廟也。階。階主位。西階。賓位。猶有相敵者。兩楹間。則南面臨下之位。其位最尊。夏后殯於阼。以親之。殷

故舉字以誌之。

右第二十九章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志章志以別之也牆翣皮見大訊崇崇牙以綢爲旒又刻綢爲崇牙之形以飾旁側此殷制也綢繒也以練經江以綢統廣幅長尋懸其上此夏制也君則旐畫龜蛇周則旐大長尋析羽爲之繼於竿首建於車持旌御僕持翼旌從車翼火極路此夏旐殷崇皆從車所建也鄭云大夫畫不爲熊者大夫士殷人而兼三王禮所以尊之孔云其朝服而朝君歛以璜玉又親誄之是因以大夫待之矣想子路使門人爲臣亦是此意但大行不加崇居不損所性分定故也在聖人分上自無奢於此而是時三代之制並存聽人所取則諸賢之尊聖又未嘗不可如此

一　右第三十章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鄭云弔服加麻

三月除之心喪以終三年。

右第三十一章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羣謂朋友家語子夏曰入宜經而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會雖經而出可也文尤明備張子謂居則經出則否者喪所會之常禮經而出者尤厚於孔子陸佃謂二三子者七十子之徒羣則在七十子之外若思義有淺深故出有經不經之異義皆可參○程子曰師不立服不成爲易也斧形薄如馬鬣故時人名爲馬鬣坂廣二尺長六尺坎之兩旁以繩約板築之土與板平則斬其約所板已等於生已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漸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邱濬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身無疑麻之服心有哀感之儀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時至而哀哀至則哭亡亡罪罪慨然靡靡然無以異乎倚廬之下几筵之側也其恩深義重者固當爲之隆其服其餘亦當因其恩義之淺深輕重以制情而立文孔門三千逮肖七十夢奠之勤必人人奔赴其三年人別子貢而歸者必有數焉子貢又獨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思按喪服記朋友麻先儒謂節服加旅其服疑衰素冠加環絰又云素冠加環絰之絰帶又云素冠加環絰又云弔服加麻者與總同三月友且如此則師可知漢王元貢卒門人有服斬者晉部荀爲其師郭瑤爲其師皆斬衰廬墓三年唐貞牛千何彥先爲其師王彥方行喪廬墓三年宋黃幹爲師朱子服深衣加麻用冠絰既葬除之心喪三年宋元諸儒斯倫矣徐乾學云服師當齊衰三月齊衰

分之尊三月友之例徐說最得制服之中若其淺深進退則程子說盡之。

右第三十二章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與平聲後並同○觀觀禮也聖人禮法之宗今葬聖人其禮必有異於流俗故四方來觀之堂四方而高坊縱長而平上廣下夏屋方廣而中高前後下皆用力多而難成斧則上薄而下本狹其成爲易也斧形薄如馬鬣故時人名爲馬鬣坂廣二尺長六尺坎之兩旁以繩約板築之土與板平則斬其約所板

於上以前築旁殺而止則斬板三層高四尺有奇也言人葬渠人未必有當於聖人之意本無足觀而竊取聖人平日之言以爲準則或有合於聖人之志其可觀或在此也孫毓云孔墓前高後卑形如卧斧高八九尺與此不合孔子或後人所增加

右第三十三章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人老疾則置閣於寢以備飲食始死即以閣所存脯醢酒奠於尸牀東當尸右肩如親欲食然也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曾禮之末失也將小斂先徹於東堂下陳一鼎於寢門外卒斂拜賓就與執事乃奠餕於東堂下陳一鼎於西階下北上二鼎二俎在豆東酒醴在豆南脯在酒西醯在脯北大斂乃三鼎二俎二豆此時死者南首奠於其東當尸右手如親能食然葬後虞祭始西鄉曾人不知而悞

記者記兩賢語而又辨禮所由失使行禮者有考也按士喪禮大斂乃有席小斂無之曾子云斂斯席亦悞也

右第三十四章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未設飾未襲斂也仲梁子名怪曾禮意如此鄭云言方亂非也○按帷有別內外者有別東西者別東西之帷君大夫皆有之男喪帷在尸牀東士室狹隘乃無帷而侠牀別內外之帷則君卿大夫士皆有之始死即帷堂尸未襲斂不欲使人褻之也小斂畢奉尸夷於堂大斂畢徹帷既殯帷堂凡有弔祭禮則徹帷事畢下之以見神尚幽闇故也此言帷堂是以別內外者言而大夫以上夫婦未嘗亂也

右第三十五章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本編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雜記○周禮既遣奠乃讀賵但來賵之物實於柩車故讀之是再告矣故曾子以爲非古也藏器物之事至此主史復讀之是再告矣故云非古也蓋模倣遣奠以脯醢而無粻時人或有之故有子以爲非也

右第三十六章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在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此下大夫並言扶○大饗禮畢則卷賓俎三牲悉歸其館不敢褻賓之餘也或人不知謂意疑包

賓似取之貪故以大饗明之言父母至親而喪事即遠且待以賓客此正孝子之所爲悲哀也

右第三十七章　雜記文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仲憲家語作原思民之孝易問請死者有知將有舍生以殉死者而民之情又易漸請死者無知又將有忘而不祀者此三代時所以隨時補救而示民異道也曾子則謂人之于親愛則以人道事之敬則以神道敬之耳若以爲無知是直道事之古之用明器亦以神死其親也古之人豈有是乎○孔氏曰周禮大夫以上葬用明器

右第三十八章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滋益也人哀則氣易竭薑桂之辛能散之則所益已多上三句蓋古語而曾子釋草木之滋以爲必薑桂之類也

右第三十九章

曾子曰小功不税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述禮文而疑之○鄭曰民間喪則追全服限外也孔曰降而在小功者亦追服餘則否

右第四十章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弔焉其徒鄭曰客之旅陳謂曾子門人非也彼出哭者爲館巷統於尊已非客之主且不敢以喪驚長者也爾次徒之室也北面弔者主喪禮主西面賓門東北面成已之爲弔賓而成其徒之爲喪主也

右第四十一章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去年之草在期以外故不宜哭

右第四十二章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申路哭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曾申曾子次子子西無常聲哀痛之至人孺子之法大于吉其難繼矣

右第四十三章　雜記　文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蚤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以故興物者有以故興物

人不以其無能而倍之此所謂以故興物也今子刺譏爲無川而欲夫之則祭奠未有見其罄者亦將以爲無用而妄費之禮不往過矣

右第四十四章

曾子曰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讀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死於北墉下沐浴於中霤俟冷於序東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諸夫子曰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讀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死於北墉下沐浴於中霤俟冷於序東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諸夫子曰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讀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死於北墉下沐浴於中霤俟冷於序東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諸夫子曰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讀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死於北墉下

白虎通義引檀弓補○負夏衛地名塡池陸佃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塡之孔叢子埋柩謂之肂肂是也鄭讀爲奠因曾子至徹去遣奠復設祖奠創未然蓋祖奠之時柩在庭中婦人位在堂上遣奠則婦人位兩階間今主人既祖而塡殯坎因曾子來弔復由庭中反其柩於堂上塡坎之地而婦人既在堂上難於行禮乃降此婦人於兩階間以避賓而後受弔若生者將出鬼大賓而反者亦事死如生之意而不知喪事之即遠有進無退也從者疑其非禮故問之曾子言則曰遣奠乃行今日祖奠未是實行故如此且且行且止則今日且反宿堂上明矣何不可子游告原其情而不欲顯其失也從者又問子游而子游告以喪事有進無退則其失禮明矣而曾子終不欲暴彼衆之非厚之至也孔云多於禮之外乎引以爲已言之失而子游所言勝於我亦通

右第四十五章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下夫如字○詳見下章

右第四十六章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諸夫子曰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諸夫子曰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諸夫子曰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

也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大夫相弔弁絰錫衰士弔服無文喪服記舊註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鄭云蓋委弁冠不弔何朝服之有布上素下似之其實朝服也朋友相爲服即士之弔服而加緦麻之絰帶應人不弔服素委貌賈公彥云應人不疑哀其弔服白布深衣也孔氏於上章錫衰而弔云是蓋衰弁冠緦衣素裳和六上衣以露裼衣愚按孔子明言蓋衰弁冠易之子游知禮豈有以羔裘弁冠往者當是素衣麂裘也主人成服則大夫士素弁加絰麂人素委貌加絰未成服則但素弁冠或免加絰情義尤重爲之免而加絰也朋友成服則緦帶而緦絰非朋友則素帶而環絰

右第四十七章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秋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

前聞也舅人則爲之齊衰三月伏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木郭讀朱又萇戊陳本遺三月二字○公叔文子之子名戌孔曰戌音轉爲朱朱又文說爲木也同母異父之兄弟相之而疑爲大功子夏以繼父同居齊衰三月不同居齊衰三月不知皆非也○按家語鄒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於孔子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況其子乎是聖人固有定論矣何游夏之不聞耶魏高堂崇曰聖人制禮外親不過緦麻殊異內外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緦而已同母異父兄弟與族無屬殊於外家遠矣於禮不當有服卽同居亦當從同爨緦之例無緣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張載曰齊衰三月高曾正服無緣加之與姚卽大功亦過小功可也游酢曰聖人之後父子有親男女有別尊無二上故父在而母死則壓而期母出則不服何有於異父之子乎後世不明父之辨一統之尊於是爲出母期而異父之子亦爲之制

服要非禮也恐訓繼父不同居則繼父且無服何有於其子若同財而爲我祭其祖禰則如高堂氏所云從同爨緦是也若繼父止此一子而無期功以上親則義服小功亦可

右第四十八章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喪明則喪明親之喪五十不致毀以哭于而喪明亦太過矣而子夏不自知故當罰子之不能擯此酷罰也沐刑二水名在魯西河魏地在龍門華陰之間于夏設教於此魏文侯師之其徒有田子方段干木之屬疑如陰疑於陽之疑言與之抗行也未有聞言未有過人處爲人柄述素蕭素而無侶也友喪明而弔之者日與之情謂無罪而怨之者責善之義而子夏卽引罪自責其亦賢矣○鉤恤謂氣象不似子子夏設教西河後留猶在否濮王充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大抵檀弓多傳聞之語其事初不甚確

右第四十九章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

難矣論語作羔○子皐名柴齊人高侯十世孫史記云卒卽人高參曰始死時泣無聲而血出哀之至也見齒微笑

而齒露也始死極其哀終喪猶不能樂可謂能久矣

右第五十章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哀者閔子皐將爲成宰遂爲哀成人曰蜚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哀匡曰筐○成魯孟氏之采邑匡蟹背殼似筐也范蟬乃蟬冠者范也而有匡者乃蟹冠者范也而有緌者乃蟬死者其兄也而爲之哀者乃子皐初不相關而加相爲若有不可解者然哀而戲之也朱仲曰賀之匡非爲蜚蟬之緌非爲范成人之哀非爲兄設其服之不誠也亦通

右第五十一章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子蒲成人名滅復可

名哭不可名也呵
名以哭都野甚矣

右第五十二章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之不以是弊乎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申詳子張子其先顓孫自陳齊魯後以合也庚於時爲秋於行爲金稼穡之勞於是乎偵故凡歛米及受報曰庚此庚之言當偵其收入之數也犯人之禾固有害於民物然特一時之失耳若因此償其所入則偵買道而葬邑宰如期爲例豈可繼乎君子不市名於一時而貽害於後世如此原思辭粟而子曰毋亦此義也鄭氏讓其恃龐虐民過矣

右第五十三章

子皐之襲也繭衣裘與稅衣纁裳弁一予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衣裘連而中有綿着曰繭其下飾衣黎故以稅衣表之爲第一稱素端服素衣素裳爲第二稱皮弁服布衣素裳爲第三稱爵弁服乡衣纁裳爲第四稱乡冕服亦乡衣纁裳爲第五稱公侯貴上服親身大夫士卑上服在外婦人初嫁乡衣纁袡此稅衣纁袡之故又記曾子語明不常以此襲也

右第五十四章　雜記文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終者對始之稱死則漸滅無餘也君子全而生者其始全而歸者其終小人則與草木同朽一死即無餘矣子張惑有以自信也

右第五十五章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以友誼至重不容不往哭而又不可記所云哭之則服其服而往也故但往哭而不行弔禮雖

右第五十六章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公明儀子張弟子後又師曾子禮士葬無褚儀尊其師故特以丹質之布爲褚而但爲幕形於四隅蟻蚍蜉往來交結之狀此殷士之葬飾以別於君大夫之褚幃示不敢僭也○按非天子不議禮而聖賢或從夏或從殷不必盡合於周蓋禮乃天理之節文必文與情會義與時宜也然則周公監二代而損益而猶必使其後人脩其禮物作賓於

王家孔子從周而猶必說夏學殷惜杞宋之無徵而皇皇於參互考訂正至虛之心大公之道也夫豈焚詩書銷禁器改篆文者可同語哉

右第五十七章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

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申大
戴作華睆徐作刮○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无申皆
曾子子也睆孫炎云滿也孔云好貌蓋能言其飾睆言其
光也雨雅贊謂之第鄭玄云牀版那昺云齊魯謂之簀牀
鄭謂之第蓋牀上有簀大牀小故見其華睆
陳訓即席恢也止者恐驚動曾子也叱之勿言聲驚而張目
吟痛問之聲華亥同變動也姑息婦女之愛鄭謂苟且安
息本通易暫而殺斃於正矣○朱子曰易簀結繻未須論
優劣且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生死易所守便使人有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之必又曰季孫之賜曾
子之受皆非禮或是因仍舊俗但及疾華之時一聞人言
而更舉扶以易則非大賢不能愚謂非禮不可一刻居豈
有因仍習俗姑且用之積年積月至此始改耶若非童子
一問曾子不終身非禮乎考之於禮簀不閑有君卿
大夫士之等只過於華美不如質素之爲可安耳

右第五十八章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士喪禮窗浴於遷室言爨室非也○
以謙儉陳云曾子反席未安而歿固未有遺命即有之人
子忍以賤事親乎愚謂禮者中而已矣上勉下替均非體
也曾子知簀之必當易即如爨室之必不可浴謂曾子有
意矯之非也且死於此室即浴於此室之屋漏飯於此室
之牖下小斂畢乃出室戶曾子寢疾未於爨室安
有舉尸出浴於他室者檀弓多傳聞此亦不足信

右第五十九章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公魯哀公子名寧是
夫憤導君也凡君適臣升降自阼臣不敢有其室也故子
游導君而由左若以賓道待君則反與君爲敵而非國統
於君之
義矣

右第六十章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
之徒爲之也泄柳魯人由左以右賓之意矣○陳澔曰詔儀由右以尊君命也
非是則相
皆宜由左

右第六十一章　雜記　文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
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委巷之小面曲
未嘗習見禮僕也子思孔子孫皇侃謂此乃原憲未知何
據言思子游子申祥妻之兄弟也叔爲嫂無服而妻爲
似有服夫爲妻之兄弟無服而妻爲其兄弟有服故皆使
妻之伯服者爲主妻先倡而夫但隨之以踊也禮婦人
功報女子適人兄弟降大功報記者見當時于此二者不
爲位故先述曾子語而復記兩賢事以實之見禮當經

右第六十二章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
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
后能起三日不食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殆賢者之過與

右第六十三章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
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平聲○五日不食於禮已過而春
常師曾子親見其七日不食故猶歎
己之未盡其情也○愚於此而益見先王之禮之善也賢
者之爲衆人之師也曾子七日而子春以五日爲未盡其

歸矣葬此以往不至滅性乎故夫先王之禮賢者之所俛而就也惟俯而就乃爲可繼爲可傳也舊說梅其嬌詐不誠恐未確

右第六十四章

子思之母死於衛趙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鄭氏曰伯魚卒其妻嫁於齊之庶氏禮切出則與廟絕故不得哭於廟

右第六十五章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柳若衛人禮謂貴賤品節不得不可以爲悅而又有禮得爲且有財而不可爲愧則非其時也禮爲嫁母齊衰期斷不踰主人爲庶氏母則主喪者庶氏非子思所能爲而其辭有難顯言故但反覆其詞以自慨也○昔爲孔氏母今爲庶氏母有子如子思亦無如之何矣故婦人貴從一而終

右第六十六章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鄭以其心而無歡信循乎理而不違憂未有可悔而防之患則雖悔之而已無可如何也始死曰死既葬曰亡言喪之禮於始死時殯而附身若襲斂衣衾之具葬而附棺若茵抗明器之類皆極之可悔似亦可矣至既葬而亡喪猶必以三年爲極者蓋十猶弗之忘其誠信不止三日三月已也且君子之孝又豈三年已哉所憂在於終身乃能無一日之患不謹患即隨之雖悔豈有及哉又言君子之忌日不樂亦此義也○忌日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不與他事故曰終身之喪餘詳大記

右第六十七章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俊則安能爲俊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子上子思子名白先君子謂孔氏先世喪出母使其子喪之也隆污猶言升降言惟聖人與道爲體道所當隆因而隆之道所當降因而降之我則不能但聊以義而已○徐乾學曰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是子思前未有不喪出母者檀弓凡言始皆變禮之失此亦微文示譏耳愚按子思於出母其神僞於出妻其詞厲此爲子爲夫之別也夫於妻有絕道子於母無絕道聖人制禮出妻之子爲母則夫亦知子之心必有不忍故也夫子覩仁故使子喪之子思嚴毅故不使白喪之於是見聖賢氣象之別而玩子思語意亦似其妻罪大也然則人子處此將如何父殁則喪之父在則聽命於父焉耐又按孔門三代出妻事之有無雖不可必然亦可見古人夫綱之嚴內治之嚴婦人事夫比於君父家道之成此義著也白出妻之法不行而強妻得婦遂敢抗衡其夫甚至淫妒橫行喪家絕嗣而莫可制皆由此義之不講故也然則說禮者何免汲

出妻爲孔氏諱誠程子曰此俗以出妻爲醜行隱恐不敢發不知纔價身便到則家妻不善使當去也或問古出妻有生對姑叱狗盜梁不熟者似非大惡程子曰此古人出厚之道也不忍以大惡比之使以發醜去古語曰出妻令可嫁絕友使可交是也

右第六十八章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穆公元公嘉子悼公之孫名不衍卽顯雙聲也戎首亂首也○謝杭得曰臣無仇君之義服之可也陳祥道曰義生於情之所及不生於情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不生於義所

不加因情以起義因義以制禮然則舊君之服與不服視其情義何如耳此章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似亦以賓暴君之虐使其臣者耳若君子之自處固不容如是其薄也

右第六十九章

禮記卷七之二終

檀弓下孔本第四葛本第十七今定爲第二十七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盖附舜在位四十九年居於鳴條五十年卒於鳴條蒼梧鳴條山名在今海州呂覽路史皆謂舜葬於紀是也鄭以爲南越地非三妃長曰娥皇次女英次癸比季武子魯大夫名宿又名夙季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文子行父行父生宿耐合葬也此記古今分葬合葬之異

右第一章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堲古作埒即○上古木之以葬葉之中野有虞氏制爲瓦棺相班固曰夏后卽木以相周無以易之用殷人棺槨之用殷人棺槨又加漆也或曰漆堲

燒土爲之而周於容棺之坎殷於棺之外文蓋木而厚於棺周又加牆與翣以飾棺加是乃盡於人心也○羅泰言軒轅制棺與此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未三月不成殤餘詳雜記○此章記古今棺槨之異

右第二章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翰牲用牝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騵牲用駵翰一作鶾○陳澔曰夏治木故尚黑黑木色湯征誥故尚白白金色周勝商故從金所克而尚赤赤火色也大事謂喪事戎謂兵事或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通三者而言亦通日昏則黑中則白始出則赤

馬黑曰驪白曰翰赤馬黑鬣白腹曰騵此明三代敛之早晚而兼及其所尚之異也

右第三章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諒音亮言百官聽於冢宰則可世子聽於冢宰不可

右第四章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啓道也學者行之

○於室中掘坎以尸牀架坎上而浴分浴汁入坎不用盤也毀竈之覺以綴足不用爲几也宗廟也行神之處在廟門之西凡出既祭行神即從壇上而出請之躐柩殯於廟故其出也毀廟門

西邊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與周之奉柩朝廟出於正門亦異也掘中霤毀竈毀宗皆示既死不復有事於此之意○按衛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焉其禮如此而後孝者遂因而行之以喪事尚質故也

右第五章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武王時爲師號尚父成王三年滅蒲姑乃以其地封尚爲齊侯都營丘就國三年復入相王室子伋嗣康王六年薨於周穆公不臣及弟胡公靖獻公山武公壽也五世親盡乃止禮樂皆有反本之意故仁者禮樂之實也齊不忘本保有得於禮樂之意丘狐所穴死則正首向之以爲不忘本之喻○顧炎武曰水經註淄水下有胡公陵是未嘗反葬也愚謂哀公已足五世之數胡公雖哀公弟不反葬不

必論

右第八章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穀當作告告之誤也王姬周女魯莊公姊妹之服○王姬周女魯莊公姊妹之服穀當作告告之誤也王姬周女魯莊公姊妹之服

齊爲襄公夫人二年卒禮天子不主諸侯之昏使同姓諸侯主之莊公名同以由魯嫁故親之而爲之服

姊妹之大功襄公莊公昆弟或言外祖母非禮外祖母小功言服大功尤非○按禮天子女嫁諸侯無服嫁二王後大功諸侯女嫁士大夫無服嫁諸侯大功吳澄曰主昏不宜有服故春秋書王姬卒以見譏爲謂天子既無服矣而天子使魯主之則義服大功可也

右第七章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今敗績是無勇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縣賁父魯人馬驚敗無績字一本并無驚字末作未○莊公十年魯敗齊師宋師於乘丘縣卜皆氏也馬中流矢故驚而東敗公隊而車敗公隊而車投公以綏遂載之公言御我必卜我未之卜宜有此敗實之實以賁之賁父恥其無勇以死赴敵故魯終勝也舊謂君無所臣無勇不責縣而責卜故責其輕以悔其重愚謂君子有誼自此始恐訓因困人以氏者其說迂曲恐非孔謂士有誅自此始恐訓因困人裕焉見有流矢在股間曰肉知焉馬驚非賁父之罪死敵賁父之勇哀其死而述其勇以誅之也誼者必有誅誅者不必論

右第八章

曾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廐不入
禮諸侯弁絰葬而經既虞卒哭受賵葬易月
要絰莊公方八歲而立十月而葬莊公反
至庫門卽除凶服以吉服卽位士大夫因公吉服不與虞
與卒哭之祭故既卒哭遂皆除之非禮甚矣○按天子諸
侯之禮卽位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書所稱延入翼室惟
宅宗是也既殯正繼體之位書御王冊命諸侯來圭兼幣
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卽位釋例云改元正位
百官以序是也三年喪畢正殷祭之位虞書舜格於文祖
是也始死猶未變服三年已經除服其以吉服見可知正
繼體之禮書言王麻冕蟬冢入卽位禮畢
釋冕反喪服踰次其卽位有變冕反喪服踰次其卽位有
踰年改元有當殯者有將練者要當酌時之久近準繼體
之禮以稱倚立文王朱子謂天子諸侯與士庶不同孟子
言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正爲此等發況書傳不折衷朱子
而取蘇氏之說謬也其辨詳書傳中武王十二月崩成王
元年王卽位此時必大臣同繼體禮祕特未必參祭服耳夏

六月葬武王於畢秋王加元服其祝辭有心是發嚴之文
傳曰公冠成王以朝於廟而見諸侯則既葬後卽用衮服
以見諸侯而改元可知也魯莊公以八月薨明年六月始
葬閔公以亂故未得行卽位之禮則既葬而以吉服卽位
亦得禮之變但未入庫門則猶未反哭未虞已爲非禮而
併因是卽吉不反喪服非禮尤甚者慶父謀亂不君其
若廢三年之喪與

右第九章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
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

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君老矣子
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
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蓋當作重
麗少難並去聲恭亦作共○獻公名說諸武公稱子莊伯
稱孫殺申生事詳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爲文公狐氏
突名伯字亦姬姓唐叔之後爲申生傅卒正殷祭之位春秋書公卽位釋例云改元正位
東山皐落氏突勸之行申生不從突還稱疾不出至是乃
念其言也申生縊於新城惠公卽位諡之曰恭恭者順命
之義○徐揚貢曰驪姬妖孽獻公迷惑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
言一安字盡之湯三才曰申生不敢言不忍
先儒責其陷親不義不得爲孝然臨死憐悼宗祉其志不
可悲乎獨惜其不學卽經而不知權耳

右第十章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
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嚴然在憂戚之中喪亦不
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
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
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
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
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
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厲或作儷。去聲。顥鄭作賴。○獻公卒。公屑名任好。時重耳避難在狄。故使人弔之且勸其歸也。此國二句。蓋古語。穆公述之。見代起必在死生之際。殷然哀戚貌。喪失位去國也。說詳解其無罪。或曰。喜也。他志反。國貪位之志。召義惠弔之義。子顯公子繁字。稽顙以自重。其哀。拜乃以謝資脩顙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之禮也。今重耳未為後。故不成拜也。

右第十一章。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襄公名茲父。此夫人必初娶者。非周襄王姊也。孔曰。夏用明器。分半實之。殷用祭器。分半虛之。周兼二器。祭器實之。明器虛之。按大夫以上。具二器。士無祭器。半實明器。宋用殷禮。本無明器。而分半虛之。則致生之而不知故。曾子譏之。

右第十二章。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仲。字。遂。名。莊公子。別為東門氏。譙襄時為魯卿。垂。齊地。宣公八年使於齊。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繹者。正祭之明日復祭。以賓尸也。萬。舞之總名。有文有武。用干戚文舞有聲。而羽籥武舞無聲。籥舞有聲。故萬入而去籥。使無聲也。胡安國曰。禮大夫卒。當祭不告。所以盡肅敬之心。於祖宗終事而閉。則明日不繹所以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卒而猶繹。則火龍過大臣之禮也。○陳埴曰。當祭而卿卒。則去樂。明日不繹。故叔弓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卒。宣公猶繹。去籥。聖人以為非禮。

右第十三章。

諸侯伐蔡。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事在魯成公十三年。左作

賵。含。口實。襲。衣服。

右第十四章。

邾婁定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定。鄭云或作考。非易音異。于江通。○婁。邾人自呼之餘聲。定公。當魯文宜時。若考公則隱公益之曾孫。徐藏久矣。坐蹤也。徐自擬天子。故稱定公。仍仿氏死之明日即含。襲而遠國有來含。襲者。孔曰。致賵。賵。玉及璧上。即謂之親含。否但致之主人也。卿有司言敢忘君之命。以天子禮。尤不敢忘祖之世。以天子自處之久僭。

右第十五章。此章義疑。姑仍舊說。

襄公卒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吳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襄公名午。康王。楚君名昭。不曰楚而曰荊。以州舉歸之也。欲卻之而不能。反加以君臨臣喪之禮。陳謂得權變之宜。足以雪恥。愚謂魯以周公之後。不能自強至於卻楚。以非禮見辱。又不能止。而為權詐以欺之。抑末矣。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算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聽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太史官名柳莊之卒富在魯襄公二十七八年公獻公名衎不終以假服往大夫皆色喪而納諸棺皆非禮也三失之中靡祭為大孔曰祭近乎覓服故可以襚大夫初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則孰輔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反國皆以歸柳莊為社稷臣之故獻公以咎襄公晦從亡於外公欲班邑以賞從亡之功班邑不負已之勞孝賞之及而言居者行者均之為國不可有私怠已如此誠社稷臣也夫公以蔑家歸而出奔入又敬寄專亡于鄄豈真知所謂社稷臣哉然則公之厚之未必無私而莊要可謂賢矣

右第十七章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叔肸之曾孫叔老之子子服氏惠謚伯宇名椒孟獻子之孫孝伯之子懿伯惠伯叔父劉謂及郊遇懿伯之忌辰欲叔惠伯得申其情緩至次日蓋忌者喪之餘禮居喪不弔也而惠伯言特叔父之私與公事孰重可以此廢公事乎故遂入而弔也孔謂敬叔常殺懿伯恐惠伯殺已故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

不敢入二說皆無考而劉為長蓋居同國出同使若恐其殺已豈止防此一日哉

右第十八章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酌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杜蕢左傳作屠蒯○知悼子晉大夫荀盈晉平公名彪謚卿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本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飲酒鼓鐘非禮也矣夫桀紂與代之君而紂以乙卯亡後世尚以二日為疾日況大乎蕢但詞曠與調之臣其為疾日尤大乎蕢但詞曠與調之廢職已之侵官而公之自亡其疾不自知防其失自見故公亦遂引為已過而受詞也記者又言今晉國無此揚觶猶謂之杜舉則蕢一言而作戒者遠矣

右第十九章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

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未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公叔文子衛大夫朝名拔又名發論語註作枝惠公之孫成子當之子而棄將葬子請謚君裁定之使太史往賜之小史誄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公元也禮大夫三月葬公如死鳥時也班謂等列之上下制謂禮幣之多寡修因舊典而振舉之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文博聞道德曰文論事賦惠爲先論義則貞爲大而文之一字尤足以該之故孟禁公以貞惠文也後專以文謚也按古無二諍周末威烈王貞定王定王崩裏王立頃裏王始有二謚也考死鳥王公子荊字南楚以肖受先王而傳聞之疾并屬之舅子荊也或同時論列爲貞王而不應此時大夫有三謚也考死鳥不必用徒有窮禮之名又無適用之實是循禮中之最無爲者也殤不比成人故葬不用輴而設此無用之撥何哉

右第二十章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內納通鄉音向辟上聞通下避通○季孫疑康子內雷門屋後簷君在國中爲國之主故弔大夫亦居東序之端而卿大夫皆僭西北面東上二子之升當白西階故卿大夫避位以讓之升而君降一等揖之以賓禮待之也二子修容以君在而加慎卿大夫避位君降揖以其賢而致敬也禮也夫豈以見拒而脩容見容而驚禮哉記者之言亦聊以寄慨云爾

右第二十一章

孺子蘋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帷諸侯輴而設纙揄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顏一作鞏音杲又音湍沈一作藩中去聲○讀哀公少子孺所以洒揄沈者鄭謂即緯非是張自烈雜記揄沈取揄白皮訓以手洒之亦非龍輴椁帷詳大記雜記揄沈取揄白皮沒之以其汁洒地使車滑而易行天子及諸侯之棺重故用輴車而洒揄沈則無所用撥今三家喪國卒之棺稍輕故雖用輴車而不洒揄沈故有撥大夫之棺稍輕故雖用輴車而是不用其所當用而顧設撥以僭天子諸侯是又用其所不必用徒有窮禮之名又無適用之實是循禮中之最無爲者也殤不比成人故葬不用輴而設此無用之撥何哉

右第二十二章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哀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孺人以妻我禮大夫貴妾緦天子諸侯爲妻齊衰期妾無服以妻我言人以爲我妻也此溺情而飾過之辭

右第二十三章

哀公使人弔賁尚過諸道辟於路弔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賁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

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厚命奪當作隧或作兌皆音轉君必使人弔之貴卿尚避於道旁庶宮受弔亦卻次之有禮者然民則弔於室故曾子舉杞梁妻事以正之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梁與華周戴甲夜入且於隧杞梁死故其妻迎柩而齊侯弔之梁妻知禮不受弔於路齊侯乃弔諸室也○傳謂梁妻哭大城為之崩孰喪三年畢赴湍水死其輕死傷勇與梁略同妻亦烈矣

右第二十四章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左傳戰於

郎弗郎地亦傳悮也閔人作務人鄰童汪踦作殤僮汪錡○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閔公子公為也小城曰保或曰守也見入保者負杖息於途知其有困憊之形無忠勇之志明也因嘆役重民疲至此已極然苟上下協心猶可一戰今上不能謀下不能死其可乎我既言之必當踐之遂與踦赴闕俗死魯人以踦有成人之節欲不以殤禮葬而孔子許之所以善忠義而勉親長之心也

右第二十五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之矣勉而為瘠則吾能矣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之矣勉而為瘠則吾能矣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子恒之孫襄子班之子縣子魯大夫名琐古者人臣義無私交雖東修之微不以出境情不及者禮自不及也自大夫專主會盟當與國君交禮生既相接死安能相絕乎又言哭有出於愛者情所自生有出於畏者強所能至此已極然苟上下協心猶可一戰今上不能謀下不能死其可乎我既言之必當踐之遂與踦赴闕俗死魯人以踦有成人之節欲不以殤禮葬而孔子許之所以善忠義而勉親長之心也

右第二十五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之矣勉而為瘠則吾能矣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之矣勉而為瘠則吾能矣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子恒之孫襄子班之子縣子魯大夫名琐古者人臣義無私交雖東修之微不以出境情不及者禮自不及也自大夫專主會盟當與國君交禮生既相接死安能相絕乎又言哭有出於愛者情所自生有出於畏者強所能至此已極然苟上下協心猶可一戰今上不能謀下不能死其可乎我既言之必當踐之遂與踦赴闕俗死魯人以踦有成人之節欲不以殤禮葬而孔子許之所以善忠義而勉親長之心也

右第二十五章

悼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基衣也緣飾焉魯也飾一作拭或作緆緆或作綢綢同○基衣畸也哀必自致故哭泣三者同禮有異俗故布縷之緆異大約衡侯禮而繢多舉此也○朱子曰孟子曰縣子之說哭泣三者此是大本大原處

右第二十七章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莊子齊大夫名伯盛子恒之孫襄子班之子縣子魯大夫名琐古者人臣義無私交雖東修之微不以出境情不及者禮自不及也自大夫專主會盟當與國君交禮生既相接死安能相絕乎又言哭有出於愛者情所自生有出於畏者強所能至此已極然苟上下協心猶可一戰今上不能謀下不能死其可乎我既言之必當踐之遂與踦赴闕俗死魯人以踦有成人之節欲不以殤禮葬而孔子許之所以善忠義而勉親長之心也

摠我豈不能然人且以不情疑我則食飯耳其意蓋謂情疑季氏之不臣而其言之薄禮抑甚矣宜曾子以出辭氣斯遠鄙倍為戒歟

右第二十六章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基衣也緣飾焉魯也飾一作拭或作緆緆或作綢綢同○基衣畸也哀必自致故哭泣三者同禮有異俗故布縷之緆異大約衡侯禮而繢多舉此也○朱子曰孟子曰縣子之說哭泣三者此是大本大原處

右第二十七章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莊子齊大夫名伯盛子恒之孫襄子班之子縣子魯大夫名琐古者人臣義無私交雖東修之微不以出境情不及者禮自不及也自大夫專主會盟當與國君交禮生既相接死安能相絕乎又言哭有出於愛者情所自生有出於畏者強所能至此已極然苟上下協心猶可一戰今上不能謀下不能死其可乎我既言之必當踐之遂與踦赴闕俗死魯人以踦有成人之節欲不以殤禮葬而孔子許之所以善忠義而勉親長之心也

右第二十八章　以上皆記諸侯之變禮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兆求其吉故謂吉爲兆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辭說法不恭敬唯君子能齋之蓋心實誠潔而曰齋之求吉兆有愛親之心無慕位之意共記賢之也

右第二十九章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然猶有未盡比次當御之婦人而猶不入於禮故以爲問而夫子各之見此爲人情所難未可輕議也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古

右第三十章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大夫有家宰家倭以司徒兼家宰家臣以司徒兼司馬家司徒諸日司徒之屬或曰徧也藏曰泉行曰布徧歸還之亦君子不家於喪之意故曰可

右第三十一章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鄭讀其音基孫鑛曰如字○何居言於義何處也劉敞曰成寢而葬夷人之墓不仁也許其合而命之哭特矯僞以文過耳湯三才曰杜氏請合而不敢哭宜所欲哉哭之不得已也劉辰翁曰然終不若改墓之爲安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季武子寢疾蒲固不說齊敬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會葬者之禮人所未點倚其門而歌蒲氏閎名魯人表微謂隱微之禮人所未悉唯君子能著之蓋心實誠潔而曰譽之也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則會哀止六七歲未必有倚門而歌之事後人以一節點則鄙世子巫奔魯不三十年魯不聞有兩會氏族也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古

右第三十三章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穆伯魯大夫季悼子紇之子平子意如之弟名靖字公甫文伯名歜以父字爲氏別子始分也禮寡婦不夜哭陳澔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皆中節矣故夫子美之雖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朝夕哭殯必牽起其帷以致親愛之意敬姜不然敬以事夫欲成其令德也他人學之而凡殯皆帷昧於禮矣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古

之私但依常禮未嘗使居外寢以過防之

右第三十五章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適齊卽齊昭公二十七年卒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還旋同號平聲○延陵吳地卽今常州吳子札讓國而居此故人稱曰延陵季子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還旋同號平聲○延陵吳地卽今常州吳子札讓國而居此故人稱曰延陵季子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還旋同號平聲○延陵吳地卽今常州吳子札讓國而居此故人稱曰延陵季子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

掩坎其高不過手葬高卑大小適齊卽齊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掩坎其高不過手葬高卑大小適齊卽齊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掩坎其高不過手葬高卑大小適齊卽齊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掩坎其高不過手葬高卑大小適齊卽齊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掩坎其高不過手葬高卑大小適齊卽齊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嬴博齊二邑名至於泉淺深之宜且遍幽明之故故夫子稱之然不惟得旅葬之宜且隨時處中之道非禮之常不可據為典要也○吳氏曰右第三記圖繞之數非哭之聲數千介而識為哀不足乃老莊之徒過矣

右第三十六章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扶服詩作匍匐○陽門宋國門介夫甲士也宋

司寇惡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游與

彌牟之弟游文辰爲之服疑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與彌牟之弟游文辰爲之服又辭與彌牟之弟游文辰爲之服又辭子南面而立曰子辰與彌牟之弟游文辰爲之服又辭臨其喪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惠子靈公孫昭子郢之子名麗爲司寇其子虎別爲司寇其子哭皆頍吃聽者耳治成謂也麻衰疑衰者之通服而又以牡麻爲首之環絰及腰絰則朋友之服大夫賓位在門東近北臣位在東近門南北上不在則已亦不成其爲賓故趨就臣位所謂比於執事如敢視賓客也文子疑其過譯故再謂而子游言因請然後文子知已之失扶適子就主位而子游亦趨客位以成賓也○按鄭謂惠子麗適立庶故子游過爲重服以譏之孔因謂此經是雙股之紋經愚謂本文言經不言紋安知其非單股之環絰耶且虎言復位則前因嘗在兄位矣特子游入弔時不在耳又子游果重服譏之則虎既復在位子游何但就客位而仍此不情之服乎

右第三十九章

將軍文子之喪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文子卽彌牟常將上軍主人文子之子儁子取也別爲將軍文氏深衣旣練之服也緣以采曰深衣而麻衣亦通號衣麻衣也緣以布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陳澔曰深衣練冠不純吉又不純凶於廟主所在也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垂涕洟哀之時已過而哀未忘也除喪受弔古無此禮而儁子舉動皆合其宜故子游善其處禮之變

右第四十章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舉尸者出戶卽括髮子游曰知禮家語作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陳謂上戶當作尸誤○武叔名州仇昭子嫡之孫成子不敢之子舉者舉尸之人禮卒斂主人馮尸括髮袒於房主宰男女奉尸彼於堂其袒括髮爲奉尸變也今舉者奉尸出戶而武叔乃出戶不親奉尸一失也旣袒猶未括髮二失也不於房而於堂三失也武叔好論人如此故子游反言以嗤之

右第四十一章

季康子之母死陳饋衣敝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饋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敝姜康子從卽時也凡陳先祭服次敞衣男子袍爲敞故襲衣不可陳也○按於寢宮有平日玩好畢陳者愚謂陳玩器亦能傳禮也陳於襲非禮也

右第四十二章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弟子事師當掌下棺之事而年幼小故梁從公輸氏若名世爲匠師當其族名般者請代之不用碑絆而用機發以見巧也公肩氏假名亦魯公族言魯有貴公卿之葬用豐碑三家出自桓公故碑視桓廟之桓所謂初也今

朗欲以人之母試其巧則豈不可以已之母試其巧耐心亦有不安者乎於是季氏知其不可而不從也舊說豐碑朝廷之碑桓楹鄭氏知其不可而不從也舊說豐碑于廟庙之碑今存者高五六尺廣二尺厚尺餘中有竅以受素引若思謂當是天子諸侯用不故名碑大夫士用木故名豐也又鄭氏得以為得已其母為其母或曰伏足為得已其母為其母或曰伏足為得已其母為其母或曰伏足

也況又同椎乎弗果殺屬吾獨○屬會集也
右第四十八章
子柳之母死干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賙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賙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子柳詩下章稱家有無不均古人安貧守禮如此
右第四十九章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

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叔仲叔孫氏之別也叔牙生仲氏生惠伯彭生生皮柳衍三人學教過教也衰齊衰繆絰兩股絞之五服所用總衰升數比正齊衰細比小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而弟妻於兄公當事亦用之者蓋兄弟之妻本當服大功以避嫌故不服當事則弔服加麻兄公尊故總衰升數亦親大功而降之細比小功而加絰也環絰一股不絞者姑姊妹若夫之弟則但疑衰而已環絰一股不絞者姑姊妹在室服齊衰不杖期與伯叔父兄弟同嫁大功既嫁而反及適人無主仍期柳之姑姊妹非反非無主而為服期亦厚之過也柳妻魯鈍見叔仲皮常教子柳遂比諸舅而為齊衰繆絰衍告子柳言向者吾於姑姊妹亦當功服而齊衰時無禁我者故失之過今當從女故遏使衰從衍言蓋亦向日之過禮而喜今茲之見正也鄭謂柳皮之子皮常教柳以禮及皮死柳妻魯鈍猶知為舅齊衰而衍見時人以輕細為美以告子柳而柳反使妻從之其不知禮猶如此也未知何據
右第五十章
縣子曰晉之公族其卒也公室為之三日不舉其大夫為之一日不舉其庶子為之終食之間弗忘也其葬也引而不反其反也如不及其封也若窆而弗克其反也如恐弗及既葬而封崇三仞庶子不與焉縣子曰晉之公族其卒也公室為之三日不舉其大夫為之一日不舉其庶子為之終食之間弗忘也其葬也引而不反其反也如不及其封也若窆而弗克其反也如恐弗及既葬而封崇三仞庶子不與焉

右第五十一章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刺三月之喪如剡服斬衰其痛如斬用削杖其痛如削斬為衰以下皆然其服
右第五十二章　雜記文
縣子曰給衰總衰非古也既虞卒哭可易葛乃有以和葛為衰以總麻為衰是求輕細而非禮矣
右第五十三章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司士官名賁其名也汰矜大也叔氏稱子游禮五十以伯仲人始死殺拋

襲必於牀時有因襲於地者毅矣其所請合禫故子游許之而縣子乃譏游爲汰者問禮當對以禫不可專輒若自我出也景伯致人以恭而閎馬父譏其太滿亦此意

右第五十四章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后一作原厚通世本作厚○魯孝公子惠伯鞏字子厚其孫以王父字別爲厚氏易治也精好之意縣子以牧人子今后木自厲之非矣君子慮生不慮死謀道不謀安

右第五十五章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人以爲沽也沽粗略之意孝子慈親則粗略多矣

右第五十六章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大夫以上含必使賓恐尸爲賓以受含士卑子自含之故以巾覆面而穿當口處鑿也今賈自含而鑿其巾是有嫌其親之心矣

右第五十七章雜記文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鬠而弔也自敗於鞌始也○蠹鄭曰當作壺二年及邾戰於升陘邾雖勝魯而死亡亦多故復以矢壺駡邾地左傳作狐駘蓋狐聲誤爲壺而壺又形誤爲壺也襄公四年臧孫紇救邾伐邾爲邾所敗家皆有喪故鬠而弔此一時喪敗之事習以爲常非矣○顧炎武曰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心焉一以其志也是亦無于禮者之禮也

右第五十八章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矣顏丁魯人既葬矣猶如親他往迎其必反而息以待之猶不死其親也

右第五十九章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人於親之死也始則哀哀則殺則敬漸衰能敬悲哀與憂在故能哀故夫子稱之子者男子之美稱陳皓曰美其能行禮且能變俗也○先少連少連賢也縱大連以少連及之也苟可並稱則君子樂進之聞君子如君子者也稱人子必及其親所以教天下之爲子者也稱人弔必及其兄弟之死也教天下之爲弟者也

右第六十章雜記文

大夫士喪禮之變

右第六十一章雜記文○以上皆記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有官者殺

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
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爲弒逆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凡
而不赦也若踰月而后舉爲在官在宮之人皆得起而殺之
亦當併誅而不赦也此賊同在官在宮而不討則與聞乎故而
極也君一月不舉爲弒逆子不得討之
○陳澔曰惟父爲然下十二章以下不言喪禮亦以類次之

右第六十二章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
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腰同京古原字○文子趙
氏名武宣子盾之孫莊子朔

之子文子成室人皆賀之獻賀也閱謂獻文疑是二事如
貞惠文子之例發則身往造之張姓老名字孟亦晉大夫
輪言其華歌頌其生哭頌其死聚國族頌其世
世相傳也罪極斬要次斬頌皆大辭也九京晉大夫葬地
在今絳州或曰平原九京曰原高平曰京葬深曰泉陽極于九
曰九原九京九泉一也全要領則得哭於斯矣蓋考終命
五福之一免刑僥賢者爲難文子尤舉其重者
以自祷也則張老固善頌而文子尤善禱矣

右第六十三章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
其知不足稱也其勇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
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叔譽韓詩作叔向蓋名肸故字譽
知音智○叔譽吾大夫羊舌職之子名肸歸猶與也植一作特上
設言葬此諸大夫如可復生我將誰與以其論其優劣也
陽處父晉襄公傅并兼也兼并衆事而特立乃取忽
之道故爲狐射姑所殺狐偃從文公出亡至反國時正危
疑之際而投璧請亡是挾君以不得不賞之勢也賞地
名士會食邑於隨范殺而謚武故稱隨武子亦曰范武子
也利其君仁也不忘其身則又知謀其身知也不遺其友則又仁故文子與之文子其中逡然如
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

右第六十四章

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迎古作迎一作
身也管庫職卑而衆利權擇士爲之無有私也綽寬言
取於管庫是以爲能焉賢也亦謂林雲銘曰如不勝衣
之至如不出口謹之至則不并植而忘其身以人事君無
有私己則不見利而忘其君遺其友又記其所行以相證

右第六十五章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
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
及謂之又斃二人舟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
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家語下有子路憮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乎子曰然此女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工尹官名商姓陽名棄疾楚平王名也王肅曰常帥師伐陳滅之楚人善之因號為陳棄疾遂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執也緤繩也禮路門外正朝大夫士皆立路寢燕朝則大夫升堂坐士立燕禮獻卿大夫後西階上旅上不升堂故曰不與商陽貫有不忍之心而其辭自托卑賤不敢以功上人故曰禮也陳澔曰追敵易於縱殺故善其有節

右第六十六章

吳使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若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弔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鄱陽洪氏謂斬吳太宰陳使者官行人名儀以傳聞故譌誤甚多此其最甚者也必如洪氏互易乃得之○嘗猶試也二毛班白之人子指所獲臣民也左傳吳圍陸入楚召陳懷公不至曾哀公元年夫差修先君之怨伐陳其兵非義可知而斬祀厲之木殺庇病之人其暴又甚矣陳使不盡言其失但以殺厲斬祀之許其反地歸弔則以討罪矜赦姑順之終未有一言屈服者可謂妙於辭令者矣

右第六十七章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

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畏故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周姓豐名魯賢人也孰猶熟也不可得見故使人問之哀公欲民敬信原非可施亦原無疑義忠也不可得見之致此必有異道不知敬信原非可施亦原無疑義忠致誠慤於此自誠應於彼嘘枯吹生此所謂忠信誠慤之功上人故曰禮也陳澔曰追敵之心也不然豈會之作豈不求固結於人然我不敬信而望人敬信難矣○徐與喬曰禹會塗山啓有甘誓而曰啓亦殷周之季矣

右第六十八章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嗚呼其哀故式而聽之夫之父曰胡不去也曰無苛政也夫之父曰非獨虎有殘生之路其志甚苛政也

右第六十九章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

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右第七十章。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贐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贐我。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哀墓哀之無主也。式墓而人。急省視之。嘗得復祭之也。過他人之墓亦式。過祀之位必下。以廣敬也。念故墓者。去國之情。敬祀墓者。居邦之道。各以其所處言之。

右第七十一章。

有子問於曾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也。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喪去聲。朝音潮。○喪失位也。問其進退緩急之宜。曾子言聞之。

未親問也。桓司馬。宋大夫。向氏。名魋。向戌孫。東鄙叔子超。子以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南宮氏。敬說。叔氏。魯南容。孟僖子長子。不出於適。故別爲南宮氏。速朽。猶愈於腐速貧。猶愈於廢。速貧之道。有子所以知者。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侯國執事

之人三卿爲上五大夫次之各官之正爲下曾自宜公薨去公室於臣祿皆不知其數故問子羔所食何比對以比於文公時之下執事語恭而禮正如此陳謂問其先世食祿始於何時對以文公時爲下執事則歷宣成襄昭定哀凡七世矣存考

右第七十三章　雜記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子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

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所與遊者乃邪辟之人故有可取故使爲臣而役之也誘之爲盜其才倘意氣實以服桓公特命反服以報其恩且嘉仲之善用才也

右第七十四章　雜記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恭儉禮之實服物度數禮之文晏子裘敝不易則儉於親然其儉也意在救齊國僭侈之非是乃所以爲則儉於己遣車不備五乘葬畢不留封樹知禮也舊說及菜而反不拜賓送賓恐非儉意○按左傳晏桓子卒晏嬰粗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井大夫卿當天子之大夫大夫當天子之上士是當時之大夫皆僭獨晏子守正禮耳五个五乘乃天子大夫之禮豈當時習用而有若亦因而不覺歟但諸侯之大夫降天子大夫一等則三个三乘宜也而晏子一乘則太貶矣殆有意於示儉也而晏子一乘則太儉也餘詳雜記

右第七十五章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鏤簋有刻鏤者紘冠系也天子朱紘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當道亦天子之外屏也反坫在兩楹之間大夫祭用之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豚肩不足以掩豆極言其豚之小也僭上則爲之上者難逼下則爲之下者難皆君子所不爲也

右第七十六章　雜記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蒙袂病極而目蓋昏以袂障之也輯屨傴僂而足並行如屨輯之也貿貿無知之貌嗟憐其病來呼之使來也揚目直視之狀謝謝過也微言其所見小所守拘也○謝紡得曰不食嗟來此蓋惡之心世間斷不可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婦人然丈夫亦然愚謂此心充之便可至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位曾子微之是引狂狷使至於中行莫便以曾子語爲假借而廿於嗟來之可食也

右第七十七章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

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愚猶禹也徙病瘠而面向上暴之貴之冀神憫之左傳欲禁巫徙蓋時俗有此禮也于遷通惟故疏國君大喪則罷市而日用所需有不可缺者則徙之巷口便於貿易謂之巷市蓋虐人之疾子不仁望之愚婦人不智皆非所以格天惟巷市比之君薨則庶幾有自責之意故可之○愚謂格天以實不以文省身改過用實去虛理宜出滯施舍薄征其實也苟無其實即巷市亦文而已可者惟可之辭

右第七十八章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窆同○子路家語子貢○吾聞之上句蓋君之帷蓋不必敝也士則惟敝者藏以待用而已衛守狗狗馬有功於人故以帷蓋埋之○謝枋得曰即此見聖人覆載氣象路馬死埋之以帷以保與喬曰亦載氣象

右第七十九章

禮記卷七之三　終

門人羅邏春校字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錄

禮記卷八之一

祭法

孔本第二十三吳本第十四葛本第十三今定爲第二十八○湯三才曰禮而無祭則無以報天地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尊尊親親之義故制爲祭法愚按今儀禮所傳少牢特牲二篇止諸侯之大夫士禮耳天子郊社諸禮及諸侯之禮皆無有其名義之著可見者具在此篇黃氏震禮續分祭法大綱第五天神第六地祇第七百神第八宗廟第九因事之祭第十今但就本篇差次之先郊社外祭仲也次宗廟內祭親也并取他篇之言法者附此而禮廟通論之禮亦因周爲要其詳不可得聞矣

祭法祭于五禮爲吉凡天神地祇人鬼其祭之皆有法也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孔叢作祖迎爲是鄭讀訢禷差張如字亦通宗鄭讀禁今如字○泰壇南郊圜丘所以象天折方也瘞折北郊丘山上形圓而高亦曰圜丘所以象地其丘皆東青南方澤中形方而卑亦曰方丘所以象地其丘皆北黑中黃泰壇則上員赤西白北黑中黃泰壇則上員以升也積柴于壇加牲玉其上而燔之使氣達于上以報陽也埋牲幣于坎之內使氣通于下以報陰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用犢貴誠也周尚祭天牲用蒼祀地牲用黃先儒謂此二至南北郊正祭其用騂者新殺詩祭也天地太牢餘皆少牢泰昭以下皆坎名祭時四郊迎氣之壇也祖以送往迎以迎來周禮伴

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也方慤曰王宮者日有王家宮其居也夜明者月明于夜明其用也幽者隱而小等于差以求雨也雩以龍旱而兼言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宗尊也言皆所尊祀也孔氏以上六者爲六宗非也四坎四方各一坎一壇以祭四方之神詩所謂以方也孔謂以祭山林川陵川谷之神恐非在其地若魯于泰山龜蒙晉于河惡池是也天爰始地資生四時錯行而百物生寒暑推遷而歲功成三辰賴其照水旱欲其時四方山川說化機而産萬物祭之皆所以爲報也○案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明堂大饗二者皆大祭南郊古制明堂古亦有之但神農曰天府氏常曰合宮以合祀天神其在季秋宗祀文王以配帝則周公以義起也孟春祈穀仲夏等禘黍犬故冬至圜丘祭皇天上帝昭事上帝新年正者皆時祭也餘位而劃類出征而類于守而柴祭頒朔于廟及四者因事而舉非常祭也南郊北郊天地分祭頒朔于廟及五帝皆不及地祗也南郊以始祖配新穀新年以后稷配周初亦配嚳周公制禮乃以后稷配南郊文王配明堂嘗則配以五人帝餘配

書傳無文也祭地有五夏至北郊大祭一也不與天同郊位征伐逆守三者告祭則與天同也蓋天地以陰陽覆載之異則分天形包地地道承天則合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可分可合天地亦可分可合喪祭異尸異几廟祭同尸同几忌日之祭仍合也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故北郊亦通謂之社非以社爲北郊也祭日月有六迎氣之時祭日東郊祭月西郊此時祭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待祭也南郊主日東門外壇北門外靈星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禁之此因事而舉非常祭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一大災類也變祭亦太嘗配火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祭天勾芒五神而以重配勾芒蓐收修與熙配后土該配辰星之祭則但及五神五臣不及五天帝人帝也鄭煦線書謂冬迎氣即迎黑氣亦不及五天帝人帝諸侯即迎黑氣亦不及天帝人帝也鄭煦線書謂冬至圜丘祭皇天上帝祭壇祭天同告于社稷社又生帝明堂分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

帝又分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上帝爲太微五帝夏至方丘祭崑崙配帝精帝嚳配紫微帝文王配太微帝夏至方丘祭崑崙之祇七月泰折祭神州之祇冏不如王氏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澤之可信也大司郊圜丘二也廣言之則曰郊指言之則曰圜丘天帝一也大言之則曰天尊言之則曰帝分其時與方言之則有五不必妄立之名也然圜丘在南郊而祈穀祈年與類祭皆不必于圜丘而方祀不必皆于明堂太廟重黎固人帝人官而亦不得特牲○柴燔柴以祭天也既柴然後出郊守祧詳見王制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廣五丈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則于此取方土而茅以賜之國社廣二丈五尺大社國社在庫門內王社侯社在雉門內大夫以下統士民言之大夫采地有邑社二千五百家有州社百家亦有里社曰置社者爲民而置也○按此與天爲偶當祭之社稷之社非北郊之社也北郊之社與天同也蓋天地以陰陽覆載之異則分天形包地地道承天則合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可分可合喪祭異尸異几廟祭同尸同几忌日之祭仍合也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故北郊亦通謂之社非以社爲北郊也祭日月有六迎氣之時祭日東郊祭月西郊此時祭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待祭也南郊主日東門外壇北門外靈星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禁之此因事而舉非常祭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一大災類也變祭亦太嘗配火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祭天勾芒五神而以重配勾芒蓐收修與熙配后土該配辰星之祭則但及五神五臣不及五天帝人帝也鄭煦線書謂冬至圜丘祭皇天上帝祭壇祭天同告于社稷社又生帝明堂分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又分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上帝爲太微五帝夏至方丘祭崑崙配帝精帝嚳配紫微帝文王配太微帝夏至方丘祭崑崙之祇七月泰折祭神州之祇冏不如王氏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澤之可信也大司郊圜丘二也廣言之則曰郊指言之則曰圜丘天帝一也大言之則曰天尊言之則曰帝分其時與方言之則有五不必妄立之名也然圜丘在南郊而祈穀祈年與類祭皆不必于圜丘而方祀不必皆于明堂太廟重黎固人帝人官而亦不得特牲○柴燔柴以祭天也既柴然後出郊守祧詳見王制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廣五丈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則于此取方土而茅以賜之國社廣二丈五尺大社國社在庫門內王社侯社在雉門內大夫以下統士民言之大夫采地有邑社二千五百家有州社百家亦有里社曰置社者爲民而置也○按此與天爲偶當祭之社稷之社非北郊之社也北郊之社與天同也蓋天地以陰陽覆載之異則分天形包地地道承天則合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可分可合喪祭異尸異几廟祭同尸同几忌日之祭仍合也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故北郊亦通謂之社非以社爲北郊也祭日月有六迎氣之時祭日東郊祭月西郊此時祭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待祭也南郊主日東門外壇北門外靈星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禁之此因事而舉非常祭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一大災類也變祭亦太嘗配火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祭天勾芒五神而以重配勾芒蓐收修與熙配后土該配辰星之祭則但及五神五臣不及五天帝人帝也鄭煦線書謂冬至圜丘祭皇天上帝祭壇祭天同告于社稷社又生帝明堂分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又分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上帝爲太微五帝夏至方丘祭崑崙配帝精帝嚳配紫微帝文王配太微帝夏至方丘祭崑崙之祇七月泰折祭神州之祇冏不如王氏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澤之可信也大司郊圜丘二也廣言之則曰郊指言之則曰圜丘天帝一也大言之則曰天尊言之則曰帝分其時與方言之則有五不必妄立之名也然圜丘在南郊而祈穀祈年與類祭皆不必于圜丘而方祀不必皆于明堂太廟重黎固人帝人官而亦不得特牲○柴燔柴以祭天也既柴然後出郊守祧詳見王制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廣五丈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則于此取方土而茅以賜之國社廣二丈五尺大社國社在庫門內王社侯社在雉門內大夫以下統士民言之大夫采地有邑社二千五百家有州社百家亦有里社曰置社者爲民而置也○按此與天爲偶當祭之社稷之社非北郊之社也北郊之社與天同也蓋天地以陰陽覆載之異則分天形包地地道承天則合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可分可合喪祭異尸異几廟祭同尸同几忌日之祭仍合也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故北郊亦通謂之社非以社爲北郊也祭日月有六迎氣之時祭日東郊祭月西郊此時祭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待祭也南郊主日東門外壇北門外靈星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禁之此因事而舉非常祭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一大災類也變祭亦太嘗配火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祭天勾芒五神而以重配勾芒蓐收修與熙配后土該配辰星之祭則但及五神五臣不及五天帝人帝也鄭煦線書謂冬至圜丘祭皇天上帝祭壇祭天同告于社稷社又生帝明堂分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

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煎燎祀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曰司命五司中六司祿二司命宮中小神鄭云伺察人小過非也又有司命主人壽夭泰厲古帝王無後者族厲古諸侯無後者○按五祀之說大夫無後者亦多異說周禮春官以血祭祭五祀先鄭謂太蜡五常後鄭謂重黎五官是也不必然矣月令春戶夏竈季中雷冬井愚疑蔡說爲正蓋行祖道之祭則門冬行而祭但不宜到常祀中而共之耳或曰行即井也設九祀周七祀則周禮宗伯司服夏官小子俱言五祀不

疏言七祀也周禮言祀司命王制言祭無主後則命厲二祀俱有之但不當並立爲七耳且爲羣姓立與自爲立者何別乎孔謂有采地大夫五祀無采地大夫三祀則儀禮士且五祀況大夫乎且戶竈甚切于人何耶諸侯大夫皆合之耶謂命祀于泰厲祀于秋他書無據加臆說耳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王制○五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嵩四瀆應劭云江淮河濟顏師古云江不獨入海疑應得之古干猷宿望祀而已後爲之廟而祝之非禮也今廟在泰安州霍山縣華在華陰縣恆在常陽江在江都淮在唐縣濟在冠邑漢在寧羌州劉向曰五嶽能大興雲雨不崇朝而偏天下施德廣大故祝三公四瀆雲雨千里故視諸侯鄭云其牲

牢幣王粢盛還豆籩獻之數與公侯同也伏生云其餘山川視伯最小者祀子男顧炎武曰滅其國因其地因國若閟伯上辰商人是因實沈主參晉人是因是也彼無主後則在王都者天子祭之在侯國者諸侯祭之以彼宿有功德于民不可絕其嗣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曲禮○此明祭之七得兼乎下下不得僭乎上以示法也四方以五神五帝言諸侯各祭其所居之方惟迎氣則四方俱也周禮禘東方青圭南赤琥西白琥北玄璜各放其色歲徧者若二至四時其一周也建

前期三月卜牛之吉者養之于滌前期十日卜日戒百官族人習射澤宮選士與祭王及齊于路寢之室前期三日卜尸戒賓祭之日神席圖北南面北面大司樂奏圖之以后稷王服大裘立于圜丘北面次稽榮于北壁上王親牽牲射之貫牲體玉帛于柴燔之掃北埋而祭鬯酌之泛齊獻尸大宗摠后以貍沈酌醴齊獻尸大宗酌盎齊王亞獻是爲朝踐饋獻于樂一成次爲熟王酌盎齊三獻尸大宗酌醍齊亦曰朝獻大宗酌緹齊再獻是爲饋食尸食訖王酌一獻食尸亦曰饋獻泛齊酳尸亦曰朝獻大宗酌沈齊獻尸又酌醍齊酳尸亦曰饋獻諸侯爲賓者又酌沈齊獻尸七獻畢舞六代之樂合而祭地在北郊之方澤亦上圜五十里祭之日北面方坻北面配以后稷王服衮立方丘南面樂之在北郊之方澤亦上圜五十里祭之日北面方坻北面配以后稷王服衮立方丘南面樂之尸前置黃琮鉉如祭天禮又曰祭地用玉幣璧琮祭社用太牢祭地用七牲祭社用三牲祭地瘞埋祭社以血祭祭社服衮衣祭地以龍龍按推祭五祀見逸中庸

詳月令
徐氏詳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諸侯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天子分天下之土以建國又分國中之都以立邑自天子而下各有廟祧壇墠而祭之所以廣孝也然心皆無窮而分則有限故制爲親疏之數親者祔而遠者祧又制爲多少之數自七廟至一廟無廟而祭此一節總起下文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王制○此申上文多少之數也凡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列羣廟各有門有廟有寢而其主在廟之室而東向羣廟之列左爲昭右爲穆左陽而明右陰而幽也始祭皆合于太廟北爲昭南爲穆北則向明而南則向幽也父子之次昭生穆穆生昭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其祧則昭祔祧則穆也三昭三穆兼二

常爲穆其祧毀則昭祔祧則穆也三昭三穆兼二祧四親而言諸侯無二祧故無二昭二穆太祖天子得姓人人生至見高祖而止故親之服亦止于高高以上無親之恩窮于高親之名盡于高德廟二四親廟四也諸侯五太祖及四親也大夫三太祖一功臣無聞焉天子廟七太祖廟一昭一穆四親廟也適士二不及太祖但分祀四親也官師一廟庶人祭于寢固以辨分之崇卑亦以稱力之厚薄貴賤人立廟官師不及祖則庶人子孫不及高官師不及祖則庶人子孫必立功德而祧主藏于大廟之夾室故謂之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謂之二廟于周爲文武世室以其世數不可知視四親則遠也祧超而去二祧即功德

多占了七廟之數然愚有疑焉古者建國分爲九匿于前一匿又分爲三中祖朝左祖右社是其地已有限矣立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分七廟廟有門而堂有寢是規制又有定矣若有功德必各建一世室則都內無可容都宮外亦無可擴也王肅謂諸侯有四親天子同之則禽卑不別愚謂天子始建廟而七諸侯始建廟而五則禽卑已別矣若欲同視上加二親則高曾之上何稱題考之上何號古今書傳不一見乎馬昭引禮緯云唐虞五廟夏初四廟無太祖也子孫宗禹而五殷初祖契與親廟而五子孫宗湯而六周初祖傳與視廟而五子孫宗文武而七是始卽建七廟上二廟待功德當遷者而入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也或疑七廟無虛主愚謂孔子此言明齊桓作僖僞主并納于廟之失謂始建國營室廟爲先魯公初立廟時也若始建之廟是五廟皆虛也烏得謂無虛主乎或又疑廟無二主限于二祧功德者多何以容有二主也若商之雍已祧而太甲外丙二主非謂一廟不容有二主也愚謂孔子此言明齊桓作僖僞主并納于廟之失謂太甲外丙二主非謂一廟不

正太公始祖之位若祀宋統承先王則以禹湯爲始禘而下及四親宋大給禘則上及乎王相土下及高宗皆祭之故正考父得不須十二篇于周歸以祀其先王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事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家語有考別之大壇爲鬼

中尚及祖一廟皆及父一壇祖至五世大夫正位中廟若天子之大夫則文地親伯宮比諸侯而世邑者亦有太祖於昭穆二昭記四世矣○郊故云大夫必立三廟則父子世官兄弟同爨廟不多於民俗乎若皆設於宗子家無地可容且父爲大夫子爲士祭與俗毀廟父廢則祖不毀宗子之家宗子爲大夫則主其祭宗子非大夫而庶子爲大夫則大夫以上皆祭於宗子之家祭亦宗子主之所謂士壹廟人大唯宗子也大夫身爲父之適則設祖父二廟於家而祖之祭猶祖之宗主之爲祖之適則設祖父二廟於家而合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

祖之祭猶皆祖之宗主之所謂齊而宗敬終事而后祭祭者也烏有各立三廟及皆立於宗子者乎宗子去國而庶子居者爲壇望墓而祭庶子有大夫則廟不行大夫攝其祭皆子問明言之矣宗子庶子大夫則廟猶不毀但薦而不祭耳烏有祭與祭殺者不詳考而輕說藏使人菲薄周公烏乎可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諸侯之上士不言皇考蓋亦祀之三世也親下言大夫士干給及其高祖則上士常祀因及皆祖矣孔謂順當作皇恐非是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皇考爲鬼官師諸侯之中下士考廟蓋一廟而祭二世也毛奇齡謂祭之於壇或於寢按本文不言一壇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以上家語文同の應士府史之屬無廟祭於殯也○按鬼者祭不陳主無尸非不祭也明制庶人亦祭三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主制

倪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禘第也次第舉行超四時曰禘諦也諦審昭穆尊卑之大恩謂禘帝也明宗尊事上帝大禘尊事自出之帝此亦尊事始祖之帝以配之帝以祭不給給於夏如也秋穀新熟可嘗故曰嘗孫炎曰烝衆也冬物皆成可進者衆也杜佑曰吳夏春禘夏禴殷周春禴夏禘以大禘在夏又別名夏祭爲祀以在巳月故也晉人曰以宴飲之未禘祀通稱之而或轉論爲祠爲祀也惟周禮作春祠夏禴或初從殷末從周

禘給禘給嘗給烝輔特也各於其廟止用特牲特牛禮不備最別特也給合也三昭三穆合食太廟百踰於衆雜備也○諸侯祠禘一犆一給嘗給烝

烝給春物未成故天子諸侯皆犆而祭實受其福也夏所謂東郊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惟麥熟而他物猶未成設天子可給而已無致罰於諸侯之犆一犆一給時祭而已諸侯一犆一給時祭而已諸侯先時祭而後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一

論祭杜佑謂此虞夏殷禮新主君喪三年四時皆禘四年春祠於廟夏秋冬乃給周三年禫祭後給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祫後五年再殷祭恩按大給即時祭而殷之也此言時祭之常與喪畢尤無涉天子諸侯居喪練以前皆犆練以後乃給諸侯祔於天子先給祭而後時祭其祭皆宗伯攝之恐皆授○諸侯祔於天子也鄭謂天子先給祭而後祔則不烝烝則不祫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之年不成親祭或合不祭也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必使人用之而不獻不假耳大夫士制不吉而至仲月者大夫居位用少無田則薦以仲月亦有時薦不拘月者

右第二章　廟祇堣之祭○戴記之言祭者甚多惟朱傳註楫天子廟祭禮一篇最不悉大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不變也

不變也單陽化氣散而歸人物皆受天地之氣以生故皆曰命共烏獸之殺草木之斬不待生氣之盡者多矣故物曰折而人曰鬼也五代唐虞夏商加顓頊帝嚳為七代禘黃帝以配天郊祖其功宗尊其德見不特大報嘗焉鬼即太祖四親人鬼等之不特二祧尚其功德即禘郊祖宗亦以功德論之所建立之名可人鬼者不變此一節又起下文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以申上禘郊祖宗更立之說上言七代此惟四代其前不能詳也家語子羔問禘宗孔子曰四代所立祖宗或乃異代或其祖考功德不殊雖異代可以無疑蓋唐虞以上貴德而已三代以下乃以其先之有功德者為之後世因曰先人為祖宗也其契之後竹書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冥死於河蓋說冥非○按鄭於大傳小記皆言禘祭天也祖所自出太祖五帝商計光紀周禮威仰也此又言禘喾契所自出禘嚳是以殷人禘焉天子之廟立二祧之上蕭嗣之大祭無與於下天黃帝為顓頊所自出禘嚳為顓頊契配天其世系本之史記然愚於此有深疑者嚳四子長摯次堯次摯次嚳舍長而賢聖之三子而立一般幼不肖之勢何即剋知而故不用耶舜與堯同出黃帝而上妻其曾祖姑周公作詩但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自聖人而父子兄弟間昏亂至此耶考漢王符述五帝系嚳伏羲後堯舜商幸後竹書帝嚳四妃生契后稷帝嚳即位娶陳鋒氏生放勳娶娵訾氏生摯娶陬訾氏生放齊娶豐氏生挚娶陬訾氏生放勳娶娵訾氏生摯娶陬訾氏生放齊娶豐氏生

自漢至於晉魏漢劉耽呂梁紳亦言虞幕生窮蟬史記去聖而繫蒂姓於顓頊不妄耶詩言有娀生商姜嫄生稷俱不言嚳則斷非嚳子必生於江且傻非無人道而生何故棄之如詩所云宋子詩傳主鄭無人道之說而於禘祫一絕不相關之譽為所自出不可怪耶或曰然則殷周大禘追所自出何人耶曰身所自出父也父所自出祖也推而上之至於始祖止矣始祖必父於天以生者也則始祖所自出即天也殷以上之禮吾非知周人無主虛位而東向盍可知者以知之不可知者以不知之以為天也可以為祖也可南郊之配祖可陟於天明堂之享天可格於廟即此聖人明於天人之際所為仁至而義盡也聖人所不敢質言而但虛其位者王必求其人以實之曰有虞宗堯則禘郊鯀必求其神以實之曰帝入唐郊丹朱為尸事耳說者謂舜宗堯舜之子孫乃宋舜興或然也夏言郊鯀恐非是劉基云夏之天下受之堯分之殆鮮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於舜又逆於天天其弗享之矣愚言既修太原存鯀功也故權其保障太原之功而秩記之則可升以配天則不可商以太戊為太宗祖乙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此惟言宗湯或據其始歟周祖后稷非祖文王鄭謂此祖宗皆配上帝於明堂亦非也宗祀明堂自周公始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未聞虞夏以顓頊堯禹配帝明堂即周亦不聞文武並配也初因商制一二舉耳周公定禮只以稷配天於郊文王配帝於明堂大抵禮記可疑者此篇先儒更多附會故悉數其疑以俟後儒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以奉承天之祭事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以卑臨尊也大傳○牧野之師應天順人鑿楷垂統故曰大事既事而退甲子入殷乙丑復於軍也牧室齊車載主之室歸為牧伯故謂之牧室酒伊訓所謂牧宮也遵豫通大而疾也覃父遷岐肇基王跡王季繼之入

命作牧文王纘之遂受天命後當追王然以子孫行之則是子孫爵其祖父而以卑臨尊矣惟富榮帝所社之時率諸侯而設奠以告若曰此王號乃皇天后土所命不敢以子孫之卑臨之故必追王恐非○按鄭據緯書謂文王稱王九年孔又據緯書謂文王東伐紂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愚細繹之惟此為確觀書烝誓止稱文考武成乃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之說亦可通而謂追王在成王時則斷非也王齊禘於清廟朝祭氏謂清廟乃明堂之太廟太室也○按詩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焉朱子集傳引書王在新邑烝祭歲則此清廟之為洛邑明堂審矣蓋宗祀文王於是始考經言周公推禮所由制此言成王明禮所自行則鄭謂禘祭天亦不安但不可謂南郊圜丘亦名禘耳

禮記纂注　卷八之一　十四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小記○禘有夏時之禘記並同庶子王亦如之而立四廟小記○禘有夏時之禘五年之禘有明堂之禘因夏時而隆之明堂之禘又因太廟而例之此乃專言五年之禘也王者既立始祖為太廟至于五年又推始祖所自出虛位東向而以始祖配之此非諸侯所有故曰不王不禘也或適子廢疾或王崩無嗣而庶子入繼正統則其禘亦如之不以庶而降惟其祖父未嘗即天子位則不得干正統之祭而別立廟祀之或父或祖或曾祖皆然言四別親立親廟雖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秋杜祐說也祐說是也取其序昭穆曰禘取其合羣祖曰祫祫說也取其合羣祖曰祫祫說也天子三年大祭曰禘諸侯曰祫諸侯有祫無禘張子說也凡合祭於太廟明春禘於羣廟自後率五年而再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禘在喪畢即吉之月無常期杜預說也喪畢遇孟月則禘遇主孫遇居王父之位禘之言遞也遞劉歆賈逵鄭眾說也禘為大祫近世毛奇齡說也非常祭或一年或三年惟君意所行陸淳說也異其等者禘輕於祫鄭氏說也禘大於祫祫一說也禘王肅何休說也有禘無祫杜預說也取其序昭穆曰禘祫取其合羣祖曰祫祫說也天子三年大祭曰禘諸侯曰祫大夫曰殷諸侯有祫無禘張子說也凡合祭皆曰祫祫為大祫近世毛奇齡說也以所祭言祫及壇壝諸及郊宗石室馬融徐邈說也祫各於其廟祫則羣廟毀廟皆合食於太祖禘則王季以上親盡廟主合食大廟祫取未遷主合食太祖禘則羣廟通義說也祫皆合食文武廟鄭氏說也祫兼毀廟親廟禘不及親廟親廟以下分昭穆以次陳列祫則羣廟合食后稷為尊分二廟陳列祫止一配并不及毀廟陸淳說也祫兼毀廟親廟禘不及親廟廟主合食后稷為尊分二廟陳列祫止一配并不及毀廟趙匡說也祫兼毀廟親廟禘不及親廟不追所自出禘祭及功臣祫不及功臣何休說也禘及功臣祫不及功臣程子說也禘及功臣祫不及功臣以程子說為是禘及者遠故祀先后并及功臣祫者近故不及功臣

固蘇氏說也禘不及功臣揚復說也禘有大祫存時祫禘有大禘有夏禘焉禘不大祫祫禘為大天子追所自出魯皆祫而不禘故大說也愚謂先王之祭有隆有殺有疏有數數而殺者所以視疏而隆者所以親親而隆者四時之間祀追享嘗烝宮三年有朝夕奠所謂日祭也其月祭之所謂月祀也七廟之主四時皆祭祫則禘夏秋冬烝閒隆其禮親廟數廟皆合食於太祖之廟之主四時皆祭祫則禘夏秋冬烝閒隆其禮親廟數廟皆合食於太祖之廟之祭時享也三時皆祫所謂時享也七

宮也孔氏云妾母不世祭無廟妾祔妾祖姑爲壇附之禮祔以爲祭也妾母不世祭祔之何用藉疑子之祭祖半但不入廟以避正適孫則殺之薦而不祭耳若適無子而子孫皆由此妾出則此妾當別廟親盡乃遷若此妾子以別子爲祖則此妾仿周人之世祀妾嫡亦可也吳任臣曰先儒言姑不服慈姑則孫亦不爲慈祖姑服按虞喜言若父先亡己有於慈祖姑則卽以祖姑之服之可然則慈母與繼母無服乎疏衰無受其可也

右第四章　言祭祀之義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天道所生患人所殃所以起下文　是故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后土亦官名共工氏子名句龍常爲是官厲山卽烈山氏子名柱爲之夏以前祀句龍爲社柱爲殷湯有天下欲遷社而難其人乃遷柱而以棄代之棄亦官名烈山氏子名弃爲之夏以前祀弃爲稷周人亦祀弃而兼祀柱故封土爲社稷爲首穀而土敷又非一穀故祭五土五穀也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

右第一節　言祭祀之義

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三辰有照臨之功地道有產物之功族類也帝如少昊盤庚臣如重黎伊呂物如門戶井竈表暨坊廬皆列於祀典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三辰有照臨之功地道有產物之功族類也帝如少昊盤庚臣如重黎伊呂物如門戶井竈表暨坊廬皆列於祀典

右第二節　言祭祀之義

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一節是故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后土亦官名共工氏子名句龍常爲是官厲山卽烈山氏子名柱爲之夏以前祀柱爲殷湯有天下欲遷社而難其人乃遷柱而以棄代之棄亦官名烈山氏子名弃爲之周人亦祀弃而兼祀柱故封土爲社稷爲首穀而土敷又非一穀故祭五土五穀也

右第三節　言祭祀之義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四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五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六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八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九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二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三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四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五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六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七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八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百九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二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三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四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五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六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七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八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二百九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一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二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三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四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五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六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七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八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十九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二十

有由辟焉　郊特牲○辟音譬○下同

今續注○下如字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三百二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栗賓客之牛角尺。王制角
如繭如栗角初生者握四指所把也記神以誠
故禮彌重者角彌小賓客則但取肥大而已天子社稷
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制。牛羊豕備曰太牢羊豕
子所報者廣諸侯所報者狹也不言祭宗廟者徧也祖則用特牲祫則四
牛曰一元大武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
以羊豕曲禮。元首也數牛以首數魚以尾牛最貴故曰
矣牛以在滌三月索求得即用更不必在滌矣天子之大
夫以牛上士及諸侯之大夫以羊肥則迹大犧色純者肥則不必純
侯之士以豕曰特牲。按諸侯稱犧牲大夫稱犧歸未言
不貴純國語牛羊在滌三月大豕不過十日禮言養牛牷
具是天子未嘗不用索牛大夫士
牲未嘗不在滌此特舉其大常耳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豚

曰膋肥大曰羹獻雞曰翰音雉曰疏趾兔曰明視鴽曰
脡祭稟魚曰商祭脯曰尹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
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薌萁韭曰豐本豚曰腝臐玉
曰嘉玉幣曰量幣。曲禮。古無穫曰句疏一作蔬。此因
上而悉數祭物之名羊肥則毛短豕肥
則脅剛豚肥則體滿故以名之羹獻犬可爲羹以獻
蔬開也雞肥則鳴聲遠雉肥則尾長故以名之或曰翰羽也雞鳴必先振羽雉趾開無暮兔目有
光也脡直稟乾商度尹正也魚鮮則脡然而直粢則實而
熏燥濕之宜脯必割之使正也清滌以明水說之清酌公
他著醞之蘗合氣香而黏合也稷有中德爲五穀長而芳
之明潔故曰明粢稻貴疏蔬菜皆香也韭本豐大
則美蜃鹽味厚者玉無瑕曰嘉量幣廣狹長短皆中度也
孔氏曰物備則衆其大者若一二物則並舉其名以告。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王制○庶人無祿者使能自給是庶人不得用
牲但取時所有而已

右第七章祭物之等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王制○衣衾之數
大皆從死者前其所自有也牲牢酌
獻皆從生者之祿達孝子之養心也父爲士子爲天子諸
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

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小記○陳澔曰天子諸侯祭爲
士之父其禮屈故尸從生者之服
服以士祭爲天子諸侯之父其禮仰故尸服死者之
有由而殺者此類是也恩揜諸侯不
侯安有士祭天子諸侯者或國滅無他子孫有士大夫
者不得已而出此變若士無祿與庶人皆無尸

右第八章祭服之等

成廟則數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鮮皆于屋下制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禮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豭豚大祝稱釁之下有以羊向純衣作羊服下有宗人曰諾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扶羊乃行人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後作釁門亦倣此宰夫以刀刲羊于屋下釁某廟君曰釁某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後作釁門亦倣此宰夫以刀刲羊于室中以交神故先祝以請命反命傳命故次宗人以割牲故次宰夫以割牲故次雍人純緣也

其色羊衣純豕衣袪袪之使潔也祝屬也屬諸執事而傳命以釁一曰祝之爲吉祥之詞若曰令月吉辰釁茲新廟子孫保之永受胡福也祝不告神廟無主所告也碑麗牲之碑在廟中庭宰夫東上爲攝主也自中雷中霤升屋也廟門及左右夾室各一雞亦升屋而割血未升屋時先於屋中洗耳旁毛謂之衈以耳主聽欲神聽之也有司皆北面統于廟門宗人也雍人當門室中有司皆向門室皆北面統于廟也釁畢宗人告宰夫乃反命成也室成以燕飲落之名器之貴者壯曰豭賤者壯曰豚按宮室落成禮經傳不見庶爵酒流於前乃降主人向屋立賓致祝辭主拜謝乃燕飲相樂焉

右第八章　釁廟之禮○大戴與下遷廟各爲一篇雜記中見證入通禮第四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緩後第二論既遷祖主于高廟復新之以待新主之人將第三論謀大祥先新廟詳見禮司徒之日君爭服從者皆乎服從至于廟門外有司如朝位宗人擯東面于君之北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東面于君之南西向有司加朝位宗人擯東面于君之北西向既事將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辭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辭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興祝辭三曰孝嗣侯某敢用

東階主之也君亦東階從之也還而至者衣服而用牖戶之閒若神相宅已與偕來也止用牖戶非祭也已可以使君神已許也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閒揖者揔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而爲明薦之享君及祝俱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東西走辟侯神之享也祝就西廂因便也時祭先以明薦之享告而後闔戶雁問使神飫之此但若俟神飫之時論也再拜亦若神許之也徹埋幣於階下從於時論也再拜亦若其衣服皆就之設守祧掌之時祭乃出以授尸　摺者曰還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爲祭前期十日之禮○按廟將遷必先置廟是置以於新廟乃徹几筵

右第九章還廟之禮爲遷也小歲既成置廟入雜記無反廟遷也故并取大歲文附之

禮記卷八之一　終

祭義孔本郊特牲第十一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吳本參合爲第十五丙本第十四今定爲第二十九○儀禮惟存大夫士之祭禮記祭義則通上下言之不專大夫士亦止言孝子之心於儀文器數皆不及也其儀文器數之義略見郊特牲篇而天子諸侯之祭義則見於祭統故戴氏禹氏皆取三篇參合之但郊特牲所言乃郊社廟祭之義而禹氏本合之祭法亦不類今於祭法先天地百神而後宗廟此亦先郊社增義後廟祭義殿銘一章亦廟器也故併附之

郊之祭也以至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於郊故謂之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犧貴誠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

以象天地之性也郊特牲○圜丘之祭以子月至日其于卦爲復陽氣始生日短極而長故迎之也天積陽而日爲陽精故報天必主日若寅月祈穀諸祭亦謂之郊而用辛日者以武王牧野榮望得辛未日故後世不忘其始也圜丘在南郊而祈穀諸祭亦於郊故皆謂之郊天陽地陰南陽北陰故南郊以就陽位圜丘牲以蒼象天之色而祈穀諸祭則以騂亦周所尚也犢無牝牡以其未生之德原無物可以感故曰誠天地之性至誠無僞其大生之德原無物可以報卻故惟取誠格不盡飾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日至不用上辛則用上之辛三卜不吉則不郊也郊用祖配故先告之若親受命然既告乃上先告祖祖尊也後卜于禰親若親聽誓命受教誡之義也獻命之也○鄭以日至爲周禮卜辛爲魯牲非也周亦有新意魯則無至郊耳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誡之義也獻命

廬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淨潔宮祥射義卜筮得吉有司

迷以所當戒當令之事告王而王于深宮親聽之蓋齊戒莫重于王是即受教誡之義也庫門在廟門外先祭三日有司復獻王所命之事王又申飭之姓孫也百姓王之宗族子孫百官疏百姓親故戒之地有遠近戒與王還路寢之室敢齊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俱郊特牲喪者不敢哭本篇○郊特牲不敢凶服句郊特牲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本篇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郊特牲敬之至也本篇○祭之日小宗伯逆釁省鍾告時早晚及牲備具于王王朝服以聽其報示身重其事民皆當以上之敬爲敬也國中夫王宮二百里郊祭吉禮之大故國中外皆不敢以凶事干之氾埽徧灑酒而埽之以示潔反刮其土以示新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恐上行事之早盡王自卜祭之吉以來嚴敬至矣故民不待戒令而自從其敬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貳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郊特牲○璪藻同詳見玉藻天數十二月之數素車殷輅也交龍爲旂周禮司常文王以配常而曰天右之文右享之孔子曰荣莫大于配天未嘗別明堂稱帝不稱天也又嚴父之說亦就周公論之耳若謂成形于父必以父配則周人始生惟后稷于氣始爲宜受命則文王故于物成形于名謂何若易其名而歌儀式則幽厲之典不待理即其合朱子亦云只以有功者配恐不當執成形于父之說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淮南其作於以朝及闇作於日出必從陽不別位也其闇日未出也以朝及闇日始出尚赤也若稍遲則日已白太昊則異黑也或謂周或以朝或以日而以日月從祀即周禮禋祀昊天上帝時也祭日于東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

外內以端其位日出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理以致天下之和日端月三日哉生明在東物所自出西物所申上所以分祭東西之故陽代終蓋陰陽之氣惟別故能和而聖人制禮所爲別日月之幽明以制坎壇之上下別日月之內外以端東西之定位者正以如是則陽長陰短陽始陰終乃交錯往來而有以成天下之和也此日月之專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周禮所謂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也

右第一章郊祭之義而日月之祀因附見焉

禮記集說　卷八十二　四

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位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禮記通文見漢志○此專言北郊方澤地祇故就陰言北郊方澤地祇故就陰用甲用日之始也郊特牲○天有四象而日爲陽精之大故北郊主社方澤之中內爲壇外周以垣設主壇上北面而君南面祭之以答陰也郊主日地有五行而土爲陰質之祇祈秋報則用甲十干之始以爲敬也○天神陽故南面地祇陰故北面此陰陽之分天陽而用辛要陰之成地陰而用甲原陽之始此陰陽之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便陰明也薄亳通○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陰陽和而萬物生故大社必受天陽使氣得以相達惟勝國之社雖存以爲墨而屋其上使不受天陽又於北方爲一牖以受陰殺則陰明而物死矣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敬民美報焉垂象天之道載物地之道哀皇地祇于天是以天事天而尊之因緣盡敬

○周禮仲春蒐火弊獻禽以祭社此言季春心星出而殺用火其候有早晚也簡閱歷數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言比之社誓衆於社也習變其左右起坐變動之節此論武之法也驅逐之時禽獸流動其利可鑒不敢犯令而多取此也○天神陽故南面地祇陰故北面此陰陽之分天陽而用辛要陰之成地陰而用甲原陽之始此陰陽之合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鹽鄧氏通

○周禮仲春蒐火弊獻禽以祭社此言季春心星出而殺用火其候有早晚也簡閱歷數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言比之社誓衆於社也習變其左右起坐變動之節此論武之法也驅逐之時禽獸流動其利可鑒不敢犯令而多取此也○天神陽故南面地祇陰故北面此陰陽之分天陽而用辛要陰之成地陰而用甲原陽之始此陰陽之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便陰明也

右第二章社祭之義○按社有與郊對舉者北郊方澤以主社而名社周禮大宗伯以冬至日祭地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于圜丘奏之而天神降靈鼓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于方澤奏之而地祇出此經記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禮言昊天上帝不言皇地祇省文耳社有與稷並稱者庫門不同徒設社稷之壝令社稷大同徒設社稷之壝令社稷

掌珥于社稷春官司服祭社稷則絺冕秋官士師祭
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此亂祭之禮禮之精輕者也大
采朝日少采夕月皆非祭天春祈社稷秋報社稷及
宜于社皆祭一日之地而非大地自胡氏有社無北
郊之說出而昧昧矣是爲言郊多屬圜丘而日用者
牡明驍又兼祈報諸祭言社惟陳位北端屬方澤而
日用報故祭多主祈報蓋天尊故祭多卑其事近也而胡氏之堀遂由此起矣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郊特牲○蜡古作𥡴○大蜡八者陳祥
道曰先齋一日一司嚴二百驟三農四郵表
嚆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也鄭去百種而列昆蟲增矣鄭
云天子八則諸侯以下不得有八蓋先齋古天子諸侯不
得而祭也伊耆炎帝號神農始爲蜡而後世遂奉爲蜡
之主蓋蜡之祭義在報功故凡有功于齋者悉報之也蜡
之祭也主先嚴而祭司嚴也祭百種以報嚴也饗農及郵

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
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
水庸事也此乃申大蜡人之目伊耆始爲蜡尚未有八後
章伊耆爲先齋爲蜡之主而及其所祭所饗于
是定爲八爲司嚴古后稷神農未必記于柱疑亦後人定
之也百種司嚴之神農之舍與田界相連
故曰表畷禽獸即貓虎田豕田鼠爲害於苗而貓虎食之
即於苗爲有功故迎其尸而祭之坊堤也以蓄水防水庸
溝也以受水洩水皆
農事所關故曰事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
木歸其澤蜡祭說辭昆蟲謂賊螟蟊蟘之類土安則無崩坼
水歸則無旱潦昆蟲不作則不害苗草木生
於藪則不蔓延皆須其功而因以爲後祈也皮弁素服而
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

義也蜡以送歲之終而厥功已爲仁義而又哀老如此仁至而義盡矣

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既蜡乃服
於是祭也黃衣黃冠蓋土之色用黃尊尊事重土功
也草服麻葛之屬生于土不用絲○按周禮祭蜡則次
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是服亦名蜡蓋彼統言之此析言之
也陳祥道曰天子且以黃衣野服與野老周旋俎豆間其
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去聲○記猶識也蜡通則知其國
之禮不通則知其國之教化民量
入爲出神事且不行則人益宜飲蓄也
因蜡以相燕樂也民農事甫畢又執
功以息其力申
上息田夫之意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爲

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簡
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周禮羅氏夏官之屬下士一人
曰大蜡對侯使言之羅氏本掌
補鳥獸而諭侯有以獻俘獻禽來者亦草服之意羅氏受其貢
終獻禽而當蜡時亦草笠而獻亦草服
于使之反以天子命班鹿諸侯戒以好田亡國若獻俘本
則班女諸侯戒以好色亡國使卑作禽色荒也并言羅氏
職掌如此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而
以習勞占物候然非如民爭利乃不
可斂藏之種耳鄭謂亦羅氏諭客語非
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
曰仁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一弛文武弗能
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雖知

正屬民原以正齒位無算爵後聽其歡飲而凡里社皆得
專之無監史之糾故至若狂子貢疑其非禮子言民積百
日之勞得此一日之樂譬之於弓其勢之若張之息之有
弛之不然過勢則民力竭過逸則民志淫張而不弛奧弛
而不張均失也豈文武之道哉記此亦以申移民之意

右第三章蜡祭之義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郊特牲○爓一作膟○膟生臭
爓洗之湯而未熟者虞以神之所享在誠不在物故惟用
氣以歆神而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專故
先以血詔神于室次乃薦腥又次薦爓皆于室是以氣爲尚也孔曰夏亦或然殷人尚聲臭味未
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
天地之間也臭即氣聲音之感無所不通故先作樂三終使其聲

充滿於天地焉○孔曰此四時常祭若大祫四代皆先用樂熊安曰祭天
以樂爲致神始煙爲歆神始血爲陳饌始
宗廟以灌爲歆神始其致神陳饌並同　周人尚臭灌用
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
後迎牲致陰氣也薌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薌合羶薌擅薌謂鄭詩釋訓之文羶薌今如字○擅鄭金煮酒芬香條
生先山川氣如白虹故用玉之氣使鬯之香達于淵泉爲
後出迎牲行朝踐之事將祭又揚鬯金合之圭璋鬯之烟
之薌氣而燔之使臭達於牆屋蓋以氣臭無所不達故求
陰求陽皆用臭也奠謂將迎尸于室祼以酌酒奠酬
南○按灌有二王祼鬯之事玉饋食又以蕭合牛羊之腥黍稷
用蕭合脂膋饋食又加黍稷使知牲殺及菜盛凡祭慎諸
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教人

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凡人以陰陽之合而生歡喜者
周先陰所祭則求其散而合之也殷先陽
尚異耳　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
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
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詔祝坐尸謂天子諸侯
朝踐時坐主於堂之西
方東面坐尸於戶西南面祝取牲脅爓於爐上又取肝
洗於鬱鬯播之爲制祭皆先入詔神於室出祭於主說用
牲者牲入未殺時先以幣告也升首者既制祭祝又升首
於室當戶北墉下也道正也祭以饋食爲正也更爵於室
之奧戶升自北方坐於主北北祝告主以祖薦歲事也索祭
老直祭之時祝又求神於門內門內待賓客之處也于室于堂
于庭無所不用其求而又遠求之祊者意鬼神遠人或是
在此也○孔曰祊有二明日繹祭設饌廟門外西室此正
祭在廟門內待賓客之處祊之爲言倞也倞音諒又音
鄭曰索也禮爲尸有所徂設饌之北祝取尸所
祭饌所食牲體皆置其上爲故尸故設此徂也君再拜稽
首因祖親割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也稽首服之
甚也因祖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
孝子謂國家也拜以致敬而稽首尤服之甚親割致敬而因
極於服之甚乎孝蓋服之盡也諸侯內事稱孝子孝孫某侯某甘盡敬未有不服而敬之至者必
祭之義主乎孝蓋也外事稱侯內事稱孝子孝孫某侯某蓋
故也若天子則稱孝王嗣王　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
讓也散禮之恭嘉事之美致之盡之則皆其心也相詔王
人交尸而不詔尸以讓蓋主人自致其孝於神故尸
無事於腥肆燔脅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
已矣肆鄭讀剔○牲體初解之肩髀胳二脊一凡七體
爲薦腥又解之肩爲三臼肩臂臑髀爲四臼肺脊

殷祭爲三曰正祭謂
前曰臉凡二十四體爲薦熟又烹熟之升右胖不升止六體爲薦臉敬以神道故薦腥肆果何在哉亦樂其心而已
後坐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禮器○武鄉謂無今如字○肆角皆名
辜角受三升上畫禾豫角受四升上畫雲氣薦熟之時祝先奠奠未敢安坐祝詔主人拜以安之武王崩成王幼不能涖阼踐阼而治羣臣朝諸侯用氓諸侯入即席乃舉之尸以位尊故食之事乃坐餘皆立以終事夏時猶然其禮質也商則不惟坐之祝且詔主人安尸以安其位周則不惟坐之祝且

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鮒按天子個有膳牲往與雞皆入正鼎則十二特於若歐諸侯七牛羊豕腸胃膚魚腊大夫五羊豕膚魚腊其腸胃從羊士三豕魚腊元各其鼎又有陪鼎三鮮魚腊其腸胃從豕腥其是鼎奇而俎亦奇也周禮朝事之薄八雖幾黃白稻黑黍形鹽膴鮑鮑魚鱐鮒鱐鮒鱐食之薄八棗乾棗桃諸侯梅梅諸椑栗加籩八菱芡脯脩各二豆八葵菹嬴醢脾析蠙醢昌本麋臡蓍菹鹿臡菌菹鹿臡茆菹魚醢加豆八食之豆八葵菹嬴醢脾析蠙醢昌本麋臡蓍菹鹿臡菌菹鹿臡茆菹魚醢加豆八庶羞兔醢深蒲醢醓醢箔菹雁醢鶉醢箔菹魚醢羹豆二醢食移食天子之豆二十六上公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是謂豆籩皆偶也匹耳鎮食所膺加耳醢尸所加水盛陸產與周禮不同鄭謂彼天子禮此諸侯禮相變也先王陸產者陽配以陰水產者陰配以陽亦相濟之義

右第四章廟祭之義○按天子諸侯廟祭禮亡前後最難通曉今略參諸書條其次序先一月卜日卜尸卜吉宿尸三日卜尸卜吉宿尸中戒與祭者先一日省牲視滌濯之日宗伯省牲鬼后視豆籩立賓佐迎尸樂作尸入逐課衆尸以次課用圭璋璧琮尸祭之啐之奠之一獻也后課用璋瑉亞獻也王出迎牲祝延尸于堂后薦朝事之豆薦牲入至于庭以幣告王親射牲執爵刀毛牛尚耳取肺嘗一爨燔入以血毛入告于室王北面事尸祝取肺嘗一爨燔入記神于室出墮于主前王洗肝于爨燔之爲制祭

祝升首于室出又薦血王割牲薦腥再分之薦熟尸三獻也后酌醴之薦燭王以玉爵酌亞獻尸四獻也以上爲朝踐退而合烹薦熟行饋食禮陳鼎俎黍稷王北面事尸于堂祝索祭于奥夫合樂祝獻幣告于室延主人奠王入室事主爲陰厭厭飫酌奠于鉶南出合戶如食間祝合黍稷再拜嘏尸尸入爲接祭尸舉奠舉王拜妥尸王以玉爵酌亞尊益齊獻尸五獻也后酌醍齊獻尸六獻也尸十五飯訖王以玉爵酌亞尊益齊獻尸七獻也王授祭尸嘏王王獻二王後及上公策命臣有功者后以瑤爵因鉶食之尊酳尸遵豆以瑤爵酌亞尊益齊獻尸九獻也后薦加豆遵王獻賓正禮畢矣由是長兄弟衆賓之長衆兄弟加爵三嗣子舉奠共十三獻獻助祭諸侯遵歸國告利成尸出徹二簋黍于室爲陽厭六簋黍于堂爲陰厭其交致爵獻祝佐食旅酬皆于繹祭行之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天地之氣陽動陰靜陽清陰濁陽上陰下陽伸陰屈陽爲神陰爲鬼人之生也有是氣乃有是魄神伸鬼而成有是魄神即鬼而在是氣之生惟鬼與神合也至死而氣散而上猶見其神之盛而鬼與神離矣聖人于其離者而降而下乃見其鬼之盛而鬼與神合之使衆著于其理且不息于其心所以爲教之至也○按此鬼神就人身而言與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精別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申上文天下之物皆受氣而生氣反而歸土而骨肉亦化爲土矣但衆物之生其受氣甚微死亦漸滅而易盡雖不可不謂之鬼而不靈惟人得天地之氣之靈者而食味別聲被色又博取百物之精以爲精

故其死也雖魄降于下其謂之鬼者未嘗不與衆物同而骨肉所藏之精氣則升騰于上有時見爲昭明之光有時蒸爲焄蒿之氣有時翩爲悽愴之情此皆精靈所發而爲神之著則非衆物之所及是卽鬼而有神者存也○朱子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烝烝然底悽愴是凜然底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黔黑也黔首黑髮之民聖人因是昭明焄蒿悽愴之教明命之曰禍毋謂此骨肉之斃其鬼無知也卽鬼而神者存其精爽之著常上下于爾庭陸降于爾家善則福之惡則禍也使百衆萬民常有所祖父之神在其心目間則畏服之誠自不能已矣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聖人設教如此民固畏且服矣然鬼神之理難知而衆民之誠易息則其教猶未足也聖人于是制爲廟祧由觀而

疎自近而遠自盡其反古復始之道以報其生者父父之所由生者祖雖遠之功德有殊而近所由生則一使之循分自盡其情故民不惟畏而服之且順而聽之有不疾而速者此所以爲教之至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聞以俠甒加以爨也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見鄭讀曜今都字見閒郤并讀覩今見行文閒去聲○明命鬼神則氣與魄二端立矣由是報氣報魄之二禮設焉朝事之燔燎惟牛羊之腥鬱之後薦腥之後春夏用爓秋冬用爨爓熟之後春夏用爓秋冬用爨爨詩用大鬲爨詩用鼎大鬲鼎象其時也爓報陽也爨報陰也陰陽者順故體順故祭之有氣然後能相歆以生故報魄所以教民用愛乃朝事主氣以報陽而饋食朱實不繼腥以求諸陽是故昔者

合陽于陰上用其情也饋食主味以報陰而朝事有所以報陽也合鬼與神教之至哉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教發其情也是故昔者

右第五章引孔子言鬼神之義乃廟祭所由起也此以下皆以廟祭言之

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承上章反古復始前聖人所由生者皆動于情之不自已而制之後君子因之其不忘發之是以竭力從事而其敬正所以發其情也是故昔者

紘冕黻衣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

乎取之敬之至也（謀今作藉○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耕耨王藉以時入之純冠繫先古祖廟也即東末以耕所以竭力從事如此則敬致而情發矣○籍土春天子將親耕舍人共種于后內宰詔后獻種于王及就農正陳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墢公卿大夫士庶人終畝及秋天子親剝人粟而納之三宮小宗伯辨其名物與用以告三宮米而藏之御展家宰之將級于后親舂廟人供之舍人實之陳之伯送之舍人實之陳之肆師告潔后親設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宮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祖而毛

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脅乃退合祭脤泄層孰而薦之至也（脤烟通孰熟通合祭脤泄層孰今本作烟祭祭脤○養獸之官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及校人主馬牛羊人掌六牲及珍物也朝之以擇牲也色純曰犧體完曰牷養養于滌也牛人供之肆師展而頒之充人繫而養之君親視之充人以牲告既擇又卜宗人視之充人以牲告既卜三卜不從乃退宗人告事畢乃奉天子六宮卜夫人以下此或舉天子諸侯互見尚故曰歲事畢于已月言秋也后躬桑以鞠衣受繭以授外內命婦使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昕音欣單碎遝繅一作緣○公桑公家之桑蠶室蠶室之室近川便于浴種亦使外有所隔易防閑也鞠蓄上預就使不可捨外閉閑人在外掌之也大昕季春朔旦天子六宮卜夫人以下諸侯三宮卜世婦以下此或舉天子互見尚桑采桑也戾鉤也蠶惡濕故露筐乃食之蠶事畢于已月言秋也后躬桑于公桑以鞠衣受繭以授外內命婦使繅三盆手置諸盆水中手振其緒遂三者謂成于三宮也天子六宮夫人以下三宮卜世婦以下此或舉天子諸侯互見尚

稍三擇夫人或五也繭薄文章見日令躬桑者夫人而躬卜吉者君也亦竭力從事之意○鄭氏曰王耕籍后桑種王射牲后親舂后親繅王為糊衣卜六宮夫人皆內外相成也）

右第六章言敬之除早預于先也○家語止章此從孔本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之古者倮入蠶于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例有三尺蔟蠶室蔡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昕音欣單碎遝繅一作緣○公桑公家之桑蠶室蠶室之室近川便于浴種亦使外有所隔易防閑也鞠蓄上預就使不可捨外閉閑人在外掌之也大昕季春朔旦天子六宮卜夫人以下諸侯三宮卜世婦以下此或舉天子諸侯互見尚桑采桑也戾鉤也蠶惡濕故露筐乃食之蠶事畢于已月言秋也后躬桑于公桑以鞠衣受繭以授外內命婦使繅三盆手置諸盆水中手振其緒遂三者謂成于三宮也天子六宮夫人以下此或舉天子諸侯互見尚

稍三擇夫人或五也繭薄文章見日令躬桑者夫人而躬卜吉者君也亦竭力從事之意○鄭氏曰王耕籍后桑種王射牲后親舂后親繅王為糊衣卜六宮夫人皆內外相成也）

右第六章言敬之除早預于先也○家語止章此從孔本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之古者倮入蠶于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例有三尺蔟蠶室蔡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昕音欣單碎遝繅一作緣○公桑公家之桑蠶室蠶室之室近川便于浴種亦使外有所隔易防閑也鞠蓄上預就使不可捨外閉閑人在外掌之也大昕季春朔旦天子六宮卜夫人以下諸侯三宮卜世婦以下此或舉天子諸侯互見尚桑采桑也戾鉤也蠶惡濕故露筐乃食之蠶事畢于已月言秋也后躬桑于公桑以鞠衣受繭以授外內命婦使繅三盆手置諸盆水中手振其緒遂三者謂成于三宮也天子六宮夫人以下此或舉天子諸侯互見尚

考之往故悲感萬物之生而庶祖考之來故愉有樂以稱其樂無樂以稱其哀也○孔曰周四時之祭皆有樂歎辭詩言烝嘗言庸鼓萬舞則秋冬亦有樂此言無樂未詳熊謂秋冬但有管絃之樂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君得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散事猶得舉之致齊則心一于是不他及也齊三日專指致齊言之樂音效○詩大夫散齊九日居處笑語則得其音容思志意樂嗜并得其情性故三日如見之也入室詔陰厭時前此事尸于室神猶若憑尸而在至此徙倚事神于室本虛位也而儼然敬以愉者如見親之欲色焉以孝告矣而肅然敬以懼者出戶如有聞焉祝聞戶待神之欲而愾然志氣之所注又如其既飫而有聞焉如此則眞見所爲齊者而亡者存矣夫思居處則色不忘乎目思笑語則聲不絶于耳思志意樂嗜則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其致齊也乃致其愨夫是以著存如此也然豈能祭時已哉其著存不忘乎心也固有無時不敬者矣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著存不忘乎心非特生敬養也死亦敬享焉非特祭思敬享也終身不可封吾親亦無以爲享矣忌日之齋亦終身之十一也故即以明之

右第七節言敬之純且久而不忘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鄉相並去聲齊平上二音終身敬者惟聖人無時不與天相質對故足以饗帝孝子無時不與親相質對故足以饗親其臨尸而不怍者惟能鄉之故也齊齊專一之貌愉愉和順之意敬以事言忠以心言勿勿志有所在而又不敢自必之意諸猶乎也君與夫人交薦而下從之內外之官備陰陽之交合其敬且忠者皆貴鄉之則欲神之饗神豈有不饗者哉○按侯伯朝踐君不獻故君制祭夫人薦豆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人即奠盎子男夫人并不奠盎至錯食乃獻尸朝踐饋食乃薦之皆在獻尸前惟加豆則酳尸乃薦之故鄭謂此釋祭也正祭君牽牲親殺釋祭君親牽不殺正祭薦豆在君獻前釋祭在君獻後但玩文意不應指俑尸或錯舉之耳

右第八節言鄉之然後能饗也

稱諱如見親記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如事生哀之至如欲見之而不欲生敬之至如欲見之而不敢生教學時如見親隨隨而心罹也平日鄉之如此故其祀之忠也如見親飲食有悅豫之色者然惟鄉之故能饗之也詩小雅苑之篇文王正祭因如見矣明日釋奠子將旦時思昨日饗我而來今不知何往思之而急起歸祭庶其復留而亦不俟明旦也方正祭時見其歡色方以

爲樂已慨其往而哀亮樂之情有一念並致者矣愚聞之先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孝子之事生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事死也皆一念並致者也○家語與前第六章首節相屬亦孔子答宰我語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俎徹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矣何慨悒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音朔

饋定本作及夫何家語作必如此則何慨一作煩一作抗悒一作忽○嘗秋祭名親猶進也愨謹貌趨趨以數行步狹而急也濟濟衆盛貌漆漆則志在自飾皆非所以交于神明惟君子助祭于君宮迎尸反入于室而饋熟大合樂告備于斯時也薦俎則已薦體樂則已作百官從君以事神者亦已備乃相向以威儀故有此容耳此助祭之容非始入廟從君接神之容不可以彼例此也慨悒交神所謂如親見之也○反饋之時主祭入室有事助祭者在庭無事

右第八章　言敬之至而通為極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慮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

諭其志意以其慌悒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北去聲屬音燭○將祭之先事間欲慮一有不及則有或遺之憂比祭之時物固欲其一不備亦不足以治之也宮室修牆屋設謂塡隙除穢聖百物備若宗器衣裳慮事孫矣具物備矣孝子以其虛中之意孫矣敬以遠屬屬乎敬以專屬屬乎敬由是薦俎薦豆序百官各揚其職其虛中之志定定足如弗克負荷如將隕越者眞其守身之莊所至極而形者諭於在廟之人而事尸于室專以其慢易之矣然有所不自慢易之者孝子之心終有所不敢質言來褻而再言庶幾必所謂慌悒也蓋承上章而言　孝子之祭也愨其慤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教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其誠實則謂之信見其慤愨則謂之敬見其節文則謂之禮而總之一敬也至于一進一退皆如親聽命者然則其洋洋乎在上在左右更有若使之者所謂如生也如存也嘿言不過失者過則踰節失則不及皆非天理之自然也

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立如入而待事進而趨薦奉物以獻愧愉色之和欲意之專敬終徹而退則正祭畢也謂身之倦愉色之和欲意之專敬固當至而敬實深愛所自形故敬樂親之無非敬而細察之則敬又有隨事以將其愛者必如是乃爲孝子之終也周本但云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進而不愉

亦不能以慊惚交於神明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此又以孝子生之敬養者言之見敬皆深愛之形也溫柔和忻喜曰愉委曲曰婉心者氣之主氣動則先見于面一身之容體皆應之故有深愛存焉自有深愛形于外而如執玉奉盈其敬之至皆愛之至也愛則已淺矣○饒魯曰執玉奉盈以卑承尊之敬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慤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遲遲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怒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陶鄧謚遥今如字術遍通○此乃言孝子之敬養如生之敬養也齊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怒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陶鄧謚遥今如字術遍通○此乃言孝子之敬養如生之敬養也齊

一無所紛非一無所營以之備物則物可備故以治宮室則宮室修墻屋設以治百官則百官衆庶宿衛供禮樂庶宿者衆多也禮先祭宿資故謂齊也。陶鄧謚遥今如字術遍通○此乃言孝子之敬養如生之敬養也齊也。陶鄧謚遥今如字術遍通○此乃言孝子之敬養如生之敬養也齊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怒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陶鄧謚遥今如字術遍通○此乃言孝子之敬養如生之敬養也齊

若木于內也思慮不違親居處笑語志意樂嗜思之而存也結諸心謂戀著形諸色謂耳目將祭以及祭後無不如事生慮也目將祭以及祭後無不如事生此孝子之志也所謂能饗親者如此。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上並祭義原文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孔子之脫悤也。以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他禮猶有田事惟祭則因我之怵惕自動于中而爲之心有不誠則祭如不祭矣此一篇之大旨。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者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必受其福以順召順也然世所謂福者所之神君子之所謂福者具之身所之神未可必具之身乃可必也內盡于己由心休而純之外順于道由奉詘而後謂之福也內盡于己以心言外順于道以事言而精之而後謂之備也備而精之而後謂之福也福之爲言盡也盡又外順之本也又推言之言內盡于己如事君事親其本則一故外順於道順君順親與順鬼神者其道亦同孝之量其大有一事之不順於道即於有時而非從於親求順求備也平日順備如此則於祭之

我豈有不盡者哉誠心之眞信心之實忠心之盡敬心之
事也內盡於己心休也物體樂時四者外順於道皆所以事
之者也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也祭必
受福而孝子初無意焉其心可謂純矣

右第十章言賢者之祭在內盡而
外順下五章又申言之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善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
謂善生事盡養死則無所用其養而
故生之養觀其順死而追之祭以追
謂善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
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生事盡養沒則無所用其養而
而繼之然於道一有所違則非所以養而亦不足以爲孝
故生之養觀其順死而追養亦必以敬而時者觀其順於
追也自生養至沒祭無不誠慎焉孝子之孝可謂能
繼矣○嗇猶養也倫事物當然之理各有條理之謂倫當

其可之謂時敬而時如敬以詘敬以倫
敬以欲時不同而其敬又因以微別也既內自盡又外求
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
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
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
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
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
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官猶
主也主人主婦備而後祭鼎俎豆籩備水草若芹菹陸產若
麋鹿昆蟲若蜩沈草木若菫荏夫婦親之而後誠信忠敬
之志盡志盡然後物盡物盡
心林也盡物奉之以禮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

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齊
盛夫人蠶於北郊亦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
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
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純鄭讀緇今如字○純絲
言純一言見互文也盡即忠也誠
忠則專於事神而敬見盡志者不特在祭時也如是則能
追養矣○陽道文故南郊
事卑陰質故北郊同

右第十一章承奉之以物而言其
本于誠信忠敬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中三齊如字餘側皆
反○先釋齊字之義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

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
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
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
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迨言齊之事訖止也物
自外至故曰防欲自內
出故曰訖耳不聽樂專一以例其餘心不苟慮嚴于中以
制外手足不苟動制于外以養中此交敬之功也無敢雜
之累故精無昏敬之私故明○君子無時不敬豈有徇物
縱欲之日哉所謂物欲亦聲色臭味之不能無者耳讀者
勿以辭害意　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
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之謂齊如
之齊定謂不妄動定淺而
齊深而定亦所以爲齊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

八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宿一作夙肅○豫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纼卿大夫從士執笲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夫人始入立東房以待尸入乃就君執圭璋璧琮將幣玉瓚亞祼及迎牲鸞刀刲羊取一耳以血祭于盤肝肺燔于爓祭加于羊肉乃退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夫人亦然故此錯言之○疏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璋璧琮將幣玉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纼卿大夫從士執笲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夫人始入立東房以待尸入乃就君執圭璋璧琮將幣玉瓚亞祼及迎牲

西房周禮后亞獻后不與則大宗伯攝夫人亦然故此錯舉之半珪曰璋璧琮將幣玉瓚亞祼及迎牲也祫祭必以清酒沃之其水則明水也潔進時君初祼則夫人亞祼朝踐君迎牲則夫人薦豆皆內外相成也此一節道之以禮○孔疏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璋璧琮將幣玉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纼卿大夫從士執笲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夫人始入立東房以待尸入乃就君執圭璋璧琮將幣玉瓚亞祼及迎牲盖祭祀此皆錯舉互見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竟境同○皇氏云下樂之者合萬國之懽心與竟內樂之之義也竟境同○皇氏云下樂之者合百姓之懽心與天下樂之之義也竟境同○皇氏云下樂之者合百姓之懽心與竟內樂之之義也竟境同○皇氏云下樂之者合百姓之懽心與

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陽進而亂故以夏爲盛陰退而縮故以秋爲盛爵從天自上而下故爲陽祿從地自下而上故爲陰秋政斷決之政賞以春夏爲陽罰以秋冬爲陰而就賞分言之又爵服爲陽田邑爲陰秋冬有賞春夏無刑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記禮之舊記發公室出賞賜之物墨刑之小者草艾草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

潮詩以明文王之德武宿夜晏而總干時所歌以明武王之功故周道以爲重然三重雖足以增君子之志要必有自盡之志立乎其先而後三重乃足以增之不然志輕而三重亦輕矣精明之志心休也三重奉之以禮也○按皇氏進師說武王伐紂夜宿商郊士卒懽樂歌舞達旦其辭即我武惟揚五句熊氏謂亦大武之一章今不可考

右第十二章承道之以禮安之以樂而言必本於誠信忠敬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

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鬼
可得矣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鬼神事若事親事長事鬼神無不
順而備也發之爲祭祀亦誠信忠敬而志厚矣由是而參
之以時則明于酳賜之理而義章志厚義章則足以交于
神明而祭敬君敬則竟內之民皆化之而可以爲民父母
矣德厚淵志章心林也義章而祭敬奉之以錯也使人者
王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之雖攝而
明其義者固在也下又反言以明之

右第十三章承參之以時而言必本于誠信忠敬也舊在鼎銘章前李文貞公云當在此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
之倫焉見夫婦之別焉見親疎之殺焉見長幼之序焉見
貴賤之等焉見爵賞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見上下之際

焉此之謂十倫（變化推遷曰道嫌疑必慎曰義恩君皆厚曰倫內外有辨曰別遠近有差曰殺先後
不淆曰序尊卑有分曰等恩澤所普曰施多寡適平曰均情理所接曰際此總列其目下文詳言之）鋪筵設
同几爲依神也（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父母異几（入廟乃同一几）祝曰以（祝曰以孝子某氏配以其氣已合也）正祭（正祭詔神于室）
以無（辭待之求神異乃出于祊湯三才曰依神同其几）
其所以不測（待之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
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
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嫌於以君）
迎牲（故事）
尸以門（別子）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
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禮曰君子抱

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五字
曲禮）此父子之倫也（孫可爲王父尸昭穆同子不可爲父尸
禮）姓其以孫一氣屬也無孫取于同姓（按許慎謂尸異姓內事尸同
屬也）父在不爲尸（嫌下父拜其子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
憑吾親也）天子尸以卿（諸侯以大夫尚貴也天子不以公
諸侯不以卿爲凝也明嫌之義也大夫尸無貳避君也）
人無尸禮不下庶人也（殤無
尸未成人無成儀可象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
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鉶尸酢夫人執柄夫
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
別也（校豆中央直者鉶豆下附也鄭云執醴之人才兼執
豆爲豆則此人執鉶以校夫人夫人執校以薦薦
則執足以授夫人夫人執柄以酢此互文也爵如爵形其
尾曰柄夫婦交致酬乃酢於阼東房別於位也不褻

一列皆長者前少者後酬者然○孔子獻不以昭穆酬乃以昭穆方慤曰投事以爵行於旅酬之前主義也賜爵以酒行於旅酬之後主恩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汎曰此據上公九獻言之凡祭祼二尸祭之啐之貧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飯畢主人酳尸尸皆飲之是飲五也于是行獻卿之禮獻卿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飲七也乃以瑤爵獻爵獻大夫正九獻畢長賓長兄弟爲加爵是飲九也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愚按王禮正九獻與公同但獻尸飲五當獻二王後及上公飲七當獻諸侯之爲賓者飲九獻諸侯來助祭者卿以下未得獻也侯伯朝踐饋食各一獻卿酳尸是飲三獻卿于男無朝踐饋食之禮但酳尸是飲一卿獻卿也同爵中亦長者先飲○按聘禮記飧十三獻正饗九加爵三并酳子舉奠也知卿未得獻者同禮總數人皇人受幣幣之卒爵而飲之賈疏大夫士受限後獻酬佐食天子無獻故二人受餘還獻之說佐食不必賓客也

貪于執事爲最尊尚不得獻知諸臣必不得獻也知諸侯當得獻者詩臣工箋諸侯助祭畢即于廟中遣之明日不從經祭經輕也以明日不與釋之獻酬知今必得一獻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一獻酳尸也孔曰即君獻卿時釋奠告廟禮畢也○此策命卿大夫常禮若大封賞則特假廟若卿史以下於朝不於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並實俎設西階上餘各於其位方慤曰豆以肉爲主豆偶陰也俎以骨爲主俎奇陽也孔氏曰加爵貴神之厚周文貴眉之類前貴於後據周言之均謂各得其分而無所遺文言其概事舉其目功要其成爲政如肉之均則尊矣

陳平分肉均而曰宰天下亦此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丙吏之賤者也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者吏之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賤者也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煇鄭讀輝音運又音渾○明足以見知無不周處無不當也周以遍者守門殷夫祭前無有尊賤至溷而尚不遺則所接周徧可知矣

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煇鄭讀輝音運又音渾○明足以見知無不周處無不當也周以遍者守門殷夫祭前無有尊賤至溷而尚不遺則所接周徧可知矣

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慎始而敬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忠術也可以親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俊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餕儀禮作歠讀音惙鄭讀餕或如字○此又因上惟言之尸餕鬼神之餘者廣履肆燭神享之義乃尸

食之也。讌起也。進而餕畢乃徹奠也。○按士喪禮。餕以一大夫四篹。餕以二。諸侯六篹。餕以四。天子八篹。餕以留者爲賓。賜獻士嗣子及長兄弟二人餕。大夫上佐食及衆賓長二人餕。天子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以次餕。餕畢。內諸侯世子不餕。避王也。諸侯之大夫適子亦餕。卑無嫌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先貴後賤所以明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而餕。則政之施于竟內者。就不徧哉。則一餕而貴賤之等。君子之施惠之象也。施惠廟中。有竟內之象。則餕

右第十四章。承不逆於倫詳言之。見祭之義所統者多。惟賢者能盡之也。○按繹祭之禮。祭之明日。王賓之施政事之均。皆可見。不止上下之際已也。然則祭之無所不統。益可知。○夫祭有餕二節。舊在三重節下。按此亦言上下之際。宜屬此。

章及之而文不具。略采他書合之。儀禮祭之明日。王入止于基。士視壺濯。告具。視牲告充。視腥。爨告潔。詩絲衣篇所云。是也。王迎牲。親牽不親殺。后奠棗。視蔆毛血于墊之室。遂薦熟。禮所謂爲肺祭。肺也。尸侑入。王降迎。設餽于堂。王獻尸。后亞獻。卽薦豆。王與后各獻侑。尸酢王。親嘏后。致爵于王。自酢。尸酢后。王致爵于后。自酢。王后獻祝佐食。賓獻尸。王世子適孫。適獻尸。賓致爵王及后。皆自酢。尸作三獻之爵。賓受尸爵。獻侑尸酢。賓獻祝佐食。王獻賓及公長兄弟。獻尸侑王后。祝不獻。佐食王酬尸。后薦蓋。此酬之始也。王命舉奠。尸乃舉兩壺于階間。王命舉奠。命獻卿。尸衆酬王。賓賓食之。此旅酬之始也。設觚。立司正。王命舉奠。

獻長兄弟。昭穆世以其長。所謂賜爵也。兄弟二人舉觶于尸。侑侑不舉。尸舉酬王。王酬侑。侑酬長賓。長賓以次徧。大夫上佐食及衆兄弟。以次徧。末賓。弟子房中。王陽長兄弟。昭穆長。酬宗人。宗人酬公有司。末兄弟。酬佐食。佐食酬私人。皆以次徧。此酬之道行者。乃鷹庶蓋于賓以下。至私人。后舉旅于內賓及宗婦。以次徧。太祖尸嘏。卑。行旅昭穆相酬。兄弟子舉觶。其長賓舉前奠觶。酬長兄弟。長兄弟酬次賓。次賓酬次兄弟。以次徧。此酬之交行者。王命獻大夫公有司及私人。末賓酬宗人。宗人及士私人相酬。徧衆賓長。佐食相酬。徧大夫公有司及士私人相酬。徧衆賓長。舉觶于尸。太祖尸又發爵。尸相酬及侑。皆無算。算。此酬之錯行者。佐食獻尸。尸酢佐食。佐食獻公有司私人。于兄弟各舉觶于長賓。兄弟賓。皆無算。此酬之錯行者。佐食獻公有司私人。宗人佐食。獻祝。王降。階。尸出。侑從。衆賓從。王不送。祝不出門。歸賓俎。徹。作階俎。無于寢。以毛。

夫祭之爲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爲義今本作爲物非○與物猶舉事也。順以備。無所不順之謂備也。外則順于君長。內則以孝於其親。君子之所以自盡。盡其道。然後能脩而祭之義。端。端其義而所以教人尊君孝親者。卽在乎此。故祭者。教之本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

本諸父母存諸長老酌祿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讓者禮之實故事天事君事親事長無往非讓也讓德於天所以事天歸於天子薦於諸侯所以事君本諸父母所以孝親存諸長老所以不可敗以順即如賜爵祿必於太廟受策釋奠於順及銘者皆所以示順而爲敎也

右第十五節承順以通結上文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於凡庸庶人之子孝孫之心莫不欲揚其親而銘必以銘而銘必於廟也自名自成其名而君錫之銘必推其本於先祖若作器自己名之則不稱揚先祖之美而稱揚己之美非孝子孝孫之心也非其賢足以自名而能然乎故君亦順其心而稱揚之也非其賢足以自名而能然乎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敎也論譔謂錄也在心爲德在事爲功以德曰勳事功曰勞史記周力曰勳國功曰勞慶賞受於君聲名著於衆酌取以注此也比合也銘之體如此○按左傳哀公十五年冬蒯聵得罪出奔宋明年六月逐悝是甫命卽逐之也蒯聵君臣皆無足取此但取其銘耳古之君子尊祖父之爽而已之功次其下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顯揚先祖則上得自成其名則下得上得故觀者美其所稱下得故觀者美其

公莊公七世孫鄭爲晉文公所伐出奔于楚又爲所執歸于京師射厥啓闕佑助也獻公成公會孫衎爲孫林父逐殖所逐後得反國亦其餘功啓佑之成叔莊叔孫豹文叔悝父圉與舊者欲應氏謂其先世皆以忠君愛國爲諸侯欲而文叔復興起之作率倡導之也成公獻公之復國皆非莊叔之功莊公德悝之立已故以先世之失國而後其賴其祖而悝能繼之也對答揚稱勤篤厚也宗廟之器曰彝銘悝欲勒此命于彝嘗之常閒記者舉此見銘之式○閻若璩曰文叔所謂顯揚先祖也其實乃祖服所謂身比焉也銘之體如此○按左傳哀公十五年冬蒯聵得罪明年六月逐悝是甫命卽逐之也蒯聵君臣皆無足取此但取其銘耳古之君子尊

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不仁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

所恥也孝子孝孫之心莫不欲顯揚先祖之美然必有其實而不誣不然無美而稱與有善而弗知弗傳均恥也若慳之銘豈不誣也哉此乃正言銘之義○不明不仁不足以自成其名亦不能以顯揚其親故惟賢者能之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言成王又言康王明周人世世重公亦子記朱干赤盾玉戚以王伐紂故并賜以朱干玉戚然止舞以六佾下天子也惟諸侯賜皆得用時王之樂凡象太公周召者皆舞之方始大夏乃得以八佾舞之比于杞也康安也纂繼也記者言必如周公之功乃受重賜而無愧而子孫纂之美而稱解而傳皆不評也○王荊公言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可用之論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

連帥加賜亦足而總于象舉后之以師畢會周公實相武王伐紂故并賜以朱干玉戚然止舞以六佾下天子也惟未審所賜者由何王也升歌下管升堂而歌清廟而管象舞之比于杞也康安也纂繼也記者言乃受重賜而無愧而子孫纂之美而稱解而傳皆不評也○王荊公言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可用之論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

居周公之位行周公之事周公亦盡其當為之職耳豈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文皆非也愚按天為民而立之君君為民而求助於臣君之禮臣臣之忠君皆奉天也舜禹伊周皆千古臣道之極所謂有君民之大總有事君之小心者也死之於舜舜之於堯堯之於天下舁之矣商周於伊周祭以天子禮報之安天下之民也非以其能擁立已也故就周公制禮作樂成王亦循行古之道也其用天子之禮矣成王不可而既言必不可而既言成王言又未嘗不可況所賜者大夏夏樂以為成王伯禽罪何哉餘詳明堂位

右第十六章門銘之義因前賜魯諸父母而言○以上一節祭義一節曰祭統有明祭之大於義無所不統也

禮記卷八之三

明堂位　孔本第十四葛本第二十六今定爲第三十

○按大戴禮逸周書有明堂篇而文廻別

任啓運章句

大戴記明堂位

卷八之三

十一

大戴記明堂位　卷八之三　十二

大戴記明堂位　卷八之三　十三

亞禮而先明公之功大如此○按書洛誥戊辰十有二月惟七年先日次月次年是例序洪範謂公留洛七年而還非也成王十年公歸于豐二十二年公薨于豐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方七百里言得方百里者七非統摩七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此統山川附庸言之孟子言爲方百里則專指土田耳千乘大國之兵賦也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夏正建寅其郊祈穀之祭也周郊以周正建子之月非也春秋書郊無在子月者弧弓也言載弧韣疑并載郊祖之祭矣旒旗之垂者子男五侯伯七旒公九天子十二其旂皆畫升降二龍天子加日月日大常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祈穀故配后稷與南郊配祖之義不同亦跨之

故堂之詩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皇祖后稷剛借明自僖公始矣上言祀公以天子禮樂郊於祀公何與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鳥蟲疏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嘉川玉豆雕篹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季夏六月夏正建未之月周禘以周正六月夏正六月避天子也跨之故言六月周正卽夏正六月也

瑒云有四足而直諸臣盡雲氣大子滌館之嚴俎夏制卽虞加腳中間橫木周公不用房俎亦以有王禮避周也餘以玉爵后加以璧角璧角實加以璧散以貯飾角散之日周禮王加璧羣加璧散皆正祭用玉殘君加璧角夫人以璧散亦下天子也玉殘夏制因之而加雕刻飾異于周之玉爵也璧角璧散皆不用虎蜼亦下天子也玉豆以玉飾豆殷制也簋邊也雕之未加漆飾虞制也仍雕加以漆散以貯飾角散之日周禮王加璧羣加璧散皆正祭用玉殘君加璧角夫人以璧散亦下天子也祝俎殷制阮云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

也玉殘夏制因之而加雕刻飾異于周之玉爵也璧角璧散以貯飾角散之日周禮王加璧羣加璧散皆正祭用玉殘君加璧角夫人以璧散亦下天子也祝俎殷制阮云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

鸞刀以刲刀以割羹用芼羹實于鑊芼羹菜和羹也鸞刀刀有鸞者也刲割也芼羹實于鑊謂牲體既解肉與菜和煮于鑊中也鑊煮肉器也

灌用鬯臭陰達于淵泉灌祭用鬯臭鬱金香草釀鬯臭陰達于淵泉謂灌地降神也

薦用玉豆雕篹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季夏六月夏正建未之月周禘以周正六月夏正六月避天子也跨之故言六月周正卽夏正六月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太廟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達鄉反刮楹達鄉反刮楹達鄉反

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省鄉讀鄉陳如字○內參不惟神也而又有夏祭不惟郊也而森社以祈秋省冬嘗以報皆用天子禮極侈其僭也魯東諸侯當春朝故春不祭冬而祭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皐自內通外魯無皐應而庫雉如其制亦侈其盛也祓廟上爲重屋重檐檐下有板橑避風雨之制達鄉天子廟道當三昭三穆之西夾局公故亦直建如天子也高尺二寸上加木坫高八寸足二寸漆赤中參在坫北反爵則自內而出康圭之坫高尺二寸又加密石也兩階間謂之阼築上爲之反爵之坫高尺二寸上加藻率以承圭璋安也以安圭不使傾墜也疏屏鄭云今之桴思刻雲氣蟲獸文理疏通孔云其上亦爲小屋故漢東關桴思災以上言成王報功之賜其重如此○按魯禮之僭先儒皆以爲上

成王所賜伯禽所受然竹書平王四十二年記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禮王使史角如魯論止之呂覽言惠公則魯久用之矣何煩諸乎惡細娶之怒執王使若成王賜則有成王所賜者有魯人自僭者不可不辨也周郊以子月有啓蟄而郊建寅月魯啓蟄而郊是魯有祈穀初無商北郊此篇明言命世世配公以天子禮樂郊不配公與而祈穀以寅月魯言啓蟄而郊建寅月魯言啓蟄而郊是魯有祈穀初無商北郊此賜之況詩明言后稷配天公劉亦然竹書平王四十二年記魯惠公使王使史角如魯論止之呂覽言惠公惠公之請平王尚不以卯月不以寅而以卯月多以牛傷不郊乃以子月十郊成王定哀皆于子月十郊然皆以牛傷不郊終以卯而郊則魯久用之矣何煩諸乎惡細娶之怒執王使若成王賜則有成王所賜者有魯人自僭者不可不辨也周郊以子月有啓蟄而郊建寅月魯啓蟄而郊是魯有祈穀初無商北郊此篇明言命世世配公以天子禮樂郊不配公與而祈穀以寅月魯言啓蟄而郊建寅月魯言啓蟄而郊是魯有祈穀初無商北郊此賜之況詩明言后稷配天公劉亦然竹書平王四十二年記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禮

后氏以琰。殷以斝。周以爵。爵小鳥。其啄屢閒。肖其形。欲飲者知所酌息也。灌尊。夏后氏以鸕鷀。周以蒲。勺。鸕鷀。夷彝。通。灌。酌。鸕鷀。刻雞形于彝上。或曰以木爲雞形。曰彝者言爲宗廟之法物也。勺。受酒處。此謂勺與柄相屬處。周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飾。而朱其中。其與相屬處。夏刻爲龍形。殷刻之使文理疏達。皇云周刻爲鳧首。其口微開。似蒲之本合而未分也。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椇。枳也。其木多曲。俎足間橫距似之。堂有東西房。足下有跗似之。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獻讀莊。楬無飾。貌夏但木爲之而已。獻鄭讀疏。謂刻之疏達。陳讀莊。謂刻鳳羽狀莎莎然。或曰獻文貌未詳。孰是。有虞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見內則。瑚璉。黃白皆瓦爲之。而飾以玉。瑚制圓。璉制

方。簋外圓內方。簋外方。內圓兩四六八。則祭時所陳黍稷之數也。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植木曰簨。上橫曰簨。以懸樂器者。夏但刻龍。殷又鎪上施大版。刻如鋸牙而飾以采色。周又畫上爲雲氣。戴之以璧。又飾以羽。一物而遞飾如此。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四足也。殷質。楹鼓。楹柱。周縣鼓。縣之于簨虡。

土鼓。蕢桴。葦篇。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土鼓。始築地以爲鼓。蕢桴。後燒土爲桴。葦篇。以葦爲小鼓。實之以糠。揩擊。拊搏。皆擊之。以節樂之。而束薪以擊之。周禮籥章。掌吹豳詩。以逆暑。迓寒。暖。擊土鼓。吹豳雅。以息老物。以祭蜡。豳詩。今。豳風。陳祥道曰。以大瑟配大琴。小瑟配中琴。然後大不掩。小。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編鐘有十二以應十二律。上七。下五。爲五音。清。鐘難于諧。故曰和鐘。磬難于摽。故曰離磬。笙以象物生。簧以象中德。舜臣名。叔。皇云。夔臣無

何氏。女媧。古帝名。如爲媒。妁後記爲先媒。故稱女媧。此皆樂器之最善者。崇牙貫閈。大璜。封父形。欲飲者知所酌息也。灌尊。夏后氏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

龜。天子之器也。越。棘戟通。○棘。戟。鬱。屈之貌。雞。刻雞形于大璜。夏后氏之瑞。大弓。射矣。或曰以木爲雞形。曰彝者言爲宗廟之法物也。勺。與柄相屬處。周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飾。而朱其中。其與相屬處。夏刻爲龍形。殷刻之使文理疏達。皇云周刻爲鳧首。其口微開。似蒲之本合而未分也。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椇。枳也。其木多曲。俎足間橫距似之。堂有東西房。足下有跗似之。

之。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獻讀莊。楬無飾。貌夏但木爲之而已。獻鄭讀疏。謂刻之疏達。陳讀莊。謂刻鳳羽狀莎莎然。或曰獻文貌未詳。孰是。有虞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見內則。瑚璉。黃白皆瓦爲之。而飾以玉。瑚制圓。璉制

方。簋外圓內方。簋外方。內圓兩四六八。則祭時所陳黍稷之數也。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植木曰簨。上橫曰簨。以懸樂器者。夏但刻龍。殷又鎪上施大版。刻如鋸牙而飾以采色。周又畫上爲雲氣。戴之以璧。又飾以羽。一物而遞飾如此。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四足也。殷質。楹鼓。楹柱。周縣鼓。縣之于簨虡。

土鼓。蕢桴。葦篇。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總結上文。○朱子曰。羽父弒隱公。慶父弒二君。則君臣相弒矣。齊僖公。禮之變。欲禁之。變謂未嘗相變。則誣也。愚按。朱子政之變。政逮大夫。政之變。髦而甲。俗好。創他國。孔子謂魯一變至道。齊仲孫謂魯秉周禮。晉韓起謂周禮盡在魯。以魯之削。弱而綿綿延延。爲七國之冠。無

而後亡亦備禮樂之故也夫以魯僭天子三家僭諸侯失禮樂之本而猶足保其國如此況以仁人行禮樂如孔子所云一變至道其效更當何如哉

右第二章并衆魯所有及所參用名物諸其盛

禮記曾子問　卷八之四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醮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子據父而言冠者賓及贊者也內喪門內之喪醮酒之淡泊近古者三加醮畢設醴以禮新冠之人加薦脯醢三加有乾肉折俎也唯三年之喪可以喪而冠故曾子問齊衰大功之喪而孔子告以內外之不同也冠必子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廢冠禮不行至成服時即因喪而冠為冠者已揖讓入門其廢重喪也除喪不復冠冠已行之始也若門外之喪則吉凶不同處故可以冠但有冠無冠醴異耳凶不相因也若賓贊未至則徹饌埽地為位而哭必埽吉凶不廢廢侯喪畢而冠為冠禮并未嘗始之也禮先設醴饌然後迎賓○孔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故可因喪而冠按子可不醮賓贊不可不禮當一獻賓即酬以束帛儐皮鹿之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大廟歸設黼扆

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晃服諸侯服皮弁大夫服冕衰
衰大功因喪而冠除喪不改冠矣曾子加三醮問三加始醮上言脊
如此乎孔子言諸侯大夫未冠而居父喪喪畢必行冠禮
惟喪畢以未及冠年以童子服朝聘于天子天子賜之晃
服升服則歸設奠以告廟而有冠醮無冠醴遂服所賜之
晃弁以尊王命故不改冠耳豈有未及期日因喪而冠不
改冠者乎有冠醮無冠醴者醮以明成人醴則父之所以
重適子此受之王不受之父也○按內則言年二十而冠
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是冠年無定也夏小
正冠用二月而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月無定也記
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即言二十
亦可俟除喪而冠惟年十六以外當父母喪不忍以未成
人之服服其親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期功之
親同宮而適當期日乃因喪而冠耳豈有未及期日因喪而冠不
特用之讀觀武王既葬周公乃冠成王于廟是未十六歲
子父喪尚不以喪冠況三年可乎蓋功
不可也因喪而冠齊功內喪冠者已入門則可未及期日

不可也此則字下有闕文當作則除喪而冠惟父母之喪
可因喪服而冠曾子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且言
可亦僅可之詞非謂必如此蓋冠嘉禮與凶喪異道且冠
禮以示成人禮亦不可略也孔氏曰假如正月遭喪二月
不可因喪而冠其服喪猶
用童子禮必除喪乃冠　父沒而冠則已冠婦地而祭於
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上言諸侯大夫晃復
及期日猶除喪改冠則齊衰以下更可知矣儀禮饗冠者
以一獻之禮賓酢主酬即燕主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
○儀禮孤子冠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
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孔氏曰假如正月遭喪二月
惡謂適則自為主非
適則諸父兄主之

右第一章冠禮之變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

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
稱父母喪稱壻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
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亦如之親迎
　壻弗取　句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吉日
　壻　句
之期父喪稱父名以弔無則稱伯叔父以弔喪稱世叔父
稱世叔母禮各以其敵且別男女之禮也必致命者前諾
期自男不可不往謝之也必俟葬者先哀方重未及念成
也然亦必古期在葬後耳若期近亦當早謝之上某父名
弟伯叔父亦言兄弟某之子繫父以名也兄弟昏姻之稱
不稱夫婦方謝之隊也許諾而弗敢嫁順子之孝心也免
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女氏使人請前諾之自我故今請之
自我也取親迎也弗取謂不親迎謂親迎之日父歷于前

命之曰往迎爾相今思前親迎之日雖定于父而未覆受
茲命猶有餘痛焉故遣迎而不親至歸三月祭于禰壻乃
見女父母禮所謂若不親迎者也羅欽順曰餘哀未忘不
忍遽行嘉禮未遽許諾所謂禮辭也女氏再請壻曰有先
人之好在又重之以嘉命敢不敬從而後嫁之禮所謂有
故二十三年而嫁也此不言再請文略耳亦如之許諾而
弗敢取至女免喪乃使復請期也○徐師曾曰舊說以而
后嫁為別嫁他族竊以父母喪而不嫁不取孝也除喪而
嫁取禮也凡自議昏至請期夫婦之義久定矣壻免喪而
別取非義也女別嫁非貞也若曰恐失時則三年不既失
時乎愚謂此但以使使致命與使人請對女氏許諾與壻
弗取對而弗敢嫁與而后嫁之對文法整耳並無別嫁字

右第二章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緣衣大夫妻展衣卿妾翟衣皆縞紳聞喪則改
服白布深衣以生白絹人十束髮而趨喪也女反其服亦
然○鄭氏曰女反奔父母喪服朞孔氏曰女子在室爲父
三年今既在塗則非在室也故服朞或曰女之降其父母
爲受重于夫家也今女方在塗而反未受夫家之重加之何
其遽降之也愚按女子既嫁從夫爲父母朞不二天也既
嫁而出復爲父母朞夫行女從義絕于夫則不得復隆于親也在塗而
反即爲父母朞夫行女從義絕于夫則不得復隆于親也
或女篤于親親者飢葬女之伯叔父使人致命請納三年壙
之父母許則三年可也不許則朞而歸服越十有五月而
歸邱濬曰女已在塗聞喪尚反今乃有停喪
嫁取或因送葬昇歸者此何禮哉此何心哉如壻親迎女
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
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卿大夫親迎乎
見乎臨士爵弁

乎端改服亦深衣也○孔氏曰小功輕不廢昏禮故在塗不變服○孔
喪則廢若婦攝避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皇侃曰聞女
家齊衰大功喪女不反愚按亦昏禮畢女改服哭壻弔之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
又何反於初昏禮鄭氏謂同牢饋祭相飲食之道言祭重
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功之喪親迎
舅姑孰重除喪不復昏可知○黃叔暘曰親迎
見乎愚謂黃說非也齊功之喪親迎舅姑與廟
也旁齊衰世叔父母也禮正齊衰祖父母也父所服三年者
葬者也烏有父方舅姑哭踊而子可以嘉禮見者乎同宮
臣妾之喪葬而后祭祭且不行尚何廟見之有乎且所謂
不復者入室不復行同牢禮見舅姑不行饋食禮見舅姑亦
不行祭婦禮也非苟合終不見舅姑也先子云親迎未至
父在而母死則廢昏禮哭尸帷堂坐不俠牀除服三年心
喪畢父命之壻執幣見明日夙興見于舅遂奠菜于祖禰

諸舅長廟見如常禮毋在而父
卜吉告于禰廟入告于毋毋諾之壻執幣見勝御在席如
昏禮夙興見于姑從廟祭如常禮齊衰祖父卬以上父喪
畢父命禮亦如之同居諸父以下喪畢父命禮亦如之不
除喪後東帶相見不復行初昏禮大
功之喪既虞卒哭壻入東帶相見

右第三章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
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女之喪以
而除鄭云女嫌哀而弔愚按既定夫婦之名故齊衰而
未納徵不弔無服可也既納徵則壻齊衰而弔反即除之

可也既請期則稱親矣故既葬而除然其弔也亦必父命
之乃親往其服也亦必于女家之外次若女在家則一臨
于父可耳朱氏軾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況于女子斬衰
親弔此古禮之迂而無當者按昏禮納徵始定夫婦之約則
木文不言斬不言親也坊記言親迎女之父母承子以授
壻儀禮言親迎父親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嗣
則未親迎不特未覩受之女之父母并未受父親迎之命
也且女三月未廟見酒曰未成婦烏有甫請期而舅親哭
女女親哭男若成婦者乎則
于女女未嫁而守節者斥爲專以身許人則又不然男未娶
女未嫁總聽命于父母耳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非父命
乎則改許他族亦父有二命不得自之乎初命不從後命耳不
爲賓則知無使人請而男別取女別嫁之理既嫁未廟見

御曰未成婦則知無父命而親相弔哭成服之禮亦無昏禮不復初為不見舅姑不廟見終身不成婦之禮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鄭謂舅之兄弟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醴婦則成婦矣如此未三月而死則舅可以主其祔而告于祖姑今不祔于祖姑未嘗見舅姑舅姑未成婦皇姑也夫待時祭并未嘗見舅姑舅姑也夫為女嘗哀削杖疏屨居衰次今以未廟見故但為之齊衰不備禮也○按古者族葬之法以左右為昭穆葬必以昭與祔廟之法同生未廟見則死不得祔廟故亦不得祔葬而歸葬女氏之黨也今族葬之法不行則夫卜地葬之其可孔氏曰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以非在家且壻服齊衰非主也

右第四章以上氏禮之變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謂賓今如字虞一作奠○並有喪父母也輕謂母重謂父且侃曰葬奪情之事故先輕奠奉養之事故先重禮將葬有啓殯奠祖奠遣奠次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極至此葬子悲哀必暫停今以父喪在殯啓母殯即行而哀次亦不止葬事此所謂葬先輕奠先重也即葬日必虞而之喪迷修葬事亦不虞必待虞父乃虞母亦不奠母不奠父似與本文不合又云待父虞祔啓殯諸奠止奠母乃為母虞祔猶疑喪祭男女異尸必異祭但同日作之耳乃虞母亦朝廟也張子曰似無害○案精問母葬亦朝廟乎焦氏曰周禮內豎掌后之喪朝廟則踊是母喪亦朝廟也張子曰先葬者不復上往後葬者相去日近也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自虎通義引此未殯作既殯下有哭而二字○殷事月朔月半及薦新之奠也歸家殯親而後反於君所君所亦殷奠則歸供君奠者臣多親則子兩故雖君不奪親喪也殷奠則歸供已亦重親也朝夕恆于君所親之朝夕奠亦使人攝之恆敬于君也○盧氏植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若臨君殯而親殺則歸哭父母即來殯君會子問曰若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因子有殷事亦之君

所朝夕否君既殯則君之大事略定而親殺則親之喪事方急也愚謂大夫四日大斂既殯而君奠卒哭循一作猶有喪父母也輕謂母重謂父且侃曰葬奪情之事故先輕奠奉養之事故先重禮將葬有啓殯奠祖奠遣奠次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極至此葬子悲哀必暫停今以父喪在殯啓母殯即行而哀次亦不止葬事此所謂葬先輕奠先重也即葬日必虞而之喪迷修葬事亦不虞必待虞父乃虞母亦不奠母不奠父似與本文不合又云待父虞祔啓殯諸奠止奠母乃為母虞祔猶疑喪祭男女異尸必異祭但同日作之耳乃虞母亦朝廟也張子曰似無害○案精問母葬亦朝廟乎焦氏曰周禮內豎掌后之喪朝廟則踊是母喪亦朝廟也張子曰先葬者不復上往後葬者相去日近也

右第五章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自虎通義引此未殯作既殯下有哭而二字○殷事月朔月半及薦新之奠也歸家殯親而後反於君所君所亦殷奠則歸供君奠者臣多親則子兩故雖君不奪親喪也殷奠則歸供已亦重親也朝夕恆于君所親之朝夕奠亦使人攝之恆敬于君也○盧氏植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若臨君殯而親殺則歸哭父母即來殯君會子問曰若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因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君既殯則君之大事略定而親殺則親之喪事方急也愚謂大夫四日大斂既殯而君奠卒哭循一作猶有喪父母也輕謂母重謂父且侃曰葬奪情之事故先輕奠奉養之事故先重禮將葬有啓殯奠祖奠遣奠次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極至此葬子悲哀必暫停今以父喪在殯啓母殯即行而哀次亦不止葬事此所謂葬先輕奠先重也即葬日必虞而之喪迷修葬事亦不虞必待虞父乃虞母亦不奠母不奠父似與本文不合又云待父虞祔啓殯諸奠止奠母乃為母虞祔猶疑喪祭男女異尸必異祭但同日作之耳乃虞母亦朝廟也張子曰似無害○案精問母葬亦朝廟乎焦氏曰周禮內豎掌后之喪朝廟則踊是母喪亦朝廟也張子曰先葬者不復上往後葬者相去日近也

曾子問曰君薨聞訃奔喪至於境聞君之喪變而之他聞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遂君命而後奔喪遂君命而後奔喪至於家聞君之喪變而之他聞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遂君命而後奔喪遂君命而後奔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遂遂君命而後奔喪遂君命而後奔喪既葬除喪而後娶

一臣不在無缺禮而親所賴者惟子子不在則誨莫及也故必親之以重親也子此見聖人制禮會通而親親之至義之盡陳澔謂君親一也豈互推之以盡其義恐未然

右第六章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

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為公故親喪為私凡前喪未畢而遭後喪既葬其輕重相等則服後喪之服至前喪當除之日必為設除喪之祭以除之而後喪之服後喪之服曾子以君親服同故以除親喪為問孔子言有君服于身則親喪即以君服服之不為親制服為始為重除服為末為輕始之重者且不為況末之輕者乎必君喪服除乃為親補行二祥之祭其

慶蔚曰今月除君喪明月為親小祥又明月大祥若小祥在君薨前但大祥耳○孔曰此為適子主祭記者若庶子為大夫士雖不得除服而其家適子已行二祥庶子無追祭也會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會子又問君親一也而父母之喪以君故過時弗除可乎孔子言君親並重而仕則先公後私親統于尊過時弗舉祥祭禮也是非弗能舉祥祭以除而勿除者患其過于先王之禮故不敢耳寧過祥之時不祭必待君喪除而補祭也孔謂上節言庶子此節言庶子庶子除服後無殷祭故孔子以時祭補舂祭今適子之補祥祭乃存親非感時也按本文無庶子且下過時亦不祭則夏不為四時之祭故不從

右第七章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無疑

使之即行無敢辭避也子夏問此固先王所制之禮抑初非禮而有司過遣之歟孔子言臣居喪必還其事于君必無金革無避之事致事必俟殯葬始葬哀迫未念及此也君命不及其不奪人親者君之仁君命即及而子必辭其不奪親者子之孝也○按君子臣喪君之賜之豈子夏曰有知而復使以事者然而臣必致其事為恭也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若周杜下史孔子嘗從問禮伏生曰成王四年封伯禽于魯書序伯禽宅曲阜徐戎淮夷並興東郊不開孔安國

曰伯禽卒哭即往征之時居母喪也蓋是時三監徐奄叛王室幾危周公伐奄三年乃滅奄而封伯禽伯禽此舉為君也為父也非為爭利也吾弗知也者甚絕之之辭

右第八章篇記曾子所問而子夏所問亦相類故以所聞并記之後子游問放此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卒哭而弔哭不亦虛乎三日齊而後殯殯而後葬葬而後反哭不亦久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除焉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三日齊衆曰放羣立旅行與人和適忘己哀於此乎在人而哀在己之喪服為虛哀在親而哭在人是又於弔之事為虛也

右第九章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禘祫之事乎孔子曰豈大

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與祭。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饋奠喪之殷奠。始死猶用餘閒爲奠。大斂乃特殺牲而已。朝踊猶以人道待之也。禮盛故執事者多。朋友皆與。此時喪主不親奠。哀遽未能行禮故立奠者一人。與羣執事。若大斂主人先拜賓執事于階下。然後行奠禮。諸執事各以門。俎脯醢次第升進而奠。奠者乃執酒醴升奠而出。曾子以已服重者自不可與人之喪奠。大功稍輕。宜若可與。故問之。而孔子以所爲服者之饋奠告。曾子不達。疑斬衰以下已服其重。何以得爲人。孔子言我非爲人之謂。謂己之饋奠也。天子諸侯之喪。羣臣皆服斬。大夫不用家臣。用兄弟之齊衰者。避君也。士不用兄弟之齊衰。用朋友之總。不足則取于兄弟之大功。終不用齊衰避大夫也。加

此則知大功止可爲所服者奠而不可與他人之饋奠矣。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祭謂喪祭。若虞卒哭之祭也。不斬衰者。謂陪臣。曾子疑小功又輕于大功喪。祭稍吉于饋奠。或可與否。而孔子仍以所爲服者之喪祭告之。蓋小功止可爲所服者祭。則亦不得與他人之祭矣。亦可言喪祭。就喪分之。則殯止可謂之祭也。毛奇齡曰。虞祭。尸入前。全賓尸入後。主人酳尸。主婦薦豆籩棗栗。曰。前則執事之潮。何匪栗曰。前則自主之。故虞卒哭之祭。其所取大約與饋奠同。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

於人。曾子因士則朋友奠。疑有識亦近於朋友小功服輕可與其吉祭乎。孔子言已有總服。尚不祭。已之崇虞。何況小功。可助他人之祭乎。則知凡有喪斷不可與人之祭矣。○按熊氏謂同爨總。天子諸侯臣妾死于宮中。天子諸侯雖不服。而父母虞祔卒哭之祭亦不行。愚謂非也。總之不祭。爲吉凶異道耳。虞祔非全吉也。況臣妾至卑。可以是廢。而父母歷三月不虞祔乎。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以已有服不可與人之喪祭乎。孔子言脫則已脫服。可與人之吉祭乎。然之太速。惟擯相事或可耳。知脫衰之倘不可。則有服之爲人助祭益不可矣。

右第十章。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家語昭公作孝公。天子下有喪慈母三字。當從之。○按慈母者。父命妾之無子。母之。儀禮齊衰章。慈母如母是也。若但命養之。不命爲母。子小功章。庶母慈己者是也。二者皆有服。若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與外傅等而無服矣。時人厚於慈母。槩爲之服。故子游疑而問之。孔子正告以無服。而又言服所由起。以明其非禮。魯孝公遺邾顏父之變。慈母以其子易之。告于王

誅顏而立孝公故公德之而欲與之有司以禮評而公託言古天子喪悲毋有練冠以燕居者遂爲之而實非禮所有也昭公年三十喪母齊歸非幼矣。按鄭註練冠以居燕居者遂爲之而實非禮所燕子王爲其母疏孔疏母當以子貴以適小君在故壓屈此大謬也適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朞此毋爲父壓貴賤一也士以下妾子爲其母大功父卒三年諸侯以上父在無服以尊降貴賤異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傳曰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練冠麻衣乃諸侯妾子爲君所壓之降服即所謂無服非國君立而爲生母之服更葬庶子王而爲其生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壓不得過大功也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庶子王亦當用總之正服而不得以君在尊壓之服之明矣公羊傳母以子貴若成風敬嬴皆禮所不與也而鄭孔以意附會爲一禮外之禮何居唐武氏始請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不命大功明洪武怒懿文不爲庶母服詔生母慈母皆斬衰三年適子爲庶母朞以一持之漏

愛亂千古之大經議禮者所當亟正也

右第十一章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人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諦皆合禮於

右第十二章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圹遂與機而往塗遲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

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名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佚曰吾敢乎哉名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周郭外衆厥之地擴木爲之似牀無足以繩橫直維之夾官名名佚衣棺衣而納之則但衣尸以棧載之手舁而往至圹壁周之坎用瓦稍葬則棺斂以往下殤葬于圹之以圹近故也今葬于墓則亦遠矣豈不可者許之而疑其詞聖人德盛禮恭不敢專以禮許人也故史佚遂以棺斂子而後世因之鄭謂周公當曰非禮矣。孔云棧除中央直繩則兩邊悉解而尸落墜周中又言古下殤不衣不棺是直繩祇其尸而土親膚也

右第十三章

會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曰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乘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曰有食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後行曰禮也

止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曰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遽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曰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其常禮不否通巷黨宿閭里右西也凡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變行喪以故止道右便行人由左也孔謂葬于國北道右

路之東柩止不行故從吉禮與行者交相左恐未然變謂食之淺深遲速無定反謂復常舍止也諸侯載主而行故舍則有奠大夫無會也食甚則見星痁病也痁患病于以罪與憂待其親也

右第十四章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雜記文同今刪○上疑有曾子問曰卿大夫出還君之尸如之何句而今逸也弁冕卿大夫助祭于君及自祭之上服蓋入廟則象神故以先祖遺衣服授尸于次此未入廟之上服孔謂人君禮佛故尸服助祭之上服卿大夫屈于君故尸服弁以君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恐未然卿大夫下而尸式非敵也有前驅使人趕之君尸章也○按古內外郊丹朱爲尸周公祀赤山名公爲尸晉祭皆有尸王入唐郊丹朱爲尸周公祀赤山名公爲尸晉靈伯爲尸齊嬰爲尸內祀服遺衣服外祀不然何服哉天地親帝山川親公侯戴會子問

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雜記文同館作宮今刪○凡吉遂宿尸受宿受君之宿也出舍同處也待爲尸禮畢乃釋服反哭如弁衰禮

右第十五章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厭飫足意曾子

也孔子言惟祭殤無尸以未成人無威儀可象也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矣○按祭天地山川皆有尸天地山川何威儀可象或所配之人有尸而天地山川之神固無尸也又禘祫禮昭一尸穆一尸原不必人而象之蓋古禮無不答其必設尸象神與主祭者爲禮也後世君尊不答臣拜則父可不答子拜神可不答人拜而尸廢矣天子先陰厭後陽厭諸侯先陽厭後陰厭乃迎尸迎若也大夫有賓尸無陽厭士有陽厭無賓尸皆避天子也大夫士先陰厭避君也陰陽厭名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鄭以目耳祭殊悅愚謂從鄭無害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斝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上疑有曾子曰祭殤必厭加之何而今逸也訓鄭讀備言殤不備禮

何故兼此二祭思謂祔祔廟喪祭無尸至虞乃立尸明日祔于祖父殤不立尸則不以尸祔廟總一獻祭而已何有除陽之分而孔子乃以宗子之殤與凡殤告之也宗子之殤雖其父弗爲殤之後而要必成其爲宗子故古祭必有特牲不從祖而祔食祭猶主奧不居室之隅尊猶設于室戶之東不于東房以有君道尊之也惟無尸故無佐食賔賓肺作以授尸之禮及設所俎以盛尸食餘與爲尸告利成于主人諸禮耳其餘凡殤若兄弟之子祭于繼禰之宗從父兄弟祭于繼祖之宗若兄弟祭于繼曾祖之宗則并無特牲而當室東北之奧亦設于東房禮與殺矣毛奇齡曰當室之白謂東北之突止當室戶鄭祭以西北隅當之悞也蓋設尊必于席左大祭之陽厭依神也祭統曰光耀之陽厭在室東北謂之宦是也毛作突無地可設尊始就室旁東房以設尊也按李延謂日光耀人處在室東北謂之宦是也毛作突亦悞○孔氏曰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無後得祭者以其既成人若庶孫未成人而殤皆不祭祭于宗子之家親者以尊卑者以賤宗子主其禮徐氏乾學曰小記言爲殤後者何獨不然

右第十六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孔云宗首有問詞而今失之宗子領衆男宗婦領衆婦所以備內外之官無宗婦則內官無所統矣○此謂無子與子幼若不然七十老而傳子婦代之矣

右第十七章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上牲少牢也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庶子爲大夫當立三廟然不可二統故曾祖廟立于宗子之家以上牲往祭而宗子主之其稱介子賓之也稱介子薦廟以庶子得立也祖考廟亦然宗子庶人亦然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以尊於繼禰祭于繼祖之宗則并無特牲而當室子在他國使某辭假嘏通綏音墮○禮除厭之時祝曰孝孫某薦厥事于皇祖以某妃配所謂配尸尸酢主人主人祭黍稷肺所謂綏祭也尸命祝錫嘏主人所謂嘏也獻賓自酢又酬賓賓實觶薦脯至侑酬長賓也乃酬兄弟及宗人佐食公有司私人徧所謂旅也尸出祝徹尸薦俎設于屋漏爲陽厭上大夫先陰厭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此逆數之故鄭曰不陽厭也吳澄謂但祭正統之親不及旁親之殤後者亦通祭毋賓出兄弟自徹其俎賓則使人歸之所謂歸肉也攝主有正祭無厭祭不敢望神之飫也有獻酢無旅酬賓奠不舉不敢與賓衆爲懽也尸綏祭主不綏祭有祝而無嘏祝辭止稱祖不及配不敢盡禮于祖也卽其祝辭不敢代正主受福也于賓有徹俎無歸俎不敢盡禮于賓也卽其始而宿賓亦曰宗子某將請吾子涖之與祝辭等也昭穆同曰宗兄弟不同槩曰宗子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

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有罪云國庶子無爵亦祭不忍人殺不敢擯主也宗子死乃告墓而祭于廟庶子於祖之祀也然望墓而不于廟庶子不敢以宗子自居也其身沒則其子為壇祔之祭子游以下記者之辭若顧也首先求之也子游之徒聞此故順于義世人不求其義而祭是誣而已○孔氏曰宗子無罪去國得以廟行則本國無廟庶子不得稱介愚謂宗子以廟行而子孫世居彼國則彼國之庶子反為別子矣

右第十八章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言天子祭又言天子崩或疾而使宗伯攝也簠簋既陳入廟省器時也禮小史敘俎簠豆師展器陳告備廢止而不行也蓋宗伯即攝祝必以天子名天子崩無可主名不得不廢后崩亦廢者內官不備禮不成也下復言五祀者嘗禘之祭卒哭以前主未歸廟天地之祭既葬乃行惟五祀四時各舉其一侯既葬卒哭則闕其二三故既殯行其一二既葬又行其一但殺其禮也士尸九飯大夫十一諸侯十三天子十五侑勸也尸三飯告飽祝勸之使盡當飯之數也尸飯畢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酌獻祝及佐食此一獻後亞獻三獻次第行焉今天子在殯故尸告飽即止不復侑食主人酳尸即止尸不酢主人至葬後則侑與酢俱行之至獻祝而止不獻佐食以下也若尸未入則社稷五祀竟廢天地接祭至尸告飽而畢○按喪三年不祭程子曰今人居喪百事如常何獨發祭張子曰父在為母喪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是以非禮見也不如無祭朱子曰論理當從橫渠論情則程子說亦權宜之不容已四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可行俗師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則遠祖不必別設俾呼矣愚按天子惟祭天地越紼行事程子謂猶在殯宮無由致齊縱天地之祭不可廢只消冢宰攝耳今按此章言五祀祭不言嘗禘郊社則葬以前郊社嘗禘不行可知蓋天子九月而卒崩卒哭以前羣主皆聚太廟不祭可知郊之祭國人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豈有天子未卒哭而郊者程子冢宰攝之之說本周禮宗伯王不與祭則攝位但冢宰宗伯為王斬衰后齊衰恐未葬亦不可脫衰易祭服也蓋三年不祭是天子正法卒哭後王各歸其廟而宗伯受服亦同功衰于是特祀于主王親主之悉嘗禘于廟宗伯攝之祝畢獻而已既練然後成祭猶不行旅酬不嘏大祥無無算爵無嘏酬諸禮五祀之祭大大攝之而呂氏云祭而誠至則忘哀誠不至不如不祭為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降此祭之所以不可廢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五祀之祭大大攝之而呂氏云祭而誠至則忘哀誠不至不如不祭為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降此祭之所以不可廢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為重也禦社稷而宗廟可知祖豆既陳鬻熟時也諸侯神祇社稷故當祭亦廢奉帥天子五祀不行及殯葬後之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祭亦指諸侯日食大廟火視朋鬣稍冷故不廢接陳曰疾也畢其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于奧于堂諸禮張曰使人接之以終事愚謂祭必簪日之九卽疾亦必歷三四時日食廟火不能待時也疑張得之若祭宗廟則太廟火亦廢俗說祖既陳遷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天子崩后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

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不酢主人主婦而止主婦酳尸尸不酢主人主婦而止不獻祝佐食而已室中之事而已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卽止無夫婦交致爵禮也諸侯絕綦故自卿以下皆祭大夫降故惟緦祭士卑雖緦不祭然緦之中如妻之父母己之兄弟皆與死者無服則亦祭也○按公羊傳大夫祭爵君之喪攝主而往夫人之喪尸事畢而往則廢亦非不終其事也叉按從母小功亦祭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卽於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不旅不舉見上章小祥哀未忘故不旅酬不與人樂之也孝公踰昭公不及故皆非禮昔者下記者之辭聖人不斥先君之失○鄭氏曰喪奠無尸虞立尸尸不酢小祥無致爵大祥無算爵禮皆略吉也

右第十九章以上祭禮之變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旅衆也諸廟火皆廢朝以方東諸侯衣青南諸侯赤西白北黑中州黃其兵東諸侯戟南矛西殳北盾中州鼓日食陰侵陽不正故以正救之救火不關斯戮也○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鼓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范甯云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諸侯伐鼓于

命哀冕卿六命毳冕出封加一命驚冕入朝仍用公卿之冕故曰命哀冕卿六命毳冕以朝本國臨臣民自當用加命之冕故言冕不言褅也褅朝畢卽以將出告社稷山川主也又言宗廟者凡邑有先君之廟皆告之五官大夫命之各恭其職也不言三卿或居守或從行未可定也道祭行道之神鄭云其神未聞或言黃帝子名纍妄也告用牲幣重者用牲輕者用幣天子告祖禰用特山川用黃駒諸侯疑用特羊鄭讀牲爲制謂制幣長丈八尺諸侯不用牲未知所據○孔云五祀之行在宮內喪禮之行在廟門外道路之行謂之軷城外委土爲山形伏牲其上告禮畢車轢之遂行天子牲用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諸侯五廟禰必親告餘或祝史告之此出言祝史入言親告互文也朝服常日視朝之服鄭謂乎冠緇衣素裳熊謂天子

以皮弁服視朝故謂皮弁曰朝服諸侯相聘以皮弁非也諸侯豈可以天子朝服覲朝哉相朝于廟必各用冕服之上矣朝不用冕服山川不過者不告皆降于適天子也

右第二十一章諸侯出行反國之禮

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卒哭而祔祭於祖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稗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升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戒備也三年之備恐未得即反與下不協稗親身棺也子從曰攝事也陸佃曰大斂而入則內供殯事以待小斂而入則內供大斂事以待也麻布為升而加環絰菲蔗屨不忍成服于道故不括髮面俛而已痛也闕門見雜記禮大斂于阼殯于西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孔謂柩自外來客之故升自西階恐未然一節言其禮皆與君同也君出疆不載柳之君出疆不載柳非古也自唐明皇自東都至大行坂見柳車命焚

祖埋所載幣玉餘但祭告不陳幣玉

右第二十二章師行載主之禮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公家所造館舍公所為公命致命而白主其家則曰私館黃震曰公館則倩可伸故復私館則於主有嫌倩不可伸故不復愚謂為君使則以君命行以君命行則彼國亦必以君命館之雖卿大夫士之家亦公館矣而有私主焉非禮也自貶於外

右第二十三章臣使死於外而復之異禮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遷主也異適云當以高祖之父齊車金路也崩薨而羣主皆聚于太廟象死者而謀也去國而主皆行不敢棄其祖也祫祭合于太廟若侍食于始祖反不敢瀆也孔云入太廟不蹕歷于尊也有喪去國皆不蹕哀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以幣玉告即載幣玉而行如奉祖命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奠而后就舍不敢先即安也反奠而埋之不敢褻也埋必于兩階間廟無中階人踐所不及也若有遷主則幣玉即埋之曰告一廟以一幣玉惟載告遠廟者餘皆埋之反惟告遠

右第二十四章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祝辭畢命丈夫哭祝辭畢命婦哭祝辭畢命丈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神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

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攝主太宰總國政即攝為喪主也攝主以冢宰不以支子尊神故在子先少師奉子次之太宰太宗紹贊君事故又次之其衆主人諸臣房中皆先入列位而待也殯以東為前故少師奉子立殯之東北面於西階南在西階上之東南面故少師以子名告子仙拜禮畢子東稍南在西階上之東南面顙不踊未即喪位也諸臣踊降階反位而祖服于殯東于是子踊而房中亦踊諸臣之祖者皆襲而子且杖成其為繼體之主也太宰命以名告祖總國政也以名告五祀山川而白神爾主名告天地社稷山川○熊安云未殯前世子生不告也此章先生即告三日乃毛奇齡云前無禮位可告也愚按此章先生即告三日乃以名告非未名不告也又按大戴禮太子生太卜持蓍遍御堂下卜名命曰某太師吹律而定之三月見于父咳而名之是名皆像鄭子使有司名之是日卜而定之咸吹而無疑生之日即卜而定之非三月也禮非三月不舉子尚無名也禮見子太史奉書上堂曰世子名某者三命名之重如此況君薨無主待子為主何如其急而曰未殯不告乎鄭意未殯則尸在則以生禮待之直告于尸既斂則告于斂殯則告于殯乃以神道之地皆可以為禮位殯即成服既殯則告于殯乃以神道待之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告于禰宮主者攝主而不稱攝主者既葬受服喪之大事已終故但從太宰之常稱也三月乃名者前未葬稱子某故急于名既葬稱子不名不急于名者前未葬稱子某故急從常禮也前未葬不告葬乃告也言告五祀白為壑至祭行于五祀方有事也此下言五祀五祀皆卑卿尊以該之也皆言山川為山川之主必君也○愚謂子生三日當少師奉子以哀見于禰成服三月哭于墓受齊衰以始生日為喪主太宰但總諸政不復攝主也三月而葬此而知國之賴有冢宰矣他皆倣此

右第二十五章　○愚讀此而世子生葬而世子生之異禮始開喪為始至二十五月而畢

子未生君位虛懸或一二月或七八月而朝廷無然
朝覲不作倘所生或女或不育則擇一賢德可繼者
諸侯告之王王告之宗廟而畀之而莫之敢爭此國
有重臣之效也不然季康子攝而南孺子之子死魯
隱公攝而鍾巫之難生即以周公之聖攝且不免流
言矣故凡攝者必非可讓此位之人也顧後世安得
有此人哉

禮記曾子問　卷之四　終

禮記卷八之四　終

乾隆歲次癸巳

受業傅　夔校字

門下晚學耿瀚孝校鐫

禮記卷九之一　任啓運章句

禮器　孔本第十四本第二十九今定爲三十二。

禮器之器者陳澔曰一是成舉者德器之美一是明行禮者用器之制苟城曰乃易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意先儒以禮運爲形上之道禮器爲形下之器非也苟說近之今由其文辭其意先以忠信禮之本理義禮之文並提中間廣說禮文似屬制度逢多然從禮文說入外心而心歸結非忠信之人禮不虛道其德質重禮之本上且衆其發者外慎其獨者內暨義尤精何讀者習其傳而不察耶又孔氏言郊特牲云云覆說以少爲貴之義是本一篇而後人斷之以首句名篇耳今取郊特牲篇別其言冠昏祭射者各入其篇而餘仍合之

禮記禮器　卷九之一

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信簡竹之小者筠竹青也竹簡之朝在皮松栢之堅在心器者各適其用何大枝也先王制禮于身則言語動作衣服飲食于倫則信之意美質謂忠

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于事則貞地則自郊廟朝廷及閨閫州黨凡厚薄崇卑大小莫不制焉一定之節文以各適于用則治已治人之道大備而爲盛德矣夫人之生質雖有過不及之差而純一無僞之本然未有不美者惟物欲之回邪日益而忠信之美乃日損焉禮釋去其外誘之回邪而又使無過不及以增益其美質措之身則身正如松栢之堅于動之朝于外夫天下事不過內外之兩端而禮足以正之行之則無不備可知竹簡有筠之則無不備可知竹簡有筠故葉不易松栢有心故柯不改君子有禮故國治家齊明而物懷其仁幽而神饗其德豈不誠盛德也哉

右第一章此一篇之大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者順理成章之意在物爲理處物而又協之于義度之于理以爲文此所以措則正而施則行也不然則無本者喪其美質而有所不行矣其美質而有所不行矣何以爲大備盛德哉

右第二章因上增美質而言美質增而回釋不待言矣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

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殺去聲匡恒同。設措置得宜之意地利有宜如鹿豕宜柔荆宜柏魚揚利金錫人官有能如吳農圃衆各一其長耳聰目視各一其職物曲有利如萬宜夏裘宜冬水資舟旱資車之類定國之數如甸服侯服伯七命子男五命倫次序也言禮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天時所生地財所有乃順于鬼神合于人心而足以理萬物也此易故哉蓋天時所生有陰陽之異地利所產有水陸之宜與夫人官之能物曲之利皆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乃能順于鬼神而鬼神饗之也不然用非所用而以難得爲貴山以魚鼈澤以鹿豕君子而何以合人心也哉故先王制禮凡朝

右第三章承上義理禮之文而言孔氏曰忠信爲本易見義理爲文難知故下廣言理義爲文之事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

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稱去聲下同臺其猶詩作垩其猶詩作垩欲。時變動而不居非後天奉天者不能順體宜稱則猶理奉法者猶可及故時爲大而四者遞次之也詩大雅有聲篇王者爲天之子必善繼天之志乃爲天之孝子堯舜禪授湯武征誅豈以亟成已欲哉正迫天之志而來致其孝耳此時之所以爲大也郊社禘嘗慈孝仁敬其先後有自然之倫序而不可失故順次之社稷山川天神人鬼其尊卑有一定之體而不可亂故體次之喪祭賓客其隆殺有事勢之宜故宜次之若夫行之適當其分如小祀以羔豚大祀以太牢皆足于用而無過不及乃所謂稱也臺門其中爲門望之闕然故又謂之闕也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諸侯在國故有守遍以決疑有命圭以通信處

右第四章申言理義有此五者而末重言稱見稱之尤不可少以起下章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製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製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製此以多爲貴也重平聲。廟數詳祭法豆數詳祭義諸侯朝天子上介一人次介末介各三人天子禮諸侯饔餼各三牢此畢侯伯以見例若上公則九介九牢子男五介五牢其大夫來聘各下其君二等也天子席五莞藻次蒲筵諸侯三莞藻次蒲筵大夫再莞蒲筵先設同席二爲一重次加異席一爲二重五重則六席再重則三席熊謂天子祫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及朝覲饗食封國命諸侯皆三重諸侯祭記相朝皆再重孔謂諸侯相朝亦三重祭記近是愚竊非之

禘嘗輕于祫諸侯相朝豈重于祭哉陳氏謂此五重以祫祭言三重以相朝言尤謬蓋此特舉多寡以明分非專指一事也葬五重杭與茵也茵以淺色細布夾之實茅秀及香草于中以藉棺下縮者二上橫者三爲一重置棺加槨槨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杭杭木下橫者二上橫者三爲一重如是者五則五重也折見雜記餘並詳喪大記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食少牢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飯卿告飽諸侯再大夫士三亦告飽必侑之乃食若農工商賈飽然後已位尊者饋備且明飽于德者不貴味也食也繁馬大帶在腹纓在咽馬鞅在胸纓皆劉爲之大路殷輅祭天用之車質故馬亦市曰就繁纓皆劉爲之大路殷輅祭天用之車質故馬亦少飾也先路第二等巡守以先次路第三等以朝又次第四等以戎漸加飾矣殷尚質故如此君周則玉路以祀十二就金路以賓九就象路以朝七就革路以戎五就木路以田前樊鵠纓周尚文所貴異也諸侯朝王執圭朝后執瑑璋聘諸侯用圭聘夫人用瑑皆特達堂上而馬皮不升玉帛也琥爲虎形璜如半璧王賜諸侯相饗至酬幣時于公侯以琥將幣伯子男以璜將幣王賜也鬼神單席以于人爲敬不尚温暖也君覲朝時于大夫各一揖之士異于三揖而已○按本篇所述多周禮車獨殷制豈胥聞子乘殷輅之設與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工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宮室之量伏生大傳言天子之宮廣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爲內考工記匠人天子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西北七筵宗廟王寢皆同其餘降殺未聞棺槨厚工封詳喪記月令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舉觶二升觚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觶一名角四升一名觚五斗有蓋無足有鋬有流曰爵四升無足曰觚三升有蓋無鋬有流曰觶一石無足有蓋無鋬特牲禮主人獻尸以角侑食獻以散尸人衆賓獻主人授尸酢以角孔云天子諸侯大夫獻尸皆以爵無以散之文禮士不具此祭用爵之大小也燕禮各以命數爲獻士獻謂子男缶壺以飲卑在門內外甒以饗君在堂上此燕禮設尊之貴小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冢門此以高爲貴也階以尺爲級天子九級諸侯七級大夫五級士三級

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爻黈無容大圭不琢太羹不和大路
越席犧尊疏布鼏鉉大羹不和○鄭注云此五者皆貴
人之至親者不以容爲飾大圭太羹越席並見祭義犧尊
見明堂位鼏羃之也鉉舉也所以舉鼎也陳謂枸沃盥之具恐非孔子曰
祭天尊爵用木不用玉也就尊酌酒以入爵者孔曰
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可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察
也稱有豐殺之不同察之而知其所貴之故則豐不得
之豐殺不得謂之殺矣引子言以結上文末句記者語
　右第五章承上禮稱則歸于順合于節協于宜而時亦在其
中
矣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昭蔚多

而禮未嘗不至故少不險若敬仲之險亦非所以為禮也夫上之行禮所以示民有常上失其道則無理義以為紀而衆亂也孔子語家語與上不費不殺相屬又有故曰字蓋古語而子述之非子自我也記者分引之以結上文

右第六章承上章而推其義衆多少而大小高卑文質皆在其中矣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鬲不美多品大饗不問卜不饒富二句曲禮○麾一作偓○周禮大祝掌六祈小祝葆祈詳皆有故而舉若常祭則無祈也賓人謂伙為麾葆猶盛也以求福為心時固當蚤然不必過求其快豐備固可樂然不簿正有常規嘉事固可美然莫告有常式牲固欲肥順然全具有常度鬲固備物產然豆籩有定數此祭記之旨也王饗諸侯雖用祭器而不如祭之卜日雖有庭實而不以

饒益為富此饗賓之當也○鄭以此大饗為記五帝殊為南北郊按南北郊名禮記五帝名大旅孔子分大祭大旅祭帝為三等則呂非矣天官記五帝卜日春官記大神祭大祇祭大鬼皆卜日則鄭非矣周禮大法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祭故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曰享先王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皆宗廟之名諸侯以宗廟之名謚季秋饗帝有饗名以宗祀文王配上帝于明堂之太廟故被以宗廟之名諸侯相朝及朝王饗之皆于太廟用祭器故亦被以宗廟之名然惟禮重而物備始名大饗若郊則陶匏駢犢物不備矣祭大夫以下禮不重矣故有祭名而不云大也

右第七章亦與祭統同上據與祭儉之意也自此以下供以君子曰禮也者相間成章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人之耳目手足各有其位非其位與不備同甚言不當之失○家語此求問篇文仲知禮而孔子答之之

則天理之本然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一獻爛然近情則褻遠則敬蓋情所由始亦致其敬而已而口欲味目欲色情以欲而漸流故于人情猶近者于天道猶遠如上古茹毛飲血腥首之薦乃祭之成故血腥爓祭豈近人情正以天道遠人故遡所自始以遠人爲敬也大饗謂禘祫先王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五祀一獻謂羣小祀則郊血腥爓同薦羣小祀則亦薦熟矣其餘恩曰郊以燔爲始廟以灌爲始社稷以血始小祀以疏爵始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慢王陳作退慤○禮不貴近情如此則君子行禮何以我情在于斯即起而迎致之乎蓋禮之始本于天成于聖其節文委曲正所以善致其情即加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慤而野過慢而褻而反無以致矣○介如命數此雖侯伯以見例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先一作郊頖一作郊惡池游沱同○郊以祓配必于郊所作宮告之曰祓潛無穢廟故于頖宮告之或曰郊宮惡池出山西繁時縣河之從祀俗名小黃河配林在山東萊蕪縣或曰在阿縣泰山之從祀俗名小泰山故先告之繫繫牲于滌散齊時先戒百官百姓致齊時又宿尸及賓其即事皆有漸不敢欲速而近情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趨之至也詔一作紹相鄭去聲○擯以導儀詔以遠意相以治亂步以貝方禮樂有此乃從容和順亦不務欲速而近情也鄭謂作樂有既暵以

相督者之行步恐非

右第九章言禮有由始情當以漸致之不可迫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陳澔曰本心之初天所賦禮制之初聖所作反之脩之皆不忘其初也○翔曰反本在自驗其心脩古貴心知其意故凶事不詔朝聘以樂醮酒之用幹肉之俎加之以鬱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棄槁秸之設席薦也朝會燕饗必作樂樂之以發于本心之哀不待言而文然不忘其初故學者有所法而牧曰學禮而失其主雖多亦奚以爲○姚古之事○喪亦有相但告以節非敬之當哀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有主主于反本脩古先王制禮適適

右第十章言禮有其初當反而修之不可忘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天地惟有精微之德故能發揚而爲萬物理焉此人心之神聖人心惟內慊其德乃能外樂其發而爲物理之節觀之然後物必以內心之德觀之然後物理可見而因物以付之無不當也然人非聖人其心未必當于天理之節則作而致其情不能無失惟禮則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體天道消息盈虛之理有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故欲察物必以禮察之乃能得也不然而察物不以理則無以得物理之宜其作事不當物理而人不信矣故曰禮者乃物理之極致而人當由之以各造其極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

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山陵爲下必因川澤君子達理理財通○物各適用之謂材孟子有達財者故依也因也凡作大事必順天道之本然與時宜之適然如爲朝夕必因日月出入之時爲高下必因山澤草木之勢蓋天時首乃物理之自然若時雨之潤其化甚速非有所強君子作事必順天時故其事之所達靡不已如時雨之化豈有弗敬信者哉心按此即前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意而此所該其廣都以大事爲祭祀朝夕爲容分朝日秋分夕月高下爲祭天圜丘祭地方澤似拘而孔以兩澤爲祭天感而得雨尤謬是故昔先王尚有德

四時謂事亦聚而言以其義也○此即前人官有能之意鄭謂祭而輟士亦拘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格同○此以祭祀明因材之義中衷也誠也吉土謂郊之地圜丘明堂皆在焉聖人仰觀俯察崇效卑法凡所以事天地者莫不因天地之自然故有時因名山以升中因吉土以饗帝而帝天饗之諸侯之物不則自致此天人相與之故咸于至敬應于至顯故聖人垂世而天下治要推因物而致其義也○按封禪之說皆以此名山升中爲據范睢謂王者易姓必封土爲壇以告天著一代之始後世延守但修之陳氏易之謂巡守升進此方諸侯之續治平之終以告天按巡守而慶賞則有之從無以諸侯之續且觀侯考績在柴望後無緣未考先告也讀時時遹篇曰昊天其子殷之篇曰時周之

命卬初受命而祭告誠有之後時巡但頻而出至四岳不再告也又四岳唯泰山有明堂餘三岳無有說者謂常出乎震比偶代也易代于此一告耳凡祭天必燔于壇祭于地必瘞曰封除地曰埽非別有封禪一禮也金縢玉檢滋妄凡天道至敬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罇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下和之至也聖人舉事先天後天奉時人一天道也天不言而萬物成日月流行無非教也聖人無爲而風民化禮樂交錯無非德也即如廟祭之時君在阼階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是謂交動于下其堂下之縣鼓亦與在東之應鼓相應是樂交應乎下斯其和德之所感矣豈不足以治天下哉○熊謂則禮縣鼓與應鼓相連此是祭圜天子罍尊在堂下此

是諸侯禮陳謂禮樂之器以西爲上犧周尊故東罍夏尊故西縣鼓大故東應鼓小故西天下之禮致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

雖有奇衺而不治者則徵矣祭義○始人心之本然鬼神理所成皆其造化之迹也和即謂利物足以和義也義者分之斷是必合于人心順于鬼神乃能理萬物而爲之用而其用之者又有上事下接之義不治則悖逆生焉又有往來合此五者亦不足以治禮故必致反始以厚人心之本致

鬼神以陳天地之功致和川以立民之紀致義以明上下之分致讓以去爭修之心夫然後足以治幽治明而民之上下平交無不治矣○陳曰郊以反萬物之始祖以反生民之始亦通

右第十一章上二章原其始初此乃推而廣之以極其盛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邁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治與人以治與人以亂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愼之飾文度數雖出人為而真情愛離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知人者愼之飾文度數雖出人為而真情愛離

出吾心而生治定功成無由以作是樂乃樂其所自成也先王反所自生以制禮即本之進退降殺皆天則之宜而有以節人之事樂所自成以修樂則志之廣大和平情形見于樂而可知也不然禮雖飾樂雖作能無亂乎邁伯玉言君子之人敏達故觀百工制器之良即知其心之巧況禮樂皆心之發則觀其禮樂之足以節事道志而反所自生樂所自成之知不可知乎夫禮之制樂之修祇吾心所發而能與人以治與人以亂故君子必愼之而不輕發也

太廟之內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廟廟血毛詔於室爓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此以下雜錄廟以節事之意此三節則以祭言也納牲于廟先神而後殺故大夫奉幣以從天子及上公九獻制祭在朝踐時侯伯無王獻故夫人薦酒子男并無夫人之薦此舉侯伯以見五獻故夫人薦酒子男并無夫人之薦此舉侯伯以見例也制祭割牲則卿大夫從君薦盎納牲血毛詔祭長爓定以爓熟爲節者牲既熟將迎尸入室行饋熟禮先以爓告神于室與卿飲同義陳訓定爲熟內侯鄭謂正祭於廟門內釋祭在廟門外此言外指釋祭愚謂對室室言則門內亦外也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邁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竹簡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

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舉小記止一獻質）（則漸文山川則金）（君王七獻以祀獻）

賓則神明之次而猶不若禘祫九獻之爲王事也舊說五獻四望山川七獻先公禘祭亦七獻愚謂祫視公禘視侯當不止五獻禘不輕于祫上祀先公以天子禮無緣止七獻也金鍾也鍾以金鑄而金之用莫重于鍾故或謂鍾爲金此內金謂尸入而奏肆夏與燕居篇入門而金作皆謂鍾爲金也金次之謂樂諸侯所貢之金下言以鍾次之則又謂鍾爲金也束帛加璧以侑尸也陳于庭以報居前列爲能紹天明故先之而金性從革不逆于庭人故次之與衆共財王者當有四海而不私其有皆與衆共之也尸出亦奏肆夏以送之入如是出如是以肆夏爲九夏之最重者鄭語即爲陔謂助祭賓出當奏陔夏非其物備其樂盛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如此所以爲王本也此明外心之義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非食也祭帝弗用也（郊特牲○此下五節以實禮言郊先以犢之牛質柴壇上燔之後以其牛

正祭于地。無羊與豕。故卜
矣。天子禮來朝之諸侯止。入社稷而諸侯膳大牢則取肥腯牛豕具
天以誠爲敬。不在備物
也。犢觳牲之欲。故誠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
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鬯也。大饗
尚腥俎而已矣。下大饗謂王饗諸侯。諸侯來朝廟中將幣
腥。天子命宗伯饗之于廟。皆用祭器。以主
賢酌鬱鬯灌之。上公再灌而酢。侯伯一灌而酢。子男一灌
不酢。謂畢設大牢之饌。先王用氣臭。而大饗諸侯亦灌用臭。先王不饗
腥。而尚腥俎。亦不饗味。而尚腥俎。不饗味。禮賓如事神。敬亦至矣。大饗君
三享。庶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
也。大饗。兩君相朝饗之于廟。亦用祭器。敬則無降。故席各
三重。受賓酢亦然。若使卿來聘。大夫爲介。亦三之。時不以
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禮當三獻。卿大夫席皆再重。以爲
賓故。謙尊于卿。而與專席。則君於交酢之時。亦專席不敢以

君之尊臨賓。故降而就之也。此皆以少爲貴。以其內心也。
○按設席之時。大夫亦再重。大夫就席自徹之。而君不辭。
若彼自爲卿。讓卿亦不辭。若又嫌于爲主也。燕禮賓酢
主人。不酢君。此于君有酢者。異國之臣。不同本國也。旅
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邇爲前列先
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
加璧。往德也。往謂于天子及相朝聘。凡行饗禮。俱有庭實也。物
唯有宜。故不定其物。地有遠邇。亦不定其期。錦金也。參之
居庭實之間。周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侯伯用
璧。琮子男用琥璜。若卓子天子。則皆以璧琮。此亦舉一以
例也。往無詔。任猶尊也。或謂有德而歸往。或謂彼以德來
我以德往。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邇豆之實。水土
之品也。不收川澤陸產而遊豆偶。陰陽之義也。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貴人大門而奠。非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歎
之。真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工。瞽也。升歌。謂神戒如字。○瞽音古。詳祭義。旦明。詩昊天曰旦。昊天
曰明。燕以寢門爲大門。易以敬。和易之
中有嚴敬也。闋止也。主君獻賓。賓酢主。獻衆賓。衆賓獻
君。辯有上下。尊卑之次。乃舉樂。作賓卒。舉樂止。賓酢主
君。主君獻賓及庭燕作。主人獻賓
賓卒酒。告旨。樂止。主人獻公。公卒。舉樂作。公卒。舉樂止。獻其
臣。然後遍和之。如也。真酬。賓酬賓。真酬。爵之
酬。爵之言。盡。盡主之意也。旅
酬。交錯。以徧。多爲貴。以其外心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
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饗論有
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
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有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
子。秋食嘗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

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俱郊特牲。○因上言及樂。
事樂以道志之意。又因祭饗而
義皆相通也。天地之氣。陽舒陰慘。故樂由陽來。禮由陰作。
天下之物。不外陰陽。陰陽和而萬物得矣。則理天下。詎外
禮樂哉。大哉。禮。朝祖子八人。以成春事。爵士之有慶者七
人。以成夏事。貴農夫九人。以成秋事。息罔老六人。以成冬。
事。此舉春以該夏。舉秋以該冬。故錯言春蒐秋食。耆老也。
蒐狩皆以追差。饗食皆以用恩。而一用樂。一不用樂。饗蒐
川飲爲陽。食嘗川食爲陰。聖人舉事。無不順陰陽以理萬
物。此陰陽之所以和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按周蒐論時
祭無不用樂。春秋皆養孤子。食耆老。然商頌言庸。故有奕。即
止有管絃之樂。無鐘鼓之樂。然
言朝平烝嘗。能說未確也。蓋遵
於郊。故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貴客之川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
盛。備服

道禮其本也此四上更推言之困統結之天算故主敬廟有不至則亦倫于祀故主忠而附身附棺一以和義故賓客川祭仁喪一于哀故主忠而附身附棺乃為仁之至也和物足仁義服于心而無形禮見于事而有象仁義雖禮所由生而非禮則仁義亦無由而見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必本禮以觀之所謂觀其發而人可知也不然察物不由禮向以得之哉前言禮樂而此言仁義禮近義樂近仁也

右第十二章　廣言其用物之宜有以多為貴有以少為貴總欲其稱者以申義理禮之文之意也

而末則欲人由禮文以深探其意也

君子曰廿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貴也甘者味之中白者色之質故可以受和受采忠信則習于禮亦虛文耳何以行之哉

右第十三章　承上忠信禮之本而言前既廣言義理而後復歸本忠信見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大饗謂迎享朝享祭一獻而三獻五獻該之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四望蓋合五帝而祀之若明堂之祀方明也祀五帝不名饗者無專鄉也若北郊祀雨師亦不名大矣饗帝謂雨北郊祀雨師三百可謂博于文矣而誠不至則不足以格神家語亦子對魯定公問郊語記者述之見必有忠信之本乃能通義理之文而可以議禮也

右第十四章　承上章以下二章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遂閽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忘矣有司跋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朝音潮○遂閽未鄉晨也偏任為跋傍物為倚皆倦怠之容室事正祭而事尸于室堂事既祭而賓尸于堂孝氏上大夫其禮如此若天子諸侯則既灌亦迎尸出為堂事下大夫則即于室內加爵不賓尸也交謂執事者往來之疾晏朝莫夕之時質明不必遂閽晏朝而文而全恭敬故孔子歎其人之為貴

右第十五章　子路以明得其人之為貴引孔子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大與爼於戶外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作竈鄭讀曹今從

鄭盛音成○文仲名辰臧孫氏哀伯達之孫伯氏銕之子夏父氏弗綦名時為宗伯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雖閔公之庶兄閔先立則僖宜為臣臣不可先君故躋僖為逆祀當時宗有司爭之展禽非之而仲為政卒黜弗綦是罪在仲也周禮實柴祀日月星辰血祭祭五祀祀司命風師雨師中祭貢祭爨其神不過古先老婦之司爨者并非五祀之竈其禮但盛食於盆尊以瓶酒耳豈可以實柴重禮祭之乎王肅謂夏祀竈配以先炊今不從者以盛於盆尊於瓶非祀竈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特牲○家語季桓子將祭二日不樂子路以問孔子答之禮齊者不樂大夫散齊七日以定其志散矣何以祭乎蓋禮畢于廟而孔子答之以此知特牲○家語孔子泰山側而過于公吹舊制變宋廟易於西方失之矣郊特牲○家語孔子泰山側而過于

門外之西室以常有事于此也于庫門則太遠矣祊于西方以賓尸故尊之也于東方非賓之矣前朝而後市以先義後利也若于西則非辨之矣鄭謂朝時市于東夕時市于西今朝市于西失之考周禮市無分東西者恐未然

右第十六章雜引孔子語以明非

人則禮不虛道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卑賢不過二代市特性以將之僭禮而先舉天子諸侯所不臣者言之見此乃天子諸侯以祿禮禮之非諸侯可用天子尊二王後故使杞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所以尊其賢然止二代而已若如祝鮀陳末嘗不臣之也況他諸侯之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禮失國之君禮所以尊其賢常與已等也況本其國大夫乎天子無客路諸侯之僭禮也繡黼請綃今如字○亹門見前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繡黼請綃今如字○亹門見前旅樹反坫見禮玉藻繡爲黼文詩素衣朱繡是也冕服絲則中衣用素皮弁朝服亦用麻則中衣用布今大夫以繒繡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之緣皆僭諸侯矣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

也周禮司烜氏有大賓共庭燎大戴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庭燎以百僭天子矣周禮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肆夏性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大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酢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鵉夏燕禮賓及庭乃奏肆夏大射禮公升卽席奏肆夏王夏惟天子用之肆夏以下諸侯得用陔夏以下諸侯得用之肆夏大夫亦用之子名武晉大夫皆以時爲盟主諸侯來朝故所謂禮樂自諸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也○按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樂崩從之而亡是也呂叔玉因時遞有肆于時夏句欲以當肆夏并以執競思文當繁遊渠今讀其詩與尸出入何與而昊天其子諸侯敢通用乎徐八夏以何詩當之耶鵉樂有金奏笙奏有歌詩而即以謂合之者若今大調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叔牙罪誅而季友隱其惡仍爲之置後故仲叔以季爲大宗

且立桓廟于家。稱三桓焉。其宗季。禮也。立桓廟。非禮也。○按孔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得記其所自出。故魯立文王廟。公子為大夫。得立宗廟于采地。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王子母弟無功德。不得封食采。故內亦得立祖王廟。故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廟。愚謂皆非也。天子之以上德封。不得以上德祖天子。且言無功德。不封亦于采地立祖天子廟。不于周公廟矣。若以為祖則太廟當記文王而周公不得稱太廟。詒當于文王廟。不于周公廟矣。若季雖為三家之宗。而君在焉。皆告于君。君之嫁娶亦不使季主。不得援魯立文王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而祭之也。邑有先君廟。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絳。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傳言曲沃君之宗。非王子公子各得立廟于其邑也。又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祭。記凡祭記酹于圃。

國有大故。令禮記既祭反命于國。並無掌祖王廟之文。所祭者乃卿大夫之祖。臣祭亦歸福于公。曰賜。禮記亦及先臣。若所云百辟卿士之有功于民者。或其地有山川及因國之無主後者。非祖王也。儒者說經。欲以明禮而曲為非禮緣飾。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於此相貴以等。可乎。

相說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通結上文。言其始以天子之微而諸侯敢于僭。其極以大夫之強而諸侯為所脅。至于越其等列以相貨。競其貨利以相誘。而天下之禮無不亡矣。蓋甚疾之雖大夫強而君殺之。詒也。由三桓始也。桓之殺若慶父叔牙。既記者深恕大夫之強而諸侯脅。故作此快辭。其實專殺大夫亦禮所不許。必告于王。乃殺之也。

右第十七章。復雜舉諸禮而推其義。因歷舉其失禮之大者。而指其所由失。禮至此不能不變。

能脩美而反人于不忠信。因不講于義理也。

禮運　孔氏第九。尚木第二十八。今定為第三十三。○朱子曰。胡明仲云。禮運子游作。陳澔曰。記帝王因革之理。疑子游門人所記。兩城曰以。並合言。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而小康。實而為記宋幽厲為幽國。晉國僭君。皆時會為之。以通行言。則自分天地。轉陰陽。柄四時。播五行。亟而為日星。發而為山川。明有制度。幽有鬼神。變化流行。皆太一為之也。一篇前後。義脈雖為大同承天道以治人。倫乃君之大柄。然治必要在謹禮。謹禮則能挽小康為大同。本故貴立身。無過之地。其下教以守正。教以作則。故以修義之牖。禮之序。明于順乃能守危。綱貴成君身。兒治人必先自謹也。黃叔暘曰。天人相為。待應先決陰陽。而作禮樂。終以禮樂而贊陰陽。按如此則通會雖有不齊。而王者自能挽之矣。毀子云。禮運是一大片段文字。渾然持大體。讀之自見。

細碎求之。必不得。今欲。

易曉姑析為十二章。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觀並去聲。○家語是時孔子為魯司寇。凡祭必立賓。言與。非正賓也。觀。卽臺門。見禮器。嘆魯之意。詳後四節。英。其最賢者。未逮而有志。亦欲為東周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

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同猶聚
語無男有分二句○此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舉天下
人無有私已也上之人所遵者惟賢所與者惟能爲天下
得人之公也所講者信義所修者親睦一天下太和之公
也故下之人亦順之而無不公焉不獨親吾親而且及人
之親不獨子吾子而且及人之子蓋其爲治惟使老幼壯
者各得其所鰥寡孤獨各得其養男各有所事女各有所
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爲己外而不閉此兩節本所以如此蓋大道之世雖天下
人故曰大同也壯有所用如今人之學仕者用之農如
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十字今本
錯出湯上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以設制度以立
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
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五句今本錯以設上以著其義以
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
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家語無故謀等句止有大人七字而湯二十六字下有禮之所
與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二十一字
○此乃言三代之英也天下爲家人人有自私之意也下
之人止知有親不知及人之子貨必藏于已之家力必出于
已之意而生爭鬥之兵由是爲已之事而起即上之大人
亦不能不私其親子而以父子相世兄弟相及爲禮不能
不私其貨力而以高其城郭深其溝池爲固大罪小惡以著賢
衆能外戶不閉之世矣由是因世及之意設建國立家之
制度以處其子孫自公卿至士庶各授田以葬之里以居
之各有其貨各保其力而爲兩普用其力而爲
而爲知者則賢之有能爲我定謀爲我宣力者則功之此
運台德遷之勢雖大人亦不能挽也而禹湯文武成王周
公選矣蓋此六君子未有不謹于禮者也大禮由義起必以講
以此著之而相與成其能若可以此舉之本也相講者講讓爲體
之實而信以成其能若可以此舉之本也相講者講讓爲體
以此著之而相與成其能若可以此舉之本也相講者講讓爲體
之實也蓋世道之變起于民心之無常君子講禮正以示
民有常也如有不由禮者則勢位必亡人皆以爲狹謀所
必及矣此其兢業不敢縱恣之心視大同之氣象殊小而
禍亂不作抑亦可以爲康也○讀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已行乎其間宜至三代而後有持大同之世人心治穆日
由禮而不知至三代乃覺聖人以是爲教耳以皆與觀感
農則庶已覺其文以夏殷視成周則夏殷銷存其共風
氣漸開而漸薄聖人裁成以做其爲輔相以順其固有
與時偕行而已

禮記體運　卷九之二

右第一章言上古不見有禮至三代乃見禮治之急也○愚按家語原文知記者刪改未高而得謬細推疏義又知本文有錯簡故正之至大同小康之說王石梁皆爲近于老莊但孔子開卷善武未盡善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分上不同則治化亦異但總是天理上事與私心詐力迥殊後人非湯武者純度以後世私心護湯武者又不識聖人分上階級均之無當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家語閒居作天渾然一理面所生之物莫

不各有自然之則子其問此天道之本然也然天之道無不同而人之情則有異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惟聖人本天則以治之使不失其則也詩衛風相鼠篇殷布散之意列則布散之而有行列次序也天資始則一地資生則分鬼神又天地之功用故聖人之承天也大始取諸天之一順承取諸地之布其屈伸變化取諸鬼神之推遷而後達于吉凶賓嘉之禮以治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無不正也鬼神兼後山川五祀祖廟言之

右第二章承上章言聖人之以禮治人皆本于天道之自然也　首者本天治人一篇大旨下文反覆申言之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夏時鄭曰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坤乾殷易先坤後坤殷卜卦名皆本陰陽而推之以治人事也

其理夏時言等推類以盡其餘子游欲問禮制之全孔子言我欲夏殷之道故之杞宋無如杞宋文獻不足禮已無徵然我即坤乾一書以知其意即夏時一書以察其全而不足徵者皆如見之特無徵不信不可名言耳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捭音伯汙音蛙抔音裴蕢由通○古今文質之變以極言之中古未有釜甑燔黍捭豚而加之燒石之上以為熟米有尊俎豆鉶之以為飲其為熟米而兩手掬之以為飲食至陋而心知報本即以此為祭而且以由擊地以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

以居若歐之穴橧巢檻木以處若鳥之巢茹毛去毛不火而并食之上古穴居人始出火而用米廣神農修之乃釜甗也范形模也無屋曰臺臺有屋而四達曰榭夏而燒曰燔燔以燒石加火上曰熾燔以燒土以火陶炮燔烹煎以火熟酒醪亦火熟而后釀之麻蘭亦火熟而後可績可緣可漆皆修火之利也溯燔事之初此又因致敬鬼神之事而通益之也故孚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醴體通粢鄭讀齊才細反今如字○周禮五齊一泲其米酒有體而未化即醴也三盎齊成有汁滓而汎浮此不言泲者文不具也二醴色即醆也粢六穀之總名醍酒以粢故中粢之四時酒成而渝然芯白熟而紅赤即醑也五沈齊酒椹熟而澄即澄也盎之

也一清酒新醳者賓長獻尸自酢用之二事酒醳者驛者與
賤執事用之三昔酒冬釀夏成階位無爭者用之卒酒堂
內近北泛齊室中醴酏內酸酏外酸酏處堂上澄堂下三酒在
室之南朱尸侑以備衆說殷以備衆說殷以備衆說殷以備衆
之時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咸得而又夫婦有所以備內外
之宜定陰陽之位雖神矣作其祝號乎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
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越一作趙音活
○此言朝踐時事周禮六號一神號君昊天上帝二鬼號
若皇祖皇考三元號若后土皇祇四牲號若一元大武剛
毅若明粢薌合六牲號若嘉玉量幣皆既獻
之以告神也殷體爓也熟謂燭之周禮腍祭不用越席疏
亦孔子之此夏殷禮孔子干此取之或殷略之義也爓煮
也曰禮云禮云祭四獻燕亦四獻燕其酸于饋食用之籩俎不

用泛齊故酸即于此用之君獻尸賓長以明從夫人獻尸
兄弟以燔從君初獻夫人亞獻君三獻夫人四獻故曰交
祖從上古熟殷醴酸燔炙從中古物備矣而
又君與夫人交獻合人陰陽之官使鬼神陰陽之既獻者
冥莫之中亦子是合焉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嘉鬼神之
魂魄乃所以合之也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此言饋食時事合烹既薦燭而復
既烹乃分別牲體之貴賤以供尸及賓客獻酬之俎也士
牲用豕大夫加魚以供尸俎惟載右胖烹則合之
天子又加鳥與諸侯加牛此又加大牢饋疑上公禮若
善也此從今禮饋食既享于神而恩意之及賓客兄弟者
又周流普徧至祝以孝告而人之心達于鬼神嘏以慈告
而鬼神之心亦達于人陰陽交而幽明洽豈不大善乎夫
禮之初始于一飲然上古荒茫禮猶未成至三代歷質文
之變極損益之宜而情文大備此禮之大成而爲三代之

或也一清酒新醳者賓長獻尸自酢用之二事酒醳者驛者與
賤執事用之三昔酒冬釀夏成階位無爭者用之卒酒堂
內近北泛齊室中醴酏內酸酏外酸酏處堂上澄堂下三酒在
室之南朱尸侑以備衆說殷以備衆說殷以備衆說殷以備衆
之時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咸得而又夫婦有所以備內外
之宜定陰陽之位雖神矣作其祝號乎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
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越一作趙音活
○此言朝踐時事周禮六號一神號君昊天上帝二鬼號
若皇祖皇考三元號若后土皇祇四牲號若一元大武剛
毅若明粢薌合六牲號若嘉玉量幣皆既獻
之以告神也殷體爓也熟謂燭之周禮腍祭不用越席疏
亦孔子之此夏殷禮孔子干此取之或殷略之義也爓煮
也曰禮云禮云祭四獻燕亦四獻燕其酸于饋食用之籩俎不

用泛齊故酸即于此用之君獻尸賓長以明從夫人獻尸
兄弟以燔從君初獻夫人亞獻君三獻夫人四獻故曰交
祖從上古熟殷醴酸燔炙從中古物備矣而
又君與夫人交獻合人陰陽之官使鬼神陰陽之既獻者
冥莫之中亦子是合焉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嘉鬼神之
魂魄乃所以合之也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此言饋食時事合烹既薦燭而復
既烹乃分別牲體之貴賤以供尸及賓客獻酬之俎也士
牲用豕大夫加魚以供尸俎惟載右胖烹則合之
天子又加鳥與諸侯加牛此又加大牢饋疑上公禮若
善也此從今禮饋食既享于神而恩意之及賓客兄弟者
又周流普徧至祝以孝告而人之心達于鬼神嘏以慈告
而鬼神之心亦達于人陰陽交而幽明洽豈不大善乎夫
禮之初始于一飲然上古荒茫禮猶未成至三代歷質文
之變極損益之宜而情文大備此禮之大成而爲三代之

或也欲聞禮之極即此可觀矣
禮莫重于祭故專以祭言之
右第三章述言禮之盛所謂郁郁乎文吾從周者也
聖人豈服三代尊上古哉○案歸別屬同
禮簡以
此爲正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
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家語上
曰介之君子莫知由禮何也句○周道傷于幽厲則欲救
周禮必于魯然周公制禮以垂萬世而寖之者乃在其子
孫周公不已衰乎夫杞宋之郊亦爲其祖禹湯常爲天子
一代之制作子孫當世守之耳夫天子祭天地諸侯各社
陵周公所定之禮甚明魯諸侯而可郊乎不言禘禘猶成于暘郊未嘗暘也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七
古是謂大假祝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假家語作嘉宜從之○常古常行之古法周禮大祝掌六
祝六祈皆繫諸六典藏之太史屬于春官易變而婚姻也
君明德以薦馨香則祝史正辭而其善大矣若但祝史
藏其辭說而人不知則必矯誣求媚非昏昧之國而何能
享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夏用酸殷用斝周用尸入舉之杞宋天子之事
守故以獻尸及君諸侯用之是僭禮之君也孔謂魯暘故得用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
也是謂脅君冕弁兵革私家不藏大夫世其官
伐自諸侯出矣大夫具官祭器不假樂器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大夫惟有家宰其屬亦置家司馬司
徒然攝官不備也四命受器乃備祭器大夫有采置而不
備無采并不得置天子之大夫判暘諸侯之大夫左傳右
祭若未暘并不得用故少牢禮不言奏樂鄭因君臣無別

上下亂也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衰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也君不體臣之情而以三年之喪使之是使臣以衰裳入朝如私家也或輕其臣而使與家僕雜居齊衰是卑仕于公者如仕于家而公朝無異于私家也是君自卑而與臣同國也○靚楫弓蠙固語是當時且不敢以齊衰入朝大夫之家何況公朝蓋此節是言君之輕其臣正以自輕所謂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也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此世及時所啟之制度也天子諸文武之子孫賢如魯衛皆建國若毛鄭亦有采地以為卿大夫其餘天子子孫不得建國賢者分以畿內之田不賢但養以祿入而已如此則使之各得其分而禮制行爭奪息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錯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巡守諸侯不敢以已之朝褻之故舍天子于祖廟若非禮而經通諸侯與舍其祖廟而苟為嫉媢是壞法亂紀自天子始也鄭曰禮錯諸侯之廟謀天子雖尊猶有故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也自拱物也亦通

君與臣為讎問疾弔喪見大記讎猶戲也天子棄禮而諸侯僭諸侯棄禮而大夫僭其端皆起于上可不謹乎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繭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繭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叛

右第四章此乃明前之發嘆之故見當時不由禮而在勢者將危亦衆以為孤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謂居而安也政治則君安故政為君之所以藏身然政非君所能自為也必本乎天而設布之以降命焉夫天無所不統天命亦無時不行君能法天則于社見地道承天之理可以別仁義于山川之理可以別仁義于祖廟見率親之理可以別嫌明微于五祀見四時分職之理可以儐鬼神于山川見地道生物之理可以儐鬼神于祖廟見率親之理可以考制度如此則足以治政而君亦安聖人之藏身安而且久凡以此也○統言之則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分言之則草木之衆枯水泉之盈涸鬼神之屈伸往來在山川尤易見故後曰山川前曰列于鬼神下曰並于鬼神其以儐地見別嫌明微者易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疑于陽必戰疑于無陽故稱龍焉故別嫌明微在于設地故聖人參於天地立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治政以安身而所以治政惟在于禮故聖人制禮必參天設地而以身參之必降于祖廟五祀

山川而以身並之也所存謂體之身而藏於心所樂謂其身而及乎物聖人平日所居而安者其非天地鬼神自然之則而所樂而玩者又皆人情受治之所當然此其所以身安而政無不治也○按文義與易繫傳所居而安四句相似或分禮樂非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生時生財皆天地之功用則自天地而鬼神在其中人皆受生于天地而又加以父師之養教然天地父師各一其道則不能相通惟君能成輔相可以參天地之功正德厚生可以兼父師之道以正用之足以爲民之治然必先自立于無過之地乃可以治民故盡其

皆合乎禮則其情必平不然情動于中而失節形于外以禮照之必無過情孔孟所謂爲度者也○湯三才曰身有禮乃能以禮觀人

行第六節此承前治人之情而申言之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德以實理言交以變合言會以凝聚言秀以純全言氣健而不息坤順而有常天地之理必乘乎氣以運天氣下降地氣上濟而陰陽于是乎交其始交也乃神之伸其既交也乃鬼之歸而此陰陽之氣又有中與老少之不同則爲木火土金水陽變陰合鬼神伸五氣順布萬物化生而其間又有偏全純駁之不同其偏者駁者爲物全者醇者皆爲人故人者即天地鬼神之會而五行純全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

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生此先以天地之和言之見人所以生所以養皆于是也天在上其所乘者陽而日星光垂于下是陽常下施地在下其所乘者陰而山川竅通于上是陰常上資陰陽變合而陽之神爲木司春陽之盛爲火司夏陰之少爲金司秋陰之老爲水司冬冲氣爲土居中而附于四季和氣順布則日順軌而月隨之朔望盈闕皆以三五爲期無朕厥之患也姚舜牧曰五行生數自一至五合之得十五故盈闕皆以三五爲期湯道衡曰盈者盈之始闕者盈之終三五者天地之數自一至五積而爲十五又三五爲十五而魄生又三五爲十五而魄成而明生故皆曰月生蓋天地之數河圖之中以十環五而縱橫斜列四周皆得十五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竭猶盡也

戴之意蓋由前而觀則火所負戴而生我者木自後而觀則木所承禪之意蓋謂亦終始矣土生于火金生于土水生于金木生于水皆然所謂逝者如斯夫終則有始天行也

五行凶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本猶根也陰根陽陽根陰水根金金根土春爲夏根夏爲秋根三月爲二月之根二月爲三月之根循環無端無有止息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聲宮商角徵羽洗狄寧夾姑蕤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黃鍾太蔟大呂夾鍾無射陽爲陰法也加六間之陰以呂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則十二管矣蓋天之中數五五以爲聲大陽奇故正聲止于五地之中數六六以爲律地陰偶故律必呂之而成十二管也夫聲合清濁正變亦十二焉故十二律以飾之而止言五聲猶宮商角徵羽清濁正變亦十二焉故十二律以飾之而止言五聲猶之再周變宮變徵及變宮之清皆不用則所用仍五聲也以今器色言之四宮也乙變宮也上商尺勾工變徵凡變徵六羽也而宮調乙凡不用則猶五聲也旋相爲宮者毛奇齡曰正生滿由低而高林鍾南呂無射應鍾接七正生正由高而低姑洗夾鍾太蔟接五清環而至于低如工四而下有六工尺三聲也推之七調皆然○陸賓七大說宮商角徵羽五音尊卑之次宮徵商羽角五聲相生之次如第一黃鍾宮則林鍾徵太蔟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鍾變宮蕤賓變徵第二林鍾宮則太蔟徵南呂商姑洗羽應鍾角蕤賓變宮大呂變徵第三太蔟宮以下遞以次還十二律各旋五聲則六十律名加二變則六十四調按聲無羽下能生變宮之理則毛氏次變宮于正宮下變徵于正徵下得之且黃鍾爲陽律之首不待蕤賓之生毛氏謂黃鍾至尊周律得五清大呂陰呂之首不待仲呂之生大呂陰呂得四清太蔟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然皆能稱以全其清仲呂周六律蕤賓周五律皆無滅林鍾下五律祇清聲耳故謂止于七則舊所云六十律六十四調皆虛談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和去聲○春酸夏苦季夏甘秋辛冬鹹爲五味加以滑爲六和十二食十二月所食相爲質如春宜夏以苦爲主春宜夏季黃秋

白冬黑爲五色加天之名然爲六章十二衣十二月所服相爲質如春以青爲主夏以赤爲主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言人之所以爲人本乎天地也

有第七章明人所由生見人之所以爲人本乎天地之道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以鬼神爲徒以五行爲質以禮義爲器以人情爲田以四靈爲畜

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人之生也由于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尚矣而端稽有可見也四時日月即天地陰陽之運行而可見者柄所以舉紀所以理量所以樂聖人舉事因時以擧其大綱而每日所行又細別其條理至于積月之久又統大槩以考其成功熟而有藝若樹藝者劑其宜植其本盡其功亦見天地陰陽之理乃無餘徂矣而猶未已該端引而終則其情暢茂而深密矣鄭謂奧主也田有主則不荒人以聖人爲主則情不荒王謂人知向方如室有奧並通由是四靈爲畜則和氣充滿萬物皆遂飲食所需無所不足可知獨言飲食以禮始飲食人情大欲存焉故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爲畜故鳥不獵麛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龜龍以爲畜故人情不狘麛以爲畜故人情不失家語孫作獵作獵作鰋的鮪淰沴飛鳥走獸驚飛也獵取之亦驚擾非可食而亦能知吉凶辨邪正故以人情不失言之

情可賭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天地爲本

則萬物皆本本得而末從之故物可舉陰陽爲端則物方繁而情已著如事之屬乎陽者必喜必愛必欲若易觀其所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得其情然後度所以治其情四時爲柄則所舉者綜其大綱而事已可勸如王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學者春誦詩秋學耕者東作西成皆是日星爲紀則于每日之中各有當行之條件而事可列月以爲量又舉一月所事而考其成功熟而有藝若樹藝者劑其宜植其本盡其功而歸于成熟也鬼神爲徒則循環無窮而事可守所謂運而不已也五行爲質則迭乘代起而事可復所謂終則有始也如是則禮義眞足爲治情之器而規矩設不可欺以方員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凡事之行其得失皆有考矣奧如國語奧草之奧謂深茂也人情爲田禮以耕之則其情暢茂而深密矣鄭謂奧主也田有主則不荒人以聖人爲主則情不荒王謂人知向方如室有奧並通由是四靈爲畜則和氣充滿萬物皆遂飲食所需無所不足可知獨言飲食以禮始飲食人情大欲存焉故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麟以爲畜故鳥不獵麛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人情不狘龜龍以爲畜故人情不失家語孫作獵作獵作鰋的鮪淰沴飛鳥走獸驚飛也獵取之亦驚擾非可食而亦能知吉凶辨邪正故以人情不失言之

石第八章此乃正言聖人之本天道以治人情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燔燎酌鬱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俗字。禮以治情如冠昏喪祭皆禮而莫大于祭故舉祭言之先卜筮以定日然後陳列祭祀之俎物如埋幣帛以贈神宜祝之辭說以告神又代神之辭說以嘏主設為制度之詳如此故國有禮之可循也而行禮之時百官各以其職御于君所事有職而禮更有序矣故先王忠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負而後處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陳澔句）心無為也以守至正（三老卽父師老鄉老周禮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卿參同在朝鄉公在鄉稱老祠氏曰設仕

之公孤六鄉則三老也侑以助尸者少牢禮識侑于賓以異姓鄭王皆曰四輔也禮不達于下則無以正天下國家而禮之達必自上始故其祭祀也以天統百神其位至萬物其利至溥國之里社皆得祀之以列其利祖者人之始生生之理所自流自七廟至一廟使人知本之仁鬼神生物成物之功莫著于山川五嶽視公侯井竈以養門戶以啓閉其事皆有功于人分四時之水火舒斂以本其事國之有禮如此故當祭時宗祝在廟與論道而三公在朝敷奏而三老在學正同而又有巫史卜筮皆侑皆以其官進御于王之前後左右以各職其事于惟端拱無為穆然在中守其至正之心以交于神明而禮之效已達于下矣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禮所達也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天統百神故天位定而百理固一也知生萬物故地利列而百貨可極地生之人成之事相待也祖廟本仁而人皆以孝慈為教五祀本事而人皆以法則為正不言山川所產卽地利而興作亦事也修定天位凡皆之義而禮達于下聖人所以藏身之固在此矣

右第九章舉禮之達于祭廟可知故聖人以禮示之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太一猶易言太極政固本于天極）

而殽以降命矣又推而上之則言天已與地為偶而分為二不知本分之先固渾然一理也由一理分之而上下異位則為天地由是轉之而動靜交運則為陰陽由是變之而生長斂藏異用則為四時由是萬物化生繁然布列而

體之而不可遺者莫非鬼神官猶主也設官分職各有所主也天以陰陽四時鬼神化生萬物而尊卑貴賤吉凶疎數之禮已具焉是物物皆天命而聖人之敬以降命者雖若出于人而其降而曰命乃受職于天而非人所能為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養鄭讀義王如字今從王。其官于天如是故制禮必本于天天陽動地陰靜動靜互根陽先陰後故天動而之地聖人本天制禮亦然蓋理無形而難測天之動也陽也制之為禮則有定而可循地之靜也陰也由是列而之事有三千三百之詳變而從時文有因革損益之道則協之于分而協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協之于藝而協以人治人因物付物皆天則也聖人制禮如是故其居人也凡其心思耳目手足皆有以養之于善而不知其行之也凡夫吉凶賓嘉之禮此聖人本天以治人之妙也貨行禮之物如玉帛牲醴九

行禮之飯如一飲百拜酳解使去已讓推以與人此行讓之實有貨力而行之以酳讓讓雖不若大同之不必爲已而與謀作兵起廻殊飲食謂饗燕諸禮千者皆行禮之目也○翔曰藏身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家語無上節至大端也止存協於至曰養文○居人曰養是所以化人爭兢之氣而使之會東皆固也行之以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則生而養死而葬皆明而治人幽而事神之道無不備矣其于天道不推承之而且有以達之其于人情不推治之而且有以順之謂也故曰君子

本

入處也由禮則通不由禮則窒禮不可已如是則去之必喪亡矣君子以禮成身猶以藥成酒薄且不可況去之乎○按人之合本無不固而習于怠墮自不覺筋弛而骨縱故曰君子莊敬日強

右第十章復承承天道而推其原盡其化見治人情所以必由此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聖王之治天下固禮義以爲紀矣而禮義非二物義之進退無定而禮之節文有定朱王慶人情之宜而制爲一定之禮使人有所持循是謂乃義之柄而義即禮之序故必修之以治人也治田農夫之事治人聖王之事農夫之事甚切故聖王直以人情爲其田焉修禮以耕若固邪釋而後可熟也陳義以種若禮隨宜以行猶種之隨宜而布也禮義種而猶有氣稟之偏物欲之蔽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猶耕而弗種也

義或將雜出于其間如稂莠之害穀故必講學以耨之體耕義種學耨而無眞淳懇至之實以貫乎中則禮義皆爲其文講學亦爲徒說如穀之粃而不實故又必本仁以聚之禮耕義種學耨仁聚而無涵泳從容之意以俟其自化則人猶苦其難而鼓舞作興之妙容有未盡者故又必播樂以安之如此則所以治情無餘事矣○陳澔曰講學以耨博而求之不一之途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約而會之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又曰本仁本仁聚之之利仁之事播樂以安安仁之事又曰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始終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終終始始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終自始至終無所不講至其成也則禮之效見乎後愚按此言治人之情陳說禮義之功著乎先仁聚之有可以義起也禮爲義之柄義爲禮之體禮義之分而實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殊也禮以義起則禮雖先王未制而協則禮雖有定而今有合于人情之宜當以義起者猶不可變通損益于其間乎此修禮以耨又必講學以辨之

先王制禮本以義起則禮雖有定而今有合于人情之宜當以義起者猶不可變通損益于其間乎此修禮以耨又必講學以辨之義猶處于癌禮成而義乃形于首也夫爲仁之節即知仁爲義之本而本仁以聚自有不容已者既得夫仁則順德在我而咏歌舞蹈皆樂之體已在是矣體仁足以長人得之者豈不尊乎此講學以耨又必本仁以聚而播樂以安亦自本仁以聚來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又反言以明之見序固不可亂而功尤不可闕也達乎順安則自達非有意達之如足于食者自漸而肥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四體正足重手恭也膚充盈辨面容背也大臣法小臣位卑祿薄知尚嚴則不窺位高權重能守法則不偪小臣位卑祿薄知尚嚴則不窺上總職以率下下分職以奉上不侵官不廢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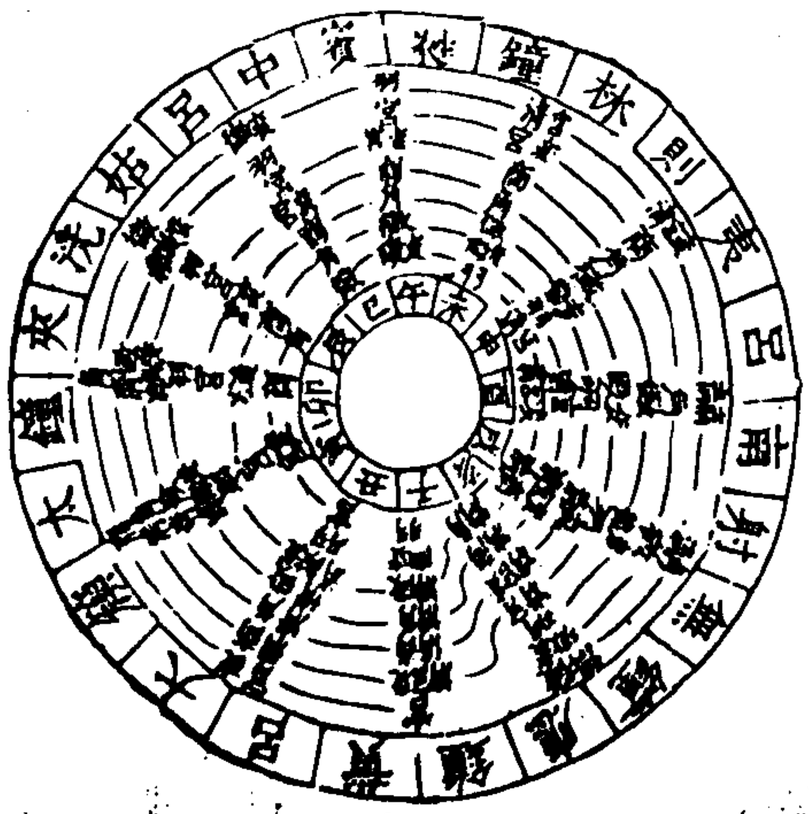
相正者君以禮待臣臣以道事君君不聽臣不諂也以德爲車所行無非禮義以樂爲御行之而和順從容也以禮相與世朝廷聘享無失禮無過禮也以法相序或尊或卑各稱其官也以信相考內外如一亦始終不渝也以睦相守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到舉曰此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大學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全也故謂之大順

右第十一章復承治人情而詳其功極其效見本天道以治人人必至此乃爲盡也○前言承天之道以治人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已盡其效此又推之至大順是極其效也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聖人之所以大順而不失漠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以下承大順而極言之理無不得則用無窮以示民有常者至此民皆習于常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不言講信修睦而人合來者自修之功不待言也大順如此雖事之大者難行而不至于外事之細者綜理其間不至于差失極事機之幽深者而有開數事應接而來亦處之裕如而先後不相及一時並至亦處之各宜無不包其妙又入神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壞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順之至如此可謂安矣而心惟危慮之則易守之則難故必明于順之道乃知體之不可不講而有以守其危也夫人之情莫不爲之節則入于聖賢所喜所欽所愛則必豐萬怒哀懼惡則必殺豐而不爲之節則入于禽獸殺而不得其生亦流于吝嗇任情一往天理滅矣聖人制

禮本天道之正度人心之安豐而不過于豐殺而不過于殺其大中者所以持人之情而合其危也鄭謂君子當使思危守危長守此自危之心也若小人則居安忘危矣亦通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做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椒龍龜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一本妖作祆孽作糵醴作澧椒作藪闚作規○所以禮治政也莫不因

乎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固有其居民也如山者不使居川者不使居陸而民不困敝也其用物也必各得其時如水用八風火必改燧金木以仲冬斬陰飲食春酸夏苦食齊視春羹齊視夏之類也聖人以時取春矛夏戟秋戈冬鉞無不因天因地如此況治民之情而可有一之不順哉如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則吾心順民氣順而天地之順自應之而災祲不作諸福之物畢至矣妖見于衣服歌謠草木孚見于鳥獸魚鱉昆蟲不變者蓋所有而出之畧無拘也器郊謂若丹銀銅錫龜筴孔謂若山車垂鈞蓋育露醴泉氣化之異器車河圖形化之異麟鳳龜龍靈物之異災戾以大順而消休徵以他故蓋大順而致也而其所以然者豈有二而止于七聲有十二律止于七者變宮變徵及五音也止于七而聲亦止于七聲有十二律全圖



五聲四清九聲七調二變十二律全圖

南呂　商清　第六聲仕

無射　角清　第七聲仄

應鍾　徵清　第九聲仕

黃鍾宮清　第一聲四清不用

大呂　羽聲　不用乙

太蔟　商　第二聲上

夾鍾角　第三聲尺

姑洗　徵　第四聲二

中呂變徵　不用凡

蕤賓　羽　第五聲六

林鍾宮清　第七聲四

夷則變宮　不用清化

還相爲宮圖

黃鍾至蕤賓周律而得五清大呂周律而得四清太蔟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然皆能補救以全其清至仲呂周六律共清馬若林鍾以下五律祇實周五律而皆無變徵及五音也止四清者羽清極無羽清也凡變徵清皆贅本宮不用

右第十二章承上大順而極其效見證禮之至其神之一言蓋在天爲天之道陰陽鬼神四時五行皆天道也其在于人則爲天命之性率其天命之性則性善而情亦善焉所謂發而中節原不遠于未發之中也然人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而物感之交遂附于情以自汩其性而天道之本然者失矣聖人本天道以治人之情非與情爲敵而與情爲安情得而性自得矣此聖人修道之教所爲繼天而立極也極之大順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三代之英一大道之行矣通篇文勢前後呼吸是謂大順繼與是謂大同相應家語原文可據也記者不解忽亂入是謂小康一句段前後全不相應故愚謂刪此四字即得

樂記　孔本第十九　芮本第三十　朱子儀禮分禮樂記第二十五　今仍合之定爲三十四

○芮城曰漢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撰樂記二十三篇不知何人撰今此所傳十一篇乃取之二十三篇內者史記樂書全載此記世以爲禮記別錄篇目不同諸之所受嘗別有本耳鄭氏註禮與別錄同今目次違異豈南梁有皇甫侃北齊有熊安生唐孔氏作疏以皇爲據以熊補之測更鄭曰或皇意也愚按獻王所撰其內史丞王度傳之常山王禹成帝時獻入秘府其後遂亡此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魏文侯第十九樂道第二十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賓牟賈第二十一招本第二十二昭頌第二十三東漢班固等纂白虎通義中引樂記如土曰塤及塤者次音也二節疑樂器篇文則疑此十一篇入禮記而刪其半者固不知何人也孔疏猶據之而經之旨趣并昧昧矣今仍分爲十一篇復其舊目其次第陳氏集說并篇目去氏各本而擇其善取史記說苑家語諸書正其謬誤而斷爲二十三篇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一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人知聲音之爲樂而不知去聲○人心之靜萬物之理具焉而不感于物亦寂然而無所由起故首明之見心爲樂之本以見者每于感物而動也感于物如世道之盛寂然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險夷順逆耶出以聲比合曰音變無定方不定人心既動則必形于聲有聲則必不止一聲而消息有變者謂爲一定之法使高下自相應而生變由是以其變者高下相間得商下相宜則成方而爲合比之音矣由是又播之以八音之樂器及武舞之干戚文舞之羽旄而後樂成焉○聲不止言語即歎笑悲泣皆有聲皆有宮商角徵羽如離羣羊鳴如雛登木猿啼凡可以口出者皆聲無醉凡可吹可奏者皆成方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二

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道行並去聲下道如字○人心之動係于所音聞柔說苑作調○人之心失所親則哀得所願則樂厭其意則怒見可畏則敬遇可悅則愛此六者心之感于物而動也噍殺促嘽緩揚緩迂也發出之長散布之廣粗大而雄厲高而急直無邪曲廉有方隅和不乖戾柔則順從也言以者謂如此而又如此此六者心之形于聲而生變也夫哀樂喜怒愛敬皆心所自有當其未發而則寂然不動猶性之本然至感物而非性之定矣此一節詳言心之所感起下當愼感之意

不入于此則又刑以防之此四者其事雖殊其歸則一凡以慎其感而同民心為治之道固如此也○教民之樂不必定是咸池韶舞但可咏歌舞蹈者皆是若夫功成作樂則非民氣皆樂民德皆淳者不能故曰禮樂百年後興也○右第二章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呂覽和作平民困作政險徐廣曰乖一作煩○音固生于人心而音能感人是又生人心也觀之于古凡音之安樂由于政之和音之怨怒由于政之乖音之哀思由于政之險而民困也正惟音出于民心而音乃足以生人心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滔懘之音矣

滔一作怙說苑作則無法○此下皆明聲音與政通之意而此一節以治世言見政之通于音也宮最尊故為君商次之故為臣角又次之故為民徵又次之故為事有民而後有事也羽最卑故為物有事而後用物也音之克諧說其政故必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亂然後其音無滕固不通之病焉○按史記及律呂新書大約宮音最濁寸數最多三分去一以為徵三分益一以為角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清羽最清宮中也天之數五一三五七九而五居中故為五音其生之序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宮其生聲之序則宮得土而後能生而陽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陽尚隆也故止降六分白是而後已向于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鍾四寸八分天地之中氣所謂元聲也故為君屬為臣民次臣故角為民必有事故徵為事有事而後用物故羽為物君尊臣卑故宮商之間有變宮民貴而物賤故徵羽之間有變徵而不言者變宮亦宮變徵亦徵其二變皆閏而不用也其數黃鍾長八寸又十分一分之說大呂以下以次漸減參而以分一作十分一大呂七寸五分又十分二十分一太簇七寸又十分二夾鍾六寸又十分五十分一姑洗六寸又十分四仲呂五寸九分又三分二蕤賓五寸六分又三分二林鍾五寸又十分四夷則五寸又十分二南呂四寸又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又三分二應鍾四寸二分又三分二其法如黃鍾五十四為徵太簇七十二為商南呂四十八為羽姑洗六十四為角此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應鍾四十二為變宮由變宮三分益一則蕤賓五十六為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為宮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羽過物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鍾五十四為宮則太簇去半三十二為羽應鍾去半三十六為徵南呂四十八為商姑洗去半四十二為角此均法也若用之祭祀則去商聲不用而徵即下生羽又以夾鍾為天宮林鍾為地宮黃鍾為人宮記天則去地宮記地則避天宮宗廟則避天地兩宮由變宮三分益一則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為宮有臣過君

有餘況以應鍾按黃鍾綴閒一月而杣去四寸有奇何以續氣教而和聲音哉章昭云九寸黃鍾之變悟變必旨則知黃鍾度極短聲極清而諸律可由是正矣夫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出焉清而少者貴濁而多者賤以五音言之宮音清黃鍾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臣數多于君故商爲臣其音次清凡十事多于民故徵爲事其音次商物多于事故羽爲物其音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鍾極清大呂次清而清復轉爲黃鍾爲白九十之說行清濁殺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反黃鍾不爲諸律役則旋宮之說何自起哉愚按地氣必漸而升亥于何以相接恐不如王說爲確丹越而降若如舊說則黃鍾十一月極長大呂漸短至應鍾十月極短有降無升亥于何以相接恐不如王說爲確也毛奇齡據呂覽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居上列爲七聲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居下列爲四清誠又則南呂無射應鍾居下列爲四清誠愛宮變改不用惟黃鍾爲宮則歷十二律而五正五精皆備大呂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蕤賓得四清而君臣民物皆不易其位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反黃鍾不爲諸律役則旋宮之說何自起哉愚按地氣必漸而升亥于何以相接恐不如王說爲確丹越而降若如舊說則黃鍾十一月極長大呂漸短至應鍾十月極短有降無升亥于何以相接恐不如王說爲確也毛奇齡據呂覽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居上列爲七聲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居下列爲四清誠又則南呂無射應鍾居下列爲四清誠愛宮變改不用惟黃鍾爲宮則歷十二律而五正五精皆備大呂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蕤賓得四清而君臣民物皆不易其位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反黃鍾不爲諸律役則旋宮之說何自起哉愚按地氣必漸而

饗之禮尙乎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人生而靜者真然也感物而動者感而遂通率性之道人事之自然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故外物之至皆有以知之而好惡形焉好所當好惡所當惡循理而動道心之正也遏情則惡滋欲而行人心之私也人能以人心爲不可從而常愼天之明命則好惡有節而已發之和常不感

○樂以達倫理之和故樂之隆不在極聲容之美禮以明倫理之節故禮之重不在極滋味之和如清廟升歌樂之隆也而其聲遲以熙緣爲絃而朱之使其聲滿復琉通其底孔使其聲遲其歌一人倡始三人從而和之初非極聲容之美而其中有不盡之餘味使人咀之而自得焉所以然者人道之正本無紛華靡麗之賞自人之正也鄭以此大饗爲祫祭陳曰是覽遺音遺味作進乎音進乎味反而物感之知遂足以誘之而窮其物理之正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物感無窮唯人之主以審其是非定其從違特此虛靈不昧之心以爲一身之主宰而

則離合情飾貌淫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而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飾節作飾○樂主和

所以聯人之情而爲同禮主辨所以辨人之分而爲異故人用樂則相親用禮則相敬當親而親當敬而敬則有以得禮樂之中而用之無弊矣其或過乎同而流蕩忘返失其親則國樂不能無弊此特用禮樂者偏勝之過耳夫禮樂者同原有異禮樂之道固如此也故先王之行禮也內飾其貌樂之和則義立者足以合其情而當賤之等級而不容紊則文同者足以飾貌而不流淫明示之于相親相敬而爲貴者非肖者則惡之于不肖之至而不肖者則好之于武離武流而不知是而民猶不睽則又以其貌樂者不惟惡之而且賤之等級而不容紊則又以其

減樂主盈便是鬼神屈伸之義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綴音贅又音拙還音旋○綴王曰表孔曰連也表舞者之行列其行列相連也兆位外之塋域著于物爲器題于人曰文二者對情言則皆文也明王相沿若此禮樂之情耳若器與文則或以時異或以功殊要以達情而止故心通乎制作之原者則能因情以立文而前人未有者不難自我創之心知古人器文之美者亦能因文以會情而前人已有者可自我傳之聖者自本而達末明者可參流以溯源也○陳浩曰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湯武之改制皆聖者之作也周公兼三王盡倫物兼聖明之作述也李札之觀樂求明者之述若孔子之聖而述而不作則有德無位也愚按古者制度未備不可不作而二帝三王則又有作之德者也孔子有作之德矣即其得位而夏殷輅大抵參取前代者居多何必作乃爲聖哉後世并無述者之明而自擬于作者之聖其爲作也妄愚而已

○右第三章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樂不僭與天地同和也究其本則天地自然之樂上下定位物各有所即天地自然之禮兩節也究其本則祀即天地之和禮不僭與天地同節也蓋二氣細組物生不息即天地之序聖人之禮樂遂自然起耳不然而曰禮之制貴于序則異于殽者必使人盡決其防而反至于亂曰樂之作貴于和則過于和者即爲狎侮所自生而必至于慕故必明乎天地之理然後能興禮樂而得天地之中也論倫無

○右第四章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三百八十五

政治各有其功非專以干戚之舞爲備樂可知禮之具因乎治之跡則準今酌古各有其治非專以熟烹而記爲述禮可知然而帝王創制不相沿襲由舞而干戚由烹而熟烹若是者何哉蓋事與時並道與世宜前王作樂以樂其功之所成而治之者徒極其樂竟忘其功反致樂極而生悲前王制禮以昭其治之所定而繫之者有見于相無見于特則致極重而難反故必變之以補其偏救其弊使因時之變以取中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道固如斯也及夫既變則功之所在勸歌于勿踏樂愈盛也而無樂極之憂治之所偏祇溢以就中禮斯備矣而無偏重之失此惟參天地之聖人始足與于此也豈易言哉舊說樂爲人所好害在淫佚禮爲人所勘害在倦略子大義不甚順陳謂武樂不如韶樂盡善盡美熟烹不如腥血得禮之意似貶三王不如上古恐非本義也。右第一節

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上聲別史記作辨

○天地之位高下異形而物生其間各有定位此即天地自然之禮也天地之氣流行不息而細縕化醇此即天地自然之樂也不寧惟是春生夏長天地之仁而仁之和亦近于樂秋斂冬藏天地之義而義之肅亦近于禮蓋仁者合而和氣之伸而爲神義者別其宜氣之斂而爲鬼樂者敦原其和其流行率神而從天之陽禮者別異其宜各正者居鬼而從地之陰禮樂同功于天地如此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之陽樂備而天之所以爲和者樂悉載之而出制禮以配地之陰禮明而地之所以爲別者禮悉奉之而以行是禮樂乃天地之德所分許之官也鄭謂天地官則天地各得其職王曰天地各得其宜亦通。張守節曰仁愛樂和故仁近樂義斷禮節故義近禮劉彝曰樂主于陽之所生禮安定乎陰之所成愚謂以二氣言則天地之精常合合者陽之動也樂也天地之位常定定者陰之靜也禮也

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睿史記作暋鄭讀曰厚一作壘

煖徐作暖○暖升也天陽地陰陰陽相加曰盈陽內而陰外則陽否泌以出而爲雷爲霆陽遇陰之疑則旋繞而求散之而爲風風陽物陰之反降而爲雨春夏陽秋冬陰而四時方至皆陽其人皆陰月日體陰用陽月之出皆陽其入皆陰月日就盈爲陽就虧爲陰百化興焉百物之化皆感陰陽而動也天地之和如此是樂未作而天地之和已鬻然一樂矣聖人因之以作樂廣大象地清明象天奮發象雷霆周旋象風雨終始象四時文明象日月其興者然則樂未作而聖人之樂在天地樂既作而天地之和也而非順四時之序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別一作辨升史記作昇。百物之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

鮑別而物亦不生男女之合同聖人之樂之和也而非厥內之禮則無別而亂且日升荒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西一小天地而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者亦與天地之和惟別乃生則男女之和亦惟別而和者正天地之禮必始於謹夫婦而易之咸恆遂與乾坤配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者動乎天地之和也

游氏曰如字。陰陽者天地之氣鬼神者陰陽之靈高卑者天體之虛深厚者地形之實鄭曰高遠天之三辰深厚地之山川著鄭曰處也王曰明也愚謂即乾知大始之謂也居猶安也言別而後樂利物而禮已安之乾之大始流行不息而樂同其功是樂即天地之成物有常不動而禮即天地之成物有常不動而禮即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一動一靜無有止息而禮即地也天地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止息而禮即其功是禮即地也天地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止息而禮即其功是禮即地也天地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止息而禮即其功是

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訓从俗郭讀一作讀殰音瀆殈音洫○大小聖人解音格伏鄭讀覆而居天子之位者禮樂備矣天地之情衆著于物已下訪時也註惟管人情已哉萬物之首統不由斯也陳澔曰新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孕之焉卵胎之屬也性矣區曲生者萌庶生也蟄蟲之總名也胎而生子曰孕卵而生曰胎孕胎之屬有鱗翎羽毛牛羊是也無腿曰觕麋鹿是也昭明發外則樂之施所以章德禮始于吾心之敬發于事為樂而後真言樂太和之原于樂為多而禮樂先樂後亦未有不得其理而能和者也○右第一章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弦絃通○干扃揚鉞也商祝有知殷禮者喪禮質故商祝掌之樂師非和之主宗祝非敬之主商祝非哀之主北面與後皆卑也和序之理得于心曰德見于身曰行譬若畫者有司之所習事若樂師二祝之所辨藝成但役于人故下事成事卻一職故後也先王知上下先後之辨務使和序之理充于心達于行然後器數儀文之末皆可以自我制之而為天下法則也○右第二章

右樂情第四史記第五曰錄第六孔本第七○此承上二篇禮樂之情天地之情而言中分級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級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詠知其行也舞行之行音杭下行去聲○此承上章禮樂之情通乎天地二章言禮樂之情亦以足上章見器數盡人可能而精微非大人不能識也張子節分是故下為第三章二節通貫詩之興也詠歌之興也商頌有之諸侯朝貢獻其方物之乃所以報其情也○二節望本侯屬法象篇之末目錄

流緣生聲○此因上禮報情而言王賜諸侯同姓以金異姓以象輅四衛革輅諸國木輅而自諸侯受之則通謂之大輅也交龍為旂旂旗之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此舉重而言緣中順也何休曰千歲之龜青順證國有守龜必賜乃得有之諸侯朝貢獻其方物諸侯之情歸而天子賜之乃所以報其情也○二節望本侯屬法象篇之末目錄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自我出以恩接物物皆歸我以禮往來報以禮往是禮主于報推而出益心藴于中樂形于外是樂主于施人以禮來我以禮往是禮主于報施自我出益心藴于中樂形于外是樂主于施樂之施雖達于外而我之生生不心者自不容已是樂也禮之報雖以千人而致之於人亦吾心所自動是禮亦生也禮之報雖以千人而致之於人亦吾心所自動是禮亦生也樂之所自始也大所自生者吾之德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則樂之施所以章德禮始于吾心之敬則報雖因人發外則樂之施所以章德禮始于吾心之敬則報雖因人情以為飾而實亦反吾心之始也○朱子曰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初無待於外禮只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都是人做雖是人做也因他原有這意思的所謂

知敬學此敎道之成皆非德盛不能也民勞力于謀生勤于仁義不見爲勞此其治更深也樂行則民逸安于缺欲樂于仁義不見爲勞此其治更深也樂行則民逸則其德盛故鄙相去遠舞人多也應鏞謂勤于治民則德薄而樂降故鄙列遠而長忌于治民則德薄而樂降故鄙列遠而短二說相反思訓治息民散必不貴以樂且舞于庭中其位行定安得短長應說非也舜之祕歌固足章已之德而諸侯自來賓其方之樂舜使夔比律齊其音爲制樂名以貢之是亦所以章諸侯之德也識名曰哲暗儀伯之樂舞但同爲有德而德有淺深之殊則設亦有大小之差既表其賢又稱其量也○南風之詩見尸子及家語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分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分伏生大傳曰舜元祀巡守四岳八伯樂正定樂名元祀巡守

設教不以濟世而不得其常則濟世者反以傷世如天然者不時而疾者然亦事不以求功而不得其分則求功者反以無功如天風雨不節而傷穀者然則吾之所施可不慎哉是故先王之為樂也下而司業之教國子下及小學之十三舞以成節以是為治則所施皆善而民德既然化于無形行亦象之而皆于有衆矣　夫衆衆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禮必有樂以和之樂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去聲○歌以敷其詘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去聲○歌以敷其詘

至種名百拜極言其禮之煩也大事謂死喪大福謂吉慶此承上事節而言先王制民衆衆為酒本以養者老疾病

右樂施第五　分三章一章言樂之施以章德而及賞罰治而兼及禮之後

諸侯以一事而言也二章言樂之施以象功而上及黃帝下及殷周極其盛而言也三章言樂之施以法治防其弊而言也

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荀子史記並作風移俗易說苑孔本並作移風易俗漢志作風

俗移易去子從漢志下易音異○聖人心和而樂作故樂者聖人自寫其心之所樂也而以樂為教則又可以和天下之心焉若其為樂使人默化而不知故先王立之為教下而司業之教國子下及小學之十三舞以成節以是為治則所施皆善而民德既然化于無形行亦象之而皆于有衆矣　夫衆衆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禮必有樂以和之樂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去聲○歌以敷其詘

今從陳○血為陰氣為陽人之體心有思知有覺人之生莫不有是氣亦莫不有是理有是氣則有血氣心知之欲皆退聽于義禮知之節則發之喜怒哀樂者自無不得其常矣人惟聽血氣心知為主則于外物之感起我者即應之而動而心之術形焉感于善則之善感于惡則之惡也志微鄭謂志意微細左傳其細已甚陳謂急促微細並通繁文理長多簡節陳廣疏潤粗屬聲之雄廣貫聲之本征于始倡本振于終廉嶄厲也勁堅強也肆外曰肉內曰好此借以驗音之溫潤滑澤也狄成王肅云成夷狄之音張守節謂往來捷速陳謂一終其長淫佚之意疑陳得之滌滌記濫也樂音之異如此民感之而心術因以異焉故通民不可不慎也○樂本篇言心之所感異則其音改此言音之所感異則其形于外感于外變于中其理一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渢而不

散險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舊史作類比行並共聲見音視之情使視發者無不和此先王之自修而爲作樂之本者也度之數調律有長短權之義謂音有君臣稽之則作樂之本也生氣之和兩儀之運子人則健順之德也五常之行五行之精在人則爲七情禮知信之德也先王既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體義以極其詣則四氣之在吾性情者條暢交錯于中而發作于外凡見于度數禮義皆安其位而不奪其倫則其爲樂須臾不可離也張守節作言樂同化民也）

右樂言第六（言當作形聲之慢也錄第四孔本第五史記樂書第六○先言樂）

之而心術形焉故言樂正則倫理皆形見于樂故以樂形名篇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其類相動也（聲者樂之始樂者聲之歸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其類相動也聲者樂之始樂者聲之歸

而總一氣主之蓋一身之氣與天地萬物之氣相通姦則逆正則順逆以召逆順以致順物之所以感于我與我之所以感于物其理一也聲之所感其始至微而氣之逆順已具情而成象身之邪正迺形之也倡聲之始和聲之仝回者回之周曲者至微成于至著也倡聲之始和聲之仝回者回之周曲者方之牛邪者陋之交直者中之徑蓋倡和者聲之風回邪曲直者氣之象爲順爲逆皆與吾身之志氣曲折相赴逆順則變條暢之氣而萬物之失其性者由此動焉是萬物之得失觀氣之和淫樂之和淫未身之邪正身之邪正由于所感然則君子可不先自愼其所感乎○應鏞曰聲感于微而氣之所應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甚著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性之所發爲情然性無故必反之本而志乃和善之與惡異類而惡易從善難立類部則行必岐故必比其從善之類而行乃成賈公彥云反去遹溺之情比從善良之類亦通真德秀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內也者人之所以生也外也者物之所感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人爲之節衰也喜怒哀樂之發皆得其正焉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性之所發爲情然性無故必反之本而志乃和善之與惡異類而惡易從善難立類部則行必岐故必比其從善之類而行乃成賈公彥云反去遹溺之情比從善良之類亦通真德秀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內也者人之所以生也外也者物之所感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人爲之節衰也喜怒哀樂之發皆得其正焉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記。述說先作代。○孫奇謂人聲也琴瑟堂上之樂干戚羽旄管堂下之樂。清明樂之氣。廣大樂之體。終始樂之序。周還樂之節。五色宮土黃角木青商金白羽水黑八風條風艮卦媯配之明庶風震卦大簇火赤南方凱風巽卦姑洗配之閶闔兌卦夾鍾西北不周卦蕤賓配之廣莫坎卦林鍾北方融風乾卦夷則配之二風之律從南呂無射應鍾百度九天地間可量度者數始于天一終于地七故五音為天之中數六律為地之中數十二管按月之全數黃鍾九其九而八十一從此而三分損益林鍾倣五十四大簇商七十二南呂羽四十八姑洗角五十四始于子之一百四十七也小大謂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三

音相成若以大平小以小平大終始謂律相生若下生者正生清上生者清生正倡謂宮和謂商羽角清謂樂聲至應鍾洞謂黃鍾至仲呂迭相爲經若旋相爲宮以十二律與五音互乘可得六十律也倫即君臣民物事之理君子順氣成象德已至矣然後被之干樂以畜其至德之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有以動四氣之和而萬物之正性莫于是乎著也清明以下申言著萬物之理夫耳當聰目當明血當和氣當平以下申言著萬物之理夫耳當聰目當明血當和氣當平乃萬物本然之理惟爲逐氣所感乃失其性而其理遂若不可知故必動四氣之和而其理乃著也馴至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則和樂之所感大矣。應鏞曰不亂不姦常言其常而不紊相成相生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君子正行義以安行志順道而樂亦道自主。小人從欲而忘反感而不樂是君子小人各有所樂也然君子之樂也以道制欲則天性常定故樂而不亂小人之樂也以欲忘道則天理滅矣故感而不樂焉此蓋古語而記者引之君子先反情和志以修其身而立樂之本然後廣樂以成教以化其民而達樂之用至樂之教行民皆翕然向道則民之德即君子之德而德之可觀者在此矣大學言明明德于天下新民即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三

章德故樂爲德之菅愚謂人生而靜并無德之可名至可目之爲仁爲義則已爲性之端至于樂則所以象德若夫金石絲竹則止爲樂之器耳樂固不盡于斯也豈足以知德且見性哉然所性之德具于心心有所之而詩以言之歌以咏之舞以動之則言亦德之聲亦德之聲容亦德之容也三者本于心而金石絲竹之樂器從之則由樂可以觀德由德亦可以識性也夫性爲情之原心爲氣之主必情深而樂之文乃明氣盛而樂之化乃神也樂爲德華皆有心德之和順未積于內而樂之英華能發于外者哉故樂不可以僞爲也。前曰肫肫其仁者情之深配義與道者氣之盛。右第二章承上章承其本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

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聰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下見音規聽過作飾德。樂有聲而後有容有器有象之德先擊鼓以聲衆之聽此節奏之始也由是自再成以迄舞之終每成有可觀之方此文采之始也三舉足以盡其變也自大至小自動至靜無往不與禮樂俱乃所以著其始其歸皆有以飭其歸其節奏又不一而是文采節奏有時相連絕不以極由之過隱蔽之所在以之爲已則和而平足以動人之善以之爲人則愛而公足以戒其惰慢邪辟之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右第三章承上樂行而民鄉方言之以極著其效也

右樂象第七。孔本第六曰錄第八史記第七。中分二章君子德成而樂興當然之功也二章君子德至和氣成家而樂興當然之德而人又放象於君子自然之符也。朱子分二章誤

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故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子諒當從鄭注傳作慈良。君子之學務致中和故禮樂斯須不可去致盡其極也自大至小自動至靜無往不與禮樂俱乃所以著其始其歸皆有以飭其歸其節奏又不一而是文采節奏不暴戾四者之心油然自生樂之所感也樂調從容和順安謂無所絕弛久謂無時相連絕而難見樂之治飾如此要以動其本樂其象而已故本之所在以之爲已則和而平足以欲罷不能天則漸人自然神叫變化無方也真德秀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禮樂斯須不去故其感如此不然斯須有間則

和樂之心而變而即於淫慢之心而變而即於淫慢矣可不慎乎謂之人者朱子曰以其非心哉有是德外誘使然也然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見焉人之為人者為有是

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長當作放竊方白虎通作意○樂之妙如此則君臣上下之敬長幼之順父子兄弟之親皆人道之本然而和之則皆以樂也顧先王所以和之者又有本焉術之變亦殊而性之本則一先王審夫術由于性變由于一則有以裁未發之中者乃有以定中節之和由是比其金石絲竹干羽之物以飾夫詠歌舞蹈之節至于曲直繁瘠廉肉之節奏皆與吾心中節之和相合而燦然成文則萬民之和敬和順和親皆一以合之而有餘矣此先王本此心使人莫不受治者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情之所不能免也先王本性情之正故樂遂有以正天下之性情焉夫人之志意執不當廣容貌執不當莊行列執不當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

武坐致右意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意鄭讀軒○坐貶聲至軒仰也右膝跪左足仰而起之賈言武無坐法武樂尤不宜坐疑有司失其傳下子言周召之治則賈答亦非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上聲○淫貪欲之意賈言武王北之間諸侯炎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唯上聲長音是○淫貪欲之意賈言武王伐暴救民豈有貪商之意而武樂有之此必有司悞傳非武樂本有是音也夫子以其知聖人之意故許之長宏圓大夫大夫子所常從學樂者資牟貢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用命矣牧野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方氏曰上連去聲下連平聲○免席避席也遲待遲緩也亂樂之卒章賈以大子是也之言以為皆許其說誠言戒備廚不得樂咏嘆淫泆恐不逮事則既總干宜及時急進而猶立而待之且如山之立疑然不動其待之者又緩而且久何夫子言此總干山立者正武王之事武王初無利天下之心故遲之遲而又久如此則前無病不得樂之志而非武王之及時象周召文治之效而不可謂武舞至末皆坐乃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綏以崇天子史記分下有陝字鄭以天子夾振而四伐為句今從王肅○成者樂之一終此乃象武王定功成也熊安謂一成自極南第一位起北轉至第二位再成至第三位三成至第四位極北四成從北頭第二位五成至第三位六成至第四位即前頭初位也愚謂舞之周遍象風雨則一成中亦必有許多回旋而折若如熊說則合六成止走得一去一來恐不成舞夾振之而四伐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畢齊也久立於綏以待諸侯之至也鄭讀天子與大將親夾舞者而振鐸皇謂令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一刺為一伐象討四方當惡者蓋三成之事滅威出於中國不忍一方之民陷于冷灾武亂之道利用威也分夾而進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以前蓋再成之事事畢齊者進一日則師之所處刑棘生焉民多受一日之害故用師之法利用畏也然凡之初久立于綏不期而會者孟津者八百諸侯至矣猶有待焉如不得已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拮逸周書能解殷方不服者分師俘之侯來伐靡集于陳辛巳以俘馘告甲申百弁伐衛庚子陳本伐磨百草伐宜方新荒伐厲孟子亦言滅國五十則當時四伐可知詩言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則分夾而進殆亦太公之志也書言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詩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兵陳矣武王猶不欲純而人力勤之也而前此之待之更可知矣凡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鉅封帝堯之後于薊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其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反商家語作反商之政倍明鄭讀為陪周書有封神農之後于焦封白虎通無投字而作殷人使之絕句弁女音汝○牧野在今汲縣牧野之語古史稿使之絕句弁女音汝○牧野在今汲縣牧野之語古史稿名反商武成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劉在幽涿之間滅狂商時事二成復轉而商象誅寔惡諸國四成象罷理商方

時以其地封名公爲縣豈因武庚之亂卽亡缺記在今平原祝阿縣陳个陳州宛丘縣杞今沂州雜丘縣封陳者胡公滿封杞者東樓公武王分天之明立紂子祿父使守先祀祿父叛亡乃封微子于宋此但約言之也下車未下車特言其急于是耳比于葬在牧野行訪也商容隱于太行山故使人求之鄭謂商家禮樂之官非是逸周書命閎天封比干之墓命名公褒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閭應謂既褒子仰使箕子來商容非也伏生大傳武王十二年克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王因封之十三年來朝王訪焉作洪範是此時箕子未嘗爲周用應說謬也地政大其虐政以弔民也倍祿加厚其祿以優賢也投投殷無義參考他書知卽封子之與而或乃因此一字謂武王殷亡始投有殷無義參考他書知卽封子之與而或乃因之法放置之賓客而誣矣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

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櫜鄭讀建同史作鍵陳謂句錯簡當在虎皮下考家語史記韓詩外傳並在諸侯下陳說謬○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旁金履祥謂自靈寶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衅以血塗之倒載入藏兵器然後天下共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王肅謂言今後刃也名猶命也既告武成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始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皆將帥之功故建之爲諸侯而名曰建櫜弓矢而不用名也亦通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兒播篋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說脫通記案語作配其止

有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食五者作六者韓詩外傳作四者而在弟也下則不數說詳句○散軍散遣軍伍也郊射大射也鄭謂左射束矢射西學孔謂天子射于東學使諸侯射于西學陸德明謂此並天子禮恐疑卽上射下射周禮上射左此郊射時尚仍殷制故天子爲上射而居右也朱子曰革鵠也陳旧甲鵠也鄭曰燕人張欧皮射之不入其鵠不能貫甲而射之是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川鵠右鵠參酒實參酒實三爪鳥名孟子言虎賁三千人則伐商時所用也謂之虎賁者周要亦五文也聖人衆事其心公共其道大其始無怠于得天下之心其後人衆事其心公共其道大其始無怠于得天下之心其後亦不施明大天下之化如此則遲而又久更何疑乎

行資不貫間樂第九諸本並同史記第十○皇本在魏文侯章上孔本在魏文侯章下見答同皇本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

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相王去聲如字旅叶魯和者不乖中者不偏以廣又無所不包音又善矣弦悉協如字革聲中實以樸大者四十六簴堅貨詳月令相以葦為表狀大者四十六簴堅貨詳月令相以葦為表狀大者四十六簴堅貨詳月令相以葦為表狀

心志則不可謂之樂而但可謂之音此音之所爲與樂異也詩周頌有啓之篇言有和敬之德播之于樂則其音和肅用之祭祀而先祖是聽矣因詩又言豈惟祭祀哉內而家庭外而朝廷亦何事不可行耶○陳澔曰淫溺較深頗害德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詩作牖○德音之

音抑而反揚反揚而反抑則爲人君者自宜好在德音惡在溺音而于德音反不知儆何哉唯其平日不能謹于好惡之幾情則昵逆情則異故至于此然則人君亦惟謹于好惡求順于理無徇于欲而已矣且人君者臣民之本上行下效捷于影響一好一惡動關治亂可不謹乎詩大雅板之篇言君誘民甚易以証上行則民必從

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楊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宗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柷楊敔也詳見月令壎土爲之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宋景祐樂記大壎八孔上一前五後一篴飾其上阮逸曰如雁卵者曰頌壎篪同有七室旄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後世因之翟雉羽餘詳月令鞉鼓六者其音質素故曰德音之音由是以生石絲竹和之則彌次矣文武二舞舞之則更盛矣而要以草人君能好善之德則猶是德音之音也將見用之祭祀則尸神鑒享宴客和用之朝廷亦宜職序傳之後世而民子弟各循其分亦何事不可行也哉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

將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鐘古作鍾橫古作橫反屑史作磬今如字聚或作最非讙或作歡或作喧聚作叢○鄭振而起磬專而確哀緊而切灌雜而多讙宏而震五者器之聲也鐘聲一作衆音從之如號令一出而衆人從也橫氣盛之貌號出而衆從則氣盛而威嚴之象立矣磬聲專一不雜故足以立辨辨之明者雖死有不可撓故足以致死也琴瑟之弦不一而大小宮商數絡可辨故足以立廉有分辨則必志于義故足以立志也笙簫管之竹非一而翕赩出入雜然同聲故足以立會聚

會者多則衆聚矣故足以聚衆也鼓聲壯盛足以動人而作其氣故戰而進衆必用之五者聲中所寓之衆德之立者聲作于此而義自通于彼也武臣能立武者死封疆之臣能致死者志義之臣能立義者容民畜衆之臣能聚衆者將帥之臣能進衆者故君子感于樂而思之也正樂所感如此則何事不可用君子聽之如此又豈有狄鞮者哉故君子于好惡必清其原然後子正樂有所合也不然志淫好僻聽鄭衛而不知倦詎有所合哉

右魏文侯問樂第十九目錄皇本並第八史記熊本並第十二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詩誦其所聞而晉之子自執焉贛賜同○師乙樂師名乙者蓋魯人也宜者歌聲之妙與已相宜或足以濟其不及故其大進或涵養其德性之正也執謂擇而處之乙下但舉德性之正而資樂以涵養者告之若夫補偏救弊則在善

擇平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劉向木寬而靜乎慈愛四十九字錯簡在五帝之遺聲也下又出一愛字鄭曰愛或作哀○按哀者憂悲之貌加疾字則意義全失矣○抗舉也如抗聲之高加疾聲則非其義矣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疏史記作殷孔本末有子貢問樂四字蓋古篇題之舊故于此刪之而于前篇皆刪而于此失刪也今已復十一篇篇題之下係直句曲也端長而下垂之意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嗟嘆抑揚反覆之意上七句樂聲之故下則歌者之情其妙有入于化而不自知者也

子貢問樂第十一有地錄皇本俱第十○有天錄孔之命以立而天地之心即具于人之心未發爲性之動也性本不能無欲人不好惡之情以反人性之正此樂之本也疏

本先之樂者通倫理者也倫何在與天地同和者是論也者其倫也理也者其理何在即天地之和者是論也者其倫也理也者其體也極其妙故樂論次之探其原故樂體次之言樂不可行也如此則禮樂偏天地之情而足以管乎人情矣人之情不遠乎天地故以樂情次之樂法天地而無過則可施故次之以樂象象之可知可循以建于倫理故以樂象至于化則由形象之可知可循以建于倫理自然之妙情無不和性無不中而天地之命在我矣故以樂化終焉其下三章則舉聖賢之論樂者次之先孔子次子夏次師乙亦其序也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聽得不須言說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安放處又曰今次了只有許多樂之書皆亡而樂尤甚劉向言其義至于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愚按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于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愚按禮樂之書皆亡而樂尤甚劉向言有秦樂樂器說律等篇則度數名物必備有存者

念于唐宋諸人之臆說也傳禮者乃舉而磨滅之又何心哉○毛氏樂錄謂今之七調卽古之七律四調卽宮乙卽變宮上卽商尺卽角工卽徵凡卽變徵六卽羽如宮音則工凡六四乙上尺自下而上四宮音居中大凡乙二變不用用低宮則自四而上尺以次上下及工六旋爲高宮川高宮則自四而六工以次下上及尺尺上旋爲低宮四黃鍾正宮乙大呂變宮上太蔟商尺夾鍾角工姑洗徵凡中宮變徵六依實得若變宮調則大呂乙居中去六工二變不用商調則夾鍾尺居中去乙大呂四尺不用角調則夾鍾尺居中去乙下不用徵調則姑洗工居中去上凡不用變徵調則中呂凡居中去六不用羽調則依實六居中去四工不用北呂氏春秋上層七律也至下層五律則林鍾卽黃鍾之清應卽大呂之清南呂卽太蔟之清無射卽夾鍾之清故無清此聲止于十二律亦終于十二也如其說則可無樂亡之歎或又有謂凡以世俗之樂論樂而古樂乃負亡者然樂之不講久矣得此已不勝空谷足音之喜故附錄之以俟知樂者正焉

禮記卷九之三　終

乾隆歲次癸巳

男翔校字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

表記　孔本第三十二西本第三十一今定本第三十

五○表測日之臬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本篇言仁者天下之表蓋道莫大於仁君子仁道立而可爲民表人當於是取法也鄭謂德見於儀表似未然篇中雖皆述子言然皆以已意爲主如中庸例多以已語及詩書語參錯成文且有卽子言而略損字句以就已意非如論語專爲記言也坊記亦然程子曰表記亦近道乎其言正凡八支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歸乎者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君子成德之名隱而顯言身雖隱而道則顯也如朝臨民則見其矜莊行法則用其風紀敎施令則尙其言然君子固有不得矜持而德容之敬人自長之不待嚴厲而德威之愈人自信之此至德之說而實德所乎人自信之此至德之符自然之驗固有隱而顯者初不以窮達異也

右第一章言君子之爲民表者如此君子之學仁而已求仁之道敬而已矣始於愼獨之念影不愧終于篤恭而天下平未有不敬而能仁者故此第一支以敬言之其下八章雜引夫子言以終此章之義○表記入支皆以子言之起推第七支亦作子曰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表記三篇記者多引夫子語以發端凡是故以下皆記者所自言也凡引詩書亦記者所引後放此

躬書作身○不失足動必以禮也不失色無鄙倍也記者引夫子言以申上章見君子操存省察無時不然所以能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也甫刑即呂刑忌畏也敬畏之至故不失口而無可悔之言學者一端而貌與色可知已

右第二章。推君子之所以爲表者。不失足不失色不失口。君子檢身之學。而心尤身之主也。心有不存。則雖欲檢之而有不及檢者矣。敬忌者所以直內而修身也

子曰。禓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禓以別外心之敬。故體必相變也。若當禓而因前事之禓。則渝而非所以爲禮矣。蓋民之情。狎則洩。敬則忠。褻甚則詐虞與亂從中乎人心。則淫與亂必浸于人倫而敗于國政。聖人裒其流懼其敝。故于人所易忽者謹之。證之于其似可忽。且忽之亦無大害者而後于所不可忽者不待言而禓若矣。此聖人謹禮于微之意也

右第三章。以敬之見于被服者言之。舉一禓服物采章之辨。可知矣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故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辭相接之言。論相見之儀。無辭無禮而接見。是相褻也。易

蒙卦象辭。言求教若初筮之誠。則有師亦有禮。故可告。見而告之若再三。則辭瀆而禮亦瀆。瀆則反爲褻矣

右第四章。以敬之見于交際者言之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謂選卿侯。侯謂輕重。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偷一日矣。儳焉參錯不能終者。此小人之情狀也。夫君子而嘗使其鄙至此。則自强不息者。君子之身能日新。又新。則天德矣。程子曰。常人之情。縱放肆逸。則日就污壞。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

右第六章。上六章。敬之統體也。此下十章。則敬之條目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祭以接鬼神。固極敬。然至于獻酬笑語。則樂起而敬易弛。朝以正尊卑。固極辨。然謀政酬事。或至日中昃。則倦起而辨易失。故必慎終如始。不可以樂與倦緩之也

右第六章。此因上章而又言其極。蓋敬非難也。敬而久爲難。能久矣。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篤厚也。積于中。自發于外。故不揜。

右第七章。承上章。敬之存于中。恭者。敬之形于外。合此三者而敬爲已備矣。

子曰。君子莊敬自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傲

右第八章。上六章。敬之統體也。此一章。敬之條目也

子曰。卹卹乎其憂之也。戚戚乎其見于顏色也。言而履之。則有不踐者。寡矣。

右第九章。所以生得其性。則生吾順。沒亦吾寧。失其性。則生無以爲生。亦無以爲死。君子知天命之可畏。故戰戰兢兢。至死不容少懈。若子路之結纓。曾子之易簀。死而後已。凡以此也。小人不知有此。肆欲妄行。無所忌憚。晛然人而已。久矣。豈不重可哀哉。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彼卹卹乎其憂之也。戚戚乎其見于顏色也。言而履之。則有不踐者。寡矣。此聖人謹禮于微之意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此因上章。敬義之一支。

利也仁者天德之元人心之主天下之理必以是爲歸故曰天下之表義者天則之宜人心之準天下之事必于是取裁故曰天下之制報者彼以是來我以是往順物而施四物而應自古平天理之則人心之安此仁之所以爲義也故曰天下之利

右第十章天下之理仁而已矣仁萬善之統也君子之學所以自仁其身出而爲治亦所以仁天下之民也義之與仁分之則二合之則一蓋義也至于因物付物而不以已私與焉則仁之用而非有二矣其報亦仍爲仁之用而非有二矣其下三節又引夫子之言以申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僇之民也

民之所德而不仁者民之所怨爲君者因民之所德而以德報之則民皆勸于仁因民之所怨而以怨報之則民皆戒于不仁如此則報誠天下之施報言此以君之治民言也詩大雅抑之篇太甲商書篇名記者引詩言之利矣其詞與論語小異彼以常人之施報言此以君之治民言也引書言民有德怨而非君爲之報則無以相安君不能已也引書言民之德怨之施雖小亦必報之見報之必不可以或爽也不然以德報怨則民無所勸而以怨報德則不特民無所勸而拂人之性于是乎不振但非人所甚感故其仁厚猶足以免其身若以怨報怨必速其身苟爲其災必速其身苟爲其災必速其身苟爲其災

改上爲有至有義有考玩上文知不然故從原本○言道者左也似不若仁者右之安而亦有至者焉始于勉終能于安也道者義也順不若仁者人之順而更有考者焉未能利月爲其弗也大至則已即于安以普養人包涵覆載而行爲人表率故可以伯王義則爲其利循理而行爲人表率故可以伯王若可以爲無失矣

右第十三章水上義自制强仁者天下之制而言利仁者能以也至于道有至則由義以進于仁義有考則畏義而不敢入于不仁是置法以民者亦莫非所以爲仁也○此爲第二支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鄭氷有武王烝哉句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我今作躬皇作追○仁之理無所不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詩今作躬統而說有數也安仁者仁而已矣利而取之者又有長短小大焉利仁强仁者則或多或少乃見其道者未能利仁而姑爲强仁之域其取之者大而長者道其取之者小而短進于安仁則中心憯怛隨其所遇而愛自形仁在于我自及乎人也勉爲强仁則循法而行就是罪是咨乎仁以治己初非有得于己也詩大雅有聲之篇仕事燕安也翼翼恭慎之意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事乎謀及其孫以安庇其子此武王之事也引以証中心憯怛其爲仁大所及亦長之日之事猶有不及謀者遑恤後世乎引以証率法而行其爲仁小所及亦短之意

右第十四章此又四上章而言見利仁强仁之事有所以爲仁而其數自別也其不四章又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仁者本心之謂重矣終身由之而不盡其道可謂遠矣非宏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是天下取數之多誠莫如仁也如是而欲以身體之予知不揜不亦難乎然此乃義之盡也以此自責則可若槩以此度之人則人之能至此者寡幾無一人可與于仁不若以人所可能者望人曰能如是亦足爲賢而人亦敢勉而思有以自見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也

右第十五章此承上仁有數而言見任重道遠者君子之所以仁其身以人望人者君子之所以誘進天下于仁亦前章所以道自己而留法以民之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曰有孳孳斃而后已鄉鄉通倪勉通○中心安仁則仁者也故不可多見其次則在自勉而已大雅烝民之篇仲山甫宣王臣樊侯字也言德有人宜乎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謀度其能舉仲山甫一人而又自慊其不能有以相助引以証中心安仁之意國風柏舟之篇言我今所仰大道爲人所仰大道爲人所行夫子讀詩而嘆其好仁言鄉道而行至于中道其力已盡而不敢自棄已引以証其爲道遠之意如此則雖曰始于仁終必至于安仁也

右第十六章。承上器重道遠而言見仁雖難能而勉之則可至此利仁之極幾于安者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可復也

矣夫恭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首一句孔子之言人人下記者語也言可好者莫如仁而不仁者多皆失其所好則有志于仁者必不甚故易辭也又引子言仁與禮信皆性之德而具于心苟未能然而恭不侮人亦近于禮儉不奪人亦近于信矣記者言人于此三者敬以行之不敢上于人則有過差于人而後以文讓以行之不敢上于人則有過差于人而後以文讓以行之不敢上于人則有過差于人而後以文讓

仁之事而亦底入利仁之域矣○此爲第三支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人皆知貴賤之事上帝也且必規規然後義明于上而天子有事諸侯不知貴亦有所事貴賤貴于天子而其事上帝也且必規規然後義明于上而天子有事諸侯以供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人皆知貴賤之事上帝也且必規規然後義明于上而天子有事諸侯必勤以輔之凡大夫以下莫不各勤其事也

右第十九章自此以下皆以事上明君子之義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凱詩作豈後同○原猶至也役用也有庶民之大德可以君民之心是愛敬其君之至故曰仁之厚也統而言之則曰仁分而言之則愛曰仁敬曰禮仁禮存心不無可見而恭儉讓則所以用之而見諸行事之實言其恭則不以功能濟人而尚其事不以人多歸已而自尊其身言其儉則不以尊位爲樂而卑處其卑不以厚祿爲欲而薄取其一善之大者則人豈可不爲高奇而求處篤厚不爲苟難而求處易乎故君子之自卑如此凡以求吾心理之至是而已若夫得失皆天命也聽之而已何容心哉詩大雅旱麓之篇凱樂弟貌回邪也

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以嘉張子作憙或曰善也○謚以尊顯人之美然不悉數其善惟節取其一善之大者則人豈可不爲高奇而求處篤厚而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虛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原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及而后稷不以大功自尊但言吾不過便習民事而已君子之自卑如此也

右第二十一章歷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所爲議者止此○此爲第四支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弘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

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說音悅樂音洛○首三統全體記者述之則專以君道言也詩大雅洞之篇凱如凱旋之凱強敎肅之以禮說安和之以恩說安則樂而濟以強敎故不荒頹敎則有威而濟以說安故又親此君子修之政敎以及民者也威莊嚴之貌而泰孝慈樂之實而發民者也君子出乎身加乎民無往不然父母之道故民亦以父母親之也然非實有剛柔不偏陰陽合撰之法則遇事而調之其失且有偏其德于中和者誠不可以已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水懦弱易玩火猛烈難犯土卽地也天遠而地近而不親命造化之可見卽神之至而伸者命自無而有鬼自有而無命明而鬼幽命主生而鬼主死也極言尊親之難兼而仁之難盡如此

石第二十二章自此以下皆以上之治下明君子之仁○亦以申前仁義厚薄之意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湯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蠢愚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虞夏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得聖人之意類多語病則有之若謂爲孔子之言熟謂記者皆七十子之徒記述聖言而未得聖人之意類多語病則有之若謂爲孔子之言熟謂記者皆七十子之徒記述聖言而未盡仁之托之聖人則亦太誣之矣

石第二十三章歷言盡仁之難以起下二十七章之旨也○王石梁曰未敢信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瀆神而賞罰刑罰窮矣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則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罰刑罰窮矣未瀆辭敎令不煩也求備責之詳也大望責之厚卽所謂瀆辭也夏道近人故民亦親其上而不厭至殷則敎之者詳求備于民矣然上之制禮益詳有似于強之者然至周則民之精益蕩而上之制禮又不啻倍蓰而民亦易從不見其強也皆因人心自具之理而爲之節文未嘗禁亂其神也風氣日開而日漸故立法亦遞加而逐詳悉而無以復加矣秦漢以降聚禮而專求之刑罰刑愈煩法愈密上下相遁不并其神而瀆亂之乎

石第二十四章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虞夏不求備不大望故寡怨於民殷周皆因世道之敝而矯之然未嘗禮未嘗神皆非有求勝其敝之心也蓋一有勝其敝之心則此

之心已與民爲隔而不足以爲政矣蓄讀
勝平聲謂殷周立法其敝甚多恐未是

右第二十五章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於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自質而文者時爲之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各極其善者虞夏非無文特不求勝其質故見爲質而其實文足以副其質殷周亦尚質而未嘗不本勝其文故見爲文而其實質足以救其文也若如大古之質周末之文則偏勝而不足以爲王矣○先子曰書言五采施於五色是虞夏之文易言白賁无咎見殷周之質

右第二十六章　皆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質帝弗可及也已矣君民者章章則民有所厎防民者貴賤有等則民有所讓以利遠者信以結遠者忠以待遠者

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慴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所授得其人也慴傷之切怛痛之深飢由己飢溺由己溺必水土平五穀熟而民生遂也忠盡其心利順其理邊幅無教則我干民有未盡之心教不順其理之自然亦無以使民自得必敷五教敬以寘而民性復也如是則誠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夫人之妄者或不足于慈威者或不足于愛富人以財則與之未必敬惠有所清則施之未必周而溥者化于上之親而所尊者仁化于上之尊而所長者義以義兼之此所謂允執其中也其君子

始終不變也如是則受祿非素餐而必不以尸位覆身○應鏞曰古之爲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于胸中至于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于言以爲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非己以求售如此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恥也言於先信於後無一不

則性湯寬而至于縱則容奸而其敝之君子皆無之北所謂民協於中也又引書言舜推以德爲感故忠利之教不至于厭急以德爲明故慚愧之愛不流於姑息而尊與親皆畏之惟明者民皆瞼之也亦通

右第二十七章　歷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所謂仁者止此言必如舜然後爲君道之極也○此爲第五支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先其言明道以告君也君以吾道而行然後拜受其職其不爲輕進可知既受其職則必自致其身以卑踐吾所言者其不爲徒說又可知如是則吾責難于君君亦以是責難者實我也下交修也既言於前難苑於後

右第二十八章　以臣道言之前第四支所言不分二節君義道也陽一而陰二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詩曰不家食吉利者行之遠子言大言入則望大有濟于斯世小言入亦望小有濟于斯民而記者述之則謂利及于人亦及于己而我之受祿亦

隨之但以小言受大祿則祿泮于功不可以濫受而以大言受小祿恐不能遂其展布亦不可以苟受也又引易大畜象辭爲受祿之証或曰利即祿也○呂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一介之善一官之治小利也諫行言聽斯利從之矣先儒以利爲祿賞非也人臣事君各効其忠而已言人而望祿賞乃小人之道豈所以事君哉所謂大言大祿小言小祿乃君之所以報臣非臣所望於君也愚謂呂說其正不可不知

右第二十九章

子曰事君不下遠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不下達責難於君也不尚辭不能安辭也詩小雅小旻之篇靖謀也共恭也言人能安辭恭敬而與正直之人則神聽之而以福祿與汝矣

右第三十章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謗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謗謗同○呂大臨曰尸利不恭節犯分以求自達曰謗懷祿固寵惟恐失之爲尸利○愚按不諫之爲尸利見諫之爲謗難知明末陳啓新之流聖人早視其情矣

右第三十一章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通内外左右親近之順之地宰家宰掌邦治之官百官大臣三公九卿皆任天下之重故慮必周於四方其原先君德而次朝廷及天下宰亦大臣而任尤重故別言之

右第三十二章言臣當各盡其職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正君之失陳揚君之非詩小雅隰桑之篇心爲之無日而忘者蓋欲格君之非不直告之而但中心愛君之理自持則大賢上而小賢下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難進進以禮也易退退以義也人人以義讓則亂不興矣記者言賓主相見進退之節

右第三十四章言進退

子曰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少儀○量君之足以行而人故遠罪於己

右第三十五章因上難進而言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違去也去而猶滯是以去要利也○呂大臨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不忍于父母之邦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王猶足用爲善也然卒出境以去君子之義可知已

右第三十六章因上易退而言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慎始不苟于進。敬終不怠于退。

右第三十七章。總言始終之節。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馬睎孟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賤。在己者有義。故不可奪。○徐師曾曰。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苟爲趨避。若使從君于昏則有義在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

右第三十八章。言其節之堅。

子曰事君不辟難。朝廷不辟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疏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避通。疏通。

○食其祿必忠其事。不可以位卑自諉不盡其職。必守其官。不可以臨難而避。居其職必守其官。其事大亂。君臣之義不然。或避難或辭賤。是處其位而不履其事。記者又申之言。聰計從。不敢自專。行以矯僞之心。而發于言爲枝葉。其繁蕪猶僞。亦表其實。然可觀也。此誠僞之分。而世道以必熟慮以從。俟其事已終。乃致仕而去。蓋必可悔悔而去。必悔慮以從。即已有去志。而時與事有不可辭。亦不去者義而不遽去者仁。故曰臣之厚也。又引易言惟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其事乎。可貴也。

右第三十九章。因上不可使爲亂而言。義謂之亂。即苟免苟安亦亂也。

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詩妻作弥。○天者。理而已矣。君命順理。則君順天而臣順之。君命逆理。則君已逆天。臣必逆之。乃能以君順乎天也。詩衛風鶉奔篇彊彊各自界域奔奔前後相迫。言鵲與鶉之相從。亦以飛有彊界。

右第四十一章。此以下皆以交際言之。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問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倍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衣食皆夫發說音稅○以言與人曰譽口與之而實不至是不忠國風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不忠以口與人也

右第四十二章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且且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右第四十三章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之不思而輕爲是諾何如已之而不諾哉引以証寧有已怨之意

右第四十三章三章皆以言言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小人以所不見君子之恥也

右第四十四章一章以色親言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陳作考今從之○情相接之謂然者備也辭考成也謂自驗其實情而信則不以色親人辭而考則不以辭盡人不以口與人而實亦至矣○王石梁謂孔子惡巧言此云巧讀上聲與工曰巧同義非孔子語毛奇齡謂善上者當按詩書論語皆無訓善上聲者此決非孔子語毛奇齡謂善

右第四十五章通結上四章○此為第十四支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不犯日月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四立迎氣五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日月有定他祭記卜日不可犯此一定之月日也不違卜筮既占得吉當即用之不可又違其日也卜筮不相襲天子諸侯之祭用卜大夫士用筮皆聽于一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龜大事如南北郊小事如五祀時享無時日若甲丙戊庚之類祀山川內事若宗廟則日若乙丁己辛癸卜吉即用以申不違卜筮之意勿事若類祀山川內事若宗廟則日若乙丁己辛癸卜吉即用以申不違卜筮之意子曰牲幣禮樂粢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陳移不句當粢盛下謂三者皆卜非牲有卜禮樂粢盛無卜○時日既卜遂以牲幣禮樂粢盛致其誠敬以交神明鬼神享之是以錫之福而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則百姓亦賴其德而無有怨惡矣

右第四十六章此下又舉敬事之大者言之蓋以申第一支未盡之意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無菲無悔以迄于今兆詩作肇○富者福也謂神其為福也易矣然神福之而祿及子孫其為福也不又備乎孔子論詩生民篇而贊之記者因以其詩實之見備懼罪悔者辭之恭止求無罪悔者欲之儉而迄于今則祿已及子孫矣明子所云者指此

子曰大人之器成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聲鬼神物能貽

天明故其器可畏可敬而不可褻記者言是二者皆大人之器而龜尤重于筮故大子有守龜無守筮諸侯亦有焉而不敢比于天子但言有守筮也龜尊不放以行故天子于道仰川筮諸侯于國門筮大夫于竟內筮皆不敢以蓍行也將況天子以天下為家故自他國亦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嫌于有異謀也亦通諸侯出行必卜所居之宅筮不出故反以龜行要亦非實龜也天子巡守必處諸侯之太廟自定汉無為用卜矣

右第四十八章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足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祭器謂籩豆尊彝加神明也一引孔子之言孔曰事君諸侯于天子事長亦然國子大同士之而用祭器以享與事鬼神同則其敬可知民則而不流于民亦民則而不流于民亦敬其君而不褻其上矣

右第四十九章古人重卜筮非惑于鬼神也不敢自專其德以至于神明而惟著龜是問則龜能自發其德以至于神明而必受命于天也後世不能為第八支第一支言敬而此復言敬一敬也一于敬則為上為下為始終一敬也故者君子之學始終一敬也一于敬則為上為下為泊幽泊明無所不當而所謂仁義禮一以貫之矣

禮記孔本第三十四本第三十三今定為三十六○坊記坊所以止水陳澔曰君子以隄遏水之流愚按上篇言表示人所當戒其文雖述夫子語亦以已語參錯成文如表記也程子疑為黃仲舒賈誼輩所作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首二句孔子語見大戴記記者述孔子語以見名篇所取義坊民以下則記者所自云也人生而有七亦生而有欲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者日消而不覺危者日縱而不知故人之欲無涯而求速其欲者每苦于不足此貪妄之心所為滾決四出而不可禦也德所得于天之性禮則天理之節文也因其情之自然而制之以禮則可以得其情之所安而

性不至于蕩滅所謂禮以坊德也如是而猶有縱欲無節者則刑以威之使知所懼而不敢肆則以坊淫所以濟禮之不及也故又告以富貴貧賤皆有命在而非我所能為則或知其無益而遂止此命以坊欲

右第一節此一篇之大旨下皆承坊民之意而推言坊民之道有德有刑有命而後惟言禮

皆生民有欲惟禮可以制之刑者聖人之不得已而命亦聖人所罕言也然則言禮而刑與命已在其中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貧不憂於上於約氣歉驕盜氣盈亂

非其有亂則越禮而犯分也聖人禮以制之不拂其情而與之以節富不足驕若家富不過百乘貧不至約若一夫受田百畝貴不慊于上若卿大夫士各有限制不得踰分而求快足也

右第二章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貧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樂音洛○樂者自忘其貧好禮則知品節必不可越而務遵守之不富而德者自不見已之有衆以寧則知衆之不富以貧而驕也尚恐其貧而好禮衆而欲求富之不已則非德之至極而猶不免暴寡也三者已非德之至極而猶不免多見蓋深歎之詞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且有甘心荼毒者安望其好樂好禮而以寧乎聖人制禮坊民家國

有第三章矣皆申言貧富以富貴爲人大欲所存也自此以下二大支一言別內外一言辨上下此以下分二大支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祿之厚薄君子審富貧貴賤故有辭焉貧賤不辭君子固不以大受小祿然終不若祿過于我才德之可恥也

右第四章言雜引孔子之言以申之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盩旦猶尚患之盩作湫○家無二主貴統于夫也尊無二上若官有聚字會有長資皆是也春秋之法諸侯請謚謚于曰則葬以謚係之謚若蔡桓侯不請謚則葬從其臣民之謚若魯桓公是也王若書弁楚某王則無異于天子故不書葬也諸侯大夫士通相君臣然諸侯稱君不稱天大夫大夫稱主不稱君爲嫌也盩旦之良夜鳴求旦人尚惡之況君下而僭上乎

右第五章承上章疑別而言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祿之厚薄君子審富貧貴賤故有辭焉貧賤不辭君子固不以大受小祿然終不若祿過于我才德之可恥也

右第六章亦上章之意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祿之厚薄君子審富貧貴賤故有辭焉貧賤不辭君子固不以大受小祿然終不若祿過于我才德之可恥也

右第七章承上有所讓而言也

子云飾羔鴈而誨爭鬼神而遠之以事其親近之而不黷民猶有相親也以位其民而賞罰之民猶有相讓也以祿其民而不倍民猶有廉恥也以命其民而不誣民猶有畏也以刑其民而不犯民猶有格心也以政其民而不迷民猶有孝慈也以仁其民而不偏民猶有興行也以禮其民而不爭民猶有壹德也以信其民而不疑民猶有反本也以義其民而不惑民猶有厚德也以忠其民而不貳民猶有敦樸也以文其民而不誣民猶有恥格也以德其民而不倦民猶有歸往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樂音洛○樂者自忘其貧好禮則知品節必不可越而務遵守之不富而德者自不見已之有衆以寧則知衆之不富以貧而驕也尚恐其貧而好禮衆而欲求富之不已則非德之至極而猶不免暴寡也三者已非德之至極而猶不免多見蓋深歎之詞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且有甘心荼毒者安望其好樂好禮而以寧乎聖人制禮坊民家國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虧亡惡酒肉之不美者在人而老少異饌敬尚齒也一坐而上下異位教尊貴也進爵必讓恐去君不遠也詩小雅角弓之篇言民之無良者其相怨皆由如有已不知仁人居位而貪進矣夫上以讓教民猶犯之況受爵不讓不以爭教乎亦終必亡而已矣引此詩以証上酌民言之意

右第八章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惡而後已君曰寡君莫尊于君而已之君猶爲之謚則在已者無所不謚可知已

右第九章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怨益亡詩云靡一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

右第十二章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猶偕死而號無告詩畜作孝○利賞也賞無定數祿有常額臣有爲國難而死因國難而亡君有恩賜必先及其家厚之道也偕偕死託記生詩邶燕燕之篇莊姜言莊公既死戴嬀當大歸之時猶以先君之思勉我引以証不偕死之意號而無告生無訴也

右第十章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貴有德之人而不吝其祿尚勉于才德矣約言小人而不惜其祿則民有才之士而不爲口惠也先言即雖許之而實不與君宋祖以使相許晉彬是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視自民聽人君每施一政必斟酌于民言則上之施公平周徧而民亦戚之如天矣不然上違民欲則上犯理而下違上令則下亂政豈不晉失之哉信心之實讓心之虛實心爲民而又不敢自是則上信者民必不敢欺上讓者民必不敢抗而戚之如天見報禮之重也詩大雅板之篇引以証上酌民言之意

右第十二章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靡一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鏞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詩履作體度作宅○不爭不以已爲是也爭在事怨在心爭起于怨不爭則無其事怨亡并無其心讓善護其美于人更不止無怨也上詩衛城之篇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無咎已之履度鏞王之功而皆歸美于卜筮善則稱神稱人一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咎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祭義○申上兩引詩之義見善則稱人非徒口讓也上易謂易書下易謂掌易之人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而易參載之而出是聖人建之以示人也故當卜筮之時雖以天子之明知尚不敢自決而必聽命于天其嚴恭寅畏之意亦實有與天通則天善則稱人其虛人通者而非簒遲讓之虛辭也○應鍾曰易書也抱龜人

也易之道不可爲故不北面而南面臣之位不敢踰故不曰人直曰易愚按此知古之卜龜亦用易特今亡其術謂易止可用之筮耳孔子皆曰以卜筮者尙其占乎

右第十三章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柳隨書君作后此作斯○作忠臣忠亦知尊君也君陳鄭云周公次子按竹書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邑十一年公歸于豐王命周平公尹東郊晉伯侯父定爵此君陳皆與成王同學四年伯禽就封于魯繼公之治洛也其後世爲周公祭沈曰言切于事爲謀合于道爲猷良以德言顯以名言蓋君陳與王最親起居服食左右皆其所同故當如此此成王舉其舊精以明其賢非謂臣道盡當然也梅賾

增人臣咸若時句失其義矣君引之以証善則稱君之意

右第十四章以上多言君臣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泰誓周書引以証善則稱親之意

右第十五章以下多言父子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揚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讒之即改之弛解而去之意敬其美志必遂之也論語亦子言而別稱若兄已所述多得之傳聞不若論語爲親受業門人所記

示謙也高宗逸書篇名鄭疑即高宗之訓今見周書無逸篇首讒作雍蓋高宗之父小乙在商爲中主事必多可改而未改者高宗三年之內絕不言其冒改也讓悅也乃言及之人既喜其能改又嘉其不遠改也

右第十六章因上善則稱親而言則當改之而特不可遷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念當作怠○親命所當從則從之而不敢怠所謂敬其美也有不可從則幾諫以望其改而不敢倦所以弛其過也其至親始過而或加以責讓亦起敬起敬而不敢怨凡以求諭親于道而已詩大雅既醉之篇見孝子之孝無有止息之時也

右第十七章因上弛親過而言甘受其勞而必望其改斯其過必有大焉而不可曲從者矣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禮父之黨四親之黨三皆父母之所愛也睦之則父母之心悅故可謂孝因是睦之之禮若所謂以速諸父以速諸舅也詩小雅角弓篇兄弟本出一人之身故能孝者必友而其心綽綽寬裕即推之而徧睦父母之黨不難也若不孝者于兄弟且交相病矣況其黨也哉

右第十八章因上不匱而言此愛之所推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車賤故可假衣貴故不可假敬父之執友如父以廣孝也

右第十九章此敬之所推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

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小人能養不能敬君慢其敬也受卦山不敢同于父而必辭之所以異于小人逸書今兒太甲篇辟法也尊也古者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皆稱辟以爲效法所在也古者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君父而上不且辱其祖乎蓋非辱則無可推也○按上半節即答于游問孝語而文異知所引述多非本文蓋論語大馬即小人之比馬周疏所云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也

右第二十章心于敬親者無往非敬如此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嚴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不稱老不敢自以爲父道自居也嚴者若已猶然欲親之樂不歎恐使親憂也

右第二十一章心于愛親者無往非愛如此皆因不匱而言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上老老而民興孝理之常也乃上之人不推生事盡孝至死而猶立尸以象之立主以依之且修廟以奉主敬祀以奉尸教民不忘至矣而猶有忘者何哉或曰敬老謂養老之禮亦通

右第二十二章又因則民而言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用祭器見表記禮主于敬不以物薄而廢不以物豐而汲試觀饋食有祭不祭之異甚至有以不敬而不食者是所重在敬不在物之菲與美也易既濟九五文王初論于邪易言祭之盛不如薄者之獲福是不以非廟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醉者酒而飽者德是不以沒也敬則義可受不敬則物雖美亦利而已矣

右第二十三章因言禮而類及之此一章實主饗食之禮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敬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飯而酳以安之安之也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言賓主有相承奉也室戶內諸酒俱詳禮運淫猶貪也味薄者近厚者遠所以教民不貪干味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故尸飲三然後主人獻賓此大夫士禮若天子則尸飲七矣詳祭統上飲多而下飲少所以示民有等祭畢宴同姓于寢所以教民睦族夫堂土者觀室中之禮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則所以示民教民者可不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言賓主無不中禮以明室中堂上堂下無不可觀之意

右第二十四章言祭禮

子云齊禮新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故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庭示民不偕也子云死民之

亦哀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言實然遷進爲禮之節以形送死卽遠而不遷遠且遠而終不假爲坊之厚也徐伯魯分下子云別爲一章按檀弓所述喪禮詳於孔子從殷者多此斷指及哭一事徐說詳檀弓

右第二十五章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既葬反哭猶升自客階爲主也既卽位封內三年稱子不稱君不忍代父爲主也魯史官聞晉奚齊之弒在獻公未葬時尸柩猶在故隨君之文書子卓子之弒在葬後卽稱君此國史之體而在君子必沒喪乃稱君者公羊子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不可一年兩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弟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愚按孟子堯舜崩皆三年之喪畢猶避位天下民歸之乃卽位故竹書皆三年之後始書元年不以曠年無君爲嫌也至商乃于次年書卽位矣至周乃益詳未葬稱子先君尸柩猶在也葬卽稱君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此臣民之辭也在國史則逾年正月必書卽位不論未葬及葬之久此始終之義也在嗣君則干封內三年稱子此孝子之心也孔子春秋三年內弒則稱君正名義也有則隱也

右第二十六章言喪禮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有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

右第二十七章前言君臣父子諸矣此合言之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其義一也

子云禮之先辭而後賂昏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儐者弗能見則不視其儐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鄭本無辭而後三字或有之今按有之爲是今易作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凶彼此凶字而此引之亦界也○禮相見之禮既見乃用幣是禮先于幣若朝聘之執圭時爲禮及享始用幣昏也辭謂行禮之辭情謂欲利之情君子先財而後禮不問其辭而推其欲則民將惟知有利而至于爭奪矣故君子于執贄請見者不見則不視其贄見爲禮而賛爲利也易无妄六二爻辭言農者必有耕與菑之事始能享獲與倉之利君不耕而望其食是無事而食其祿也无妄之利能勿凶乎

右第二十八章又因敬讓申言之不虛取于上之祿也无妄之言上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詩尚有此有不獲穧二句此疑文闕也○詩小雅大田篇小禾而盈把曰秉不成把曰穧有餘而不盡取與螺寡共之引以証不盡利遺民之意仕已食祿不當又稼叫已獲獸不當復獵食取物之類不當更求物之貴大夫食用少牢士用犬豕庶人獲獸食其肉寢其皮大夫士當各有所餘以遺民也詩衛谷風之篇下體根也葑非根莖皆可食但食其菁則棄根也毋以利近利則尚德之名昭而享其利者願爲之死可專利以失民乎

右第二十九章言上之不盡取于下也○白四章至此皆以明上下之分爲第二支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蘀麻如之何匪媒不成娶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橫從其欲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來二句舊在詩上今從陳結木伐柯舊風作析薪又豳風亦有此四句但無爾之字○舊言刑以防淫此言禮者刑禁于已然禮防于未然也人之大欲男女爲其故曰言之詩齊風防有鵲之篇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則將之以禮而去婦有別矣

右第三十章言禮所以別內外其下又維引孔子之言以申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春秋大例如取齊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死則曰夫人姜氏薨昭公娶吳爲同姓故干其至但曰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死書其字曰孟子不書夫人姬氏薨也今春秋無夫人至自吳之文蓋仲尼削之

右第三十一章

子云禮非祭刃女不交爾以此坊民民陽侯猶殺縗侯而奪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一作陽繆一作蓼至詳尸尸雖主繹男女得以交酳禮殷無嫌也大饗主享同姓及二王後后以孫得酳

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首句夫子之言，好德如好色也。好德則遠色矣，而色如漁者之取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諸侯不取國中卿大夫士之女，上荒于色，則下民化之而縱欲亂常，人道之紀，于是乎絶矣，故遮餘並見曲禮。

右第三十四章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壻謂夫之父母曰，舅姑命某，聿脩婦順，某之父母也，永奉粢盛，以事舅姑，某之子，即女也，敢向曰，親迎，諸侯以屨二兩加束脩，夫人父除，取一兩屨履女正，舜不親迎，使其子往，女從，拜辭父母于室，著女以從夫為正，故親迎，御承子

校之，教以不敢違之義也，時俗廢有規，迎而婦不至者，故記者歎之。

右第三十五章，自三十一章至此皆以別內外之旌為第三支

緇衣孔本第三十三，兩本第三十二，今定為第三十，篇公孫尼子撰，以所言多好惡之理，故以緇衣名篇，其引子言與己語參錯成文，亦猶表記坊記也。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事上易知下，易知下之情通乎上，惟上易事故下易知之，上之好惡失其正，喜怒失其常，則上難事，下于是有匿其情，其忠而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無所不為，則下雖加此刑之所以煩也。

右第一章，慮言之以起下章之意，孔氏曰，篇名緇衣而首章不及衣君明乃能好賢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國詩作邦，○緇衣鄭風首篇言此賢人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又將適子之館，倪還又授子以粲，好之無已也，巷伯小雅篇名，言取此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亦惡之，而不亦惡之而不欲，惟投畀昊天，則承其罪耳，惡之無窮也，上好賢如緇衣，則下咸休于善之可嘉，不必爵實之頻加，而自勉于誰厚上之惡，惡如巷伯，則下咸休于惡之不可為，非不必刑罰之備，試而自生其畏服也，大雅文王之篇，文王克明德慎罰，其好惡無不公，無不盡也，人能法文王之好賢，如緇衣則下咸服之意，孔氏曰，篇名緇

右第二章，言天下之物有善必有惡人之情有好必有惡，好惡也，誠意所以實此，好惡也，大學之格致所以明此，好惡也，正心所以端此，好惡使無不中也，即至于天下平，亦推此好惡以盡其極耳，不然，意之不誠，則為好惡人所好，念堅而愈辟者，故大學言

好惡最詳而其道必自格致始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子慈通篇如字孫遜同命呂刑作靈○格去不正以歸于正也遯逃避也親之信之有品節降殺焉其行之有品節降殺焉故君民下記者之詞慈信恭三者存之心即之效至于如此則國之保有長世可知甫刑即呂刑苗民九黎民國法崇尤之惡額項詠之分其子孫爲三苗之末復爲苦惡竟興誅之其存者猶不悛舜又竄之三苗之君不慙民以善故民皆習于惡君不反身修德而作劉明

棟與死五虐之法以威民是以民興胥漸泯泯棼棼而爭遂過絶苗民無世在下也末二句記者對呂刑語改刑

右第三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下句記者語表正則正表邪則邪

右第四章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蓼莪曰下詩大雅下武篇記者言子所云以仁道首置必無一人之不仁哉蓋民之所瞻惟在于上故一人有善則人皆賴之上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則下土自從而式之故禹仁而百姓遂無不仁也

右第五章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乎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說悅同梏古岳切詩作覺○爭去聲下同章志好惡之公可共見貞教好惡之正可共法記者言上之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道民之心慈愛百姓而百姓亦知上好在仁爭從事于仁以說其上矣詩大雅抑之篇梏大而直也爲民之表者大而直則德行在我四國自從之陳云當依詩作覺能自明其德

亦通

右第六章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衛武公詩作愆○單氏曰王言一出民所則效其端甚微其末甚大記者謂不惟王者凡有位皆然游言者言而無實之言君子庶言之謹慎行之信祇在人倫日用之常若一求高則危而不安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可成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引以証謹行之意行謹而言可知○晉人清言其禍至于神州陸沉清言之不可倡也如是

右第七章仁者必有其德而爲仁未有不自謹言行入德之功即新民之本也

禮記緇衣　卷十之三　五

聽緇衣之言而慤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行去聲○閒道勸誘之辭夫言出於己而加於人則必自不爲而後人信從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引以證不言則必身自不爲而後人信從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引以證不言則其可復言必則其可復言處其所終行不可有所偏當陷其所敗謹言愼行如此則民亦化之上詩大雅抑之篇大猶文王之篇君子道人以言則必先自愼其言禁人以行則必先自愼其行而出詔之愼威儀之敬又不幷于一心之敬而官與行敬焉人如文王常能緝熙其明德之功內無不敬而官與行

右第八章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行鄭讀去聲朱子如字今從鄭○衣服不貳所服皆法服也從容于禮法之內而又有常安而且久也如是則上之德壹矣以齊其民民德豈有不壹者哉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人以狐裘爲君之道黃正其好惡之則衣服不貳矣其容不遷其言有法其行必歸于忠信則從容有常矣又承上二章言行而言

右第九章以上言爲君之道當正其身者也自此以下又反覆推明之

所以仁其身者正又在能仁其身言行衣服無一不敬乃

禮記緇衣　卷十之三　六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鄭云當作誥後同○君之待臣之恭職終始如一故述其事即知其志望其容已知其心臣絕無疑惑于其間也尹吉甫逸書篇名吳氏澂曰尹作咸有一德篇記者引以証不疑伊尹作咸有一德篇言君臣之感字合爲一德今其文見梅書咸有一德篇記者引以証不疑之意詩曹風鳲鳩篇言威儀之善于外一無差忒引以証可望而知可述而志之意

右第十章此承首章而推言之前爲下統言臣民此獨言臣者臣之于君較民倍切也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是朝廷百官尤四方萬民之則也

禮記緇衣　卷十之三　七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煩怨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陳氏澔作善癉作惡非○皇氏侃曰義善者勸之賞之于惡者愧之刑之所以示民厚也人性本厚善惡其性則篡矣于義必不貳于惡矣詩小雅小明篇君子之所以靖共其職者惟正直之人是好也章在義則必勸在惡矣

右第十一章此承第二第三章而推言之下二章亦此意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謀其止共維王之玽儀鄭讀爲方如字○疵者惡不

明所好者未必惡也雖知匿情飾貌故為高論以欺君也記者言君能章好惡偏任不為兩可則上不疑而民必當去矣臣正身以正君其身有可象之行不徒為諫諍之辭且不援君所必不能及者以殭君則下不難知而君亦喜于陳善之有方不詰于責難之生畏矣上詩大雅板之篇不收斥君故吁上帝板板反也人君好惡反當則民悉遠不善近則民悉病上疑而百姓惑之証也下詩小雅巧言篇人臣不止于敬則王必病下雖知而君長勞之証也

右第十二章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罰緣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罰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面刑無不字當為衍文○刑貴款服之大權政之行教之成全賴于此而可忽乎記者申

之言惟罰及罔人故不足勸刑及無辜故不足恥上之人不可忽也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面刑無不字當為衍文○刑貴款服之大權斷不可忽也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面刑無不字當為衍文○刑貴款服之大權褻而又降與以迪下末刑之先則民知全賴于此而可忽乎記者申

破刑之可恥矣舉刑而罰緣可見

右第十三章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

君子大臣忠敬之心不足而但以富貴寵之故大臣不得治其職而左右之臣且比昵于君以排奪之也記者言君能章好惡無私而富貴不為其意言民之治否視乎大臣大臣不可不敬大臣之安否山于邇臣邇臣不可不慎必敬禮大臣慎邇臣若宮正以下皆受命于冢宰則大臣之好惡邇臣先從之不待大臣為民之表即邇臣亦為民之道矣夫小臣之不得以謀大邇臣之不得以間近內臣之不得閑外皆國家一定之謀小不謀大則遠臣不敢邇且不可使度也況大臣可使以不親面慫乎祭公名謀父周公支孫別于祭為穆王卿士顧命將死而告穆王詩見逸周書稱詩註楚茨詩

右第十四章　此承第四章而推言之見不得君為民之表即大臣亦民之表不可不敬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

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鄭玄讀述警陳亦謂警今從鄭○大人以位言人非甚不仁未嘗不知所當賢賢乃明知其賢而畏而疎之明知其賤而昵而比之則民益與賢為疎與不肖為昵郎目教之亦何益乎詩小雅正月之篇執拘繫之意仇仇私讎之意求則而如不得亦如其賢也而又與彼為仇是親其所賤也亦不我力則終不親其所賢矣書之始恐弗見而終弗由者亦然

右第十五章　四上忠敬不足而言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

御士疾非士大夫卿士

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於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逃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易音異今書卅作無度上無厥字今或作見梅書天作先の小人細民君子有位者也孔子言此事無不以敬成以弊敬記者申之謂理義有利于己則趨之于人言慎弊不能以自伸制心謂理義有利于己則趨之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一有不慎則顛越其民之于君其猶既張而會之以寧邦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梅書作牙資鄭讀至屬下句梅書作谷屬上句下亦增一谷字祁郁通○子迈言君民一體而記者則專以化導言也心莊二句先中心體之相關亦若此夫民以君爲心則君不可不正已以率民君以民爲體則君不可不愛民以全己詩逸詩先王先世之能正已以正人者言明清而庶民先不可不自正矣君雅周書天寒暑而民怨況君有失政乎則君不可不愛民矣

右第十七章陳澔曰承上大人子民之意而言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臣告君就不以正然身者言之本身立于正而後言之則言信而君亦樂從不然身不正則于義或從或違而不查其

發之時再省其括之度而後釋不敢輕發也口易啓羣則言不敢忽甲胄起兵則武不敢瀆衣裳必命有德則事藏之笥干戈必討有罪則事反之已誠以天之降禍猶或可逃已之造禍必無可避是以不敢不慎而又慎也夫民之治亂君臣皆有責焉而君爲主伊尹常言我向事西邑之夏桀而天厥之尹幾及焉梅書改爲先見謂見耳不然及兩顛覆矣梅書改爲先見謂見夏之末王夏禹少康共尹遂矣何從見之

右第十六章特言行衣服當慎別其政事尤所當慎也○前六章皆言君子重其臣此又言君身尤重也旨益切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雅曰民之父母民之父母有善則子民歸之有過則子民任之非君而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樂易之君子爲民父母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雅曰民之父母民之父母有善則子民歸之有過則子民任之非君而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樂易之君子爲民父母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前六章皆言君子重其臣此又言君身尤重也旨益切矣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詩也作兮○物猶實也格猶式也質正也謂指其正者方謂取正于人亦通志記也親之無厭倦也略約也君子平日言必有實行必有法出以事君終身必行我所求之志而不背昭道以事君師死亦不變生平所守之正而貽不令之名也記者申之言所以然者因有道焉平日多問多志學已博矣又擇正者而守之親之則知益精知既精矣又求約者而行之則行益慎此所以有物有格而終不可奪也師衆庶庶也凡衆庶之言無不合有物可知身

之威儀始終如一有格可知如此則必不可奪矣

右第十九章申上章之意陳本合為一章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正鄭讀作匹呂刑字仇讀作逑○毒害也邪之與正不容並立夫子泛言君子小人之性情不同而記者述之則因其類之異而見君子所友之必正也鄉方皆類也好者正之類遠近之人正與不正皆以君子之好惡定之無所復疑惑也詩周南關雎篇好善惡惡匹也言君子惟與善人為匹也

右第二十章以朋友言之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賢所當好而以其貧賤而輕絕之惡所當惡而以其富貴而不敢遽絕是志在利而不顧道義矣豈以威儀耳相檢束以威儀耳豈以富貴貧賤異哉友以輔仁而但言威儀檢乎外即所以養其中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歸或作饋○言饋而不絕去之意人以私惠加我而不合于道義則君子必不戀戀于此詩小雅鹿鳴篇言人之好我在示我以大道耳豈在區區小惠哉其不留之宜矣

右第二十二章言誠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厥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

梅作寧王今並不從○言儀而令則行之必雖行儀而偽則言之亦慁故言行必相顧也記者言君子寧寡于言而務于行則言行皆無所飾而民化之亦不得以夸張小其惡而飾行以掩襲矣詩大雅抑之篇言之言以夸張小其惡而飾行以掩襲矣詩大雅抑之篇言之玷不可為言必寡矣小雅車攻篇君子之行為大成信已成矣君臣同田謂民也文王之德化及于民故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也按孔疏稱此為伏生所傳晉文改者文王之德而遂集大命于周田視文王之德而遂集大命于其身是此時之上帝于周田觀文王之德化及于民故

右第二十四章言誠也

頒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
人吉夫子凶梅書說命惡德下有惟其賢云云無民立而
一句純而作黷於是爲不敬作時謂弗欽事作禮易偵作貞。論語本言無恆之人雖賤役不可
爲記者則謂無恆之人不可求占于卜筮也無恆之人忽
作忽輟雖先知如著龜尚不能決其成敗況于人乎詩小
旻之篇猶謀也無恆而屢止則鬼神亦厭之而不告矣又
引父命言人而無恆是謂惡德爲之不及乃理所宜故民
惟立而正事則將自至不然正事之不立而惟求之祭
記雖極其豐亦爲不敬蓋事不正是煩而亂也其事神也
當不難乎又引易恆卦爻詞言德不恆不惟所求不獲且
有水之以羞者是無恆鄙不可也然恆又有二義婦人之
從以順爲正夫子之恆制義爲正婦人之吉夫子之凶是
又貞于
一也。君子之學慎以始之恆以
終之而敬則貫乎始終者也自治治
民要不外此三者結之故篇
末以此三者結之

右第二十五章言恆

禮記纂言　卷十之三　十

禮記卷十之三　終

孫男　慶同校字

禮記章句　卷十之四　任啓運章句

哀公問　孔本第二十七葉本第三十四今定爲第三十八○大戴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爲一今仍小戴之目而別爲二章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
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
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大戴
有明字○民所由生氣以成形理以
生而本知無禮且有生不如死者故曰民所由生體爲

禮記纂言　卷十之四　十一

大也自郊社以及日月星辰山川之祀事之有禮記實崇報焉
血祭之等故曰節位有尊卑故曰辨親有殺交有時故曰
別治已治人皆待夫禮然後以其所能敬百姓不廢其會
君子以爲尊不亦宜哉然後以其所能敬百姓不廢其會
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
其喪紀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
序宗族別安其居節　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
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以詞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居處○王
肅曰皆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
過處陳澔曰嗣傳續不絕之義君子知人所由生莫大于
禮則以禮自治必矣然禮者天理之自然人心所同具固
百姓所能也君子即以百姓所能者敬之其間有理之所
同自天子至庶人不能違者其皆也有分之所限自天子

至焉人不能越者其節也君子皆因之而不毀于是稱情立文制爲品節使無太過亦無不及而禮之本成矣然品節雖成而文物未具則猶不能備猶之以至于久遠故又制爲雕鏤之器文章繡黻之服以繼續之乃可以偏天下及後世而用于無窮也夫君子以自有之會節教百姓故人順之而又謀其所以副喪算則有三年期功緦麻之數宗廟則有七廟至一廟之等宗族則有一年四會食之差而後其節事辨位別親交者無不繼續于無窮矣然文物之盛原以明理而達情苟因雕鏤文章繡黻之華而遂欲窮工極巧則反繆欲而失其所以爲禮故于民所以或豐或儉各適其宜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貨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貨財也庶府之財盡民之力而終不愛也午備逆也伐傷害之意取民必盡則與與民同利者異矣違逆衆心而害有道則與以所能敖而民順之異矣務遂其私而不問理之所任則與盡禮之節文而倫于自奉又異矣用民如此何能行禮哉○莫叔賜曰哀公之用田賦是好實無厭伐邾是午白盡也多斂竊是庶德放務也伐齊伐邾是午其衆以伐人也止求自遂不以其道宜鼠食郊牛角桓僖兩廟衆而莫能爲禮矣

右第一節言禮之切于人而行之亦在乎其人也○家語文多異今姑依此釋之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敛肅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無辭言豈敢無辭也公曰敢問何

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家語無君之四句○君爲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

君在作夫人在房與天地之大則生于東南生于西北相合也直言出政教記曰天子總外治后總內職是也皆由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亦通此乃由夫婦而及父子君臣宗廟物事也物恐綱紀之廢勉國恐同體而治之皆繫于夫婦物事政務繁碎哀公欲振興之而不知統之卑辰應鏞曰是時費政務繁碎哀公欲振興之而不知禮之爲急故以此告之上師申敬爲大此師申禮爲大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猶焉也親迎之禮大夫于女之家諸侯使卿迎于其國其至或迎于竟于郊于館量地之遠近爲之舍以待迎之早晚公監之然亦當親迎之于館必親迎之門外也故疑冕而親迎爲大重孔子直舉繼先承祭之重以明之言天地者朱子謂迎天子言之王肅謂魯孟春得郊祀故也未詳遂長子孫世主祭祀公曰寡人

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知重之問爲失言故言惟鄙固故有此問然非有此鄙固之問則亦不得聞此言若以得聞爲幸者請少進望于所坐間者亦詳告之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其理一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及身于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孔氏曰妻供粢盛奉祭祀故以爲親之主方慤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冠于阼階所以敬其子內有主則外足以治國家下有後則上足以承祖考至子之于親尤爲一體譬之于木親爲本而子爲枝也身之不敬即辱其身而傷親矣本傷而枝有不亡者乎夫天下雖大而人之有身有妻有子一也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妻子則我志氣之所至直充滿于宇宙之間而民皆則而象之古三代明王之政不越是矣猶樂太王者鄭謂太王不以土地害人是視民之身猶己之身民之妻子猶己之妻子也王謂太王愛姜女國無鰥民是愛己之身及民之身及民之妻子也姚舜牧曰太王之道豈有他哉亦敬而已矣詩曰帝遷明德天立厥配作邦作對庶有四方則亦敬身敬妻子以愾乎天下可知已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朱子曰則法也民者化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故不可不謹也愚謂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者敬身之實不命而敬非有命而敬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謂成其親之名也已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親故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君之名可謂能尊矣○孟子曰謂之君子之子爲君子父亦尊親也是人所能爲也孔子告哀公曰謂之君子之子爲君子父亦尊親也是人所可共勉也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朱子曰不能有其身不能持守其身而陷于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

天理愚謂不能愛人則不知爲君之難而莫樂忠慢不自愛則必放逸于分位之外而不能安土矣不能安土則欲日肆理日亡觀一切能法如此惟慢而又安能樂循天理哉此身之所以必不成也方謂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一身且無相容故不能安土與下語不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四字今以下文推之子小而言動食息其當然之則大而君臣父子之理無一不具于性分之內君子循之而不敢稍失是乃所以合天道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不已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朱子曰戴記作不閉從家語○不已至誠無息也天道亦不息如日月相從不已指其易見者言之王肅曰不閉言能通能久言無極愚謂不閉者誠于中必形于外所謂設也能通久者亦悠久也無爲而物成者悠久之功漸摩浹洽不見有所作爲所謂久道化成也已公

之至張子云存心養性爲順事沒則寧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存心養性事天之道也

右第二節言聖人之該乎政而極其至即所以事天也

禮記卷十之五

仲尼燕居　孔本第二十八西木第三十五今定爲三十九〇石梁王氏曰文雖具首尾然辭旨散漫未必孔子之言愚謂以仁言禮其旨甚精王氏以爲散漫亦習其詞不察其旨也

任啓運章句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縱言泛論諸事也局流無不徧即下仁鬼神昭穆諸事也舉與切于求仁而非禮則亦無以得仁故欲仁之周流無不徧必以禮也給猶辨也敬而無情實也有敬之心而無禮之貨則失之給勇于有也恭而無禮之貨則失之野有恭之貌而

爲而無禮之節文則失之埶三者皆過然野與逆但失之直情徑行而其本未亡惹給則失于外者大煩于慈仁而實則本心已亡乃奪慈仁之甚者也故又特舉以爲戒凡再言子曰者皆語已畢而復起若更端也○按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而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仁之所以周流于身而無不徧也克己修仁死喪仁鄉黨仁賓客此仁之所以周流于天下而無不徧也王道也有天德然後有王道子曰師乙而過者備而就不及者俯而企乃皆可以至于中也　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類也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而彼文特詳疑脫憤在此子貢因子論師商有過不及故求所以能得中者子言其必以禮乎其必以禮也蓋中者人所當至于天之正理而過不及皆出于氣稟之偏惟禮爲天理之節故無有大過亦無有不及則亦惟以禮制之而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然能使之中也不及者類也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而彼文特詳疑脫憤在此子貢因子論師商有過不及故求所以能得中者子言其必以禮乎其必以禮也蓋中者人所當至于天之正理而過不及皆出于氣稟之偏惟禮爲天理之節故無有大過亦無有不及則亦惟以禮制之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衆人之母固誠愨仁然能食不能教亦類也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而彼文特詳疑脫憤在此子貢因子論師商有過不及故求所以能得中者子言其必以禮乎其必以禮也蓋中者人所當至于天之正理而過不及皆出于氣稟之偏惟禮爲天理之節故無有大過亦無有不及則亦惟以禮制之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又推廣之見無往非禮所謂周流無不徧也居處有禮如在庾在阼之類閨門有禮如溫清定省之類三族謂父子孫朝廷有禮如冠章服位次之類田獵有禮如昭文章

則貴賤之頻卑族有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官室若旅樹臺門四注三注各有其度量取諸貴賤之宜鼎鼐而耳目聰明各有其象味之時若春酸夏苦秋辛冬鹹調和之節若非歌下管合樂閒歌商頌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地鬼神之義若撫弦拊說之意若在廟言朝在朝言朝官之治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政事之施若施典邦國施則都鄙加于身如視聽言動錯于前凡所以之人所行之事皆是也理無不明故用無不當而衆之動于我者無不得其宜也當不省大下而仁之哉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制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倨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耳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職失

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失其哀辨說失其爲官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加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家語上有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十三字○倨倨無所不在倨倨然也子曰祖始治合也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洽洽然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節陳薦俎序其禮樂備物其盛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升歌淸廟為第一節升堂樂闋二節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節陳薦俎序其禮樂備百官四節下五節與四節與他異也且升歌下管四節與大饗有四不言大饗有九節四節與九節同愚謂子言禮有九大饗中祀六節凡行之容皆然尤不可不知也言行此樂禮之時拆遷其俎豆之數于禮樂之中至于執事之百官亦莫不黙喻和敬之意周流於其間而復將之以送和而復將之以致敬管籥之一節恐鄭王皆非別爲祭禮之一節也言行此祭

不能樂於禮素淳於德於禮虛
管雍徹之樂行焉是樂亦即理
之于禮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爲
詩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
柔敦厚之風而其于禮亦拘固
從容之意而其于禮亦朴而不
于德則是自絶其仁而木心之
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
也制度即禮之體文爲禮之用
于今而行之必在有德之人所
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
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

能樂于禮素因即不能聽則于樂亦偏故以夔爲問而夫子再言古之人見不可輕讓也達精通之意夔以典樂兼兩而不兼傳其知聽則或不達于禮亦未可知然古之人全德者多我不見古人未可輕議也○金履祥曰禮樂同體異用伯牛瘐讓子夔龍是夔固可掌禮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前吾語女謂前已告女若所云治國如指掌凡樂之動得其宜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舞俯僂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覲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言而履之非空言也行而樂之非勉強也子張少誠或言而不行誠行而不久故以

北告之方如之指宰之所也萬物服體禮
滿車皆從其所也承事謂奉上之令　禮
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巨巧之室則
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右
規矩繩墨仰視巨巧之室之簡陋者也與尊所據阼上所設　室而無
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
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
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
此塗出也遠近猶言疏戚男女以人言外內以地言失禮
則疏近者亦莫不亂行禮則書人加莫敢相踰越見禮
之重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有
所

禮記卷十之五　終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詩大雅泂酌篇橫廣被之意
發然和序者禮樂之原不違其原而言禮樂亦末也五至
子夏謂五者相因自然而至陳謂至極而無以加亦通無
序不和皆足以致亂先知之而早杜其機則四海享和平
之福矣故可謂之民之父母也○鄭舜牧曰先知其敗而

早爲之所此憂民之憂最切處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
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達禮樂之原則心得其序
志發爲容咳咏嘆之言而詩至形爲動作之間而禮至
至其布之也從容不迫其被之也由是以其愛民之
至于樂至則樂人之立者必鼓舞之也故舞不依而樂亦至矣
憂其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其未必徧未能保
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
地爲量也哀即喪也不見不聞即無體無聲無服也言五
至而三無已在其中矣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
下問再問乃復詳申之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

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
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
曰風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其作基逮作
順下物理協於人情至和洋溢有樂之實無樂之音也無
體之禮節民之性防民之淫萬物秩然有禮之實無禮之
形也無服之喪哀伶之心側怛之意疾痛相關有喪之威
無喪之制也三者仁之至極民受其賜而不知故曰三無
基積于下以承乎上宥深密靜也逮康富而閑習之貌言
閒手足並行急遽之狀也周頌昊天篇言文武之受天命
者自下達天和氣充塞而宥深靜謐是樂在無聲之中邶
風柏舟篇言不當行禮之時而威儀之美至無可選擇是
無體而皆禮也谷風篇言凡民至疏遠而一有死亡哀鄰
閭閭而往救是無服而皆喪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爲問

抑亦欲咏嘆洋洙熟復其旨之意與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
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
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
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邦叶崩明
喜開去聲施平之施音異○無所不包曰大純粹以精曰
美無可復加曰盛蓋嘆美之至也服習也起發也起發其

意使詖舜于不倦也氣志不違十五句皆詩詞今逸者逸
作不可復考矣君子服此無聲之樂始而平已之私釋已
之跡氣志之間無有乖戾是不違也由是應事接物各當
其理是既得也由是我之所順物亦順之是既從也君子
服此無體之禮先之以慎於迓迎之以敬故莫莫施之
以上下各得分願故和同君子服此無服之喪始於一心之
推之而及於四國又推以及人故內如孔悲由是推之而及於萬邦此皆下學之功行之而造其極也日閒
四方和氣洋溢萬物得所也日就月將緝熙之功有進無已
已也純德孔明萬物一體無有私蔽也如此則德愈懇矣
氣志既起心和氣和天地萬物感而太和也施及四海者
是則德愈盛故愈遠矣○陳陳其日五起自內及外自近
及遠始起于心乃行于身漸微于人臻于天又終而至于
悠久悠悠因上心乃行于身漸微于人臻于天又終而至于
來反覆紬繹意味深長而詩

右第一章

禮記　孔子閒居　卷十之六　三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下此之謂三無私子夏曰言齊詩作曰間其能參天地蓋古語子夏引
詩之意問其能參之實也來敬而承之也勞身勤之也
德也日齊齊敬曰斯齊齊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
在地之上天悉覆之在天之下地悉載之容光之際日月
之明無不照之是無私也丁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來此以勤勞天下復何私哉詩商頌長發篇遲遲久也
詩言人有私則有違而天無私故其命于物者皆不違所
謂物與无妄也但發者易所謂雷出地奮豫有自天下雷行是也

右第二章

禮記　孔子閒居　卷十之六　四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命踰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令聞通去聲弛皇本作施詩作矢協詩作洽大王家語韓詩外傳並作文王此疑誤○三代之王皆天命也其先必有此無私之德積久而聲聞于天然後天命歸之詩大雅江漢篇言其德之明則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下文獨言文王者以見例明三代之王皆以文德不以武功也不言夏商禹湯以其無私尤易明也夏蹤然而起負斧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蹤然踵然踵之貌負斧而立所謂周公負斧扆之類也則負扆也

右第二章天有四時二節之下蓋古文多斷簡漢儒各以已意補綴之故異也今去聖愈遠古書日亡無從是正各就本文爲訓詁耳

禮記卷十之六終

經解孔本第二十六西本第三十七今定爲四十一○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古未有六經之名乃漢儒因孔子所嘗言及孔子所贊修刪定者名之耳周官大司徒以六德六行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國大比則帥其吏與其衆寡而以禮屬民而讀法以糾萬民而宥過刑新國用輕典邦國都鄙用中典平國用重典司寇以五刑糾萬民而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五戒先後之而以五聽斷民之訟以三劑平民之約以六叙正羣臣以八成經邦國以八法治都鄙以八則治官府以八柄詔王馭以八統詔王富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均邦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叙均守平以九貢九賦九式九職之法皆周禮盡在魯矣是以魯史不得謂之經經者名之正所以別於人國耶何行事不概謂之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靜或作淨○溫和順柔通不滯于一卿遠不敢於近廣博其量宏易良其情平潔靜之美精微謂之通恭主容儉主事莊見乎外敬主乎中屬辭比事屬其辭使其事之美惡相比而見也春秋聖史名國故與邦交聘聘詩以理性情書以通政事樂以

養德性易以窮陰禮以檢身心春秋以辨時政之得失上以是教下以是學故民人有鮮習於淳厚者未必能察情僞則亦而不能知人論世則失之愚知古詩記之誦好樂而雜以鄭衛則蕩心佚志生而奢矣節制撙抑而惑於術數則賊迂拘曲謹而知和之爲貴則頗僞于聖人則亂此又弊之所必然而不可不慮故惟有其得而無其失上之人乃爲善教而下之人乃爲善學也記者引夫子言見教之道○後世經學如書傳謂文王之不可不愼以起下文之意及居天子位七年皆是誣李尊京房之說易劉歆之傳洪範五行穿鑿破碎不免賊說春秋者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術輒之拒父直是亂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以下記者之言易與詩書言教不能以禮樂春秋皆聖人所以教而不能無弊者以言教不能盡人之明故也故君子必先自治焉聖人之德與天地參其德之廣大圓足以兼利萬物聖人之明與日月並其明之溥博又足以明照四海盛德大業至矣而猶不遺微小升車無不致其登焉必至居處一定內而燕處則一升車無不致其登焉必至居處一定內而燕處則一升車無不致其登焉必至居處一定內而燕處則一

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君臣之亂始於無義列侯之亂始於不敬臣子之亂生於無恩鄉里之亂生於無序男女之亂生於無別刑禁已然不若禮禁未然也易辭孔謂見易緊辭傳黃庭堅謂見易大傳今易無之是文逸也程迥則謂緯書通卦驗之文引以証教化之微意

右第三章承上二節則自治治人莫善于禮也○夫禮禁亂以下一百五字見大戴禮察篇與君子之道辟則坊與相處記者各以已意聯綴也

禮記卷十之七　終

孫男　慶范校字

儒行　孔氏本第四十一尚本第三十八今定為第四十二○程子謂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作李觏謂此衆士自奏之游其條雖十有五而意旨多複其語雖依傍聖人而稱說多過哀公問於孔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之間覺大也章甫殷冠哀公但以本問幾於以儒為戲故子以不知答之而以君子之學微啓其端見所當問也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物猶事也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珍猶貴也席上則尤珍重也○孟德之可貴也如此者鄭云珍善也竟舜之道呂云謂學時從容於席上並通聘以幣聘之問名訪及之舉加之位取分以職也德可貴人自尊之學所以自備德之忠信可託人自任之力能任重人自用之而儒者之心止如自盡無求于外也○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恥其難進而易退也粥若無能也其容貌行如此者中方謂去聲陳如字粥徐于穀亦通物見於身但為其形容貌之而已作偽○中循正也方謂中小節容貌之得殷忠犯人主勇

奮三軍敵如成小事不謂容貌之退却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故如晦淵淵無欲無欲能也容者德之符容貌如此心德可知已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先家語作誠中正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備信難齊莊可畏難也或曰難當作莊誠齊莊可畏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近而不可劫也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可迫者義之決若干義則不可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之卯改必不至敗色而發聲蓋皆欲淺則不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

博聞强識以待問篤行以俟之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貨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多文博聞强識所謂學以聚之也儒者可託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其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可迫者義之決若干義則不可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戴亦作載○戴仁作仁近人下有情字○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事雖有非其時不見也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其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則翠死不辱矣要其所以然者則義之有素焉其平日居處飲食不求安飽不求美飽有過差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備則過差欲淺則不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

受之而不爲恨復人或謗己亦聽之而不說所從來如是則義立者自可畏之哉而非人所能性信成者不奪俗如此也容貌之退却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故如晦淵淵無欲無欲能也容者德之符容貌如此心德可知已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先家語作誠中正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備信難齊莊可畏難也或曰難當作莊誠齊莊可畏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近而不可劫也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可迫者義之決若干義則不可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

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近而不可劫也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則翠死不辱矣要其所以然者則義之有素焉其平日居處飲食不求安飽不求美飽有過差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備則過差欲淺則不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戴亦作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事雖有非其時不見也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其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則翠死不辱矣要其所以然者則義之有素焉其平日居處飲食不求安飽不求美飽有過差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備則過差欲淺則不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

博聞强識以待問篤行以俟之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貨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多文博聞强識所謂學以聚之也儒者可託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其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可迫者義之決若干義則不可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戴亦作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事雖有非其時不見也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其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則翠死不辱矣要其所以然者則義之有素焉其平日居處飲食不求安飽不求美飽有過差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備則過差欲淺則不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

博聞强識以待問篤行以俟之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貨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多文博聞强識所謂學以聚之也儒者可託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其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可迫者義之決若干義則不可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戴亦作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事雖有非其時不見也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其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則翠死不辱矣要其所以然者則義之有素焉其平日居處飲食不求安飽不求美飽有過差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備則過差欲淺則不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

博聞强識以待問篤行以俟之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貨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多文博聞强識所謂學以聚之也儒者可託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其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可迫者義之決若干義則不可屈千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數人止得一人之日禮也並通答猶合也疑顧望而未決
語貶道以迎合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惟處能安貧故在能
行道也○此以上皆自治之事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
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
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信仲同○楷木名大
以爲正法之喻身雖居今而學必稽古若道必宗堯舜治
必法三王也今世行之則兼三王紹二帝所革所因足立
百王之大法即弗逢世而明王道正人心其無時不以天
下之憂爲憂者亦後世師也○此以下皆以及人者言之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止通而不困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
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家語無啊后二句○以用也舉博
日勉所未勉此其能寬裕之本也陳言者責難陳善而俟
上進則有其用無往而不寬裕之本也所未知行高矣而備
之則和爲貴必以忠信之美立其本又以優游之法妙其
用也優游之法何如賢者固可慕而衆未富不可容我之
方固可毀即衆之瓦未嘗不可合此則其寬裕之事也毀
方謂磨礲以去其圭角瓦合如屋瓦之覆上下曲相成也
陳謂胸瓦之事其先正同毀之則方者四合之仍即于棬
容之中寓分辨之意亦通寬容之廣裕待之悠也○許翽
曰君子當大節毋爲瓦全寧玉碎非精義而言瓦合是鄉原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
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
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衆賢援能有如此者家語程功積事
句沿得其志下有民賴其德句○不避親怨惟其賢能也
小賢小能可故一官任一職則程算其功積累其事而進

之有才德皆大不可小知者則而進之謹進猶
自下以漸升達則自畎畝出顯也薦賢原以爲國故不望
報于其人即君用之而大得其志苟利國家雖我也儒有問善以
足矣亦不望君以進賢受上賞而治
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辭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
也達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家語無此節○相告相示
憂樂同之也久以時言遠以地言相致彼所難至之始終不論也任舉以德
與鉅共相負荷若詩所云佐時仔肩也呂謂上舉援以待
天下賢能此任舉以待友不與之同升不比不待之同
進不進義有原
薄故也似偏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
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
弗知也雖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
高而不臨人之卑以爲高其學未嘗不多而不加人之少
以爲多世治可進而進必以禮廉耻未嘗悶世亂而退而易
世之心終始若一猶沮洳即石時人異乎我而異中有同不以異而逢非
我而遂與之有時人異乎我而異中有同不以同而不與之事上處人際
之際固若卓然不可奪也如此非有爲有守能
如是乎○應鏞曰治不輕進若伯夷太公之同就
若孔子歷聘諸侯思謂同而與異非若伯夷太公之不仕武王亂不退洪
蒼西伯而伐商之衆大公涼之伯夷諫之而大公又未嘗
不辭伯夷爲義士益一統一稱各有其道各行其志原通
行而不悖也前事言特立惟有守能爲矣儒有內
守也此加以獨行則可能爲矣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
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遥度

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家語孔廉隅
創在強毅上○不已不仕
愼靜戒愼恐懼約之至（敬以持己也尚寬民胞物
與無不在吾儕保之（仁以及物也夫天下與物太寬者
或失之仁柔而又強毅以（與人致靜於內者或淪於虛寂
而又博學以知服（博學則能文章矣而文章究非所貴也
則但近之強毅則有（廉隅矣而廉隅不可不飭也則更砥
厲之本末兼修（體用具備不
故雖分國以投而（觀之如錙銖終不
于天下然後行之（其規矩之大固如此也算法
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儒有合志

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則流言不
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家語
無其行本方立五字○方猶道也術猶路也行即術也所
志同所業同是同道之朋也（山是而所造之地相等是
立也相得（彰衆莫大動其或此長彼短是相下也交資
互益又不厭（馬久別而流言不信知之有素也然營道同
同術而行之（所本合志則同方而方之所立又各有義焉
蓋有同爲一事（而兩人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義不同者又
有拯之於（義各有所處不妨各行其是則相反而理實
相成者故義同則進不同則退也此其時措之宜不足與
于其間矣孔（以義字屬上爲句謂所本必方正所行必
合義湯謂本方正以（此其義亦可通特于家語難訓耳溫

富貴貧賤之境遇而移德尊于已不以君長有司之勢分而動此眞儒也若無儒之行而爲儒之服則妄而已爲世訕笑不亦宜哉孔子至合（亳公館之間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曰終沒吾世不改以儒爲戲今本無曰字家語有之○節具儒之言倍加敬之于儒之行倍加義之不敢相訴病且曰吾終吾身不敢以儒爲戲（貨以供養其官以給使也公於敗也

右第一章孔氏曰而十五條賢人之儒（末則孔子自謂也○儒行一篇初覺其雜及舉而按之（身平生可自信者無一二也孔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能無對此而戰戰栗栗子曰某（舊處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

禮記卷十之八　終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錄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訂義註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疏此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修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

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其所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為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敬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則孤

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大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於是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總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

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訂義註帥循也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皆朝者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者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曾也此厍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專徒其居覩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鄉界之外若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郊於學遠郊

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

大夫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為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齒位與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而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

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為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齒位與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而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

按司馬法曰百里郊謂近郊

輕重而為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故下註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也者按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齒猶錄也嚴陵方氏曰射以中為上故屬之改屏則棄之陳氏集說曰射以中為上故日上功廷掌棄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皆曰鄉此記由庠移之郊則庠以近郊言郊則遠郊之庠耳其遠郊有不帥教者則竟移之遂可知俊士則下所謂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者蓋

以大成之士示之準也樂正不帥而司徒帥之者鄉學司徒主之也以上簡不肖之事

疑義註不循教謂教狠不孝弟者疏書傳暑說云大夫為大師士為少師是也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即黨學習鄉射各在一處習鄉則不得同日也按州長職云春秋而射於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為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

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廷掌棄不循教所該甚廣孝弟雖重然未盡也太師少師及不上齒位說鄉飲酒禮案詳之此記習射習鄉皆在庠分之州黨非也不立州學說尤舛又記明言左右鄉鳥以國內言之至學必在本鄉庶便於就教豈有民在近郊郊外學

乃在近郊之理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訂義註升之司徒論選士之秀者所考有德行道藝者俊士可使習禮者姑存之學大學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疏大司徒之官有秀異之士升於司徒論量考校鄉大夫所錄名進在司徒之人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內有德行道藝者謂孝友之徒道藝多材藝此推升名司

及其未入大學已能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
德行道藝而保舉之也苗
之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
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遂之吏曰選士選
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
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還其美而舉升
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於人之名也陳氏
集說曰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繇役而猶給徭
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
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疑義疏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
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徭役以藝業未成次云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
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徭役也若其學業
既成免其繇役
注案記明言不征於鄉焉得曰猶給鄉之役
明言不征於司徒焉得曰猶給司徒之役是當
以陳說正之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
王制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禮記疑義卷三

訂義註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
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樂者教之於大學尚書陳曰
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
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案易二十為十
脩以順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夏陽也
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
陰也互之言者皆以其術相成皆造皆以四術
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適皆以
長幼受學未用尊卑周禮大司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按疏樂正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官教國子之義孔書命汝典樂教胄子尚書云樂正崇德廣業是大司樂掌教國子之義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樂為大司樂所掌之事也又云樂行而倫清是樂為大司樂所掌之事也又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樂為大司樂所掌之事也又云樂行而倫清是樂為大司樂所掌之事也又云樂行而倫清是樂為大司樂所掌之事也又云樂行而倫清

國子也又記言東西不言南北故註為是言愚疑不言南北蓋東西可以概之耳若據疏所引漢書諸說則東西九千里亦非不遠也今姑存註說而附此以待參

疑義疏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曰成均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蒲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上庠詩則無文鄭註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八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

廷華案此本注言不當糾纏三代之學況四代之學本非確論特傳註自為之辭耳執此為說徒見支離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官材論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訂義註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定論謂各署其所長爵命之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最下於此舉其下以況其上王子公卿大夫之子王子亦在其中實卿大夫之子與王子等不在其數入學為造士者亦屬焉其賦當升諸司馬以掌爵祿故有司詔爵以功諭爵以德及邦國所貢之士皆由司馬主之故知此主之於王而正定其論各署其

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于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祿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

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

疑義註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官使之試守廷華案記不過謂論其材之可官與否疏說甚明也註對舉言之徒滋煩棘試守字亦未分曉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訂義註葬以士以不任大夫也　疏以經云大夫坻注大夫也故知不廢其事故知論葬以士禮註云大夫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是也　廷華案廢猶不任以士禮此見先王待士之厚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訂義註來兵車衣甲之儀有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疏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為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黨州鄉出以為伍兩卒旅軍

帥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陳氏集說曰發師旅之役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昔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訂義註贏謂裸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祝史以下言技謂此七者不貳不移欲專其事亦為不德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疏七昔謂祝史二射御三醫五卜六百工七則一昔上論所以試之時此論七色月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所肖欲使專一其事

之賤事非但欲決事亦為技藝之事故不詳之疏執技之士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與更為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蠻夷胳決射御者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探窻臂膞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嚴陵方氏曰並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蠻胳胳則所以宣手足之

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為力歟技不止於射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已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陳氏集說曰適四方者四方惟所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蕃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訂義註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日訊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

為罪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從重者雖是罪可重猶赦之

疏按周禮司刺云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萬民三刺曰訊羣吏此三刺雖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而此羣臣羣吏萬民各有所屬羣臣謂卿大夫士其羣吏謂府史胥徒其萬民謂公邑之人其羣臣一問可赦與否於作羣吏一問可赦與否於萬民一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其羣臣二問可赦與否於萬民再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其羣吏一問可赦與否於萬民再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其萬民一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此三刺雖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而此羣臣羣吏萬民各有所屬羣臣謂卿大夫士其羣吏謂府史胥徒其萬民謂公邑之人其羣臣一問可赦與否於作羣吏一問可赦與否於萬民一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其羣吏一問可赦與否於萬民再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其萬民一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此三刺雖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已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陳氏集說曰適四方者四方惟所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蕃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訂義註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日訊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

為罪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從重者雖是罪可重猶赦之

疏按周禮司刺云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萬民三刺曰訊羣吏此三刺雖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而此羣臣羣吏萬民各有所屬羣臣謂卿大夫士其羣吏謂府史胥徒其萬民謂公邑之人其羣臣一問可赦與否於作羣吏一問可赦與否於萬民一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其羣吏一問可赦與否於萬民再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其萬民一問可赦與否於本屬長官此三刺雖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

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斷罪法使刑不差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刺故必須三

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
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
以為罪也附從輕者附謂施刑之時此人
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
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
犯之罪本非意故為而入重罪今赦赦之時從
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
肆赦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鄭哥麗於事論作倫註即或為則

訂義註制斷也即就也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

禮記疑義卷十三　七

心鄭過也麗附也過人哥人當各附於其事不
可假他以喜怒疏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
好生及好赦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鄭
哥麗於事者鄭過也謂斷人罪過哥謂責哥其
身麗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哥其身皆依附於
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為喜怒
也陳氏集說曰制斷也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
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鄭
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哥者必使哥與
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疑義註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鄭哥謂過人哥
人疏論謂論議言剔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
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赦言
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赦得中
廷革案此不如作倫理字之當鄭哥謂斷人過
失以行哥也過人說不可曉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訂義註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
有善惡盡盡其情小大猶輕重也行故事曰比
疏凡犯罪之人或子為父隱臣為國諱雖觸刑
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
為平量之恕而免赦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
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
不有越盥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恚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

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
善惡使不相亂恚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
謂聽獄之人盡恚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

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汎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汎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比輕重之例以成於事講義曰父子之親若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作宥

訂義註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令漢有正平丞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王使三公後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鄉疏按士師掌邦之五禁五刑五罰以糾萬民一曰邦禁二曰邦令三曰邦職四曰邦法五曰邦典鄭注禁謂司寇所掌刑殺之事令謂王所發政教職謂百官所共法謂八柄之法典謂六典是古有所置正左右士正左士其屬也故罪而不能斷決當疑赦之者若衆人疑赦之也衆疑謂事可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三為心三其知氏朝即所謂又連石按士師之職掌邦之五禁五刑五罰以糾萬民一曰邦禁二曰邦令三曰邦職四曰邦法五曰邦典鄭注禁謂司寇所掌刑殺之事令謂王所發政教職謂百官所共法謂八柄之法典謂六典是古有所置正左右士正左士其屬也故罪而不能斷決當疑赦之者若衆人

聽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天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以獄訟成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其參準聽之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賦成辭以告於王也

疑義疏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廷華棠王制注凡與周禮別者多以夏殷言蓋臆說耳此疏又謂秦放殷置則誕甚矣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倆也倆者減也一減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訂義註無赦者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變更也疏刑者倆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倆體之倆言刑罰之刑以為倆體之倆言刑罰之刑加人倆體又云倆者減也言倆體之倆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減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析言破律亂名以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訂義註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鬬冠纓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宮行偽之屬皆謂虛

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之屬今時特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習疏漢書武帝時江充禁者巫蠱及俗人於太子宮是也初江充與太子有埋木偶人欲以太子太子宮是立也必詛充充曾乘太子出行馳道中乃收充斬之太子遂謀太子見上年老恐江充因收捕充遂以此事意不平太子於帝曰臣得梧臣觀人太子六枚宮

鄭衛之音乱世之音也乱世若聚鵸鴂竝興而無正也云鄭衛之音亦乱世之音云異服若聚鵸鴂竝興而無正也云鄭衛之音者按傳二十四年之傳云晉侯使士匄告糴于魯季孫欲勿與子服惠伯曰不可晉侯之貪而棄信必不來矣且閉糴者也云鄭衛之音亦乱世之音者以其鄭衛之音多陳男女淫奔之事故云亦乱世之音也云放之於四夷不與同中國者按僖二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北狄是放之於四夷不與同中國也云陳宋之閒好巫覡者按傳二十年左傳云陳侯之弟公子招殺陳侯之子佗而代之佗又殺招及五大夫五大夫奔楚楚子為之伐陳納五大夫五大夫縊而死楚人以為戮是陳宋之閒好巫覡者也云楚辭九歌之屬者按傳二十年左傳云楚子囊卒子囊遺命以郢大夫申公巫臣為貳於晉巫臣自晉遺子反子反請以重幣錮之而奔晉晉人以為邢大夫是楚辭九歌之屬者也云其民愚而神者按傳二十年左傳云晉侯問於士弱曰諺所謂民生厚而德正者何如對曰古之治民者在明德而遠神其次莫如勤施而無怨其次莫如近而不偪其次莫如畏而愛之今神之精爽不貳而民亦能肅恭於神是以神降福焉國家之敗由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威嚴而神狎民則不畏威不敬其德則不歸福民神同位則民瀆齊盟也云其俗信鬼而好祠者按傳二十年左傳云晉侯使士匄告糴于魯季孫欲勿與子服惠伯曰不可晉侯之貪而棄信必不來矣且閉糴者也云其俗信鬼而好祠也云其民之有技藝者習其事而尊其神者按傳二十年左傳云晉侯使韓宣子問鄭子產晉侯之疾病於是乎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不節則生內熱惑以生蠱風雨不時則生外內熱惑以生蠱風雨不時則生外內熱惑以生蠱晉侯問於士弱曰諺所謂民生厚而德正者何如對曰古之治民者在明德而遠神其次莫如勤施而無怨其次莫如近而不偪其次莫如畏而愛之今神之精爽不貳而民亦能肅恭於神是以神降福焉國家之敗由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威嚴而神狎民則不畏威不敬其德則不歸福民神同位則民瀆齊盟也云其俗信鬼而好祠者按傳二十年左傳云晉侯使韓宣子問鄭子產晉侯之疾病於是乎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不節則生

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
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烏程姚
氏曰亂名者亂其名也是千名犯義之人改作
者改其作也是作聰明變舊章之人學學習也
順順習也學習其非理者却以沙濾濟其奸順
習其非為者却以文飾掩其惡此是極奸險之
惡人故不待聽而誅行偽言偽學非順非猶可
恕也而堅而辨而博而潤不可恕也孔子誅少
正卯正是此意假鬼神時日卜筮是令假降邪
術私習天文妖書妖言以惑衆者人皆知亂政

之可惡不知作為淫巧習為奸偽設為妖妄以
惑衆心者其惡與亂政者等也故緊殺以絶其
禍皆不待聽而誅

凡執禁以齊衆不過殺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
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
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
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
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關

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仲反竹訂義註不過殺亦為人將異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等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等不粥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不時不孰物未成不利人不中伐者伐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夏斬陰木不中殺者殺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冬始漁周禮春獻鱉蜃鼈竟上門譏呵察疏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賊亂也布帛

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廣二尺四寸衰三升齊衰四升鄭註之類是也引之證周禮廣狹巡守者布廣二尺八寸則為夫人尺矣禮器云禮不妄說人不能知者不強也註謂不能知禮之意而妄說之則不敬不恭也禮器云禮不妄說人不能知者不強也註謂不能知禮之意而妄說之則不敬不恭也

禁此身著異服之人記識口長樂劉氏曰此為異言之人防姦偽容非遠
司市所執之禁令也嚴陵方氏曰金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錦文猶月令之文繡烏程姚氏曰聖王制刑以遏惡又設禁以防奸禁於未然則必不陷於刑辟矣故因論刑併及之圭璧金璋是重寶命服命車是名器宗廟之器非所常用者犧牲非所常畜者戎器是錦文珠玉以成其器者衣服飲食此民生日用之需也何以不粥於市故禁不粥正使之食則朝夕有不贍其口者矣厲禁不粥正使之之需也粥衣服則寒暖有不蔽其體者矣粥衣食也異服者之徒也故禁之異言不究將必有潛出入以為奸者故識之識云者窮詰之使無可往也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廷革棄識識其可粥與否如上所云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訂義註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疏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為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日亡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疏

太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所以諱之惡

天子齊戒受諫

訂義註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為也齊疏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萬物來成須有改為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記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改知是歲終也以其歲終受贇改用歲終事更為新事故知諫王當所改為謂改其舊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王過惡故用正月也陳氏集說曰太史奉而進之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廷革棄此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陳氏集說曰太史奉而進之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廷革棄此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當兼二義故並存之或謂大史所奉似不得言簡記諱惡所以正王之諫而行非之諫而何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贇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贇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贇百官各以其成贇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成之贇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贇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訂義註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贇平也平其計要冢宰贊王受之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

也百官此三官之屬受受平報也休勞養養之
成斷計要也疏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眾
文按周禮註云眾寧之屬云成計要也故云眾寧
耳此則註總而計日計日要日計日成彼對
書總要大成就按上文司會直云眾寧之屬不云
於周此大樂正及周是以
大司樂此市亦從司會故以
周禮明之云從司會也若以文承上司會質
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
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
眾寧齊戒受質首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
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
天子司會總主冢宰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
周人脩而蒸用之

禮記疑義卷十三

訂義註蒸用之脩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
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疏此一節論虞夏殷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故云制國用也
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
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
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
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
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

禮記疑義卷十三

周養老不同之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
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
死王養死者祖父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
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
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註凡飲養陽
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
四養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
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
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
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有虞氏以燕禮

者盧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敖忝於
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帝
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
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為
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
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
者崔氏云不飲酒饗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
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蕪用之者
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蕪用之以養老春夏養
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

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蕪用
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来朝
天子饗之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薦
九獻是也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其體薦
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来聘王饗之三是戎
狄之君使来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来聘賤
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
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
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来則當
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

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春合
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
通李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
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義
實可疑

疑義疏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其所云飲
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為飲也其禮亦有飯
食故庶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
則饗禮蕪蒸與食是也饗禮亦有飲食及酒者
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亦得飲食

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
故國語云親戚饗宴則有殽烝謂以蒸禮而饗
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
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體也時定王饗士
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
侯之大夫来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
當然也饗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
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
要以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
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

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按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為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

禮記疑義卷十三　三十三

詩湛露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

廷華案疏舉崔氏燕饗食說其辨甚明乃又以國語立飫為饗是以食為饗也又自謂饗亦並得飲食之是又合燕與食以為饗也且既以王饗親戚諸侯又云親戚賤且不須隆禮但示慈惠不知諸侯不當謂之賤臣又饗食燕三者惟饗至隆既饗矣而尚得曰不須隆禮乎況饗重禮節燕食則示慈惠耳如其說則仍以燕食為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為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

禮記疑義卷十三　三十四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訂義註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學大學也疑義註小學在王宮之左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疏云在王宮之左者據工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疏云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來知前為殷制無正據可況因此以來知前為殷制不疑故云明矣疏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為養於鄉云不為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註云國

中小學也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

廷葦案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周諸侯制詳上註改公宮為王宮以為殷制非也老亦不但死難之父祖但玩記意上三句止就天子言未句始推之諸侯而天子小學實不在國中豈六十之養可不在國中之學耶可馴云鄉對國言則國外凡老者所居之野皆可謂之鄉猶孟子所謂一鄉善士鄉不必近遠郊之鄉也國中亦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三五

即孟子所謂什一自賦者蓋王城外百里內之鄉也野外及國中皆有小學而百里內之小學獨掌於地官鄉則視諸小學為尊故六十升養於此以優之非王城內又有小學也其說近似並存之以待參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訂義註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疏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俯拜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廷葦案陳氏集說謂凡拜君命皆然蓋專主養老則不應夾入瞽者也並存之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陸良友

訂義註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上觀疏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異粻者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三六

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偹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謂常食皆珍奇美食無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嚴陵方氏曰粻則地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為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庶於閒而已於寢

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
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雖
然養之如此其倫豈必人人及於是哉亦可而
已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
冒死而后制
訂義註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疏六十
歲制者明老而預為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
逆辦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然此謂
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棹不待六十也其棹

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
是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
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八十月制者
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
九十日修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
為近於終故也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
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
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訂義註煖温也嚴陵方氏曰五十而始衰之年
自此而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
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故也廷平周氏曰
孟子曰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
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為先以衣為
次故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煖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
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
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
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訂義註珍從尊養之陳氏集說曰杖所以扶衰
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執也巡守而
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
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
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養
之義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訂義註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告存

者每月致膳秩常也有常膳致膳夫皆入門右北面大射則大公降立於作階之東退謂就位東南面揖大夫大夫皆退故祭義註云君揖之時大夫皆退即君揖之時大夫皆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人告問存否必知終也致則行

廷華案士冠禮記註謂殷士不為爵愚據孟子
班爵祿篇及此記爵祿皆合大夫與士並言之
殷法無考則彼註之舛不必言矣此記出於漢
人而以大夫為爵與士冠註等是皆漢人說不
足據也大夫不必五十及小功章說士冠禮案
詳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

禮記疑義卷十三　上制

疑義註庠序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
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
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
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
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
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
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疏虞殷尚質
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
西郊殷質俱尊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皆上東以虞
亦近言之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故
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

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及周之學
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庠則前有堂後有室其
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序則殷之序在東夏之
序在西已序則據也故鄭註禮器云殷人立學亦如之者以鄉學
皆老異義云三老一雖在郊者大學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殷
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疏此三代養老
以為周之小學為辟廱在郊

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
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
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
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

老庶人在官者具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
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
耆老掌其割亨鄭註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養庶老於虞庠是也長樂陳氏祥四代之學庠
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
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
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七養
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
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
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

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廖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謂之校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勝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四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焉即

視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祀先賢於西學亦謂之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禮三老五更於大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不時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陸氏新說曰上下二序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以辟上庠夏東序殷右學周東膠為四代之小學非是也蓋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學各不同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新安朱氏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以理論之國老當養於大學應在內小學應在外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訂義註皇冕屬也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九旒而已夏而收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皆與下冕相對故為冕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君臣燕之服鄭知然者養老而祭亦玄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位之也陸氏新說曰上下二

周人燕服深衣而已賈氏云以衣為主則已故知深衣玄衣而已故知深衣也

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偕來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疏按周禮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

疑義註皇羽飾焉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周則無用之玄衣素裳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偕來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禮記疑義卷十三　十三副

服據疏以燕禮用朝服故知燕服為朝服則武斷矣至所謂二王後亦用燕服者說本無據而鄭則自以玉藻季康子之縞衣証之疏為解之曰明宋人所著康子僭效之非泥空辜合而何且記明言皇收舜冕而鄭乃言皮弁於記義已悖疏又為同姓異姓之說以解之皆任意造作何以訓經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訂義註引户校年烏程姚氏曰養老二字見三王必盡天下之高年皆養之惟恐或遺之意

廷華案老者有常餼以養之不但飲而已
疑義註引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
可皆養陳氏集說曰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
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舉即行引户按
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廷華案復除即上下記不從征等說但此第言
養老則當就養言不應止以復除言之又養
老有乞言之與其與飲者似當擇賢者當之但
老者閱歷既久嘉言懿行間見必言人即不皆
賢亦足以乞言之禮何必賢者然後養之況記

第言引年不言甄別則註說舛矣又養老之禮
在國則君自行之在外則親民之官分行之何
慮不能人人養之耶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
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訂義註廢廢於人事自從也長樂陳氏曰病者
老者在所恤徙者在所寬此所以
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周官大司徒
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曰寬疾以至小

司徒鄉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廢疾者而施舍
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廢疾者
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甿之無征役蓋亦不
過期而已先王之於徙者迭則有節近則有授
所以制之以義寬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
綏之以仁烏程姚氏曰將徙於諸侯謂自內徙
於外自諸侯來徙則自外而徙於內也

疑義疏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
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人所欲
故惟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者謂諸侯之
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
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氓之治皆聽之
使無征役鄭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
王肅及虞氏等以為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
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

廷華案采地說無謂將徙之前為日無多故為
三月之復已徙則恤之故期年不從征也貪之
之說舛矣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

昔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拾本又作鰥）

訂義註餼廩也疏此一節論矜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辯年三十而尚當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父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被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四九

焉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於金反躄必亦反）

訂義註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疏此一節論矜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瘳餼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風淫末疾蠱慝惑疾近女色疾遠除蒙瑣註云瑣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註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瞍瞽修聲註云歌詠琴瑟聲晴司火註云使主然火其童昏瞍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遠除戚施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以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禮記疑義卷十三　王制　五〇

訂義註道中三途遠別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訂義註隨行以下廣敬也謂於塗中任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徒猶空也（颺任謂有擔負者颺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陳氏集說曰父之齒謂其人年與父等或與兄等也隨行隨其後也雁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并己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

也方氏曰徒行謂無車而行也徒食謂無菜而食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訂義註造為也

疏義疏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脅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廷葉棠禮運蓋指僭上者言其所謂不假蓋謂非所當用者耳若止以有地無地論則無地者不過力不能具非分不當具何至謂之非禮且

謂之亂況大夫即無地祭器所賞幾何而謂其不能具耶若謂分不當具則廟重於器豈有許之立廟而反禁其具器耶蓋孔氏見二文不同故強為之說如此宜其舛耳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為田九萬億畝

訂義註一里方三百步億令十萬萬億令萬萬也疏方十里者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百步澗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澗一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自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訂義註恒山至南河冀州域自南河至江豫州域自東河至東海徐州域

自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千里以下九州之大計也疏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遥者謂過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為近者謂過千里遥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遥近皆放此也為田八十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一萬里計之為八十萬億畝又以一畝方百步計之為九百億千里為一億畝九百億畝為一萬億畝八十萬億為八十萬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流沙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遠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止西北衰而東南盛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五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訂義註方百里者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廷華案公田亦在其中曰授民者以皆民耕之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據註四十當作五十）

訂義註周尺之數未詳闕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疏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

云周尺八寸今以八尺為步則別為一步古之一步今之六尺四寸也故鄭云皆少以為步乃是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陳氏集說曰按疏所引亦據當云古者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步一步剩百所以百里之地古今不相應也又云古者一夫百畝廣百步長百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夫之地廣長各十四步有奇是今之一夫地方十四步有奇也故鄭即云古以古圖之步計之剩百步計剩十亦步五一分步之一耳從北東併長五步總二十五步得五百步為一畝十夫為一井方十里者百井也從東北相從各十里總百里為方百里者一同尺十尺為丈六十四丈為引一百步為里三百步為一里

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個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個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令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九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為五十里之國四則十個百里之方封五十

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庸附田（此華陽張氏九州說州）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均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為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三十八人上士食三十

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訂義疏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蓋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端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

禮記疑義卷十三　五劄

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八人君食二千亦如大國之卿食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二百一十六人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故君食千四有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君為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之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之地

禮記疑義卷十三　五劄

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朝

上子湯反
下直遥反

訂義註邑給粢盛自潔清之用

疏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之邑視附庸以湯沐之邑元士附子蕭又給以天子沐之邑亦附子五十里之邑此邑皆在山下有湯沐之邑以朝天子故云朝宿之邑

疑義註浴用湯沐用潘案詳禮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訂義註世國衆賢也大夫謂天子大夫不世爵
而世祿辟賢也其國謂列國諸侯之大夫不
諸侯大夫及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以下云天子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祿是天子大夫也知是天子大夫者以其國有田以處其子入祿則周召畢原之世等是運云天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不命於周是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辟上也並入為天子大夫故知是天子大夫也

禮記疑義卷十三　十一

疑義註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
訂義註鄉鄉飲酒鄉射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陳氏集說曰六禮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時壯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邪有正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長短大小之殊數制則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儗詭異之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未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綿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書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與學以上脩六禮以下其坦

禮記疑義　卷一三

四四五

明者亦可為後王之法也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第六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月令　疏鄭目錄云以政教之所行名也此法周公所作好時日本於禮記別言之耳禮記月令與此同十有二月且於記事其陰陽中扶日月合宮名之氏令者春秋人事多因十二紀之月合宮名也其事不為常又為夏尚書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說玉體而星之二一十中南度極百極度去是至四十二
按鄭但而既一十是五央極常去八南春之度十八
鄭以指以左至八天度正下凡北十極秋日為十八宿
天度諸三轉寫宿之四平四之宿說冬道分九一極不於
象東至去之十度一況地天分一一星日百星其省星
漢而之北日一餘百南三則度周周之則六運家北
書左日極道度若二極十北之之天慶右十轉如陽
律行通六也餘以十之六高一數凡即行五以鄭清
應日去十赤去南一上度南準也三以亦日為此明
志從南七道北北度三然下天天百一三四天言無
云而極度之極中餘十則北之如六日百分耳則形
冬而赤也北赤半若六北高體準十之六日但天聖
至右六赤二九言遠度極於到九五行十之諸是人
之行亦道十十之曲帶之地說圍度而五一星大則
時一七之四一謂計沒下三於圍四為日夜之虛之
日度度南度度之之不三十地三分一四復轉本副
在逆但二為餘赤則見十六地百度度分篤從無增
二牽沿二十夏北道一南六度則六之計日慶東形機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十十年云生則生云照律以壁十斗十鬼一七為五十木
日分二日於朋之為五歷二九一四百度為一度娵
則分十猶日盡乃月忘十北畢柳一子度終鶉
四至九火所京亦宵云亦方十十十為初於首
百四分日照光房二似心二五六九牛六五二危初為
七百也猶昭云光弾十八五十箭星度楊十六井
九十但水生師月公九女八二七五丑初六沈十
十六初而終發為張參度十十宿日以與於火月為
九半是則日星為照之八二仝九十星女於度畢
分令陰外所辰日處度庵十西八紀八大奎於終
月四精老藏陰則似甬十六方翼初度四梁二
及百日水營皆弾明一一危婁八十斗終度初柳度
於九為則日也不九東十十十八十於成胃終八

案疏引老子等說恨刪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訂義註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疏云日行遲一月行一度十九度半百八十六分度四分分之一月行二十七日餘半日而一會者日行疾一月行一度十二會餘十一日而一會一歲十二會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外有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今以一歲之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減去五日四分日之一餘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數以歲之日數及各半日所行之度并之則一歲之內有三百六十度又減去三百六十度餘有九十度分為四分之一每月行二十七度半百八十六分度四分分之一計三月行八十二度半百五十八分度四分分之一為一時一時之內有九十一度三百一十二分度四分分之一為四時四時之內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日行一歲之數

中日在室一度昏參中者案三統曆立春昏畢
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
日九十三度元嘉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
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昏
大略而言不與曆正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
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曆在立春之後
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
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
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
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暗沒暗者則昏晚見

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律法但舉
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長樂陳氏曰陽生
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
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
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
在柬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
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婺
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
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昏月中也日
迴天故星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

見西仲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
張在巳軫翼在辰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
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秋日宵中星虛則奎
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仲冬日短星昴
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月令正月
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
星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
旦危中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中旦畢
中八月昏牛中旦觜中九月昏虛中旦柳中十
月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

二月昏婁中旦氐中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
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元書於仲
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
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
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月五月十
二月皆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
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
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
於三月七月旦舉中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
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次昏互見也

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氏事而已不特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凡所以奉天順人其不視乎此也陳氏集說曰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疑義疏禮緯為底長稱孟故云孟長也若於人言之底為孟若於物言之直為長也不取底長之義先儒以孟春亦為之底長案尚書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並皆稱孟豈亦底長乎先儒以孟春稱底長者非也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八

廷華案緯書本不足泥而以孟為底長其非孟字的解可知孔既如先儒說之非胡又分別人物言之

其日甲乙

訂義註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疏乙軋昏相近故云乙之言軋也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軋昏時星辰而逝黃道之次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之陰佐於陽故云月為陽佐者以日月亦從青道而行月行九道者並與黃道同而二黃道東赤道南白道並黑道西也同云萬物皆解孚甲而軋出也甲在後則其名為柙孟軋昏以日為日能生養萬物皆解孚甲而抽軋孟春以甲為日功之名萬物皆解孚甲而抽軋孟春總在前抽軋者令即孟春之字甲也孟春逐早為生養之始甲即是字甲也而忘其抽軋孟春不孚甲於晚甲生甲也抽軋者即孟春之字甲也而抽軋出甲也甲於則

為暮夜旦晝之期以之施於一歲則為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治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在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則以物亨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興作者有所象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統辰於日故也

陳氏集說曰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木之屬也

疑義註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疏云乙不為月名者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君統臣功者也月既臣日同有甲乙之功令獨以甲乙為日名不以乙為月名故云君統臣功循若君統領臣之功也

以為已功恐人不從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

名謂日也以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疏云乙不為月名者

廷等異義幹分四時三春月同此甲乙不言月而言日是註所謂君統臣也然苟名月亦不過甲乙二者可舍甲而第以乙名之耶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大音泰皞亦作昊句芒音侯反芒音亡

訂義註此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疏自孟春之月記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此以下

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家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驗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列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音聲可以彰故陳酸鼓之屬也羣品以著五行為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効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十一

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之皞者寀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犧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者謂自古以來立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不論生存之日

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姓字誤也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葉帝王世紀云大皞帝庖犧氏風姓也庖犧氏生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夏日之明是以稱大皞一號黃熊氏云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者葉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

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是重為句芒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水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註云但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職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犧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為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為號也雖以地為號然亦有德號則帝嚳顓項亮疑是其德號

龍脈答玉此是答精之君也君也云昔德立功昔著德謂大皞也云大皞伏犧氏者以來方德能主木德故伏犧氏風姓也大皞作固以旧德以供庖厨又帝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厨天故號曰包犧氏母曰華胥履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案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所以又為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為木正木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然為此正同地故韋昭註國語云火當為北重既顓項時為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犁依帝嚳顓項高辛各有一

人為帝則重既事顓項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曆序以顓項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項又事高辛氏誅重犁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為充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

建葉此即五運之說信乎呂不韋之書也先儒謂大皞配青帝重配句芒不知各經所謂配配昊天上帝耳五帝為上帝之佐以大皞諸帝配之不幾褻乎王肅非其說而以五帝即大皞諸帝是也要知五帝及蒼精等之名本於緯書其實天神昊天上帝而外不應又有帝也以意

歸君以功歸臣說亦武斷火土薰宮亦博會說

其蟲鱗

訂義註象物學甲將解鱗龍蛇之屬嚴陵方氏曰春則鱗蟲蓋龍蛇之類以其體柔故也夏則羽蟲馬羽蟲蓋鳳皇之類以其色文故也秋則毛蟲馬毛蟲虎狼之類以其力强故也冬則介蟲馬介蟲蓋龜鼈之類以性辨故也中央保蟲馬保蟲蓋蟲蝡之類以其質順故也馬氏曰萬物資氣以生形故因其時而以類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五

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火土屬也其類為保故中央則其蟲保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其蟲介書稱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毳毛者言四時之化也此稱其鱗蟲羽保毛介者言五行之屬也

其音角

訂義註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南南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薄畢取衆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通宮小不過羽疏是也但作物之聲以生角樂器之聲故云體柔故聲清也

禮記疑義卷四　月令

三分羽益之一謂本九生八黃鍾之宮九生八大呂之羽八生九太蔟之商三分商益一謂本八生九夾鍾之角三分角益一謂本九生八姑洗之徵四分徵益一謂本八生九仲呂之變宮八分變宮益一謂本九生八蕤賓之變徵三分變徵益一謂本八生九林鍾之羽二分羽益一謂本九生八夷則之商三分商益一謂本八生九南呂之角四分角益一謂本九生八無射之清宮八分宮益一謂本八生九應鍾之清商六分商益一謂本九生八黃鍾之清羽十二分羽益一謂本八生九大呂之清角十六分角益一謂本九生八太蔟之清徵三十二分徵益一謂本八生九夾鍾之清變宮六十四分變宮益一謂本九生八姑洗之清變徵一百二十八分變徵益一謂本八生九仲呂之清變宮二百五十六分變宮益一謂本九生八蕤賓之清羽五百一十二分羽益一謂本八生九林鍾之清商一千二十四分商益一謂本九生八夷則之清角二千四十八分角益一謂本八生九南呂之清角四千九十六分角益一謂本九生八無射之清宮八千一百九十二分宮益一謂本八生九應鍾之清商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商益一謂本九生八黃鍾之宮十六分宮益一謂本八生九大呂之羽十三分羽益一謂本九生八太蔟之商十分商益一謂本八生九夾鍾之角八分角益一謂本九生八姑洗之徵六分徵益一謂本八生九仲呂之變宮四分變宮益一謂本九生八蕤賓之變徵二分變徵益一謂本八生九林鍾之羽一分羽益一謂本九生八夷則之商一分商益一謂本八生九南呂之角一分角益一謂本九生八無射之清宮一分宮益一謂本八生九應鍾之清商一分商益一謂本九生八黃鍾之宮一分宮益一謂本八生九大呂之羽一分羽益一謂本八生九太蔟之商一分商益一謂本八生九夾鍾之角一分角益一謂本九生八姑洗之徵一分徵益一謂本八生九仲呂之變宮一分變宮益一謂本九生八蕤賓之變徵一

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旧聲雜此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太簇中竹仲灰

訂義註律候氣之管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簇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滯云以法為室三重户閉塗毖毖必固密布謂布綖綖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案端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是為十二辰内高内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案端十二辰通加蔡所主氣至則其灰飛而管通加蔡所主氣至則其灰飛而庫外諸陽金管之於門扉之内可以候氣之至不差毖然則毖慎也故書毖為必鄭司農云必讀為秘秘謂閉之也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之埋之地下入地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埋於地中以候氣之至不差毖然則毖慎也故書毖為必鄭司農云必讀為秘秘謂閉之也

鍾之管灰飛出地處高下不同高者等謂等為南以外宜陽諸山之頭上埋

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在於丑在於十二
月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
寅在正月夾鍾鍾也言陽氣洽物姑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姑絜之也位於辰在
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三月姑洗
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
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
五月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
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

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也
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
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
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註周禮大司職
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黃鍾初九也下生
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
下生南呂之六三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

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二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
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
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鍾也夾助也言陰夾助大蔟
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
衆夫妻異位者衆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
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
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
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
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十七十五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
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千六林鍾長六寸夷
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
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
六寸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
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衆夫妻者則黃
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
婦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
大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
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鍾夷則南

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鐘也其實十二律於中呂還反歸黃鐘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鐘為天統林鐘為地統大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鄭康成則以銅為之知者案律應云云量者禽氏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之以銅為之流案司農註周禮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之故知用銅非也

其數八

訂義註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水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五行自水火木金土次第相生水火土謂五行佐天地生萬物之次若五行自木始者木火土金水云含羊方體以此方體於於木卷開亦寬在在者曰是體八三次月最十其一次月如天地數物火陰赤者方盛載之剛四木也陰故五二三為柔半故東者陰四月故陰木三生水一是生生成萬之陽可是從之行辰次生北曰陰為陽也土火數物土但曲半盛氣又為金是火木不始生所於於八之所物可陰陽所質土也建象者數也故以中南者生以既直半之以大是五固有正當二水一陽天鄭稼在成也陽氣潤故四日之體月午曰數曰水一火火三火火下次季土月質三火木金就中稽註三揭生易右者體所曲土右土之者故故陽北者也者陰木繫所以性以直者下也首三四次生於神又乾白天貞水是水貞天白於地於嚴建也金五王所陰陽而

得南與相成地
金南於西地二并地六成
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
金三成數四成數八但言九數
土而成為功以水星式數
成數五為成數四得土數五為
疑義疏易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也註云
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
終物是也案精氣
訂義註木之味酸其臭羶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之臭在口者謂之味在鼻者謂之臭鄭注通於
尚書孔傳云木實曰酸其氣馨也夏禮云其
火生其味苦其臭焦鄭注云其香者孔傳云其
味辛其臭煙鄭注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其
氣則腥在口則生故曰酸曲直作酸也羶者物以木化其氣
為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註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
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者凡祭五祀
於廟用特牲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
前迎尸略於祭宗廟之儀疏
內戶又在內故祭法註云內陽也戶神小也
有神故祭之以人也於由戶出入之間祭戶
過祀作謎之謎於語者爾此戶神則在陽
冬牲時用於陽門註云祀之又在秋之義以為金木水火生數
也位最脾以值氣在外陰於氣戶云出內外祀
從南尊以藏別又云祀戶在內故祭法註云內陽也戶神則在陽
冬有故祭脾在外陰又戶內外之間出入從祀之於向
稍肺先之脾門故戶為尊者外祀陽此戶神則在陽
前最祭者為戶云出內外祀陽此戶神則在陽
而在之以尊者春者與陰之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當前脾春者與陰之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春而為以人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從當尊陽祭作則門位則在陽神戶戶疏
腎夏也中戶神門者在陽神戶戶疏
稍也所於之也神門戶氣居是人人戶陽氣出祀之
前腎以藏時又陰在內氣外又戶內秋從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而最立值脾云氣外又戶內秋從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當在春脾腎春之從秋內為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脾後當脾俱為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故而脾既有陽是向祀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春當者春先中陰外門故小則戶神門者在陽神戶戶疏

禮記疑義卷四　月令

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
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
前迎尸略於祭宗廟之儀陳鼎俎設饌於筵
冬牲時用於陽門註云祀之又在秋之義以為金木水火生數
也位最脾以值氣在外陰於氣戶云出內外祀
從南尊以藏別又云祀戶在內故祭法註云內陽也戶神則在陽
冬有故祭脾在外陰又戶內秋從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稍肺先之脾門故戶為尊者外祀陽此戶神則在陽
前最祭者為戶云出內外祀陽此戶神則在陽
而在之以尊者春者與陰之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當前脾春者與陰之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春而為以人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從當尊陽祭作則門位則在陽神戶戶疏
腎夏也中戶神門者在陽神戶戶疏
稍也所於之也神門戶氣居是人人戶陽氣出祀之
前腎以藏時又陰在內氣外又戶內秋從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而最立值脾云氣外又戶內秋從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當在春脾腎春之從秋內為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脾後當脾俱為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故而脾既有陽是向祀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春當者春先中陰外門故小則戶神門者在陽神戶戶疏
稍肺先之脾門故戶為尊者外祀陽此戶神則在陽
前最祭者為戶云出內外祀陽此戶神則在陽
而在之以尊者春者與陰之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當前脾春者與陰之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春而為以人也於由戶出入從祀之於向
從當尊陽祭作則門位則在陽神戶戶疏
腎夏也中戶神門者在陽神戶戶疏
稍也所於之也神門戶氣居是人人戶陽氣出祀之
前腎以藏時又陰在內氣外又戶內秋從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而最立值脾云氣外又戶內秋從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當在春脾腎春之從秋內為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脾後當脾俱為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故而脾既有陽是向祀神內其之司入從祀之於向
春當者春先中陰外門故小則戶神門者在陽神戶戶疏

小使設戶西北於者前設牌醴再一於其興而醴而
祀亦祭於戶北使主西位者主盛主稍主三之肉祭肉明日祭尸之後祭祭之於戒迎祭祭祭

小寒大寒中氣也雨水驚蟄春氣也春分清明穀雨中氣也立夏小滿夏氣也芒種夏至中氣也小暑大暑中氣也立秋處暑秋氣也白露秋分中氣也寒露霜降中氣也立冬小雪大雪中氣也冬至小寒中氣也大寒中氣也凡中氣皆在月半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盤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逃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遊於水上近於水故云魚上冰也陳氏集說曰來自南而北也廷華集集說訓鷹乃祭鳥云鷹祭先飲食者此祭魚亦當如之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旗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上衣於既反）

訂義註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廈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王謂冠飾反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芒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亦無考始存之）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

時為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
皮弁以日視朝於此皆殊
月令

個堂也同也氏也以用也冬也謂云冬也
大北偏東而南云然故云玄端象北方之色
夫明而路鸞云蕤賓取虞路鸞也路車也言其氏也路車朔朔故北
三古風即所以及鸞名則今有堂於云堂北大偏之玉是佩上云冬耳知既虞則四
隊之玉是佩上云冬耳知既虞則四
懸佩上所者為朱夏者非云氏知堂寢偏者北
於玉有佩之龍冬言周周鸞之聽聽者北
衡上蒐玉衡者云也其也路車朔朔故北
上以衡之横出玄五有云故者皆竟明偏
坐蒐下名者虞則文鸞有知明堂次明近則疏也
之為有也冠人春者故鸞是堂不遥堂北順也
而衡雙佩飾賦青春不和有位於太與也氣則
下横璜玉即云秋言言之虞云五廟大然也順
以置于之晃九白鸞青節氏鸞南次廟則云時
雙於嬪制之所可則而而之車之遥大此青食
衡上珠案旒服知夏云師車有室大寢是陽與
懸以以韠及玉也秋鸞之也虞中寢制明立云

其極寒故食火當方之殺以減殺牲也
牲云器疏首刮錄之寒物寒也
為文決理麤疏直而有
衣服皆有取於殷時而有
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為非周之制者周之也此車下與周禮
祀戎服又織卑服各有殊時令也此十二變通遥也而出也此車為制
虞夏之衣服各取其事不以四時變馬非周之制者周之也此車為制
不純用殷禮朝則各以其事不以四時變馬非周之制者周之也此車為制
云而有殷時令也此十二變通遥也而出也此車為制
故祀戎織

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
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
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
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
之左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
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
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
夫於朝 毛氏奇齡反遲音稚後同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三
訂義註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
也迎春祭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
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迎郊五十里賞謂有功
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疏案周禮大
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
事者大史職文鄭註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
冬十一月中氣在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謂之一歲朔數十二月之朔一周亦
十二日謂之為年此是歲年相對故爾雅曰
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也相去則然是也
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門內以具賞賜也
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三是
公卿大夫庶在治事之朝故云大詢衆庶聽斷罪
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
人之處也疏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
事是月也以立春者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
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
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為正月之節有在十
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春之事先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
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者故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三
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盛德在木者天
以覆蓋生氏為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為生天
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此立春
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立夏立
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
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冬
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
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

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皆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疑義註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疏蒼帝靈威仰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為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為靈威仰之靈德也說解上昊天帝盛德則靈威仰之德也說解上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相息亮反　當丁浪反

訂義註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疏天子之相也五年傳云公者是三公相王之日陝而東者召公主之一相陝而西者呂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而已謂之相故文記云為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五傳閒元年言卜雒之事也疏此因上天子迎春及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

疑義註德善教也令時禁也遂猶達也疏遂是達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公謂無功無德之徒不

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為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偏

疑義註德善教也令時禁也遂猶達也疏遂是達謂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公謂無功無德之徒不廷華案德以仁愛言令以法制禁令言和令以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疑義註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疏蒼帝靈威仰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則服之而無聖其說極確通達之義尚隔一膜顯忠遂良之遂則尤無涉也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訂義註典六典法八法也經紀謂天文迭退度數疏迎春既還行賞已畢乃命天史之官司主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天左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以初為常者初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為常行故云以初為常

疑義註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具屬焉相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疏云離猶偶之儷也知不失儷禮有儷皮是配偶故云猶儷偶之儷云焉相式保章氏掌天文者焉相也保章皆中士二人焉相式保章氏序事鄭註焉猶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變雖與常天文之序保章氏不同焉相視也保章氏序事鄭註保守也

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末備非常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勞既耕而晏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疏云置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勤農非乃於參御二既親執戒於置車右器未卸須近王身但明王之已非實農人故不近器也云帝籍所以為帝之齋盛者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耕籍千畝以共齋盛故云帝籍千畝以共粢盛於是乎出是也云大寢路寢同者國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即齋宮百官各即其齋前五日先王即位不親聽事齋宮百官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上帝之後始耕亲周語先時九日大史告時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日大史告以立春之日在前以待王之齋日王即齋宮百官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上帝之後始耕亲周語先時九日大史告時先立春日也謂先

田之未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措置也御者皆是王參來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未嘗於參來保介及御者之間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耕籍田也金革金氏曰保介臣工詩云嗟嗟保介非車右也

疑義註上帝太微之帝也保猶衣也介甲也疏卽特牲云卽之又云卽一也卽三王之至卽特牲云卽之用辛也迎長日之至卽註凡為齋戒自三日之至卽一也用夏正郊云長日之至卽註引易說云言卽以為二祭是一也故此註謂以上辛卽祈穀祭天而後耕卽祈穀祭地而後耕

事昔則此祈穀是祈穀之後即明堂耕此云上帝太微之帝與郊而後耕此云上帝太微之帝即所耕帝之中有五帝是總名也云帝太微之帝即所耕帝之中有五帝是總名也云帝太微之帝即所耕帝之中有五帝是總名也云

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令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為陰從下起上嚮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為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為坤坤體在上乾為天坤為地令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天上故云地氣上騰其實十月天氣上騰者以十月陽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土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為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為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凝凍寒氣逼物地以在下故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命田東郊之意也舉直謂封疆經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疏知田謂田畯故如田畯令各田畯以其耕田之時命其東作東郊郊歲以時入其氣象起事於東方都為始時至氣致而居者以命其東郊也井四為井井間有洫洫間有澮澮以通水注川者也此術職文序術職有此文故引之以證農田之事以授二耕之尚書傳云古者八家共井分田各百畝公田十畝在中央八家各得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是其事也詩云田畯至喜謂田畯勸農之辭也周禮遂人職云凡治野以遂人之法經野分夫溝洫澮川之制以達於畿以作甸稍縣都之地域而封溝之以正其疆界以令貢賦以均齊其政事以安其民庶以興其功利以生其財用以足其衣食以厚其生養以教其德俗以成其人民以和其好惡以平其慶賞以威其刑罰以糾其守長以合其比閭族黨以連其聯隊以整其軍旅以作其同異以別其貴賤以等其爵位以正其班事以辨其貢職以制其畜牧以任其力事以時器械以飭其材用以通財賄以利邦國以便民事以除其害以興其利以同其好惡以防其淫侈以節其衣服以和其飲食以導其哀樂以糾其過惡以強其道藝以造其法則以尊賢制爵位以賞有德以親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陂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訂義註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周禮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令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相視之田事以下說所以

或乃不有疏戒舉措重手均直謂經學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尋均正直之中故云斗直謂經遂云夏小正曰農率別田畯均田則審端徑遂也疏於是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事命遣田畯官舍於郊之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註義註為仲春將釋菜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為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為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為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為主爾於仲丁季春正言樂者則以樂為陽氣於此習合所以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容固無所偏主也且孟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給矣上亦謂之習者以釋菜之禮為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丁則上旬之丁也仲丁則中旬之丁也舞欲與樂皆習之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日以合樂之大一旬之內非一日可為故也孟春不言日則以方興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日而非文明故也唯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與禮不止於聲容而又備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而已然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而必入學諸以學為教人之所故也故於習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於者以無於合故也或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蓋謂之師則於樂之事能正之而已謂之師則於樂之道攸為之師焉則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師可知矣廷華案盧陵胡氏曰以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不言然以大合吹雅之則亦命於樂師可知矣廷華案盧陵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文王世子曰釋菜不舞則仲春習舞釋菜二事非一事其說雖似但文旨詘

子乃始立學之初尚未習舞故不舞耳要之釋菜或有舞不舞之別是未可知若文王世子則非確據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訂義註脩昔重祭禮歲始着録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疏此一節論此春為四時之首當修祀典及祭山川之事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餘月之時牲皆用牝惟此月不用故註以為傷妊生之類者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訂義註木盛德所在旺盛華条木始生故不伐非也始存以備一說一覆巢以下為傷萌幼之類毋聚與置為妨農之始掩埋為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疏禁止伐木者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揉斧斤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材用者

雖非冬時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餘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時故設戒也若文王世子則其天鳥之巢則覆之故碧蘇氏云掌覆天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天謂生而已出者故魯語云獸長麝天此飛鳥謂初飛之鳥故註以為傷萌幼之類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卵庖人秋行犢麝是也掩骼埋胔者蜡氏云掌除骴胔骴謂人胔謂鳥獸司農云骴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註從司農義也骼言掩胔言埋互言耳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疑義疏其非是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鄭註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禁之說詳山虞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訂義註兵逆生氣不可從我始者為客不利主人則可毋變為以陰政犯陽絶易剛柔之宜毋亂為仁之時而舉義事

疏起兵伐人皆謂之客敵來攻擊得者謂之主此

經云兵戎不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應云兵主人也主人不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應云兵主人也主人既興兵攻來我我不得不興兵攻之主人則可變客既先起之主人則有理陰陽恐人斷之紀之道恐其逆亂故云無變天之道地利天時而舉義事人之事天之道日與地之道日與人之道也盧陵胡氏曰天道若上云日月星辰之類地理若上云土地所宜之類人紀若上云布農事之類陳氏集說曰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舉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

禮記疑義卷十四　月令

天之生道斷絶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其狹也宜哉（延平葉氏但記義未明耳故取二說以明之）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疾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訂義註行夏令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蚤落者生日促恐以火訛相驚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風雨者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四風為災並興者生氣亂惡物茂冬令亥之氣乘之也詳說首種謂稷不疏此風雨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而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

風建不爽丙足演故其少不得少直其應時所以星以風雨少不得少直其應時所以星以風雨故其少不得少直其應時所以星以風雨故其少不得少直其應時所以星以風雨故其

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
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早落地也
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節內三才俱應者多
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建或
先言天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是也或
先言民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先
言地者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為敗是也所以然
者為害重者則在先言之為害輕者後言之大
略於文可以意得次第其輕重無義例也皇氏
曲為別說非經之旨施令失所亦惟有二才應

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早煖氣早來蟲蝗
為害大早煖氣並為天災如是之類是也以施
令失所惟二才應就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
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不為義例也行
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至如春夏及秋施
令有失氣未為應惟在當年則孟春行夏令雨
水不時草木早落之類是也若其冬時失令則
氣應在於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
瓠不成行春令蝗蟲為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
時又非蝗蟲為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錄記之人

序行令之時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
春舉夏為始仲春舉秋為始季春舉冬為始至
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
則舉秋為始仲夏舉冬為始季夏舉春為始以
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說也朱子曰是人行
此令則召天之災（注草案令字當以此說為順）

禮記疑義卷十五　二冊　令第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訂義註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疏從奎五度至胃六度）

度在戌斂而總曰降婁斂也言萬物一降日落一度而收斂也降下也降者斗星隨天而轉一周而過一辰也夜云弧轉一在輿鬼南行一度故正斗上者建寅二月建云建星非二十八宿之名直是星之別號若熊氏說云建星近斗二十八宿之間有三宿而昏明舉度與弧星同舉其近者而言之耳弧星在井南一度昏非十度中旦箕斗之中故舉弧建定其昏旦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訂義註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疏云則夾鍾上生夾鍾五寸七百二十九分之四百五十六取三分益一分就夾鍾五寸之中又於七百二十九分之中取一分三百二十四分益一分為實一百八十分為法實如法得一寸又於法中細分之一寸為四寸細分之一寸為一百分之一分為一千分之一分為一百分之一分為一千分之一分為一百分之一分為一千分之一分

始雨水挑始華倉庚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倉庚鶬黃也鴽化為鶉

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說事言之北時候遲氣之早中令

說為鶉鳥之日挑始為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

又云夏鳩小化為鷹正月鷹祭鳥之時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

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蟲

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草腐為螢蓋雖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四

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鳥言化於

腐草蔣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腐

之為鳩鳥之為鷹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

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蔣雉飛物也蛤蜃潛

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

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訂義註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始雨水挑始華倉庚鴽化為鶉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倉庚鶬黃也鴽化為鶉

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說事言之北時候遲氣之早中令

說為鶉鳥之日挑始為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

又云夏鳩小化為鷹正月鷹祭鳥之時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

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蟲

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草腐為螢蓋雖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四

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鳥言化於

腐草蔣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腐

之為鳩鳥之為鷹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

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蔣雉飛物也蛤蜃潛

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

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訂義註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者圉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訂義註安萌以下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省圉圄順陽寬也省減也圉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神疏后土者五官之后土即社也與左傳修十五年云君

禮記疏義卷十五　月令　一

疑后土者別也云圉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圄土說曰圄圄何代之獄鳥氏答曰月令秦吉則夏殷曰若虞舜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桎者秦漢曰桎在足曰桎者崇字因云上罪梏拲而桎拲連文故知梏亦在手則桎在足也云肆謂死刑暴尸者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故

禮記疏義卷十五　月令　二

周禮鄉士縣士發而殺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留尸而禁其陳肆者陽氣盛是大逆不孝罪甚之故容得春時殺之義則理之故禁其陳肆也云該在內陳氏禁說曰安謂無所推斬存亦安也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厳陵方氏曰祭社必有稷不言稷可知

疑義註祀社日用甲后土句龍配祀之人又為后土之龍官也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后土社也日之始也后土社也祀社日用甲與郊特牲云祀社用甲同義也成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周公

禮記疏義卷十五　月令　三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訂義註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妻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

禮記疏義卷十五　月令　四

得天材蔡邕以為禖者尊也謂尊高禖神是高辛已前稽有高辛氏而拾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留尸而禁其陳肆者陽氣盛是大逆無道也故容得春時殺之義則理之故禁其陳肆也云該在內陳氏禁說曰安謂無所推斬存亦安也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厳陵方氏曰祭社必有稷不言稷可知

疑義註祀社日用甲后土句龍配祀之人又為后土之龍官也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后土社也日之始也后土社也祀社日用甲與郊特牲云祀社用甲同義也成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周公

禮記疏義卷十五　月令　五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訂義註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妻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

禮記疏義卷十五　月令　六

得天材蔡邕以為禖者尊也謂尊高禖神是高辛已前稽有高辛氏而拾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留尸而禁其陳肆者陽氣盛是大逆無道也故容得春時殺之義則理之故禁其陳肆也云該在內陳氏禁說曰安謂無所推斬存亦安也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厳陵方氏曰祭社必有稷不言稷可知

疑義註祀社日用甲后土句龍配祀之人又為后土之龍官也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后土社也日之始也后土社也祀社日用甲與郊特牲云祀社用甲同義也成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周公

此用太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云變媒言禖神之使及諏周古者本伏犧制以為媒者其人是謀合異類之本故周禮媒氏職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之本故周禮媒氏職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之本故周禮媒氏職註媒之言謀也

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蟄蟲戒動啟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啟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蓋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

日夜分則同度黃鈞衝石角斗甬正權概

訂義註困盡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

禮記疏義卷十五　月令

之也大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搏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角斗甬今斛也搏銓曰權概平斗解者當說平當平均人君於物總同角正皆謂度黃鈞衡之等之時而平正用北斗之尾星夜半建子之所指也

訂義註困盡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妨農之事

禮記疏義卷十五　月令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

訂義註舍猶止也困盡蟄啟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九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疏案十八年左傳云晉州綽以救閻是郤城門之閒相對文又此耕者少舍謂庶人庶人葦門而已故以為竹葦云九廟前曰廟後曰寢者廟是接神之處其咸蕩故在前寢尤祕所藏之物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但云室有東西廂曰廟室東西有室曰寢是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訂義註順陽養物也言水曰陂池以漁者言山林以田者

言皆以迓生物之理也陳氏集說曰流水陽也二者之禁皆為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訂義註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鑿冰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祀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魚炙啟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

禮記疑義　卷十五　月令

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詩豳風七月獻羔祭韭故知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鑿冰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祀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魚炙啟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禮記疑義　卷十五　月令

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訂義註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為季春將習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陽流以動春

祝注前引鄭目錄云周武王以
月令命其樂事正此月也則命
天子順天行之故者夏以乃命仲春習舞習合禮樂之樂
也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其音宮律中大蔟其數八其事
耆欲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其帝炎帝其用牝牡其
飲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其音角其數八其事貌其味酸
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其帝炎帝其用牝牡其飲食麥與
羊其器疏以達其音角其數八其事貌
疏仲春云日在奎昏翼中此孟夏云日在畢昏翼中者
以仲春建卯之月日在奎昏中則翼星見於午上仲夏建
巳之月日在畢昏中則翼星見於午中是翼星漸南故
仲春云翼中仲夏云翼中也仲春云其音角此孟夏云
其音宮者以仲春木王木聲為角仲夏火王火聲為宮
是其義也仲春云其數八此孟夏云其數八者以仲春
木王木數八仲夏火王火數七而云八者以火生數二
成數七土生數五成數十而云八者以土生數五成數
十而云八者以土生數五成數十而云八者以土生數五
成數十而云八者以土生數五成數十而云八者以土生
數五成數十而云八者以土生數五成數十而云八者以
土生數五成數十而云八者以土生數五成數十而云八
者以土生數五成數十而云八者以土生數五成數十而
云八者以

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蝗氣早來蟲螟為害

訂義註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昴主邊兵畢主雨昴見雨畢好雨昴見兵征金氣動也畢仄滿邊兵陽氣不勝天災參乃不熱地災民多相掠人災也國乃大旱燥氣早來天災蟲螟為害地災也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災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熱其災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訂義註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謂三統曆云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案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奎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又云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中旦牽牛中者從牽牛之初至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訂義註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語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南呂六二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收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奇二寸三分寸之一者為三寸二分總二十八分之一為一寸三分寸之二十一分之一為一寸三分寸之二十七分之二十八分以九分為一寸二十七分之一云周語曰至納賓語註謹考神納賓者案周語曰姑洗之物考神納賓（姑洗之物修絜百物故考神納賓）

桐始華田鼠化為駕虹始見蓴始生（蓴作鞠註誤）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駕鵪也其大者曰鶉疏謂鶉也郭景純云鵪也青州呼鵪也北註毋當作母母音無下謂母也聲相近字誤耳字作毋

云堵緑謂之虹雌者曰蜺雄謂之虹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合之氣純陽則虹不見若雲霧雨日照而滴則虹生云薛其大者曰薛雲薛猶引也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霧雨日照而滴則虹生云薛其大者曰薛雲薛猶引也江水中浮薛也江東謂之薛雅釋天文郭景純云今人呼虹為薛一名蝃蝀大者名蘇九云江東名虹為薛易乾鑿度云陰陽之氣交錯為虹霓日氏云及歸舊形謂之化紫易乾鑿度云陰陽之氣交錯為虹霓日氏云及歸舊形謂之化紫迫變化為虹霓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雄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訂義註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訂義註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十七

疑義註先帝大嶵之屬

訂義註萬於神生故謂之先帝大嶵之屬

蓋萬鄭註山司服云祀天神服大裘而冕祭五帝亦如之祀大地祇服大裘而冕祭四望山川亦如之祀先蠶服衣祭始蠶之神與祭天同服大裘而冕祭五帝自服大裘而冕祭四望山川各服其衣與祭同色玩鞠衣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嶵之屬者以其時祭大言帝故不言上帝知非天帝也大嶵之屬者以其時祭大言帝故不言上帝知非天帝也鞠衣黃桑之服也云先帝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古反
訂義註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疏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之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訂義註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疏無財曰貧無親曰窮皆無
曰乏不繼曰絶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皆無謂

禮記疑義卷二五　月令　十九

之乏絶謂王者勸勉初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絶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俊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聞達華宗註疏說是矣又方氏謂名士禮賢者使聘問非帛以出帛帛將以聘名士禮賢之耳若以出帛非其說也俟後儒有以天下也其不及者又勉諸侯行之耳謂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此季春之時不得用之則與下賜貧窮等不義疑義疏敦藏曰倉未藏曰廩案詳地官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路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訂義註為為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罘罘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今月令曰置罘為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今月令曰置罘為罟郭景純云罝猶迮也迮謂迫之也罝罘一也罘罝一也罘罝皆罟名爾雅釋文孫炎云罝罘兔罟也李巡云罝罘網也舍人云罝罘覆車也是罝罘為獸罟也孫炎云罝罘覆車也是罝罘為獸罟也

西九綿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綿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疑義註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

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則不得出近郊之內無所用也若近郊之門近郊之門亦可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之時所在之處此是指之宮室所在亦是羅細毒林菜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有羅網毒林菜及空閒之處得

月令

及毒藥所施

延華桑此桑椹九門未審當以陸說為是註未盡也

的疏說尤率合此桑椹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蘧筐后妃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敖惰

訂義註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降桑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

突云鳴鳩自關而東謂之鵴自關而西謂之鶻陳江淮之間謂之鳲鳩或謂之擊穀或謂之鴶鵴非也桑方言註趨縣蠶薄柱也宋楚謂之拙齊謂之鵴陳江淮之間謂之鳲鳩自關而西謂之鶻或東或西南北通語也自關而東謂之鵴或

子宰云帥外内之命婦言内命則未出嫁者不在焉
鄭註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正曰妇子始蚕執养宫事者分之證明子女養
蠶之事云無觀無觀為飾之事故蠶之以示法登成祥詁
疑義註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蹔女御亦在焉
廷華案蠶事通上下婦當合内外日民言註蹔
俱未的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禮記疑義卷五　月令　三三

訂義註二
舍也並謂物善惡之備法也幹器之木也凡幹
幹有當用脂良善也蹔周禮考工記無工師知
工稍工此稱工師者言此等故知司空掌之
故云審五庫之量五庫者熊氏云各以類相從
金錢云審為一庫戎革筋為一庫羽箭為一庫
木者技巧人掌作弓矢凡斫幹故知幹弓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
上心

訂義註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
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
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送之
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
令煞於時作為為詐偽液蹔
角段和漬筋柔於南故於
秋令三材者秋時陰陽氣
角在内面筋在外面幹在
之體冬氣凝寒物皆水實
堅強云之爲者用時非一
有時以沏水有時以凝人
時良則不蹔也言於此之時天
物當依治理之時監工之
作器物當依器序無得悖
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
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
大夫親仕視之

訂義註大合樂者所以助
疑義註其禮亡今天子以
代之
廷華案註謂其禮亡是矣
率合也夫所謂大合樂者

合吹土音聲者別大射鄉射音器且不其格況乎辨以為代之失之遠矣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力追反

訂義註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繁在庶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北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疏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遊此繁牧之北於牧田之中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三三

就牝而合之其在庶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者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先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不欠少與否又備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多陽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訂磔禳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祓除之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萌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訂義註寒且肅且之氣恐以水訛相驚多疫無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熱也沈陰淫雨戊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疏雨三日以上為霖

隱公九年疏天多沈陰左傳文

草並起人災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　三六

訂義註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疏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

去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
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
六度十秒元嘉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
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
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畢者按律曆志立夏日
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躔在畢十二度畢有
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
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土行星十度張十八
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三
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

其日丙丁

訂義註兩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
萬物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
名焉易曰離乎火其相見乎離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訂義註此亦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
有功者也炎帝太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
黎為火官為祝融杜註云祝融明銳

其蟲羽其音徵

訂義註衆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三分宮去一
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
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
之疏三分宮去一以生徵者去二十七餘有二
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徵清少為極清徵數五
少為清羽數最少為極清徵清事之象者清徵
清徵數次少為徵清徵清徵亦為事四也

律中中呂

訂義註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
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
中氣疏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寸三分寸之一
呂於無射四寸有六之內取三百四十五寸二
百二十分寸之一為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分之
一總之為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之一除之
餘有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六分之一通前為二
萬四千六百八十寸九千六百六十寸之萬三
千九百一十二分之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分
之一生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分之一萬九千
九百六十分之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之一
生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分之一萬九千九百
六十分之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之一生十
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分之一萬九千九百六十
分之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之一生十一萬
六千六百一十分之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分之
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之一生十一萬六千
六百一十分之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分之一萬
三千八百一十五分之一生十一萬六千六百
一十分之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分之一萬三千
八百一十五分之一生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
分之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分之一萬三千八百
一十五分之一生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分之
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分之一萬三千八百一十
五分之一生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分之一萬
九千九百六十

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十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其數七

訂義註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苦其臭焦

訂義註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奥東

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牲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尸之禮

上云祀竈之與謂廟門外西室之奥以祀戶在室內故祭於戶之西室之奥云先席於奥西北上之物故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按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禮文云先席於奥西北上之物故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也竈陘謂竈上為之設主人東面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俎奠此謂載俎於主人之左肝皆兩上之物故主位西南者盛於俎南者盛於盆

上祀戶云祭肺三肺一肝一祭為尚祭三也此醴實於爵二者始於一祭又扱再祭云既祭撤之前者筵前謂初設廟室奧之更陳牲俎設饌於廟門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泰稷也此配竈之神而祭之婦人設於俎南北北上云祭黍或云無黍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祭必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於三故也二者亦上祀戶之禮

蛙蝘

訂義註皆祀時候也蛙蝘也鄭司農註云蝘代蝘蜓也玄謂蝘今守宮是也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三十

正又云玉黃秀故鄭以為疑二意一疑玉瓜是玉黃與黍黃生疑玉黃生者此云玉瓜又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俗皆倣此

疑玉瓜莖翠嘗莖本文今云玉黃秀未聞孰是凡有疑云未聞孰是之與秀其實

疑義卷十五

瓜莖翠嘗莖本文今玉瓜則鄭註莖翠者未生之瓜為瓜王即今之黃瓜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也瓜五月未可食其適見九江建昌二

志皆云玉瓜以其最先熟為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又云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為今之黃瓜菓絫非也且引王瓜與玉瓜何與疏又疑為一物安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俟考未知孰是

楚茨並以疑存之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訂義註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莢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麤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滋長疏路與脈言朱騵與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騵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騵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謂色深故云赤旌旗雖人功所為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註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天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行爵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按上迎春云三公九卿大夫迎夏云三公九卿諸侯既不帥諸侯而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鄭解其意云言或則容有在遠封之冀氏以為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京師故得封者鄭云或然在京師諸侯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及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遠時則來非迎夏往及暫時之事不應迎時引祭統以下證之也

禮記疑義　卷十五　月令

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行賞也

延華菜不言帥諸侯蓋文有詳略曲為之說則鑿又分封原無定期應封則封之已耳祭統言嘗出田邑應出之時也此言封諸侯是應封之時也孟秋言不封諸侯是不應封之時也祭統言出田邑而不言國是司勳所謂加田賞地也為得即以為封諸侯即如其說以為封諸侯矣則嘗時之封與此迎夏之封本可並行不悖鄭何所據謂嘗時有封此迎夏遂不當有封又下孟秋言妨封嘗在仲秋則有封合而言之不過

曰秋本不當封蜜祭則亦可封二者亦似不相悖況此與祭統並後世之文何獨是彼而非此又況祭統本不言國耶況所謂封者以其未為諸侯而封之為諸侯則其人本在公卿大夫仲與諸侯之在不在何陳而必曲以求合耶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訂義註為將飲酎

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訂義註贊傑俊以下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是也

禮記疑義參十五　月令

古必當使順之也

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禮記疑義參十五　月令

訂義註繼且增者謂草木盛蕃廡壞墮亦為逆時氣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殺

禮記疑義參十五　月令

訂義註初服暑服嚴陵氏曰締以涼而可以禦暑裘以溫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

言始締盖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訂義註命重敕之命司徒急趨於農也縣鄙地官送人職云五家為隣五鄙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為遂之爲今云縣鄙者故鄭荅云鄙也

遂之爲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於囿毋流於樂毋舍於成毋淫於觀毋般於遊毋敖於戲毋溺於酒毋耽於色毋偏於辟毋怠於政毋荒於嗜欲之爲今月令

疑義註今月令休為伏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訂義註驅獸為傷蕃庶之氣陳氏集說曰夏獵

毋害五穀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獵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訂義註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陳氏集說曰登司之於場也嚴陵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訂義註聚畜者蕃庶之時毒氣盛稽說云靡草蘼蕪之爲於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環隨自相違似非出輕繫寬以待秋之爲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統以下者證此耳不當斷薄刑決小罪靡草引荅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穀以養民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盤畜在益夏穀所以享之故救敗在孟秋所謂亭毒亭之以

溫涼毒之以寒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荅邑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於五罰之類鄭氏引草文則墨蓋非是然則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

慧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疑義註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

稅者收於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牧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之賦之稅以桑為多均者賦多言桑收少稅則賦時少以貴賤長多幼少皆自

如一婦之者謂公卿大夫之妻出入貴賤則異也計畝為稅一畝之稅十畝為稅皆同

謂一婦之者謂公卿大夫之妻出入貴賤則異也計畝為稅一畝之稅十畝為稅皆同

禮記疑義卷十五　月令

入以供祭服當公桑蠶室而蠶於公桑蠶室而蠶於公桑蠶室而蠶於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訂義註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若雨以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蚤枯長日促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宜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疏苦雨數來

禮記疑義表十五　月令　三九

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早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爲一事也蝗蟲爲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包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爲人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通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小國入保同義鄙則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而爲害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若是而已惑肅敬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其城郭則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爲蟲殘物之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而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之爲災若特殘其末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禮記疑義表十五　月令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第六　三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訂義註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疏參三統曆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六日一百一十九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五日在井三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尾五度中旦室五度中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疑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之一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說應鍾非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十二分寸之一十為四寸三十七分寸之二十其二十一分為八十一分益一以一六十分有四十五分之一為六寸四十九分寸之四十為八寸十分寸之一

訂義註助長氣也疏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
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
也山陰陸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老可知義大
化有四序生夏壯佼秋老冬死亡
是月也命樂師修鞉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羽
調竽笙篪黃鍾磬柷敔
訂義註為將大雩帝習樂也修均執調均者治
其器物習其事之言疏修者理舊物均者均
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平聲執者操持營為調
音曲均者整頓器物故疏樂師掌教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振之旁耳還自擊鄭
註云鼓謂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三
註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鞉之屬也鞉鼓者則
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鼗鼓神祀之屬也劉熙
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鞉裨也裨助鼓節
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
琴之謂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
寸六分五弦劉熙釋名云施弦張之瑟者釋樂
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樂布如灑出郭景
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
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簫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謂
純云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今賣餡餅所吹者劉熙釋名簫蕭也干
盾也戈矛也戈鉤刃戰羽為羽舞皇舞
管端大者計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
生笐笐者釋樂云大笐謂之沂郭景純云笐以竹
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四
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註周禮云笐七空
釋名云笐啼也聲如嬰兒啼篪竹名也
氣鼓之而為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
鐘者紊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內
空受氣多聲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覽以玉
石為之釋名磬罄也聲堅罄然柷者釋樂云
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景純云柷如漆桶方二尺
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
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
郭景純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

木長尺標之嚴陵方氏曰絲竹之器文必均調餘實修飭之而已馬氏曰箭植簨於柎等筍

植簨於簴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訂義註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自鄶禪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古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

月令

五

禮記疑義卷十六

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終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疏以四月龍見而雩雩之祭者雩祭時不旱亦為雩祭云雩以吁嗟求雨災則吁嗟求而請之類旱久是大災故大雩九月大雩僖二十一年秋大雩一年夏大旱雩十月大雩僖二十一年冬大旱雩十一月大雩二年秋大雩三年秋大雩宣十一年秋大雩七月大雩十四年秋大雩八月大雩襄三年秋大雩十月大雩五年秋大雩九月大雩昭二十五年秋大雩七月大雩定元年秋大雩七月大雩哀十六年秋大雩七月大雩僖二十一年秋大雩七月大雩文二年秋大雩七月大雩宣十一年秋大雩七月大雩成七年秋大雩七月大雩襄三十年秋大雩七

說旱考異郡說云凡旱正雩者皆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大雩旱也傳云旱得禮故定元年秋大雩非正也案玉藻云至於八月不雨乃雩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鄭釋奠說云疾從子穀梁之義雩山川以大禱過自隕命說者以為雩祭疏引九雩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百源及三始大雩帝是也夏公羊說旱是也雖不雨日旱公穀二家之義雩山川以熱禱所以祈穀實也故云用盛樂者為民祈穀之義也故先為民大雩帝用上鞉鞞之等故云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

疑義註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疏云雩南郊之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為數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自外至者無主不當以人帝配之大雩配靈威仰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九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無有發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詠也而歸

迓華黍帝亦昊天上帝言五帝者註之積惧也詳上吁嗟說鑒遠字較可然亦未的以熱考招並存之上公說同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訂義註雛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時說黍是火穀之黍是時說雛同薦之

民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已成矣獨羞含桃以為果之文此獨記之於餘物故特記之於實諸果於特薦

疑義註此嘗雛也疏取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熟明仲夏未熟也

迓華黍此承上以嘗黍言重穀故嘗之雛何必當日嘗雛快也又上明言登黍則就熟者言可知曰薦黍曰未熟是不可解且舊門問毋門閎市毋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濯布門閎市門也此月藍始可刈夏

宗祝重因益其食暴步卜反

訂義註毋艾藍為陽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刈夏

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燒灰為傷大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太陽之事毋閉毋索順陽殺縱不難反之物挺猶覓也踤別佳體初也叢生者火旱栽移則傷損此月蓋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啓灌藍蓼者啓北月蓋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開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蹄蔡云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為閭閉市熱索者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捜索其物益其食挺重田連文皇氏以為增益田之飯食義當然也熊氏以為益羣臣祿食其義非也

訂義註別羣臣班爵祿

游北別羣則黎騰駒駵訂義註別羣臣之政謂春馬之政教也度人職曰掌十有二十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駾攻駒此之謂也校人度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一閑之政教六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又阜馬佚特教駾攻駒三歲曰駒四歲曰騫五歲曰駣六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又阜馬佚特教駾攻駒三歲曰駒四歲曰騫五歲曰駣六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又阜馬佚特教駾攻駒三歲曰駒四歲曰騫五歲曰駣始乘之攻駒謂逐者用之不使甚安其騋駹者來皆之攻駒脉其騋駹者　嚴陵方氏曰別辨者以陰生不欲耗陽也山陰陵氏曰言北則牡可知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訂義註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滋味致和為其氣與此時傷人節且定者微陰狀精不可散也毋刑者罪罰之事不可以開晏安也陰猶安疏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火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感陽氣長者

生於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齋戒所以敬道前陰也處必掩身處猶居也掩身隱翳也陰既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干陰也毋躁者躁動也既不動顯露又不得衆勞以安萌陰也鄭引今月令毋躁為欲靜欲靜則毋躁之義正聲色者歌樂華麗之事為助陰靜故上之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既止聲色故嬪妾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蔡云方齋戒故止色內御之屬勿或有所進也上

從君子齊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陰若不清靜則傷陰與人為病故須定之王肅及蔡氏皆云宴為以安定陰陽之所成

疑義註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疏通卦驗云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夏至人至從八音或調五聲或調之士或調五行或調黃鐘或調律歷或調六律或調陰陽人衆或調正德所行或調律呂或調天下黃鐘選於黃鐘者黜之為差其展其管有聲長調六短吹律者以六調律之管樂之為聲強調皆五音有聲者變金為鐘疾也革為鼓也木石為土管也竹

十一

不羽聲言弘調者聲緩急變凡故黃鐘六調以律之聲五音之商角與徵聲不調五聲之宮動而知聽之可行謂五祭已奏之調律得失而變故不調五聲者宮音之聲神靈之貴賢之氣否調通人君行政善惡五行者謂之星也大略謂陰陽大小之差合散盈虛之變也

曆行者謂之星也大略謂陰陽大小之差合散盈虛之變也

類項樂名云從夏至就八能之士習樂之處謂日冬至之前後協四時作樂以迎日至之聲色與是者以緯周文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云積土為之所以觀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示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景純云榭今之堂隍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甚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訂義註雹凍子之氣乘之也陽為兩陰為脅之凝為雹盛盛攻劫亦雹之類晚熟卵之氣乘之也生日長勝煌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為天獄

主殺早成者生日短疫者天陵之氣來為害也
疏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也民疾於疫人災
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訂義註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
也疏案三統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
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
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
肖十四度中元嘉曆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
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
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林鐘者黃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
寸季夏氣至則林鐘之律應周語曰林鐘和展
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寸疏案律曆志黃鐘長九
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鐘長六寸引周語以下者證林鐘之義故註
云林鐘和展百物即云莫不任肅純恪寸疏案律曆志云林鐘和
而大敬事即云大恪敬言時務事熟有詘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訂義註皆記時鷹學習謂擾搏也夏小正曰六
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疏謂以擾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學物云螢飛
蟲者案擇蟲云螢火即炤也炤者明也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炤也
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
飛在野案爾雅云蟋蟀蟋蟀也孫炎云蜻蛚也梁
國謂蟋蟀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為蟋蟀斯螽非
也鷹乃學習者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
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鴳
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
張逸答曰鷹雖為鳩亦自有與鷹可習矣腐草

為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云化
者蔡氏云鴳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稱化今腐
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稱化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訂義註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訂義註四者甲類案蛟解屬曰甲者以多鱗言之秋乃堅成周
禮曰秋獻龜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
作月令者以為此秋被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

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趣言登者尊之也蟹螯言取蓋物賤也黿皮又可以冒鼓蒲葦之屬此時采刈可取作器物也取蛟引周禮秋獻魚是獻人職文又云凡引川秋時是夏之秋也趣人職云引夏之者證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秋八月之六月故誤書於此言記之者非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訂義註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十五

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令月令四為田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疏官族采薪柴芻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非遠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牲不可大小無常釋詁文也此云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礼百不取福是民力不盡今遂民祈福使之也皆家疏以四監合其是月自命婦官至等給之度論頒穀文章給郊廟之祭祀之服

訂義註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賛正也良善也所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用染者當得其采正善也旗章旌旗汲章識也疏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絲典枲染人掌染五色者鄭皋陶謀曰采施曰色故為染人等此據染帛言之未染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周禮通社旗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長是也良善也疏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晝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帛易為宜此是秦法也若周則於夏旅浸治染練亦至秋乃總染

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行五反下

訂義註毋斬伐(為其味堅刃也凡不可著土將用事氣欲靜大事興役殺以有為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據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

禮記疑義卷六　月令　十七

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生於稼穡特功者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讖厤開張洛泉注土土雖土生寄王四季但中央之間但當生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功云土事故曰農事氣欲靜也土將用事氣欲靜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神農則失稼穡非鄭孔傳曰種曰稼斂曰穡蔡氏記傳曰以稼下解所以稼穡之義也天災之是地天災害者若地動則地受澤致災害也云天動之則致災害說曰天動地開張者引孝經說天為戚已功也天澤之說而詮地受天澤而體得詮盧開張也盧體平順故云開張含泉任萌故能令萌芽滋物泉水歸中任萌者亦承之說也既詮盧繁而盛中歸也地氣發動徵召之令也而待者謂時未順而豫動名以待後時乃使也以妨神農之事者解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也爾時土神用事若逆令召民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也六月主未未直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神農將耕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神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為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特功也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農方特功若人君有舉大事於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天亦殃罰之也犯上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令若干地則是干天也

禮記疑義卷六　月令　十八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鼓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畴可以美土疆

訂義註潤溽謂塗溼也薙謂迾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菜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當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糞可美土潤溽暑澤易行也糞美土文耳土疆強縣之地疏引薙人證芟草時節案薙氏云春始生而萌之夏日生而夷之秋頃而芟之冬日至而掘之夏日生而夷之秋頃而芟之冬日至而掘之子春云萌謂耕反具萌芽鄭康成云萌之者以鎡具斫其生者夷之以鉏鎒迫地芟之也若今耕芟奏白繩芟具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欤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訂義註疑落風欤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遷徙象風轉移物也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蓄瀦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合任之類敗也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鷙者得疾觸之氣也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疏主辰巽巳丁亥是未位巽也疏穀實鮮落謂鮮少堅實都邑之城曰保疏主丙辰戊午庚子午巽主丁巳亥是未位巽也疏穀實鮮落謂鮮少堅實

由風多故也戎云以夏召之以秋氣肅殺故穀鮮絜而堅實也此地災也風多欤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也丘隰水潦及禾稼不熟此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女災人災也亦為水傷含土也以丑未位巽土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為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

中央土其日戊己

害之象地災也

訂義註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也已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之法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舍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疏天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寄一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

在此陳之也

疑義疏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至冬之間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謂星辰在黃道東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日依常行黃道至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為之佐也四時遊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訂義註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

疑義註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后土亦顓頊代之子曰犁烝為土官顓頊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后土句龍為后土后土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后土以宗伯別云后土為社神則不得又為五祀云犁烝也○案詳周禮

其蟲倮

訂義註象物露見不隱藏

疑義註虎豹之屬恒淺毛據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蠃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方蒼言蛇北方玄言龜是不取五蟲也鱗之長者為之長三百六十蟲為之長三百六十蟲為之長介蟲之長謂三百六十蟲為之長毛蟲之長謂三百六十蟲為之長倮蟲之長謂三百六十蟲為之長以人為之長云聖人可以君高明可以象物及云十二月藏者王以仲冬之閒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之閒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東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日依常行黃道至冬春之閒日從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為之佐也四時遊

廷華案虎豹淺毛說詳地官及考工此係自當
以人及蛙蜮之屬言不取五靈亦阿鄭說之曲
耳

其音宮

訂義註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
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
亂則荒其君驕疏云宗伯掌律歷志云五聲始於宮宮
一以五聲中最云以其最濁君象尊故也

律中黃鐘之宮

訂義註黃鐘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

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禮
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疏不云黃鐘最長而黃鐘云
黃鐘之宮最長者十二律轉相生宮聲於諸宮最長而故
云黃鐘之宮也云十二律者黃鐘之調均則黃鐘為宮黃鐘生林鐘為
徵林鐘生太蔟為商太蔟生南呂為羽南呂生姑洗為角此是
各有五聲則此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律律
更互為主聲與黃鐘之宮應者謂季夏土氣至則黃鐘之宮應之
故不云相為宮者證所明十二律循環為宮聲調理則具而北經
則得黃鐘之宮疏引禮運云迭相為宮本云律應者誤也
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鐘之宮聲非
黃鐘一聲也故特云律中黃鐘之宮也黃鐘候
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鐘宮聲與中央土聲
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鐘宮聲以應土耳
非候氣也故賀陽云黃鐘是十一月管何緣復
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
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為宮據律主言之也崔
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為一調
迭相為宮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鐘宮最長為
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
與黃鐘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論候
此月氣之相應耳是以註云季夏氣至則黃鐘

之宮應不直云黃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
言宮者明主為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鐘
之宮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鐘為宮
音相應非為氣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為宮
以證之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
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五二者為無別候
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
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
十八日為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為黃鐘之
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

五分六月用為候氣衆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

其數五

訂義註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主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

訂義註土之臭味凡甘香者皆屬之

其祀中霤祭先心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訂義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內心肺肝各一俎皆如祀戶之禮疏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牖下而在室之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中為中霤而國主社社神則土神也故社稷又為社神註春秋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則土神也故社稷又為社神註春秋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則土神也故社稷又為社神註春秋云家主

疑義註閎讀如紘紘謂中覓象土含物流發義云天子存之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訂義註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疏案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月令 三七

禮記疑義卷十六

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翼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其日庚辛

訂義註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為日名焉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訂義註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帝摯氏之子曰該為金官西方金位相當故曰金天氏實師生乾格元年云該為蓐收是為金神佐秋時萬物收斂而蓐收

其蟲毛

訂義註象物應涼氣而備寒孤貉之屬生毳毛出

其音商

訂義註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溜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 二天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疏案律歷志云徵數五十有四三分之一商數五十有四加十八是商音之溜次於七十二也凡五聲溜者尊清者卑商音之溜次宮宮既為君商則為臣故宮聲也引樂記云者證商臣之義云商亂則陂者謂之以感動人心今清性正是以官司敗壞者也

律中夷則

訂義註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天吕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疏大吕長八寸二百四十一下生夷則故夷則一百四十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又大吕一寸為二百

其數九

訂義註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

禮記義疏卷二十六　月令

其祀門祭先肝

訂義註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楹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統之先祀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肝為陰者以陰氣始於五月其陰中於十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有一月為陽中陰中有陽故云正月始於春為陽中於冬

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

訂義註謁告迎秋者祭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禽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訂義註征之言正也伐也詰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謂之帥士言其人兵

言其當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屬兵則器無不利於用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言其道詰誅暴慢者益以征不義則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圄圉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捕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劉初及)

訂義註順秋氣改尚嚴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瑞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山陰陸氏曰蔡笵曰戊曰傷內曰劉骨曰折骨肉皆絕也傷賂之而已劉然後審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且其瞻視察審如此非直以傷劉折斷深淺大小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也其療之也而愈則其罪又有未減者矣變司寇言理亦以此言必取必於理也前所言刑而已此又以其情取必焉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訂義註黍稷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也順猶服也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謂之帥士言其人兵

審麻今不云牡者皇氏云不云牡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城郭(坏步回反)

訂義註命者順秋氣收斂物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修坏壞秋收斂物當藏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疑義註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邑疏(紫統古者於嘗也出田王者割出田邑以與諸侯及割地之事故云失其義也鄭唯偏

云不封諸侯及割地火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人使毋出大帛為得禮以其非敬之月故也行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

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

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疫疾

訂義註陰勝亥之氣乘之也介甲也甲蟲屬冬

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者十月宿直營室營室

之氣為害也營室主武事早者寅之氣乘之也

雲而以風除也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火者

已之氣乘之也疫疾寒熱所以為者疏柔越語云越伐吳

王使王孫雄請成於越越王許之范蠡不許王

孫雄謂范蠡曰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三三

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為虐

予註稻蟹謂蟹食稻也柔元命包云營室星十

六度主兵革之事也其國乃旱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訂義註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

也疏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

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

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

十一度中柔元嘉曆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

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

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訂義註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

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

曰南呂者贊陽秀物疏下疏

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分二寸為六分更三分分

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大蔟長八寸三分去一

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去一寸六分生南呂三寸

者證南呂之義案周語云越伐吳去蟄二寸在分一寸作三

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陽去二寸有四分在以三

註坤六二也南任也陰佐陽秀成物也陰五寸仍有一寸在故云

之一也引周語曰以下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三四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

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不以中國為居羞謂

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

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

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養也者不盡食也二

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總章大廟西堂當

大室也疏盲風疾風者盲風玄鳥燕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

之候玄鳥至不為仲春時候非一故可以為仲秋候鴻鴈之

屬也故季秋云鴻鴈來賓是不以中

因然為古之聖氏不之遠說在即
鳥居也鳥之聖氏不之遠說在即
者他物之贅近在本
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
以中國也若為君也云珍羞相謂
者近也若為君也云珍羞相謂
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今
丹鳥以為白者以為下至不羞
丹鳥也以為白者以為下至不羞
謂鳥也但未知丹良是何物等
火是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
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
小正說者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訂義註助老氣也行猶賜也橫渠張氏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饋祝嚏正宜用如此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訂義註文謂畫也畫衣而繡裳九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疏經云具飭衣裳謂正也言飭衣裳正理衣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為畫也云祭服之制畫繢而裳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之制畫繢而裳尚書皋陶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以法天地也畫色輕故在衣長衣以短

反刑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別更改造此云循其故上云文繡有恒恒則故也

嚴陵方氏曰青赤為文赤白為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冠帶有常者欲其無所變也言之者以僭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都人士之刺其為是歟

疑義註其飭者謂祭服也祭服之制有量謂朝燕及他服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也有說此云文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文繡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

廷革祭祭服亦有量朝服亦有文繡不當分為

二要之量即承上天小長短言不當曲為之說也又此皆飭之修之作亦其一耳專以作之古人儉德恐不以此為訓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訂義註申重也當謂值其罪說申重也釋詁文言斷決罪人之時必須當值其罪者當謂值所犯之罪經云枉謂違法曲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枉輕是其不當也嚴陵方氏曰蓋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為陽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

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則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杜則在上者不直梏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梏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梏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養瞻肥瘠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三十七

擇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察物色必此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訂義註於烏獸肥充之時宜省視牲也宰視太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養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無神不饗也疏案周禮太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警戒及執事贓滌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太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養者案掌畜職云養犧牲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云養犧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者案掌畜職云凡祭祀共犬牲之互物注云互可食之犬是犬豕曰養此月烏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芻養瞻肥瘠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三十七

天神饗之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難乃旦反

訂義註此難難陽氣也陽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明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昭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嘗麻麻始熟也疏季春及季冬云難陰氣故云難陽氣皆難陰氣恐此亦爽害亦將及人者秋涼之氣迎是涼及熱故害及人者亦將及人云後陽氣應迟至此不得涼云

於陽井氣亦得此月大陵宿直畢鄭云宿值天而行此月共公建在酉之時是昴畢之間故云宿直昴畢也此月建在酉之時是昴畢之間故云宿直昴畢也

訂義註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

訂義註始為禦冬之備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七反

訂義註為禦冬之備

乃勑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訂義註麥者接絕續之穀尤重之穀疏前年秋盡食閒短年秋穀熟時未登是其乏也麥方夏時而紀其乏也夏時人民糧紀之是尤重之者以春稷下種百穀不云勑種麥勑種其紀也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蜎月令時辨各感也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坏音陪沒子澄反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捐小之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疏內如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

訂義註農隙民畢入田野羅祝其災梁曲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趙子曰為收歲入此室處北詩七月之篇仲秋已入室者但以不同

訂義註仲秋之時耘鋤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以入室避災寒所盡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

訂義註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疏內如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田野羅祝其災梁曲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趙子曰為收歲入此室處北詩七月之篇仲秋已入室者但以不同

訂義註仲秋之時耘鋤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以入室避災寒所盡

訂義註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疏內如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田野羅祝其災梁曲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趙子曰為收歲入此室處北詩七月之篇仲秋已入室者但以不同

訂義註仲秋之時耘鋤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以入室避災寒所盡

訂義註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疏內如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田野羅祝其災梁曲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趙子曰為收歲入此室處北詩七月之篇仲秋已入室者但以不同

訂義註仲秋之時耘鋤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以入室避災寒所盡

設水始涸十月冬乃閉之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云云角大辰也角天根見名見而水涸者見東方云天根星也氣盡龍亡之間謂之閒又云雨畢之後初辰也案徐一夔日根見不同者中益辰角見亦校二千餘日漸而非謂畢後五日則見東方朱鳥之首也角見而畢之後十一日有五日天有一元九度餘度日失一度則九月本國語辰角見九月末相去二十二度一元九度餘度日失九月之後初辰也案徐謂根在九月之後初辰角見與孔穎達周語所說此周公之說孔穎達周語所說此周公之說不同者中益辰角見亦校二千餘日漸而非謂畢後五日則見東方朱鳥之首也角見而畢之後十一日有五日天有一元九度餘度日失一度則九月本國語辰角見九月末相去二十二度一元九度餘度日失九月之後初辰也案徐謂根在九月之後初辰角見與孔穎達周語所說此周公之說不同者中益辰角見亦校二千餘日漸而非謂畢後五日則見東方朱鳥之首也角見而畢之後十一日有五日天有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訂義註季秋者日月會於太火而斗建戌之辰也疏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按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并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二十度中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訂義註無射者夾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一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結人之令德示小民軌儀疏按夾鐘之律長二十一寸有奇（十七寸十七分寸之十七下生無射之律長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為分今夾鐘以分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者三分去一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夾鐘三分之則一為八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又以三分之一為六寸三千二百八十七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八十七分之一餘為二千一百六十六分三千二百八十七分之二千一百六十六分為九千七百八十六分餘有八

六十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分之一百六十五百二十四也引鄭語曰以下者證無射之義云宣布語人之令德也註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語人后稷收藏之法儀當及時經種而收藏之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勒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說仲秋以仲秋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季秋云今季秋則過去也猶如也國語云故不客故云賓客止未去也鴻雁來者客止者也大水海也說文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供粢盛之事謂耕於南郊是籍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者以其供神之物穀白神倉祇祭亦敬之者敬者以神倉公羊傳祖有訓爲敬字祇有敬義故云祇亦敬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發令

訂義註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中室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疏於此月之時教命百官貴之與賤無不務內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聚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訂義註備猶盡也要謂定其租稅之簿祇敬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祇亦敬也說文委積之物謂之委稍之物重此粢盛委故內於神倉公羊傳租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義亦同云帝籍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供粢盛之事謂耕於南郊是籍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者以其供神之物穀白神倉祇祭亦敬之者敬者恒以祇有訓爲敬字祇有敬義故云祇亦敬也言敬者恒以祇敬爲心不有怠慢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訂義註霜降而草木黃落蟄蟲咸俯皆墐其戶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訂義註總猶猥卒陳氏集說曰總至凝聚而至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訂義註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疏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此同陳氏祥道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黍稷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

備而後用焉

疑義註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太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謂流禮若祭一帝之饗帝特故云大饗故知遍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遂文故知遍祭天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禮所云禮大饗非指祫祭必是此天禮大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犢牲告具備其文此大饗帝之外別有群神祭之事而卜日若祭帝之外亦饗羣神之事無有所私者書既云遍饗帝卜日大當如疏所引禮器禮器極成之謂帝亦吴天上帝耳註以遍祭五帝為大饗非也至嘗者宗廟秋祭之名註以為常祭羣神不知何據不詳此說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訂義註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國受此法焉貢職所入天子九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賂縣於象魏孤卿大夫士庶皆觀焉謂流禮若祭一帝之饗帝特之時使有司展犢牲告具備其文此大饗與帝遂文故知遍祭五帝也此大饗帝不云不問卜謂此者以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禮所云禮大饗非指祫祭必是此天禮大饗帝

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
廷葦案石梁王氏曰此當以合諸侯制百縣六
字為句註云合諸侯制不可從其說是也蓋制
字若屬上句則百縣為來歲受朔句不幾兌耶
且國家宮室等制已定於始封何必歲歲定之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訂義註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
五戎謂五兵弓矢殳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
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
之疏知王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
非馬也下文云七騶戒駕則知五戎非五

月令六

禮記疑義卷十七

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按周禮
司兵掌五兵鄭司農註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
矛鄭又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一也
弓矢如鄭所云則此註據步卒五兵弓矢六尺六寸
四尺六寸長二尺二寸也三也戈長六尺六寸也
殳長丈二尺五寸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酋矛
長丈二尺夷矛長二丈四尺也故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
非五兵下文云七騶戒駕則知五戎非五

月令

禮記疑義卷十七

訂義註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
五戎謂五兵弓矢殳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
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
之疏知王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
非五兵下文云七騶戒駕則知五戎非五兵者按周禮校人職云掌馬
之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為諸官駕說者也七騶者皇氏云天
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七故為七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騶則
舉以司馬職以下者證司馬之職周禮司馬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旗

月令六

命僕及七騶戒駕載旌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訂義註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陳氏
曰天子馬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一人為七騶既駕之又為之載旗
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旞鄉
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
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疏云七騶謂趣馬掌駕說者
通帛為旐雜帛為旞全羽為旌析羽為旄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
杜以其出兵聚戰故畫此物也全羽為旌謂王建大常皆橦羽為之也其
道車載車也故司常註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振旅者以田猟之車載車
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茂者以草木茂盛則田狩兵者以冬明事備習威儀故
殺以簡閱之故殺以草舍秋教治兵者以冬殺大閱者以冬陰氣方盛
故殺以順殺氣也冬獵因其田獵殺以簡閱之故殺以順殺氣也冬獵因其田獵兵
者以冬明事備習威儀故

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

疑義註僕戎僕及御夫也

戎說車故周禮知僕戎是掌馭及御夫之官戎軍吏載旗註云建旗於軍吏之車使不用車攻及車徒之車驅逆之車也司馬頒物王之建大常以建旗也孤卿之車建旃大夫建物士建旐州里建旟縣鄙建旞道車載旌斿以招搖象鳥星取其疾也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斿其飾也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則載物以招之使民各趨其事也遂人郊里以下皆掌其政令徵其財賦以待國用凡用民力以興耡利甿以時器用財賦之事以令貢賦以均齊民力以生萬民以作起徒役以治溝洫以令貢賦以均齊民力以生萬民以作起徒役以治溝洫以令貢賦以均齊民力以生萬民以作起徒役以治溝洫

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以祭宗廟按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方祭四方報以知然按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方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中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祭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衆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禽以祭四方神於郊也而又塗寒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陳氏集說曰內穴之深廣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訂義註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者天氣殺而萬物成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思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疏春夏陽氣寬施許主人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許不可得者也

月令　十七

禮記疑義卷十七

置者冷惣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思私與之者共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訂義註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疫癘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多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訂義註大水以下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盜賊以下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

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折也暖風以下
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不居者辰宿直角角主
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風以十一月一陽生
內伏於地下因陰在地而行之故云振陰為外也
上故云振陰在地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地上亦
殃敗地災民多疫嘻人災多盜賊遲竟不寧人
災土地分裂地災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
興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亢中旦七星中

訂義註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
之辰也疏按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亢
十三度中旦張八度中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
日在翼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
五度中按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亢一
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亢
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其日壬癸

訂義註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
從黑道閉藏萬物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
又因以為日名焉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訂義註此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
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五龍
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也按帝王世紀云生
而能治水金也又帝顓頊高陽氏振也冠二十
年而佐少皞治十二年而登帝位在十九年云
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也及少皞
氏之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相代為水官脩
及熙二十年云玄冥傳云少皞氏之子曰脩曰
熙為水官脩及熙二十年而佐少皞治十二年
而登帝位在十九年云玄冥傳云少皞氏之子
曰脩曰熙為水官脩及熙二十年而佐少皞治
十二年而登帝位在十九年云玄冥傳云少皞
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脩及熙二十年而佐
少皞治十二年而登帝位在十九年云玄冥傳
云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脩及熙二十
年而佐少皞治十二年而登帝位在十九年云
玄冥傳云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脩及
熙二十年而佐少皞治十二年而登帝位在十
九年云玄冥傳云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
官脩及熙二十年而佐少皞治十二年而登帝
位在十九

按周語百物註神六三用事應當也宿陰當代陽用事百物利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而復始事終也

其數六

訂義註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訂義註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訂義註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

禮記疏義卷十七　月令　十四

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載宗王行自此也行在廟門之西者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載壇東西廣南北亦如之其壇則然若於國門外之壇載壇東西廣南北亦如之其壇隨路所劉而為廣輪尺數同也冬云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黑與夏亦同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訂義註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疏舉之春秋左傳之人曾衰十一年魯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齊戰公喪之格矣不能乎亦死事之義故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如之文伯親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吉兆審卦吉凶釁註今月令曰釁祠祀牢

呂覽太史作卜

訂義註筴蓍也卜兆龜之縣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太史釁龜筴與周異矣說引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筴首謂建寅之月秦以孟冬為歲首謂建亥之月周禮則與此同也謂秦世之吉亦或從不同周禮又云月令秦以孟冬釁龜筴明亦謂秦十月為歲首一釁而已周禮上春一釁而已但一歲首一釁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也周禮則與此月令之註與周禮上春一釁而已但一歲首一釁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也周禮則與此月令之註與周禮不同彼此鄭氏註周禮上春一釁而已但一歲首一釁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也周禮則與此月令之註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為說非也疏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吉兆審卦吉凶釁註今月令曰釁祠祀牢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但釁此龜筴又釁此占兆縣文以占兆語蒙上釁文也

廷華案占兆審卦對舉吉凶則總承上二者言之記文甚明註以吉凶偏屬審卦非也又釁是一事占審是一事說以占兆蒙上釁文謂又釁此縣文亦非也又春官筴人註謂筴短龜長愚辨之詳矣此註又因筴短而謂之賤且謂賤故不貴不知記合龜筴並言釁則其說不足信明矣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訂義註阿黨謂治獄吏以思曲撓相為也疏是
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
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
訂義註九月狄衣至此可以加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冬
訂義註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户可閉閉之窓
牖可塞塞之疏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
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

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含萬物言非一
槩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
為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
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
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
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
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
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
梁塞徑徑

也令使衆戒可守之疏城郭當須
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
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
險阻故云固邊竟仍擬
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
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
飭喪紀辨木材審棺槨之薄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訂義註此亦閉藏之其
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
用又有多少疏其衣裳

製欵多少及棺槨厚薄與在喪次記立壘小大
按鄭註家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
下各有等差又按弓註云墳高四尺益周之士
制外無文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
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
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訂義註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
官之長也效功録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
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
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勤劇也
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不
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諸侯百工造作器物
皆經度程文列度是制度大小小程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程
於祭器故云主於祭器故云者以經度程文列度是制度大小小程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程
○制度之外惟有美材美容受多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
而堅即美而不堅即苶於是之時冬閒無事百工造作器物
恐為淫巧故命工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
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於器善惡牢度程
者謂於牢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
少毋或作為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

是月也天飲烝

疑義註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
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
今天子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
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禮扈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所謂洪時也詩
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與既其天羣子臣諸侯飲
語稱侯於大學者按此大飲事是天子之禮燕禮云天子
大學公堂序諸侯於羣臣也燕禮亦詩云天子燕羣臣
詩云跻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扈民飲酒於序故云
北大學以學也此是云孟以正冬黨正齒位者約束正文必約束也祭也
文者大以學也此是云孟以正冬黨正齒位者約束正文必約束也祭也
國索鬼神謂蜡祭也
按此大體為飲黎禮當用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
與此既大體為飲黎禮當用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
酒既而用鄉公當十年宴是也鄭云王引黨有豆籩
燕享故宜卿大夫及詩者謂大飲是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之事云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毛傳云兩君相飲之時非殺公之禮行

司天禮臣下歲名凱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
今受福無疆也
與羣臣大行飲酒為黍禮以正齒位烝升也升
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陳氏集說曰因
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
廷革柴烝為時祭若因烝祭而飲則記當云烝
大飲今記明言大飲烝則烝又似非時祭但據
儀禮特牲宋人告祭胥此烝又與胥別則註亦
未確也或烝本在上蜡簡於下或本作胥傳寫
悞作烝俱未可知特並以疑存之集說補正曰
時祭但燕同姓而無羣臣當仍以註說為是不

烝字及羣臣字皆註說為得據之以駁陳說況
據特牲少牢俱啁賓賓獨非羣臣鄭臧禮下趙北言
又言烝祭祭記文終之祭也記文不重出也曰烝時祭也蜡與臘
有臘而無蜡之設鄭合而為一非復也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
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疑義註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
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
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伐
割或言臘五文勞農當正屬臣極飲酒正齒位是

也臘索萬物而祭謂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鬼神
以報其歲功也左傳云夫人不失其舊皆謂此
者之謂也左傳云子產對晉人非祭公用之辭
曰昔我先王日月星辰則順之以動植物則生
之以五行取財用則節之以三時君出入則有
鮮原則有牧隰則有衍皆有良田以足民用先
王之法也謂此者之謂也

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即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蜜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爲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爲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註黨正飲酒是

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教在祈年之前然鄭爲大飲之下註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爲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爲夏殷蜡各在已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則計糒耕事也修耒耜其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謹案正義說非也

疏云蜡祭百神則應無神不舉若以此記爲錯則鬼神之所遺多矣則鄭說不足信也要知此是泰法祈年也大割祠也臘也三者各自爲祭息農亦自爲息農但在三祭後行之故連文及之耳要皆非蜡也鄭總謂之蜡既不免於牽合孔又抛去記文臘字而以先祖五祀爲息民之祭則言泰之祭者未聞有此名也至以月令爲放禮則又鄭氏武斷之習也若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謂趙之如鶩耳孔乃以正齒位後言之其說禮不幾成兒戲耶六宗說大宗伯疏詳之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訂義註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以田之禮選狩最備選狩最習射御者將帥言最習備者兼車馬也此經習射御說狩最備說狩禮也孟春之月說云營室中可以出田獵仲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說仲冬教戰之事試天子也故此亦教大閱禮備

是月也乃命冰廣澤梁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訂義註因盛德在水收其稅焉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爲之厲禁以平其守而與其

奠以時大之傾其餘於鴻氏則剥下盈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氏以為天子取怨於下

孟冬行春令則涼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訂義註涼閉以下寅之氣乘之也流亡象蟄蟲動暴風以下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兵起地削申陰氣盛焉故陽氣始種於前孳萌萬物為六氣九德者技彼註十月令

禮記疑義卷十七

養氣伏地始物萌所以養之者若施於人云所精以備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之德此云始萌黃泉中律曆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黃

冰益壯地始坼鵙旦不鳴虎始交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鵙旦求旦之鳥地交猶谷也嚴陵方氏曰前言冰始泮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冰益壯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鵙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解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陰陽之主而不鳴則以得以求故也虎陰

中元嘉曆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訂義註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施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黃

禮記疑義卷十七

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剛柔用厚生惟和九功之德此

金木水火土穀惟寶

訂義註始萌黃泉中律曆志云黃泉者地之下也萌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十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暖其器閎以奄

訂義註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

訂義廷華案下言毋發大衆此言飭死事說似相悖故或疑為衍愚謂禮本有冬狩下毋發者蓋為無故而發者言之與田狩並行而不悖也

疑義註飭軍士戰必有死志疏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事也

禮記集義卷十七　月令

廷華案死事武事也兵出戰危故以死事目之飭即田講武耳註疏以必死之志言在秦或有此事若以理言則第曰講武而已善陣不戰何必言死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閉地氣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墊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訂義註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疏為陽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墊則死人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泄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泄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墊則死人必疾疫非但墊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若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

禮記集義卷十七　月令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訂義註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讖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雖女功奢偽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疏此奄尹奄宮之尹於周則內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為內宰

內竪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內政也宮令則內政也云識出入及開閉之屬者辨經仲申辨經仲申閤謹房室也門謹也疏命奄尹者謂正也謂命奄官正長申重之政令常察門閤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閤房室必外內重閉遠者謂之門閤近者謂之房屋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婦人須事者務治所貿素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婦人無限貴賤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寵之類無有不禁者禁之無得淫巧也

仍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

禮記疏義卷十七　月令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訂義註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秫稻必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稷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稻成是也

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疏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之孰名也於周則為酒正引此大酋為酒正學作酒法或及酒材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正證之其實酒正學故引大酋證之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訂義註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禁止之不詰

訂義註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疏引之者證若不積聚牧斗馬他人取之不詰俗本作收定本作牧

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訂義註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疏食大阪拔鄭註同禮水鹽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禮有水鹽之處謂之澤實無水之處謂之藪草木之實為疏食首爾雅云疏示也其能疏紓言疏食故為草木食也山林疏食栫棘之屬藪澤疏食菱芡之屬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

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訂義註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

也寧安也聲謂樂也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諸生蕩於此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毋躁禁詞也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疑義註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事齋戒以具天地之美以奉宗廟之享是以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故冬至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此言去聲色又相違說此疑義註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事齋戒以具天地之美以奉宗廟之享是以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故冬至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此言去聲色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又追改也

廷華案此記與仲夏記文並有義理註皆以緯書亂之何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蓫也水泉動潤上下蹏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具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蚯蚓結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出穴屈首下鑽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氣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

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蓋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訂義註此其堅成之極時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訂義註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塗閉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訂義註順時氣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訂義註旱者干之氣乘之也氛霧之氣散相亂也雷震氣動也午屬震雨汁二者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兵亦金之氣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竭大火為旱疥癘之病孚甲之象

（流按天文志瓜四星在虛東跨北方虛北方玄武之中）

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蝗蟲為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訂義註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跳按律歷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斗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尾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元九度中大寒日在危十六刻七分旦氐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三度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訂義註大呂者黝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跳按黝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大呂長六寸二十六分寸之二十五下生夾鍾夾鍾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百四十四上生姑洗姑洗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百三十八下生仲呂仲呂長四寸二十六分寸之一百二十四上生蕤賓蕤賓長四寸二十六分寸之一百一十二下生林鍾林鍾長四寸二十分寸之一百一十上生夷則夷則長三寸八十一分寸之一百一十二下生南呂南呂長三寸七十二分寸之一百一十四上生無射無射長三寸四十三分寸之一百一十六下生應鍾應鍾長二寸八十八分寸之一百一十八上生黃鍾黃鍾宮聲而聚物

雁北鄉鵠始巢雄雊雌乳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雊雌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跳雁北鄉故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窩整候雁北鄉鵠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鵠始巢是也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乳者易通卦驗云雞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

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拂
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
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訂義該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
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
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
禮記疑義卷七　月令

磔攘也出猶作也土牛者丑為牛牛可驅止
也送猶畢也疏此月之內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北月
也皇氏以為此月中氣非也
訂義註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
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大疏按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
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而及螭魅物山林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
之祇昇而及螭魅物山林
是歲終以氣司主四時故云四方山川也蓋
祭畢國難下及於民以送故鄭注論語論
鄭云十二月命方相氏帥百隸而索室驅疫鬼
是也
征鳥厲疾
訂義註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
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疏按澤鳥云鷹鵰鵰
令云鷹化為鳩左傳云爽鳩氏司空也郭景純
云鵰鷙鳥也此征鳥者則鵰之謂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訂義註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
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大疏按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
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而及螭魅物山林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
之祇昇而及螭魅物山林
是歲終以氣司主四時故云四方山川也蓋
祭畢國難下及於民以送故鄭注論語論
鄭云十二月命方相氏帥百隸而索室驅疫鬼
是也
訂義該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訂義註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
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
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
禮記疑義卷七　月令

磔攘也出猶作也土牛者丑為牛牛可驅止
也送猶畢也疏此月之內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北月
也皇氏以為此月中氣非也
訂義註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
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大疏按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
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而及螭魅物山林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
之祇昇而及螭魅物山林
是歲終以氣司主四時故云四方山川也蓋
祭畢國難下及於民以送故鄭注論語論
鄭云十二月命方相氏帥百隸而索室驅疫鬼
是也

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等為佐是孟月祭其宗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先鄭云孟月祭宗至此山川等祭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煞山川卑於帝之序無義例也蔔筮之序無義例也煞唯恐非也天廷華蓋神祇天神也曰天之神祇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訂義註天子必親在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稻麥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方盛水腹堅命取冰

禮記疑義卷七　月令

訂義註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日躔日腹者形體腹長故為厚也云此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舉中央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北陸虛危釋天云北陸堅也是北方七宿之道故也言日躔女虛危者以其宗廟之象故云嘗魚也是以王居明堂禮云季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麥仲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既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訂義註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日躔日腹者形體腹長故為厚也云此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舉中央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北陸虛危釋天云北陸堅也是北方七宿之道故也言日躔女虛危者以其宗廟之象故云嘗魚也是以王居明堂禮云季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麥仲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訂義註氷既入而令田官之舍也廣五寸田器之長六尺六寸底長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末下岐相去之間也金鐵為之故云耜鎒之屬者何氏云鎒今之薅鋤有鐵鎒不加待時云之為者以田器非一人也曰斫鋤頭子云齊人謂鎒為斫是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訂義註歲將終與族人大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

禮記疑義卷七　月令

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人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麥仲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訂義註歲將終與族人大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

禮記疑義卷七　月令

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人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麥仲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訂義註歲將終與族人大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

禮記疑義卷七　月令

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人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麥仲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訂義註歲將終與族人大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

篇之吹以緻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
乃更為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訂義註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
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火爨柴以給燎春
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以疏
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為山林川澤之官故知
也薪施於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使
有所用上云薪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
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麤大可
析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
句之文也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
訂義註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
歲也次舍也紀會也疏曰窮於次者謂去年季
冬日次於玄枵從此以來每引移次他辰至此
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於次月窮於紀者
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
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
會於玄枵故云月窮於紀星回於天者謂二十
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
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

星回於天數將幾終也
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
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好有所使
訂義註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務
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儳役儳役之則志散失
業也疏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
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
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
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他皆倣此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
訂義註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疏云共飭
正之故云和六典云典之以經邦國典謂和飭
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則治邦國之六典者則
疑義註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
月則所因於夏殷也疏按大宰職云正月之吉
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
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迓華柔布治雖在正月此十二月則預先酌定

故曰待也鄭賈拋去待字若是月飭之即於是月布之者其義疏矣夏殷說其習見語不足辨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九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訂義註皇天社稷此所與諸侯共之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禮記疑義卷十七　月令

芻豢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山川此所與鄉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疏采地者小宰職云以官府之治叙進小大之政令而頒之以官府之徵令受其幣而入其要以官府之叙受其聲明而傳之以官府之治令而協其事以官府之敘受其成而賞罰之以官府之敘受其會而行其誅殺以官府之敘受其弊而誅其不能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廢置而誅其不法者以官府之敘受其逆而誅其不順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版而誅其不信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傳而誅其不行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貨賄而誅其不敬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賦而誅其不時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貢而誅其不人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材而誅其不物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器而誅其不良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用而誅其不節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式而誅其不法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書而誅其不正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藏而誅其不敬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守而誅其不固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禁而誅其不止者以官府之敘受其令而誅其不從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稽而誅其後期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出而誅其逾時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入而誅其不內者以官府之敘受其事而誅其不勝任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功而誅其不及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賦而誅其不均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政而誅其不平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治而誅其不理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教而誅其不服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學而誅其不帥教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職而誅其廢職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法而誅其亂法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情而誅其偽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辭而誅其不當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訟而誅其不直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獄而誅其不實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禁而誅其犯禁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約而誅其犯約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劑而誅其犯劑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契而誅其犯契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質而誅其犯質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成而誅其犯成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要而誅其犯要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會而誅其犯會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貳而誅其犯貳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參而誅其犯參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聲而誅其犯聲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色而誅其犯色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氣而誅其犯氣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形而誅其犯形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容而誅其犯容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貌而誅其犯貌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象而誅其犯象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數而誅其犯數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度而誅其犯度者以官府之敘受其量而誅其犯量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制而誅其犯制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式而誅其犯式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法而誅其犯法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則而誅其犯則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規而誅其犯規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矩而誅其犯矩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繩而誅其犯繩者以官府之敘受其平而誅其犯平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準而誅其犯準者以官府之敘受其衡而誅其犯衡者以官府之敘受其權而誅其犯權者以官府之敘受其稱而誅其犯稱

延集皇天上帝即大宗伯所謂昊天上帝耳

以綿書亂之誤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訂義註白露二者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鼈蟹入保畏兵辟寒象胎夭傷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初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固疾者生不充性有欠疾也

竝者衆害與大許北水潦以下未之氣乘之也

季夏大雨時行

無為長者盡達者謂此月物也陰氣漸盛陽氣漸衰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出達地上也丑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其出者三月之氣也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有欠疾也猶名也言不名北時雪不降天災也逆之事謂惡之盛也水凍消釋地災也

禮記疑義卷十八　第一子問

吳廷華存疑

鄭氏註　孔穎達疏

曾子問第七　此疏所謂名題故著姓名以顯之其

曾子問孔子弟子曾參　此疏所謂名題故著姓名以顯之其

於別錄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皆執其事而以名反告於大廟既而以其族祔於祖考乃名之

訂義註西階南變於朝夕清靜也禪冕者接神之服也

君薨國政無所不統故將有事宜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士服爵弁服大祀

神也其大人之尸也儿廷臣也

主人君之祖也房中婦人之事所主也卑而下理之階

禮疑作祔為言祔也天子六祔皆以事畢而祔之而諸侯以下則祔後之祔也言祔者取其靖安也

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禪冕明鄉大夫等不神是也此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鄉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大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上賓繼之此上若其鄉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哭位鄉大夫在東方也今乃從擯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若君哭大斂喪大記云鄉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者彼斂故升堂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四

非朔夕哭位此為告世子生故在堂下大祝以下文祝禪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三日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乃夫為之祝主授神故服神冕禪冕祭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則二丈先神質故用偶數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前故令毋哭升奠幣於殯上哭降者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遠上畢遂哭亦降而降階也

疑義疏燕氏云殯東則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先則世謂三祇六鄉為九鄉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色玄是天色也

延篤答子生未有不告周止六鄉九鄉俗秦漢之制以為周禮者妖禮之詳玄纁說詳士冠禮此奠合之過耳

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五

告禪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三日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乃降東反位皆袒子踊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告於五祀小門

訂義註三日自子日也

君事者奉子者拜哭踊君事者奉子者拜哭踊端衰子為之奠亦謂朝夕哭奠也以生時事之也如初謂如子生時也

者以告是時也西於北恐是見子說為莫終云北面於朝如是告是時也若在宮之時無之時告莫之法故云亦謂朝莫如非特告莫之時也莫之法故云亦謂朝莫如非特告莫之時也莫之法故云亦謂朝莫如非特告莫之時也

既警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幸宗人等取見告說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禮畢者蓋以負子名子不與日言非此之謂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偏告及社稷宗廟小牢

訂義註告生也疏此一節因前論問名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者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

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升經當以交神用葬竟又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升經當以交神用葬竟又收受服喪之大事畢攝主亦無復有事故子生則攝主不服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神晃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神晃者未葬尚神晃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執名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祭之子生最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於禰者葬後事神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月不見也三月故不用也

乃見周見乃名故云乃名於禰也從見之人與
令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亲
經自依常禮也以名偏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
名於禰既畢亦命祝史偏告也不言宰命祝
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
相互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云未葬常稱子
某故三日名之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
月乃名也

疑義曰云稱世子止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
越社稷也之既葬而世子止三月而名葬後三
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與社稷相連不
得不告社稷

延華案世子繼體以為宗廟社稷主止則自當
告之互明之說是也又引鄭說而曲為之解謬
矣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見而出祝
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皮
亦如之

訂或註祖奠皆奠幣以
事也諸侯朝天子必神
公冢侯伯子男毳服
心也命者於之以其職
稱載於酒脯也五日者
大八八者祇云諸侯朝天
取祖禰之義於廟中受已之禮於祖禰之廟
五廟行人命祝史告上帝及四方羣神及所
告者也告前宗廟云稱世子止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
告於祖禰也

疑義曰云諸侯朝天子必祢祭為禰見為將廟受也祢見者
小人於祖禰之廟受命而行又偏告宗廟孝敬之
心也命者於之以其職道祖道也聘禮曰北祖
載於酒脯也五日者既告不敢久留前
大八八者祇云諸侯朝天子必祢祭為禰見為將廟受也祢見者
取祖禰之義於廟中受已之禮於祖禰之廟
五廟行人命祝史告上帝及四方羣神及所
告者也告前宗廟云稱世子止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
告於祖禰也

大夫祭其先祖之所自出謂祭其始祖也大夫三廟以
上皆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鄭注祭法云禘郊祖宗
之祭天神也祖宗之祭人鬼也禘郊祖宗之祭
其名最尊其禮最盛故多在大事乃祭之然可不
知事名且云小大行之一也事不一行或者事
有善惡小大之異禮有吉凶之殊故行之有異
也以小騁大以卑逼尊則僭禮之甚也故林氏
之說非是又云禘郊祖宗之祭天神也祖宗之祭
人鬼也禘郊祖宗之祭其名最尊其禮最盛故
多在大事乃祭之然可不知事名且云小大行
之一也事不一行或者事有善惡小大之異禮
有吉凶之殊故行之有異也以小騁大以卑逼
尊則僭禮之甚也故林氏之說非是也又云禘
郊祖宗之祭天神也祖宗之祭人鬼也禘郊祖
宗之祭其名最尊其禮最盛故多在大事乃祭
之然可不知事名且云小大行之一也事不一
行或者事有善惡小大之異禮有吉凶之殊故
行之有異也以小騁大以卑逼尊則僭禮之甚
也故林氏之說非是也又云禘郊祖宗之祭天
神也祖宗之祭人鬼也禘郊祖宗之祭其名最
尊其禮最盛故多在大事乃祭之然可不知事
名且云小大行之一也事不一行或者事有善
惡小大之異禮有吉凶之殊故行之有異也以
小騁大以卑逼尊則僭禮之甚也故林氏之說
非是也

詩云永錫爾類者以錫為語辭也前及大享以及天子之禮不及大享以及天子之禮上事連文上既云以名偏告社稷宗廟同論此朝告祖禰之事此乃曰止起文也此篇之內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是則不復詳之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於此相類云告於祖禰亦告於禰也者言奠於禰亦奠於祖也禪之謂禪衣而祭祖禰之謂也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朝話聽事也是舉祭下云親告祖禰則此亦親告也

疑義註云官五大夫與事者北宗立其長註其建參議註其侯伯鶩子男長視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廟所謂小川亦合周改五官道小川則社稷五祀之屬也必是用牲也如天子用牲也小川則社稷五祀之屬也必是用牲也如天子用牲也小川則社稷五祀之屬也必是用牲也如天子用牲也

侯相朝皮弁服為賓朝也
皮弁服為賓朝也
注爭桑記言非古爾而不言祖反乃合言祖稱
或脫或互倒不可知註疏剖為道近說理不可
通至天子莫而朝相見則朝服者此到於事
之尊卑也以習禮言之而無當踰衣言裳說止
過禮詳之若燕氏本玉藻以天子朝服而諸侯
又以祭朝服擬王臣之皮弁又以那大夫出
聘之皮弁例諸侯則尤舛矣

晉子問曰殷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奠先軫
而後重其奠也先重奠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

禮記集說卷十八　晉子四

奠不哀次反奠奠而后朝
重而後輕禮也
訂義注疏謂父母
於在殯者則祖父也
可知也
之義以父在為重為主故為父喪而哀為母喪而哀為
輕故在殯不哀次之義以父在為重為主故為父喪而哀為母喪而哀為
奉諸故輕者為
從也從啓母殯
母之啓殯之奠及葬奠遣奠而止
於殯宮為父喪
也行奠不哀次者次謂門外之右平止時宿
之處奠祖重止門外孝子哀極事將停今
為父喪在殯故行奠與母之時非行孝子不得為
母仲良於所次之處迎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
悲哀極輕於在殯也反奠者謂奠柩還行到
又殯宮而設奠也而后朝於殯還修奠事者辭
猶告也既夕禮云主人請啓期告於賓之後即
陳奠事設祖奠陳器如來時之屬下乃云祝辭三
是去殯之事虞祔之奠故亦先重後輕以禮
結之故云禮也吳氏澄曰啓辭於殯謂告殯以啟

期不須故殯為廟遠此亦合
重後輕哀又言不奠者言其
朝夕奠不奠之奠則指朝廟之奠及祖奠
送奠言之又重而為無此三奠者非廢奠也不
猶未也謂當奠而未奠耳據疏以辭於廟為告
賓明日啟期則先奠訖後乃奠是先
奠者自啟至葬時後奠者未啟要得有奠故
於先重後輕之外別言之不哀次之義註說是
矣此氏浚收又云次者大門外父時賓客之處
故過而哀哭則無之是亦一說並存之至於重

親之義孔疏以重為父輕為母姚氏舜牧非之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不應異父重輕是常為父母與祖父母同時而死者言蓋子之視父母與孫之視祖父母其輕重固有別也說非又不若流說之當蓋倡隨之義未嘗無輕重也不似但以祖若父分輕重似非孝子所忍言是宜之此兩喪並舉蓋後世苟簡之事而傅會於孔子者若以古禮言則葬必卜日焉能間日皆臨用是當尊卑有序世俗之義不可從其為後世之奠而后辭於殯可也故記言殯不言葬單廬亦謂不當改殯為廣疏乃以為與既久祖奠之外非祖父母有永重之禮疏無言之是也若世叔弟先卒之遠矣至

記所謂不奠奠方啓先奠者之事故未及耳疏之無謂又奠即當反而虞以並喪故延至次日若又與父異日則未去奠太重神何以安不足訓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可也

訂義註族人之婦來可無統疏兒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文也亦此奉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凡人不論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統乾也而宗子頓喪男於外宗婦頓喪女於

內服稱事重
云無無主婦
而年幼小者
禮七十老而
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孔子曰
而歸即位而哭如
期日而有齊衰大
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臨除喪
不以冠子孔子曰
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
歸設奠服賜服於
斯乎有冠無冠醴父沒而冠則
禮記疏卷三十八　曾子問　十六
者冠者謂已冠
若無冠者謂未
冠者
訂戒冠者
子也其廢者
冠與成人之
服及五也酒為無禮醴重而無
輕此服賜服
次冠當醴之
謂禮之
酒導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
酌川酒導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
次冠當醴之謂禮之
子冠者謂賓及眾賓者
讓而入主人息鄰齊衰大功
答之云若是大門之喪則
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云內喪故云內
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者外喪謂大門外之

喪喪在他成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該醴以醴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耳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以答之仍疑而於祠次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答曾子除喪不改冠之事謂諸侯幼弱未冠總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諸侯大夫或卉或黼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於斯時唯有冠之禮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

為初冠禮法然則既同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為吉冠也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沒既冠之禮故云父沒而冠則加冠已訖之後歸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乃祭冠者還筮其由喪為祖父及伯叔父以除冠之意似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賢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既答百病為將危而已乃為期加冠者當以卒病或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閒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若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此舉亦非禮也

訂義註奠而不旅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彌吉者孔氏穎達曰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祖父男孫也尸既入室食訖而出祭於室戶之間謂之祭尸祭尸之禮即於室戶之間設席於奧西南面坐祭於主人之北祭酒祭肺祭訖乃設俎於尸前以黍稷牲體祭之尸既食訖主人以九飯侑尸尸又食訖主人又以九飯侑尸尸食訖主人乃酌酒獻尸尸受酒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尸尸答拜主人坐取奠爵於薦北立飲卒爵坐奠於薦北主人拜送尸答拜此謂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祝祝受酒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祝答拜此謂主人獻祝祝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侑侑受酒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侑答拜此謂主人獻侑侑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尸謂之加爵尸受加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尸答拜此謂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祝祝受加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祝答拜此謂主人獻祝祝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侑侑受加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侑答拜此謂主人獻侑侑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尸謂之三獻尸受三獻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尸答拜此謂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祝祝受三獻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祝答拜此謂主人獻祝祝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侑侑受三獻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侑答拜此謂主人獻侑侑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尸謂之酬尸尸受酬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尸答拜此謂主人酬尸尸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祝祝受酬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祝答拜此謂主人酬祝祝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侑侑受酬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侑答拜此謂主人酬侑侑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尸謂之旅酬尸受旅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尸答拜此謂主人旅尸尸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祝祝受旅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祝答拜此謂主人旅祝祝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侑侑受旅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侑答拜此謂主人旅侑侑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尸謂之嘉尸受嘉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尸答拜此謂主人嘉尸尸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祝祝受嘉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祝答拜此謂主人嘉祝祝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侑侑受嘉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侑答拜此謂主人嘉侑侑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尸謂之舉尸受舉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尸答拜此謂主人舉尸尸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祝祝受舉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祝答拜此謂主人舉祝祝酢主人主人又酌酒獻侑侑受舉爵祭奠於薦北卒爵主人拜送侑答拜此謂主人舉

不致爵弁以下皆可禮小斂之事所謂禮
卩人主人爵之後受爵於序端主婦亦
答拜受爵於主婦之北在房戶之間
酌致爵於主婦之南主婦亦拜送爵
人酌西階上北面奠於其所降階前
西北面坐祭卒爵興適阼階上北面
尸卒主人酌致爵於尸尸拜受爵於
主人之北主人拜送爵尸坐奠於其
所降筵北面坐祭卒爵興主人拜尸
答拜尸坐主人坐奠爵於其所興主
人坐取爵酌酢主婦於房戶之間主
婦拜受爵於主人之南主人拜送爵
主婦坐奠於其所降筵北面坐祭卒
爵興主人拜主婦答拜主婦坐奠爵
於其所興主人坐取爵酌酢長兄弟
於阼階上北面坐奠爵於其所興主
婦坐取爵酌酢長兄弟於其所興主
婦坐奠爵於其所降筵北面坐祭卒
爵興長兄弟拜主婦答拜主婦坐奠
爵於其所興長兄弟坐取爵酌酢衆
兄弟於其長兄弟之南北面坐奠爵
於其所興衆兄弟坐取爵酌酢衆兄
弟之子於其長兄弟之南北面坐奠
爵於其所興衆兄弟之子坐取爵酌
酢衆兄弟於其衆兄弟之南北面坐
奠爵於其所興衆兄弟坐取爵酌酢
衆兄弟之子於其衆兄弟之南北面
坐奠爵於其所興衆兄弟之子坐取
爵酌酢衆賓長衆賓於衆兄弟之南
北面坐奠爵於其所興衆賓長坐取
爵酌酢衆賓於其長之南北面坐奠
爵於其所興衆賓坐取爵酌酢衆賓
之子於其長之南北面坐奠爵於其
所興衆賓之子坐取爵酌酢衆賓之
子於其衆賓

古者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以國為家大夫士則隨其所使而為之主故謂君為主人也

注庶人以下至為主

此明朋友為主之義庶人賤不得有臣士雖有臣不得有貴臣故朋友為主人也

注朋友至為主

按周禮士喪禮不記朋友為主之事而此記云然者蓋士喪禮主為其親而言故不記朋友為主之事也

注士喪至朋友

按士喪禮主為其親而言故不記朋友為主之事而此記云然者蓋

而見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祢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妾厦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及祭天子諸侯為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魯子問曰廢喪服而以興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訂義註廢喪服謂新除喪服也非禮者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志哀疾也既此一節論新除服不得與他人饋之事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不可以興於饋奠之事乎不問可以興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次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凶事相因緣得助奠故問之也

陳氏集說曰夫子言方說喪即興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相事輕或可耳

魯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人婦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婦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婦父喪稱父婦不在則稱伯父世婦壻已葬壻之伯父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婦之喪不得嗣為先事之主故使人弔之

訂義註吉日既女之吉日壻女家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稱父父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敢如則若云某為伯姬聞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稱伯父弔禮不可廢也伯父父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某事之喪使今吉會之時請請成昏女

禮記集說卷十八　曾子問

之喪壻之父婦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illegible]子謂此父婦如壻之父婦不在者之壻也名謂使者之名如此家死父壻不在之位去為喪使者之謂之婦人來迎壻之母也壻之父稱其子女云某之子女如何不淑此父婦又使人來告女家之辭云某之子女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稱伯父弔禮不可廢也伯父父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某事之喪使今吉會之時請請成昏女

悅

疏義疏或據塔於妻之父母有總服故得謂之為兄弟也

疏義疏或據塔於妻之父母有總服故得謂之為兄弟也若然塔親迎士未至而有齊衰大夫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室則勤衣故士容禮云次于門外大夫入門奠雁而退注云不敢當主人禮也士昏禮親迎士未至而有齊衰大夫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室則勤衣故士容禮云次于門外大夫入門奠雁而退注云不敢當主人禮也是士親迎主人不改服也此塔之父母既已成服而女在塗聞喪即改服則女在塗而塔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男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取舍

訂義註思相離親哲肉也也三月廟見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廟見謂舅姑既沒則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取舍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婦義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腶脩以見於舅姑見於舅姑既沒則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取舍

訂義註思相離親哲肉也也三月廟見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廟見謂舅姑既沒則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取舍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婦人盥饋之

皆當夕成昏男始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人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為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為配合而後乃為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男始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識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故服度註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男始俱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

行見舅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盥饋廟見皆謂通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贄不饋註云使人贄之不親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饋男始男始不饗也使人贄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殷脩見舅始也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廷堅二說崔說為是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訂義注疏朝也壻期不衰也

疏北壻為其女不杖期則女為之亦不杖期非降不衰也服不功服之喪○是○大不遷祖謂女死葬訖祔入祖廟三月廟見後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男女俱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為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男始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識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故服度註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男始

為國君遂謂其位未成君不命則此婦始終於家不得祔於姑也
君命之祔謂其位已成君命之祔於姑也
其人者指祔之禮也
公是也
公之命人者指祔之禮也
公是也
公之命人者指祔之禮也
公是也
公之命

由哭柱也云隋殷之禮也平宣敬君雷哭殷而不見經者蓋也不書於經也孤後主今答君之事出公子也為跣此一節論先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有二日則革木柏妻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昔者齊桓公舉兵作僞主以行者此說二主之由桓公名小白作僞主亟敬也僞假也吉作假主以行而反葬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戎也自桓公始此不云敬舉兵也自桓子答曾子問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天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來久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與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見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畢也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畢謂神祇尊無二上畢謂社尊無二上畢也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畢也尊以明畢故云尊喻畢一而祭之此當指柱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畢一一祭故辨正也若康子者跣若康子者經云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畢也尊以明畢故云尊喻畢一而祭之此當指柱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畢一一祭故辨正也若康子者跣若康子者經云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畢也尊以明畢故云尊喻畢一而祭之此當指柱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畢一一祭故辨正也若康子者跣若康子者經云有

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跣無二王者不敢辨正故云若康子者順也成跣無二王者以實是也

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

廷葬祭尊喻畢之說支離無謂要知朝主不可謂之畢二主亦非尊畢所言喻字竟不可解禘郊神雖多然禘祀始祖所自出郊祀上帝社祀后土各有專尊餘特配祭未嘗一一又祭之若嘗在本廟止一主何一一祭之有有司弔辨不過以兩人俱拜不能別其誰為孤耳正字及順字非節外主枝耶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尤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至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跸老聃云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迎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尤

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

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

國大宰取羣廟之至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

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跸老聃云

治老聃卯老子

訂義註齊陳金幹老聃沽言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嘗謚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發也卒哭

成事先祖之祭名也以羣主從見神依人者也祝接神者也辭止行也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人者也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侑尸贊聲展孝告嘏辭贊墨於對言是其老聃曰正齊時也祝之為言祝也祭祀之禮祝以孝告嘏以福孔子曰正齊時也祝之為言祝也祭祀之禮祝以孝告嘏以福史記云楚人老萊子亦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也鄭玄云老萊楚人與孔子同時孔子以為大聖而老萊子以為賢人以事大聖則賢人之事

帶何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故衰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喪其慈如母喪其母如

訂義註如母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喪養妾子何服之有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慈母如母良善也謂之慈母如母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如母者以其父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衰之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天子練冠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如既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如

曾子問

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喪養妾子何服之有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慈母如母良善也謂之慈母如母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如母者以其父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衰之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天子練冠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如既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如

禮記疑義　卷十八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故衰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喪其慈如母喪其母如

訂義註如母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喪養妾子何服之有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慈母如母良善也謂之慈母如母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如母者以其父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衰之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天子練冠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如既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如

齊衰者拜送之為已母大功也云昭公卒三十乃喪昭公卒三十一年哀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年齊景公有疾心是卽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非少孤也按九族有章心是而無慈母家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按不見喪紀鄭云未知何公鄭云未見也

公不言天王崩故也或說云魯公有慈母家語王肅所見記鄭云未見也

公不言天王崩故也或說云魯公有慈母家語王肅所見記鄭云未見也

公不言天王崩故也或說云魯公有慈母家語王肅所見記鄭云未見也

小記曰慈母如母妾緦而無子為慈母後則為之緦麻三月注謂庶子王為其母緦麻三月大夫士為適在則具也為適在則具也為適在則具也

曾子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時間之曰太廟火日食則從天子救日食以其方色與兵喪大廟火不以方色與兵喪大廟火不以方色與兵喪大廟火日食則從天子救日食以其方色與兵喪大廟火日食則從天子救日食以其方色與兵喪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

曰六謁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

宮報大宰則廢變告之

訂義註疏衆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

事以方色與兵示本勝事

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

也夫人居之夫人之號公羊始祖

有火本廢朝改云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而言耳示本時事

謂解與其兵已改諸侯皆然日為陰侯陽是君臣之法按鄭云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

陽中大用數所以有所討敵知大子討陰也陽非

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

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

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

曾子問曰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訂義註陳祥道曰禮風興陳饌牲啟時也天子七祀五祀皆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篇所陳祭前祭後祭時祭明日祭大廟大祭大夫祭及士祭之法祭五祀之牲則已殺而行接神之禮而已未殺則廢

禮記疑義卷十八　曾子問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共祭已如之何孔子曰尸未入廟而已不迎尸也訂義註陳祥道曰祭之時已知日食而不當祭則已殺牲而行祭禮已殺牲而迎尸則不復殺牲而行祭禮凡祭祀之禮牲殺而尸入廟而行祭禮則牲殺而尸入廟而行祭禮則牲殺而尸入廟而行祭禮則

禮記疑義卷十九　當子問　第二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奠而祭，祝畢獻而已。

訂義註：既奠祝畢獻而止，惟當禘宗廟，侯吉也。既經大祀以下大祀，平獻止，謂祝受獻祭神，宗廟侯王，制亦吉也，者禮，遂畢不獻，佐食為當神之佐，禮以祭宗廟也，其在喪祭，謂侯王，制亦吉也，喪三年不祭，如是者，是諸侯，自謂記文，國君，自謂記文，人國君，自謂記文，尚爾明，天子之，得也，奠位，疏天子諸侯祭禮既已，今依，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

禮記疑義卷十九　當子問　二

也，迎尸入奠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佐論常數，也，又煎氏云，三飯不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奠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主人主婦，亦不勸侑，尸，受卒爵不酢，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惟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除事，也，自啓以下，謂欲奠之時，從啓牖，以後，奠畢，反哭，推更，易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及，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食十一，

五飯，孰，主，謂尸，尸，飲，畢，前，而，酳，主，婦，主，飲，畢，前，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唯，行，此，禮，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此，畢，集，及，哭，在，葬，後，日，既，葬，而，祭，者，謂，葬，而，及，哭，之，後，　孟，又，案，此，說，亦，可，疑，

孟王制所謂，惟天地社稷，為越，緣，而行，事，以，私，喪，畢，不，敢，以，畢，假，尊，統，惟，字，義，別，他，祭，皆，廢，可，如何五祀之有，

疏，義，註，既，葬，祔，練，祥，吉，郊，社，亦，然，疏，此，經，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故，云，不，祭，五，祀，之，祭，不，得，此，如，吉，禮，理，須，貶，降，祓，侑，祐，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宗廟而止之謂若以遠近言則遠而
名義不過就論而已越近亦當越也其說無謂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宗廟而止之謂若以遠近言則遠而越近亦當越也其說無謂

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白薨比至於殯
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
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訂義註行者齊衰異門
獻總不祭然則士不得
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總說

訂義註行者齊衰異門
獻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無服謂若
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總說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殤祖既
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
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
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
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
侑酳不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
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
祭所祭終祀者無服則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殤祖既
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
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
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
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
侑酳不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
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
祭所祭終祀者無服則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殤祖既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
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
侑酳不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
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終祀者無服則

訂義註行者齊衰異門
獻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無服謂若
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總說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宗廟而止之謂若以遠近言則遠而越近亦當越也其說無謂

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
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
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
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至
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北而已大功服輕
祭禮稍修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
酒獻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酳而已
矣小功於總麻其服轉輕祭禮轉修其祭尸十
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
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又獻祝及
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
長獻尸尸飲以酢賓實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
凡尸在室之間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
中尸西北面但注不注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
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
之時至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
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註
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
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
以下不廢也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
後祭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鴈祖既陳當
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
中及大夫為貴妾緦麻子為父後者為其女緦
之屬皆不祭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
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
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
鴈祖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辦內
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辦
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
於死者無服則祭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祀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鼏為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鴈祖既陳則亦祭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常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
稷略諸侯也大夫益略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吊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
立不於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
乎

訂義註不者為其苟語志哀也虛者為徒哀則
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吊而疏此一節論身
有重服不得吊人之事若子禮以飾情凡行吉
山之禮心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

云衰以飾在内之情故雖冕黼文彩以飾至敬之情蔑衰以飾衰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衰服為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為虛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也何者若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云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其除之也如之何又何除焉於是乎后殷祭禮也

訂義註言君喪以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輕義斷恩也　集說曰君重親輕子主人謂適子仕官者祭謂主人也　支子則否　疏主人謂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官待除而其家適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已行祥祭廢子北役無所復追祭也　故云否也○弔服曰過時弔者當除君服之祭也　疏孔子曰有君喪以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答以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答以終何行除服之禮乎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

弗舉禮也非弗能時不祭禮也

訂義註弗除也憲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勿除也憲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則不成禮疏曾子又說云聖人為民中過其情禮之救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制變受之期是不許人子有終身之憂孔子言制禮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言制禮以有救災之事便是其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救災之事便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君所有故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宅老行事士則答此所以不說之事比於禮許得可乎據制以除意也孔子曰先王制禮各有時

禮記疑義卷十九　魯子問　九

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憲其過於君大夫大室老當汰之君既殯而有男始之喪內子大夫適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夫之君如子為父母妻為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歸殯反於君其哀雖主於君大夫大室老當汰之君既殯而有男始之喪內子大夫適妻也妻

大土有故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朝夕之奠有司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可廢其大夫尊故遠室老攝行其事內子者按諸二十四年士喪禮以狄鞮為內子而已下之故云士則婦謂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婦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期夫大夫其妻亦總名為內子云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齊衰者北面稽顙婦人之拜也男始服齊衰者北面稽顙婦人之拜也男子婦人皆北面稽顙婦人之拜也故云婦人不拜也

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朝月半薦新夫事則臣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恒在家為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既葬畢還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人問君既啓而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人問君既啓而反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答曰歸哭父母而反送之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送君殯父母以其君尊故送畢柴君臨殯自應待送訖乃往哭於父母之殯則亦送於君所而反送父母葬畢而居君所送訖乃還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人問君既啓而反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答曰歸哭父母而反送之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送君殯父母以其君尊故送畢柴君臨殯自應待送訖乃往哭於父母之殯則亦送於君所而反送父母葬畢而居君所又聞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答曰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殯之日而殯君乃還家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送君殯訖乃還殯父母也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

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哭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殯之日而殯君乃還家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

君所朝夕否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歸有男始之喪大夫卿之適妻以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後而婦有男始之歸居於家君有數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

未殯而有男始之喪其君薨則臣有父母之喪未葬君薨則臣有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雖遠猶待殯君訖而還葬畢柴君臨殯自應待君殯而歸若去君殯日還葬父母而君薨則不待君殯而歸孔子所謂歸殯者謂君殯也

既不詠貴幼不詠長禮也唯相詠非禮也

訂義註詠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詠之以作誄誄

當由尊者成
為體訣制證
禮當請訣於
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證公疏公
羊說以
於南郊者云受之於天然非證者
平說首指鄭
通云天子崩
正子不敢天
於天子卒
公以文子卒
並矣請所以
侯理當請訣
首指大史賜
大也卿大夫
一節論證由
也所以然者
尊者出之事賤不訣貴者是其禮
凡證友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十三

沒幼賤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在上之矣有爭宵
事故下為也
大其上猶有
於天子者改
示若有天命
者非但賤不
決相訣非禮
楚子喪為共
不言君臣凡
吐已凡弔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禪從君喪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喪非扶入目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君大夫士一節也祥薄反謂免音問扼入自門升自阼階

訂疑註曾子以其出有喪猶俗也謂衣衾也親身猶也共殯者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真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麻弁以下為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扶者為已病闕謂殺宗也扼殺宗門西也於此正殺柩出殺宗周扼入殺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以無飾升阼階者親未在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柩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

及環經是也麻衣云散帶垂也如雪者同已如環者以絰者喪禮記云小斂同於大斂也此論諸侯出外所以喪歸之事曾子問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上作大夫一等也疏此

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椁棺而從出既有倫今其入也如之何云親身棺曰椁者按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椁四寸從外鄰內親身也椁方註云椁坚者之言也謂椁鄰親身天子椁內猶有水兕諸侯公椁內猶有兕諸侯以為椁親身也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椁之外大棺與屬者在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椁從年未老故大棺

等死後乃具也孔子曰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之服謂布深衣其經散在路以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布也環經柩入宮之時哭殯宮門西邊墻從柩而入升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疑喪服者於是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之服謂布深衣其絰散在路以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布也環絰

家之事例之出疏說既不可通乃以裁字解之

曲而未當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音窆

訂義註遂遂送君也子嗣君也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极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封域而歸矣遂既君薨既引在塗而聞父母之喪既引在塗而聞君薨既引在塗而聞君薨既引在塗而聞君薨

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作假壯假為嘏經
訂義註謂宗子攝大夫謂大夫攝宗子凡不者皆辭正
主厥厥飲神也厥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
奠之且饗是厥也尸謖之後徹薦俎設於西
北隅是陽厥也不旅不嘏不旅酬也不嘏主人
也不綏祭謂令主人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
妃配某氏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謂取觶奠於薦
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內俎也謂與
祭者留之共燕謂共燕而辭猶告也宿賓之辭
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某甲某子弟昭穆
禮記疑義卷九　魯子問

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
某執其常事使某辭若云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
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孔子答
此一節以魯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之禮
畢更為魯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
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按少牢饋食問官筮尸
與設饌畢祝酌奠於劍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
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
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
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
席坐而執祝前之辭祝命尸綏尸取菹挾於指
祭於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

十一飯說主人洗爵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經祭也今攝主不經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孝孫�jiè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按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酳止未飲主人主婦主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的致於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

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固

又獻衆賓訖尊兩壺於酢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的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於薦北賓取爵來西奠於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長又加爵於尸訖酬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不旅酬也不旅者謂所將祭旅酬之時賓奠不舉不為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欵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不嘏不綏祭者嘏是主人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為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綏祭也不配者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辟曰以某妣配某氏脩告旁妣今攝不敢脩禮略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以次至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辭於賓非但祭不脩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固

疏義註此不嘏者不陽厥也陽厥也今攝主不為此宗子有此罪不出在他國之祭子所攝主不為厥祭故脩禮以為厥若神未厥厥兆厥是厥神之故攝主不敢脩禮於尸及祝佐食訖乃大夫當自賓尸有陽厥也尸故少牢禮無陽厥也下大夫祭亦不陽厥故詩云相天子之禮天子諸侯明旦乃繹祭也陽厥可闕知以其攝主故闕陽厥此若上大夫陽厥也祭未言故知不陽厥也

注筆案陰厥陽厥陽祭之名正祭不應言厥此記言不厥蓋快始存之注又祭。陰厥陽以不陽厥斷之疏使以記文先後之義為解不知陽厥

固在後然記第言不厭焉知不以陽厭槩陰厭而但以為不陽厭非武斷乎相在爾室詩亦不常第以厭祭言也上下大夫說少牢禮詳之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后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首其義故誤於祭也

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問

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者可祭與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重之辭故註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用此禮祭也若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厥宗子無爵不得就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厥宗子無爵居他國一是庶子所以無罪庶子無爵而后者可以祭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厥蓋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而無尸是

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厥有陽厥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厥陽厥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成是謂陰厥儿殤不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厥依註附作備

訂義註曾子言尸無蓋無用為厥祭亦可者以厥時無尸弗成者厥飲而已不成其為人成喪無尸與不成人同孔子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厥之者有於陽厥之者曾子又言殤乃不成人祭云陰厥陽厥乎此失孔子指也弗詳

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問

為後者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其倫代之廟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特牲者尊也儿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其祭之就其祖而祭之就其祖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陰厥是宗子為殤祭之宗子為殤無後庶子為後者此其為人後者也為人後則為其父母無服為人後則為其本親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也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也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也云

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飲鬼神如此之時其禮亦爾註云厭時無尸孔子答祭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殤人道未備成儀簡略不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飲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

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辨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陽厭者謂庶殤也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倫也謂祭殤簡略何謂倫有陰厭有陽厭也孔子更為辨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為之後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祭亦特牲故云尊宗子從成人之禮也祭此殤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若無尸故無肺俎者所先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肺俎無玄酒重古之義今祭殤既略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既畢令既無所可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既畢令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洪養之禮成也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與陰閒之厭是謂陰厭也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厭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于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

陽厥也

疏義註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成人始設尊於奧迎尸於前謂之陰厥尸說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厥殤則不備儿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為有異居之道也未成人特牲少牢云祝設饌於西南奧尸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厥殤子之適故從父昆弟之子或昆弟之子亦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註謂有子孫為成人蓋以下無後者祭與此同故言此以明無後者亦成人耳不知壯者皆可謂之成人非無子孫之謂但無後者既無子孫又不當立後故第與殤後者而不言不成人其義可知不當曲為之說也人儀禮註疏每以尸未入以前之饗為陰厥尸出後改饌為陽厥愚辨之詳矣大槩據此記厥為殤祭不當施之成人註說之謬則皆自此註啓之而此註之謬則以未明孔子立說之旨

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開

耳按曾子之說曰殤弗成人人曰祭成殤則其所以疑而問者謂未成人則有厥成人則不應有厥也而孔子之所以無言陰陽者據下註祭宗子之殤為陰厥祭此殤為陽厥陰厥用特牲如成人陽厥雖用特豚而數無後者並言大無後者固成丈是孔子之言祭厥陽厥正謂厥祭不與成人同不當謂厥祭為成人禮也如據此記謂常祭尸未入之前及尸出之後皆可謂之厥則試觀下二節所云不舉肺等何一同於成人之祭可況而一之乎至宗子以族人廟在宗

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開

適之適其昆弟或說父庶子之適其父是適之適其昆弟或說父庶子之適其父是適之適故云適其昆弟之適子也有昆弟及諸父昆弟與宗子同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為有親昆弟及諸父昆弟與宗子同祖禰者祭於宗子之家若有親昆弟及諸父昆弟而不與宗子同祖禰者則不得祭於宗子之家故云有親昆弟及諸父昆弟而不與宗子同祖禰者祭於其親昆弟之家也有大功之親而無小功之親者謂大功之親從祖祖父也小功之親從祖祖父也大功之親從祖祖父者以其親昆弟之上又有從祖祖父也小功之親從祖祖父者以其親昆弟之下又有從祖祖父也有祖之同財者謂祖之昆弟之子也祖之昆弟之子與己同財同居故云有祖之同財者也有祖之異居者謂祖之昆弟之子與己異財異居故云有祖之異居者也士二廟若無曾祖父則祭祖廟故云士二廟若有禮大祖之廟而祖禰共廟謂士祭祖禰共廟也禮大祖之廟而祖禰共廟者謂祭祖禰者祭祖禰之廟而曾祖亦在其中故云禮大祖之廟而祖禰共廟也祖禰共廟者謂祭祖禰者祭祖禰之廟而曾祖亦在其中故云

子之家則太祖以下至子孫即絕嗣者皆祭於其家焉得以大功及庶子為限無后之說尤無謂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止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止柩就道右止日之食既過之速則不止如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速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大夫使見日而行速日而舍大柩不舍出不莫宿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問

父母之喪者乎曰有食之則有變乎曰有變常禮而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之故廢吾事老聃云救護之道非不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喪者非不見星也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既待日食光明及迴而後

館也北宮是二說與何張迭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鄭玄聘禮曰卿迎於大門內公館於大門外公館公館人使人為也館客說此一節論以旺死招魂復魄之事孔子又為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延華業聘使自當賜舍無私相停舍之理窃謂公館私館皆公所命舍命舍於卿大夫士之家則曰私館公所為官舍則曰公館公館與三字

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問　三十三

文義不可解是當有悞姑存註疏並存之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國遂與機而往塗遇故也今葬遠則非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葬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戴棺而行乎召公言於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訂義註王周聖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圹中以其未成人遠不就葬也機與尸之牀也以其中央又以純從四旁鉤之禮之以就圹而斂葬焉塗近故耳先設

禮記疑義卷九　曾子問　三十四

現謂八歲至十一也周圹也與墳北也機者以大為之狀如牀無脚及銑實也若成人葬遠則以棺衣棺於宮中無代云若無遠車中既下殤同盡其長為銑無遠車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盡棺斂於宮中載棺而行之意從成人也曾子見時世移變問其葬銑如何孔子舉史佚大禮所由之人名公名與周公云豈有忙非之辭又云不可是不許之辭云棺衣棺自史佚始明昔非不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集說補正曰張子云圹是墓之圹故補正曰誤葬乃不

引葬之於國臨川吳氏亦從張子之說洪言曰
國墓國與葬過共以手舉之也機尸之牀也
注往就葬也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以
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送于葬之以往
曾子問告國喪近可如此若去墓之遠則與
遣奠引史佚之事以容孟史佚曾
望周中故云與機而往也
葬下殤之子而共墓遠方疑於葬尸之下可而
召公勑以棺斂於宮中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恐
如成人故有所不取周公曰豈不可孟禮有從
權而以義起者墓之則葬機遠則棺斂而車載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三五

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
依公言行之自是葬下殤若墓遠則用棺也
然則國卿而下殤墓遠者史佚以後則棺
欽於宮中而車載以至墓共墓近者即曾子之
時亦與機以往而未常用棺與車載也註疏恨
矣延華紊此亦可執蓋雖下殤無不斂於棺而
載尸以墓之理
疑義疏柔禮弓云是后氏之堲周堲中殤據士
廢人也若諸侯長中下殤適者有遣車諸侯庶
殤不用堲周與機也諸侯庶下殤
則與機共大夫適長殤中殤亦車一乘下殤無
車則與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
並不與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
並皆與機臨欽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絕則
兩邊交鉤之絕惡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
堲周中故云與機而往也
廷華紊此說未的蓋如其說史佚王臣當如諸
侯禮有遣車不當與機也至尸落堲周說則幾
於拋棄矣

曾子問曰鄉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齋衰內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三六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訂義註出舍者吉凶不可以同處疏此一節論
卿大夫與君為尸之事曾子言鄉大夫或為尸
而已受宿齋戒而門內有齋衰之喪其禮如何
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此答曾子
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陳氏集說曰
受宿受君命而宿齋戒也廷華紊記言出則不
復君齋宿之地其不復為尸當易尸而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前驅

訂義註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下者見而下車式者小倪禮之前驅為辟道疏卿大夫士皆下之車乘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尸當馮式小倪以敬之者謂尸出於道路其鄉大夫以敬之者謂尸出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　疏孔子曰尸冕而行則有前驅辟道出此孔子因魯子上問為尸之事遂為魯子廣說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魯子問辭此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以為無魯子問者後寫脫漏非也

疑義疏按士喪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

禮記纂言卷十九　魯子問　三十七

之尸得服爵弁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按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畢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仲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廷葦柴尸服卒者之上服掾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則衮冕為公之上服驚冕毳冕希冕為侯伯子男之上服希冕元冕皮弁為孤卿大夫之上服弁則士之上服故註以大夫士言之蓋大夫可以該孤卿耳不言五等諸侯可知也疏惑於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說故以弁為士祭於公之服而謂大夫為連言耳不知記合弁冕言之且自以為大夫著冕則自應兼言大夫士胡得曰因士而連言大夫朝祭皆應服上服大夫朝祭皆應冕少牢朝服即冕鄭自為異說耳特牲自禮應弁而記言元端或記據習俗言之不足據也人君禮仲之說

曲而未當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禮記纂言卷十九　曾子問

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辟音避與音譬有為為云辟）

訂義註有司者疑有司初仕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不奪與不可奪二者恕也孝也非者子夏問無辟說疑理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亦知者時後攻取之矣言

非禮也既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不奪人之親之心此謂怨也以已情
想彼也推君許之恩不許非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
追親之喪昔不許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遣
奪子之身也言不奪子孝子居喪不利祿此謂孝也此君
不致事不能念親之情是其孝也疏此一節論君不
奪孝子情之事子夏問曰三年之喪至初有司
與者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
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辭為是禮
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過遣之與致事解人

禮記疑義卷十九　魯子問　三十九

臣喪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子
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者孔子既前答
周人卒哭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
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
禪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伐
漸達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

廷華案哀痛主質不主文皇氏以質文言本併
若謂漸文者思親禪深極文者悲哀至甚於情
於理其悖甚矣況孔子第言夏殷可以意斷之
謂周人卒哭致事乎要之訃於君時即當致事
既殯既葬說本是可疑不當曲為之說

禮記疑義卷二十　文王世子第一附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文王世子第八　以疏其義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此於記文王為第一節論文王為世子之事上之法從下教下故序在上也明三王教世子又更正理世子之禮者朝父內外之通命者御加令小史直日矣謂直日之史也喜復踊地也復膳飲食安也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膳問所食者未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不敢加庶幾裡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廖也則士冠禮簡故言以上味而朝日者入而朝日也

禮記疑義卷二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的有二日乃間朝夕及從日者非下問三席問皆隱義

訂義註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加令小史直日矣謂直日之史也喜復踊地也復膳飲食安也復初食上必在視寒也節謂居處故事問膳問所食者未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不敢加庶幾裡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廖也則士冠禮簡故言以上味而朝日者入而朝日也

禮記疑義卷二　文王世子

言朝於南門外者謂詣其處也之義程式之者程限法式也言是程限法式也尚也庶幾為慕尚也言武王慕尚文王以為程限法式也紘云不越代約也成恐有踰越也言文王之恒在寢門之內少間空隙尚如此者況有加焉不恒在寢門之內者有時有事不恒在寢門之內也復踊云間有空隙故云間也復踊凡當世子朝父每日旦二合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文王問進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末有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蓋再進必爛熟過節為失飪氣與味皆惡

也胳掌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其寢也

疑義疏按緯侯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諡之曰文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

建華崇其說周禮祭詳之又應陵胡氏曰緯書皆言文王九十六始稱王及崩諡曰文此不經之說蓋記者於後追稱王耳當考其說是也存之以正緯書之舛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帝謂發女其有之以入于

禮記疑義卷二　文王世子

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為齡亦為齡

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又乃終武王九十三而

終女音汝

訂義註問何夢者問後容非帝天也撫猶有也年天氣也崇二字與協字同古者謂年齡為齡亦為齡

九十年之祥也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爾三與

明傳業說始以之祥一女而成之言終者君子曰說周旺稱天云周曰年年稔也稔

終終其成功說執謂歲收一執是年為天氣也大

生而本八歲而龍是人壽之數也人壽之數

非自然之理疏文王疾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

問爾其何夢武王對曰夢帝與女九齡文王

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為何之言女以九齡為何

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之事西方有九國

未賓既夢得九種齡善君之王其終撫諸侯有也

諸之也言王終有之說業或云齡隋也故有九國

延招文王曰女所言非以為善非也其義較

年為齡古者稱齡亦為齡天既與女九齡謂稱

九十年之祥是我為百歲

禮記疑義卷二　文王世子

焉言我齡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焉皇氏云九齡

謂鈐鐸謂天以九個鈐鐸而與武王使驗書本

齡皆從商解為鈐鐸於理有疑今謂天直以九

齡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

為何無謂存撫人之考折天定其數今曰吾與

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文王受命惟中

身謂五十也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

也石林葉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

其夢亦與應焉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

參考日月星辰陰陽天地之變則大夢者先

王所同以為信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以為夢耶是壽命不屬之天而報施之我百爾九十非壽也其傳之誤

王則有作此說受命之後也文王以安樂延年命武之言淺者王則此繼受命之後也故不合傳云今武王受命謂受命中身殷享國五十年是受命以後五年乃崩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之中受命為長故稱王也詩書云文王受命中身殷享國五十年說則直以延樂安樂目之此記本

禮記疑義卷二十　奎亨

說足証註說之外至損壽延年說之言淺者不合傳云今武王受命謂受命中身殷享國五十年說則直以延樂安樂目之此記本文王受命中身殷享國五十

之過學伯禽則足以感喻焉言文王為世子題

上事則疏按王崩成王年十三周公一切明之年居東都時成王年十八即政二年王封康叔作誥是成王年十九攝政五年也故書傳云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與此記合註疏並以疑存之又按此也視義曲而無謂

鄭註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武王年十五歲殷之末年武王年十六周公攝政三年管叔及商奄之民作亂周公以王命興師東征三年滅之五年營成周遷殷頑民於洛邑以時考之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時也經云周公相成王作周公之事也經云踐作而治必踐作而後能踐祚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自在學學世子之事

疏武王既終成王幼弱不能莊作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自在學學世子之

文王世子

七

禮記疑義 卷二〇

道周公代成王踐祚階攝王位而臨天下乃興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趍伯禽若成王法效伯禽不能脩身而有過失周公則笞趍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文王之為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於此是文王之為世子及武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為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總結之也

文王世子

教也
同
下

訂義註時者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干眉也戈句子戟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小學正以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舞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

八

也皆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教人教夾樂則以鼓節之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管陰用事則學之以器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與謀之教所興也是云王子卿大夫元士適子所升於學謂大學也大學在王城中論學者及弦之類王以下入大學也故下云入學謂入大學也其春夏秋冬教之物皆同但春夏教羽冬教干戈秋教羽皇氏云引此文以下云故以來序之也以者指之詞也其發動也故則云禮用動文作章也時令之鴈隨陰陽往來者是鴈隨陽往來之鳥也故風俗通云鴈之為言宜以時長幼有序不失其宜也其實一也鴈之為言鴈也鴈隨時節

不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疏云干戈萬舞象武則以干配戚明以干戚是舞也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干戚是舞也小舞則以羽籥文舞是也云學書於虞庠者虞氏之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云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東序之學文武中也云學禮樂於殷之大學也云學功成治定說其義未確疏講周故云文武兼之以此二者皆學之以語語說說謂合語之語說說之說義理而已疏云前文小樂正教三皆之義理故大樂正教大樂正者正學舞干戚之儀今文舞干戚樂正既教大樂正者正學舞干戚之儀有容儀容貌故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行禮之時皆教之祭末及合語養老乞言時皆合語故也引古鄉射記者於記旅酬之時是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之後記者因之合語之法語語說說義理而已

禮記疑義卷二　文王世子

之大樂正小樂正也

廷華案文武中及功成治定說其義未確疏講干戈及籥說並失之蓋又此記大小樂正不見於周禮註以小樂正掇樂師於理為近姑存之疏以諸侯言之不知何據干戈萬舞及小雅鼓鐘南說詳春官樂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訂義註語學以三者之成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

昭元戰文共以三德三行一曰敬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孝行以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云及國中大小之事者中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庶子為國中小學師云及國中大小之事也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疏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合語養老合語之義理無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深淺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者此之一凡總包三事也皆小樂正語之於來序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三者之成儀以教世子及學士等

禮記疑義卷二　文王世子　十五

疑義疏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三者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三是合語之禮

訂義註官謂禮樂詩書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乃以合語非祭及養老祭及養老外尚有合語之節也疏養老下不言祭及養老上祭及養老以教成儀言授數主義理故此祭亦合語又謂養老亦合語則註三是乞言合語也疏說文謂不可解說至註所謂三者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合語為二豈乞言者不合語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遊近開列事未盡不問

訂義註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

禮記疑義卷二　文王世子　十六

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負牆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者卻就後席相辟不也疏去大司成三尺三寸三分遊近中間之閒可容三席則正一地大席可以指畫而問也終則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下問者其後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畢乃問事未得言者墻之語而極有不曉然後更問若如有不曉然後更問則不可錯亂尊者終不敢問此一節○葉疏此一節存

訂義註官謂禮樂詩書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乃以合語非祭及養老祭及養老外尚有合語之節也疏說文謂不可解說至註所謂三者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合語為二豈乞言者不合語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遊近開列事未盡不問

訂義註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

禮記疑義卷二　文王世子　十四

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負牆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者卻就後席相辟不也疏去大司成三尺三寸三分遊近中間之閒可容三席則正一地大席可以指畫而問也終則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下問者其後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畢乃問事未得言者牆之語而極有不曉然後更問若如有不曉然後更問則不可錯亂尊者終不敢問此一節○葉疏此一節存

有毛公書有伏生傳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春誦夏弦禮樂詩書之官師釋奠也所教干戈之官也小胥正其位置其兵器大師合其聲律學士舞其干戈籥師教國子舞羽籥而已行之為樂祖周公以為樂祖之師之祖後世以則亦各祭於其學故時也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治其徒庶子正之凡祭祀

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欲使國之肄子學士及其學則景仰先聖先師之道以為模範焉是以四時釋奠即上四時釋奠視祭為輕惟始立學者乃合先聖餘止行於先師恐其瀆也

禮記疑義參干　文王世子

疑義註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

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

疏謂若侯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此先師則先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也若魯有孔子顏回先師則不須祭之不必祭也

疏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云隣國合也非謂他國之先聖先師也

疏謂若侯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云隣國合也非謂他國之先聖先師也

疏謂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故云有孔子顏回故則不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也

疏謂若侯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故云有孔子顏回故則不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也

疏謂若魯有孔子顏回故則不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故云有孔子顏回故則不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也

疏謂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也

疏謂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也

禮記疑義參干　文王世子

與曲禮歲山祭祀同義集說蓋本此言之誠哉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訂義註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也故云養老者

大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學舞羽合聲秋頒學合舞羽合聲為輕惟始立學者乃合樂先師恐其瀆也則雖釋奠不言樂也是養老之義頗見此說

鄭以其月令孟春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不言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孟春大合聲秋合舞天子視學之文又自明故鄭引之耳云於是時也天子則明日乃息司正致惟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也故云養老者謂用其明日必遂養老之義頗見此說正之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否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訂義註語謂論說於郢學語為後後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進於

凡語於郢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誉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郢人退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

訂義註語謂論說於郢學語為後後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進於

藝為次遠之者不曰俊選曰卿人賤技藝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說詳論語德謂先有道德之實也道德以事言之謂學士才能也道德為上才能次之德也事舉者用爵次之德也事舉之而無德無事舉之而能曲藝之人語謂後世事也揚雄法言謂小對曰藝技術若醫卜之屬之類也曲藝小技今待時說三事之類也

禮記疑義卷二十　文二百

臨川吳氏曰進舉揚皆謂升之鄉學也謂成均也進進於曲藝之上庠者所進之使勉於學非一人於所進之中人自為高下之等也遠之者彼鄉學以選士視學飲酒時得升於大學而為俊士於天子之尊故特牲禮主人成均取尊之尊以相旅此鄉人亦得酌堂上之尊以相旅此鄉人所以尊堂上之尊與小學在西郎人一猶使於其序說者三等皆酌於堂下之尊以相旅今鄉人亦得酌堂上之尊故曰取爵於上尊以榮之此以下明官爵之次序也不得與聚為一言其猶在共序說者三等皆酌於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獻長兄弟獻次賓獻次兄弟

謂論而升之鄉也若所謂造士者掌王制曰升於司徒者不升於學者不升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令尚在郊由郊升之鄉由鄉升之司徒尚須兩次論定而後升焉得遽謂造士及進士至用人之法惟升於司徒而安於小成者乃用之為鄉遂之吏其不安於小成者則升之大學若在鄉學則尚未為司徒所用焉得云俟事官之缺者以待之又焉得云官爵學士況以逸之為待之其義尤未合也且此特升之

禮記疑義卷下　文三百字

鄉耳尚未升之司徒焉得遽取上尊於成均或謂此郊即指鄉學言升於鄉故得入於大學耳其說亦似但鄉升之司徒尚未升於大學焉得遽取成均之尊況註且明言郊學耶又掌王制曰大學在郊又曰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彼註以虞庠為小學以養庶老之義推之彼註是也此註阮以成均為大學則是在郊之大學與虞庠不同焉得以虞庠曰之疏且以小學目之乎至謂之郊人者蓋德事言得一概皆可通曰郊人則已由郊升之鄉但戲其曲藝雖在鄉尚別

禮記疑義卷下　文三百字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帛然後釋奠於采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訂義註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釋菜告先聖先之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干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吉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采序魯之學有未廢采序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事成則釁之故知釁器為器成也前用幣先師以器成釋菜告器成將用則兩告則釁經言用幣故知釁器為器成也此釋用幣亦同也

則告其義恐非也時燕用幣無燕義則無燕用幣及先聖先師及釋菜及釋幣及先聖也以其亦始立學者以上文始立學釋菜及釋幣及先聖先師及釋菜及釋幣及先聖先師及釋菜及釋幣及先聖先師及

廷華案註家主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其說亦其一耳米廩暫宗係明堂位誇大魯事之說馬得據以為正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者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

臺孳　二五

禮記疑義卷三

文王世子

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皆古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訂義註中心悅誠服說懌養猶教也言養者損益成長之示以道者謂為之行其禮容喻為說其義前後謂其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德成者以有四輔三公維持之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不必備者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位不如且闕上云在前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外居出入也以世子於師保尤以為燕居出入故也

禮記疑義卷三

文王世子

備惟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言古記者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備具擇好人者語使能也其四輔者按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辭視次國之君也陳氏集說曰脩內者銷融其邪慝之僞君子曰德指成也脩外者陶成其恭愿之蘊脩外者陶成其德君之謂者言世子之德君之謂朱子曰疑字不曉想止是有疑問之意此亦太傅審示謂自身詳審

精密以行其道而示世子也與保之慎其身皆以身教也道有得之道德即朱子所謂天下共由之道行四隣不同道德也二傅及師保似為四輔與大傅師保為三公則當以四隣為四輔也

疑義註慎其身者謹安護之疏樂所以修內也者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情性故云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者禮是敬恭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者樂雖由中從中而發形於外謂宣發形見於身外也謂感僕之中發形於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和美也是故其成也懌者謂內外有樂心既喜悅外說和美故其成也懌懌說懌也恭敬而溫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云恭也故老子先道後德則道尊德卑此文謂人所法故在後皆謂大道大德也此謂教

禮記疑義　卷二〇

世子之身先須於事得理若身之有德乃可退違流行故德先道後謂小道小德也已其上曲禮疏陳氏集說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懌懌與愛論不亦悅乎之悅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廷華案慎其身蓋保自慎其身教也安設字混又此言禮樂合一之妙精義全在交錯二字交錯者禮樂文融渾合之謂蓋禮樂雖有脩內脩外之異要皆本中以達外蓋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陰陽剛柔之和暢此禮三本也至於莽容

禮記疑義　卷二〇

儀節王帛鐘鼓几外見者將禮樂之文耳而說禮樂者每分內外言之如樂記樂由中出禮自外制及此脩內脩外說不過指詞之法非必以禮定在外也如曰禮定在外則儀節王帛固不可謂非外然所以脩之者則仍以天禮之節文為之主宰而可徒謂之外乎況曰文錯於中是謂禮樂交融於心亦明矣孔疏乃為之說曰樂從中而見外禮從外而入中夫樂從中出固已若所謂禮從外入者豈儀節王帛亦能近之虛靈之域耶況記明言交錯於中今添入外字是

謂外交於中中交於外與記中字互諺以十里矣至其訓下二語也則曰內外有樂故其成也懌內外有禮故敬配無義可說陳氏集說言交錯猶是孔氏禮從外入之說至訓下二句則渾然言之不分配禮樂視孔說較為無弊但以恭敬為實德以溫文為氣象則仍不免任意分配也要之交錯者禮樂交融渾合之謂禮中有樂樂中有禮也存於中則交錯於中發於外亦交錯於外下二句言禮樂之成功懌字承交錯於中來謂禮樂精微

禮記集說卷之十　二十九

其倫於心有太和翔洽之致是禮樂之交錯而成德於中者也恭敬溫文承發於形於外來而字則為之樞紐以中明交錯之義者也蓋恭敬近於禮而恭敬中有溫文是樂之交錯於禮溫文近於樂而溫文中有恭敬是禮之交錯於樂是禮樂之交錯而成德於外者也記義大槩如此特為明之　又按道凡於行而德寓焉師以言教故排木於德保以身教故第以所行之道示之非臧否見何先後可言況老子不經之說耶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作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開之曰為人臣者將以事成王也陳氏沿曰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令舉世子法以教伯禽是迂曲也迂莽柔上踐阼猶加相字此竟言踐阼疑義註迂猶廣也大也疏周公開古人之言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辭

禮記集說卷之十　三十

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existing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注云力反

訂義註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不可不慎者成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不足觀矣 王既武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之故云以為世子時言則是為君未能治政事則無為也以世子時無異故云以為世子也疏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幼未能莊作為人君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

禮記疑義參手 李世子

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無父令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陳氏集說曰蓋天下有之者言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不然則他日其子不克負荷不慎與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之節矣故父在為子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君之尊然後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注云力反一有音又作學人疏云俗本謂也

禮記疑義參手 李世子

皆云著於君臣之義定本無著字案定本非訂義註物猶事也學教也良善也貞正也 疏司主也元大子就其德行也云一人正也一人謂世子也擇一以貞北經謂世子言大德善則萬國以貞正故為大也語云良有賢文是言故為善良方正故為善良云貞固兄以幹事故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貞固兄以幹事故貞正也物猶事也謂與事者謂衆知父子衆知君臣之義也陳氏集說曰蓋天下則下經所云者是也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直云長長不云兄在是無適兄子故不云兄在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曉其意而答之言父在之時恒須

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若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屈降於人則知父尊殫甚故云衆知父子之道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幼輕於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爲易明故云知君臣以義加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于學者唯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侯其位在云位朝位是也故父在

禮記疑義表卷十　李黼

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國人聞世子爲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子天性故云爲子也君臣以義相合故不云爲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與于義合故云謂之臣也

周公踐阼

訂義石梁王氏曰此當爲行文集說劉氏曰此訣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說馴致新莽之禍此實應之

疑義註亦題上事公踐阼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事故註云亦題上事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共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共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作子當愚

訂義註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之屬掌朝位之次序外朝之時則司士如此云其在外朝則司士掌以爵位之尊卑諸侯孤卿大夫士之位正朝儀之位也宗人掌禮及宗廟之事以爵貴賤異位也以

禮記疑義表卷十　李黼

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之屬掌邦教牛司馬掌軍旅之政知此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在外朝則司士掌以爵位之尊卑諸侯孤卿大夫士之位正朝儀之位庶子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內朝

外朝之事以爵位也官者立位之人所在掌治之外朝之官及宗廟校百人之事以官之事以職者掌治之事各供其事畢賞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尊卑賞者宗人掌治之宗廟之官及宗人掌禮及宗廟之事凡賞者宗人與其屬詔之宗廟則及宗人掌禮及宗廟之事凡賞者宗人與其屬詔之注云以官爵引之謂若祭牛以尸賞之時之官各司其事是也周禮司徒之屬有牧人掌養牛羊以供祭祀之牲牲之大者曰牷羊曰羜凡祭祀共其牲牷羊羜以授充人繫之以待祭祀之用司馬之屬有羊人掌羊以供祭祀之羔羜羊人爲司馬故此云司馬授羊人羔羜是也注云羔羊未成羜羊已成是羔羜異也按五行傳云牛羊犬人爲土雞爲木羊爲火犬爲金豕爲水五行之官各以其所王之時象其氣而生故羊人爲火官而羔羜爲火物也周禮羊人職云凡祭祀羊牲羔羜共其數以授職人以待祭祀之用是羔羜共其數以授職人以待祭祀之用

也詔上嗣舉莫者可嗣以令云特牲嗣子舉尸之奠爵受爵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為獻也舉奠洗爵酌入以特牲禮尸食之嗣子洗爵舉奠酌入尸既疏此亦公

禮記疑義卷三　孟子

將傳重者之若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洗爵酌入北面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酢拜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舉奠洗爵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說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飲所謂飲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飲令此經先云飲者以飲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餘飲獻受爵也餘

謂餘堂無事之時嗣子在下亦餘堂受爵之時亦餘堂此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人授官皆為其事其餘飲獻不用云則以上嗣按特牲飲時雖為主

疑義註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疏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外子孫別有禮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故鄭註小牢此云大夫之嗣註無嗣子舉奠也

禮記疑義卷三　孟子

為大夫辟君說不知上嗣條獻所以示宗祧之有後豈以辟君而廢之況大夫同於君者多矣何獨於此言辟又況上亦用少牢曲禮所謂士以羊豕是也即謂少牢無嗣以羊豕亦烏得獨言大夫耍之少牢文者不當妄為之說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況其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食世降一等以次主人註作次降次亦作次汲古本快

訂義註治之治公族之禮也惟於內朝則然其

徐會聚之事則無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心以成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異姓為賓者同宗無相賓之道賓客之道賢夫為主者君尊不獻酒與父兄齒者親親也世降者親疏也疏者親之設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而列位不得踰越在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旦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言者略之耳陳氏集說曰齒謂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也延平葉同一斬衰何有精麤曰精麤者蓋本服重者麤輕者精為君雖不服本服猶視本服為親疏之先後也疑義疏公與父兄齒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延平葉記明言與父兄齒則諸父行尊諸兄年長其位俟應在公之上是所謂與父兄齒也若

三命不齒上齒但父族三命為大重而不摘不復與之計父族為貴則不摘其賓也其來也族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次以主人主喪者為主人者主人恒在其賓位之間為賓者則各掌之別事庶子掌之則以異姓為賓者同姓為賓者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旦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言者略之耳陳氏集說曰齒謂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也延平葉同一斬衰何有精麤曰精麤者蓋本服重者麤輕者精為君雖不服本服猶視本服為親疏之先後也疑義疏公與父兄齒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延平葉記明言與父兄齒則諸父行尊諸兄年長其位俟應在公之上是所謂與父兄齒也若

公位在父兄之上則仍是序爵何以謂之與父兄齒集說補正謂三命大夫尚不與父族齒燕會則別席獨坐況君至尊反不別席於父兄之上乎其說亦似但彼是燕正飲酒法別席在尊東是不齒之席亦并無上下之可言此是族人之燕與外燕不同況記明言與父兄齒而可以不齒之席當之乎且以彼席為上其於禮亦疎矣要知公雖與父兄齒然亦不可以不表尊當如燕禮位於作階之上其酬配之次則先父兄而後公也

禮記疏義　孟孝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室有貴官貴客則代云俗本無貴字定本訛

訂義註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禰者在外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公說上云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宮事者謂不從出疆庶子之官從公行在軍掌其宮事謂從出疆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留守公宮若出軍庶子不從公行亦是留守之事謂云庶子以公族子之無事者守於公

禮記疏義　孟孝

父及諸子諸孫者本宿為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為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適子也

訂義註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禰者在外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下室謂燕寢不論其宮當是禰廟註以貴宮為路寢以下宮為四親廟則親廟下於公寢不論其宮為公之族人註又引夏官諸子職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致于大子註引此記疏以諸父子弟說謂宿衛之事亦存焉則此諸父當專指公族

子孫則蒸同異姓言蓋異姓子弟統於諸子故與宿衛其諸父無所爲則不宿衛可知疏說混故以集說補之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祫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乎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時承合皆有正焉（古亂反取七喻反相為子僞反下為同免音問弔音的承音證合胡切時音

訂義註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

疏考爲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正

正禮也下疏祖祖有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

禮記疑義卷二十　文五世子

始封子是世以高祖下其廟不毀也故爲五世祖也免始封世以也

往世皆從六世有總麻之親五世則親盡故以免之百世以至四世但有祖禮故言以往祖免

疏改云以免諸侯五廟故云容顯考爲以

訂義註不於市朝者隱之也向人掌卻野之官

雖緦裁之曰磨滅刺也劉割也宮割腐墨劉則

禮記疑義卷二十　文五世子

皆以刀鉥刺人體也讀書用法曰鞫官劉淫刑成平也讓之言柔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走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覓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己刑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但卿大夫元則度并踰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并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亦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爲住

哭之而已君使有司哭之　疏刑疏用梏鎖至聲語次云小刑用刀鋸以梏其手足大刑用斧鉞以殺人鄭云皆謂於刀鋸斧鉞之間用之漢之言殺也用之殺人之罪也今法律殺人者棄市是也疏云刑剭共由是用鋸鑿也用法官刑罰之人用之以殺人之罪狀決訖乃正其罪名既正其罪名乃行刑剭之事也以

公族朝於內朝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職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旦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節氏集說本無諸兄字）

訂義註內朝謂以宗族序會體猶連結也崇高也以官者官各有能上嗣祖之正統紀猶事也

禮記疑義卷二　奎芋

公與族燕以王尊不自異於親之列殺差也行主君父之象尊宗室者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貴者守貴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疏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五條注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朝於內朝者其內親欲使就在其內故於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為齒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者此覆釋在

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各隨官為次者外朝主尊卑不得以私恩為異故雖族人亦以計爵為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謹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高於有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興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登

禮記疑義　卷二　奎芋

餕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覆釋所以登餕受爵用適子者祭祀是尊嚴於祖也適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饌是尊祖之道理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注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朝於內朝者其內親欲序者是不奪人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所以降己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君上存親而與族人

燕則民親屬者豈得相背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其次至戮也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迹者食祠遠者食布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遂三將行又使庶子官主守之者是為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而君在之

禮記疑義卷三　李孚

道者矣者且下不敢以成賤之人守君所亟先君旦之遊著明也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迭華柔同姓在廟尚齒此言斷當即先儒所謂齒同則以爵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廢人祖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廢人賤無能也故弔臨時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欲國人慮先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衆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肖同之親無絕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鄉許亮反柒上記言鉏為成人此反字當作為

訂義註鄉方言知所鄉犯猶干也術法也翦割截也疏此覆釋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廢人祖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以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廢人賤無能也此解既與君有

禮記疑義卷三　李孚

親何得為廢人者賤其無能也故弔臨時賻賵友之道也者此覆釋前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及賻時必有正焉之事言君故重弔臨賻賵不使闕失者是君親賤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合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子此結也倫理也言庶子官治則邦國治理也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者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衆皆知其所鄉之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

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有司獄官也公族之親有罪公應宜赦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以法治一切令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壞有司之正法也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解公所以不干有司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不得獨有私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慼先弟也者此覆釋上致刑於向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向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慼先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者此

禮記疑義卷二十　孟子

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無服哭於異姓之廟者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者覆釋上君為之素服為之變之事所以素服居在外寢不在內又不聽樂為之變常者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故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宮刑所以無宮刑者不可翦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宮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之後此覆說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扶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

訂義註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

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興猶聚也扶常也節猶禮也反命告祭畢天子乃入經說云大昕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為大昕明也恐其昧爽之時以未盛明之時故云早昧早昧小知早昧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入學士則既矣扶常也經說云舉常禮明始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周大合樂之時在庠之中又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祭也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諸侯舉酌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宮刑所以無宮刑者不可翦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宮刑合樂仲秋合舞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晨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

鼓以召學士所以警衆者初所擊鼓警動衆人令早起也衆大合衆以事連有神歟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至者衆人既聞鼓聲故也乃命有司行事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訂義註天子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性焉言始始立學也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

禮記疑義卷二　李黼

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處必也適饌省醴說視其所有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乎而樂闋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倫也語說也歌倫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諧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大武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密拯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

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樂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說司樂為用前歌後舞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也關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即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驩音歡又於邑是也凡言大合樂必遂養者鄭前註春合樂秋合聲春合樂云始立學秋合聲云始為始立學也若尋常說此學則不始之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於下釋其大合樂之事

禮記疑義　卷二〇　五十五

先視老學凡之養學老故云始來始立學也學之則皇氏云始來學養老非始立學也若尋常說以上文王武王有德師說司樂為用前歌後舞之事故知樂關養老而命諸侯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即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驩音歡又於邑是也凡言大合樂必遂養者鄭前註春合樂秋合聲云

畢則適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祀先老畢遂之辟廱祀先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若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者布席既畢天子親適辟廱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咏焉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樂納之也退修之以孝養也者謂三老五更入門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而脩飭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

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飯畢皆立於西階不求飯矣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語謂設說善道以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設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音聲理之極極也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

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堂下管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樂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若興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者

既以此教上下衆知也有司告以樂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算爵也有司告以樂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席王無算爵也曰反養老於東序者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此則王所告諸侯之如我於東序之禮也家恒自養老是仁之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訂義註大訓先本於孝弟之道故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孝養謂親獻之爲之義謂既歌而語之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後自行之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下中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者也方釋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感之以大者先解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感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於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故云感之以大也愛之以

敬者解迎饋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行之以禮者解送發咏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修之以孝養者解既迎又說獻醴爲候是修於孝養之故也紀之以義者解既歌而語是紀錄德音之義亦存天下之大義也終之以仁者解樂閒而又命諸侯令歸國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訂義註知者言其爲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疏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倫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上道德倫具其倫具者則止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之屬也古之君子舉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事必愼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愼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愼其終也而衆安

得不喻焉聖人養老既愼其本末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錄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喻是由學而來故引兌命學爲可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錄事之終始常在於學中念之以學爲禮義之府故聖人於中而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

2046429

8
2121·5
15

211010000458807

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樂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訂義註朝夕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差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說猶自也養疾者齋玄冠玄端也敬視疾者之食齋和所欲或異親嘗試嘗味也善謂多於前疏以其玄冠而養是世子故知齋而養是世子

禮記疑義參

自知親所食說猶自也養疾者齋玄冠玄端也敬視疾者之食齋和所欲或異親嘗試嘗味也善謂多於前疏以其玄冠而養是世子故知齋而養是世子

王藻云玄冠玄端也以緇為之玄端也以緇為玄冠也玄冠丹組纓緇組纓以為飾也諸侯之齋冠也玄端黃裳幅舄以此則云齋服故玄端黃裳幅舄也諸侯之朝服也玄冠黃裳幅舄也諸侯之祭服也玄冠朱組纓諸侯之玄端也玄冠朱組纓